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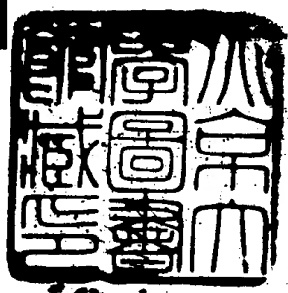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1376/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90

ISBN 7-5333-0478-0

Z·27·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五八冊目次

子部·道家類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八卷

〔清〕袁仁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六年宏道書院刻惜陰軒叢書本

一

周氏冥通記四卷

〔梁〕陶弘景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七六

金丹詩訣二卷

〔唐〕呂巖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一一五

西山群仙會真記五卷

〔唐〕施肩吾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一三七

仙苑編珠三卷

〔唐〕王松年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一六八

道教靈驗記十五卷

〔前蜀〕杜光庭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二〇五

神仙感遇傳五卷

〔前蜀〕杜光庭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二八九

墉城集仙錄六卷

〔前蜀〕杜光庭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三二九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一卷

〔前蜀〕杜光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陳氏晚晴軒鈔本

三八四

无上秘要一卷

不著撰者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三九二

胎息經一卷

題 幻真先生註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四〇一

疑仙傳三卷

題 隱夫玉簡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四〇四

翊聖保德傳三卷

〔宋〕王欽若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一八

三洞羣仙錄二十卷

〔宋〕陳葆光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四三七

道門定制十卷

〔宋〕呂元素集成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六四〇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八卷

〔清〕袁仁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六年宏
道書院刻惜陰軒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周易
參同契註八卷》提要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自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其中而生之道在矣。隱微有
事，尊生多致力於形氣之淵源而窺其幽渺，于是原其
初形，俟天地推所自來而灼所由毀，舉精氣神三要一之
軀體之正中，有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于以積功致
養，自強不息，詎得為理外事哉？言乾坤本之乾首坤腹之
言以明吾身之上下也。言坎離本之懸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之言以明心腎之交，呼吸相通也。乾坤體也，坎離用也。
虛靜其體，和順其用，升降周環無所於闕，要皆準諸中以
立極，而後形神並焉。斯其旨歟？夫玩物喪志，書言之矣。與
其逐物而意移，若飲外歸中，修身俟命，為志潔行芳者
之所有事乎？當恬退之時，居潛淵之位，以之為勿用之用，
抑亦可矣。爰就所見，詮以祖陳至其間，疑晦異同，倘欲質
諸明者。

雍正十年壬子大呂月吉三原袁仁林書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自序

惜陰軒叢書

朱子考異前序 附

五代彭曉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
虛無博覽文辭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
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
借事隱顯與文密授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桓帝
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
擬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莫不託易象
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

考異後序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

古周易參同契序

宿陰軒叢書

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改比他書
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警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
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
同道士鄒新

按鄒新二字朱子借之託名也鄒本春秋邪
之國案記天地新合鄭氏註云新當作舊

明楊升菴慎古友參同契序

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
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聰博修真養志約
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
通因行於世五代之時劉永康道士彭曉分為九十章以

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師之得一其說穿

鑿且非魏君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
為經孰為註亦不知孰為魏孰為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
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
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為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
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耳余嘗觀張平叔
悟真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為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
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繼近睹洪陽楊功陳憲剛
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
中下三篇敘一簡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

古周易參同契序

宿陰軒叢書

通補遺三相關上下二篇後敘一簡合為十一篇蓋未經
後人之妄棄也亟借錄之余既嘉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
子之所未見為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
存於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
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語或流而為房中或認以為爐火使
人隕命亡身傾資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
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
以蕩息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愧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
以為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
斯言觀併及之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跋

是書本為尊生而作然多鑿况之語耐人尋討而舊之為註疏者往往各自為說反增一番障礙故讀者莫窺其源而入於他岐之路不少也吾師振千先生以理學名儒潛究性命貫通天人誠見生初渾合之理即為有生培養之基而作者之指歸世多迷謬爰是隨文解義悉以身所自具者指明之然後書中借喻之語皆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而先生自著之序則又可謂約而盡矣後之覽者其亦可以溯流窮源自得其用功之所由乎

乾隆丙寅七月既望受業王德修躬若氏敬跋

夏利參同契註跋

惜陰軒叢書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一

三原李錫齡五經樓刊

東漢會稽魏伯陽著

三原張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參同契者謂參易之象同易之理作此書契以明修持之事蓋易顯卦象以該天下之理而吾身自在其中契即假卦象以盡吾身之物而修持不事於外

一說參三也同通也契合也自易言之天地人三才通同契合統為一理自身言之原本周易參合天地同其氣數以事修持

上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字

古文周易參同契卷一

惜陰軒叢書

太極生兩儀而乾坤定位在字內為天地在吾身為上下自其性體言乾健而剛坤順而柔同生互倚而其始則兩相包裹此言乾坤之始渾淪包裹以立其體即太極也

乾坤乃易書畫象總攝字內陽與陰之名乾為健坤為順健故剛順故柔其性體然也配對也合一也兩相包裹言渾淪也於河圖可見當夫渾淪包裹無別已發以指未發性體難言先取四端以明四德因流溯源而源可知古人善言其難言者其法如此既離日月皆即字內以明吾身之上下都

陽稟陰受雄雌相須

就其施用言陽主稟與陰主翕受雄雌交媾相須不離

陰陽其氣也雄雌則涉于形矣。穀物形以喻陰陽實指其稟與承受之處。蓋人知雄之稟與雌之承受故直以爲雄雌也。須者欲得也。以此而欲得彼也。故一字分初中末三項。初其趣向中其妙合末其互受。

惟其相須交媾妙合精氣因以大造萬物自無而有自
氣而形萬物化焉而乾坤之精氣爾乃流通舒暢於上
下之閒此言雄雌既交發舒精氣以成其功卽化生萬
物也 以上六語謂乾坤靜時渾淪包裹統爲一物爲
歸根復命入及其動也方顯乾之剛而爲陽坤之柔而
於春冥張本

卅

竹山

爲陰此時陰陽對待分爲二物爲吾上下部創析莫不含情互結兩相貪戀交通貫注而後化生萬物以舒展向來自具之精氣爲吾氣神氣穴流通運用處緣起蓋舉宇內之天地吾身之上下部統言其由體達用以見三才一理爲致功處張本也

立體一層初也宜用一層中也成功一層末也淵源
及流便分初中末三項乃其立言之次第須字作
一須項中大意事有當納入下文坎離四句乃見其
化端倪故宜於斷蓋此項說得動而生物一面若究
其何以得造化則解字玄冥一面早已具在須字之
力始接得造化二字造化者創造變化惟其精氣
能合而散乃能如此而其先則自至精至微也精氣
者陰精陽氣可以分屬乾坤亦可統論乾坤蓋乾與
坤內各有精氣精氣只一物氣之濃厚為精精之輕
清為氣是以氣亦含精精亦含氣二者原不相離而

坎離冠首光映垂數

坎離冠首光映垂數

夫體用總屬乾坤此以大局言也究其所以爲用則惟坎離二物坎離者乾與坤中交中乃元精元氣互易成體在天爲日月在人爲心腎是乃水火之宗冠六子而首出焉所以代乾坤而行事者惟乾坤有此二物然後光明照耀兩相注射離則陽光四映垂照旁敷常往來稟與於坎體而不相離坎則配合相須仰承翕受常與

古今影製用製譜本

主

惟臨車蓋

日合離淺近升降其光而不相背于是有晝夜昏明晦朔弦望合三十日遂成月家一箇盈虛消息而一月之事以畢又積至十二次合盡乾坤之度數釀出溫涼寒暑分至啓閉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遂成歲家一箇盈虛消息而一歲之功已成自時而日而月而歲無非坎離梭織以成化育是乾坤非日月無以爲用而日月非乾坤亦無所用其用此乾坤坎離體用不可相離乃其大局中首出之妙用而於此特抽出言之以見心腎之互交爲吾身之至要也

陽坎艮三男本屬坤體而得乾之初中末三陽爻爲
男巽離兌三女本屬乾體而得坤之初中末三陰爻

惜陰軒叢書

惟聖人仰觀俯察度乾坤之象即其元始

情陰軒叢書

夜十二時而取其兩初兩四以爲子午卯酉行持之
節其陽生之子與陰生之午值兩卦之初爻即爲

能氣兩處耳參可也孟子集註生於心而氣於外何
等氣象要其無事時養未形亦只有存心則氣多
之無事如不為事所動也其說向一語而別他
語因其耳或問心息相養其說向一語而別他
息乃其所以為可息者相養其說向一語而別他
根中玄化之所謂神氣出入於下也其說向一語而別他
淺深之別若神氣相守神直出於下也其說向一語而別他
靜時不能若神氣相守神直出於下也其說向一語而別他
自能無間而氣亦倍長於下也其說向一語而別他
乃不孤有都之理此正為神氣相守之道路
邪道險阻傾危國家始

邪道岐出背戾之術國家指身外內如其妄行邪術
入他途或於此纖芥不正不能持盈失其和順均為險
阻必至徑惡危身不可不謹言此以致丁寧之意

庚子易象圖說卷一

八

指陰軒義書

邪道一截險阻一截蓋邪道之傾危自不待言若非
邪道而於正路不得其中所謂官商上差云云便知
成險阻之形易致傾危觀下文載井不正云云便知
故首乃備此於篇法反收繳上重在混沌虛無
御隨從

右第一節略舉始終以發端也後文皆發明此節

中庸之
有首章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引繫辭傳以通其意以明入室行持之功君子即明
若居室即混沌虛無出言善即張布就駕千里外應即
和則隨從

蓋從易誦悟入身來故引之以明己意室指神室
乃身內正中之玄化居是而不動則致虛守靜為混

混沌無之候矣出言指內運善即守六十卦之規矩
千里外乃吾身內之千里外也何句緊對上節初非
泛引而下
又釋之

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立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
時勿違卦月

謂者旁通已意而釋之也以傳之君子為萬乘主指我
之元神真宰也以傳之居室為處九重之位指我之靜
存於至中至正至尊至貴至深至密之靈臺應谷也以
傳之出言為發號出令指我之遺意內運以傳之言善
為順節勿違藏器氣穴候時等特指我之和會神氣精
三寶於玄關而動循節度也以傳之千里應為後文吉

庚子易象圖說卷一

九

指陰軒義書

字福字太平字與感動皇極遠流殊域之語指我之三
寶和會而隨從以有益於色身也此其旁通已意以明
內養事也陰陽節者淺近言之陰即吸陽即呼自有天
然節度順之則元神依息而往來也至身內舒斂仿一
月之六候則陽節三陰節三分五日六十時為一節詳
後文第四節又仿一月之十二節則陽節六陰節六此
即判五日為兩而以兩日半三十時為一節詳後文第
五節藏器者器為中央土釜之鼎器藏之於是謂凝神
入氣穴也斂外而神注於玄關未得時如此既得時亦
止如此乃徹始徹終之功也候時者俟其自為變化而

所分卦象

月六節者蓋積三十五日三十六一百八十時而陽
之初中末三節終故月光盛滿而陽極又積十五日而
陰節就中以十時而陰之初中末三節終故月魄全晦而
令是月也以下之六候合乾巽艮坤六候紀之寅月月
十二節者蓋既判五日爲兩以兩日牛三十時爲一
節故就中以六畫卦復臨泰壯夬乾紀其上半月之六
陽而陽極以姤遯否觀剝坤紀其下半月之六陰
而陰極與歲配十二辟卦合又此十二節中陽必有
從之以陰陰必先之以陽如子寅辰爲陽中陽卯有
丑卯巳之陽中陰者從之而後行午申戌爲陰中陰
隨有未酉亥之陽中陰者配之而後終陽陰迭相錯
綜配合必無獨立之理就中以十二辰十二律紀之
乃如上半月之六節又各有三陽三陰而後陽極其
盛下半月之六節亦各有三陽三陰而後陰極其盛
此如乾六位皆陽必有二四上之偶坤六位皆陰必

車前易參同契註卷一

+

情陰軒叢書

有初三五之奇與歲配十二律合此陰陽節之更一
說也節之大抵以上下身心為乾坤坎離而坎離之運
行於節者合歲月日時以小天飲食慾念天地之事
視聽言動克去非禮之陰陽復還天理之陽消長隨時
行藏應運皆所以順陰陽之節也若其離坎升降沉浮
坤部元陽初動順此午時之節候以進陽坎升凝
九午之位陽入陰分順此午時之節候以進陽坎升凝
深居簡出至要無非順節也即存心求放心退藏於密之
旨勿違節頂承順節句惟順心又戒以勿違藏於密之
俟時節此池虛無事勿違卦月郭張布為典事下
乃明用

市以子申蒙用寅戌

此明用卦之例如朔日則配以屯蒙其前六時子丑寅卯辰巳
統名旦晝配以屯卦六爻後六時午未申酉戌亥統名暮夜配

以蒙卦六爻以十二爻配十二時而其間屯以子申子

申者屯之初四爻卽日之子卯也蒙用寅戌寅戌者蒙

之初四爻卽日之午酉也子陽升宜進火卯陽旺宜沐

午陰降宜退符酉陰旺宜沐浴故吃緊用此四

時也其必言子申寅戌者止以裝卦納甲之法言之蓋

既用屯蒙二卦卽取其初四所配字樣以成文非有他

意也

凡裝卦之法以純震之內為準如水雷屯內體震
五起成坎水即照純震之初爻起與子照純坎之體
坎外體艮山即依純坎之初爻起戊寅依純艮之
四爻起丙戌故象之初四乃寅戌二字也附裝卦
歌乾金甲子外壬午坎水寅外戊申艮土丙辰外

古者易象同聲

士

惜陰軒叢書

餘六十卦各自有目聊陳兩象未能究悉

屯蒙而外所餘五十八卦各自分配日期悉以屯蒙兩象爲例用其初四而已不爲究悉也

古人藉是玩易益明天道非不知虛擬取用亦屬可
已也後人鑒其明之失并不知虛擬取用亦屬可
一日之子午卯酉亦舉字內有定之義耳其所說
非死然人當活時看有若身中靜極動便是活期
也便是活期時活卦之初爻而用以進火矣其陽旺
生與旺以致其功至其所設之四爻而用以沐浴矣只論
與夫之實成一月中之六十卦直屬萬言皆可得
求創故微象成文依文立卦而人須悟也
立義設刑當仁施德

此約三十日之子午卯酉即六十卦內而統言其功夫
如此也此言龍馬執轡夫屯六爻擬陽分六時蒙六爻
擬陰分六時陰為義為刑陽為仁為德此六十卦皆然
奇偶止從所配之前六總之立義則設刑當仁則施德
時後六時說陰陽也

庚子象何聖卷一

主

指陰軒義書

謂立於午後六位陰降收斂之時則當象其刑殺與為
收斂而歸於靜外富夫子後六位陽生發育之時則
須如其德施與為發育而善其動通達此即上文順陰
陽節意而所謂順者其功盡此二語

設字施字亦非着意有為不運如卦中歸於靜善其
動而已蓋勿忘勿助順自然而非任自然也義是
陰分裁刻時故刑制一切歸於至靜仁
是陽分發生處故德意勞勩從而健運

逆之者凶順之者吉

之指陰陽順斯善善斯吉
順便是出言善吉便是千里應
以道字繫緊順字即起下分疏
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

上文設刑施德即順中之法令也按歷行之惟貴至誠
無偽至專不二至密非疏默與神明相接而事必由日
辰而積日謂自朔至晦則當謹候焉審察其一消一息
而與為和順也

至誠專密四字為順字立標準也作概開斷事為浮
游何事能成況神明之德乎是必至誠無息則久而
有微而見為悠遠博厚所明此與中庸之旨合中庸
主理參同主氣然理氣滾同未有離理之氣亦未有
離氣之理參觀
互益自相表裏
纖芥不正悔吝為賊反提二至改度乖錯委曲個隆冬大
暑盛夏霜雪分疏陰陽之始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
相伐分疏陰陽之半蝗蟲湧沸羣異旁出皆怪天見其怪乾位山

庚子象何聖卷一

主

指陰軒義書

崩地裂坤位
此承逆之者凶之意而申言之纖芥細微也不正者違
時失中粉料漏洩也悔恨吝吝賊害也二至指身內陰
陽之始萌改度背違常度當升不升當降不降也寒暑
開於二至故以寒暑反常言二分指身內陰陽之交半
縱橫妄動不靜謂乘旺而洩不能持盈也漏刻時節也
蝗生衆多其飛蔽天喻嗜慾紛乘也湧沸不寧也旁出
漏布也天地二語指我之乾與坤心與腎也蓋運火而
或違時則差誤不正而真胎賊損在我之世界難免崩
摧是謂逆之者凶也

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

此承順之者吉之意而申言之皇極天心也蓋指玄化谷神大中極之所也言人能仰體陰陽順其分至而無

古詩集附錄卷二

古

惜陰軒叢書

織芥不正則是天之孝子矣以其用心之至誠專密自然感動皇極而歛時五福此卽繫傳所謂居室言善出之至近而已遠流於千里外之殊域而無不應也是謂順之者吉也

皇若也大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
之所取正焉者玄化省神大中極此在吾身也只有
箇中字可說所謂不偏不倚立天下之大本也若欲
求之聲臭影響之間且濫其心而善悟可也順其
所謂上與乾之義矣人當盡其心而行此順子午二
分至謂於乾坤大局處下濟上行此順子午二至也
於坎離大用處交光貫注此順卯酉二分也功實相
西此書於卦時重乾坤坎離正以重在我身之上
下心腎坎也於卯酉用卦用時皆一意也其餘六
十卦十二時不通從中搭配以爲用而
巳卦十二時不在身外殊域亦不在身外

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

此總承吉凶二者分其微甚而推本於心造見心爲萬化之主也禍福言其始太平兵革極其終禍招於不正福致於和順意指坎離處之吉凶乃裏一團事太平興而生意蒼蔚此陽長陰消而爲福之極也兵革造而殺氣奔騰此陰長陽消而爲禍之極也意指乾坤處之吉凶乃外一團事要皆由乎心造也

京師易學圖說卷一

主

稽陰軒叢書

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

此復正言工夫與前順陰陽節之說首尾相銜動靜卽陰陽陽動而進火陰靜而退符奉其四時之繩墨順宜而有常則神入氣穴元神元氣不離而與氣相得矣

四時謂身內二至之子午二分之卯酉子午卯酉便是極星大抵言據令言繩墨不外藏器刑當仁施德惟我器故昆流虛無達卦徹始終之功此四句不脫前意順陰陽節與藏器俟時二語若顯淺言之只是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而已夫息有陰陽相依則顯其節矣氣在玄北器中相守則神藏焉器而元陽發動之時可俟而至矣正不必詫異達才

不見有離象而離無不在也陰之在右也如金而終
水坎居其虛而悉統之乃推其陰息陽消之節候則
一陰爲巽二陰爲艮三陰爲坤有此三象而已絕不
見有坎象而坎無不在也故云者猶如四季無
指名也

言不有造論不虛生商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
原理爲證常

凡此言論初非苟且造作憑空生出乃是引取字內日
月之交光確見神明升降之功效細爲檢校揆度而知
在我身內之小天地其爲坎離大用亦復如是所以倉
頡製此易字必用日月雙文合而爲易無非原本陰陽
之理以爲證據也

東陽易圖卷一

本

惜陰軒叢書

上言身內坎離之大用若不驗之字內亦無由明察
故下文乃實指日月示人而以此六句引入引驗
見效者引取兩圖爲證驗而實見其然倉頡見
陰陽之交易變易者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結
成易字以
日月爲文

坎戊月精離已日光

坎配中宮戊土而爲月之精華離配中宮已土而爲日
之光氣

坎戊離已納甲之法也何謂納甲甲一子包天干十
箇字謂以此天干十箇字納於八卦而與之相配
也其法以甲乙爲天壬癸爲地戊己爲土庚辛爲金
四配良辰壬癸爲天壬癸爲地戊己爲土庚辛爲金
入配震巽壬癸爲天壬癸爲地戊己爲土庚辛爲金
皆天地之事天數始於一終於十地數始於二終於
十故天地之十與配坤而坤爲乙乾而乾爲甲壬地
之十與配坤而坤爲乙乾而乾爲甲壬地

中交坎離以天五之戊地六之己而居中宮也
三五七九戊之陽數惟五居中故知其內爲坎
知其爲戊戊爲陽物今交於坤內而爲坎故
內之中交爲戊而爲坎戊也二四六八十陰
數惟六居中故爲土陰故爲己己本坤陰之物今
交於乾內而爲離故離內之中交爲己而爲離己也
日月爲易明柔相當

日月在天地中宮交易變易以其陽剛之氣陰柔之精
兩兩相當升降往來而成歲月日時

土旺四季羅絡始終章

日月運行於中便是戊己之土職居中宮而分旺於四
季凡歲月日時之始終皆其包羅籠絡而無乎不在
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光

東陽易圖卷二

十九

惜陰軒叢書

彼字內之木火金水春夏秋冬身內之肝心肺腎魂神
魄精自黃中而外乃所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者何一
不稟德中宮爲戊己坎離日月運用之功此十句謂
坎離非他即日月也坎離配戊己則日月亦中宮戊己
物也觀其交光運用恒以陽剛之氣陰柔之精交易變
易彼此相當此便是中宮戊己之土分旺四季羅絡夫
消息之始終而凡青赤白黑若四行木火四時春夏秋冬
藏肺心四神魂魄之各居一方東南西北皆稟德中宮而
爲戊己之功然則坎離日月原不列於一方不主乎一
事而常處乎中宮以周行於四方者宜其包囊萬物

思無象而見為沒亡也中宮之運用顯不重哉 通節
謂吾言易行周流屈伸返覆易即坎離即日月乃是幽
潛淪匿變化於中宮者惟其幽潛淪匿故包囊萬物惟
其變化於中宮故以無制有由是但見其一消一息而
無坎離之象居中故也此乃枝度平日月而實見其為
易者如是所以古人結此易字亦必以日月為文蓋坎
離日月實配中宮戊己之土常居至中統御四方而四
方皆其功豈非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宮者乎而安得不
以中為要乎

結字二字跟上易字末中宮二字應上變化于中之
中字從易出坎離從坎離之戊己出日月此節

古文同義詞彙卷一

子

借陰軒委書

既節日月字故下文兩節皆就日月交光處細分一
月節度以爲火候法此節曰爲道紀綱丹道之根
本也下節曰爲道規矩丹道之法度也無非枝度之
明而取則乎日月按月體交光其三陽三陰之
時通即變更迭無窮而日月坎離終古恒存則
其為沒亡者實不沒亡要惟正位中宮故耳

右第三節發明易行周流以起下文兩節之意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章

陽光消盡坎離合體日光下注月魄之中宮此在天晦
朔之時會合符契而行乎中也收視返聽心思相依神
光下注玄化之中宮此在人晦朔之時會合符契而行
乎中也

混沌鴻蒙北牡相從床

前光已盡後光未生汝同混合茫昧昏冥而太陽之牡
與太陰之牝相從於一處

滋液潤澤施化流通

滋液謂精氣乃潤澤之物太陽以牡而施之太陰以牝
而化之于是彼此流通而各得其精氣之用此即陽稟
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之義

天地神靈不可度量

其所以施化流通之故乃上天下地神靈自爾有莫測
其然者即不可盡圖意

利用安身隱形而藏

古文同義詞彙卷一

子

借陰軒委書

此說到人身結住上文言惟日月之晦朔如此所以吾
人用功宜用安靜隱匿潛藏寂然收斂其五官之用而
惟靜注于玄關以法其晦朔焉此即四者混沌徑入虛
無之謂 上十句謂日月既居中宮統御四方而其交
光於一月者必始於晦朔晦朔則二十四時之間初合
符中混沌未施化精氣也而神靈寓焉此其所以行乎
中宮者聲臭俱無暗聞不及孰得而度量蓋儲蓄其交
光之本以爲後此一息 月上半一消月下半
則者最宜斂外 返聽歸中 玄關以靜潛藏以俟元陽之
動

合符行中者會合一處乃得流行於月之中宮日以中陰與月以中陽與日交接而一施一化皆於是時此則其陰精陽氣所為而神為兩在之物精氣在是則神亦在是所以妙乎精氣者故按曰天地神靈可知天地亦只精氣神而已大抵此十句是內養家所重以下息之象三消之象三特言其運用耳

始于東北箕斗之鄉

其合符而為一月運行之始也隨日出沒于地之東北箕與斗乃天度東北接項處借以言地之東北非便指箕斗而以為在是也

可見其立言處不可為典要不過四句取意而已

旋而右轉嘔輪吐萌

古文易象圖說卷一

三

惜陰軒叢書

今日之後積漸自西向東此月體之右轉又其光隨日在西而漸下此月光之右轉均右轉也自初初二至初三月之離日已積三十餘度其光漸自西下人在地面乃見一線之光較之晦朔時便已嘔出輪廓吐出萌芽

潛潭見象發散精光

於是舉向之潛藏深潭而不現者漸現六象上半月震月巽發散其所受精華光采補助離明以上六句為下文緣起

精即坎戊月精之精光即離已月光之光光者何氣之也精光即精氣須知精氣不相離可分言亦可

言合

昂畢之上辰三出為微陽氣造端三三初九潛龍

昂畢天之西方借言地面西方庚地非直指昂畢也當

初二初三日將落時月在西南庚地其陽光始生有

三畫卦之震象是即震出以為陽光之徵驗惟此陽光

之氣創造端倪便是重乾之初九龍生而尚潛也其

法以一月分為六節節各五日此其第一也蓋自初一

至初五積五日六十時為一節乃今歷中一候之說歷

六十甲子一節皆此一陽爻所管故象之以震然一

爻又分初中末三段以二十時為初段二十時為中段

古文易象圖說卷一

三

惜陰軒叢書

二十時為末段初則陽光雖息而未形末則陽光已著

而浸盛而中則造端而方露也以其陽光之屬陽也故

於六象震兌乾外復以重乾六爻紀之則此固乾之初

九乃乾用九而流於第一虛位者言此以明身內玄關

承靜極之後而元陽初動也以下六象悉以是推之

後爻有三日日出庚乃第一節之正中蓋在中二十時內故生明不必第三日言三日約舉其中也此所以又有兩日半三十時之分

陽以三立陰以入通三日震三動八日兌三行杭三三

九二見龍和平有明

茫

陽生子位自子丑至寅三陽出地而始立是陽生於一

也陰以二爲一從平偶也故其本數雖三十而實則十五也又陽除陰位之三七不算至陰則不除陽位之二六入蓋陰不能離陽獨立也

三五德就乾三體乃成常 ䷗三九三夕惕勵折神符盛衰
漸革終還其初

第三節之五日於其節終時正合陽數之三五十五而

陽德豐盈圓滿成就時則三陽具足乃成乾象而於重

乾爲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

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若自此以後虧折神符盛極而

漸變爲衰及其終也復還於混沌鴻濛之初是乃陽息

陰消之接頭處爲陰陽之大關鍵也此月節六之第三

主酒

歷乎震兌乾以符重乾之內三象而所爲息者至此焉

極其後則消矣

陽二句又爲消處三象作樣起卽回觀晦朔二字

乎外者
虧折二字以人事言之有不知止不能
虧折此而不復之道也

盈而收微藏密法天道之虧折者此生生不絕之道也

以退藏於密謙約而不縱肆也此處虧折出於天道

三象曰固濟操持曰典守茲期曰結括終始均收歛

陽進之時分初中末三節各因其陽長之象配以重

陽無停機故於第三象內即言其變革而以運初爲

生之生

2.

巽三繼其統固濟操持三三九四或躍進退道危

望後五日六十時為第四節則消之候也運初之始也

陽光如斬一陰浸長有巽之象焉巽承生息之統精而

繼其後自宜固濟操持故以爲說乃其事中之特重者

此在重乾爲外象之九四乃乾之用九而流於第四虛

位者如其或躍而進而不在于淵而退則其道危矣言此

乃緊要之時意主於固濟操持也

一陰已生而復以重乾之九四配之何也此但就陽

陽就陰離動趨靜

而體夫巽象之時

庚三主進止不得逾時二十三

三

惜陰軒書

龍天位加喜希

中浣後五日六十時為第五節陽光退半二陰漸長有

艮之象焉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是艮主進止不得逾失其時當夫二十

三日乃五節之正中爲下弦之期于此最宜典守蓋陽

光至是各半適均配以重乾之九五則如龍飛至高之

天位得中而可喜也

典守二字重即其固濟操持者典守而弗失使之無

時不同濟無時不操持然後繼以結括終始看其

六五坤三承結括終始繼養衆子世爲類母三三上九亢

龍戰德于野

月終六十時乃第六節之五日故云六五

既可通宜 陽光盡斂三陰用事有坤之象焉坤承五象

之後收結總括終此一月而又始之以其純陰者繼養

衆子世世爲同類之母而孕育焉則即重乾之上九龍

居亢極而陰陽交戰于空曠之野也

蓋漢也養育也衆子震兌巽艮也此坤本是坎離呈

象之坤然既已爲坤則坤承乾氣運養坎離而并包

坎離內之震兌巽艮大造以三十年爲一坤生皆同類

故曰類 乾大始坤大生後月之六象又自此坤孕

育有龍焉 乾九極之象此時陰欲滅陽而陽不順陽故

庚三主進止不得逾時二十三

三

惜陰軒書

復生而陰已盛有陰陽交戰之象然皆在聲與外其

陰有陰之德各挾其德以相戰也 陰盛已極再無

主處有以開陽之路陽微已極再無可待有以乘陰

乘陰平分各半之時而配以乾之九二亦正是陽居

陰位而得中於內與上弦時無異艮居第五節之中

乃五又下弦陰來從陽陽位而得中於外與下弦時無

異已過也配乾外卦初起也配乾內卦六爻也當其

陽而漸爲六虛謂雖有六而實未實也月論陰陽則正

月乾二以言其月之乾上兩相配然此處只以乾配

月以言其月之乾上兩相配然此處只以乾配

日陽之消長不可見自可因月而見也

用九剛剛爲道規矩陽數已乾終三十皆在陽一邊論

乾則復起區上推情度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
戶周流六爻難可察暗故無常位為易宗祖

于是總上六節而以其所配重乾六位者斷之謂此用

九子六位謂用六而陽光一息一消回已翻翻然從容

來去正為丹道可循之規矩也謂之於己方知言日月

明彼即循其息而於吾元陽發現後升自尾閭歷後三

關而至于天谷是問夾脊天谷此後三關配震兌乾便

內人以後面脊循其消而降自泥丸歷前三關而歸于

土釜泥丸應谷土釜此前三關配巽艮坤便是下半月

陰為於此而混沌虛無以孕後此之元陽所為陽數已

古玄周易圖卷一

三

悟陰軒叢書

乾乾則復起者此也陽數發動處為情其靜存處為性
由情歸性又繼其情而將發由動歸靜又育其動而將
萌是推而合之展轉相與真如循環璇璣之運轉一升
一降一上一下無非坎離之精氣周流於六位即六之
間而實則不見其聲臭雖可察暗故坎離無常位而交
易變易莫不以之為宗祖焉吾前言坎離沒亡正以其
無常位而絕不見有坎離之象故也又略重坎離而以
為皆中宮戊己戊己即坎離並坎離日月之功亦正以
其為易道之宗祖故也

易說出坎離此從坎離推歸易見易之主歸在坎

也

右第四節言一月運行之火候有是六則蓋取象

于月光者然也

期且為復三三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

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

此下又分一月為十二節節各兩日半三十時象以十

二辟也卦即借一歲所配之卦名律名辰名字樣推演

火候初一子至初三巳歷三十時為第一節時辰三

一月之三十日一世之有復象焉子月一陽之氣始通

其陽氣萌芽正在出入之間翻翻然從容游衍初無疾

古玄周易圖卷一

三

悟陰軒叢書

遽之時可見其微而以微剛者立後來之表準于律則

黃鍾于斗柄則建于蓋陽氣之朕兆漸漸滋生彰著便

覺柔和之煖氣纖微嫩輒播施於黎蒸而一身之民物

漸荷薰蒸得復其故常也

得常句總目下六節卦之為復律之為黃鍾辰之

臨三三鐘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

結正低昂

初三午至初五亥歷三十時為第二節有虛象焉猶歲

二陽辟鐘天以字內為鐘人以身內施此科條二陽開

闢立路端正陽光其光耀較前漸進如日晷之增益其

長于斗柄則建丑于律則大呂收結三冬之事正自最低極下之處漸漸昂起而上升也蓋元陽自尾間極下處生發當就下結其時用工正低過此漸仰以隨化機矣

仰以成泰三三剛柔並隆即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于寅運而趨時

初六子至初八已歷三十時為第三節有泰象焉猶歲正月仰以成泰者乃未成而將成有漸及意惟其自低而昂故歷此而仰焉以漸成泰象也仰字從剛柔並隆者陽剛勢進與柔並盛預言其勢然也陰陽交接小往大來

克角象而泰三

三

情陰軒轅書

乃寅卯二位兩界中事而此預言於寅位者蓋既以三陽泰象為配陽有奮迅發越之氣其事固已攢簇如輪之轉合而運行以趨於是也本支時是也指寅陰陽交接陳顯微曰精水上騰而欲降神火下仰而欲升正謂身內也

小將往大將來于律為大簇于斗柄為建寅

以月光驗之至初八之低乃是平分之時而以歲功言之春分又值二月之中似乎不合要之寅卯二位均屬木須通看彼卯位之氣候因亦自初八之後六時也何可不通看而為之應杜刻舟平自子丑而下午當兩兩合看而又細分之可也蓋其用兩日半者原非故然不相交涉之事借賴機字寓太簇

漸歷大壯三三俠列卯門榆英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

晝夜始分

初八午至初十亥歷三十時為第四節有大壯象焉猶歲二月漸歷者因上而來又見無平非漸也由三陽漸及四陽陽已過半則大者壯矣此說後十五時其前十陽既五時已於寅位附說

壯盛氣甚豪俠方且陳列於東卯日出之門矣夫物乘陽旺宜無不生而尚有榆英之墮落應星光之至曉而隱曉正卯時星至良以此時半陽半陰半德半刑其陽德固能生其陰刑亦能殺可不慎歟觀其彼此相負不相上下而晝陽夜陰亦因之分半適均此又說前十五去不奈何不收斂潛藏還歸本根以防其旺過乎謂至必泥

百有象而泰三

三

情陰軒轅書

此功宜沐浴沐浴者洗心藏密也于斗柄建卯于律則為夾鍾

借伏旁夾字寓夾鍾

夫三三陰以退陽升而前素洗濯刑剛振索宿座

十一子至十三已歷三十時為第五節有夬象焉猶歲三月

五陽盛長決去陰柔陰退陽升於律為姑洗於斗柄為建辰即就洗字辰字生意謂其決陰也如禽浴水洗濯其羽剛而振動搜索力去宿座喻陰將奮冲天之舉而至於乾健盛明也

獻陰禽陽故以禽為說洗字寓姑洗又借振旁之辰字寓辰

乾三三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于巳中而相干根

十三午至十五亥歷三十時為第六節有乾象焉猶歲四月

六陽具足盛滿光明廣及吾身四大於斗柄為建巳而

陽極將終於律為中呂而陰且潛伏於此中隱相干犯

矣君子所當憂盛危明也 以上六節陽生之候復臨

泰之內象與壯夬乾之外象止是三畫卦之震兌乾無

坎離正坎離之呈象其泰以前坤尙用事故外象不離

坤壯以後乾乃用事故山象盡屬乾見皆乾坤事也

中字寓中呂干謂陰氣將生隱相干犯

始三三始紀精履霜最先華井底寒泉午為養賓賓伏于

古音聲韻圖卷一

三

指陰軒轅書

陰陰為主人

十六子至十八巳歷三十時為第七節有姤象焉猶歲五月

始紀乎陰之序而兆其端正如履霜者馴致堅冰之將

至是宜謹之於最先也蓋其時井底寒泉一陰已生於

下而斗柄則建午於律為養賓誠以陰柔主事而陽乃

賓伏可不就就戒之而有事退效哉

陰為主人乃重明警醒之辭見前六節皆陽為主而至此則陰主矣陰主於內則陽賓於外而伏於陰矣

進三三三去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冥

十八午至二十亥歷三十時為第八節有遯象焉猶歲六月

二陰浸長勢已莫過勿戀世紛勿貪名位遯而去之收

敘精神懷藏道德以靜俟運時則方栖息昧冥而勿為
岐岐謂凝神氣穴也

借昧字右體寓未字模字木旁與未字合而振非以寓未之律

否三三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

廿一子至廿三巳歷三十時為第九節有否象焉猶歲七月

三陰漸進上下不交氣窒閉通萌芽矣自于斗柄為建

申于律為夷則但見陽屈於陰伸而受其夷傷有不淪

沒其姓名者乎

姓言其所由生名言其名陽也陽生於寅寅申對冲則沒其姓名矣仲字右體寓申沒姓名句寓夷則

觀三三其權量察仲秋情任音微雅老枯復榮形聲麥芽

古音聲韻圖卷一

三

指陰軒轅書

乘因冒以生

廿三午至廿五亥歷三十時為第十節有觀象焉猶歲八月

方其四陰未進陰陽暫得對峙權之而輕重適均量之

而多寡悉敵前十五時過此則四陰二陽權有低昂量分饒

乏不能和矣後十五時此仲秋酉位之情也觀而察之則於

其始也衰陽方半銳陰亦半彼此尙堪匹配而替得其

中和之所鍾便能肩任畜養發其微雅而榮及老枯是

以養與麥之生率皆因其氣冒其和以芽乘於此時也

前十時究之時不能久旋即四陰而衰陽倏退後十五時是陰

旺於西功宜沐浴洗心藏密也

任者四句正見收斂中無有不盡收斂而固生發之虞使人忽不及持所宜鑒此而加謹也仲秋伏南有任者詩燕燕風南與心計可知此又以同清字

剝三三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

廿六子至廿八已歷三十時為第十一節有剝象焉

九五陰競進剝爛陽之肢體消滅陽之形貌上九五當心

剝及其首則肢體形生化之氣已竭而陽神之至尊至

貴者旋且逃亡喪失蓋月上陽光將盡即字內與人身

之陽氣隱匿時也於支為成於律為無射

蛤蚌之類應月肥瘠觀此陰類之易見者便可知其

庚子象圖卷二

三

情陰軒轅書

特著明也地道舒暢物類榮枯月魄明暗女子婚變

皆以陰靜而動陽動而陽可知矣亡失者斂而至

於無若亡若失也肢即映支謂十二地支將盡也

滅即帶戌去水去火便是戌字亡即無帶入無射

道窮則返歸于坤三三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立幽遠

眇隔閡相連應皮育種陰陽之原寥廓恍惚莫知其

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

廿八午至三十亥歷三十時為第十二節有坤象焉

十蓋陽之道自姤起以來日即於消至此窮而返本仍

歸坤元惟當靜體六陰之柔順以地承天受天宣布則

此中之玄幽遠渺雖若隔上下礙彼此而至虛之神罔

不連貫妙應陰極陽生之節度而孕育其真種是乃後

此胚胎陰陽之原至其陽生之景象寥廓恍惚莫知其

端要之止宜後不宜先倡先首動則迷失柔順之軌居

後處靜乃得陽之主也於斗柄為建亥於律為應鍾

以上六節陰生之候姤遯否之內象與觀剝坤之外象

止是三畫卦之巽艮坤無坎離正坎離之呈象其否以

前乾尚用事故外象不離乾觀以後坤乃用事故內象

盡屬坤又見皆乾坤事也

主字真陰為主人之主相封閨字內希亥字應度

庚子象圖卷二

三

情陰軒轅書

無平不陂道之自然王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三三復

三三始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

此純論陰陽之流轉也兩趾陰陽平過此則相勝而偏

陂乃天道之自然是以時時變易更互盛衰時時消息

彼此相因當夫坤終復又更始如循連環終古不息吾

之元神真宰之為身內帝王者法此而承天治理有不

久存者乎蓋惟循環所以長久大抵未盛而養至於

盛既盛而收斂其精華主於陰靜不使洩漏以待後此

之陽生如月光之一長一消而擅諸後月此其功之至

要

陽升於中而交光也言十二節者重斗柄也元
陽升於中而交光也言十二節者重斗柄也元
既生之時按行六節而升降於前後三關則有
日月之變矣按行十二節而心目旋轉於月
二次舍則仰符乎天之運而心目旋轉於月
之周流矣以小天而行之於大地之事其
者意而已意無時不可以周流若彼字內之時
日自屬大天地之行之於小天地中不可不
職究亦仿大天地之行之於小天地中不可不
時演習亦不妨以意行爲時日之膠執哉
之扶同運行力是真正交光之待元陽正周
之十二節其有是氣以滋益身心始乃積厚
流光不至於落空也總在人之活潑用意參悟
天地反之心身而無所拘滯乃爲得之以上
兩節將月光歲功細分在前故下文以管括四

美

惜陰軒叢書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補

此承上兩節言月光歲功皆當體之吾身小天地中依以爲節也御治也御政用功也言用功之初舍舊圖新懲忿窒慾如鼎之傾否取新革之變易去故于是管束一身結括諸竅其以元神注下極其精微細密蓋卽戒懼慎獨不起纖毫蔽累而收攝元氣堅固不洩如立冬月晦時也夫吾神既無蔽累自然開明舒徐得元陽之至寶而運布升降於一身愈微密則愈開舒愈收斂則

管括微密便如下半月光華斂開舒布實便如上
半月光影日漸二語點明前面六節內事魁柄二節
點明前面十二節內事魁乃斗之四星柄其前三
星所謂曜者是也柄在天之辰宮隨月而異其建其
所建則地盤之十二宮也以天盤之辰左旋而加於
地盤之子則冬至又歷三位加於地盤之寅則立春
爰象內動吉凶外起旺上五緯錯順應時感動 偷 四七乖

群

惜陰軒叢書

夫後三闔乃陽位之震兌乾前二闔乃陰位之巽艮坤
又從而兩之則後升者六位爲復臨泰壯夬乾前降者
六位爲姤遯否觀剝坤背吾身之爻象也動於內而循
其序則和順而吉吉至於吾身太平失其序則亢戾而
凶凶至於吾身兵革良以身內之五星精神魂魄意共隨熒
而運者或錯或順卽應其錯順之時而有所感動如
影響相隨也如其四方之七宿或涉乖戾必至改移其
常遠離其位而升降失度矣俯仰卽升降此蓋反言之
以見管括熒柄爲至要而起下文文昌台輔之說也
四七四方之七宿本言卦柄而及七宿者因熒柄攝
處之星爲角乃二十八宿起頭處故時變訴以成文

耳四七乘辰即
魁柄運族不中

文昌統錄諸實白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于斯時也主管其事者文昌台輔也可不統錄其遺諸責其誤而使一身之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平蓋以天象

之文昌喻文明之心即以微垣之台輔喻佐理之心謂

此時當以文明之心總統收錄其事從而變理陰陽而

以佐理之心詰責謬誤使衆職就理也百官有司謂耳

目口三寶以及百節萬神各典所部者典守其部屬陳

頤微云衆卦火符有定位之卦上乾下坤心離腎坎是也有流行之卦運火而有震兌乾等

古文周易參同契卷二

三

是不失其度則萬化流通而聖胎增長在一心所感而

已然則推原其始而知存長之緒如上半月要歸其終而熾

消亡之緒如下月爲所急也顯微云金火二物互

此文昌二句謂統錄者文昌詰責者台輔文同與台輔統錄與詰責本屬平對而顯微出之其行文錯綜如

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

凶咎執法判讎詰過貽主

倘其不然或土數多而分兩違斯居中爲君者驕佚亢

滿而違消息之道指意或水銖不定斯在下之臣邪佞奸

佞而不順所行之軌指氣必致弦望盈縮因其乖違而

變爲凶咎矣如是則執法指星名之官掌其刺機之權從

而詰責過誤有不貽主指意者乎

陳云分兩盈虧不當責火過在上也金碧經云非火

之咎違責于土按土謂意凡助長違忘皆意所爲意

即心之所發故賦君主分兩即時刻也

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官道

心君中正任其自然如登明堂政成國理

布政御政首屈照應中問文昌台輔百官有司君臣明堂等字俱照御政

右第六節總括初終凡其爲功於乾坤坎離者不

外於和順陰陽以結首節之意

古文周易參同契卷二

三

子 258-22

東漢會稽魏伯陽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中篇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 勤審思後末當慮其先 幸

涵養保全其生生之性延長聯遠其稟受之命而退卻
展開其定限之期此固於有生之後末路之時詳審思
惟將致其功也而實則當慮其先者最初也大本也
性之虛無命之升降之始也蓋天地虛靈之理氣自人
稟之為性自天令之為命人能取則於性命之先保其

古文周易參同契卷二

一

情陰并兼書

虛無順其升降乃其養之延之之法故首揭先之而下
即虛言其先以見後末之功不外於是

上篇以天明人故首從天說中篇以人合天故首從
人說後則非最初矣末則非大本矣從後之非最
初者而慮其最初則知性本虛無而養不外是從末
之非大本者而慮其大本則知命必升降而延豈
為性因是同時而命性蓋先參同以虛無為性以氣
始為命亦是同時而命性在正中之立化有性在天
性在心而氣始之命在正中之立化有性在天
命沈海族之說要之中庸從實處說來猶之吉陽祖
於真即其可見者言也而未發之中未嘗不虛參同
而太極說來猶之吉陽生於子探其不可見者言也
此篇中之前後說出
性命二字以發端也

人所秉體本一無

此下實指其先之當慮者謂人所秉受於天以成軀體
者五臟百骸居然實有之物顯其先之立體者則原本
於一至無寂寥空洞于何影響于何朕兆

一即不貳之謂無即費隱之隱顯隱字說得圓無字
說得板一無者太極也乃性所自來按前性字說
元精雲布因氣託初

乃忽焉天地之元精因依元氣之至而託其初然後如
雲物之倏布空中而兆其基焉

元精非他即元氣之積厚而精英者是必元氣先至
而後元精由積而聚也至氣之動於至靜而聚其成也
然氣者精由積而聚也至氣之動於至靜而聚其成也
乎氣機而氣機初動乃命所出成是即天地之由性
而之乎情之時故下文不言命而言情情即指命言

古文周易參同契卷二

二

情陰并兼書

也此二句接前命字說中庸所說未發之性已發
之情是謂天地之心之動靜說此言性情是氣機之動
靜所謂天地之心是也蓋又在前一層言之乃其情也易
精而元精極善蓋雲從氣絳原不止氣乃氣之濃厚為
託初之物觀氣精之合而
成雲自可悟身內之元精

陰陽為度魂魄所居

是時精則陰氣則陽止此陰精陽氣為生物之權度而

陽氣之靈曰魂陰精之靈曰魄實居軀體之中

陽神曰魂陰神月魄

夫陽之神為魂乃身之日也其陽光顯著與天日同理
陰之神為魄乃身之月也其陰體交光與天月同理

日月乃在天之魂魄而魂魄則在人之日月也

按精氣神之神乃在我之全體是必陰陽和會之理一
若就陰陽開闢則亦各有神而得之分爲魂魄是亦
合中見分欲其明也故下文即有互宅之語魂魄是亦
氣之靈魄爲精之靈元神爲精氣和會之靈魄常主
宰乎心者元神也分布運用乎身者魂魄也魂魄視
精氣盛衰元神
同此生來去

魂之與魄互爲室宅

而魂之與魄又非各自獨居乃互爲室宅交相藏注者
也觀乎內之日月日中有鳥月中有兔本彼此交光而
不已大觀身內之魂魄心有陰精腎有陽氣本彼此互
輪而交濟用大此即坎離中交互宅之義固未嘗離散而

古周易象圖卷三

三

情陰軒轅書

孤行也

日月月冠非與有是形也因卯酉之陰陽互交而以
卯酉所藏之物爲言耳魂魄互宅人所以生離則
魂升魄降陰陽之氣機已竭而萬體五裂矣互宅
如眸子之清明乃魂之靈也其運而視則魂之靈也
未嘗不相依於一處故曰互宅
凡靜而含靈者魂動而運靈者魂
性主處內立置郭郭

是時所本一無之太極爲性渾然于上部日魂之中空

洞虛無靜處于內上部以立置心之郭郭焉

郭音銀郭郭猶言根抵二字較城郭字深輕清故用
以音無形之性郭根抵二字較城郭字深輕清故用
爲花蒂又詩常保郭不轉古杜以郭爲葉朱註郭
然外見之就大抵此二字不通彷彿其界限根抵而
爲言耳心爲離離以乾陽之體中有坤陰得陰陽
合合之全情而神在焉所謂陽神日魂而參以互宅

之陰者此際之神明實貯
虛無之性故曰性主處內

情主營外築垣城郭

所因託初之氣機緣其動而爲命而動即天地之情故
但言情以見命也是時機發於下部月魄之間升降往
來營運於外下部而成此軀體如築垣於基址之上大
建城郭以護持內府也

天地如何命令特氣機之動耳氣機之動非天地之
情而何故情即命也喜怒哀樂發於事物此人之
情元亨利貞動於氣機此天之情情動於氣無思
不交即命之健運而生萬物者故性虛而命實也
中庸天命之命指其隨氣而來之理謂所命之理也
氣理一處此處疑命之命指其氣機之動謂所命
之氣只集氣一處故中庸後向性道而此則接育
魂魄城郭猶言框樞謂有有形之軀體
情陰軒轅書

古周易象圖卷三

四

情陰軒轅書

以坤陰之體中有乾陽得陰陽會合之全氣而神在
焉所謂陰神月魄而參以互宅之陽者此際之靈妙
實開氣機之命
故曰情主營外

城郭完全人物乃安

迨軀體之爲城郭者鞏固完全而身內之人物精氣神
府有不奠定綏安者乎

數歸乘車二字按人所乘車體本一無首夫性也
元情雲布因氣託初吉夫命也以下六語申言命之
精氣而陰陽爲皮魂魄所居言其合陽神日魂性主
處內立置郭郭承頂之與魄互爲室宅又言其合陰神
郭承頂前之命者亦屬分言而城郭完全人物乃
安則又合言也此爲節中之大段大聚言性命成
輕事又無何先言性始天之太極也託初言大言
命始天之氣機也緊接陰陽下六句總從命處言其
分合而成者爲氣之所統而尚未涉乎形質至性主

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此復申言之爰于也斯指氣之託初也情天地之情氣
機初動而發於自然者是也合貪戀配合也乾坤天地
也父母也吾身之上下部也言乾坤而無不該也謂於
此託初之時氣機初動是乃乾陽坤陰彼此情投兩相
戀合時也

情合乾坤
情合乾坤

乾勁而直氣布精流

東坡易象圖義卷三

五

惜陰軒叢書

既合而動於坤中徑行直遂必至氣以旋動而宣布精以動極而發洩

動自屬乾陽之事也乾陽之動未有不直者觀精氣二字均屬於乾可知陰陽互藏之理而下文坤內不言精氣非無精氣也蓋坤之精氣止爲乾之所用故不復言其實坤之精氣舍虛處皆其精氣所爲也

坤與乾合情非不動而動中自靜蓋坎陷有待其情專
確止於翕受乾陽之精氣而自處於靜迨既已翕受則
坤之精氣與乾之精氣混合爲一而此時陽神之魂陰
神之魄候焉已兆其胚胎而由是漸長於坤豈非爲道
舍虛乎

道者以一己乾坤言之爲丹道以彼此乾坤言之爲
生道丹道用逆升降於一身生道用順流行於坤土
其理一也含蘆者安插生
活之所猶之傳舍寄蘆也

剛施而退柔化而滋

乾剛施行其精氣於坤而剛事已了蓋未施而剛在精氣既施而剛亦隱於無有尙何所事若坤柔則含化滋育漸分漸著奉乾之精氣而柔方有事

九還七返八歸六始

九乃地五金之成數于人爲魄七乃地二火之成數于

人爲神八乃天三木之成數于人爲魂六乃天一水之成數于人爲精言當剛施柔化時陰陽會合精氣相遇

東齊集回目錄卷二

六

情陰軒叢書

便有是四者之氣與數會聚渾合於坤土之中而見其
還返歸居蓋自無而方兆於下部之水中也

九曰遷七曰返八曰歸惟六以居字言之居有安居
定在之義蓋上支剛施柔化者固水也有水為主而
還返歸居悉因之矣陽施陰化之始精氣先來此
土中命之曰居水生於天一爲五行之始五行之
運未有不基於水者故水爲三者從出之原卽爲三
者憑依之地易曰男女媾精不曰男女媾氣卽契亦
必由元精雲布力溯其因氣託初可知形成於陰六
其主本也六者地之中數本屬坤土而天一之水
卽成於此其水附麗偏或枯涸短少不足以生
坤或以爲主本而九卽於此中不足以及於此中而
退入卽於此中而歸皆不能離此六水之居也迨其
既化而法別成天地則又自成其爲還返歸居而無
不如是

飄蕩之物精乃凝淨靜植之物其始非氣之濃厚無
初之氣而精其來非精之固結氣亦忽難則是以託
之返於何處雲布之精乃實九之還運於何處七
有一中焉以爲之所矣既有一中焉以爲之所而後
者亦不外是蓋六之爲六即水即土非中官乎乃
混合於土中也是故四者皆則流行於六合而數則
而三十爲五而五土遇陽而變陰者也七爲五而二
九爲五而四土遇陰而變陽者也天即以前五位生
數回環再疊遂成後五位成數

男白女赤金火相拘

于是乎男以四者寄於精之白白固金之色也而陽水
之中含金矣女以四者兆於血之赤赤固火之色也而
陰水之中含火矣惟此水中之白金赤火兩相拘抱以

京角易圖卷二

七

惜陰軒叢書

爲作合之端則金火固甚重也此所以丹家惟貴九還
七返以火煉金返本還原而謂之金丹也

此之金火俱從水處說 金火相拘者火
生銷金惟火能拘束鍛鍊而成就此金也

則水定火五行之初

此言施化之節度明其恰好時也謂當取則於水之分
數以定用火之規矩而與之相配則在五行生氣之初
不用生質以後其始玄關方始時乎

水火者精與氣也精水之生自有天然定則則
時可所謂鍊兩時侯即兩日半三十時也則之而定
等其火數以用配則用五行生氣初也水火爲五
行之首此又用水火之故口初水火二而爲五
行者五行中物也上言金火者從水中之色分別
白便爲金赤便爲火此言水火者從交媾施化時

分指其精與氣 此與鍊柱以金爲隄防節似屬同
意其所用金水與此水火字面不同而意與同蓋五
行字面原係破所借字面也明其意正不必拘執字面也

上善若水清而無瑕

當夫水火交而施化始其一點圓明便爲上善此時精
氣之情形直如一泓清水純粹渾合略無纖瑕是即道
也

此下言施
化後事

道之形象真一難圖

道何形象于無形象中欲窺其形象但見其凝淨孕育
欲變未變至真無偽至一不二難可描摹圖度

京角易圖卷二

八

惜陰軒叢書

天地父母乃彼此乾坤以生人生物爲道吾身上下
此一己乾坤以結丹爲道其理同也上曰爲道含虛
此曰道之形象即其所
生而以道名故曰道

變而分布各自獨居

需時變化漸分漸布于是陰陽始分山一而兩五行旋
布自兩而五而見其各自獨居

二句總冒
下文言之

類如雞子白黑相符

此山一而兩也天包乎地陰在陽中爲分布之始尙屬
混沌類若雞卵然但見其陽白陰黑平分各半兩相符
合

縱廣一寸以爲始初

若求其形象之縱長廣闊不混積分而寸以爲軀體之

始初

一寸乃十分之積小而全也亦從難
于想像 始初字又與先字照會

四肢五臟筋骨乃俱

此變化分布自兩而五也則外之四肢內之五臟與夫
木氣聯絡之筋金氣支撐之骨土氣圍固之肉色色咸
備蓋自其真一難圖之始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而
由是變化分布漸見形色無一不具

彌歷十月脫出其胞

玄府圖說卷三

九

陰陰軒叢書

積至三百日三千六百時四百零五萬息
亦大槩按十
月言之不必
定足
受氣已足爾乃脫出胞胎自爲呼吸於外
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此時金氣之骨未堅帶木氣之柔弱而可卷也土氣之
肉甚嫩帶水氣之清澤而如飴也其煖熱光明則火氣
也陰陽會合五行具足其始固自虛無真一中來所謂
先之當慮者如此

情合乾坤以下爲節中第三段中言精氣託初之故
以明吾身性命所由來而養之延之功必仿乎此而
後不差也 因虛先之說遂將生人之妙合變化處
而歸之蓋惟明此而後體之玄關得其津則然而
真一難圖處正非謂心人
其前人多於人月龍能略

右第一節

坎男爲月離女爲日

坎本坤體得乾之中陽屬男而太分爲太陰之月蓋從
中而觀男也從外而觀則所宅之陽爲兩陰包裹早已
中陷因爲太陰月也
假無是五宅之陽則仍爲坤土而
亦無是月矣即此可知交後則陰
中有陽特其
陽藏陰露耳
月有中陽既不甘藏而在外二陰之體又
復求其雄配故能翕受陽光而于人則下部腎之理也
腎固人之坎男入之月也所宜受元神之傾注也離本
乾體得坤之中陰屬女而太分爲太陽之日蓋從中而
觀女也從外而觀則所宅之陰成就兩陽從中襯墊因

玄府圖說卷三

十

陰陰軒叢書

爲太陽日也
假無是五宅之陰則仍爲乾金而亦無是
日矣即此可知交後則陽中有陰特其陰
露耳
日有中陰既安於靜而在外二陽之體又復求其
雌配故能出入陰魄而于人則上部心之理也心固人
之離女入之日也所宜傾注于玄關也

此承前日魂月魄互爲室宅意發明日月不相離心
腎立相守而丹道無非爲功於月以全此日即無非
爲功於下部腎內之元氣以
全此上部心內之元神也

日以施德月以舒光

日之中陰本自坤來自與太陰月爲類而其太分爲太
陽也又求其雌配則自然與月相守不離故常施布火
德交光於月而人之元神自宜傾注下部矣月之中陽

本自乾來自與太陽日為類而其太分為太陰也又求其雄配則自然與日附麗承順故常以其水體借光於日然後奉行舒布以助照臨而人之立關氣穴自宜凝神以入矣

月受日化體不虧傷

惟太陰月常受日光變化進退消長弦望晦朔無虧刻之停故周環復始光有盈虛而月體則不至虧傷永為日配

是渠看得下部氣命處易散難留倘一停機便為死物全賴上部元神時為關注使之神氣相併方得長存如日必交光月方不泯假若日不施德月便無光可舒萬占只成死魄而天上無復有照臨之月人間

古真圖說卷三

十二

精陰軒輊書

亦不復見望舒之月即日亦不能孤立獨運一切盡夜寒暑皆無所準而乾坤毀矣此理寧有歧哉今人亦有長齡永算活至八九十歲者此天數已盡如其數而創然分散便是無功以如此到得天數已言只是參得理而以人功隱晦天命不受半能然究其功之淺深積之厚薄亦能事增華緣飾邊幅如其功力之所至而已如孔門聖人之人品地各殊其真積力久者顏回冉而外不可多得已耳孔門重道遠死而後已之事亦止期不使不作已耳孔門是達則兼善事其道太此是窮則獨善事其意微易地皆然理無不貫

陽失其契陰侵其明 晦朔薄蝕掩冒相傾 陽消其形陰凌災生

陽乃太陽日也心部神魂之喻失其契者日不施德心不注神下部也陰乃太陰月也腎部精魄之喻侵其明

者月不棄日之管束照耀必至橫溢盛行侵損日部光明而於晦朔會遇之時肆其薄蝕敢為掩冒以相傾覆于是太陽消耗其形而太陰凌厲方使萬物盡蒙欲伏之祲而災生矣此反言之以見日宜施德心宜注神於下部而後身內之萬物得所也

此晦朔二字于人何指蓋指腎中相火一動而心中君火應之之時此亦日月相遇而為晦朔時也其為薄蝕掩冒陽消陰凌可知從薄蝕處見得如此便與上篇六節十二節內所言晦朔不同彼以喻收斂故喻其失契侵明之會遇也

男女相須含土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

此又從坎月離日處指點裏一層之男女所謂坎男離

古真圖說卷三

十二

精陰軒輊書

女也蓋下部坎中之男腎氣與上部離中之女元神原屬相須之物以坎之太陰而中含戊土之陽中故屬土以離之太陽而中含己土之陰中故屬土故離正藉此

二土以相滋化則上部與下部豈能離是意土以相引翼乎是又特重意土一處以見夫太陰為雌太陽為雄此雌雄大局也若指其中位男女又其包裹中顛倒之

小雌雄也雌中有雄雄中有雌其為錯雜如此然各以陰陽男女對待之類彼此相求如太陽施德而太陰舒

光此大雌雄之以類相求也上節之雄指求下節之雌以心而注腎也男升

女降以相滋化又小雌雄之以類相求也下節之雄指求上節之雌以心而注腎也

在中之雖以是之謂日月交光陰陽會遇而惟持意土
以相往來也

陳顯微云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日月往來陰陽交
會相資以發光輝一機失度便有薄陰之患人之其
當以類盜天地之機

金化爲水水性周章火化爲土土水不得行

金指元神之傾注而在下者火指下部之元氣

水指元精上指中意夫既已類求則其爲大難雄者有

若元神之金下注於北方下部是時金聚水生而水之

性極易周章言精盛則易泄也抑其爲小難雄者有若

元陽之火上升天谷而歸于中宮土金自顯下是時

玄同象問難卷三

十三

情陰軒轅書

火聚生土而土能制水水不得橫溢而行言既逆上歸
中則不復順而下洩也

元神何以謂之金金乃剛明不壞之物惟元神似之

下便生腎水如金之能生火也故凡日之光金又其注

神均謂之金此與五臟配五行之說又別金即日

精色白所謂德下火也火即月所舒之光舒光上歸

生心液爲血故陰水含火而血赤所謂女赤也

上節男白女赤之男女相須之男女則指坎男離女二

字看亦得此男女相須之男女則指坎男離女二

要之類之例之其理皆微所謂雌雄錯雜也周章

所以易行若得制之而不得行則反得周章之用

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淫度過節爲女所拘魄以鈴魂不得

淫者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

男主動動則外施其精氣於女女主靜靜則內藏男之
精氣然在男之施也有當循之度宜視之節如其溢而

過之失其度迷其節進退不合其時斯無所拘束而無

以收動施之功矣必也爲女之節度所拘而女主西金

之魄男主東木之魂便是魄以鈴制其魂而魂方不得

淫而溢者而過也于斯時也不寒不暑平分各半有若

月之弦歲之分其運行之進退適台乎時而陰陽各得

其和爾乃隨時變現俱吐證符矣

金化爲水以下陳顯微曰此言金木爲夫妻水火爲
偶之妙金生水水性濕有無土以制之則未免過
溢之患木生火火生土土生而後水不得行拘收
若而與火爲配偶是則金木相抱得爲夫婦者假火

玄同象問難卷三

十四

情陰軒轅書

之力也水火相剋而爲配偶者假土之力也然後
進退合時各得其和而隨時變現俱吐證符矣

右第二節

關關雉鳴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

孤居玄武龜蛇蟠紮相扶

物之雌雄相應人之男女相匹于詩見陰陽不離是以

北陰之地二象蟠紮北陰于人

意主此蟠紮句後支系龜蛇與此照應北方乃

陰陽二氣潛伏處故左止青龍右止白虎前止朱雀

俱象以一物而北獨象之以二二因至陰之象而于

陽之微而不覺於陰也蟠紮則後
此交結於無何有之邪意主下部

以明北牡竟當相背

陰陽二氣上部心之元神元宜配合

一物是孤陰一物謂此身意重元陽

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殊

反言見意二女者陰與陰也共室者以陰配陰也顏色

指陰之精華
雲房云：滋陰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又云：四
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按：陽精二字，謂陽
之精華，非謂精血之精。趙中一云：一身內外，總皆陰
莫把陽精裏面尋。蓋後天所有皆陰，惟先天陽氣乃
陽也。必至後天虛靜之極，先天之元陽乃現於腎中
方可迎而作配。功未致時，不在裏面，既致亦不在外
面。此世進以喻為與，斷非本意。

蘇秦通言張儀合媒發辨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謂諸合為

玄高學術卷三

主

陰陽有靈書

夫妻做髮膚齒終不相知

雖使極善關通媒合之人操殊能施異巧盡誠款強令

二女配合而適見曠日逾時即至禿毀就盡而終屬此

離一似絕不相知者易所謂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者

理固然也

陰與陰不配，陽難生有成家急當媒合其元陽使之
夫妻相配共成生育之功，乃其可恃者耳。單言二
女之不配而不言二陽正以

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堂分兩參差失其紀綱

元陽足以延命卻期故名藥物惟下部之元陽本吾乾

家物故為異種于真同類二女偏陰則非種而殊類矣

此見元陽為重分兩者時候也稱停其時候而以分兩

言之也如以八日上弦為八兩木火之七八十五金水

之九六十五其中折半為上下弦又五日為月六節兩

日半為月十二節乃分兩之紀綱也或忘或助進退失

時則參差而失之矣此見和平為重

求原種即慮先意類字乃上節以類相求意非種不
同類即上二女偏陰之喻。凡一氣相傳而貫注者
為真種，依希彷彿則非真種矣。兩情匹配而相和者為
氣類，偏勝黨同則非正類矣。參差長短不齊之貌
雖使黃帝降爐太乙執火八公揀煉淮南調合聲

以此等極善修鍊之人求其濟事

黃帝軒轅氏訪道崆峒古有太乙真人漢則淮南王
劉安八公其容也。崆峒山在陝西平涼府府城西

玄高學術卷三

十六

陰陽有靈書

上有問道宮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八公山在江南
厚陽府壽州淝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淮南王安與共
登此山學仙

立宇崇壇玉為階陛麟鳳脂把席長跪

而又極崇奉之地隆祭祀之禮

須知身內自有潔淨壇場珍奇崇奉非外之
謂也達摩謂人天小果並無功德亦是此意
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亡

于是求之有冥發於至誠以求濟事

須知身內自有神祇廟山神以

亦猶和膠補釜以確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

猶之補救非物何濟于事塗治乖方適又害之去累復

加祇令益甚除偏誤用反助其虐

砂音錢藥名本草北庭產者曰北庭砂圓經曰氣砂以其能透五金名透骨將軍今分氣砂番砂二種氣砂出雲南得番砂亦可死汞色白者良性毒人食之即化李時珍曰種砂亦消石之類大熱有毒主治積聚破結血

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究竟北方玄武龜蛇適見其分飛散舞終于獨處孤居愈見乖張

通節承上以類相求意反覆明之陳顯微云此吉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得配交通自結聖胎苟不得其配徒勞無益愈見乖張按一陰一陽謂道句重一陽二字蓋身即一陰所急者陽也偏陰偏陽句正開偏陰二字

古玄真經卷三

七

惜陰軒叢書

右第三節

上德無為不以察求祈

通節承上北方玄武龜蛇之說備言其上下運行專一

持守無非致功於北地也北即下部上升上也上德者升上

之德謂下部玄關之中元陽既生便從後三關以漸而

升是為上德也夫坤道上行坤體本靜靜則無為聽其

自然非人力能與故曰不以察求

下德為之其用不休虛

下降下也下德者降下之德謂上部元神注于玄關是

為下德也夫乾道下濟乾體常動動則有為自強不息

正人力得與而無時可已者故曰其用不休

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

元陽升上而閉固之乃坤道上行閉之得有形之水故

稱有有者精水有形也元神下注而閉固之乃乾道下

濟閉之得無形之火故稱無無者氣火無形也

閉字緊要閉而不洩所以保水火而成互濟也升上者火也升上而閉固其五官使不消耗則火靈昇水而仍潤下以足其精如天澤下降輒水回籠實見其有也神注者水也下注而閉固其精道使不洩漏則水積成氣而仍奉上下以壯其神如川澤升氣鼎釜蒸騰適見其靈氣也

無者以奉上有神德居

下注而得無形之氣火此下而無者不洩於下仍以奉

古玄真經卷三

八

惜陰軒叢書

上蓋惟乾道下濟可以索坤而上行也從後三關以漸而升上行

而得有形之精水此上而有者水含真一之寶而元神

之德居之則三元渾合矣

降下而無之氣火不遇曰奉上升上而無之精水則曰真一之神德居之可見降下升上只歸虛也

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霄

孔穴指玄關玄關非有形之孔穴假以名其空洞虛無

處也虛而能生動而愈出至虛至靈兩法者承上言之

乃升上降下稱有稱無為水為火之兩法金謂乾金氣

謂坤氣蓋惟乾下濟便生坤氣坤上行便生乾金其要

在乾坤互濟上下交泰則金多氣自生氣多金自盛兩
兩相須成茲妙用

其合於乾者為乾金降下一元陽之氣而已以其升上
而合於坤者為坤金降下一元陽之氣而已以其升上
句用亦字從上神德句來言不但神德居之即乾金
與坤氣亦相須於升降兩法蓋升法者乃乾金一
圓坎離事乾金坤氣乃外一圓乾離事從裏一圓乾
主外一圓坎離事乾金坤氣乃外一圓乾離事從裏一圓乾
坤處以金氣言之充竟坎離在乾坤內亦只一於乾
相逼善彼即善此為一事而已乾金配白故下交氣
接下文接黑字而即以此精華釋其所謂白者坤氣暗黑
故下文接黑字而即以此精華釋其所謂白者坤氣暗黑
謂此孔穴中之兩法非謂兩孔穴也何則玉連環兩
簡微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上濟而卑暗坤之上
體其動本靜靜則無為而自強不息以索求乾之下降其
體其動本靜靜則無為而自強不息以索求乾之下降其

庚子年家問難卷三

九

借陰軒叢書

行閉之則有水而水有形下閉無者乾道下濟閉
之則有火而火無形上者乾道下濟閉
則能生坤之氣坤上居者坤則含其一金其要在乾下濟
二象互相為用上下交泰則金多而坤氣自生氣多
而乾金自盛是則金之與氣兩實相須此乾坤二妙
也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

白陽黑陰白謂腎中所生元陽升而便為乾金乃光明
洞達皎然虛白之物黑謂北方腎水降而便為坤氣乃
幽暗沈淪黝然昏黑之物守黑者神注玄關知白者知
其陽生而急採如是則神得助而盛明不求來而自來
白字接上金字來乾金配白也黑字接上氣字來坤
氣配黑也神明句與前上有神德居照會蓋惟上

而育者有真一之神德居之故
此知守之餘真一之神明自來

白者金精黑者水基
此元陽之白者實由乾家神注於下而得乾屬金故自
為金精金精即若夫黑配水位則黑者乃北方腎水為

五行始基而基此元陽者地頭放至此黑者不說坤氣
而曰水基所以起下文水者道樞句

水者道樞其數名一依

惟其基此元陽故為丹道之樞紐蓋水之生數居一實
乃五行之最始而真一之端倪也真一者道此水之一
者詎非道樞下句應

庚子年家問難卷三

辛

借陰軒叢書

陰陽之始玄含黃芽

五行各具生成之陰陽而一六乃陰陽生成之始也水
之生數居一為陽生之始成數居六為陰成之始故曰
陰陽之始當其始時一六在北本是玄黑之鄉而六則
以一而含土五故外常玄黑而其中實含黃芽之妙用
焉黃芽即元陽以其在中命曰黃以其發生命曰芽此
又從一六在北推之而見元陽之必生於北水正如鈴
外黑而內懷金華丹家所以有銀鈴之喻

同元陽而此名黃芽因其
在中而始生也緊跟始字來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

玄水之含黃芽也斯成金矣金字照會上文金此金之所主者全在北方河水之中搬運其寶元陽藏而上升

若車輪之運也謂自後三關以漸而升

北方一元陽而此名金因其已成而將上升於乾也字讀斷謂此六中所含土五正生金之所重也或將五

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禍儀玉外為狂夫

故擬之以鉛鉛質外黑借喻內藏白銀猶外被黃

黑之禍而內懷純白之玉自外視之不過一黠淡之狂夫而已不見有聖德也此以人事喻

玄圃靈圖卷三

圭

借陰軒叢書

鉛乃藏白銀之物腎乃藏元陽之物均之外黑內白外陰內陽外黑內白

白者銀也既黑者水也故丹家以鉛喻陳顯微曰及乎用鉛既已水退淵澄其人出現則又各

基五行中惟水數一含道之樞而為金之始雖非

真一之求其根欲其合萬殊而為一之道先取金子

萬殊之中求其根欲其合萬殊而為一之道先取金子

用而求其根欲其合萬殊而為一之道先取金子

數六之則水為一也論至生於此始明成數六以

有玄含黃芽之妙用焉土五也故鉛生於內成金而

之車水本居北河而南使水下行之始實而金華如

河車之運故曰北河而南使水下行之始實而金華如

本機而白銀在內故曰黃芽自下升載實而金華如

化之理莫不以內護貴以晦玉謂至寶藏深

聖難外與狂夫而內懷貴以晦玉謂至寶藏深

藏豈可與急及接末段人知者同目語哉

而通其意說理自透

金為水母母隱子胎水為金子子藏母胎中

明金水同原蓋腎中元陽之氣所以生腎水者故為水

之母而水其子也乃此元陽即隱於子處而為胎而子

處即藏其母之胞猶銀之為金生鉛之為水而銀即在

鉛中兩不相離常在一處以示求元陽者必求之下部

腎中而可得

其人至妙若有若無髣髴太淵乍沈乍浮

其人者元神渾台元陽元精之稱人以此為真也元陽

處腎水中金胎處鉛水中即是其人處淵水內其為至

妙不測或現而有仿佛太淵之乍浮或隱而若無仿

玄圃靈圖卷三

圭

借陰軒叢書

佛太淵之乍沈

退而分布各守境隅

陳顯微曰及乎用鉛既已水退淵澄其人出現則又各

守境隅矣金碧經曰灰池炎灼鉛沈銀浮同旨

採之類白造之則朱

採浮銀至寶於西方故曰白結金丹聖胎於南室故曰

朱

煉為表衛白裏真居

煉元陽之白氣固結不洩為在表之拱衛而其白之裏

則真人居之

與有渾合真二之稱其言表裏真居者亦
渾合之意非分元陽元神在表在裏

方圓徑寸混而相拘

丹成顯象如混沌雞子此顯示先天之法象

先天地生貌貌尊高

既生於天地之先其尊無對不可思議

旁有垣闕狀似蓬壺

陳頤徵曰法象既圓世界成立於是金輪在外如牆闕
之周遮世界居中同蓬壺之美麗

王子年拾遺記海中三山一方壺則方丈也二蓬壺則蓬萊也三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三山皆上廣中狹下方猶華山之削成也謂之三壺按此亦方士之說也

車府新編卷三

三

壺之在身內者皆因
真人仙者而取喻也

環而關閉四通御守御密固關絕奸邪徐曲關相通以戒不虞

惟其旁有垣闕之周遮則環而關閉而守禦密固關絕
奸邪言其固守精氣於一身之內而不使六賊蠢動也
惟其狀似蓬壺之美麗則四通御守而曲關相通以戒
不虞言其遊戲神通於一身之內而又防其意外疏泄
之患害也

其文法既位而承兩相關皆以喻言見其鎖鑰古
與四洞即關曲相通不通言其前後三關運行
通透與夫脈絡之周流無滯耳即對關關行不通
說謂此部而行不疾不徐也

意之欲其貪戀於聲色臭味濁法者
皆足以賊害吾身爾非奸邪而何

可以無思難以愁勞周

以用也斯時虛無寂靜對境忘心保護太和無思無念
是可用也若夫役心而愁役身而勞斷難用也

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
人俱

向之神德居神明來者至是而見為神氣充身矣充則
易泄至難保護故曰莫之能留是在虛無守之則克昌

如其疏虞失之則傾喪而亡兩之字然則吾之動靜休
息可不常與人俱而相守乎人謂其人即指神氣上面
與居真字與此人字是拆

古府新編卷三

三

真人二字
分用見意

神德居神明來神氣滿室提神字便知意所歸重而
不為有喻所惑知其居而求之則意然來矣於其
來而積之則物乎滿矣前後自有次第
守字闕出下節下節工夫正明一守字

右第四節

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

循理則安無欲故靜靜累忘情則虛且無矣顧非無所
用其心也時惟進原本始一如其空洞無物因以隱藏
光明屏翳聽聽慧敏外歸中而有事於回光返照以管攝
其形軀焉此內養之要也

毋勞神形攝攝兩情即憚爾思慮然管所謂安靜虛
無也原本即虛先意隱明如下文四句是虛無

則心體淨一與自如萬緣不擾隱明則外用敘退藏
於者恆性存存內照則形得助風雨春深未固景
三者固相為用也形雖常素內照便如臣下得君
明良喜起自有一種歡欣鼓舞之情發榮滋長之意
今夫書文字畫百為技藝必得心到而後情美豈非
兼心神之類照乎若身內官能廣闊時運吾神以
照之則氣必從之而聚而自得其華勝矣此
即交光之理凡諸陰魄得養而自明耀也

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

此言隱明事兌口也上竅之易耗其氣者閉塞則吉人
辭寡而氣不耗靈株身也下體之易洩其精者築固則
堅實完好而精不洩三光在外之耳目口在內之精氣
神也陸沈者無水而沈溺也沈之則身內之日月與萬
象俱冥而光輝不露子珠者神也神為氣子而圓明如
珠也溫養則嬰兒元陽與玄珠神元增長而全體無虧此皆
安靜無為積精累氣事也

玄圃靈樞卷二

圭

情陰軒義書

莊子則陽篇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厭與之俱是陸
沈者也註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溺也陸乃陸地
視之不見近而易求新勤而行之夙夜不休

此就內照言而勤行則統論也內之神氣精與夫臟腑
經絡之類皆非目所能及然而近在我身按圖考鏡暗
中摸索良亦易求所宜時照俾得神助庶幾華榮條達
潤澤光輝凡此皆須早夜勤行修持不怠

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
如是伏藏而寢食其中至於三載之久則氣裕精全而

神旺此時元神發現於人定出神之際可以輕舉可以
遠遊跨火而火不能焦離入水而水不能濡蓋無形
之神氣非有形之水火所能害

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

靈通變化或隱或現或聚或散皆神氣所為惟其所欲

逍遙自在丹道成立德就矣仍須潛藏伏匿不彰不露

以俟天命之時

俟時二字可見身有終時命不可逃即修身
俟命意不似未流呆作怪誕語妄夢想也

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升膺錄受圖

太乙北辰指上帝言也中洲中垣紫微天帝所居也召

玄圃靈樞卷二

圭

情陰軒義書

者數盡神遊有若召然蓋俟時而時至之時也召而移
居不過神歸於天如詩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而已聖賢功隆德茂神氣上升不落惡道
理固然也其言膺錄受圖不過加重黎教和常儀實沈
臺駘與夫句芒祝融蓐收玄冥之屬各主日月星辰四
時五行而帝王之姓帝祝號因之若膺若受已耳河洛
而外所稱圖錄不其妄歟通節言寶精裕氣對境忘
心常應常靜積德累功皆煉己事煉之云者從生至熟
由勉而安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渣滓全無精純餘裕即
聖賢戒懼慎獨之功而斂以尊生未及宜民此其時位

不同而事亦異也

乾鑿度云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
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太乙中洲謂仙境如吉十
洲三島瀛洲之類上有太乙北辰則此宜指中垣也
其脫後不
落凡胎也

右第五節

三才圖會卷之三

三

情陰軒黃書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三

三原李錫齡

東漢會稽魏伯陽著

三原袁仁林

下篇

受業王德修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伏煉九鼎化迹隱淪

內懷玄妙抱守真一據現在自有之鼎身之伏藏而

煉治之於是朝光晦迹知希我貴隱逸沈淪深藏不露

九鼎者勝鼎也太陽居一而含九九乃陽之數也因

禹鑄九鼎有此現成名目故寓其純陽之意而謂之

九鼎亦是從初至終自

合精養神通德三元津液腴理筋骨緻堅

古文周易參同契卷三

一

情陰軒黃書

含蓄真汞之精以煉已休養全體之神以合氣含則不

洩養則不傷通貫三元之德所得先天元以復渾淪之

體凡此皆伏藏事伏藏之久一身之精液腴理肉理與

其筋骨無不密緻堅牢

衆邪辟除正氣長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

百骸之陰慾盡除先天之陽氣恆存由是積累長久變

換羣陰之形體而為純陽之仙侶此古昔聖賢之得於

已者然也

憂悶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

既得於己復推及人垂憫世學好而罔獲遂乃依傍在

己之風流文采指點筆畫發為隆古之文

著為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

夫其著書示後大抵設譬取喻露見其可見之枝條使人依傍攀躋而入至其難見之本根則從而隱藏焉非隱藏也無形神妙之處非可名言也

託號諸石獲謬眾文學者得之輒置終身

所以寄託其精氣神之名就於五金八石此其露見枝條者而隱伏錯綜於東文之中此其隱藏本根者學者奉圖籍明意旨斯得之矣於是寶藏自淑輒置以終其身

玄府纂要卷三

二

情陰軒素書

覆音伏如覆雞之覆
謬疑作夢互相糾纏

子繼父業孫踵祖先 傳世迷惑竟無見聞

至一再傳愈遠愈失

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芸商人棄貨志士家貧

之乎其塗而淹塞迷寶若宦者之不仕也身執其業而無功致寶若農夫之失耘也徒託其名而坐失所寶若商人之棄貨也知所趨向而空乏無寶若志士之家貧也此四語總喻無所見聞不得其實

亦見四民皆可為苟無見聞雖仕不仕雖芸失芸有貨亦棄有家亦貧不仕四民亦一也蓋惟不事其功也棄貨家貧鮮得其寶也文字極善數符見

其意宛然明
仕朱本作遂

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

傷其無所見聞採古人託號之意增除諸石之名而以周易明之

披列其條核實可觀 分兩有數因而相循

分披羅列其枝條而其中之為核為實者可得而觀也用乾爻之三十六坤爻之二十四與坎離運行處有上半月木火之七八十五下半月金水之九六十五及三日月出庚之類是謂有數也數以斤兩言起於易中三百八十四爻符合周天之數遂以一斤三百八十四銖

玄府纂要卷三

三

情陰軒素書

者通之而謂之斤兩是則所宜因依而循習者二十四兩之銖三百八十四斤

故為飢餓孔竅其門智者審思用意參焉

飢餓謂此末終一篇孔竅其門者謂於所當出入之門戶而為之孔竅以開其扇使人由是啓之而入如下文所云也世之智者可不審思參考歟用其意乎

用意二字乃其指點蓋此字之運用惟主意上

右第一節

河上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

河喻腹在下部坎水之上故曰河上姤美也女者離得

坤之中陰而為中女也惟其靈而最神故曰姤女姤女者心之遊魂即離中陰日中鳥下節之太陽流珠也是物欲而上達為聖為賢功能生人肆而縱欲亡國亡家禍能殺人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邪者靈莫靈於此神莫神於此火慾火陰火也當夫寂然不動一靈內養及其感而遂通奔驟如神况得火助火性飗疾則倏然飛去凡物之飛形氣用事尚有拂動之塵埃可見若是物則聲臭俱無非關形氣何見塵埃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

玄微製真經卷五

清陰軒叢書

一若無形之鬼隱而難明一若變化之龍匿而無迹竟莫知收回存主之處故必制防則得所存主矣而制之道其惟黃芽為根乎黃芽者腎中先天元陽之氣至靜而始生者所謂鉛中銀也在中曰黃陰得陽配自不奔逸蛇女之陰得黃芽之陽便是心氣本是神之根故曰為根

此處真備大同小異備只在於子裏做工夫致知格物慾念室慾求全小異不接於拘礙子以心存理得而氣自養伊則於此中則開徑路獲神生於氣一息凝神入氣穴中神氣此時神養氣氣養神更無走作而心自存亦是使心先有所主以爲制之法在孟子之養氣功在集義正心之事未嘗不致發傷其養心自存而此於集義正心之事未嘗不致發傷其大旨則不宜尊卑於一體受之父母不敢汲汲焉有生事也今其致功於內神合於中洵為至要也不宜

作貪生之想或至背養而涉於私耳
物無陰陽違天背元此雖自明其雖不全

反言以明姤女之陰必得黃芽之陽乃安神須無陰陽者陰不孰陽也神不配氣如是則違拗造化之天而顯背生物之元何以望其鴻造大生乎此雖自明不雄而明也其雖不全覆難不成也物理如是申言孤陰無陽以見蛇女之孤陰不交黃芽之元陽斷乎不全

明言男女暗指神氣詳味下文觀夫二字與得其符節語固是借男女以證明神氣
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

玄微製真經卷五

清陰軒叢書

火二為魂與神之一五屬剛金四水一為魄與精之一五屬柔中央戊己土五為意之一五戊土剛己土柔是為三五之剛柔也交則水火濟金木併有意土以爲之媒斯合而全矣是以能生不交則水火睽金木隔戊己無所媒斯分而散矣是以不生

交則合三五而為一斯圖而生氣勃如萬物皆從一處來也不交則無一無一何有萬施化之精天地自然壬火動炎上水流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也

剛施柔化之妙乃天地氤氲交感道出自然而不外於水火二物試觀地二生火動而炎上天一生水流而潤

下兩相投合百折不回出於其性初非有使之然者
資始統正不可復改

蓋自乾元資萬物之始既以統天變化而各正其性命
所以剛施柔化之理出於天地自然無可改移也

觀夫雌雄交娠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

天地然而萬物亦然試觀於物彼在外可見之形顯有

雌雄在內不可見之性則雄者剛而雌者柔當夫兩情

交娠之時專一不雜固結難解詎非交其三五神魂一
五精魄

一五意而此誠專密者乎

得其符籙非有工巧以制御之

要旨

六

情陰軒

爲此道者於注下升上處但得其至誠之符信專一之
節度取以爲則而與之以至誠專密以交娠其姤女黃
芽神氣便是將欲制之之法初非別有工巧以爲制防留
御之道也

此與賢賢易色意相
似制字應欲制句

男生而伏女偃其軀乘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
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壬本在交
娠定置始先華

天地萬物既然而人之男女之生亦然當其始生之際
男伏女偃陽覆陰載此稟受乎胞胎之中而得之於受

氣之元初也驗之溺死者亦復如其生時之伏偃可見
非關教令而於交娠之始先固已一定安置如此 此

十二句指出男伏女偃以見心腎宜交得之自然心在

上部太陽也大局之男也宜伏而下注於玄關腎在下

部太陰也大局之女也宜仰而上交於靈府

凡言男女處有三一指吾身裏一圓分處之男女

一指吾身外一圓太極處之男女一指在外形骸之

男女如以心之中陰爲姤女腎之中陽爲嬰兒此

一圓分處之男女也若以心爲離火爲太陽腎爲坎

水爲太陰此又翻轉其細分者而指爲男女乃外一

圓大局處之男女也若以心爲離火爲太陽腎爲坎

水爲太陰此又翻轉其細分者而指爲男女乃外一

圓大局處之男女也若以心爲離火爲太陽腎爲坎

水爲太陰此又翻轉其細分者而指爲男女乃外一

圓大局處之男女也若以心爲離火爲太陽腎爲坎

水爲太陰此又翻轉其細分者而指爲男女乃外一

圓大局處之男女也若以心爲離火爲太陽腎爲坎

水爲太陰此又翻轉其細分者而指爲男女乃外一

圓大局處之男女也若以心爲離火爲太陽腎爲坎

水爲太陰此又翻轉其細分者而指爲男女乃外一

圓大局處之男女也若以心爲離火爲太陽腎爲坎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

太陽心也離火也太陽之流珠乃心之遊魂而屬木者

木火同據離官言之則爲太陽據遊魂言之則名流珠

謂其不定曰流即日中鳥珠中承河上之姤女常欲去

人者陳抱一云流珠爲命寶本木魂之精寓神則營營

亂思逐物遷化寓精則持盈難保撓念欲泄故曰常欲

去人此從不好一邊說若論其歸
去人正之功妙無與匹故曰命寶

要旨

七

情陰軒

右第二節

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金

金華者兌金寓坎生華謂腎水中陽氣也腎水水也陽

氣金也金水同居下部今既上交於心而流珠得之便

是水來剋制心火配為夫婦金來剋制木魂配為夫婦

兩相和合不至去人矣由是水木火土金遞轉相因至

金又生水化為白液男白精也白液之中凝結晶璽有較白

液而微堅成質者則真內寶之精英也

金華先倡有頃之間斤解化為水馬齒關干根

申明上意謂此流珠上郎得金華下郎氣化白液而凝至

堅者乃是先有下部金華氣勝之夫制此上部流珠之妻

玄府要旨卷三

八

情陰軒義書

魂木魂受制而陽氣倡始有頃之間化為白液凝黃芽狀

如馬齒項耳也

朱本作關干形容其羅列也陳本作項耳書馬齒珠

琳琅耳寶珠也馬齒之喻如茶中馬齒竟亦借馬齒

陽乃往和情性自然王迫促時陰拘善禁門

此又申明有頃之間所以化水而成馬齒者謂先倡時

如其有倡無和則亦無所成就正惟上部之太陽為神

為性者因其先倡於下乃往而和之此時陰情陽性雖

相蟠糾自然混合於是陰被陽迫陽被陰促於下部至

陰之處此處有所謂禁門者所當力為拘留藏蓄不使

纖毫泄漏而後能成馬齒關干之功也

上古廣珠心部之遊魂屬木此言太陽心部之元神

屬火均之心部物也下部之金奉以金上制其木使

魂不復遊而能生此精水又必得元神下注為之迫

促為之拘蓄而奇功乃成也時者但和之時陰有

下部至陰之處仍指下部腎水之木陽氣之金也

兩腎之中就曰禁門又曰西門大抵最下易世之處

最宜禁固故為禁門有倡必和倡和是一時事二

字緊對故此往和四句又倒應在句前其行文

能奇古奧迫之從之使上升也拘之蓄之使不下

液也拘蓄禁門即前文結正低昂意謂於最低極

下之處結束完固始可以昂藏而上達也

慈母養育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教子孫

此剖明上下部往來之故乃從五行相生處得此議論

也其在下部也有金有水陽氣水金四數偶是為慈母以

陽氣之金能生腎中之水是則慈母之施恩而善為養

育此子也水一數奇是為孝子以腎中之水親承金母

養育之恩依依不離以至液凝馬齒有所成就而團圓

其陽氣是則孝子之承恩而能報母也此下部之一母

一子以四而合一為一五共在上部也有木有水遊魂火

木三數奇是為嚴父火二數偶是為所生之愛女一父

一女合為一五而女實生意土之五又為一五乃木之

子若孫也今使火制下部金以神氣土制下部水以意而

木為之督魂神是則施令教教使各效其能也

玄府要旨卷三

九

情陰軒義書

何以命下部之陽氣爲金彼既配五行吉之則金水
自居一處河圖之右方而能生北水者四金也
況此元陽本自乾金下注而得故直命之曰金也
必生男老陰山少陽坤索乾而得三男之理也父必
生女老陽山少陰乾索坤而得三女之理也
施令教養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

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

下部之金水陽氣上部之木火遊魂與居中四應之戊

己土此五行也五行之理迭與運旺各據其旺處以

相生此就相生處說所以有而亦未嘗不彼此互爲制

伏生固生也而五行制伏以防其太過亦所以成也而

是以火性足以銷金之太過謂上部之元神下注鎮靜

下部之陽氣猖狂使不疏泄而木之榮也亦惟金足以

庚子易學問難卷三

十

情陰軒叢書

伐其太過謂下部之陽氣上升拘留上部之遊魂奔逸

使不飛揚蓋火即神木即魂上部之物金即氣下部之

物先用神火下注與金氣爲夫婦制伏金氣之猖狂使

不至疏泄何制伏不過鎮之而已如次用金氣上升與

木魂爲夫婦制伏木魂之奔逸使不至飛揚便是從後

天谷以納於上金如然後成其倡和而繼以迫促之

上加以拘蓄使不自然化爲白液之水則下部養育報

恩上部施令教養之說也

錯王二句就相生處說錯金二句就相克處說其但
言金火者火在上部屬神金在下部屬氣所重在神
氣之下注上升也如神金在下部屬氣所重在神
氣之下注上升也如神金在下部屬氣所重在神

好同心協力順從天主不至外逸相與料理此腔內
一家之事使之始有少不富而後有富者皆由我
之計所非五臟之謂乎慈母以下明其旨義亦以御
之者非五臟之謂乎慈母以下明其旨義亦以御
果氣故下文遂言三魂五魄與一團氣而後身自能
簡易筆之於書其說深奧折衷其意而不自得之耳
陽五行之於人公共之理使人往復尋釋而自得之耳
如使一行天公共之理使人往復尋釋而自得之耳
微妙難窮身得之理使人往復尋釋而自得之耳
直從簡易功斯得之理使人往復尋釋而自得之耳
積帝王之新天永命聖賢之修身立命此事之難
而巳宜程子以爲三難也

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陳

其要不出三五與一之法上部木火神一五下部金水

庚子易學問難卷三

十

情陰軒叢書

精一五中宮土五土一五合上中下三五相與混一即

收四者而歸中撰簇五行和合四象也舉衆紛而歸於

真一乃天地元始至精之理生人生物無不由是本是

玄秘宜密不宜宣也

朱註與精爲也然與字自佳有相與意三五既是三

項惟特意土相與合之而爲一後人有三家相見是

火居左自爲陽生之氣一氣金水居右自爲陰成之

氣故天之生人也木魂與火神合居上部而爲三

爲四爲一生數適合一五金魂與水精合居下部而

行而三矣然三五不支終屬離分是以有與一之說
謂以中宮土之五聯合上下二五渾而爲一是一
返約三而一所謂

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隔界主客二名

及其運行是氣法當用逆主客相和又至要也下並為

為逆定位者為客一人之身以形體之定位言之有不動

主流行者為客一人之身以形體之定位言之有不動

之子午卯酉南北東西下部之尾間為北為子亦即以

為酉蓋兌金與坎水同屬右方可通言也所以金水

有扶同上部之泥丸為南為午亦即以為東卯蓋震木

與離火同屬左方可通言也所以木火合宮一此如地

盤不動若以功夫之運轉言之有流行之子午卯酉即

火木金精神魂魄本支子午卯酉四此則如天盤旋

庚子年

主

所陰軒蓋書

而又復初也今日子當右轉子立於南而將右轉也謂

子中之水金魂從後三關升至泥丸立於南方至高之

火地勢將旋轉向右而下此時流行之客水與定位之

主火合於一處而相濟矣其曰午乃東旋午立於北而

將東升也謂午中之木火神從前三關降至尾間立於

北方極下之水地勢將旋轉向東而上此時流行之客

火乃與定位之主水合於一處而相濟矣夫子南午北

自然卯酉西東東與南皆上部西與北皆下部東南西南

之生然則卯酉金魂雖懸隔其東西本界而今則各以

客而為主使木之遊客配金之地主金之遊客配木之

地主豈非主客交會而名為一主一客乎

當值也與下何乃字呼應惟值子右轉時則午乃東

旋矣又歷六位而復初午從南方至南而右轉及北而

旋及其東旋則又歷六位而復初子若不行至午

位何由右轉午若不行至子位何由東旋卯若不行

至酉位酉若不行至卯位何由西旋辰若不行至

轉立午位也東旋立子位也西旋立辰位也南旋立

隔本界也總之木火土金水五行之界是定不轉之

天盤右字東字與所隔之界是定不轉之天盤左字

右旋亦從起處言也若木火土金水五行之界是定

之中分陰陽兩半而別共西半為右東半為左也

能呼于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飲食去聲俱相食便平遂相

街嚙咀嚼相吞

夫惟主客交會木金和合其為木龍金虎之呼吸彼此

貪吞而不至離散可知謂魂魄團聚呼吸相續也龍即

東卯之木魂虎即酉酉之金魄呼者舒其氣於外龍之

所為魂陽龍呼於虎者魂出其氣以交於魄即今呼而

將吸接頭處也吸者斂其氣於內虎之所為魄陰虎吸

龍精者魄收其精以交於魂即今吸而將呼接頭處也

此二句分言呼吸當其兩相交付開通則為飲之食之而俱相

食便也謂如解推而予者然也當其兩相承接連代則

為銜之嚙之而咀嚼相吞也謂如領受屢飲者然也此

言呼吸總明魂魄之互相資益循環無窮而無匱乏此

離之患也

焚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天有江

焚惑火星太陽之餘氣蓋指上部元神而參以遊魂之邪火者西金方下部也太白金星太陰之殺氣蓋又指下部元陽之氣而參以白虎之猖狂者守則火守金神交氣魂挽精也太白經天者金旺不伏謂氣得神而旺充盈上部也殺氣所臨何有不傾者旺極則龍戰相爭全變殺氣謂腎中金氣旺極必至泄瀉傾危也此又明神氣足而邪易侵最難保護以示其戒而起下文保慎之法也

不言太陽而言焚惑不言金而言太白蓋舉其同類而異於正者言也○天文書曰太白乃上公大將軍

中易參同契卷三

十四

清陰軒

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蓋現於上也太白少陰之星以已未角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兵起也○甘氏星經云太白經天而行其經之往來蓋天以南北子午為經過此不伏則緯曰經天

狸犬守鼠鳥雀畏鷗脫各得其功何敢有言錄

當此之時專心固守如狸犬之守鼠惟恐其內竄而不為我有如鳥雀之畏鷗惟恐其外攫而并失其為我競競業業各欲得其求全之功方且潛藏淵默何敢動於

何敢有言狀其慎密也

不得其理難以妄言錄 靖卿家產妻子飢貧

天地日月陰陽五行配合升降情理之象得而射行則家園景麗倉廩盈寧不得而妄言則生理日耗內顧多憂

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說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施

機微實難弗遇胡成若夫外之金石草木非類無情用以療疾名藥也而非大藥師於丹道乖違殊異後志廣求又奚益哉

右第三節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

中易參同契卷三

十五

清陰軒

丹砂心也木精魂也丹砂中之木精乃是心中之遊魂方為青龍必得下部之金腎中元陽之氣屬兌夫妻相配相資為用方不馳驚故曰得金乃并

金水合處木火為侶四者混沌列為龍虎

夫金居下部木居上部何緣而得并乎所恃金之與水合處於下既已同為一五而合於土金四水一木之與火為

侶於上亦復同為一五而合於土火三是彼此俱懷異土而可以混合者惟使四者混沌於中央而後木精為龍金氣為虎兩相對列而以意土為之媒合也

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為子離赤

為女脾黃為祖子午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

上部木龍陽也其數三下部金水陰也其數四三與四

配土不成故常隔界不列一處然上部木火為父為女

下部金水為母為子本具意土而又奉土五之祖以相

生相養原係一家眷屬非如異類殊族之彼此徑庭也

有如肝青之木敷三陽也以陽生陰為火二之父而離

赤之火為其女是父女合化一土二火三火便可賴是意

土以火制金而奉父又如肺白之金敷四陰也以陰生

陽為水一之母而腎黑之水為其子是母子合化一土

金四水便可賴是意土以水生木而成母兄又有脾黃

東周易經卷三

七

情陰軒轅書

之土五鎮居中央而為四物之祖無所不入乎是以子

水生時攜金而上午火降時帶木而來子午為行功升

降之最始而此木火交女一物金水母子一物土祖一

物此三物者乃一家眷屬彼此相資而總會歸於中土

立以收其功此其所以得并也

陳頤微曰金木甲庚相資為用者彼此使真土也金
四與水一合化上五木三與火二合化土五雖東木
之龍西金之虎東三西四奇偶不齊及乎分作三家
合成一舍則都歸戊己矣通節明龍虎之合全賴
意土而究其歸宿在中央精氣神不離也三物一家
神氣龍虎精土即是神與氣以意合也木文肝青
肺白腎黑離赤脾黃等字樣止是情五行之物以顯
五行之理意不在五意而在精神魂魄意也心知
獨以能字代之雖為中土不於直斥靈府所以導之

也附論木魂上而五臟之肝木和位在下而
則此互宅之理也然肝木之脈金位在上而
金之脈繁於右除肺北又河圖真氣在東乾乾
西之方位仍不失其為上下也木魂與神同體而
寐則藏於肝木寄歸於乾道下濟也金氣與水同體而
就攝於肺氣火上騰坤道上行
也上以下為宅下以上為宅

右第四節

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并會相見
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殺氣且八
月參生天罡據酉生氣昏子南午北互為綱紀一九之數
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于子

此言其運行也龍虎身之木金魂氣子午身之水火神

東周易經卷三

七

情陰軒轅書

精北木火剛而在上東木南火在圖列水金柔而在下西

方於人下今則運之而顛倒升降是謂剛柔迭興

即是斗柄更歷周天身分布其氣也此二句其迭興

而顛倒也以木金言則龍西虎東互易方位彼斗星居

天盤辰地常依青龍七宿斗魁居天盤戌地常依白虎

七宿星即斗柄前三星所指者當龍虎互易則星且建

立於西酉而魁且緯橫於東卯矣二月之昏斗星建卯

至平旦已更六舍而魁又緯西以緯之故曰建緯卯酉

西主刑而龍以德會之卯主德而虎以刑會之一主一

客一刑一德平分各半會於一處是謂刑德并會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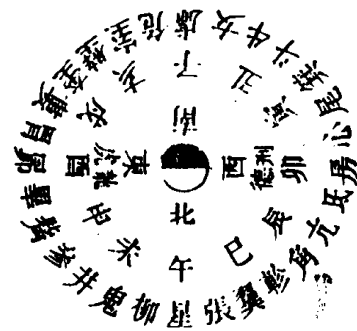
相見不多不少豈不和平歡喜然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者并會宜防危險勿恃生起而不慮伏殺即如二月陽春本屬生起却因魁且臨卯而槍落是生中有殺最宜防慎八月秋陰本屬伏殺却因昴昏據酉而夢生是殺中有生宜深保護以水火言則子南午北亦復顛倒交易互為糾結其間陽生於一成於九一乃北方虛危金位○以一日言子時陽生必至陽數至九而極極則第九申時申酉之間日暮入地陽數至九而極極則復起於一是謂一九之數終而復始何則然則功夫大要惟當含元於虛危北方七宿虛危居中正陽子而使位情喻人身下部之正中處之播精於子子印虛危地止從一處起也

玄圃要旨卷三

十八

情陰軒黃書

陳致虛曰虛危之次日月合璧之地一陽初生之力龜蛇蟠結之所故太乙所舍先天之元氣其與精遇子則播施此復應前文子午行始之義○又曰德與生則直須防危險陰陽之數則何物不生而槍落死之際直須防危險陰陽之數則何物不生而槍落死者德中防有中防殺中防殺也秋肅之候何物不凋而黃得先天之氣而中防殺中防殺也秋肅之候何物不凋而黃與所資一氣而中防殺中防殺也秋肅之候何物不凋而黃純陰也加火極熱陽也純陽則無陰之水未加火時東陰也純陰則無陽之火未加陰之水未加火時之月為純陽不應都無復陰也但月為純陰不應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黃事始生由陽升也



陳顯微曰自子至巳為乾剛自午至亥為坤柔此送與之理則自然坤虎東殺子南午北建神卯酉起殺伏五為綱起而西時矣二月本生起而西後伏而東卯死之故齊發見自西卯順行之故夢行九轉然後見北方虛危此九轉之數含元虛危播精於子者朱子曰龍虎子午交錯方位

玄圃要旨卷三

十九

情陰軒黃書

如審遺達睹其端緒以類相親揆物終始五行相剋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秉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為成道立竿見影呼咎傳譽豈不靈哉天地至象如其詳審達睹見頭緒類此身物類而相况月陰陽五行因終始自無而現則始而終則復始斯得之矣夫五行之互相剋制此中便有陽父陰母如火為陽父生其金母陰含滋液如金為陰母生火女因而剋制水男因而扶植其木父使主秉與陰母乃含有其父之滋液而陽父則以其滋液秉與陰母而聽其含有夫而後凝結精彩流貫形骸便如金石之不朽而其要則在慎審專一閉藏不泄乃得完成此道諦其實有可據正

如立竿有形自然見影呼谷有聲自然傳響其感應靈捷乃天地之至象可不易哉此正旨以總括前文也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之時周文撰著孔子占象扁鵲操計巫咸叩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

如其不然嗜慾紛糾毒猶野葛疏泄縱肆害如巴豆用此則自戕性命雖至聖不能知其吉良醫不能起其死神巫不能禱其生可不惜哉此反言以收結通篇也

野葛木作白葛非野生之謂王充論衡云右地名在東南廣人謂之黃葛草亦名斷腸草漢人謂之火把花岳州謂之黃葛草即此物有毒不入湯李中梓云巴豆辛熱藥陽剛雄猛之性有新開奪門之功氣血

東坡先生全集卷三

子

惜陰軒叢書

未衰積邪堅固者誠有神功老衰虛弱之人極妄投之禍不旋踵廣興起扁鵲姓秦名後字越人寓於盧郡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地少時爲舍長客長桑君過扁鵲厚遇之長桑君乃出其懷中方書與扁鵲讀之若晉景公有疾求醫也扁鵲我焉其一曰居身之上帝之下若我何越人至曰疾在膏肓之間攻之不可達劑之不可及公歎曰良醫也晉景李見左傳成公十年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神聰明之在男曰魂在女曰魄按此至成子名巫賢相乙爲商成者非殷太戊相之巫成殷相至成子名巫賢相世臣

右第五節

後序

鄧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樸素不樂權榮形栖遲僻陋忽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晏然閒居乃撰斯文

而內重也權榮不樂而外輕也志既如是事亦因之是以語其立身則棲遲幽谷之僻陋應幽忽略權榮之利

名應不執守樸素之恬淡應扶而又希幸時世之太平合此身世得以晏然閒居爾乃撰述斯文

朱子曰魏君實上虞人嘗作會稽或疑魏隱語作鄒以爲少而幸之故帶有幸字意

東坡先生全集卷三

主

惜陰軒叢書

欲序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論務在順理宜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爲歷萬世可循

其詩歌而敘述者乃是大易中伏羲先天圖以及文周孔三聖之遺言蓋皆詳察其旨意趣味而以天地與我

身心合一統同共爲論說務在和順陰陽之理布宣明耀在我之精與神氣亦其間神靈變化流轉圓通由身

及世便得四海和平故表以爲歷而萬世可循

歷猶青也歷紀歲時節氣之數言其所經歷者故凡按日而行之書皆可謂之歷

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

歸根反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捨可以長存配

以伏食雄雌設陳四物念護五行旋循挺除武都八石素
捐均審用成物世俗所珍

循其序述外而御政自然端拱垂裳行所無事何繁之
有內而養性則得黃帝老子自然之道恬淡虛無合於
元始由是包含充裕全在歸根返元而事屬身心至近
不離寧外求哉果其抱守真一始終無捨歸吾根而返
吾元而神可長存矣夫抱守者靜存以立其體伏食者
運動以致其用於抱一之餘配以伏食之法伏謂制伏
食謂取用
念即意也
意周土周
設陳雄雌凡吾精神魂魄之四物念念保護行四者便是身內五行故下接五行句一依五行之旋轉循環則心與身

古文周易卷三

三

借陰軒畫書

俱得之矣抱一養心
伏食養身若夫武都雄黃之屬號為八石煉
治服食去道甚遠所宜棄捐而挺除之而有時審其功
用擴為爐火之術亦能乾汞成銀煉白為黃此固世俗
所珍而非仙家所貴豈汲汲哉

武都今陝西鞏昌
府階州出雄黃

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

潤斯文殆有其真確格可觀使予數偶御被罪愆命

終同契微覽其端辭寡道大後嗣宜遵

三條或指精氣神三要或承上養性伏食用物三事或
指所撰上中下三篇旨意貫通如枝莖相連同出太極

而異名以別之羅列有三實則一門而已其間隱藏至
理略無虛贅端緒微陳而道該天地所宜遵也
委時去害依託邱山生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淪
寂無聲

此下於敘述中嵌入姓名意分正伏委時去害者棄置
塵寰不受牢籠依託邱山者栖遲巖穴寄此幻軀循遊
寥廓者游心曠渺託志虛無與鬼為鄰者返本還元神
靈莫測化形而仙者脫盡陰霾陽神明朗淪寂無聲者
隱淪寂處不事聲華而又上天合載聲臭俱無也

委鬼
伏親

古文周易卷三

三

借陰軒畫書

百世一下遊遊人間斤

神氣長存聚散自由

百下有白
脫人為伯

數陳羽湖東南傾湯遺厄際水旱隔并冰

便如海上孤鴻雲間皓鶴徧遊六字數陳凡天傾西北

地缺東南一覽而盡東傾而又曠觀歷劫若堯湯水旱

懸隔并見任彼僞桑無能陶鑄湯道

陳字頓去西南角之東所餘惟卑湯半道早而無水
所餘惟易卑與易合而為陽則其姓名之魏伯陽也

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形各相乘負安穩長生

直至天荒地老物盡歸根各有挾持無復傾危

百世遨遊等語儒無是說然亦只是至誠無慮便得高明博厚悠久與天地同其體用之意人能內重外輕昂地自高此朱蔡諸賢之所以慘慘也若其度匪之辭譬况之語自成一家不足深論

何字木委餘可失字榮謝惟矢借口成可知二文各字右捺去負安字取女合生謂前文所寓可知姓名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箋註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

朱子曰乾坤以字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

變易萬物終始起伏皆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

乾陽在上起伏坤陰在下起伏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

易終始起伏皆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戶衆卦

之父母也凡言易者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人則所謂

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鑑鼎歟

易便指坎離言坎離於乾坤中出入升降猶其門戶皆乾坤所生故爲衆卦父母

其乾如光明身內陰翳全消純陽顯現便使元神堅

迥非凡藥可比故名金丹大藥

實資爐火乾坤爐鼎者合上下部言之若求其處一身之正中乃玄牝上

下虛無空制地也

坎離匡廓運轂正軸

衆卦惟坎離爲大用其周流於乾坤匡廓之中猶之運

轉虛中之轂周環升降無時或已而乾坤以其第一不

二者除正其軸有以持於至中也

朱子曰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於其間所謂易也
在天為日月則坎離行於天為星辰則坎離行於地
入之門戶則坎離居於中而坎離居於外則坎離居於
則生來運用者是也坎離居於中則坎離居於外則坎
中則是陽入陰中而成坎矣以心之神氣升於上部正
以腎中元陽之氣升於上部正中則又可為陽入陽
中而為乾矣任其指而無乎不可正不得膠柱鼓瑟
耶也 臣竊猶言指乾而無坤則乾之為用不可得而
軸外持輪以共為運者也輪與軸之內而實虛中受
外有似乾坤之區而坎離居於一輪之心主運於內有
坎離之受軸而轉則更貴於坎離中靜正以宰夫動者
蓋太極即契首坤坎離居於中獨
言坎離即契首坤坎離居於中獨

克爾曼同聲卷四

二

惟陰軒最書

朱子曰此卦謂配合之藥精義備其管也 謂吾之乾
坤上下坎離呼吸此四卦者氣本交通變易今則默運
吾意順其此壯配合升降上下以為鼓動之藥簡而無
時或已焉

藥者治人鼓鑄用以斂氣成風與發達火之具蓋
藥之有極而必洩於篇篇之洩而待蓄於藥簡而
不已有似乾坤之區而坎離居於一輪之心主運於
動於乾坤之中又合為一大藥簡至所謂乾坎離鼓
艮坤乃藥簡之運行時之呈象到下文所說乾坎離
自尾而升現自泥丸降至三陽所說乾坎離鼓
篇之舒徐而出現自泥丸降至三陽所說乾坎離鼓
升降藥簡見其間相乘而入卦即乾坎離鼓
卦而配合之便是契首坤坎離居於中獨
夫而甲法本足六氣何得外乾坤而川消盡兌與艮

為四卦改朱子說不用 古聖人制器尚象必有取
於天人之際安知藥簡之制不始於吾身故即以我
之升降命為藥簡以漸
現夫六氣而周環焉
覆冒陰陽之道循工御者準繩墨執衡轡正規矩隨軌轍
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歷紀

朱子曰此言人心 本文能統陰陽 本文運轍軸 本文以
成丹也中謂心外謂氣數即下文六十卦之火候也其
鼓吾藥簡也在熟悉陰陽之道覆冒而總括之而所謂
陰陽之道者何有其宰於中者有其運於外者即有其
自然而為數者蓋運行吾氣氣固外也必先凝淨淵默
虛靜其心處於大中正至正之本位以為之宰於是按月

克爾曼同聲卷四

三

惟陰軒最書

律而行視歲歷以積得其升降自然之數以為制御吾
氣之準正猶工之準繩墨而正規矩御之執衡轡而隨
軌轍莫不處中制外求合度數豈吾神明之事其藥簡
之動轍軸之運不在律歷以為紀裁所宜詳之如下文
矣

覆目總括也總括大天地之度數為吾小天地運行
之準則蓋促大以為小而即小以準大也 陰陽何
道此句內已包處中制外律歷紀數二語蓋其體則
處中而為用則有數中制外律歷紀數二語蓋其體則
後出正而為用則有數中制外律歷紀數二語蓋其體則
處中正而為用則有數中制外律歷紀數二語蓋其體則
覆目總括也總括大天地之度數為吾小天地運行
之準則蓋促大以為小而即小以準大也 陰陽何
道此句內已包處中制外律歷紀數二語蓋其體則
處中而為用則有數中制外律歷紀數二語蓋其體則
後出正而為用則有數中制外律歷紀數二語蓋其體則
處中正而為用則有數中制外律歷紀數二語蓋其體則
其動制外也 與工御之準繩墨執衡轡正規矩隨軌轍
陰陽向背尺寸長短相攝施轉皆用律歷之意而此只
舉其顯然共見者明耳內事 律歷所紀乃乾坤坎

離自然之數建法自然正我斯當車而用者 數字
即契中順節之節字節中有數積數成節故下大俱
節者乃其數之端緒也

月節有五六經緯率日使兼并爲六十剛柔有表裏

朱子曰月以五日爲一節六節爲一周兼晝夜爲六十

以配六十卦晝剛夜柔剛表裏表蓋六十四卦除乾坤

坎離爲儲電丹藥所用以爲火候者止六十卦也 夫

所謂律歷紀者月日是也月占一律如黃鍾 大呂等律也日歷

三十 至晦歷也月中五日一候 六十 六候一周 時月三

此月節也以五爲經 其類者流行統夜而爲日 以六爲

緯 因有夜爲之配合從一經一緯五六三十月事以

緯而緯之以六是其緯也

皇國衛社率四

四

借陰軒畫書

終乃字內自然之數而我即奉日 晝使卦合日之兼夜

而配以卦之六十曾不用爻象之陰陽而惟視其配乎

晝者爲陽剛爲內卦爲在裏卦從此起也配乎夜者爲

陰柔爲外卦爲在表卦由是訖也

月節二字已將五日爲一候一候一節意包括在內故

下只說有五有六五者陰陽之中數畫主之六者陰

之中數晝夜之五六者陰陽之中數畫主之六者陰

此一日晝夜之不離陰陽之相麗五六之相比便知

月內必至五日而晝夜又必至六候而晝夜五爲經

六爲緯合年月日時而無不然也 奉日使者奉此

經緯之日而用兩卦分爲二而用兩卦月而用六十

卦三倍爲六而晝夜六十卦晝剛夜柔剛表裏表蓋

真而內共卦夜陽柔剛卦由彼訖焉表而外其卦爲

此四句連環運轉義貫貫與日水但從晝夜陰剛柔

註明剛柔表裏正見卦雖配日水但從晝夜陰剛柔

分表裏似不在
爻位輪胎勝也

期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 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

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

朱子曰此六十卦之凡例一月而一周既未南晦日之

卦朝既濟暮未濟也爽謂生明之時 自朔至晦配屯

蒙而及既未依經次序分屬晝夜兩兩相從終而復始

乃一月用卦之例

第一節 屯蒙 需訟 師比 小畜履 泰否

第二節 同人大有 謙豫 隨蠱 漸觀 噬嗑

賁

賁

中商學問家難悉四

五

借陰軒畫書

第三節 剝復 无妄大畜 頤大過 咸恒 遯

大壯

第四節 晉明夷 家人睽 蹇解 損益 夬姤

第五節 萃升 困井 革鼎 震艮 漸歸妹

第六節 豐旅 巽兌 夬節 中孚小過 既濟

未濟

未濟

朝暮乃陰陽相反之時屯蒙乃兩體倒置之卦取以

紀其用陽用陰之異得其大意忘象可也此六十卦惟

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其受復復情此六十卦惟

包內四陰中過初上兩卦受包內四陽而中孚兩

陰爻在中過初上兩卦受包內四陽而中孚兩

十六卦止是二十八卦合乾坤坎離與頤大過中孚

十過難節之八卦爲三十六宮也 按初一屯蒙十

六書明夷此二日陰陽始萌以之配合

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已秋

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喜

朱子曰蓋逐日用功時刻之早晚也春夏謂朝秋冬謂

暮內體謂前卦外用謂後卦此亦六十卦之凡例前篇

分更屯以子申蒙用寅戌固以納甲之法盡發之今更

大率一日所用子午卯酉四時而已日之辰十有二

其前六辰子丑寅春也如用卯辰巳夏也配爲前卦據

爲內體主乎陽動後六辰午未申秋也酉戌亥冬也配

以後卦當夫外用主乎陰靜總視一日早晚之辰取其

子午卯酉爲一定之期可循之度而因之動靜乃逐日

用功例也

京房易傳卷四

六

指陰軒飛書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

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前言逐月之終始逐日之內外此即言其致功於始終

內外者當子午陰陽之始爲日之春與秋則應乎王者

春秋之賞罰舒斂異用而子午有養矣卯酉陰陽之盛

乃日之夏與冬斯順乎天時寒暑之昏明洗心無事而

卯酉有養矣至所值爻辭縱有陽仁陰義之不同俱

勿論而惟隨此時刻指上春秋寒暑發爲陽喜陰怒指上實一

舒而一敘焉能如是應夫子午卯酉之四時則身內五

行若魂之木神之火魄之金精之水意之土各得其培

養之理矣

上既指子午卯酉爲春秋冬夏此便以春秋寒暑指

其四時寒暑即冬夏便叶韻耳應春秋應子午也應

春秋應卯酉也應夏秋應辰巳也應冬應子午也應

春秋應卯酉也應夏秋應辰巳也應冬應子午也應

春秋應卯酉也應夏秋應辰巳也應冬應子午也應

春秋應卯酉也應夏秋應辰巳也應冬應子午也應

京房易傳卷四

七

指陰軒飛書

俱到中後重則前輕此伸則彼屈皆不用半
字係局而空中機勢自能如此洵簡古妙法

右第一節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朱本無之象二
半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

用

朱子曰此引易而釋之以明乾坤坎離之用言乾上而
坤下離降而坎升也乾坤二用謂乾用九坤用六九老
陽六老陰也 經言天地即吾身上部乾下部坤之大
局也言設位即吾上陽下陰兩相配合也言易即吾坎
離交媾心腎互輪在裏之局也夫是坎離者本屬乾坤

庚子年同經卷四

八

借陰軒叢書

互用其中爻彼此互換而成而此坎離之中爻乃即乘

機主事為乾坤之二大用

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荒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

朱子曰乾坤二卦六爻九六各有定位如人形惟用九

用六無定位如人精而六爻乾之九六即此坎離九六之

周流升降也納甲之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

納辛艮納丙兌納丁皆有定位而坎納戊離納己無定

位居中四應一蓋六卦之陰陽震兌乾即坎離中爻之

升降也

朱子曰二用云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
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古二用雖無爻

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
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 乾坤六位常處乎虛靜而
待坎離之陰陽運用於其間初則為震巽其用於
中則為兌艮用於未則為乾坤初不自呈其象而用
非是物之時周流故曰二用無爻位初則為震巽其
來而上也時震時兌時乾其往而後也時巽時艮其
坤如是其運轉無常也此其所以為大用言此以
見心腎之宜運轉無常也宜交在我之坎離無時可
凡以實我之六虛而承我六位之乾坤也換次
往來何時休歇此所以不定也循序上下隨處改易
此所以無常也 以八卦納甲言之千有十而卦則
八就中乾坤包括兩頭納甲甲乙癸占定東北二
方震巽納庚辛艮兌納丙丁占定西南二方此四方
八箇天干已為六卦所占至坎離所納戊己惟只居
中四應初無方位可屬以六爻納卦言之卦有八而
爻則六就中初變則呈震巽之象中變則呈兌艮之
象末變則呈乾坤之象又無爻位可屬然究其呈象
皆坎離為之故曰無爻位而行六虛即坎離中坎離
說亡之

庚子年同經卷四

九

借陰軒叢書

右第二節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易於何見正於象之展更而見其易也故曰易者象也

夫字內高懸展更之象而極其顯著昭明者孰有大於

日月乎引此以明日月為易之意

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寬復更始

而日月各有數相乘然後更番終始以成變易就日言

之日太陽陽數中於五故曰主五而行於十爻有天子

之五行以紀之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

行就中陰陽雖判止屬天位之比有究不能離坤地獨

1

而雄陽布立施雌陰化黃包又一節之要處他皆以明

此耳 蓋言陽生於靜功之首也晦屬坤終極朔為震

始陽受符則乘權矣人之陽動即靜坐守中凝神入氣

時生斯時上天下地交媾精氣外一團上中宮日月台

壁探持腎注射雄陽元神則注下而敷其玄妙雌陰

元氣則承上而孕於黃中二氣氤氲時方混沌樹立一

月之根基培養六象之鄞鄂要不外於凝神二字交接

以成後此光輝之軀魄是以百昌從出而羣動由生

斯字正指亥末子初二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擇

與探同立施玄妙之施化指其妙合而凝不可盡圖

也惟與始也衡始於權車始於與泰風不承權與言

不繼其始也鄞鄂界限也鄞鄂尊蒂也來夫於月

體為六象於字內為萬物於人身為百骸蠕動在月

體則光輝在字內則羣生在人身則生

氣白虎通勝至朔且月受符而復行

右第三節

于是仲尼贊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初

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

朱子曰於是加修煉之功如聖人之作六經皆有所託

始也 謂在我之功正如易首乾坤其鴻濛未判之先

德在洞虛所宜虛無而寂靜也書稱稽古上帝即當我

之元神真宰於以為關雎之好述冠婚之紐合二句即

陰意乃建始厥功而氣得其和斯時元陽發現含芽滋

其所重

長乃即在我之元年冬至子時也

此等處不必目為附會須知真能專一之人隨處

起悟正如張旭於公孫大娘舞劍自可悟入書法

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屈伸以應時

乃知聖必參天其立德垂訓一皆上觀天行顯其符節而

在天之進退循環在我之屈伸互用天人相應未嘗或爽

天符者天之符信節度如日月交光

之軌則前文摘符受符與此相應

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

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

朱子曰此又以一月為十二節以復降泰壯夫乾姤運

否觀剝坤為序每二月半時月為一節復之內體即前

六節之震卦也長子震也父乾也母坤也 乾惟天符

之進退循環故易之大統起自天心天心者退之終進

之始乃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此見端其卦名復為一

陽始萌之象也是卦也五陰一陽內震外坤震為長子

繼乾父之體陽剛漸進而因依坤母以立兆基由是而

息者六消者六應乎黃鍾大呂之律而升之六位據斗

樞之自子而已降之六位據斗樞之自午而亥蓋易行

周流於一日之十二時一年之十二月固然而一月之

十二節亦然也

返身而觀復見天心即是陽生下部是四因坤土立

基而維上部之乾父者是消息循環應乎鍾律而

爲升陽降則惟據心目
之斗權以善其運行也

三日出爲庚寅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
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

此又承上實來受符言之以明月內六節之事 朱子

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

是名爲庚乃而皆現於西方庚地也八日第二節之中

月上弦之時蓋受二陽之光二陽而皆現於南方丁地

也此時陽盛陰斂平十五日第三節之終月既望之時

全受日光盛滿三陽而皆現於東方甲地也

返諸身西方庚地下部也此處陽氣初生命曰金又
命曰鉛於其後發而易猶狂者命曰白虎皆西庚故

庚寅與兌卯日月氣雙明

也南方丁地東
方甲地上部也

朱子曰此言望夕之月全受日光而借蟾蜍借兔爲

吐也 謂此時月中本體之金精對射之木液就爲蟾

蜍兔魄者一時俱盛蓋日之交光既滿而月即因之而

盛是其氣且雙明實因瞻視卦節漸吐光輝以至於滿

也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
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月中非真有蟾蜍與
兔也以蟾蜍之陰名其體因謂其能蟾蜍按卦節
而進退也以東卯所屬之象互生於月有各其理因
謂其能吐生光以漸而輝映也 戰國
策月魄象蟾蜍改世因謂月影爲蟾蜍

七八道已乾屈折低下降 杭 十六轉受統與辛見平明

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 桑 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

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 王 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

朱子曰七八謂十五日也十六日謂第四節之始也始

生下一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也二

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

而沒於南方丙地也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

光盡體伏於東北借易明字作明字也一月六節既盡

而禪於後月長子繼父復生震卦壬配甲癸配乙皆屬

乾坤括十日之始終自晦至朔且至此一月之火候也

庚寅與兌卯日月氣雙明

五

轉受統者轉而受陰之統緒也括始終者天一地二
爲甲乙十干之始也天九地十爲壬癸十干之終也
乾之內外精甲壬坤之內外精乙癸入卦惟乾坤精
二干括十干之始終 屈折低下降五字只寫一虧
字 附朱子曰一應之間便有晦朔盈虧上弦者氣
之方息自上下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
聖者氣之盈也日沈於下而月圓於上也晦朔之間
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木蟾蜍初之類
也

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 夫 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

上半月乾陽用事屬木火木數八火數七七八十五也

下半月坤陰用事屬金水金數九水數六九六亦十五

以相應也由木入火七之陽歷金九水六之陰合此四

者得兩十五而三十於是陽光盡滅而爲晦樂盡也

象彼仲冬節草木皆摧傷佐陽諸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
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序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羊慮寂
不可睹匡廬以消亡謬誤失事精言運自敗傷別敘斯四
象以曉後生育

其為晦也猶歲際至日閉關之節萬物凋零此時宜入
混沌鴻濛寂靜以佐陽氣在外商旅諸使裹足如收視
必垂吾之真宰尤宜斂藏如洗心惟象閉塞之時順立

冬之令沈默靜專凝神立化以待其生蓋天道玄微難
可察睹事從此始緒從此出失此虛懷不務實行又或
振前助長功斯謬誤而自致敗傷矣所以分別序大列

玄微象圖卷四

十六

清陰軒叢書

此木火金水之四象俾得曉然依仿

八卦布列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證居
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羊立表以爲範占候定吉凶香發
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周中稍
于人心參合考三才麥動則循卦節靜則因象辭乾坤用
施行天地然後治

以八卦之重爲六十四者布之於周天二十八宿之間
如大圖圖其潛移默運一本於至中之處而中有元始
精氣生於虛靜無形可睹惟推度天符觀一月交光之
六象立爲表準其間順吉逆凶一意順時而後元陽祖

氣之發動可弗失也爲此道者仰觀天俯察地中稽人
合考三才乃知陰陽往來之義昂物流形之故人心動
靜之機人能致功於動靜兩端動惟乾而循六節靜體
坤而因坤象夫而後二用施行上下胥理矣

列雖指四方七宿不失中三字元精二字皆其眼
目父動時指元陽祖氣發動於立化之間地形
也謂地上之昂物流形也倒一字便叶韻耳

右第四節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堤文王帝之宗
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造興
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

玄微象圖卷四

十七

清陰軒叢書

將言與本於易先述四聖之作易也不過者無出其上
也帝之宗養皇正宗也結體象論六十四卦之大體并
後天人用之體裁也演爻辭者周公因而演出爻辭也
庶聖雄超出於羣聖間也十翼上象傳下象傳上象下
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三君以文統周與
義孔爲三也優劣步驟者步與驟異猶顯與晦異言四
聖時位不同也功謂闡明之功德謂神明之德

優劣步驟風俗通云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
後列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先教而後刑
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
刑刑巧此言步驟有優劣也

制作有所踴推度審分錄有形易付量無兆難慮謀作事

令可法為世定是書

此明魏君因易作契也雖接也雖易之效法天地者推

度坎離日月審明內養分錄即分兩篇誠以事無形兆

難可慮謀改假卦象以昭法守

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陪若塞幃幃目登高臺火記

六百篇所趨等不迷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源

流幽明本共居竊為賢者談得敢輕為書若逆結舌瘖絕

道獲罪誅寫情寄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歎息俛仰經

斯愚陶治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其綱紀枝條見扶疏

此徐子自言箋註也師謂魏君師傳而後皓然明白發

古易參同契卷四

太

情陰軒素書

蒙高厥日曠神怡有若火候進退歷十月而卦紀六百

者趨向不迷乃為箋註期共熟思總之陰精陽氣本屬

共居此等源流說與賢者中間倪察已身仰觀天象陶

成精氣鍊治性靈略見枝條思之宜熟

卦紀火候名曰火記一月周六十歷十月乃六百矣

詩詞雖註疏云篇篇也出情諸事明而篇也漢人解

篇篇篇則此用篇字亦謂六百篇耳由明本共居

意由明共居與程子體

用一原望從無問語同

古支周易參同契註卷四終

古支周易參同契註卷五

三原李錫齡孟照校刊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訂

箋註中篇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

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况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陰陽

遺日月水火為效徵解

日月為水火之宗以明潔之器取之而即得是二氣之

化而來也因感而通不隔於遠至身內之日月甚近矣

以明潔之心取之自得水火之微心願不切哉惟心素

古易參同契卷五

一

情陰軒素書

何曰以其動靜陰陽者配為身內之日月而水火自為

效徵矣蓋身之玄關為日月呼吸之會而水火神氣出

焉是則心宜注存而採取者

人之日月者何心腎呼吸是也人之水火者何神氣

是也觀陽經以本體澄澈收日光必於其中正

專一而化育焉則在我感通之理可以悟悟矣是故

切在於心腎之明無他法也必使我心虛靜無累亦

如陽經方精之明無他法也必使我心虛靜無累亦

無而聚專將必欲生息暗然後正注現中發神氣大

不得但以此例之也夫此道也山是首之四句正有深意

云金鑪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時為水火既濟之

月王日子時為陰陽之氣也此即今水火既濟之

諸為石為大蚌為五石陳成又以為水晶為珠向月

觀今之取火亦取火之具而取火之具不一而足之折
疊雙臂者亦可取火之具而取火之具不一而足之折
日謂之明火方諸承水於月下而取火之具不一而足之折
水賦命垣氏侯府夜持鋸也又曰夜寂天清月朗而陰
明桂華吐耀影騰精而取火之具不一而足之折
生德協於坎同類則感形氣在空而取火之具不一而足之折
化相通意旨四句法其意耳肅肅分聽不聞
轉文美里操目官皆分其意耳肅肅分聽不聞
聲齊上不齊下同法至帛章待制圖西佛文背背今
目存叮呼兮耳音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 湯與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 莊
族曲以視聽聞皆合同 堂為己之樞軸動靜不竭窮 狂

此下正言取火得水之功所以涵養本源尤為切要也

玄同參同契卷五

二

惜陰軒叢書

耳目口陰符謂之三要以其應用最靈又為三寶天之
竅此本使神氣流通而太洩不謂則無以自養矣故必
閉藏其用不為頻洩至於元神與宰乃人之至真而為
人者則潛藏於下部坎地之深淵是為一規之正中亦
非膠柱而死守也以生靈之注射而浮游泮渙以為守
焉此時回旋屈曲返其外用之視聽而內視內聽於無
聲無臭之地使己之元神與氣之呼吸而開闔者合同
為一入與俱入出與俱出無復收趨則功操總會一如
戶之有樞車之有輅持於至微而得其至要夫而後神
之與氣呼吸循環動靜相承恍若天地之運行日月之

升降機旋轉無窮無窮而自得於久道化成之效也
人之五官各有司均屬神氣精微處目可與
口可與耳可與舌可與鼻可與舌可與鼻可與舌
百息之機中宮喉舌耳口鼻舌耳口鼻舌耳口鼻
也達之土德之通於喉舌耳口鼻舌耳口鼻
窮毫髮不爽蓋出於天而與非人志所能與者
於此且即旁論其欲與天而與非人志所能與者
注立其所以治五官以養其宗於身之開闔動靜
於一其所以治五官以養其宗於身之開闔動靜
四勿時位不同而亦稍異先不可嘗也此與孔門之
水火內散曰深淵潛而浮游則生靈活潑無著意死
守之

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 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 苦

玄同參同契卷五

三

惜陰軒叢書

三者既開機機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證難
以推移心專不縱橫 黃婆寐神相抱抱寤寐存亡
申明上文之意曰為心寓象離耳乃腎俞象坎口兼心
之苗腎之池象兌血榮氣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精榮
衛者以心目運行於榮衛間也聽聽絃舌惟鴻濛是順
則三者牢關而回苟矣於是和緩其體獨處空房外無
所漏而內則一意虛無寂然無念為潛淵守中之常而
有不獲證果者乎凡證果之難良以此心推移不定故
耳誠使純一無雜意不縱橫驗之寤寐神氣存存兩相
抱守斯真能潛淵守中而自獲證果矣

朱子曰：離象內榮衛皆見前，雖內為精其說也是也。
前云水火為效，此說字與效數二字相應。神
相抱有神抱氣也，候於癸癸時如此候於癸癸時，神
亦復如是，則神無時不存矣。神存二字是其眼目。
顏色渡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卻眾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
不輟，休虛氣雲雨行。枕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
達足究竟復上升。商往來洞無極，佛佛被客中。章

此遂言其證效，神氣團圓水火相濟，其達於外也。顏色
華榮而充於內也。筋骨緻堅，蓋惟三要斂藏而九竅之
陰邪不與為緣，立關寧謐而本始之正陽油然而作勢。
不兩容陰消陽立，修此不輟，眾氣蒸騰淫淫乎其衍沃
也。液液然其融釋也，由是以心目運行從頭達足，又復

玄府參同契卷五

四 借陰軒義書

上升一往一來洞然無極，而惟見其拂拂然被及於形
體容貌之中，而有不微於顏色之潤骨節之堅者乎？
衆陰邪謂六賊雜念，緣形體九竅而生，有忿怒之類
是也。正陽謂神氣精之光明無累者，修不輟之類
功在積久也。積四十年，萬五千息，乃周一月，積四百
五萬息，乃周十月，氣一也。而曰虛謂其充於百竅
者，如雲行而雨施也。淫淫者，浸淫衍沃也。液液者，融
釋流動也。拂為驚怒，句意不合，疑通作拂，拂者，也。
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非。耘鋤宿汗穢，細微得調暢。
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
正則終修，幹立未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此復原其理而總括之，謂天道歸於杳冥，其至德尚其柔
和，七門藏用，返還神室，是名曰反九竅，強悍收歸玄牝。

是名曰弱道，德以是為要，其間痛除舊染，決去六欲，雖
若衰細微弱，一無所用，而調和暢達，即於此得，何以言
之？其注於玄關也，乃坤坎處也。地為陰濁之區，卻得清
陽之路，而混沌閉塞之八自然靜極而動，元陽頓生，而
見其昭明，故曰細微得調暢也。由是中德在內，通無不
貫，理無不析，誠中形外，潤澤肌膚，此皆由立正陽而然。
夫正於始者，終自修立其幹者，未自持是可一言蔽之。
曰真一而已。潛淵也，規中也，立正陽也，非真一而何？是
故真一之外，無餘蘊，而世之人莫亦有知之者乎？

朱子曰：退節，弱養本，源功夫尤為切要。又曰：初正幹
立，原始而言也。終修末持，要終而言也。一者以掩蔽

玄府參同契卷五

五 借陰軒義書

言其造端之處，隱而不章者也。按初二句，正字立
字，原從立，正陽句末，真之相應也。而句中用則字，可
字，又歸重於始之立，正陽而為下文指銜，妙也。
陳顯微曰：大抵欲為神仙，先為君子，德行或數於君
子，人道未充，况仙道乎？

右第一節

是非歷歷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斗，惜六甲以日辰，時陰
道脈九一，濁亂弄元胞。牛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餘
晝夜不臥寐，晦朔未嘗休。虛身體口疲倦，恍惚狀若癡，百
脈開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墮，宇朝著敬，祭祠鬼神，昆
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惟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遠，以天命死
腐露其形骸，移舉措，行進停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

係萬有餘前得回黃老曲折戾九都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

朱子曰言此道與諸旁門小法不同

是字一讀承上文非字貫下
小法內觀則目內視五臟精光
有想何步斗宿步斗經取天罡正氣六甲以日
辰按日辰祭六甲陰陽九一厥服也服之有事於
此也胃氣忍飢食氣故使腸胃空鳴吐正氣本來
其氣及向空中吸取外邪盡夜不臥兼輪年打坐
他精神恍惚著魔之狀如醉如癡百脈亦從歸沸不
幸何由清淨其心澄澈其神果立壇宇除地結壇
祀鬼見形象動靜連背正道相機戶樞機所
神舉措有起舉動神連背正道相機戶樞機所
玄關之呼吸神氣動靜連背正道相機戶樞機所
黃帝天與論云上古之人共知進退曲折於陰陽和
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
而盡其天年又曰恬淡虛無其氣從之精神內守
病安從來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九都武帝內傳有九都龍真起云得
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乃得
解去此未詳其說或亦知心中神活之語達之冥之
明其為小法非大道也又九都記滄海島中有紫石
宮室九老仙都本文以九都記滄海島中有紫石
冥仙法省厥旨二句謂省此參同之旨意曠
然超邁一舉而空之而惟用力於樞機之要也

右第二節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五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六

三原李錫齡孟照校刊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著

三原袁仁林振干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笑註下篇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為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
砂為主汞和于水銀變化由其具終始自相因

朱子曰此以同類相變為譬 胡粉本鉛也而還可為

鉛冰雪本水也而還可為水惟其本同一類原非二物

但以炎火溫湯真正重灼之而自變化耳 胡粉冰雪之

為下部元精坎水本是元陽祖氣所生今欲求元陽堅

古文周易參同契卷六

情陰軒義書

燥之金惟茲坎水實為同類但以心神靈液之為砂
者真正注之時刻照之則此金自將變化而來故曰金
以砂為主蓋有砂之注射必能稟受和氣於水中之銀
以為我之金光是即心注下部玄關生出元陽祖氣之
說也凡此皆由金水同類得其真種而我又有積久真
切之功赴之自然彼此圓湊易於變化不但變化之終
始相因即此事之為始為終微首微尾亦無不相因於
此

胡粉黑鉛煉就見火還原冰雪寒水結成遇溫返本
金則水一木合一火得妙光顯色壞解釋四字自
變化二字太玄水也水括北方四時玄氣故有太
玄金之光明歷久指元陽祖氣殊砂靈液指心神

水銀水中之銀指下部元陽金砂水銀即是神氣
精三者同類互生之真種而必取精水者乃天根
處也夫真種正同類又加以正煉切工夫天根即此理
無異積之功亦不得為真終始二字若止於煉變
之終始是一時事直說到此事之終始是一生事
句乃其切要金以砂為主二

欲作伏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覆雞用其卵以類
補自然物成易陶治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根類同者相
從事垂不成寶把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
火動不潤下

朱子曰又以異類不能相成反覆明之仙道伏藏其
氣壓低其神惟求同類輔我自然斯易成實以其得真

唐高麗問經卷六

二

情陰軒義

種故也若夫旁門小道似是而非氣不相及性有各殊
水火冰炭烏能有成

同類二字提要禾求穀雞求卵此異種同類取以
陶成治鑄而自然之道成魚目無光非珠類蓬蒿
廣質非類類此喻外道紛紛實安在哉以上八句正
反對言燕雀狐兔二句見氣不相及水流火動二
句見性有各別此
西句申言反處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材資遲近不遭遇耗火亡貨財資
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為之端指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持治
羌石靡雲母及礬礬硫黃燒礬章泥永相煉治持鼓下五
石銅以之為輔樞紐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
欲點反成癡僥倖終不遇至人御知之稚年至自首中道

生狐疑背道守迷路由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
來

朱子曰此言為外丹煉者藥非同類不能成實

遲道不期而遇也其下又接云不遇遇蓋謂不期而
遇之至人多不能達也其意故無緣緣取為藉而操
依文謂泥支執象不食其意故無緣緣取為藉而操
持焉作之時失其分寸之多寡之易破鍊食益壽
陝西眾目府秦州其石青色多白文易破鍊食益壽
秦地近光故有雲母之名獨孤雲母李時珍曰此石乃雲
之根故得雲母之名獨孤雲母李時珍曰此石乃雲
名濕石一名有雲母之名獨孤雲母李時珍曰此石乃雲
巴石有五種必能使鐵為銅蓋二物同氣也硫磺淮南
陽有城者陰必有磁石蓋二物同氣也硫磺淮南
中夏至硫磺開如水晶有光今南硫磺不佳黃
二名一金紅二種也今江右有光今南硫磺不佳黃
永正字通俗頌字呼孔切洪上聲說文月抄所化

唐高麗問經卷六

三

情陰軒義

為水銀廣雅水銀謂之頤丹瓊家名汞鼓下五石
銅謂之鍊煉而投下五等石與銅以之為輔樞
謂此功參造化獨能知此此意欲僥倖一遇而終
不遇所以自稱至老自亦生疑難
以揆方來謂不足為後人之道揆
右第一節

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假月法爐鼎白虎為熬樞乘日
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束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臨兌數
八下弦良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
道正不傾

既得同類宜明火候溫養功深需時而熟如烹物之火
候然其間久暫生熟由六十以至六百者火記也初不

敢憑虛妄作爲無本之說一皆本之天地推行太易之理以明在我之事其於身也借喻爐鼎雖以炷火鼎以烹物固其下部得陽勢將上進黑白均判恍如偃月遂法以名鑑而鼎在焉夫鼎中既有異種則白虎在下爲發火之樞機東龍在上播騰雲之風浪而與汞日流珠俱下濟焉便是舉東龍以合西虎自上而下陽合於陰此時陰魄與陽魂相制又自下而上陰合乎陽其液同而爲圓體也就陽魂論如上弦之兌全其半陽就陰魄論如下弦之艮全其半陰各得數一百八十又內含乾坤坎離之二十四爻而分屬焉由其得數一百八十言

之是各得七兩半合之乃三百六十銖而爲十五兩以合周天之數此納數也由其內含者言之是各得一百九十二銖便成八兩合之乃三百八十四銖而爲二十八兩以合卦爻之數此展數也或納四卦而隱二十四或展四卦而多二十四均足數也洋洋乎其盛矣哉以此兩弦之二八應乎一斤之全數而乾坤成矣其盛我溫養之火候不居然備乾坤之道兩無傾仄而極其盛者哉此備言火候之始終也

偃者仰面臥也月體本圓而其弦時半白半黑等陰平陽半金半水即四圓陰陽各半顯明分左右身分上下其陽在下者則顯月也偃月以非顯定名正係得隱溫養其下部若有陽氣加月光之平仰而臥

因以名鑑以見意實非有形象物觀法字可知將亦所謂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者歟天地日月干支之運行多納數不用展數六十四者若無乾坤坎離之二十四爻又何從有六十卦之三百六十爻二生四者共體三百六十者其用體中有用故二十四顯天度於三百六十外尚餘三百六十度四分之二是歲盈五度零三時而一歲日月交會又復朔虛六日積歲盈朔虛而置閏至十九年七閏始無餘欠謂之一章此又其不能齊者而大分則不越乎三百六十其縮者自在數內其贏者亦不離乎此數總在乎納與展之間故吉數者亦可以納爲展而兩弦之十五即謂之二十八而應一斤也要之天地間無有然不攝入之陰陽舉其兩頭搭入者言之則同二十八十六也十五之五從平陽十六之六從平陰物固陽主之而陰成之者觀夫圓體之徑一圓三而尙有餘分便知無數然之理則皆陰陽之五入爲之也

金入于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其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金返歸其母月晦日相抱隱藏其匡席沈淪于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熔

此以元神爲火元氣爲金推本金所由生以見氣須神旺也謂氣本金神水火回制金實則相成方其入會猛火愈見精光曷不觀之日月乎月光金也日火也當月上金光已盡與日交會是入於猛火矣乃其會日復甦初無虧明不續之候是以金漸圓滿不失本數兩三百六而每月之升降互古如常非色不奪精光乎夫

由現在目擊言之金光本從月體萌生似與日火無涉而孰知合朔交會固已暗承日化而親受其火符有非人所得而見者試觀望後金光還返漸歸坤土候焉月晦此時兩輪會合化壯相包直已隱藏匡廓沈淪洞虛杳無聲臭不可畫圖乃積兩日半三十時即是斤中之二兩半六十銖又復靜極而動從無生有漸現庚方西而南而復其前月光明之性立于三即兩通于八即七時九盈于十五仍不失其銖兩之重百十五兩三而其為體魄鼎鑒者方且赫然而威灼然而光圓明盈滿炎熾甚矣可見全賴會合交媾以火鑄金夫妻好合乃得不

玄圃真經卷六

六

情陰軒叢書

失而如常也然則金火正宜同處日月正宜交會而吾之元神正宜下注玄關生發元陽厥功懋矣彼元陽之生本從下部坤坎之位靜極而動而為知悉由於上部元神之注射有以濟而光明如是哉日月共明鑑矣

日月不虧明日月形如常兩日字帶說本只言月金相離自可並說且如此安頓句法金未有疑日虧明而不加常者愈見火不虧金而金未常賴火而配火古謂之罕與實之句耐人把玩金本以下八句詳釋上文總見日月宜相抱金火宜相接元神元氣宜相守而必先之以隱藏匡廓沈淪洞虛然後金復故性更是金本歸性初而一鼎之雲氣自濃矣此金之事

右第三節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逕欲速開不通清猶育不任杖聲者聽官商及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即植麥欲獲黍遲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光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亡

此上下節過文也上喻求金下喻用金小術繁多善約乃可

下文共善約者育不任仗胡自處於育而無所引游背離而問獲植麥復黍遲規求方事左面空期宜其精神狂費功效全無

右第四節

玄圃真經卷六

七

情陰軒叢書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移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牌鑄足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真金重如本初共三選不火二與之俱三物相舍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斤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吟

朱子曰此言丹之第一變也蓋開元陽此以元神為

水元陽為金指明元氣生時神氣圓湊之法而馴至於初變也蓋神在我而易馳氣漸生而難強故以金生之銖兩以銖兩代為用水之隄防隄防所以潛水喻其緊相依傍不瀾不溢即神氣相守神以氣神既準氣則其人而與配不多不少乃優游相得不至泛濫助亦不至

乾涸忘此二句已括大意下始詳其錄雨錄雨者借言時日也之錄雨數合周天可以借明遂以一日為一兩一兩之百六十拾合周天成數凡金全數因何而得乃考數月光至十五方盈遂知金數有十五月上陽光即金盈於十五方金之全數便是金是十五兩每日重一兩共錄二十四至十五兩則錄三百六十此通計金之全數也至金光始生必有一定錄雨候水之入配即視金為則而與之俱始與之齊等故曰水數亦如之此非言水明入配用數也猶月上陽光生得一分便有一分陰然則配用功最宜審定金生錄雨以爲用水準則共審定奈何大抵取金之十五全數五分分開每分得

之故在與向影響言之此則將欲抑三晝夜分六卦既明言而又難與共詳蓋慎之也除未一卦不用其于五卦內又有相較細數蓋前二卦十八時金生向隱中二卦金始出現故曰二者以爲其二之云者於六卦中除去初之三卦末之一卦而取中二卦之時即歷盡兩日半三十雜水與金從此圓湊不忘不助則功深積累金重如初依然十五復還本來圓滿故曰金重如本初而其前三卦遂不入用謂水不入配故又曰其三遂不入也此其前後之時刻錄雨只在首三日內盤旋計之蓋作三層分派既五分十五而得首三日即從首三日六卦中取五而除一除去末後一卦則之有餘隨又從五卦中去三而得二去其前面三卦謂之不入宛轉說來止是兩日半三十時即其間二卦謂之與此金之錄雨既定水之入配既明便以下部之火二者謂呼吸即下支太陽氣此火之二與金水俱俱則水火金三物團圓一處相舍相受而變化自若神矣於是又申明之謂正惟有太陽火氣伏蒸其下不喻時而氣成精液旋結黃與黃在中而氣得與如馬齒如環環厚而晶瑩斯其陽變其精豈不神哉下有太陽句止是伏後與與句止是申明三物舍受意先元神心之蛋液故又以水言其前一箇以火言者心乃太陽日也水火互宅即無不可以水火互言以見

刀圭最爲神

作用炎火卽所謂太陽氣聲正勤後章亦言嗷嗷聲正

悲如嬰兒慕母是也修疑作循字氣索命胞又是前章

火滅金復之意 橐籥運行如橐籥然升至泥丸南方

赤地持入赤色門也降於土釜水火際會固塞不漏又

有太陽炎火張布於下脊戀不舍則伏蒸至矣任天候

者文也必有事者武也勿忘勿助與時循環直至百服

歸根萬竅俱寂非死而死魂魄不游而絕後更駐金光

古風集卷六

主

惜陰軒叢書

轉紫氣化爲神紫府充盈還丹成矣凡此皆由以灰土

窗塵之粉碎者丸之以真一而得神藥也

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方

同子大也正字通七補米切音彼廣韻匙也又七首
刻屬通俗文云形似七短而便用舉要七形似刀縱

反刀篆作七按此則刀圭之名刀圭圭指角謂其少僅出一七之圭角間者此刀圭名目之正解也

陳致虛謂圭爲戊己二土并不及刀圭語則內養字爲全此又別解觀李時珍丸散之刀圭語則內養字

別有所謂刀圭蓋金土密言此謂金土之精少而後

有餘字二字三字與粉攪勻粉不粘搗玄事清點
目惟見蒙混而已粉乃粉啐之粉承上灰土竄匿

也一真一之氣也九機之使固也謂此灰土窗塵土

即刀圭之神藥也此二句中言擣治并合意以結

也

右第五節

子午數合三戊己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

相含育佇恩爲夫婦黃土金之爰流珠水之子水以土爲

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胡勝負水盛火消跡俱

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

朱子曰子水一午火二數合三也戊己土其數五三五

合而爲八八石象也然其實但水火二物而以土爲主

耳土屬脾主意謂以意使火下而水上相呼應也金

卽火也朱雀疑指心而言又意之主也此少字與前意

京府縣衛志序

下

惟此車馬費

熬字意不同別是一火也執平謂執衡司夏也此書之

意大抵爲以火烹水陽在下以水滅火陰在上亦如前章日

受日光水火烹反歸其母金光歸土之意也

子水坎也腎中元氣午火離也心中元神戊己土也
中戊離中己干人則脾所主意三五和精何自星

五火二已帶木三爲一五所謂金水合處木火爲侶

本係一家每相魚貫而中宮後有意土之王據合其
間則三五團圓而自和諧矣八石綱紀句因是項

上三而爲八須知卽於三五十五數中折轉月十日
半因其陰陽適均故曰正綱紀爲夫婦也 息字生

本作思停息無停思也黃土二字猶才火土三
中特提起說謂凡此皆意土爲之終始意土乃五
且由而生全與水而流殊木之爲水子者每尾

宗祏始而生金鋤木而演理才之角力一有牛足
燒土既而以朱雀之心火扶助意土執其平衡照
月之晦明並望其勢負利而不月光退轉則火

月之陽明弱星於坤土此時三性會合實固其
盛火減水火俱隱歸於坤土此三性會合實固其

本性皆以土為宗祖也 法上半月火去烹
水陽在下也法下半月水來滅火陰在上也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 苦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資補

術士伏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

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蒸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 髮白皆

變黑齒落生齒所老翁復丁壯者姬成姪女改形免世厄

號之曰真人主

胡麻入口尚可延年况丹屬元陽性如金剛不壞尤宜

伏食矣伏者伏藏其氣食者廣候其神金固為寶壽命

因之要非意土不為功於是重提意土謂土遊四季辰

戌丑未之氣周流於水火木金以成其用在天之五行

古書易象同義卷六

十四

惜陰軒叢書

在人之五體五官五臟無處不資土以榮則吾之意土

正宜注射玄關定其升降規矩以復我元陽斯時也金

砂以不朽之氣入我五臟之內布漫蒸蒸若風之鼓動

若雨之滋潤而儀容壯實齒髮康強返老還童之效不

可勝言焉得不謂之真人乎

元陽金氣於吾身為至寶起而物與與敵始也

非此不生也雖此不活身外一切魂奇珍異可愛

能復幾時知得而加耗此食彼情牽夢縈本實先

於德性之尊此即聖門仁無以尚之義而一言氣一

子有理氣之令而得之究心理氣之土又安得入

寶山而空歸哉 金是氣砂是神以神御氣以氣養

神國固結斯五內而四肢達矣城中形外積厚

流光充實而自光輝皆是道也 類如還丹真契如

雲此少年之充裕至黃髮兒齒則老者之轉瞬矣要
皆蕭然所致彼難皮鶴髮之翁特難於風而春深耳
所稱煉氣者蓋難矣人任我者雖老婦也始女美
女也麻姑傳麻姑至紫雲臺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
八九許於項中作
善餘髮垂至腰

右第六節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 開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

月相薄蝕常在朔望間 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

相飲食交感道自然 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育 金來

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朱子曰此解上文還丹得名之義因火滅而金復也

此節通結前文凡前所云皆五行數也蓋因身物原屬

古書易象同義卷六

十五

惜陰軒叢書

五行故借五行推演最為簡約其在下者水也舉而上

之使與火會合而激射之正如月來會日兩相舍育日

收餘映之光月斂歸下之明而火不得肆其燎原之威

顧當慎防其不和彼日月薄蝕常在晦朔會合之時坎

水侵陽離火晝昏譬外道執迷反為心害必也於會遇

時交相飲食陰陽和會兩相媾結斯乃交光互感自然

而然之道所謂還丹也而還丹之稱有金之名有丹之

字金之名所以定下部之情丹之字所以指南方之性

性即元神之至靜者也情即元氣之至陽者也必使金

來歸我性初乃得稱為還丹蓋元陽祖氣本我性之根

今使復還本初與我元神之姪女相合結成嬰兒有不稱還丹者哉甚矣還丹之要端在於金來歸性初一語而內養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朱本陳水薄蝕作微薄點望作晦朔如此則舉水微火以下八句止是一意但侵陽盡皆與火滅光不意不應復出茲本以薄蝕與飲食對言自和與不和兩意若仍申說不惟語復無謂而且以薄蝕為佳無此理本指月來食日有薄蝕之類則下句止宜言晦朔不應用望字望字帶說不重故下句以水侵陽離火盡昏亦止言日蝕不重故下句以水與上激火滅光語句相似玩一侵字知是兼薄蝕字而還丹二字殿後是例裝法

吾不敢虛說做聖人女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數淮南煉秋石王陽加黃芽與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居古今

古交周易參同契卷六

十六

情陰軒輊者

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聖人文謂三君四聖之易龍虎金華秋石黃芽立此名字四種稱謂世分今古道則由一惟賢者立心聖賢人道盡而後仙道可幾為能持行此道不肖則嗜欲方深流於縱恣慾海迷津終何益矣所謀至要言不我欺深思而悟是在學者

右第七節

後序

參同契者僻寡而道大旨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征

五帝三皇德侔天地道貫陰陽參同與之並立作配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此序以為政不至太平伏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乎

君臣上下神氣升降推之政治敏而伏食靜以養性至於判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盈望八卦成象男女施行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易為證用意健矣

仰觀日月之呈八卦

日月為坎離聖前為震兌乾望後與艮坤

俯察男女之

古交周易參同契卷六

十七

情陰軒輊者

用剛柔判及細微證以大易

故為立註以傳後賢

景

惟廣大象必得長生強己益身角

此道者重加意焉

吟

大象謂易道大象也老子執大象天下往林希逸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陸希聲云大象者道也蘇子由云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重加意者其大要在意土乃其指點處也

古交周易參同契註卷六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七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著

三原袁仁林振干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三相類上篇

上下二篇乃補參同契之遺也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立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兮
影妄前御兮九年被凶告以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凡關樞有低昂兮管氣逆奔走聲江河之枯竭兮水流注于海

此言保守精氣之事天地吾身上下部也立溝上立穹下溝浪於宇內為太空於人則身內也河鼓星名在天

東漢參同契註卷七

情陰軒黃書

河旁主火將借言腎水之乘權惟勢操生殺之柄者星紀次名在丑土位子與丑合乃北方陰地坤坎故居指下部人民身物也影心氣游移也前御進退也腎為作虛之官操生殺臨坤坎相火助之易於疏泄驚駭人民而心氣又妄為前御則方且任情縱慾橫發水災幾如堯世九年矣皇上太上也王者心主也開樞閉塞也低昂自低而昂也管氣災害之氣也奔走消滅也江河行水處也枯竭不行也海心海也太上覽視凶咎乃命心主退改於是閉塞之使自丑位最低之處以漸而昂則管氣頓除而江河行水之區無由泛濫一似枯竭不

行而悉注於百谷之王會合於心海矣是則改之之法也

王指心主皇上二字指心中之性

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攝兮執衡定元紀升熬于飯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導倡前兮若液和于後

此言精氣倡和之事天地雌雄者上下部剛柔相配也下部子位為天根陽生之方上部午位為月窟陰生之方徘徊者陽萌未達陰長還微其來徐徐不即顯露此時正宜存注猶徘徊踟躕然也

謂難潛滋暗長尚未出頭露面不及寅申顯露

東漢參同契註卷七

二

情陰軒黃書

寅申陰陽祖者陽以三立寅位是也陽自子位從陰而出歷三位至寅其時三陽出地以漸而升始能獨立而擊陽祖之以臻於極故寅為陽祖自是經六位而終於申又入地六位而始於寅此陽之出入復終始也陰以八通申位是也陰自丑位附陽而來歷八位至申其時三陰出地以漸而升始能通達而羣陰祖之以底其極故申為陰祖自是經六位而終於寅又入地六位而始於申此陰之出入復終始也循斗招攝者招攝乃斗柄之名以其隨時建立招攝無定故名循之而旋轉謂以心口運行其氣也執衡定紀者執其權衡以定三元之

紀謂運行而入於立北也夫而後張火於下蒸此既山
仙以白虎之威和以蒼龍之液蓋以火烹水也

朱雀翔翔戲兮飛揚色五彩 此週週細羅施兮壓止不得
舉嗽嗽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 顛倒就湯饒兮摧折傷
毛羽刻漏未過半兮魚鱗和鼠起五色象炫耀兮變化無
常主滴滴鼎沸馳兮暴涌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
錯距形似仲冬冰兮蘭干吐鍾乳崔巍而雜廁兮交積相
支拄

此言以水滅火而精氣凝結也心火飛揚水來剋制兩
相負戀火伏可知於是精氣閃爍鼎烹不已其呈象也

玄真子集卷七

三

精陰軒轅書

錯若犬牙冬冰光潔鍾乳晶瑩悉狀精形而形且交積

支拄矣言充切也

南方朱雀指心燒戲五彩心之幻化網羅指水聲嗽
慕母指其兩相負戀顛倒水上火下就湯饒火伏於
水折毛羽去其幻化刻漏未過半蓋三十時之說入
小者魚鱗以魚喻精氣層次閃爍是鱗之起也抑景
起貌起如鼠之援理滴音
非謂出也支拄猶支撐

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

柳白虎在鼎七兮秋芒兌西西朱雀在張二分正陽離南
午許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木之但二物兮末而為
三五三五并與一分都集歸一所治之如上料兮日數亦
取甫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

黍米

此言溫養丹成也 朱子通注上文曰此復總言還丹
之法觀其精要子午謂乾坤寅申為坎離升熬即所謂
熬樞伏蒸者白虎金青龍木朱雀火以金生水水而滅
火以成丹其形如此前所謂先液後凝屬齒關于者是
也嗽嗽聲正悲亦前所謂晝夜聲正勤者 註上陰陽得
配淡泊相守即所謂各守境隅各自獨居者房東方七
宿之中六其度數也鼎七張二放此二物謂陰陽三五

謂火金木皆稟土氣也

淡泊相守但安神慮任天然也青龍木魂白虎金魄
朱雀火神處房六在鼎七在張二神魂魄各居正中

玄真子集卷七

四

精陰軒轅書

而不試從其方向來朝中寓水土在焉是一家眷屬
的為親侶而無不和也於是又申言之其本止是陰
陽二物其末乃為五行之三五三五者木火一五在
上土金水一五在下土五之一五在中官并此三五
相與為一都集歸於玄化之一所此功夫作料也取
律歷所紀之日數轉之則先白後黃而水火互濟坎
離迭歸黃通表裏而并成矣 甫補也禮記王制注
說白虎通云三王取日數為輔耳 山梁者指也甫者補
也此取市字末謂取日數為輔耳 先白後黃二句
言下和元陽之白金入於玄化中官稟受土氣之黃
莫非火赤水
無黃通表裏

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造 土山澤氣相蒸兮與雲而為
雨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藥染為黃兮似藍成綠
組皮革為膠兮麴蘖化為酒同類易施工兮非種難為
巧 邱上

朱子曰書上事

氣蒸雲雨水上升而制火也泥濁成塵
火中泥濁則除而成乾土有中德也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

煥若星經漢兮曷如水宗海恩之務令熟兮反覆視

上下千周燦彬兮萬徧將可暗神明或告人兮心靈

乍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道莫兮常傳

與賢者

朱子曰言其書旨著明學者但能讀千周萬徧則當自

曉悟如神明告之也蓋遇云讀書千徧其義自見又曰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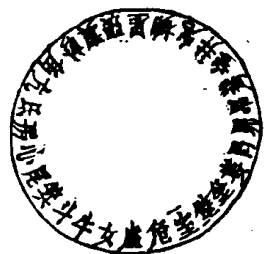
皇朝經世文編卷七

五

情陰軒叢書

力也精誠之極也非妄語也

星經漢火下制水勝在下也水宗海水上制火陰在
上也海精心海精同炳思通語出管子水宗海
與水流注於海首尾相應反覆視上下精當內
觀而自觀其上下部必反覆於其間而自可入



卷七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八

三原李錫齡孟照校刊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著

三原袁仁林撰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三相類下篇

鼎器歌鼎器身之上下部

圖三五寸一分

三五者木三火二角一五魂與神合也金四水一為一

五魄與精合也中宮土貫四行為一五意則無乎不在

也國者國成國滿國轉國熱復還其國體也身內魂神

魄精意此五者乃三五之物魂神一五魄精一五意土一五每易分散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

十

情陰軒叢書

岐出如海水恆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則不國甚矣不

國則虧折損耗喪失所有者多矣故必收斂攢簇使之

會歸立於外無所攝內無所役國國回結復還太極之

國體是之謂國也蓋五者之初本屬渾淪太極內含三

五之妙迨後如火光四射有觸必應隨感而通以有涯

逐無涯用有限之精神魂魄追不遺餘力所傷實多今

則斂藏之變五行為三五變三五為渾淪太極守而弗

失金丹之妙盡是矣寸一者十一也陽主五陰主六五

六陰陽中數合五與六為十一又陽以三立陰以八通

三與八亦十一不過指言陰陽也此句以圖字貫前復

天地生人已將神魂竅上精魄竅下意土位中自成
三五之象類神靜魂動魂每不依神而渡游魄住精
施精每不附魄而行散已不能居三五矣如共神亦
自嗜慾交乘五情魄成藏合成一五而意土同神之
俱靜會成一五精魄成藏合成一五而意土同神之
成體一五是誠三五也夫五乃陽之中數本屬小成之
象之月內五曰三五聯珠數成十五則大成之體矣
日一百八十時三百六十時一箇此小成之體大五
之圖體箋云金計有十五正謂數至十五乃至圓無
欠因五者本體之至圓而復還之則名爲三五
而實渾淪之大極周其圓而圓之故曰四三五

口主吐納腎主關兩皆通氣之處指育立關地也四八

三

惜陰軒叢書

口僻字面不過因鼎器
附會非真有口有僻也

尺二者十二也捐言運行節度也後自尾間升至泥丸

分子丑寅卯辰巳之六宮前自泥丸降至玄谷分午未申酉戌亥之六宮則其循環運轉而爲長者固十有二厚薄均者謂其心目迴旋注意純一不雜妄念初無偏乏偏饒獨厚獨薄之時而惟見其均平畫一也

朱子曰按齊卽臍字 注意於腹裏臍中三寸卽玄關

地一設鼎象人身人象鼎使口齊心心齊腹謂凝神於腹內之玄關而齊此三處使肅然也坐垂溫者用此靜坐則自覺溫溫鉛鼎也

朱子曰此二句是要法
初以離陽之元神注下玄關

陽下奔也 及坎陰之元氣發生卽引從後三關上升陰在俱上

化爲陽而卽齊降於土金以盡十月溫養之功

實陰在上者乃坎中之陽氣上升以其來自坎宮故曰

三

惜陰軒叢書

陰陽下奔者乃離中之陰液下注以其往自離宮故曰陽要卽虛心實腹之義上部壅除嗜慾歸於虛靜陰也下部聚集陽氣厚其發生陽也

陰在上而宅於中適成其爲離陽下奔而位於中適成其爲坎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乃得天地交泰而成水火既濟之功

首尾武中間文

指言溫養節度首者始生而未旺也尾者既旺而將衰也中間旺時也武者必有事也支者安靜無爲慎防其旺也陳顯微曰進陽火則子丑寅爲首卯爲中間辰巳爲尾退陰符則午未申爲首酉爲中間戌亥爲尾首尾

俱用武火至中宮沐浴則用文火按火非別處討來氣
即火也但就呼吸中有事存意爲武安靜無心爲文
笑云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原
此云首尾武中間文隨文會意

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

七十三旬百日也加以二百六則三百六十日周年之

火候亦周天之火候也文武宜則調勻善
始七十者以三旬爲七十日之始基也終三旬者後
之七十日止效三旬之升降而終之也是爲百日功
靈矣而此後二百六亦須吃緊調勻
見一月之功急而百日周年俱利諸此

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

陳顯微曰陰真君詩云火候遇陰爲太白蓋陰黑也黑

玄陽參同契卷八

四

惜陰軒叢書

中用白是陰中用陽也至寶得陰火元陽後方變作黃

芽產於陰方黑鉛故也又神室歌云后土金鼎生死長

七蓋七者火之成數也所貴生界用七死界亦用七故

曰生死長七生謂陽動死謂陰靜于陰陽兩界用火不差則兩火

聚而自然輔翼其中之真人矣

火即氣陰火即氣之靜凡陽火色紅陰火色白如日
光紅月光白是也於氣火靜時方變黃芽於下部而
成其爲鉛故曰陰火白黃芽或曰腎在尻上第
七椎心在項下第七椎兩七聚或即言心腎交合

將理關定升立子處中得安存

脂蓋指泥丸天谷理賴也謂積精海之脂足而元神

入定乃昇於天玄陳顯微云嬰兒在鼎懸玄而住天玄

在上則嬰兒隨升愛護安存莫著外境欲知端的意北
斗面南看

南看北斗謂北而又北玄而又玄一本原作
瞻南心目嚮向膺處使下部元陽上升天玄

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

神不輕出積久精純

聖門存心求放心仙家於成後有陽神之出是其所
異然亦戒不輕出幾於播弄精魂而恐或迷其故宅
初歸一還本原善愛敬如君臣

還歸玄化愛敬不離

愛敬附舒敬因陰敬與笑註喜怒二字皆養之法
彼用怒字只是收斂意非如臨事憤恨之怒顯喜怒
舒敬之法養於未得時愛敬舒敬之法用於既得後
愛如父子敬如君臣而情無不貫故第言君臣以統

玄陽參同契卷八

五

惜陰軒叢書

之○愛敬實相成知其至寶而深愛之而又主一無
適不敢發肆放逸則敬以成愛而愛至愛以生敬而
敬深積久無漸渾然一天理流行之仁
體而已用以推行於世即仁天下之事

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

周年火候辛勤匪易密護元神惺惺不迷

途路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

幽玄之徑遐渺功微遍乎天地

刀圭常淨魄魂得長生居仙鄉

丹使魂靈魄聖神乃地久天長

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

太極玄關天人之根也
其根虛無處得
精神魂魄意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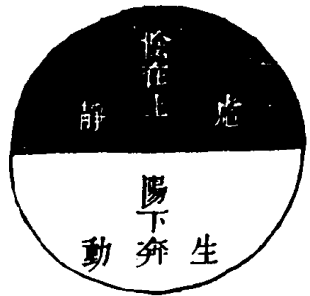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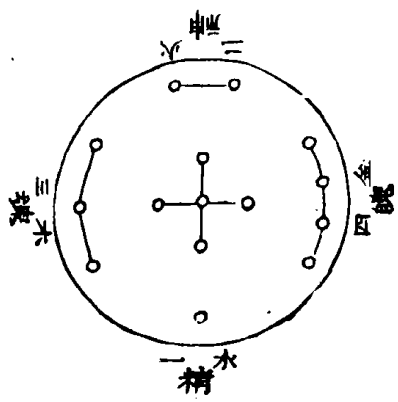
流行之呼吸在我之五行而通於天者也歲月日時晦朔弦望在天之五行而因以準其銖分者也銖分即時候之細數也

諦思之不須論 倫 深藏守莫傳文

審思而返已默會而深藏心心相印莫但以傳文為事

御白鶴駕龍麟遊太虛謁仙君錄天圖號真人

陳云丹成後白鶴龍麟在我神通自能變化非出外來



古文周易參同契卷八

六

清陰軒叢書

後序

參同契者數陳梗槩不能純一汎濫而說 纖微未備闕

略髣髴 今更撰錄補塞遺脫 太 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

意齊等所趨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

鉤援鉤梯即今雲梯所以鉤引上城者逮及也

大易性情各如其度

性情謂動靜依易動靜之度

黃老用究較而可御

推究黃帝老子養身之術較然明白而可用

爐火之事具有所據

古文周易參同契卷八

七

清陰軒叢書

通之爐火亦復有據

三道由一俱出徑路

大易黃老爐火三道也總由一理而俱以是為所出之

徑路

枝葉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

太極陰陽五行乃其根株也

誠心所言審而不誤

誠貫人已始終果能精審而為心意誠矣夫 幸有誤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八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八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袁仁林撰仁林字振千三原人是編以參同契

舊註往往各自爲說反增障礙因爲隨文解義凡

書中借喻之語悉以身所自具者指明之書成於

雍正壬子其曰古文者蓋据楊慎所稱石函本云

周氏冥通記四卷

〔梁〕陶弘景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冥通記四

卷》提要

周氏冥通記卷一

梁陶弘景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玄人周子良字元猷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古遷里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江左有聞晚葉彫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楊州議曹從事母永

不冥通記卷一

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四面來繞已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其歲爲娥寶光所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人未嘗見其倡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清嶂山隱居入東本往餘姚乘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江而潮來掣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上東陽欲停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

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授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
熱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
今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
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服節爲
弟子始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
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
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水溜旦夕承奉必盡
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
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
就西阿別解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
夏至日於解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姨
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
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斷人
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
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染
邪氣亟相感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
寃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
相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今

冥通記卷一

冥通記卷一

三

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
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
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
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宇託以方便冒
求構立雖建三間羅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
便密自成辦窓戶牀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
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潛形測容並莫知所
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解處磨
洗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爾夕自衣衾枕出
所住解云暫暫齋戒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
家解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
浴著諸淨衣與文幸甚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
日跌後便起云時至矣卽束帶燒香往師經堂
中通禮道衆徑出還所住解住解住屋唯有一間亦安兩高生並有香火也衆人正言應就齋去日喃喃其
弟名子平往看正見燒香出還住戶
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

語云我體亦小惡卽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卽還汝可更來仍見鐺中溫半升酒子平馳還說此姨母驚惟亟令走往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轉猶舉手再過正巾須臾氣絕時用香鑪繞一片薰陸如狸豆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已裝束內衣止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

不棄通記卷一

四

帶脫羣襦卷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昃後殯仍造確塚於東岡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昃後窆卽捧土成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計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一函與師一函與後解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

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

書作誓竟便燒香也又檢溫鐺中猶如常酒氣

瓦盆中已被水湯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

何所因託檢記中得一藥方或疑脫是此師既惋惜此事追恨

不早研究亟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庋覩遺記

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二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

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

心猶未彌十一月旦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

看果見封投一大函登崎嶇鉤取拜請將還開

不棄通記卷二

五

視卽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

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未止疏

目錄畧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

七月而不存錄爲常不復備記止經略如此邪

今以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

中已得閑靜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

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

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

連如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

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是焚不可顯出者也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辭請雨真肯令改米用墨此不得不說四者師得停召真肯令告知此

右周傳

五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夏至日未中少許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在所

不異通記卷二

六

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于時住在西阿姨母羅中

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為救治仍拾給為道子

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

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

戴蟬垂纓極長紫華帶廣七寸許帶鑿囊鑿囊

作龍頭足著兩頭烏鳥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

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

髻此髻法寬根垂至額也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

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

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屨悉有所執一人挾

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

持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繳

繳狀如毛羽又似綠帛斑駁可愛繳形圓深柄

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

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

有光明草縷如荝子但纖縷尤大耳侍者六人

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皺面去居

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按于時筆及約尺悉

不異通記卷一

七

在按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所住屋自

開去堂屋止三間步廟子云大近後恐自通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近後之旨住屋東向

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西壁即所畫寢者頭晉西故得見外又一五尺安北壁即子平住也一

方五尺安窗下施書按東向硯本在按北頭筆格在南頭故移就硯而隱按也問左右

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

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

整衫未答云于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仍問曰今

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

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

恒貪眠又餐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壺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僧夏兒云多災厄暫寄道士身出戲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廕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投郎善姓徐樂成縣人

六冥通記卷一
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山今已去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依出西事不果周事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是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即往驗果有坎已塞竟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依依於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

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爲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爲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烝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令春是姨母間婢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洩慢其輩無知事延家主門是前中隔閣靜屋及壇在閣外經堂被燒移經出安靜中堂屋四間東二間作齋堂西二間燒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三日遭燒四間都盡姨母修黃庭三一供養魏傳蘇傳及五藏三皇五符等所云真經當指在此卿姨病源乃但未解空基處云何猶有防守之卿姨病源乃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爲治

六冥通記卷一
九

療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卽除歲
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
卿言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即姨母所以因疑病
事不由於請問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患風
本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今春等去便下堦
而滅尋神明出入無方乃並牀不疑而亦
有避人時蓋是遇穢賤者不可觸耳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麤白紙此

依別自是趙於保命四承居火者名威伯河
東人主記仙籍并風雨水領五芝今王草事
出真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戶云范帥來未應已

六冥通記卷一

十一

進修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如幘服緋從者唯
三人衣色黑掩掩不可別戶外有光狀如把燭
不見光形帥倚牀而言曰僕姓范爲定錄府
鬼神之司定錄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各界有
分各天真守之二君並姓茅是兄弟兄守定錄
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
記入罪福過造卿聞二君及府中諸監僚選卿
爲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
小而高清爲美兼得宗庇真仙二三爲宜卿向

醜對丞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
之以白丞又疑是祿俗丞大不悅欲執卿爲無
信之過故令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囂塵易
迷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
履帛家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
爲牧約之卿儻早議不乖則墨簡不書周家本
事俗神

稽俗稱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爾子良
祖母姓杜爲大師巫故相染建外氏徐家舊道
祭酒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西處爲俗神
所祀爾日見其論升不已乃具相戒約既未達
真旨故不得子良曰向實有疑今敢復異帥曰
不挾疑耳

六冥通記卷一

十一

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讜兼向丞總領吳越
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君亦有訴
於丞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告尚不得停
而況穢身投片辭亦是不達達亦不許徒勞紙
墨耳于是姨母欲奏章上言并令其
作辭陳訴故帥此語以斷也卿朝夕燒
香乞長生神仙今旣果願復何所言二真今中
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反恐還當問丞故令先來
相實可依心答旨二君兄是大司命太元真人
治大霍之赤城當是夏至日

往彼朝詳
未反也子良答曰俗人童蒙不辨真正曲

貸宥實敢迴異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允依
科朝四方竟輒更禮拜司命定錄保命三真君
既居鄉故應爾于時子良撫履橫在牀前又不
著衣眠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橫撫履
橫撫履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科戒云上牀
脫履令正輩
牀蓋為如此用道士應恒著眠衣服子良又問
牀如小單衣法衣不得露臂寢也
既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云
下聲傷人聞前共疑議日司已白今來取實由
復求申更恐其聞奏故令下聲非
必畏人聞于時子又日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己
平亦在別牀眠

木案通記卷一

主

有定兼復此職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
此耳今又私與卿云勿洩之卿既無解術猶應
栖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若
其地多石則看北良常山左側應好地莫還本
基本基既塵穢兼復蕪滿若葬之必不為卿益
竟不測嶺南園地在何處良常在朱陽東北十
里許山連洞亦至此間從來不開其行看地
今日倉卒便於東園營塚後得此記檢看去年
十一月初八日定錄告云作屋處於下葬不便尋
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窠大而不遠令
還西館明知今葬處已是開合先告也既云解
師良常之言而會定錄北葬之告也既云解
術應栖質有所者則此尸骨不還所以令看

兼受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
不得落漠留疏與家令事亦如此是為依師
教也自題五嶽圖三皇傳及諸經符
並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即謂當作
籍師度師經師義為直是師師相承之三世界
竟不問其尋覓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後不問
仙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開過皆須有所承按根
本由是言之師資僕今去矣勿忘此證卿雖緣
之結殊不容易
質有定亦須用謹正謹者邪炁不干神明衛護
則招感易達卿既處此塵誼之中僕等難復數
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脫覺體不決
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寫真誥中
得帥曰此是南真告楊許者卿得之甚好二君
亦標挺言未絕聞于平覺便歛去

木案通記卷十

主

右一條即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紙
滿此范帥即保命四鬼帥范名疆五四帥之
大者事出真誥但未了自稱僕而卿人之
意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
正有鬚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甚丁

著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者衣狀如單衣而有
朱青黃白相雜厠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
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
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為丞已遣丞
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
而言疏子良仍起張紙疏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此人見子良題此乃笑曰知

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記

太歲乙未按如此人言便非余留世未解周封

太歲乙未

西

述亦是他

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爾既未能餐霞飲

景尅已求真徒在世上無益於體今所以相徵

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

得其力耳五藏全其髓填實方可以求道爾今

四體虛羸精神昏塞真期未可立待即亦可且

伺二星以通其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

面形模若為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

不出常以二十七日月

不出常以二十七日月

良因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

安二星置綱之頭相告也次安此問是不答亦

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心所願

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

勿令人知何時人

知則不可見也

又有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開戶聲徘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變簿白

麻相接續滿紙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名子

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此君當是掌教學

者誦誦中無此人

一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謹直亦不議

求請追恨不得以諸真經及楊許真令一見

之已雖不復任此

凡此三條皆彷彿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懸巖峙壁鬱然若似青嶂中某在山

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之衣

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老子也

相對而談其言不解其語須臾便覺竟不知此

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齏小白紙

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云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知爲坐爲臥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往往有黯易字當是受青時匆匆後更思憶改之昔楊君迹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條

事大書小八白紙並與月錄相應無關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梁陶弘景撰

六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未注詮記

六月一日夜

凡此端皆題紙背作乙未年

復見前丞來乃著

進賢冠猶如前侍七白衣人所執持亦不異舒

坐席坐南牀復有二人年並十五六許形服鮮

麗豈作兩髻著衣似單衣復如袴似繡而非丞

言曰一日有期差不爲疑仍指東邊一人曰此

華陽之玉童定錄保命二君今來相諭又指西

邊人曰此紫陽之侍童二君昨詣紫陽陳卿事

原

應作此

源紫陽乃戲言大族貞虛其中凌雲者理

非一人定錄曰此蓋見由耳紫陽笑曰東華紫

微當焚錄邪丞曰吾想此言實是賞讚卿也華

陽童乃言曰夫騰龍駕霄之才理非涉世之用

榮華疇

應作舊字

略之心豈會神真之想爾情無滯

念胷臆蕭豁是以果而速之若無此虛豁之心

者則一志而不及一向而不迴此二能得道爾

既無才學可稱又乏至德之美特是採錄訪命

加以迹少愆累心無沉滯故得耳勿區區於世間流連於親識眷晤富貴希想味欲此並積罪之山川養身之鼎鑊善思此辭勿足為樂若必寫此則仙道諧矣又問曰陶氏才識何如答曰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又曰然恐緣業不及如何紫陽童仍言曰君言君言是稱紫陽語也神仙易致而人德難全是故二象雖分其間猶混真道可聞而不可見人道可見而其行難聞夫為人者皆貪虐誕欲恣情任美所以三惡不離其心五情不節於體皆由先世種罪多故耳若生在中國知有道德人身完備才明行篤者皆宿命有福德也述君言似說此爾宿世已生周家君之餘嗣也今生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弭故得受學仙宮任秦神府君昨歎云一與其別已數百年矣誠子之辭訖勸子之言盡可善勗之方當往來不為久別又仍曰君已改子名字因人相告二童便出戶承曰二人言盡此皆真君授其語令相諭吾不得停尋更來夜席便滅

太真通記卷二

三

右一條一日夜所授記書兩小度麤白紙云

是趙丞華陽童依後記云姓景名上期紫陽童云姓顧名靈芝按此云已改子名字列因人告而後入日來說所改名字即猶是兒童也當是其小未識言耳

六月四日夜華陽童來授曰爾既挺思合神必不會世心中人惟欲求利爾不能益則有不悅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之屬皆當卽沐浴此為賊身之大穢穢則真神不降邪氣侵人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少連苦酷不道鞭打罵詈無有時節文長受而口對積十一年山神遂侵試之後成邪注病今在保命丞間為散使緣前身有忠朴之心故得為正神所使少連今猶在河間晝夜辛苦不可得見譬如此事可不慎之言此而去

太真通記卷二

三

右一條四日夜所授記書一白牋紙去歲聞其家說

煥母常修服諸符恒令為書其既始有通感於書符失時兼亦不謹煥母責罵甚苦乃云人家養大亦須守吠逐鼠養汝已不得供養止書符寫書而不用意用汝何為伊于時意色極不好今由此告當由斯源也煥母以其年少伏事人恐過失每課厲非一從此後得

駕便喜笑悅竟輒沐浴大小咸怪如此至于師長之間實未嘗加以言色今則文長少連為警當以在三之義均耳

六月六日夜見一人來儀服甚整著丹衣青帔芙蓉冠冠上又有小平蓋蓋青色紫緣邊背上佩三青色鈴年可二十餘面甚白微有鬚侍者四人二男二女至良久乃言曰我是桐栢仙人鄧靈期聞子合道故來相慰子良曰凡庸下賤少樂正法幸藉緣會得在山宅應作澤字何期真聖曲垂啓降自顧腐穢無地自安若前緣可採願賜開

不冥通記卷二

四

度仙人曰善哉辭也子千生已來種福多矣自然而會何待開授度子者當自有人吾特嘉子緣德來結交耳幸無謙辭桐栢當復有來者當授相待吾今去矣下旬間更相過方事遊適兩念相存執手而去

右一條六日夜所授記事一青紙依後別記桐栢帝晨執蓋御史領華陽學仙禁真誥中所無云桐栢復有來者當謂後徐玄真也

六月八日夜紫陽童來裝服如前言曰欲知我姓字不子良曰願聞之童曰我本姓王字子退

太原宿命時父為陳留太守仍移居丹陽我年十五化前身有福德生為人復修功德死為

神補紫陽內宮玉童賜姓鳳字雲芝君今改子名為太玄字虛靈童凡所稱君者皆紫陽也不改姓仍取周也此名

字中皆有旨趣今略為述之太者元始之極而質象含真玄者謂應虛無之炁挺分所至非修

身立功所得虛者謂形同乎假志無苟滯蕭條而應真靈者謂在世而感神棄世而為靈此表

裏成功饗流後裔也略陳其綱紀如此別有幽

不冥通記卷二

五

與處未可便及此名不施于世且莫顯示子良字元餘此乃施之善名亦不勝於世直是施于冥中耳言訖便去

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籐紙其外弟皆以子字為名子良是其本父作生便名以無別小名也字元餘者是癸巳年十七於華陽東嶺冠師為作此字燒香啟告以授之按後記云所改名即是青錄玉文者當周名仍取以名之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子良曰若披單紫蓋道儂房者神仙之漸也

唯言此而已意而言是定錄神君隱告也須臾覺便見前丞丞曰向

來者爾識之不答曰不識丞曰是真君爾未宜

見之故遙相告爾按此前華陽中唯丞帥及童

其始又曰爾聞血臭不答不聞丞曰爾體血流

釋那不自知答曰自謂無血唯汗耳丞曰汗之

與血一何異乎汗者血之精華人血猶如水寒

則上凝夏則上清清則流泄易凝則決冰而血

出是爾跛塘虛微故不能止於流耳人血如淵

水不厭其溢但患其竭吾有築塘之術當為爾

不異通記卷二

木

治之今但俟景挹華亦能微微為效吾今且去

外已有人來下席即見一人入侍者三人來至

牀前而言曰我是張孝字子安榮陽梨井人也

直言此而減見年可三十許中紫方冠著繡衣當是高仙人

右一條九日夜一夢聞一受記書一白籐紙

依別記張子安是華陽中蕭開堂主上真語所無

六月十一日夜有一女人來嶺裏形貌妍麗作

大髻通青衣言曰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

所住處今既在此當不果至十九日只當來耳

子良言侍從師還此不知今夕有垂降者欲還

住處仰俟可得爾不女曰既已在此已夜不須

復還恐人相疑亦不須道今夕來此意子良問

不審氏字可得示不女曰姓李字飛華淮陰人

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既始受學未能超進今

者之來乃趙夫人見使便別曰十九日期君於

西阿子良歛手而別此女年可二十三許有

人當是侍者也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籐紙此日

不異通記卷二

七

冰館仍上山日沒後還東嶺周送入至住處

已黃昏仍留其停宿于時在水口屋尋嶺內

清淨神女不集西廂泥雜反六月十二日有五人來乃三更中

一人年可三十餘黃華冠雲錦毛衣侍者四人

持流金鈴此馮真人也真語有一人芙蓉冠絳繡衣侍者二人無所執則

張子安也真語見一人芙蓉冠綠繡衣侍者二人則中山人

洪先生也真語無一人教幘朱衣紫草帶侍者六人皆公服悉有

所執持則澤丞真語有一人兩髻亦繡衣此華陽童

右五人前三人列坐南牀丞及童坐書牀子

丞前進曰今夕有高真來可起可起子良因起

拜前者前者曰可坐子良還坐又曰周生修功

積德可謂不負其志乎張君曰明鑒鏡察理當

昭其曾懷耳答曰如來辭洪君曰見周生不中

路怡發乎怡發字並應答曰不怡發雖怡亦不

能毀其金簡丞曰周生可謂保仙之人前者乃

問子良曰今日諸人來暢爾懷抱不子良答曰

枉蒙上真賜降腐穢欣懼交心無以自厝乃笑

而不言華陽童子曰此諸真人君當不盡識今

將相告上者嵩高真人馮先生第二卽蕭閑仙

卿張君第三卽中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

府丞樂道士第五則我華陽之天司農玉童故

令君悉知姓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

卿邪子良答曰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丞

曰能察幽惻應作冥者周生是也今者既曲紆

真降願各爲其述一文真人曰卿是其明證可

前作答曰敢不聞旨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丞

冲寺也一本作中仙之中後濃墨點作

降二階邪一本解所以既云久入今當由意

仙品與都水監何如童初監出真詰中未知真

聞之乎而竟不得問是誰甚爲可恨今以耳眼所

就修學其長少男女南西北亦復數人或有德行

或有信識但于學功未深耳許靈真雖先聖之

胤而有家累亦未得涉學楊超遠今雖在林屋

先是舊句曲道士其有才意令木知誰當會此

三人之數者但應各

加精勤庶免此限耳

千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大過但令

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其姨母木錢

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具徐姓十歲便

出家隨師學道有餘姚立精舍性至真正唯攝

妹見千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制所逼諸道義

規令其作方便出適上虞朱家而遂陷世法以

此恥慨致結氣病涉四年有一男便攜還永嘉

從此離絕至今十有一年乃示小來手未嘗發

目下刻急如今所言乃得無大過獨是不無小

失當以不能遂固節取命兼挫辱于神鬼故也

學業既淺豈望今身有果但爾三生得以爲幸

世上名子良耳勿以隱名示于俗人

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依于爾非直以挺命
威真亦如以親逮故耳昔有楊許者楊恒有神
直往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
猶欲想未除故不得見楊位亦不大于許其神
疑志安萬邪不能于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
受語于楊令以示許也爾令得見吾等亦如楊
之用行耳凡此事莫輕示人吾昔與裴清靈去
來華僑處授其言語令以示許僑宿本俗民性

不第通記卷三

十

氣虛疎不能隱秘告其一法迴而加增逢人不
問愚賢輒敢便說之如此既多便迴受于楊耳
僑乃流沉河水身沒異方得脫以來始十四年
耳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慎乎
爾勿示人此事也

楊許及華僑事
皆出真語中也

定錄曰昨見楊在東華語我要來其云欲來碍
以諸事別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耳見許候與紫微夫人及右英
共轡龍車往南宮紫微問我見有周太玄已

集所受辭意如似畧
示東華保晨之舉也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見前帥來言曰比者真
仙遊降足致欣暢乎我比恒有事遂成冥隔子
良答曰近來乾坤澄淨七景齊明仰降高靈稍
蒙已數但滓穢無以克承耳帥曰是卿千秋之
功無嗟以滓穢為辭但卿六世祖眉為譙郡時
尤好射獵殺傷無數賴其中時復營功德罪已
得釋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逮卿幸可慎
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

不第通記卷三

十

相報爾子良唯承受帥便去

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書一小碧紙未檢汝南周家

譜不知周眉晉何帝時為譙郡殺戮之咎誠
為莫大但身尚以蒙釋方慮殃延苗裔小為
難解亦當如立善功身既荷福慶
流子孫邪此師一僕一我亦未領

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依別記日有六

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而檢面中不見此受恐
當自修事與秘重不題文迹亦可已別授幾計
此正應是時卒法事與前二星相涉所以
洪先生授之聞其在酉解及移朱陽所眠
絕惡人近身少遊雜夕輒別牀臥如此必
方諸臥斗之法此法是上清中品經理非

又一人來甚華少白衣傳范帥語云前故相

食肉事遂不能斷耶今且何意往他人處食脯

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子良答曰

早至師間師賜食謂是甘果不以爲欺又奏今

昔敢復近肉此人應爾而去

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一白藤紙其好全似

楊君體其十四年已向姨母云不得食肉晚

許之十五日且又入因進往潘淵文間潘與

共離仍通勸令其專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

旦即復見向說之從此都斷惡其今答語云

師賜此亦復方便說以解責也其去歲十月

至其今年三月間某食飽辛苦疲瘦姨母更

勸令漸進歲少而己尋又造罪尤非推拘

於先歿所及既吞藥衆生理垂慈育之氣涉

乎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是以仙聖爲體

絕之

六月十九日有五女人來此則是前十一夕李

九月期於西阿者飛華於嶺裏所告十

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

此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

賢恐是改第三易遷右嬪劉夫人

同若云改名恐先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

李飛華

右五人字位並李飛華所說說竟四人齊坐

李猶倚

又有八侍女

良事不正了其旨趙夫人乃言告曰子冥契久

著故能招感真仙良助欣然子良笑曰不以猥

俗少便依道籍以緣幸能棲林谷豈期一旦真

仙咸降喜懼交心無以自安若前因可採願賜

神仙要訣以見成就夫人曰子名書紫簡何憂

不仙而求於我我猶仙人耳劉夫人曰周生爾

知積業樹因從何而來得如今日乎子良答曰

微塵下俗實所不究夫人曰今略爲說之爾周

生達家時已應得道爲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

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

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

之會上錄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
以此事諮受錄君君見告如此故爲宣說命知
源由耳王夫人曰劉右嬪之言備說幽顯宿命
爾可心自知之勿示凡俗悠悠之人陶夫人曰
周年十九丁丑生水命人因謂趙曰此比何似
趙曰亦無定總真王君丁丑生水命人位爲高
真張酸亦丁丑生乃沉淪三官此不可爲定但
論功業何如耳陶曰實如來告劉夫人又告子
良曰夫神仙雖通玄感徹則易但凡情虛微不

冥通記卷二

古

能招其感耳我等今來者直尋有道者耳非浮
遊無著泛濫而行也幸勿令人知知亦未然此
事或生疑請以迴爾心我乃無怪於彼但恐自
招其罪耳子良曰已蒙神降豈敢自有疑但欲
時呈師母耳不敢以告悠悠者又曰亦勿甲乙
告之趙夫人又告曰仙道有幽虛之趣今粗爲
說之夫爲真仙之位者偃息玄宮遊行紫漢動
則二景舒明靜則風雲息氣服則翠羽飛裳乘
則飈輪靈軫浮海歷嶽遊眇八方進無水火之

患退無木石之憂豈不足稱高貴乎人唯見
覓之樂嬪房之樂便爲極矣所以真道不交乎
世神仙罕遊人間正爲此耳縱有知者亦不能
窮而修之或修而不久或久而不精諸如此事
良亦可悲周生爾勿效此凡庸之疇也王夫人
告曰夫一志直往無迴還應作環字之慮瀟灑任理
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仙之子也儻有窮幽測
遠遠求師友晝夜辛勤積以歲月或直坐一山
修經用法吞符翕景處七元者亦皆能致道終

冥通記卷二

五

不及積業用功果之快耳爾可以此事告於來
子令勤之也修此不止不患身後徒空爾自己
定無煩於其間矣陶夫人曰若能守道不動服
氣吞景以鎮五藏者亦能得地仙長生不死若
無金丹五芝終不能飛遊太極動靜無方也吾
今猶是仙之中者未及上仙下真也前服氣諸
事往亦爲之而得如今日耳周生爾營之乎言
語粗悉入四更中趙曰星已疎矣行當應曙川
與去和諸人曰應去趙又曰方當去來不爲久

劉王曰趙夫人來當無不相隨劉曰來月三日
當往東華呈學簿當學陶夫人相過子良問何
學簿曰是易遷中教仙人學業有進退之簿二
月日多一呈呈東華大司命入月三呈此二月
之最至九月復呈如此周而復始陶曰且作十
餘日別李曰其間動靜趙夫人當見使來去不
復辭別便悉下牀而去侍女隨次而滅

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書六小青牋紙

諸夫人所說並無義旨非必止在周生亦以
兼戒學者明智功德之義過於專修觀夫議

理亦開則其
理可見也

冥通記卷一

未

六月二十一日夜夢一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
褶平上幘執手版版黑色形容乃肅雅見敬自
稱趙丞使下官相聞而言曰昨所與陶隱居共
有辭欲須兩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運應爾比
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功行周方來
於此當為驗二人之德不煩謙謙恐悵望故遣
報子良曰比風月赫烈塘湖熇竭五穀焦枯草
木彫落方慮饑乏故冒共投辭希垂沾潤此人

曰當不慮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辭言語乃好
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並青紙土人唯言
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會處諸如此者世間
非一但無人報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反云神而
無靈願更作墨書辭勿同前語子良答輒從要
肯又問聖靈何姓可得聞不此人曰問下官耶
答曰姓黃字元平東海人猶散在保命趙丞間
無位任仍曰不得久停或當更來欽手而去

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麻紙

冥通記卷一

十七

年夏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
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青紙云十日
晴後共周于靜中奏之故二十一日夜得此
夢周二十二日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
中當雨爾旦天清亦熱了無雨意至周中周
來入嶺至上便見東邊風雲卒起未達隱居
間於路便雨地得見東邊風雲卒起未達隱居
耳此一事即共宣顯只疏云夢不知定夢定
覺耶華陽隱居陶甲道士周子良辭竊尋下
民之命粒食為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元
早種旬始保無涸竭遠近嗷嗷瞻天望恩百姓
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有願
災應點首垂垂沾渥呼風召雲俯寸而合使
興於今共中至誠稽顙辭請謹辭

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請

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

此是前所朱建

辭者隱居製周書始檢得後
則寫又尋覓周所易本未見

六月二十四日晝臥南牀夢一人年可六十許

著飄風冠披毛帔紫羅裳手執玉鈴腰帶大符

以丹書黃上相似未嘗來也侍者兩人皆絳衣

進坐乃言曰德秀之美感乎幽冥吾久欲來碍

以諸務遂不即果鄧生前亦應爲說我來子良

曰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比恒洗心潔念

仰候真仙乃笑曰鄧亦尋應來良久許乃自悲

六冥通記卷三

六

歎曰昔爲孤棲獨往賢莫過焉我嘗學道於嵩

高積八十餘年蒙得神芝服之而化雖得神涉

仙階而尸宅無寄今猶在嵩高南石室中顧之

眷戀心未能豁子當不憂此事人言得道不復

念形我念形之切裂於肝心可得無棺槨乎吾

今乃桐柏金庭琳宮之師領蒼梧仙人鎮朱臺

之內姓徐字玄真故令知位字有在耳尋常與

鄧生俱來別更委曲不爲遠別便不須與復夢

見二人乃趙承前所使黃元平者云昨雨恨不

多來月中當更作昨往泰山見尊府君送人夕

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記生名如此輩六人尊

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今來此

今故來爲宜之如此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

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柏故相

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如徐說雖得

仙化猶戀於委形況在餘神鬼中子棺柳之

事便弗無矣此徐君真語所無而不知何處

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隸鄧都所

使去五月趙承云明年春當生王家今則已

去一得受生便連連絕也又按前劉夫人云

爾名上仙錄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

除死記生名尋此則仙簡鬼簿各各有名仙

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猶爲未定是故得上仙

名由有除或充鬼役若是則周生今日之化永

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則

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真持玉鈴侍

者二人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

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

爲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華陽

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善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助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人頑疎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尚未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賜與叅訪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功夫久有在鄧

太真通記卷二

二十

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侯所說當可言乎徐曰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前身之事子良因曰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侯是誰鄧曰是東華仙候韓惠期領東宮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詣此人耳徐曰今日匆匆不得久停尋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爲遠別席

同出戶侍者
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紙

按徐云定錄授子玄經檢別目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錄授太霄隱書玄真

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恐與同房俱別封也論桐栢中仙乃不應相開當鄧領華陽四宮仙禁故得往來四宮者當爲男則童初蕭開女則易遷含真也參簡之事別在七月中

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事

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其洞房玄真三條

此錄悉具足

太真通記卷二

三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梁陶弘景撰

七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未注詳記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緣毛被丹霄飛裳佩流

金鈴年可五十許真語有侍者四人執黃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被佩流金鈴年可四十許真語有侍者

四人執緣毛節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被紫錦衣佩流金鈴

年可六十許真語有侍者三人執玄毛節又捧一白茅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被玄錦衣佩玉鈴

年可六十許真語有侍者二人執無所執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鈴年可四十許真語有侍者

云名太賓侍者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被紫錦衣佩玉鈴

年可四十許真語有侍者三人執青毛節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侍者五人真語有凡此

識承曰今真人來何六拜子良即起再拜頓首

稽顙乞神仙訣

茅定錄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錄我所關

周紫陽曰一與爾別便數百年我當知如一日

爾縈之經生死一何苦哉

司馬括蒼曰學道不勤而得道者乃周生乎茅

保命曰勤苦之弊何可弊言所謂先苦後樂

王紫陽曰歲月易積功業難顯昔聞周生之名

今見周生之德宿昔猶固良可知矣應是嘉字

周大夫曰周生年稚而德與識淺而智深已三

六冥通記卷三

二

生如此我昔微遊于世數經詣之乃能傾襟年

誠而施仁也我因欲示之要言而其未堪受法

故不授之今得相見良亦為欣

周紫陽曰卿知其根由不乃吾之弟孫也昔與

其于南海相遇便別別來已二百餘年矣承曰

將告卿衆真之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衍山周

君第二紫陽右真人治嶓冢山王君周君卿乃

左右真人亦不顯右第三定錄中君第四保

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括蒼真

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前六等並真人前後
來者皆仙人唯馮君是黃庭真人治中獄耳保
命問曰粗悉此位不予良終蒙承垂告已解定
錄君曰前遺景上期授子玄真內訣遂未修之
邪子良曰蒙賜玄真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
洞房欲且營之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
好得益遲修玄真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
女侍猶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王
君曰子勸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怠亦未必得

六真通記卷三

三

前此功爾勿輕示人今夕來事周大夫曰得仙
者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申年當得上
拜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未遠而亦復爲遙
子勤此中間也司馬君曰子保舉既強得業亦
美道必可諧但其流行之必不怠也子良受旨
一一謹依亦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此議卿媛
屢有跪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不必允耳定
錄曰陶某名錄多闕穿處不的由經見由我我
亦不得自任中甸間當與思和此保命往諸司

命問論之意此必無若勿卒憂悒仍云吾今
去或復尋更來其間有信書疏亦可相通因以
去而

右一條七月二日夜受記書四小青牋又二
片續後

按紫陽兩真句曲二君此日若始自降前六月
唯遣侍童耳真誥曰周太賓善鼓一絃琴是教
孫登者爲蓬萊右大人即應是也司馬括蒼內
外書傳都不見又不應是季主乃可季主兒法

六真通記卷三

四

育耳唯見此一來自後無復所出隱居此年四
月自得夢應被召云官府已整唯作印未成意
甚惻惻徑向周說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
乃密營晚信告潘淵文爲條疏作辭牒令周共
奏請後天窓洞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
復問周可否至七月十三日事訣十四日旦周
疏受見示方具耳止聞此一過而去屢有跪請
是所未究

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來齊着青衣綠

綠衣下紫爲腰帶佩金鈴鈴下有太符黑爲文
書青上手並執板板白色似玉見衣縫縫皆有
如織文綴之每縫際並有小鈴子播之行輒有
聲其一女則劉玄微一則陶智安餘者皆不識
亦不見與語劉夫人曰此修學稍得新業邪吾
旦往東華今始還文書事粗得了見爾名已度
上東華劉簡甚助爲慶陶夫人曰聞近齋而俟
北斗大不人訝爾標心乃至於此星亦未可
卒見積以歲月所不論耳劉夫人因喚諸女曰

冥通記卷三

五

此周生有凌雲之秀將可與共語一人應曰下
仙未敢與高人語劉曰高下未必可定伊猶沉
滯塵喧共啓悟之耳何高之有此女笑曰別當
相造今未容言陶曰此段易遷中有柳妙基謂
作姬字受口語孫孝華阮惠香此三女真
音不得字休也此三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
仙妃故令知之劉曰周生爾欲之乎答曰凡蟲
鳥非所敢希曰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陶曰夜已
深宜去便欲去諸女曰待儂因相隨而滅

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書兩小青紙按此即
所云近學解呈東華還過而下見趙日乃更
有餘人兼申嘲謔故希之辭夫以涵育兩儀
照臨日月山澤通氣陰陽離會莫不皆須正
偶其相映協目高真以下咸同斯義既已久
表昔記于今差非嫌惑但長功貴賤年月餘
從各有終運不必可均耳如其道超域外心
變化表者時或迹應作非復體語接文殊之
感現淨名之室作賓友稱奇對扶桑諒別有
旨
矣

冥通記卷三

本

七月九日夜見紫陽周王西華人定錄君三人
衣服並如前侍者共可有十許人紫陽童亦在
中自共語良久定錄君乃語子良曰比勞用心
吾天事煩煩以疲我神此六日往東華見爾名
已上青簡乃位爲保晨司始吾徒也不亦巍巍
乎此乃冥符宿契雖非此間之職要應先當成
就周紫陽仍曰爾自應得此位諸局司故不以
明德相顯直奏功夫事故使移時夫涉真境便
多有試好固心力勿弱於其間王紫陽曰得如
此甚好但恐以試爲難耳子良因請問不審幾
試試若大小恐肉人邪僻能不憂懼王曰當兩
小試或爲虎狼或爲姝淫異形以怖於人爾見

此時但整心建意勿悵惶也若不過者怪

人功夫俄頃耳

周少來神膽正小鬼時獨宿空屋夜行林草了无忌憚去常

層鷺及來茅山至移朱陽晨夜開路去來恒獨行耳始近聞人說從今八月以來館解往反必須一兩人相伴小段則便執刀杖人問何忽爾亦為作吟唱相答此當是去斯近密防諸試只二十大夕移東路宿亦徒一道士意下伴眠道士覺其不得眠故起坐誦諸咒說此復是臨時猶慮有異於平日致驚怖耳而遂得免過當由功力強

定錄又曰昨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

之從檢課簡錄見天下民人爲善者五十分無

一而況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

不冥通記卷三

七

已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

也兼運度已過災世益難見東華青簿紫錄內

格中有上上真錄者五人已落二人補地解無

復進補者上中真者二十八人已落七人二人

補下仙五人復還人中唯上一人補耳上下真

者三百人已落二十六人十一人補地解十五

人還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者二百十一

人已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官中職六人成

尸解二十四人或賤民都成五十人耳上中仙

二百九十三人已落七十人十人退成下仙

八人得尸解五十一人還生民中復上十一人

耳上下仙者四百三人已落七十八人二十人

爲酆都所引四人被考三官五十四人還民間

復上十九人耳始今月標落此諸人須至分節

當上言太極更記死錄於太山見此輩良爲可

悲並皆修法不勤或先亡引逮所行乖道或先

勤後怠失此功夫一何苦哉亦有垂登雲天者

口月下空並下教真人降授之其或處在深山

不冥通記卷三

八

或學道歷年人並不知此吾等亦時時教授如

爾今日人誰知邪

周君曰茅定錄說此者是戒爾之深矣勿怠惰

于其間爾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中仙

之上得遊行太極控駕龍驎不亦快乎王君曰

茅定錄及周紫陽所誠實爲深矣足爲子之實

錄也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

之乎子良因問家師陶公何如答曰假令爾如

其者則期真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切

沖等也一本作中仙之中後濃墨點作下仙之
上本解所以既久入今當由怠替攸
降二階邪范幼冲爲童初監出真誥中未知真
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已說句曲有四人欲知
之乎而竟不得問是誰甚爲可恨今以耳眼所
聞見者在男人中有蔣薛女人中有蔣宋並久
就修學其長少男女南北亦復數人或有德行
或有信識但于學功未深耳許靈真雖先聖之
胤而有累曲道士甚有本意令木知誰當會此
三人之數者但應各
加精勤庶充此限耳

子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大過但令

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其姨母本錢塘人姓張三

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冒徐姓十歲便
出家隨師學道在餘姚立精舍性至真正雅攝

真通記卷

九

妹兒子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制所逼諸道義
觀令其作方便出適上虞朱家而遂陷世法以
此耻慨致結氣病涉四年育一男便攜還永嘉
從此離絕至今十有一年乃示小來手未嘗殺
蟲蟻妄折花草唯日中一食而根性過嚴治于
目下刻急如今所言乃得無大過獨是不無小
失當以不能遂固節取命兼挫辱于神鬼故也
學業既淺豈望今身有果但爾三生得以爲幸
矣

周君更問子良爾姓何等子良倉卒不得道前

賜名字直云姓周名子良君勃然曰何以謬濫

汝乃道士周太玄字虛靈而比於世中周子良

邪汝名書玉簡皆作周太玄勿復勝應作子良稱字

唯丁世上名子良耳勿以隱名示于俗人天下

人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依于爾非直以挺命

感真亦如以親逮故耳昔有楊許者楊恒有神

真往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

猶欲想未除故不得見楊位亦不大于許其神

凝志安萬邪不能于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

受語于楊令以示許也爾令得見吾等亦如楊

之用行耳凡此事莫輕示人吾昔與裴清靈去

來華僑處授其言語令以示許僑宿本俗民性

真通記卷

十

氣虛疎不能隱秘告其一法廻而加增逢人不

問愚賢輒敢便說之如此既多便廻受于揚耳

僑乃流沉河水身沒異方得脫以來始十四年

耳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慎乎

爾勿示人此事也揚許及華僑事皆出真誥中也

定錄曰昨見楊在東華語我要來其云欲來礙

以諸事別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耳見許候與紫微夫人及右英

共轡龍車往詣南真紫微問我見有周太玄已

刻紫錄將應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
因答已經詰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啓悟紫微
言別往看之年秋事今得去紫微夫人主下教者
定錄曰言語粗悉足爲周生保試今且去天務
繁多明日定因相前而去此二更中來入四更乃去言語多亦不能盡得記

右一條九日夜所受記書五白官紙此條中落及宜漏諸事全是欲嚴相誠防恐脫言語便致謬誤既如此伊何由敢顯雖復王威加逼金帛滿堂亦當杜口道義等故自息求而此中引暢許之論亦何必不別有所指追恨

大冥通記卷三

七

不知早相共理今關係漸加鑽訪必不徒然
往矣如何猶冀于冥途之中既更通焉耳
七月十一日夜見桐柏徐鄧二人來衣服皆如
前徐至便言曰名已果上東華定爲保晨司甚
助欣慶鄧曰昨已應有說此事者子良答爾諸
真亦粗說其事但子良庸陋豈敢仰希恃蒙神
真提拂不論耳

徐曰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元
穌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達家已
上紫錄次生劉偉家復上主編既經歷辛勤今

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爲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
法保命仍將往共定錄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
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格可刻仙名
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檢名簿因得
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奏上仙爲保晨司韓侯仍
作事曰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
今見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依如仙格
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
以補之謹上青君命云如牒仍作簡文曰惟周
太玄因業樹茲刻名仙簡爲保晨司此韓侯刻赤金爲文以上言太上也
吾聞此位尋滿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子良
問不審此位若爲羽儀徐答曰亦不可爲定更
由功業之高下理有丹龍錄車玄羽之蓋素毛
之節青衣玉女五人朱衣玉童七人執鴻翮之
扇建扶靈之冠服紫羽之帔絳霄之衣帶寶玉
之鈴六丁爲使萬神受保知天下神仙切夫之
事教學之方非復人間保籍丞也故指來相

大冥通記卷三

七

未可示人身之遺迹乃後人之所效耳鄧曰桐
栢真君乃欲來須見太虛司陰二真既累去後與兩小兒
竟夕耕穡恐明日人來見蹤迹于是內外無知
者以至至今唯密以啓聞耳尋此便是前緣所
招或答諸應至定錄趙亦灼然知見而不可較
也尋以未知應爲此位那言不大欲爲恐是懸
照此意自發上道心真老君誠解其性理習忘
相懷于一切有爲無後執著與時未道之志便
有濃淡故以推心知當不大欲爲耳今既忘言
千取捨便亦不難此任但令得在能利益衆生
處雖甲雖苦其心爲之後云雖欲蕩情散慮亦
未能多去此實神察六七往道中暫煩惱未盡
況此信忍望都隆郭五年十年非但未定朝聞
夕顯亦是所願周生既已見捨便欲促促往尋之
從別記目錄比月十五日保命授三天龍文并
令且混人勿異迹行來動靜但意云此一係不

大冥通記卷三

幸

顯出恐是與
龍文別封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三白官紙此條

是定位即云待前人滿則未便到職但未知

猶且領丞住俟期而去爲不成稱丞直遊散

乃可知耳計今心應猶在洞中也

十三日夜定錄趙丞俱來定錄曰昨與思和至

太玄府仍請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由少時子

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年事雖

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隸司命未敢爲定趙丞

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

召爲何職仙官鬼官丞答蓬萊都水監高光坐
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
耳此是仙官隸司陰府掌水事以陶有勞故得
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爲此位既仙陶當不知
卿可以事自陶也少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
湊皆有因而至非神明之所如陶今夕心意豈
復憶此雖云欲蕩情散慮恐亦未能都去如何
復言合丹事云云不知此所道又言青童大君
月未當來華當騰檢選仙事云云

大冥通記卷三

右一條十三日夜所受記書一小白紙按此

持前二日所云中句問去爲論也周以十四

清旦來入嶺止疏前停召事見示即問周向

意有今夕心意語答云亦不解所以見意色

甚不好子良亦不敢問于時既密解此意便

止不更重論嶺裏以十三夕一更忽被冠似

有六七人皆執杖奄至階前一入喚言在御

仗中蒙假還東時等數人乏資糧故來就先

生乞于時已開戶未眠聞此便開戶當對呼

進隨意所須衣服物器一階拾與別屋兩小

兒並被錄置既從來未嘗見此不能不懼而
猶向其道但各取重擔徐去必無告計正恐
君劫道比罪重我當作好意相與使後也
十八日夜見定錄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
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勝今

居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爲耳此地本非
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災害住與不住無勝否
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心既未發吾寧
得知方將而言唯句曲可住吳越名山乃不少
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山

右一條十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

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
觀之日爲申陳如此即是酬之告周竟不以
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宣也于時至尊
垂恩爲置宋長沙道士二解并左右空地于
此廨西復爲起觀前左右即是許長史舊基
竊恐側近真蹤或以致譴故二三因聞耳追

恨不得作方畧通辭方畧
通辭則亦應方畧酬答也

二十五日夜夢見唐趙二丞來趙曰近何意恒
勞苦損人精神惜人耳眼今去勿復遇辛苦子
良問不審住此廨中好否比者恒憂與盜事趙
回頭曰此事關唐丞唐丞仍曰雖見關亦不得
自由夫災禍亦非鬼神所知此廨自不須多憂
疲人心慮子良言劫盜事深以仰憑答曰自保
勛不須過憂便去君論期運事竟應相造也我
等且去尋復相過子良起送相隨而滅

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記書一白官紙

此夏早人情惡山有專長但慮驚怖故以
此祈訪也唐丞名公房亦四丞之一主死生
計劫盜事正應由樂由樂不知關唐也記
中從來見唐來事今若始唐唐有始知識語
恐前已有不必存記耳西解北後至今顧蒙
安隱也依別記曰錄北月二十八日唐丞又
云劫盜事不令憂云云
此不勝悲是不錄也

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凡有七條事書

青白大小令十紙

于目錄中錄一條餘悉具凡也

周氏冥通記卷三

人冥通記卷三

共

周氏冥通記卷四

梁陶弘景撰

此卷從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丙申年

七月末月月悉記所通目錄其五六七月並具

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
有此年目錄無更別記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保命府趙丞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保命府趙丞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中獄仙人洪先生告

伺二星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晝夢食合金液醮云云

右四條五月事中今別撰在第一卷三條云
見一條

乙未年六月一日保命趙丞華陽司農玉童業

陽內官玉童各告治身之行云云

乙未年六月四日華陽童告人罵辱令心勿受

云云

乙未年六月六日桐相仙人鄧君來結冥友云云

乙未年六月八日紫陽玉童宣周君肯改名字

云云

云云

乙未年六月九日聞人隱告坐卧偃房事云云

又保命趙丞告流汗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一日子東嶺宿易遷女仙李飛

華告有五女仙欲來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二日中獄真人馮君蕭閑受主

張君中獄仙人洪君保命府樂丞華陽玉童凡

五人告長生要言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范帥告勿食肉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中獄共先生授洞房經云云

今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范帥遣人來重責食肉事

云云嶽去後來

乙未年六月十九日易遷五女仙來告生死因

緣根本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一日趙丞遣黃元平告請雨

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蒼梧仙人徐君棺窆事

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趙丞又遣來告請雨騰

辭替梧去後

云云今
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五日黃元平告已落太山死

籍

乙未年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錄旨授玄

真經

云云今
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蒼梧徐君執蓋鄧君告

名已上東華

云云

右十七條六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二卷

凡缺
三條

今見十四條
並不費言

乙未年七月二日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錄保命

二真君周大夫司馬括蒼樂丞同來大論語事

又及隱曉事

乙未年七月三日易遷有女仙來云名已上青

簡

乙未年七月九日紫陽定錄告已進為保晨司

并論上落人數

乙未年七月十一日徐鄧二人來云參定東華
名說上事牒

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定錄君及趙丞告陶得停

召合及事

乙未年七月十五日保命君授三天龍文并令

但且混人世勿為異應行來動靜營為出入任

意但勿違犯正法耳條真法時但默行莫令人

知神明不以萬里為遙不以山海為難戀行應

動任所趣勿以吾等為礙

云云今
缺此記

乙未年七月十八日見定錄君云陶答語及問

所住

乙未年七月二十五日趙唐二丞告勿過勞神

疲體

乙未年七月二十八日唐丞告劫盜火禍不須

防慎不令有變

云云今
缺此記

右九條七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三卷

缺二條
今見有

七條並或并右三十條並有具記

唯缺
五條從此

後並無別記實為深恨

本年八月一日范監來告云此日諸真相就

詠歌已畢自今已後欲令自來處處遊觀云云

此云來

八月五日夢從一朱門崇闕入見司命君見授

夜光芝

云云夜光芝是
何曲五種芝之類

八月七日夢入華陽中先經保命府後至定錄

間次往蕭閑採龍仙芝

云云此則從北入而向
南也龍仙芝亦見五種

芝

八月九日夢至定錄間見問云乃同人齋邪云云

冥通記卷四

五

附日在中堂王法
名為皇家陰炭齊

八月十二日夢與定錄君與華陽內共乘車侍

玉女三十人奏天樂造南真于丹城南真見告

云因又告太玄太玄示以仙籍

云云二真府
並在大霄也

八月十五日夢與定錄保命共往紫微夫人處

云云紫微治玄
龍宮應在北方

八月十六日夢至方諸見青君府不見青君乃

見韓太華丹青館宋夫人見告神仙之要委形

之術

云韓太華始以今年度來宮受書
宋宮玉妃之寶後韓出真品也

八月十九日又夢造方諸正見青君出遊楊君

九華及許仙侯皆從因造韓伊允簿籍事云云

前卷所云東宮典
簿籍者夕惠期也

八月二十一日夢與保命至蓬萊見周大夫又

至一朱臺巨闕青軒紫房云是司陰府陶某近

正應治此東南一玄宮中因復行見一人面金

色長短中形人著飛霄衣冠見告道法之事云云

保命曰此是小天奉法人周大夫仍告道業因

緣甚多

云云周大夫即大賓真語亦云在蓬萊
可除君主天下水事出馬君傳前不知

冥通記卷四

刑治在蓬萊小方諸
多事道事亦出真語

八月二十五日夢與色監趙丞至太衡山見南

陵薛大夫中黃杜大夫見授隱變方因爾又行

見一草屋甚高大絕有甘泉雜生衆華范監云

此是遊仙之廬因共入坐屋下談神仙事云云

二大夫真
語中無也

八月二十五日夢入華陽造定錄諮來年十月

可保得申延不答云可爾

云云此其清欲留世
意所以發此請彈初

云可爾恐後復相詰却審
得申則不應十月果去也

八月二十六日夜夢定錄保命來見告云明當復往東華過司命間既是天事不復得同當更

為訪韓侯論爾更不迴異不此謂及後屢道明

定進退皆復由功過故也

八月二十九日見上期來宣定錄旨云韓侯甚

有懷於爾簡錄猶因云云此云見來則非夢也上期是華陽童姓景名上

也期

右十三條八月中事二條是來十一條是夢往

九月二日夢至華陽中見二君云云

九月五日夢又至蓬萊先過司命司命見告服

神丹應先須名上仙籍乃得服之云云乃至蓬萊

見周大夫食一草狀如槐香而紫色見告云子

未得食此得食此便如吾耳及火棗交梨事云云

火棗交梨出真誥中亦竟不知此果是何神奇

九月八日夢與趙丞共遊易遷童初二宮二宮

相去可五六里易遷女仙宮前初男仙宮前未知東西引為南北列耳

九月十日夢與保命到一山山形平圓異於人

間山名為丹龍云中有洞多仙真丹龍云在陽洛之南是市

之宮也

九月十五日夢獨往桐栢山見金庭館珠寶煥

麗宮室行列殊多亦有青黃盡相似復云有金

庭洞宮自所見者非其限乃眾仙之遊憩典司

之所治耳非王真人所居東方大君來時別復

有宮雖云有而自不見桐栢右弼王所治之處亦云山內外並有官府

九月二十三日夢定錄來于朱陽見攜到司命

府道逢玄清紫微二夫人乘雲輶從二十餘玉

女語定錄云司命紫陽正相連塵生今來亦是

其真意言見笑為塵生不言是陳生

定錄答語云云當爾時亦不知在何所但覺飄然

而行耳到司命門即見紫陽共見告大有所言

非可具記此應有奇事也

九月二十五日忽夢見張理禁令誦道德云云道德二篇實道書之宗極太極真人亦云誦之萬過白日昇天

右從前來至此並墨書大度西麻凡七百紙

九月二十九日夢見天西北有一物長數十丈

青赤色首尾等大狀似虹因到張理禁處問此
爲何物答云名玄霞之獸或呼爲水母乃可愁
矣夫有中無未若無中之無空無之理難可
思議此九六之災顯矣人誰知之張爲保命神
禁伯主誦而
水過以問之事出真諦張既善設虛無每語輒
入斯境隱居謂有中之無自性空也無中之無
畢竟空也但未
解說此何指耳

右八條九月中事並記云夢

十月二日夢見洪先生見令誦太素祝云云未
詳此出
經何

八真通記卷四

九

十月五日夢見定錄君云比來多諸進御善自
禁節勿縱志也似應作恣字既至有上
落實宜恒加精勤也

十一日見紫陽定錄保命桐栢來及移朱陽事
云云不知論
此可否云何

十八日見定錄云朱陽封爾所居處若不能遠
去只朱陽左側好良常爲勝恐爾不能處之耳

此月十九日隱居始移朱陽住間亦同來
既是公館當慮有月之事以爲妨碍故也

二十日夢見南真紫微云

二十七日夢見趙丞洪先生及星事云云猶應
是司二星

平

二十九日夢至一處名爲陰城之宮大有仙人
而自不識未見陰城
宮所出處

右七條十月中事二條云見
五條云夢

十一月三日夢見洪君及唐丞言曰雲間星沒
唯宜囑南山坐耳此雖可瞻而非求真之體
應可二星既雲間
亦不宜便厭耳

十一月八日夢見定錄因自陳欲寄朱陽東爲
小屋未審可爾不答云東好所恨下葬爲不便

八真通記卷四

十

耳夫居當作四合舍不者不可不作堂東西廂
若不爾名爲孤凶宅但以意作之爾其去矣以

遺來者吾見陶某比意大欲相試爾但浮此跡

勿畏人不信得不信乃爲吾之快矣東岡有兩
大窠皆可
管墓初本欲于西窠作解恨廣大更令就窠
西立廨近朱陽爲好周令定葬東窠正南向

十三日夢見周君言曰陶其或信不信多好試

人但爾比亦喧然多諸雜相可自節此類類告
云陶或信

不信欲相識今追思不呵有不信事自從遺
想來凡一切有爲通無爾恨耳于周事實亦謙
尚亦不平背正自慙然有時見其過凡既率
嫌接神之體不應爾至丁周欲別立屋便虛

嫌接神之體不應爾至丁周欲別立屋便虛

相許自爲看地給錢一萬伊本願即作二間堂
東西兩各三間林竹至而道士心未善者互與
言說遂不成復作廟止三間堂屋而已今日左
見事亦如此明非已立意也此者微有準擬猶
欲追爲起之期留啓云止請留一間既爲
遊舊之所今則並修理之不令蕪雜也

十五日夢見洪君來告曰爾即欲所居西北面
有故氣吾今共汝看之便往至彼處見一人形

極醜陋君曰此即是大都畏人居之定無苦
館及彼解以後乃有二三塚狀似古塚既林草
榛蕪亦可憐人埋塵不見有巫場處所云故氣
正當竟爽革耳既曰
無苦便不爲害也

天壤通記卷四

二十日見一女人形容殊麗上下青衣侍二女
至戶內立而無言

二十六日夢見周蓬萊云北斗已復不見而視
於二星云云當是二十七應司二
星今夕已陰晦必不見也

二十九日夢見茅二君周二君並有控乘遊於
雷平直取伏龍定錄並舉手見向如謝去狀雷
平直
在館東南伏龍在西北便早
空從館十度故得相望也

右七條十一月事一條云見
六條云夢

十二月三日見徐登應作
鄧字二君言去二十九日

桐柏府校籍司人典簿三人被責云云
便下

了事所
以也

七日夢往司命處告玉清清玄事云云此所繪
殊高恨不略
也說

十一日夢見韓夫人云此者情志落落彌入真
相云云應事韓太華始
以十月度東宮爲妃

十九日見一人駕大車形容甚壯從者十人直
見拜溫涼而出

二十一日定錄告云前來拜者鄧都執法君蔡
子遷也爾方綜其上官故來通報耳云云係命
府職係皆

天壤通記卷四

總治鄧岱丞位彌相問
涉上官當保籍任也

二十五日見趙丞直云仙籍空矣爾勿憂矣故
月中定錄所歎亦
云方夢仙籍無人

二十八日夕見定錄趙丞范帥三人子良問所
通辭仰呈君未君云適得君仍語丞云可速因
直爾而已更別餘語云云此中似別有事言不
容備言延應是爲帥見有
辭

有

右七條十二月中事一條云見
二條云夢

閏月三日夢見云云世上方無復蹤如可

云云韓猶
應是太華

六日見洪先生云子勤之勗之前後事事也云云
此亦屬

十五日見保命云爾屋事勿以在懷傷人神氣
其人尋來就上其正月欲戴屋而所顧師承不
來乃云欲作辭告縣攝之師定

故有今告也

十八日夢大司命君問日子欲仙不答實願仙
云願仙何不學仙云云

二十三日見洪先生云此所問泛舟者乃中嶽

六冥通記卷四

七

仙人于朴也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

也豈復來於此邪去冬有人姓顧名道度從外江還云于大雷忽達一人乘

小小鹿頸船于劣容一人從浪中來直呼顧姓

名云下都去欲寄書與茅山陶隱居隱居已與

我欲助其功夫以獻主主正爾見作書垂當授

與忽云罷君會不往山我尋自下云此人自稱

姓彭顧至都勿勿往廣陵欲宣此消息而無方

于華監問過嗣真館道士強文敬因疏寄具還

如此隱居唯聽其下亦不便問周周當是問

強說自訪冥中既如此告便當不復自下

二十五日見定錄保命二君保命曰年內多勞

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云多罪吾已却之不宜

三過如此云云伊蒙神真扶獎如此不免三官

所奏况庸庸之徒邪唯各宜如履薄

耳小

二十六日見周君云葛衍之東水已加八十二
丈南衡山西邊頃崩為淵云云

二十八日見徐君云韓眾已復有事今與鄧生
往看之云云此語不與字惠期歲夕夢見司命

南真南真見授一子大如鵝卵令噉之司命云

道未成不得九轉之華且食此亦足明爾云云

右八條閏月中事六條云見二條云夢

右從八月初至閏月末凡六月中合五十一

六冥通記卷四

七

條事十六條云見三十五條云夢從九月二十九日來至此並朱書入度色紙並紙

黃書共一紙也

丙申年正月二日夢造小有天見王君爾云何

遑遑於人間名已定勿虧頓於世路云云此王屋三清虛

上君為下教二十四真人之首也

十日見洪君范師云明是戊寅上玄治建可載

屋云但宅不得其所洪云大象尚復無常人生

有何定邪只此亦好又及洞經事云云其本欲

而師不來又小雨云云

果至丁亥日方得戴耳

十一日見定錄保命桐栢周君周君云爾不復
 謂真道耶吾將去爾于良未得答定錄乃云其
 心不然正是身廢耳紫陽試之邪保命云爾何
 意頓取人三百斛穀子良答不取又云見取何
 云不取已爾別自語所不能當埤之餘別了此
 數節中為起屋事恒憐憫不作恐身既廢心亦
 是急定錄詩之耳取穀之事了不聞有此音迹
 計三百斛穀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
 為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為師使本是衣食弟
 子不應以此為責伊云不敢神證云取兩
 不應妄又云別當埤之思此答所不解
 十四夕夢見許仙侯等五人自共語許云自宅
 此字未足久便已近二百許年又聞一人答兆
 切尚復修爾此何足為遠不知是誰許長史立
 山中至今一百六十七年耳
 十七夕見定錄唐丞來中君云許侯近所言亦
 深哉唐丞論北臺事極多非可書銘北臺鄭都
 北帝臺
 二十四夕見定錄君云念真不密穢氣無辯自
 云研瑩之云云
 二十七夕見保命及洪君洪君云勿輕說人事
 云云此當有所
 試不知是何耳

右七條起丙申年正月申中事四條云夢
 三條云夢
 二月三日夢見洪先生云北斗事云云此復是
 司二星也洪
 是授云故
 屢屢言之
 七日夢見定錄云臨海燒山中有仙人遊在人
 間自號彭先生實是鄭玄字子陸陸渾仙人也
 朱交甫令其觀上人情及修道者其尋或當來
 先昨已往建安臨海人書與道士鄒堯云其人
 彭公在此不竟得而掃靜櫺故人得見之其人
 亟乘一刀一刀小而歌曰太霄何冥冥靈真時下
 遊命我囂塗際採察雲中儔世路多滯濁真誠
 不可搜促駕還陸嶺人間無與酬步行亦永此
 其若來可不接之其人形中人面左邊有紫誌
 著黃絹帽多髯而前齒缺是也書此一條獨委
 曲者當是或欲
 示後人也燒山即赤水山今亦屬永安樂城二
 縣其界未知鄒堯是何處人顯昭形服如此便
 是可察正恐伊知
 人識更復改容耳
 九日見丞云此者情志何甚索索云云
 十四日見定錄云司命來月中旬當來西宮東
 官人亦並來故逆示云云此當是云三月十八
 事見其此日亦有附本在

二十八條大條云耳

右從目錄凡用墨朱黃三色書大度白及細紙

合十六番八番白并右從去乙未年五月二十

三月初通至今丙申年七月未合一百九條十六條云見四

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尋八今年來月

月所記自疎簡未知是不復悉記為時近致希

邪周紫陽記九真玉瀝丹方云輕于九轉易于

月明九轉此別一紙無

九菰葉蘭琅為芝一斤出南閣句

丹朱玉漿二斗出南閣此

右二物細切芝竟仍以玉漿一斗漬之一宿埋

陰垣之陽去垣三寸入土一尺以白瓦器容四

斗許盛仍以瓦盤蓋之蠟密封之上土令厚二

寸以今日午時埋至明日午時出之持之南行

取已所佳戶十二步乃置眠牀頭按上至明日

午時又以銅器盛煎之令火齊器底勿令火黯

出器邊也得三沸見又丙玉漿一斗又加火煎

三十九日見保命云勿犯霧露云云

右三條事三月中事並云

四月九日見定錄云前疏文辭殊雅但恐心不

必然耳云云不見

十五日見三丞及洪君來云郤下都邪勿不復

友山諸人自共語多不了其于時欲出都定

右二條四月中事並云

五月九日夢見司命定錄保命及眾真並見試

以綠業事云云色不悅又及應

十五日夢到東宮拜青君見韓侯等雖不面見

青君而傳譯意氣大見憐愍韓侯接對如常耳

如此說者前韓

二十九日夢司命三君云前事遣赤城外衛軍

十人相助遂不能都此字草漫亦得可耳不

此何若是前所云憂益相救助者則不

右三條五月中事並云從正月來至此見並

紙半前紙按

六月十日于道中眠夢見范帥云惡魁橫行不

可卒禁勿輕慢之雖無如人何交爾不好云云

出都以此川九日曉出山就墟宿十日早發爾夕應在湖熟方山間此月中遠近多溫病

十九口于第中夢斷肉乃食鵝膏未可解也此日王法明文子在館宿延陵嵇茂无亦入

其多責郭邑微果食中必有鵝膏煎煮之也

二十八日夢見紫微遊行云云

右三條六月中事三條並云云

七月一日見洪先生云八霞之表已陳爾居處

東萊可不裝束云云大多不可復載此中當說去留文會

八日復夢見韓侯紫微楊君定錄等多為論性

命之致因緣罪福之源若疏此可三四紙許此亦為殊恨也

十七日見保命趙丞多論天地災橫之事亦甚

多不可記此理難當說

二十三日見眾真凡三十人多論人治身之本

謝殃之法甚多亦復論作九轉事云云此條不顯為恨最添

右四條七月中事三條云見一條云夢從六月初來共紙一大度自殘

右從丙申年正月初至七月未凡七月中合

二十日夢見司命君君見令取青此一字草誤未不可識也

以呈司命司命云此可耳心未真也當更研瑩

見景上期來云二君今往龜山聊過令知如此

所見意氣欲動前與人戲過致使時魅相侵賴

得高監相為不爾幾致變聞開在弟中忽輔病恐是此意高監不知

誰洞中不又曰裏屋人自稱木道士者是井星

鬼官所使勿信之以邪情惑人壞人真氣可

急詣許駕去已遠不得久停便去周在都仍就王法明同往

南庚第道士館中在外屋宿當是欲進諸水問

事故得此告其還多有問木者而都不談此事

密也

二十五日見唐趙二丞來云還于舊居便共覺

蕭然多論九轉事云云并二君令告云云其是二

山意殊不許遊行人間九

轉事無聞一何可歎也

右六條二月中書三條云見三條云夢

三月三日見保命告勿食草之正心及餘事云云

紫文仙忌云爾

止謂此一日耳

八日見趙丞垂天下邪鬼之事令慎之諸云云

許可以蓬蒿爲薪煎令餘一斗漉滓乾
三月三日竟開視上當有紫光曜目夜
月然燈此即成矣又以藥滓置木臼中搗三
二十杵紙裹令密若以投水水流即停若封
室萬人不能開若僞劫賊合衆不能動封山
山開封人人俟若欲速登天可併服之即死矣
苦欲且留世當稍服之盡亦仙矣勿以分人及
令人知見也唯可心知口服而已若令人知空
笑此藥也

六雲遊記卷四

主

右此一方無年月日不知何時書滿一白牋

紙謹正

此藥各說又云唯可心知便是難可
思詳已歷問同住人大大小小咸云不
見垣內里藥亦不聞木曰搗聲恐或別處
不論耳既云服之即死故迫以疑雖見溫
亦或彼以

亂之耳言

凡四卷真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真

冥通記四卷

內府
藏本

梁周子良撰隋志作一卷宋志作十卷與今本皆
不同然第四卷目錄末云大凡四卷真本書雜色
合六十五番或真或草行所言乃與今本合則隋
志宋志皆誤也首有陶宏景所作子良傳稱子良
字元徽本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年十二從宏景於
永嘉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十
一年從還茅山受五岳圖三星內文十四年乙未
歲五月二十三日遂通真靈後一年卒年二十其
說荒誕不經此書所記遇仙之事起乙未五月十
三日至丙申七月末逐日縷載亦宏景真誥之流
也然其文頗古雅時有與字黃生義府第二卷末
附此書訓釋一篇如治堂爲道士之居彌淪爲夢
魔道義爲道友婁羅一作覲縷猶言委曲水湯讀
爲盪謂以水滌器道子爲弟子約尺爲壓書尺五
尺爲牀之別名恍惚爲夢魘鼻中作聲謳字卽謳
字角家爲風角家壇靖皆爲修道之所撫履之撫
音洛官反爲二履相疊庚爲橫展兩臂乙爲以墨
滅字甲乙告之爲次第跪請爲以財事神登爲登

時楫檔爲安置傳寫誤從木畔等爲同伴扇削爲
起屋犯鬼神禁忌靖櫺爲道室之窓輔病爲口頰
病各有考證亦頗賅洽惟薰陸爲乳香則可不必
箋註耳

金丹詩訣二卷

〔唐〕呂巖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丹詩訣

二卷》提要

金丹詩訣卷上

唐純陽真人呂 巖洞賓撰

宋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編

功滿來來際會難又聞東去幸仙壇
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
飲海龜兒人不識
虎山符子鬼難看
先生去後身湏老
乞與貧儒換骨丹

金丹一粒定長生
湏得真鉛煉甲庚
火取南方赤鳳髓
水求北海黑龜精
鼎隨四季中央合
藥

下金丹詩訣上卷

逐三元八卦行
齋戒興功成
九轉定知入口鬼
神驚

勤心久慕希夷道
果遇真人指道芽
認得坎禽棲玉樹
從他離獸駕河車
虎龍交遘安神室
時日循環作寶花
七返九迴功畢後
只餘一粒向仙家

若更塵骨亦非難
金木交并理最淵
抱得金烏來北海
隨將玉兔過秋天
三才有備離思助
百口無差藥大全
少服自然延甲子
在他桑海變

成田

爐養丹砂鬢不斑豈干名利住人間已逢至土
傳神藥又喜同流動笑顏老子道親分付得少
微星許共相攀幸蒙師教甘勞碌處世輸君一
箇閒

靈芝無種亦無根解飲能餐自返魂但得煙霞
供歲月任他烏兔走乾坤嬰兒只變陽中丹姹
女須朝頂上尊一得不迴千古內更無冢墓示
兒孫

不金丹詩卷上卷

二

玄門帝子坐中央得壽明長感玉皇天下山河
和雨露袖中日月混瀟湘坎男迴娉金家子離
女交騰嫁本郎真箇夫妻能守志莫教惹錯
陰陽

遙指高岑笑一聲紅霞紫霧面前生每於塵市
無人識長到山林有鶴迎日弄玉蟾驅鬼魅夜
煎金鼎煮星辰他時若赴蓬萊洞知我僊家有
姓名

堪笑時人問我家杖擔雲岫惹烟霞眉

非他說手種金蓮不自誇三尺焦桐爲活計一
壺春酒是生涯騎龍遠出遊三島夜後無人詭
月華

世上何人會此言休將名利掛心田等閒倒盡
十分酒遇興高吟一百篇物外煙霞爲伴侶壺
中日月關嬋娟他時功滿歸何處直駕雲歸大
洞天

不金丹詩卷上卷

三

亂雲堆裏表皇都認得深藏一丈夫綠酒醉眠
閒日月白蘋風定釣江湖長將氣度合天道不
知無

把言詞問世塗山水路遙人不到茅君消息近
得悟虛無信有哉能交智識辯難猜龍披甲木
居離位虎踞庚金隱坎胎八卦爻中分四象九
霄宮裏契三台超凡入聖皆因此爲採寒宮翠
玉璫

世人不識水中金看盡丹經理最深窮取坎離
知否泰方教卯酉自浮沉若歸紫府先由丙要
採瓊花出在壬詩句直言玄妙訣更於別處莫

留心

祖宗陰德嗣承仙爲遇還丹力驗篇金水互并
歸戊巳寅申教足運時年開爐五彩輝神室入
腹三魂返洞天認取詩中幽隱意莫於別處問
真詮

陰採陽收應卦爻合和入鼎虎龍交龍逢虎似
豺當犬虎遇龍如雀見猫七度推遷居聖域一
回沐浴動神胞靈丹善易凡夫體鷄餌爲鸞宿
鳳巢

不金方詩訣卷一

四

離宮坎位少人知知者非云逢道基癸母常騎
白馬子丁公愛養黑龜兒一千日內朝皇主十
二樓邊卧紫帷莫訝此言多顯煥等閒年限有
傾時

海風飄浪颯金船只向空中悟的玄子母乍逢
堪春戀君臣纔會喜團圓八方周匝龍行火四
位推排虎降泉爲報從來修道者煉丹須是水
鄉鉛

修修修得到坤乾方號人間一醉仙世上光陰

催短景洞中花木任長年形飛峭壁非凡骨神
在玄宮有別天唯願先生頻一顧更玄玄外問
玄玄

玄門玄理又玄玄不死根源在汞鉛知是一般
真箇術調和六一也周天玉京山下羊兒開金
水河中石虎眠妙要能生真本體勤心到處自
如然

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陽龍定向
離中出陰虎還於坎上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

不金方詩訣卷一

五

方行盡得丹名修真上士如知此定跨赤龍歸
王京

公卿雖貴不曾酬說着仙家便去遊爲挹石肝
逢蜃海因尋雪液到瀛洲山川醉後壺中放神
鬼閒來匣裏收據見目前無箇識謾將盃酒混
凡流

世情雲雨訪相孤電閃雷聲振八都長去亂山
添霧露不來平地救焦枯和融春色迷花逕結
構秋風害旅途棄却三間破茅舍臨時看得幾

年無

萬卷仙經三尺劍劉安聞說是知音杖頭春色
一壺酒爐內丹砂萬鎰金幾度醉眠山路口閒
來遊釣洞庭心相逢相遇知多少只恐冲天沒
處尋

因思往事却成愁曾讀千文第十三武氏死時
應室女陳王歿後是童男兩輪日月從他載九
箇江猪一擔擔下音盡日無人話消息一壺春
酒且醺酣

木金舟詩訣卷

六

風霜三尺鬼神愁大袖高冠得自由喜極笑前
歌越曲怒來眉際拔吳鉤自從碧海離三島不
上朱門謁五侯半醉謬然攘臂立問誰懷抱有
冤讐

未煉還丹且煉心丹成方覺道元深每留客有
錢沽酒誰信君無藥點金洞裏風雷歸掌握壺
中日月在曾襟神仙事業人難會養性長生自
在吟

鐵牛耕地種金錢刻石兒童把貫穿一粒粟中

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白鬚老子眉垂地碧
眼胡兒手指天若曉此中玄會理此玄玄外更
無玄

箕星鼎宿下長天凡景寧教不謬然龍出水來
鱗甲就鶴冲天去羽毛全塵中教化千人眼世
上難知爾訝篇自是凡流福命薄忍將微妙與
輕傳

曾隨劉阮醉桃源未醒人間欠酒錢一領布裘
權且當九天回日却歸還鳳毛襖子非爲貴狐

木金舟詩訣卷

七

液裘裳欲比難只此世間無價寶不然火裏試
燒看

九曲江邊坐卧看一條長路入天端慶雲捧擁
朝黃道瑞氣徘徊處白烟鉛汞此時爲至藥坎
離今日結成丹功成濟命長無老只在人心不
是難

黃芽白雪兩飛金行則高歌醉則吟日月暗扶
君甲子乾坤自與我知音精靈滅跡三清劍風
雨騰空一弄琴的當南遊蓬島處莫教鶴去上

天尋

龍睛龜眼兩相和丈六童男不奈何九盞水中
煎赤子一輪火內養黃婆月圓自覺離天網功
滿方知出地羅半醉好吞鸞鳳髓勸君休說念
彌陀

金鏈灼灼舞天堦獨自騎龍去又來高卧白雲
觀日窟閒眠秋月擘天開離花片片乾坤產坎
藥翩翩造化栽晚醉九巖回首望北邙山下骨
皚皚

不金丹詩訣卷

个

畧將玄理問同徒丹訣鉛霜悟也無鶴性自閒
冲碧落道昭因靜見功夫龍吟瑞彩籠金鼎虎
嘯祥風射玉爐九轉未成終日候已知名姓列
仙都

真人善會採瓊花與汞爲親合破瓜四象足歸
黃世界五方全號紫河車能塗朽骸成堅體善
溉枯根發嫩芽便是淮南王法度帶將鷄犬向
仙家

大藥君須自琢磨休將凡類配甘和陰陽若不

分時刻寒暑相形豈奈何金火一爐騰紫氣玉
泉千派湧如波先賢明露丹臺旨幾度靈鳥宿
桂柯

一片澄清一朵花白芙蓉裏紫丹砂裏中物外
應無敵天上人間事莫加金虎乍降潛黑彩火
龍初伏變黃芽神明洞徹歸真景不遇奇人不
得誇

不金丹詩訣上卷

九

杳冥公主洞房間恍惚深藏二八顏七返煉成
紅玉液九還煉就紫金丹無爲造化無爲物有
理修持有理關日月暗符龍鬬穩好乘烟棹入
三山

認取明明志在堅此燈中有火鈴僊黑金煉就
凝朱摘白汞熬成逗紫烟爐開八關終九五
經七返必三年玄珠透上崑崙頂日月循環自
已天

一般名物兩般稀良毋潛藏萬歲基龍送電光
丹已伏鳳幡精彩火難飛真生賴得丁公力不
滅休勞甲子推自固靈臺何所減月娥金殿紫

結衣

遠拋塵網勿令遲掣電流年即可知欲得制降
金虎子先須擒取火龍兒丹元易象看成日紫
氣盈衝待化時大藥只因心志得不勞身外覓
靈芝
六均何事與風騷執控玄機命可逃四一夫妻
情繾綣二三男女各勤勞紅塵自覺難拘束紫
府誰知位轉高莫訝清貧忘俗態好將名字列
仙曹

不金詩訣卷

十一

雨雪霏霏天已暮金鍾滿勸撫焦桐詩吟席上
未移刻劒舞筵前疾似風何事行盃常午夜忽
然怒目便騰空不知誰是虧忠孝携箇人頭在
坐中

日爲陳解月呼丹華夏諸侯肉眼看仁義異如
千越異世情難似泰行難八仙煉就終成藥四
海磨來照膽寒平却不平千萬萬騎龍拍劍上
三天

春盡閒閒過落花一回舞劍一吁嗟常憂白日

光陰速舜恨青天道路賒本志不求名與
心只慕水兼霞世間萬種浮沉事誰能達理似
余家

修身天地出埃塵造化工夫只在人早使青龍
拋地網豈知白虎出天真絲絲有路誰留我默
默忘言自合神擊劍夜深歸甚處披星帶月斫
麒麟

半醉巖前度幾秋騎龍駕鶴永無憂鼎鍾千指
非吾事坎離兩卦是奇籌獨坐蓬萊觀宇宙靜

不金詩訣卷

十一

驅神馬看瀛洲誰爲不平心裏事解冤何必取
人頭

隨緣信業任浮沉似水如雲一片心兩卷道經
三尺劍一條藜杖七絃琴壺中有藥逢人施腹
內新詩遇客吟一味永添千載壽一丸丹點半
斤金

無功功裏用無功功外無功合聖功識得坎離
居上下任從烏兔走西東丹霄瓦礫爲珍寶老
餌刀圭返幼童此道幽微人少會字中隱義道

居中

當年詩價滿皇都，掉臂西歸是丈夫。
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閒尋渭曲漁翁引醉。
上蓮峰道士扶他日，與君重際會竹溪茆舍夜相呼。

四海皆忙一箇閒，人口內說塵緣知君有道。
來山上何似無名住，世間十二樓臺藏秘訣。
五千言內隱玄玄，方知鼎貯星辰藥，乞取刀圭一粒看。

金舟錄奉

圭

日影光中合自然，奔雷走電入中原。
長騎赤馬趨黃屋，大啓朱門泛碧泉。
怒拔昆吾歌聖化，喜陪孤月賀新年。
方知却是神仙物，得遇仁人始授傳。

五嶽灘頭景象新，仁人方達杳冥身。
天機運處三元靜，地脉通時萬物生。
且曉谷神修大道，罷論性理欲尋真。
明明說與中黃路，霹靂聲中自得神。

欲陪仙侶得身輕，飛過蓬萊徹上清。
朱頂鶴來

雲外接紫鱗魚，向海中迎嫦娥。
嫩桂花先吐，玉母隱桃子漸成。
下瞰日輪天欲曉，定知人世久長生。

莫怪愛吟天上詩，蓋緣吟得世間稀。
慣飡王母洞中飯，曾着蓬萊宮裏衣。
馬踏日輪紅霧捲，鳳啼月角碧雲飛。
何時再控青絲轡，又掉金鞭入紫微。

雲鬢雙明骨更輕，自言尋鶴到蓬瀛。
與論草藥皆知味，問着神仙盡得名。
夜冷赤龍穿碧洞，枕

金舟錄奉

圭

寒丹鳳向銀城來，春又擬携筇音叩竹杖也去爲憶軒轅海上行。

天生不散自然心，成敗從來古與今。
得路應知皆出世，迷塗終是枉埋沉。
身邊至藥須攻鍊，物外丹砂且細尋。
咫尺洞房仙景在，莫隨波浪沒光陰。

自隱玄都不計春，幾回滄海變成塵。
天宮殿裏朝元始，金闕宮中拜老君。
悶即試乘千歲鶴，閒來高卧九天雲。
我今學得長生法，未肯輕傳與

世人

每朝元始訪仙家
恣上崑崙嘯月華
玉女控龍蒼獬豸
山童提撻白蝦蟆
時斟海上千年酒
慣摘壺中四序花
今在塵寰人不識
看君揮袖入烟霞

凡骨蛻來知幾載
碧峯高臥餌玄霜
青城占雪圍松榻
仙掌留雲障石房
鳳闕每攀瓊藥嫩
蟾宮時折桂花香
爛然翠錦曾相啓
許我同遊玉帝鄉

天金舟詩集卷

古二

琴劍酒碁龍鶴虎
逍遙落魄永無憂
閒騎白鹿遊三島
悶駕青牛看十洲
碧洞遠觀明月掌
青山高隱伴雲流
時人若要還如此
名利華浮即便休

結交常與道情深
日月隨他出又沉
若要自通雲外鶴
直須志鍊水中金
丹成只恐乾坤窄
餌了寧憂疾患侵
未去瑤臺姑混世
不妨盃酒喜閒吟

曾將金鼎鍊神丹
始向元中認得元
恍惚至精

歸二八分明刻漏數
三千離藏真火成
真汞坎孕靈砂作正鉛
不向此中求妙藥
更將何物去朝天

浮生不實爲輕忽
衲服深藏奇異骨
是非了達世間人
焉能物外通無物
共語凡今情兀兀
若獨行時輕拂拂
一點刀圭五彩分
飛丹走入神仙窟

留題詩六首

題岳陽樓

天金舟詩集卷

圭

朝遊南越暮蒼梧
袖有青蛇膽氣麤
三入岳陽人不識
高吟飛過洞庭湖

題湖州東林

西隣旣富憂不足
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造來緣好客
黃金散盡爲收書

題龍虎山

龍虎道士高且潔
不下山來經歲月
星辰夜旦玉簪寒
鳥兔時馴金鼎熱

題廬阜

秋景蕭條葉亂飛
庭松影裏坐移時
雲迷鶴駕何方去
仙洞朝天有我期

一日安閒一日仙
六神歡樂體安然
丹田有寶無人識
對鏡無心問甚言

鍾弱翁題何山

草鋪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蓑衣卧月明

鍾呂丹訣上卷

金丹詩訣表

未

金丹詩訣下卷

七言絕句三十首

捉得金精作命基
日覓東畔月華西
於中鍊取長生藥
服了還同天地齊

朝遊海上暮還山
洞中日月我爲天
匣藏寶劍時時吼
不遇當人誓不傳

天下都游半日功
不須跨鳳與乘龍
偶因博戲飛神劍
摧却終南第一峯

欲得延年先伏心
休貪利祿恣荒淫
祇將泰定

金丹詩訣下卷

一

調神氣千日無虧滿
鼎金

南山東畔忽相逢
握手丁寧語似鍾
劍術已成君別後
欲除害處斬蛟龍

龍眉卓豎惡精神
萬里騰空一湧身
背上匣中三尺劍
爲天用斬不平人

劍氣星奔萬里塗
風雷隨處雨聲轟
人頭携到妖魔盡
騰步高吟過五湖

養得兒形似我形
我身枯悴子光精
生生世世長如此
爭似留神自養身

修道須教徹骨貧囊中只蓄兩三文有人問我
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

三畝丹田無種種時須得赤龍耕曾將些子
教人種不解修持道不生

不用梯媒向外求還丹只在體中收莫言大道
人難得自是功夫不到頭

不負三光不負人不欺神道不欺貧有人問我
修行法只種心田養此身

飲酒須教一百杯東浮西泛自梯媒日精若與

月華合有箇明珠走上來

閃爍龍光神物飛好憑心事莫相違傳時須賴

乾坤力便徹三清透紫微

混元海底隱朱輪內有青童玉帝宸白雪神符

潛姹女靈胎鎮守太元君

莫怪瑤池消息稀只緣塵事隔天機若人尋得

水中火有箇黃童上太微

偃岳拍手葫蘆舞過嶺穿雲桂杖飛來往八千

消半日金州南畔有松扉

銚子如金藥已黃上升下降續神光三元一會
經年靜這箇壺中日月長

搖倒葫蘆掉却琴倒行直上卧牛岑水飛石上
迸如雪立地看天坐地吟

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僊人不肯
分明說迷却千千萬萬人

火輪些少出神州用力勾般使鐵牛赤心運上
崑崙頂誰識還丹號紫遊

磨礪清風三尺劍袖裏金鎚不亂揮但是瞽人

須一報豈教仙道不男兒

惜精惜氣惜元神精養丹田神養身一氣長隨

天地運三才並立萬年春

天邊烏兔時相會我有義蟾亦遇逢此處若能

知火候凡夫平地上僊官

刑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

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

吾家本住在天涯零落白雲攢石梯蓬島海東

逾萬里依舊歸來路不迷

金丹藥物世無知縱有知之火候迷不肯降心
誇富貴如何學道論尊卑

我自忘神心自悅跨水穿雲來相謁特問黃芽
肘後方大道玄微怎生說

時人若擬去瀛洲先過巍巍十二樓自有雷
聲振動一池金水向東流

獨上高山望帝都黑雲散後月還孤茫茫宇宙
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五言四韻四首

太金丹詩卷

四

通道復通玄名留四海傳交親一拄杖活計兩
空拳要莫逡巡種思杯旋鑄錢豈知來混世不
久却迴天

二十四神清三千功行成寒雲連地軸聖目滿
天明玉子偏宜種金田豈在耕此中真妙理誰
道不長生

妙妙妙中妙玄中玄更玄動言俱演道語默盡
成仙在掌珠還異當空月皎然他時功滿後直
入大羅天

散仙無人識佩劍入大唐回首南北看無意都
歸鄉昨者摩尼殿早覺掛衣黃風行一陣黑百
鬼盡消藏

六言八句一首

春暖辟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獨携玉律金訣
閒踏青莎碧苔古洞眠十九載流霞飲幾千盃
逢人莫話閒事笑指白雲去來

歌行詩十首

造酒歌

太金丹詩卷

五

我自造酒從無入有以日月精爲麴用五行氣
爲粥二味和勻十二時熟一壺香美馥郁郁
子後斟醢萬神俱足神聖之酒常飲盈口醉入
希夷元和末守大道猶茲知之不朽

下棋歌

因看黑白惛然悟頓曉三百六十路惟有一路
居恍惚正是金液還丹處一單行一子強無爲
隱在征爭鄉龍泉雙闢虎口上黑白相擊迸紅
光金土熱神光烈照兒死在中央穴水火尅南

壯戰對面施功人不見羊鹿三車不暫停誰知
局前生死變人拚處我須攻始見陰陽返覆中
九重鐵鼓射透過我與凡夫事不同真鉛真汞
真龍虎返命丹砂隱帝宮幸然得到無爲地變
得長生路不窮
妙手從來我自知雙關衝過斷斜飛當中一點
死還活聚五成丹世上稀行休速兮坐休遲兩
望中間別有機分明有箇長生路只爲時人着
處迷

木舟詩卷

木

天地一碁盤日月作子細一着無人知箇中脫
生死

壺頭坯歌

壺頭坯隨雨破只爲未曾經水火若經水火燒
成磚留向人間千萬年圭角堅牢不復壞扣之
聲韻堪磨鐫凡水火尚成功堅牢萬載誰能窮
修行路上多少人窮年煉養費精神不道永經
真水火無常一旦臨君身既不悟終不悔死了
生來借精髓主張正念大艱辛一失人身爲異

類君不見洛陽富鄭公說與還丹如盲龍音執
迷不悟修真理安知潛合造化功又不見南都
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知還丹本無質友
傷金石何大愚又不聞三衢趙悅道參禪作鬼
終不悞修完身體在何邊辯捷語言終不了壺
頭坯隨雨破便是修行這幾箇大丈夫起覺性
了盡空門不爲證伏羲傳道到如今窮理盡性
至於命了命如何是本源先認坎離并四正坎
離即是真帝家見者超凡須入聖坎是虎離是

木舟詩卷

七

龍二體本來同一宮龍吞虎啗交化功離合浮
沉初復終剝而復否而泰進退往來定交會弦
而望朔而晦消息盈虛相匹配神光深入水晶
宮飲啜醍醐清更濃餌之三月功便成金筋玉
骨身已輕此箇境中惟自樂上昇早得朝三清
三清坐位我亦有本來只奪乾坤精飲凡酒餌
醴腥哺養元和冲更盈自融結復光明變作玄
珠飛玉京須臾六年腸不餒血化爲膏體不毀
不食自然真絕粒氣漸充盈肢體強既絕粒壽

不渴精女子脩成不漏經精不漏今身不朽經
人小不痛今可長生若曉此玄玄外法便是長生功

路鉛

余聞世上有金丹學者如麻達者難不在市廛
不在山元來只在咫尺間咫尺間人不識子後
午前氣裏覓又言行氣非消息身命不從氣裏
得千人行氣千人死烹煉真炁不如此神仙大
藥只憑丹一粒可壽千萬年三十六氣按成法
子後午前無暫歇堪嗟愚徒去參禪一團一隊

木舟詩訣下卷

九

關巧言巧言雖多難免死真箇佛法不如此真
箇佛法便是道一箇孩兒兩箇抱二氣結成一
粒丹更去何處覓神仙觀着刀圭不認真執着
行氣誤了身朝暮行氣幾時了金丹自在不尋
討金丹只是百口功黃芽便長三田中三田若
得黃芽在一萬年中身不壞收得陰精陽在裏
顛倒思量全在已左手捉住青龍頭右手擒定
白虎尾一齊入口總甘甜方知此藥馨香美到
頭只是水中金誰識神仙真妙理

我種在黃田五龍吐水日夜澆灌陰長一花生
五葉得新鮮子團圓圓光現滿周天若晴時海
也乾是真言我師度爾作神仙神仙秘法信難
逢除非識祖知宗無憂樹下引雙童二姓通崑
崙上起清風霎時送上泥丸宮透徹金關十二
重便有霞光迴返照照虛空教爾上天宮水晶
宮萬歲養嬰童

可惜許

可惜許可惜許可惜元陽宮裏主一點既出顏

木舟詩訣下卷

十

色枯百神泣送真陽去三彭喜七鬼舞血敗氣
衰何所補靈源真物屬他人赤宅元君誰做主
勸世人須慕道休慕色慕色貪姪有何益不念
形骸積漸枯逢人強說丹砂力丹砂力人難識
誰人肯向身中覓靈源經裏號真鉛丹華訣內
名金液三茅真君喚作一子得一時萬事畢聖
人秘一不能傳不曉分明暗如漆一神去百神
離百神去後人不知幾度欲說不欲說臨時下
口泄天機一神辭百神悲後日如廢我今念念
說向汝說時又恐泄天機男子修成

長生歌

與君直說長生理世上能有幾人知爭名逐利
心如火那箇回頭問道機哀哉忙忙世上人箇
箇不醒似夢人夜眠晝走豈知老貪戀榮華秋
復春秋復春兮去如飛不學長生待幾時長生
有路無人見只在眼前人不知君不知今爲君
指還丹大要在神水真火煉就結成鉛真鉛結
汞龍鳳髓膩如膏白如雪神仙畱下真秘訣煉
歸元海號還丹萬神靈兮三尸滅三尸滅兮壽

太金冊詩訣下卷

七

無數把定靈關降龍虎三千功行自能靈返老
還童歸洞府運匹配逆順取坎男離女喜同歸
子丹相親美貌舉人人認取本來宗旨古神僊
訣盡同朝朝只在君家舍何勞外覓走西東勸
君急急君須修莫待紅顏變白頭忽然至寶離
身去永劫千生何處求

勸喬公歌

與君識面皇州裏陶陶動便經旬醉醉中往往
却尋真所不爲他名與利勸君休戀浮華景速

須認取煙霞程煙霞欲去如何去先須肘後飛
金晶金晶飛到上宮位上宮下宮都來迎自然
鉛汞消消生送歸元海作雷聲從此夫妻須歡
會終始踴躍情無外日月却來伴我閒卦候翻
成地天泰一浮一沉陽煉陰陰盡方知此理深
欲識根源何處是分明只是水中金喬公喬公
急着手莫逐烏飛兼兔走何如修煉作真人塵
世勞生終不久誰道神仙沒得來須信神僊無
則有

太金冊詩訣下卷

七

大道求閒歌

本來大道出塵寰幸得天公賜我閒功未就時
且雲水功成昇舉列仙班紛紛多少迷途者却
道神仙路渺漫不識箇中尋氣祖豈能一裏去
尋三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還須復命源牢鎖
太虛空內寶此中日月久非難二物結凝方是
藥赤烏吞兔始成丹冲和煉就純陽體素質生
成勝玉顏若問希夷誰是祖乾坤產就杳冥閒

長短句五首

沁園春

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鍊已待時正陽初動中宵
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邁
進火工夫牛斗危曲江上看月華瑩淨有箇鳥
飛

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
濁金水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
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杳三千行滿
獨步雲歸

金丹詩訣下卷

主

步蟾宮

坎離交會分子午須要識自家宗祖地雷發動
山頭南漸澆灌黃芽出土
金精鎖定關牢固煉甲庚要降龍虎有人來問
阿誰傳但只道先生姓呂

虞美人

金丹百數人難曉今日都明了只將日月定浮
沉一往一來消息●中金
雲蓋鼎三家照溫養玄珠小一聲虎嘯與龍吟

最好是滿園白雪晃瓊林

西江月

道在虛無一炁生天生地生人都來些子氣精
神總是玄門捷徑龍吟南山永髓虎吞北海鉛
精依時交媾大丹成火候全憑藥鏡

六么令

東與西眼與眉偃月爐中運坎離靈砂且上飛
最幽微是天機你休凝休不知
金丹詩訣下卷終

金丹詩訣下卷

南

南嶽遇師本末

斗城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編

予科試童子應舉覓官師六經友七子凡綴榜者五主學者三無文不習耻物不知顯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大之爲古今事物之變微之爲農圃工役之冗以至太乙壬遁書算騎射威精其能兵機將畧尤深屬意手編古今陣法武經撮要見者敬之 開禧進取鄉先達文懿蔡公薦於江淮制閫葉先生之幕驅馳艱危以泗州

金井詩談下卷

五

安豐軍賞保奏真命續次講解隨司寢罷客於玉京每挾策從游鼓篋同場者皆飛黃騰踏或者謂龜不自靈必招天譴積感熏心疾病間作日事藥餌邈然無功有羽沉進以導引吐納之法頗然康愈因知藥在吾身不假外物漸生信向凡遇三清道友望而加敬 嘉泰壬戌遇關西閻先生授以三田還返入道丹基導從師訓行持朞月隨用輒効舊疾頓除精神百倍會朝家分江淮閫寄於楚臺應師純之首加錄用

專主忠義旬務至賈帥涉經理山東則披

茅於連水攝邑攝倅於眵山犬羊爲群鹿豕爲伍寧無干進之望時陳傳巖東海失利制檄促還山陽應煩難差使與利除害無一敢辭 嘉定庚辰張琳以山東叛南北不通制閫懼

清朝督過密遣嚙命使齊艱苦萬狀僅得生全當時固諾以京秩賞矣徒因寶璽納忠竟成畫餅踰登南轅精誠耿耿擬將太乙遁甲靈文上奏天庭下祈心事特往龍虎山設醮受籙虔禱

金井詩談下卷

六

於正一真君其言曰未登龍虎榜且登龍虎山一見三清易三年一第難劍埋光射斗鷄鳴曉度關乾坤誰整頓擬伴赤松閒是夜忽夢神人語之曰四十修真學道金魚要換金丹龜齡鶴筭不知年子其勉之當拜赤城師矣意初未決有曉之者謂仙跡靈祠多在西蜀時鄉人曹丈罷遠持節潼川欲往過之因游諸洞府可以訪道遂歷湖湘到南嶽祝融峰前忽遇一人鬚頭草屨碧瞳丹臉約弱冠年也始欣然若趨相接

再復避去因躡蹤挽之則怒厲欲脫身走且曰
汝欲執我道籃取何物也予對曰求一主人公
耳先生笑曰主人在裏耶在外耶對曰兩箇
都要得之望先生慈悲特賜接引先生曰且問
汝有主人公否因執先生手曰只此便是先生
曰不關汝事予對曰若非這箇主人公如何點
化得此間主人公先生大笑曰又却是恁底汝
心口能相應否對曰言是心聲先生曰好好我
隨汝同行不必提我道籃恐人笑汝官員失體

金瓶詩訣下卷

七

可自上轎予對曰今欲予搏日月安爐裏況此
道籃乎先生曰我更與汝竹杖子可會把捉否
對曰過河須用筏今得先生此杖決可扶持而
渡愛河慾海矣先生呵呵笑曰滿汝心願遂執
其簾杖挽先生下山到邸次惟恐其去也先生
眼閃如電笑容如春異香滿身精神映物止露
臂披一背心腰包而已敬延炷香請問其目凡
平生修真秘訣行功打坐搬運出神小法旁門
三千六百無一不與引證先生且詰難曰汝如

此精切三乘萬法一一見驗宦海浮生已爲難
得又更何求予對曰十餘年間專心新道博覽
丹經凡三閱大藏秘典親編琅函道要皆謂真
鉛汞汞產在先天視乎無窮聽乎無極聖人傳
藥不傳火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一點真陽果
在何處一粒金丹果是何物雲房曰我有一箇
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又果何事耶願先生
興慈濟度特賜指迷先生曰通天地人曰儒世
間假儒腐儒多矣一見談玄說道便謗訕其怪

金瓶詩訣下卷

大

誕無倫不知其坐井觀天自習學時拘於時文
及竊祿後困於舉削奔名競利無須臾寧兒女
滿前陷恩愛弄以苦爲樂以妄爲常豈知自背
師訓不明儒家宗旨且如孔子老子莊子列子
顏子孟子所說何事予不暇舉道經秘文以重
汝疑姑明儒書之心印以解汝縛予畧口述汝
可筆記遂舉孔子贊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
是虛言還是實用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至真其來至信此又是何物莊子曰昔黃帝見廣成子順其下風膝行而前求其至道廣成子曰至道之極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汝形未嘗衰壞黃帝再告願求至道乃曰得吾道者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是謂神遊大空八極之道也帝方悟遺其玄珠使知索使離明索契詬索索之皆不得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

金舟詩訣下卷

九

可得也列子曰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仲尼耶曰是也曰何以知其聖乎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孰謂聖人曰老聃之弟子亢倉子學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駭使禮聘亢倉子乃問耳視目聽之道如何對曰傳之者有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卒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願終聞之亢倉子曰我體

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而已顏子之心齋坐忘終日不違如愚孟子之善養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以上二聖四賢不知理會何事予對曰此道雖知爲儒者之用皆是正心誠意懲忿窒慾推之以治國平天下耳實於修真玄關未徹奧妙敢告先生憫惻不賜鄙絕十世夙緣千生遭遇點鐵成金實在今日先生曰汝看悟真篇有前行須短後須長參同契曰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還知曉否對曰雖知大

金舟詩訣下卷

十

道在是未免臆度半信半疑終非洞徹告先生抽關啓鑰發明所昧誓爲呼鸞喚鶴之役以報隆天厚地之恩遂擇酉時投誓狀陳金寶質信香幣禮儀再拜酌酒設立聖位以作證明誓詞曰富貴利達眼眩空花性命玄微道生實果欲得正真受用須求哲匠師承敬惟雲水先生德欽鬼神道伏龍虎雖天地而莫測宜父子而不傳然於太上種子不可無人而化外有生亦嘗受教孰是玄中之妙曷爲有中之無偃月爐太

乙爐決非下土神室位橐籥位豈是凡材水源清濁自何而分火候抽添從何而驗一點真陽果何物五行攢簇在何方眉毛眼睫吐斗何關心腹腎腸中宮何處既非默朝上帝如何烹鍊金丹願質群疑揚明大道倘或泄慢陰譴眇躬伏惟天日鑒臨道師弘度謹狀先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雖孔門子貢不可得而聞况後世乎惟太上慈悲不絕種子世代有人蓋性由自悟命必師傳自悟者如釋氏之叅禪師傳者是

太極圖說下卷

主

金丹之大道雖曰二事其實一理上古高真口授心傳不立文字合用金魚玉鴈以表虔忱金玉以取其堅魚鴈以取其信歟血飲丹納誠納歟禮像君臣恩猶父子千生百世不敢寒盟違者殃及九祖禍及一身今汝訪道有年必知常禮今又如此老草予對以旅中倉卒難辦今只以行囊所有除文字道書外盡納與先生只留半月日糧可回家山足矣時鄉知趙監丞德父知信州也先生曰汝還有多少行囊予對以金

帛等約計一千餘楮先生曰好好一切難捨財過已財今汝既無吝色我亦無隱情可逐件把來我自封提記了若縑帛鄭重汝却自變易取錢爲累糧計應黃白官楮可輕齎者我自把去不妨予欣然請先生封號便以道籃腰包作挑檐裝束先生嬉笑自若以大白舉酒一斗鯨吸而盡遂普說前所錄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之心傳且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即是此理故莊子曰南海之帝爲

太極圖說下卷

主

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相遇於混沌之地則二物烹於土而成丹矣其南北稱海者言清濁之源而儵忽混沌者言水火之用蓋儵言火中之水而忽言水中之火而中央之土則火其母也火能生土土旺則克水故中央不稱海而獨言混沌者以烹鍊水火於中宮而結胎生丹於混沌混沌者始初未形之兆使天地水火金木生成之氣儵忽鍊於中宮之位則黃芽生矣故曰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

盡得丹名由是觀之則涕唾精津氣血液皆是底滯麁敗之物一出而不可復返豈非陰乎心肝脾肺腎口鼻皆是有形有質之具作用有時而成敗孰爲道乎惟真鉛真汞產在先天一點靈明不垢不淨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能究其本原故佛爲金仙有此摩尼珠也道爲金丹有此一刀圭也此正散一成萬合萬成一子得一萬事畢矣何在於面壁打坐行氣導引乎予即悟曰洞賓謂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

木金詩訣下卷

七

川道在眼前人不見秦皇漢武謾求仙今日莫大天幸得聞玄妙驚喜感泣若沉魂再生先生曰汝真伶俐衲僧一撥便轉已知金丹之藥物耳若火候幽微當待月出可以語子矣及三鼓月上先生指出天機造化洞洞屬屬心開意解頓徹玄關之妙先生又曰今日二十三好日非徒令汝知有此理且便欲汝一得永得超於彼岸所謂存無守有頃刻而成用之不可見見之不可用者非異事也遂遵師訓行之果應顯化

通神靈明妙用風雲發泄於七竅坎離消長於一身鉛汞真凡迥然不同水源清濁涇渭頓別浮沉則天淵有間賓主則輕重有權五行攢簇而無一不備四象合和而抱一守中真陽初不在精津火候初不在卦象尾間非閉精之地口鼻非玄牝之門敲竹喚龜不是採陰吞霞吸日不是採陽默朝上帝徒然虛熱上攻打坐無爲謾爾陰神出殼混元作用則頭上安頭胎息注想則氣中感氣曲徑旁門三十六伯金丹大道

木金詩訣下卷

七

全不相關仙師曰壺中日月添精氣鼎內紅蓮湧碧波側耳聽聲聞姹女嬰兒見藥便篩籙又曰泰卦方知二氣平鼎中真藥甚分明龍吟虎嘯真堪聽電轉雷聲蟄轉驚春氣融融真火降手搏日月入金城功成行滿天皇詔不許旌陽專美名予對曰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信斯言也遂舉似以拜謝先生祝爲真人先生曰汝識真人否黃巢殺人八百萬皆以爲非人後斬一白血者曰此

真人也今汝修金丹大道先使氣凝爲津津化爲血血變爲膏日中無影方爲真人予承師訓便覺身心輕快終夜不寐先生曰汝性直多知必招魔難當求清虛淡薄課一秘文可以消弭廣積陰功隨力布施宜行符藥救人疾苦天必助之道必成矣漸次修鍊外丹以換軀殼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天上人間逍遙自在功成行滿白日飛昇今當爲汝祀香啓醮答謝聖真初見先生請問鄉貫乃曰既是雲水安有定住問

朱金鼎詩集卷

七

姓氏曰既是貧道安有名聞問年甲道號亦所不答及祝聖禱辭方知先生姓周名某赤城山人當來於西蜀鐵風洞遇聖師傳金丹大道今已對上真付授溫州夏元鼎訖其誓狀禁文一如天戒苟或違戾永墮沉淪予回思龍虎山得正一真君之夢應於此矣先生曰今汝當尋睡處以復血氣以和陰陽緣汝一日奉奉役役未免攪撓龍虎失道烏兔差池非太上無爲之道遂畧就寢其店家門有三重又有惡犬及轎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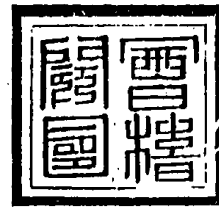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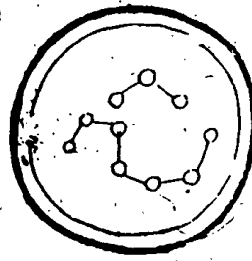
擔脚六人羅列而睡先生只跣趺於小條凳上及予睡覺天曉先生已不見矣所封號黃白官楮皆不持去門亦不開犬亦不吠轎夫擔脚六人皆不知之方同店僕等驚駭錯嘆以爲異也予留題於壁間曰世學金丹亂似麻謾將心腎向人誇眼前有藥無人識火裏栽蓮長道芽崆峒訪道屈尊乎萬卷丹書看轉愚着破鐵鞋無覓處得師全不費工夫主人姓吳第三五時庚辰八月二十三也

朱金鼎詩集卷

七

予性昏愚拙觸事多滯忽悟真詮凡意有所思覺有神助千門萬戶上徹下徹信知數十年間身寄幻宅放鷄不求今主人既歸事事如意所謂本來面目不少不剩好德秉彜初非外鑠三教同途何有異致學者思之當有頂門上着眼者能領界也今淮東撫幹趙善溪節胡逸駕都倉王樅仙尉彭日嚴

雲水唐介然訪道於予不敢隱嘿
遂筆其本末示之嘉定甲申雲峰
散人夏元鼎識



金丹詩訣下卷

卷

金丹詩訣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唐純陽真人呂巖撰宋雲峯散人夏元鼎
編元鼎卽作陰符經講義者也卷中詩句皆言坎
離交媾嬰兒姤女道家修養之術其上卷末附載
留題詩六首屬鶚宋詩紀事亦採錄之然巖本唐
人其詩殊不類唐格下卷歌行尤鄙俚且唐人棋
路黑白各得五十故碁經有枯碁三百之語此所
載下棋歌中乃稱因看黑白愕然悟頓曉三百六
十路又窰頭坯歌內有君不見洛陽富鄭公說與
還丹如盲聾又不聞三衢趙閱道參禪作鬼終不
悞之句是直爲入宋作矣殆羽流所依托歟下卷
末附南嶽遇師本末亦題夏元鼎編述元鼎遇赤
城周真人指示得道事考蓬萊鼓吹附錄稱元鼎
博極羣書屢試不第應賈許二帥幕出入兵間至
上饒夜感異夢棄官入道至南嶽祝融峯得遇異
人傳授亦道家荒誕之言不足信也

西山群仙會真記五卷

〔唐〕施肩吾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山羣仙

會真記五卷》提要

一第序 記真會仙群山西

西山群仙會真記序

夜一

序曰性非生知學道者必資於切問道難言傳立教者不高於明文藏機隱意恐輕泄聖言此物囑辭乃密傳於達士世有讀書而五行俱下開卷則一覽無遺聲名喧世孰知不死之方頭角摩天豈悟希夷之理必也訪道尋真求師擇友覽仙經之萬卷不出陰陽得導師之一言自知真偽水火木金土五行也相生而為子母相尅而為夫婦舉世皆知也明顛倒之法知抽添之理者鮮矣上中下精炁神三田也精中生炁炁中生神舉世皆知也得返復之義見超脫之功者鮮矣知五行顛倒方可入道至於抽添則為有道之人也得三田返復方為得道至於超脫則為成道之人也古先達士無不道成委成道者百無一二今來後學徒有道名委入道者十無八九欲論得道而超脫者西山十餘人矣遂從前聖後聖秘密參同一集五卷取五行正體之數每卷五篇應一炁純陽之義開明至道演說玄機因誦短篇發明鍾呂太上至言

庶得將來有悟勤而行之繼僕以出塵寰為
蓬瀛之侶華陽真人施有吾希聖序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一

清虛洞天華陽真人施有吾希聖撰

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關李鍊金更編

識道

葛仙翁曰天下無二道殊途而同歸聖人無兩
心百慮而一致古今一道聖賢同心達夫道
原既判心識自分談道者強自分別同流異
派摘葉尋枝自為見解以獨立教門萬物之
理既不能窮一己之性胡為而盡如釋子殫
于頑空乃以今世求於後世儒者執於見在
遂以少年榮為老年殊不知先聖之行道存
手一心也

西山記曰呂先生言幼習儒業長好性宗修
天爵而棄人爵鄙頑空而悟真空天爵止於
人事真空不離因緣

葛仙翁曰以五常言道止得其緒餘用三乘
見性難窮其根蒂是知道不踈於儒釋儒釋
自踈於大道歷古及今聰明有識之士莫不
留心清虛而志在玄元也迨以安樂延年次
以長生不死默盜天機當為己用自人昇仙

而為天官何止儒者之虛榮於當年由百歲
延而及萬年何同釋子之因報于後世修真
者邪正不可辯也欲識大道三教中太上為
先一身之外更何求也

識法

太上隱書曰法本無法理歸自然心因境亂
法本心生立法之意救補已失而防於未萌
故三千六百法養命數十家三千六百法者
十年之期養命數十家者天一地二天三地
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
九五行之陽數二四六八十五行之陰數大
道分而為二炁二炁裂而為五行大而為天
地明而為日月靈而為人莫不稟二炁而生
五行運五行而貫三才也

西山記曰華佗觀五禽之戲而作導引以為
人之久逸而炁滯血凝故屈體勞形使榮衛
通暢後人因之名為般運欲求超脫誤矣昔
陳義遺女於道久餓而學龜之吐納得終年
不死後人因之名為服炁欲求丹藥誤也張
紹審五味之亂人真液一臟好而一臟惡一

炁盛而一炁弱故罷五味而素且淡之後人
因以名為休糧誤也劉洞知真陽真陰有餘
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補且瀉之也後世
因以採日精月華取天地正炁誤也

昔廣成子教黃帝房中之術恐走失真炁而
虧修養之宜止欲禦敵可欲之境不說採戰
有功而奪婦人之炁後人因之以謂人補人
採炁還精損人害己以望長生誤也

廣成子教黃帝依法修養久不見功於崆峒
山凡以內事為法則鍊外丹以補久虛積傷
之損後人因之以無情金石煅鍊于煙焰之
中分胎見實欲餌之以求上昇或不死延年
誤也

為鶴解靈樞以鼻引清炁口吐濁炁留之二
十四息為一兩大以鍊真金如戲藥而曰陽
胎鍊真汞如含蓮而曰陰胎胎在息住息住
神存可以留形住世積而入聖超凡後人因
之以多入少出欲聚炁為胎閉息為法誤也
九仙經言病大用火病小用水用火則納炁
復升於身真炁過于四大陰鬼邪魔望之不

敢近也用水則納炁而復升於身炁透水如湯泉定中以意送在所病之處炁血通流自無滯礙後人因之而獨坐閉炁以舌為轆轤左旋右攪收斂餘津漱而咽之復隨腸胃傳送于外乃曰澆灌以長黃芽欲為大藥誤也

通玄真經云守無為之道得自然之理清而不濁靜而後動移神於希夷之域保形於仁壽之途一念不生萬感俱息長生延年安閑自樂後人因之不悟擇靜絕跡默默忘機終年竟不見功誤也

靈寶內觀經曰外境不入內境不出神識自守閉目內視降君火于下田布黃雲于四大笙簧車騎羅列往來自得壺中之趣後人因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謹守頑空失於昏寂陰靈出于天門止于投胎就舍誤也

又有開頂縮龜住山識性燒鍊看讀布施供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少識無知之徒自生小法旁門互相授受迷惑後來致使大道日遠日疎殊不知仰視俯察默合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日月魂魄往來之理一炁初浮識

自己之陰陽五行既分交自己之水火火中有水水中有火火上負陰恍恍惚惚其物為真一之水水上抱陽者者冥冥其精為正陽之炁二炁交媾結成內藥養就金丹可為陸地神仙者也

識人

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衛其身人不知也道未足於已言已輕於人事未充於內驕已見乎外好勝於人不知也修真之士識人為先務當其取士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其求法也察其理而驗其功勿以人而廢言防其大辯若訥者勿以言而用人防其善為說辭者或大醇而小疵始愚而終聖修真之士亦有知人之鑑不可不奉無上之道也

西山記曰古今賢聖雖有兼人之智普照之明未嘗不先求于人謂務學而不如務求師師人之模範也黃帝求亦松子半年方得中戒經止于防外行之失劉安玉師王道原終年始得小術法又不言修養之事陰長生不

以馬明生久病而急其志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而謾于人耳朱度胡氏而始終如一
方昉遇金華而遠近相隨張夢乾三遇海蟾方得三乘之法解志一見旌陽盡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談笑之間而識破大道梅福遇大洞真君步趣之次而訣盡天機歷古非無神仙以入南洲然修真之士不遇者於識人之際不明也其或道貌古顏辯辭利口者始謂得神仙悠久始知常俗之輩學而不遇一也或業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甘為下鬼錄人纖惡棄人大善雖見其人

先修養故曰沐浴不可當風若幽室靜房閉目冥心伸身正坐使元炁上昇通滿四大上入泥丸此真沐浴真浴萬倍于外之水火也又曰不欲遠唾以損炁不欲疾步以損筋不欲極視而昏精不欲極聽而傷腎不欲久立而傷骨不欲久卧而傷肉多睡濁神頻醉散炁多汗損血力困傷形奔車走馬炁亂而神驚望高登峻魄散而魂飛養形之道安而不勞勞而不乏其力靜而不撓撓而不亂其炁外有所補內有所益然後識五行以保全冲和之炁外固內真兩皆得趣可以長久矣

識時
洞玄經曰有形者不能無名有名者難逃於數大則天地陰陽升降不失其宜明則日月魂魄性來自有其度差之毫末失之顛倒陰陽有愆伏則四序亂而不能生成萬物寒暑代謝則八候差而不能運轉一炁人為萬物之貴一炁之靈大則取象乎天地無乖升降之宜明則取法乎日月不亂經營之度定之以時應之以數於道也夫何遠哉

西山記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溫涼寒暑以年一交合交合不失其時一年之後有一年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弦望晦朔一月一往來往來不失其時一月之後有一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勿謂春生夏長也而梅艷菊芳勿謂秋收冬藏也而栢實松茂因時日受炁因炁發生無知之草木如是最靈而為人者胡不順養真性而修鍊形軀耶鶴知夜半燕識戊己因陰感陽緣水避土蛇於己日不過道驚於春時自出谷無識之禽獸如是最貴而為人者何不順時養元陽而收藏真氣耶嗟無知之徒自炁足之後走失耗散八百一十丈元炁久久而損豈知真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天地之春夏秋冬冬日月之弦望晦朔人之子午卯酉正相合也冬陰也陰中陽生而為溫則曰春也是陽為主而陰為客陽中又陽生而為熱則曰夏也夏陽也陽中陰生而為涼則曰秋也是陰為主而陽為客陰中又陰生而為寒則曰冬

也此天地之四時矣且則暗也魄中魂生而為明則曰上弦上弦之後魂為體而魄為用魂中又魂生而曰望矣望則明也魂中魄生而為暗則曰下弦下弦之後魄為體而魂為用魄中又魄生而曰晦矣是日月之四時矣天地有三百六十日日月有三百六十時人有三百六十度天地有二十四炁日月有二十四度人有二十四時自子至午炁生之時陽也自午至子炁謝之時陰也寅辰午申子戌陽生之六時卯巳未酉亥丑陰生之六時甲丙戊庚壬五行之陽時乙丁己辛癸五行之陰時辰則太陽而卯則陽明寅則少陽而丑則太陰子則少陰而亥則厥陰戌則太陽而酉則陽明申則少陽而未則太陰午則少陰而巳則厥陰午則腎炁交心炁以下而三陽炁聚之時子則心炁交腎炁以上而下二陰炁聚之時魂為陰中之陽其炁生于卯初魄為陽中之陰其炁生于酉末養陽不在春夏春夏所以養陽者以炁在心與肝也養陰不在秋冬秋冬所以養陰者以炁在腎與

肺夏至之後真永積于絳宮冬至之後真鉛積于丹田木運交天雷二十五度是時與也以陽交陽當此收之而成大藥金運交靈符二十五度是乾也以陰交陰當此鍊之而號運丹鍊形起火須在炁升之前聚火還元必用陰降之際鍊形住世以炁為先用五行相尅之時鍊炁起凡以時為先使三田返復之候修真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無時不求還時不鍊不知交會之時又無採取之法蹉時亂日不見尺寸之功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

識物

洞天語錄曰以言言道得其緒餘故得道所以忘言以象求意得其髣髴故得意所以忘象然道不在言也以先知覺後知非言不足以求理然意在象也以大明決小明非象不足以陳義言以示其理象以顯其義則大道玄意默會無象無言之間始也詳言密語恐以之不悟比物立象恐彼之不知及夫目擊道存不在言也心同意會不在象也

西山記曰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上以下為基道以器為用如鍾離秘訣曰以心為天腎為地肺為月肝為日日月天地物之大明者也崔玄真秘訣曰以腎氣為嬰兒心液為姓女肝為陰中之陽為日中之魂肺氣陽中之陰為月中之魄兒女魂魄物之靈而神者也如心為朱雀腎為玄武肝為青龍肺為白虎亦是四象也

葛仙公曰嬰兒為心液之上正陽之炁姓女是腎炁之中真一之水金公乃肺之老陽黃婆其陽微弱當使之復還下田餘液是老陰腎液到脾液真陽近少陰其陰衰弱當使之復還下田此四象之說詳矣

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龍本東方甲乙之物而出於火中者心液之上正陽之炁也則曰陽龍出自離宮虎乃西方庚辛之物而生於水中者腎炁之中真一之水也則曰陰虎生於坎位然而龍是陽物昇舉自在而在水中乃陰中之陽故比心液之上正陽之炁也虎是

陰物奔馳自在而居陸地乃陽中之陰故比
腎系之中真一之水也老君言恍恍惚惚其
中有物者為系中之有水而負陰者是也查
杳冥冥其中有精者為液中之有系而抱陽
者是也

陰真君曰北方正炁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
陸地往來無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之
內萬陰之中有一點元陽上升薰蒸其胞絡
上生元炁自腎系傳肝系肝系傳心心系
傳肺系肺系傳腎系而曰小河車也肘後飛
金晶自尾閭穴起從下關過中關中關過上
關自上田至中田中田至下田而曰大河車
也純陰下降真水自來純陽上昇真火自起
一昇一沉相見于十二樓前顆顆還丹而出
金光萬道則曰紫河車也故車行于河如系
在血絡之中系中暗藏真水如車載物所謂
河車者詳矣

廣成子以內事教黃帝久不見功乃於崆峒
山鍊大藥五金之中鉛為黑金黑金之中而
取銀八石之中砂為赤石赤石之中而取汞

以求合銀為寶故有鉛汞之說鉛者腎之所
藏真系者陰陽所合自己之真精也真陰
真陽以成大藥火候無差精變為汞汞變為
砂砂變為丹而曰真鉛是也金晶肘後飛入
上宮自頂而入下田真火前起昇入泥丸自
心而過重樓一陰一陽上水下火而為既濟
本于元海而曰紫金丹故曰真汞者是也此
鉛汞之理詳矣以物推求陽比象動而昇舉
之於陰比於靜而凝滯之物不必多識象不
必多求止於純陰純陽二炁交結而為大藥
然陽中有真陰陰中有真陽乃陽交陰陰交
陽陽交陽陰交陰陰陽有四交也及乎陰合
陽陽合陰陰合陰陽合陽陰陽有四合也四
交四合大應天地之八節明應日月之八候
廣記多識不止損神傷系而且議論差別適
以廢時亂日終無益也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一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二

夜二

清虛洞天華陽真人施有善希聖撰

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關客李珠真編

養生

三元真經曰人物異形受生惟一炁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無形無象自空中來即父精母血以無為有三百日胎完胎完炁足則生是由無而有不善養生則以有還無矣血炁方剛以所有之神炁復與於兒女血炁既衰將已有之魂魄復還於天地故生中起滅以滅止生炁斷神散而無生矣善人君子莫不欲生而不知養生之時以天地為法日月為本陰絕陽生陽絕陰生生不窮天地所以長久魄往魂來往不已日月所以長久是知炁在養而不弱形在養而不悴內外養之無差故得與天地日月同長久也

西山記曰古今聖賢談養生之理者著養生論者不為少矣又曰少私寡欲少私寡欲者可以養心又曰絕念忘機絕念忘機者可以養神又曰飲食有節飲食有節者可以養形

又曰務逸有度務逸有度者可以養亂又曰入清出濁入清出濁者可以養炁又曰絕淫戒色絕淫戒色者可以養精養生之道不在於此所生微也善養者從微至著所生小也善養者自小及大當旺時養而取之當衰時養而補之如春養脾秋養肝夏養肺冬養心鍊形則起火還丹則聚炁此年中用月不失養生之道也及春夏養陽以真炁隨天大運在肝與心心肝者炁升之所秋冬養陰以真炁隨天大運在肺與腎腎肺者液降之所此陰陽傳送不失養生之道也及腎炁生於子時一陽生於二陰之中當此之時若澄心靜慮閉目昇身想火輪起於丹田是炁生而養之有法也及肝炁生於卯時一陽生於二陰之下當此之時若孤坐閉目多入少出存兒女相見於黃屋之中而產就嬰兒是陽生而養之有法也及心炁生於午時一陰生於二陽之中當此之時若忘言絕念滿口含津攻心炁不散存龍虎交媾於煙焰之中而盤金鼎奔流于下是丹田炁生而養之有法也及

肺炁生於酉時一陰生於二陽之上當此之時若閉目冥心以腹肚微脅存大火炙于鼎中鼎中有三昧炎炎不絕三昧齊發是陰生而養之有時也及夫三百日胎完而真炁生養其真炁而鍊之生神五炁朝元三花聚頂五百日陽神生養其陽神而鍊之合道是生形已來養之而生真炁自生炁以來養之而生法身身外有身超九入聖養生之道備於此矣

養形

玉華靈書曰神以炁為母炁以形為舍鍊炁成神鍊形成炁陽神未聚三花不入泥丸真炁未朝五彩不生丹闕無形籠絡神炁兩離故天地大也未免輕清重濁之象日月明也難逃圓明缺暗之形積陽生神上以麗乎天者星與辰也積陰生形下以壯乎地者土與石也水中炁升而為雨為雲炁中水降而為霧為露萬象群生不能無形惟人也集靈以生資道以成不知養形之端精魄耗散而陰殼空存未死之前已如槁木餘喘既絕盡為

養壞養形之道可不深思

西山記曰仲夏仲冬之月善養形者處于深堂避其大寒大熱之炁而伏其肌膚非持此也先寒而衣不得頻多先暖而解解不得頻少久勞則安閑以保極力之處久逸則導引以行稍滯之炁暑不當風當風則榮閉而衛結夏不卧濕卧濕則氣散而血注冬不極熱極熱則腎受虛陽而春夏肝與心有壅蔽之疾也夏不極涼極涼則心抱浮寒而秋冬肺與腎有沉滯之患也不可極飢而食食不過飽飽則傷神飢則損胃不可極飲飲不過多多則損炁渴則傷血沐浴用旬浴用五夫五則五炁流傳遍浴之榮衛通暢旬則數滿復還真炁在腦沐之則耳目聰明若頻頻浴者血凝而炁散雖肌體光澤久而炁自損矣故有癰癰之疾者炁不勝血神不勝形也若頻頻沐浴者氣壅於上腦滯于中令人體重形疲久而經絡不能通暢故古人以陽養陽陽不耗散以陰鍊陽陽不損弱如一年內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是借陰養陽以陽消陰也一日

內午前鍊乾以炁前起鍊形後起金晶午後鍊坤以藥有藥則聚炁鍊丹無丹則收火養海皆以真陽見用于自身不然斂身聚之可以無中養就真炁昇身真炁以滅魔陰焉奉道之士廣覽多學徒以勞損不知陰陽為之總領之元也真陰真陽為胎凝于丹田火以真陰為炁真陽成形身外有身超凡入聖矣

養炁

太上隱書曰天地以清濁為質非炁不足以運陰陽日月以明暗分形非炁不足以交魂魄以索籥之用呼吸之理是炁使之然也禽一冲而制在炁履空如實魚一躍而制在水穿水如無衆植凋殘獨松栢而常茂者氣堅也群動滅寂惟龜鶴之不懈者氣任也形為留炁之舍炁為保形之符欲留形住世必先養炁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之間炁聚神靈遊遊風塵之外善養生者養其形善養形者養其炁

西山記曰古今養炁之士不免於疾病死亡者不知其道也昔人以志士不語為養炁此

原炁也失之昏以入清出濁為養炁此換炁也失之虛昏者炁散神狂真靈日厭終無所歸矣虛者丹田無寶徒勞而吐納終不能住矣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認為胎息誤矣上咽下攝聚炁可也指作還丹誤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委炁而和神也息息要住納之不出閉炁而鍊形也一咽復一咽雙收兩夾以虛咽為法是借炁取水灌溉之術也正坐昇身炁滿四大血絡通行榮衛和暢是布炁焚身之法也若此皆非養炁矣養炁之道生時養之使不衰弱時養之使不散如古行屯者是陽初生屈而未伸故朝屯以取養炁之茂也如古行蒙者是一陽處群陰之中暗而不明故暮蒙以取求陽之義也非特此也才所不敏強思傷也力所不及強舉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懷傷也或久談言笑寢息失時拽弓引弩耽酒嘔吐飽食便卧跳步喘息歡呼哭泣陰陽不交積傷至盡則早亡矣故善養者淡然無欲處乎寂寞之境自有希夷之趣冬則陽生

至春分之後陽盛而陰散防其餘陰入腹而為苦寒之疾夏則陰生至秋分之後陰盛而陽散防其餘陽入腹而為酷暑之患勿觀死者防死燕觸生燕不近穢處防穢燕觸真燕真燕未壯而朝不虛食常充口真燕欲絕而暮不實食常減口然而調燕和燕布燕咽燕聚燕行燕保燕換燕皆不出養燕之道夫燕如線觸之則斷燕如煙擾之則散不能養者失保形之道然養燕未及採藥採藥未及鍊燕採燕還元結成金丹鍊之出殼遷變羽客未鍊先採之未採先養之。

養心

通玄經曰人以形為舍心為主主於國則君臣之分主於家則父子之禮心為君父燕為臣子身為家國心氣一注無燕不從在五行為大南方盛陽之精宿應感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道生濁躁神亡但能空寂得之有常永保無為其身則昌惟狂克念可以作聖惟

聖罔念可以作狂古今達士養以寡欲務於至誠真源湛然靈光自瑩於丹臺也不為事感物役可以超凡入聖

西山記曰從道受生謂之性自一稟形謂之命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思謂之志事無不周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慮動而榮身謂之魂靜以鎮身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形養燕謂之精氣清而快謂之榮燕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閭謂之質形貌可則謂之體小大有分謂之軀衆思不礙謂之神漠然變化謂之靈燕來入身謂之生燕去于形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群生真人上仙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道不可見因心以明之心不可常用道以守之故虛心遣其實無心除其有也定心令不動也安心令不危也靜心令不亂正心令不邪清心令不濁淨心令不穢此皆已有令以除之心直不返復也心平無高下也心明不暗

昧也心通無窒礙也此皆固有因以然之又
在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
少喜少怒少好少惡故得靈光不亂神炁不
狂方可奉道保生嗟無知者多思神殆多念
恣散多欲損炁多事役形多語弱炁多笑損
臟多愁攝血多樂溢意多喜則交錯多怒則
百脉不定多好則昏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
歡故其源不潔和炁自耗不得延年失於養
心之故也故古喻之如猿狂而不定比之如
賊盜其所有也

養壽

三清真錄曰父母之真陰真陽二炁以精血
為胞胎胎炁足而為形矣集靈寶道神炁
相合而為壽定矣大壽一萬二千歲守朴任
真雖亡而道不亡也中壽一千二百歲留形
住世道在而身亦在也下壽一百二十歲知
之修鍊可以安樂延年不知修鍊走失耗散
在我者不為我之所有而又外觸禁忌暗除
年算一算為三百日壽一歲為本數之壽一
紀為正紀之壽無知少學以小惡為無傷積

惡以至於滅身以小損為無害積損以至於
滅生始以滅一算次以除本數終以除一紀
未及中年天之大半仙子真人憫而哀之雖
有超脫之法必先養壽之方審而用之可延
至大壽不憚修持千日自有超凡之道

西山記曰雖知養生之理不悟修行之法則
生亦不長雖知修鍊之方不知養壽之道則
修亦無驗故養壽者九以禁忌而防其禍行
不多言恐神散而損炁睡不張口恐炁泄而
損神臨危登峻則魂飛翫殺看闕則炁結弔
死問病則喜神自散卧濕當風則真炁日弱
古廟凶祠不可入人之則神驚狂禽異獸不
可戲戲而則神恐對三光濡溺折人年壽實
四重深恩滅人大數飲宴于聖像之側魂魄
不安坐卧於墓塚之間精神自散枯木大樹
之下不可息防九陰之炁觸人陽神深水大
澤不可渡恐至寒之性逼人真炁出眾華卉
不可折防招妖狂入室非時果實不可食防
帶邪炁入腹妄言綺語非患難不可煩說說
之滅人正壽肥甘醇酒非會合不可煩飲頤

之除人本操履賢志思必有禍應輕財毀物
 自無福生大山勿深入入之必凶美物勿酷
 變愛之勿吉損人傷物以克報冤嫉賢妬能
 以怨起怨虛傳妄授慢友輕師此類或有觸
 犯難得正訣遇異人大道未就先為此除其
 壽以罪當功竟不能速成也善養壽者以法
 修其內以理驗其外修內則秘精養炁安魂
 清神形神俱妙與天地齊年鍊神合道超凡
 入聖也驗外則救貧濟苦惠物利人孝于家
 忠于國順於上憫於下害不就不利忙不求閑
 凡以方便為心勿以人我介意方始奉道多
 遇至人自得真法及夫下功之後少有患難
 速得圓成然是修養所致亦是陰德報之苟
 不達養壽之宜安得內外齊成乎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二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三

夜三

清虛洞天華陽真人施育善希聖撰

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閩客李球食編

補內

九天秘錄曰三清之下有三太三太之內有
 二儀二儀既判而列五帝五帝既立而同一
 區此天地之內上下有陰陽升降東西有日
 月往來周而復始運而不已代謝循環終無
 走失惟人也以精為母以炁為主五臟中各
 有精精中生炁五臟中各有炁炁中生神欲
 壽無窮長生住世鍊精為丹養炁為神真仙
 上聖修真補內不補外也內真外應無施不
 可有作必成自凡而入聖也
 西山記曰男子先生右腎以外精而內血陰
 為裏也女子先生左腎以外血而內精陽為
 裏也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
 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膀胱膀胱生
 三元三元生三焦三焦生八脉八脉生十二
 經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係
 絡一百八十係絡生一百八十纏絡一百八

十纏絡生三萬六千孫絡三萬六千孫絡生三百六十五骨三百六十五骨生八萬四千毛竅胎完炁足靈光人體與母分離而為人也以內外言之經絡之內而為內肌膚之外而為外養命養其五臟五臟為根根固葉自茂矣養形養其五炁五炁為源源深流自長矣真炁大運隨天元炁小運隨日春肝旺脾弱則養脾食甘物五穀中粳米五果中棗肉五畜中牛肉五菜中葵菜清心無憂憂則傷肝隱坐避風以肝惡風也若日用之間卯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肝閑居冥目以養肝旬日見功目可視秋毫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夏心旺肺弱則養肺食辛物五穀中黃黍五果中桃子五畜中雞肉五菜中葱菜清心少喜喜多傷心靜坐避熱以心惡熱若日用之間午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心絕念安居以養心旬日見功可炁通百脉修鍊下功亦不必如此秋肺旺肝弱則養肝食酸物五穀中豆五果中李子五畜中犬肉五菜中薑菜靜居避寒寒則傷肺不要多悲

悲則損肺若日用之間酉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肺升身靜坐以養肺旬日見功肌膚光澤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冬腎旺心弱則養心食苦物五穀中小麥五果中橘子五畜中羊肉五菜中薤菜清心無恐恐則傷心若日用之間子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腎歛身正坐以養腎旬日見功丹田自暖炁力剛健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當四季脾旺養腎食鹹物五穀中粟米五果中山藥五畜中猪肉五菜中韭菜安心無畏畏則傷脾靜坐避濕濕則損脾也若日用之間戌辰丑未以待小運日生元炁風急震雷透過膀胱變為精華真炁走失而火上起肺開心冲肝浮膽橫萬神以真火燒之棄體外遊骨解筋伸與死無異一泄一炁弱百泄一神去千泄一臟損已至枯竭四大無主乃曰死矣故真仙上聖有還精之道若志在玄元腎炁交心炁積炁生液如懸珠垂露顆顆還于丹田大便無差自然凝結形若彈丸色同朱橘炁中生炁鍊炁成神身外有身超凡入聖若以

未悟清虛甘作兒孫之牛馬淫邪之心未息亦不可深究房中之術俱以借其陰貌賺心炁下入黃庭而腎炁不能上升乃以龍盤虎連欲泄之前棄其情愛一則孤坐斂身變手抱臍使炁結為胎一則升身偃脊斂身少時使肘後飛入泥丸以填血腦而百骨充盈有返老還童之驗矣嗟少學無知欲採婦女之津炁以為陰丹又鍊無情之金石取天地之秀炁而為外丹餌之填精補海幸而藥盛而時暫無損若以元陽耗散而丹臺空虛餌之在腹當有不救之疾取之於人當有連亡之患返以神仙之法為誑靜言思之誰其過歟

補炁

玉華靈書曰九天之上無陰九地之下無陽地中生陽一百八十日陽昇到天其陽不過乎天者陽自陰中來生元炁傳送餘炁在脾靜室閉炁多入少出旬日見功肢體光澤經絡快暢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是五臟各有時一臟旺而一臟弱一炁盛而一炁衰損有餘補不足五臟既和百骸自理百骸自理萬

病不生萬病不生千歲可期

補精

太上玄鏡曰純陽上昇者謂之炁純陰下降者謂之液炁液相交注於骨絡之間者謂之髓炁液相交出於膀胱之外者謂之精內則心腎肝肺脾五臟也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膽胃六腑也外則毛膚皮髮眼耳鼻舌手足榮衛經絡穴四體也精者心炁在肝肝自生精肝精不固目眩無光心炁在肺肺自生精肺精不實肌肉清弱心炁在腎腎自生精腎精不滿神炁減少心炁在脾脾自生精脾精不堅髮齒自弱五臟之中腎為精海心為炁館真精在腎餘精自還下田真炁在心餘炁自朝中元思慮愁惱其耗炁也如漏鼎中之炁淫邪禍亂其走精也如析釜下之薪補下精之道非但絕色而房中最急慎之

西山記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蓋陽昇陰降物受天地純粹之炁陰精陽華人食萬物充實之資一飲一食納之于胃與真炁相合傳流腎府虛炁充盈對境生心心火下

逼腎蒸不能上昇左旋右盤如陽負陰胎陽
戀陽住陰為陽逼復自天來故天中陰降一
百八十日到地其陰過乎地者陰自陽中來
陰抱陽質陰戀陰住陽為陰逼復自地起周
而復還並無走失尚有震動傾側之愆又况
人腎為水也水中生炁如煙似線觸之則斷
撓之則散眼耳鼻舌身意六慾傷於外喜怒
哀樂好惡思七情傷於中上則重樓走失下
則金龜拋泄如漏網包風能無損乎不知補
炁之道如火消膏積日復入輪迴

西山記曰炁本無形必賴有形之軀形全炁
在自可修補不擇老幼所貴至誠始終如一
天皇聖胎秘用神訣補炁之上法達麼胎息
至理補炁之中法其後因胎住息因息就胎
扁鵲靈樞葛洪注胎息補炁之下法此外皆
非法也

補益

洞神真經曰養生之道以不損為延命之術
以有補為先居安慮危而防未萌不以小惡
為無傷而不去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起

卧有四時早晚行止有至和之常制調和筋
脉有偃仰之方養正除邪有吐納之術流行
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
怒以全陰炁抑喜以養陽炁以清虛去其狂
慮以安閑養其真性雖少年致損炁弱體枯
年老得悟防患補益以炁補炁自有餘以
神補神神無不足炁盛而形乃延長神住而
命自悠久

西山記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炁者地不
滅夫至道不遠只在己身用心精微命自延
久六玄旨曰欲得長生當修所生所生之本
始乎精炁精炁結而為形形為受命之本炁
是有形之根故午前鍊乾午後鍊坤炁自腎
中生自子時為始午時為終其炁升而旺也
所以鍊乾者靜坐幽室閉目冥心升身勿動
使炁滿四大薰蒸其體榮衛通和積日炁秀
神清及夫腎炁到心積炁生液液自心中生
自午時為始子時為終其液降而盛也所以
鍊坤者閉目冥心斂身正坐以兩手抱腹降
心火于丹田烹蒸炁海積日炁旺神清此補

益于炁也冬避寒夏避暑寒避風暑避熱動勿勞其肢體閑勿怠其肌膚五日一浴十日一沐炁旺時勿動血旺時不息此補益于炁也永絕嗜慾見境不動心者上也借假修真因死求生形雖交而炁不交體雖濁而形不濁不得已而親婦人勿使走失時暫棄其情愛抽身于後賺心炁以補下元可以安性命者次也三十歲陰陽兩停而五穀秀炁無所制作未免情欲當五日一度四十歲者十日一度五十歲者二十日一度六十歲一月一度六十四歲卦盡之年更不言度也若高上玄元欲求長生不死者可不議此也此補益于精也補益形者不若補益精補益精者不若補益炁補益炁者不若補益神補益于神則形炁永安古今達士談益神之道不為少矣往往不見功者非特出至誠也神為主故耳昔劉綱真人於甲子庚申生日本命祭享形神尚得神聚長生不死趙真人於靜房空室調神出殼如壯士展臂可千萬里陰鬼不敢相干亦得留形住世況夫補已散之靈

炁益見在之魂神禍福預知神之靈也死生永除神之真也補神之道有清身養命絕念忘思動靜不失時修鍊應其法丹就而炁自真炁真而神自益矣

補損

十洲雜記曰純陰無陽鬼也純陽無陰仙也陰陽相雜人也鬼則陰靈之炁凝而為形仙則陽和之炁不散鍊而為質人以陽盡而為鬼鬼者人之歸也人以陰盡而為仙仙者人之遷也當其少年陽多陰少之時不肯修鍊及夫老弱氣散神衰之後安得無損高人士憂動未補之前戒慎補已損之後未損者保養不至于損已損者補益不至于虧非大道高士不可議此

西山記曰人受炁賦形三百日胎完與母分體一千日乳抱四千日盜物取天地之計五十日炁足故女子十四歲天癸降而具陰散男子十六歲具精滿而陽炁泄男子之炁八百一十丈女子之血三石六斗九九八十一純陽之數炁之本數也六六三十六純陰之

數血之本數也。過此以往，走失耗散，悉以九而損血，以六六而竭，自然虧損，又況敗壞而不知修養乎？如王侯之府，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以醇酒淋其骨髓，夜以房室輸其血，蒸耳耽目，恣偃卧不休，上奔走不安，居而又滋味錦繡，大醉入房，不知御神，保炁居無節，而精神有限，未及半百，已憔悴枯朽也。故真仙上聖，凡所修養，有益惟求無損。一日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燭行房，此補損之大畧也。五味人不可無也，戒之偏多，酸損脾，甘損腎，鹹損心，苦損肺，辛損肝。大藥未就，尚有飢渴一日三次要食，古人所以淡而食之，又不葷腥，恐污口腹也。五臟積滯，用六字炁治之，即黃庭圖之法也。張澄道以此留形住世，王悟真以此治病延年，孫思邈以此修身治人，六字之妙，春不呼夏不咽，冬不呵秋不吁，四時常有，晞三焦無不足，八節不得吹，腎府難得盛，凡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此妙古今無知者，西山上聖得其味，也不須禁忌百端。

但朝不虛而暮不實上，也素無味淡無葷，次也何慮四體之不充悅乎？及夫六字炁有餘，引子不足，殺鬼者，肝本吁也，餘則用吁，吁亦不能引肝，炁若引其子，則用呵，字瀉心之炁，心炁既行，肝炁自傳也。若肝炁不足，則殺其鬼，肺也。肺金尅木為妻，而金為夫，夫乃鬼也。如肝炁弱，必是肺之有餘，必殺其鬼，用咽字瀉之。聰明之士，審達五行，生尅調和其炁，無過不及，而陰陽自正，依時對節，下手行功，點契天機，混合玄理，安有長生之不得神仙之不成耶。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三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四

夜四

清虛洞天華陽真人施有善希聖撰
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關客李球金英編

真水火

中黃秘訣曰陰生水水性常冷而有華陽溫泉濡之不勝其暖也陽生火火性常熱而有蕭丘寒焰向之終不能暖也外之水火尚有返復之性內之陰陽安無顛倒之宜如腎水也水中生炁炁為火矣心火也火中生液液為水矣水可以滋流百脉火可以薰蒸四大人之水火也如此

通玄論曰道原一判而分二儀天以乾道而輕清在上在上以陽為用暗抱一點真陰在其中也故冬至後地中陽生以夏到天積陽所以生陰其陰感陰而陰不得耗散散為霧凝為露霧露之炁天之所出陰而真水也地以坤道而重濁在下在下以陰為用暗抱一點真陽在其中也故夏至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積陰所以生陽蓋其陽感陽而陽不散耗升為雲施為雨雲雨之炁地之所出陽而

真火也人亦若是受胎之初父精母血二炁相合陽炁上升心為炁館炁中暗藏真水在心也陰炁下降腎為水府水中暗藏真炁在腎也不然安得腎炁到心積炁生液一陰生於二陽之中心炁到腎積液生炁一陽生乎二陰之中也

西山記曰凡人有三火八水水者一炁傳一炁積炁生液而五臟各有液名曰色水腎炁之中暗藏真一之水而為陰虎者名曰真水時後飛金晶入上宮自上而下與真火相逢而既濟成然名曰神水凡有疾病閉口納炁一口復一口定中送在病處皆可痊安名曰法水水之為用多矣其名不一丹就真炁生澆灌而為沐浴之法鍊形真炁升還返而為還丹之法對海蟾言兩曜注成七寶殿一渠流轉八瓊漿是玉液還丹也呂公言水火都來相作間卦候飛成地天泰一升一沉陽鍊陰陰盡方知此理深是上下水火既濟之候也道子曰法水能朝有秘關道遠日夜遣循環是法水治兩也此水之大槩矣三火者

勝旆民火腎爲臣火心爲君火凡所無知爲物所擾而怒且憂者則爲無明之火若降而下燒丹田一意不散至誠守之而曰燒鍊丹藥火之升上起後過雙關而曰河車昇之前起上過重樓而曰鍊形前後俱起遍滿四大炎炎焚身此火之大緊矣

九仙經曰病小用水病大用火病大者無常之限也若人誤犯天神或身不寧急入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固叩齒集神升身起火微以留息少入運出默想如臍下火輪大如斗須臾焰起自身可比輪蓋罩定自身今陰鬼邪魔不敢近也釋教降魔火道家焚身火凡行此火須是久絕嗜慾丹元堅固不然以水火交媾龍虎成丹丹就而陰靈自散不敢近陽神自不肯去也神在形固陰退

三
炁全炁全形堅自可長年

真龍虎

龍虎真丹經曰真龍真虎所在所交之處古今秘而不說惟太一真書是太上親著又真一元解入神玄言二集稱龍虎真訣一在崑崙

崑崙五城之內一在北極大淵之內藏之玉函刻之金札封之以金泥印以玉章猛獸列衛神人在傍壓世無緣而知矣

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少則少矣妙則妙矣乃所以泄天地之機

呂公曰因看崔公入藥鏡今人心地轉分明陽龍言向離中出陰虎還於坎上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修真上士如知此定跨赤龍歸玉京入藥鏡曰腎中生炁炁中暗藏真一之水名曰陰虎心中生液液中暗藏正陽之炁名曰陽龍龍虎非肝肺也乃玄之又玄知之修鍊而爲聖人傳道集曰腎炁傳心炁積炁生液液中有正陽之炁名曰陽龍是謂出於離宮心液傳腎液積液生氣氣中有真一之水名曰陰虎是謂生于坎位二物會時在人生人在己生神龍虎古今有識者或以多知廣記知其龍不在肝而虎不在肺如何得達交會之時而悟採取之法故少有不長生與升仙者良以此也

西山記曰水火既濟龍虎相交所用不一如腎炁傳肝炁肝炁方生腎之餘陰入脾其炁過肝為純陽炁中有真一之水以到心積炁生液類類如懸珠垂露而還下田更不隨溺水以傳膀胱若用火候無差鍊而為一炁炁中生炁浩劫不死而為陸地神仙是虎交于龍以腎炁合心炁是也及夫下火加減有時抽添有數以心炁合腎炁是龍交于虎若以下關透而起自尾閭穴左昇者為龍右起者為虎炁從夾脊變關而過至分道嶺而陽龍之炁入內院陰虎之炁入天池左旋右盤三十六數而真水下降如甘露入心此是龍虎相交于上宮又不必於心腎而有上交上合之別也及夫胎完胎就而真炁既生防其大過必濟之以水而玉液金液還丹及夫還丹日久行于經絡而變陽酥凝于中府而積白雪防其大過必舉以火而有鍊質焚身是知還丹之時乃陰虎單行而不必交于龍也焚質之時乃陽龍獨舉而不必交于虎也龍虎之功不為小矣所患乎不知龍虎之本也若

識龍虎之像又知交合之時且得採取之法三百日養成內丹而命中有晶乃得與天地齊其壽算矣

真丹藥

洞天語錄曰高上元君始在塵世而流傳大道引喻天地升降之宜日月往來之數而曰內丹廣成子教黃帝依法行持久不見功蓋以日有萬機根元不甚堅固乃于崆峒山中凡以內事為法則以金石相配合而曰外丹內之丹藥乃為真藥外之丹藥止可療治病安樂而已內丹小則長生不老大則超凡入聖始乎二炁交而凝結在丹田變精為永變永為砂砂變為丹形若彈丸色同朱橘而真炁自生以炁鍊炁炁合神聚而入道道成而入聖聖則大而化之無所不通豈外丹之可比耶故知真藥真丹身外無求

西山記曰以龍交虎媾結成玄珠火候無差燒成大藥真炁始生升之可以鍊形不避寒暑之患真炁既聚納之可以還丹永除飢渴之苦于己也豈非藥乎及夫真炁施于人也

亦有驗矣入水水沸吹木木榮變苦為甘改
 衰為壯即人以療疾苦無不痊差凝神以祛
 鬼魅無不靈應蓋內真而外應也豈非謂人
 之藥乎或以內事不修真元不識惟以外之
 無精金石加日添火餌之以求超昇誤矣然
 而古今上士亦論外丹非外丹不可用如廣
 成子以朱砂為丹鍊之九轉而曰神丹陳七
 子七寶丹砂鍊之九轉而曰靈丹劉安王以
 童子小便鍊之七轉而曰還丹是知靈聚而
 為神神散而為虛以炁還元而曰還丹後人
 用之亦有見功昇仙者蓋始也鍊之而內事
 兼修內外俱成得通仙道若以外藥獨用氣
 弱神衰天地秀炁不能停留返為害不細矣

真鉛汞

玄洞玉詔曰昔廣成子教黃帝鍊外丹方有
 鉛汞之物凡以內事為法則也人之初生先
 生腎也腎為北方壬癸水在五金而為鉛次
 生心也心為南方丙丁火在八石而為砂鉛
 中取銀如腎氣之中暗藏真一之水砂中取
 汞如心炁之中暗藏正陽之炁蓋以外鉛中

銀而合砂中汞自然成砂火候合宜煅成大
 寶取類于人則腎炁之中取真一之水心液
 之上取正陽之炁二物合而為丹乃如外物
 見寶之比也傳道集曰抱天一之質而為五
 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
 太陽之炁而為眾石之主者朱砂也砂以生
 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
 中之汞鉛汞若相合煅鍊自成寶此鉛汞之
 理見于外也若以內言之父母真炁合而為
 一即精血為胞胎凝結為內腎內腎者鉛也
 及夫腎中生炁炁中生水以腎水合心液之
 上正陽之炁凝結于黃庭而為丹則曰真鉛
 也以腎炁合心炁積炁生液結為玄珠方選
 下丹田而曰汞也及夫丹就真炁升腎炁入
 頂而真水降一升一沉于十二樓前而為既
 濟既濟一次而還下丹田故曰真汞也元皇
 君訣曰鉛汞鼎中居燒成無價珠都來兩箇
 字了得萬家書正一真人曰鉛汞傳來幾萬
 秋幾人悟得幾人修若教此理常人會塵世
 神仙似水流呂公曰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

真鉛鍊甲庚大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古今上聖稱說鉛汞之理不同其來止於鉛為腎而真鉛為丹汞為心液而真汞為藥真鉛真汞為既濟若憑外說不可中理矣

真陰陽

九天秘籙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物中神而大者天得一陽以守乾道地得一陰以守坤道物中神而明者日得一陽魂以道應月得一陰魄以道致故夏至一陰自天來若無真陽萬物死也不能焦枯冬至一陽自地升若無真陰萬物生也不能滋潤也日有真陽陽燄感而火出月無真陰故方諸取水絕此天地日月至大至明真陰真陽豈人之不若是乎

西山記曰腎水也水中生炁名曰真火氣中暗藏真一之水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液中暗藏正陽之炁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三華者三陽腎氣乃陰中之陽丹中真炁則真陽中之陽也心液之炁乃陽中之陽不說三陰也所貴陰

盡陽純矣

玉皇聖胎訣言人常降心火于下田外境不入泯絕狂慮一炁不散委于炁海腎炁不能上升其息漸少縱出之悠悠然減省也故後聖有自然胎息矣及達磨胎息至理言人之

夜四

炁升自有走失莫若內觀諸世界遊翫自己天宮超清虛妙境其法貴乎無漏一念不生一意不動無漏則善果成不動而真聖見而面壁九年氣無毫髮走失陰靈自外而身有身東人不悟乃擲鉢西歸故聖人曰真胎息也及扁鵲解靈樞以冬至之後真鉛積之一分狀如戲藥而鎮丹田今人鼻引清炁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四數為火一兩四十五日火進一十六兩而鍊就陽胎又以夏至之後永積之三分狀如抱卵而鎮絳宮亦以鼻引清炁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四數為火一兩四十五日火進一十六兩而鍊陰息以陰息投陽胎而生真炁真炁生元神神形合為一與天地齊年離而為二身外有身而為羽客仙子不在塵世以返三島十洲者也及葛洪

註胎息論曰凡胎息之要如在母腹中母呼即呼母吸即吸今人不達妙理縱能閉之少時隨手出之喘息不已非止不能留所閉之息而又元炁損虛返為外來陽炁所奪若炁急未急之前外身自可停留少時勿使大急未炁急之際先鼻引清炁一口續後便以新取之炁換出舊閉急者之餘炁也故得奪住其炁積而神形清爽可以除癆百病曲留強住亦非自然所以為下等胎息真仙上聖而有三品之論也鼻引口吐可以去浮寒逐客熱衝結滯行經絡若定息炁血不交陰陽自燁若定萬息炁住神藏大乘之功不可言也補炁之道此為上矣或咽炁救飢渴行炁以壯肌膚收炁補下田養炁以返童顏運炁以益血脉雖見小功終不及胎息之補炁得力功速且久也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四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五

夜五

清虛洞天華陽真人施肩吾希聖撰

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關家李球全美編

鍊法入道

西山記曰以法入道道故不難以道求仙仙亦甚易求仙不難所以難者所學之道不正學道不難所以難者所學之法不真昔人隱形易貌留炁返魂呪白刃不傷禁毒蟲不害釘釘自落履火不焦使水逆行迴風倒雨結巾投地而免走盤帶輟針而蛇行芥菜結實于須臾龍魚遨遊手頃刻若此是其術也而與法不同故昔人以冬後陽生而春分之後餘寒悞入腸胃以為傷寒之疾既覺急居淨室盤膝正坐閉目冥心定息住炁以雙手疊之炁外腎向前倒身跪禮不過二三十度汗出清涼寒炁自散昔人夢泄遺漏或下元虛冷乃於日落之後靜坐幽室以手炁外腎以手搓臍下八十一數搓手炁腎炁手搓臍八十一數九過為度但左右換手而已遂昇元補暖真炁充盈昔人以幽居靜室絕念忘言

一向下心火閉目存想如火輪炎積日蒸海堅固顏色異常日久下盡諸穢自耐寒暑也昔人以飲食過度胃臆注滿或寒熱凝滯或痛結壅塞當靜坐鼻引清蒸口閉不關多入少出攻所病之處大緊方放其蒸不下三五次自然消除永絕萬病昔人心中上為陽而陰不能到以腎下為陰而陽不能及故湧泉之上蒸升而不降血注而不升致使脚膝沉重陰凝而陽散又況終日奔馳無時休息當夜後湯濯二足此外益而功少不若高舉二足使蒸倒行流于湧泉通流于丹闕即日足輕行及奔馬其步如飛也昔人以四肢小疾五臟微病或而凝滯壅塞靜坐澄清閉目絕念運心蒸于所病之處暫閉息少時無攻不勝已上皆法也而與道不同夫道者無所不包無所不通何止為伎藝之能治疾病之功而已因術識法因法知道道本一陰一陽而已陰陽相交相合故天地有春夏秋冬之四季日月有弦望晦朔之四候惟人也於一日之間丑末寅初陽合陰也辰末巳初陽交陽

也未末甲初陰合陽也戌末亥初陰交陰也悟陰陽交合何道之遠哉

鍊形化炁

西山記曰形者炁之舍炁者形之主借形養炁炁壯而形固矣運炁鍊形形全而炁自真矣故人之真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人之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古先達士識破天機以炁度合天度以日用參年用自子至午炁生之時而用聚炁還丹之法自午至子炁散之時而用收炁鍊丹之法彭玉真人訣曰午前鍊乾午後鍊坤自寅至午乃昇身靜坐冥目忘言鼻息遲遲密想心宮如夫婦相見之儀久久成功而得長生不死昔元昉真人訣曰自辰起不語以舌攬上腭下腭惡濁之津咽之而呵出心中所積喜怒哀樂之炁真炁上升寄留面目以手捏之次居靜室宴坐不語至午未之間炁盛神昏側卧閉口而睡積日安樂延年亦可留形住世此知其時候悟其交合而無採取之法也

西山上聖知其子時腎蒸生卯時肝蒸生午時腎蒸交心蒸積蒸生液還于丹田而曰玄珠若火候無差乃成大藥腎蒸之中暗藏真一之水心液之上暗藏正陽之蒸以陰抱陽用水承蒸此大道之本長生之藥如何使之不走失當辰巳之間幽室靜坐神識內守滿口含津勿咽勿吐鼻息少入運出綿綿若存自然二蒸相交凝結如露一百日無差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仙完而真蒸生蒸中有蒸而可鍊蒸成神故鍾離曰昔有三真頌金丹六訣矣若以修行不悟此世人學道謾勞功又曰閑庭無事憶江南華滿春城水滿潭若見揚州風物好是須穩駕虎龍船此名曰龍虎交媾又曰採藥之法也及自午至子而用收蒸鍊丹之法者而為火候古今不同夫不悟真理不識天機而達造化之宜者惟扁鵲解靈樞以鼻引清蒸入而留之四息為一鉢二十四鉢為一兩大夏至之後以巽卦天靈運二十五度行之鍊真汞而為陰胎冬至以乾卦靈符運二十五度行之鍊真鉛

而為陽息陽息投陰胎而變金丹金丹一粒可長生不死廣成子教黃帝自辰至暮靜坐忘念屏絕外慮神識內守一意不散降心火于丹田存臍下如淨瓶淨瓶之中有一珠如彈丸用炎炎火不計晝夜而下燒之至于胎成息住自然不飢不渴不畏寒暑可以留形住世此進火得時亦無聚蒸之法
西山有頌曰佳人才子正當年華落黃昏聚會難不避主公腸欲斷時來須索閑陽聞此戊末亥初蒸隨真液還丹之際陰交陰而蒸欲散失當居靜室息不必閉也但少入運出心火下降至意留在丹田恐腎蒸升而不停心火降而不佳乃微以肚腹輕膏丹田自熱鍊日中所得之藥始也一百日乾卦次一百日兌卦至乾卦次一百日坤卦至乾卦乾坤相見火候無差若此加減合宜如說抽添須肘後飛金晶也故古先上聖於離卦採藥乾卦進火三百日結就內丹而為陸地神仙形神俱妙浩劫不死故鍊形之道非真蒸不可也

鍊炁成神

西山記曰以炁鍊形形化炁而體骨輕捷入水不溺蹈火不熱其大平龍虎交媾而成大藥火候無差以變金丹若以神鍊炁炁鍊成神非在于陽交陰會其在于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三百日胎仙完而真炁生不可再採藥也肘後飛金晶自腎後尾閭穴升之而到夾脊自夾脊雙關升之而至子宮不止于腎炁補腦而午後降真火以鍊丹藥致陰盡陽純也如是子時腎炁方生靜室清心閉目正坐斂身而腎炁自聚微微昇身偃背直腰先到夾脊次到子宮自子加至辰已定一百日一撞三關而又積心之真火煅鍊下元內丹陰陽凝炁自紛紜是日炁中有炁前升入頂後起入腦前後俱起但升身勿動以焚身逐陰鬼一燒增一炁十燒增一神百燒延萬年千燒出塵世古先上聖恐火太過而又有澆灌之法也始以採藥是玉液還丹次以肘後金晶入腦自上田復入下田是金液還丹之法也以鼓兩

頰而虛咽納炁是也丹就而真炁生以真炁鍊五臟之炁九仙經云鍊神劍金槌本以五臟之炁中黃經云閉之千息以鍊五臟五臟各出本色炁聚而上以朝元三陽合而升之入頂是則不出五臟而無修鍊之時又無煅鍊之法也西山有鍊炁之法妙且玄矣採藥進火三百日大藥成還丹鍊形二百日真炁滿大運不必隨天但可以小運應日閉炁鍊炁如甲乙日鍊肝炁甲日肝炁先進于艮卦閉息至巽卦為期如青炁現運而在頂乙日養肝炁與畢法同九起火識五行生尅也丙丁日鍊心炁丙日心炁先進于巽卦閉息至坤卦為期如赤炁現運而在頂丁日養心炁九起火識五行生尅也戊己日鍊脾炁先進于春則辰時一時閉息夏則未時閉息秋則戌時閉息冬則丑時閉息九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庚辛日鍊肺炁庚日肺炁先進于坤卦閉炁至乾卦為期如白炁現運而在頂辛日養肺炁九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壬癸日鍊腎炁壬日腎炁先進于乾卦閉息至艮卦為期如

黑炁現運而在頂發日養腎炁九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十日一翻鍊過五臟九二百五十日各鍊二十五數真炁自聚開河車搬五彩之物笙簧女樂車馬旌旗各分方號隊陣喜笑熙熙上朝帝闕共入天宮或而陰鬼作梗邪魔為障但于靜室中閉目冥心升身正坐三昧真火自起一燒而魔鬼消散火過清涼了無一物前件侍從歌樂轉加繁盛終日默坐內觀明達並無厭足奇驗異證不可備錄既覺身形常似飛騰意氣飄揚難以制禦常用調神出殼乃超凡入聖之時也。

鍊神合道

西山記曰修真之士志在玄元而甘寂寞一日炁滿功盈五炁朝元三花聚頂血凝炁聚萬神朝真併在上宮富貴華盛樓臺車馬士女笙簧殆非人世所有勿得認為真境是自身上宮未能超脫內院因循不出是為困在昏衢形神俱妙不能超脫止為陸地神仙難以棄殼而返十洲三島西山上聖前功已滿而出殼之法不可不備錄詳記也。

昔海蟾公功滿數足陽神欲出方在上宮而靜室孤坐如鶴出天門龍升舊穴猛撞天門自開素殼而去鍾離公功滿數足靜坐內觀如登七級寶臺自下而上一級至一級上盡到時勿忽忽則變殼不出止為陸地神仙登之既盡閉目下跌如夢中方窺身外有身如嬰兒大瑩潔可愛勿得遠遊速須復入本軀入而不出與天地齊年出而不入與凡俗異處呂公出法七層寶臺三級紅樓一如鍾離之法方當內觀紫河車搬神上天宮留戀紫華而不肯超出故起真火而於煙焰中化一大龍躍出昏衢乃棄殼之法最妙者也世祖禪師雖無火候而陰靈亦不散方在內觀而于定中以神磬聲而去此止可出而不見入法也昔達磨六祖禪師雖是陰神出殼始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既聚一意不散神識內守從心地踴起一升復一升直過三十三天化樂天宮如道家之在上宮也當跪禮前進從三門之中中門而出此亦出而不能入也西山上聖功滿數足其出也雖不離

內觀中起大歌樂中過門故起火是搬神入頂過門是調神出殼方在內觀起火之後想關華深處有孤村寮舍三三間始自彼中出既遠既近而迴望故園依依寥落欲去不可回視欲來則不可錯路聖聖相傳皆得棄殼而無難易也五頌曰功成須是出神京內境繁華勿累身回望故園風物好關華深處有孤村嗟夫少學無知之徒止於定中而出陰神一日悞出天門不能回返本軀名曰尸解神化迷惑世人深為有識者之所笑也。

鍊道入聖

洞天語錄曰世人不悟大理以塵世石火電光中暫榮暫貴役使心緒無定一日氣弱而病氣絕而死轉轉不悟流身異類透靈于別殼終不達生死之宜夫修養真氣真氣既成而煅鍊陽神陽神既出得離塵世方居三島功成神遷棄殼須傳流積行于人間行滿功成受紫詔天書而居洞天矣稚川受道記曰道成之人不可不傳傳之非人禍及七祖得人不傳災臨已身赤松子戒黃帝曰道不可

私求必以物將其理當信金而示不變也西山記曰所為捨施者表其受道之人誠心也大則捨一身中則捨兒孫下則捨田宅上則捨施于有道之人中則捨施于有法之人下則捨施于有術之人也茅真君戒曰傳道之人必欲與先聖立教遇有志之士勿謂無信金而不傳遇無志之士勿謂得信金而強與非特陸教陸道而又彼此皆無益也玉真人請益元德真君曰上仙入南洲傳道立教必欲立盟誓出金王者何也真君曰蓋南洲之人孽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願為下鬼若不立信金彼必有反慮若不設盟誓彼必輕泄故取之以金表其不變嗟夫人居大衆萬中無一人奉心清虛清虛萬中無一人志誠志誠萬中無一人明者明破天機而輕于財貨委于性命留意者少矣蓋其人假道求財誑惑有志之士致使信心者見道流棄之遂使高道之士束手鉗口見死不救若奉道之士識人而知其賢愚受法而知其邪正節次得事續續有功使泰華為金未可酬師

友之一二也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五

西山羣仙會真記五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舊本題華陽真人施肩吾撰肩吾字希聖洪州人
唐元和十年進士隱洪州之西山好事者以爲仙
去此書中引海蟾子語海蟾子劉操遼時燕山人
在肩吾之後遠矣殆金元間道流所依托也其書
凡五卷卷各五篇曰識道識法識人識時識物曰
養生養形養氣養心養壽曰補內補氣補精補益
補損曰真水火真龍虎真丹藥真鉛汞真陰陽曰
鍊法入道鍊形化氣鍊氣成神鍊神合道鍊道入
聖其大旨本於參同契附會周易參以醫經戒人
溺房帷餌金石收心斂氣存神固命有合於清淨
之旨猶道書之不甚荒唐者

仙苑編珠三卷

〔唐〕王松年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仙苑編珠

三卷》提要

仙苑編珠序

仙苑編珠序

惟四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松年竊詳三古之前百王之後修真學道證果成仙者何代無人抱朴子云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撰列仙傳止於七十一人葛洪復撰神仙傳有一百一十七人松年伏按登真隱訣及元始上真記道學傳自開闢以來皆是聖帝明王作神仙宗為造化祖何者如盤古為元始天王天皇氏為扶桑大帝伏羲氏為青帝祝融氏為赤帝軒轅氏為黃帝少昊氏為白帝顓頊氏為黑帝至於高辛唐虞夏禹周穆漢文並在仙籍松年又尋真誥棲觀傳靈驗傳八真傳十二真君傳近自唐梁已降接於聞見者得一百三十二人伏以詰傳文繁卒難尋究松年輒數蒙求四字比韻撮其樞要箋註於下目為仙苑編珠謹序

仙苑編珠卷上

大道自然混沌之先

道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莊子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一氣凝化盤古生焉

元始上真記云昔二儀未分溟滓濛濛日

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乃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天形如巨蓋上無所係下無所根玄太虛無響無聲元炁浩浩如水之形若無此炁天地不生天地既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元始天王在天脊脊中住名曰玉京山山中有宮殿竝金玉常呼吸炁炁俯飲地泉忽生太玄玉女在石間出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招還上宮

天皇東立王母西旋

自元始天王太元聖母還上宮之後經一劫乃生天皇氏治世三萬六千年受書爲扶桑大帝居東極扶桑宮爲東王公今世間皇太子居東宮象此也又生九光玄女號曰太真西王母居西極崑崙山故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也

伏羲八卦軒后五篇

莊子云伏羲得道以襲氣母書云伏羲治世感神也負圖而出乃畫八卦造書契得道爲東方青帝莊子云黃帝得道以登雲天經云軒轅黃帝登峨嵋山遇天真皇人授以靈寶五符治世三百年乃鑄鼎荆山鍊丹丹成有黃龍下迎羣臣同昇者七十二人以符藏於苑委山

顓頊元輦帝嘗龍軒

道學傳云顓頊高陽氏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巡交趾西巡游沙東巡蟠木山水之神動植之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周旋八卦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帝召四海

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封而鎮之鑄羽山銅為寶鼎各獻一所於有洞之山莊子云顓頊得道以處玄宮帝嚳高辛氏感九天真王三天真皇乘九龍雲輿降牧德之臺授以靈寶五符帝用之得道後封此符於鍾山

虞舜得樂夏禹道川

真誥云虞舜感北戎長胡大王獻白銀之霜十轉紫華服之而成仙吳越春秋云禹平洪水其功不就乃按黃帝中經聖人所記在手九山東南號曰范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禹乃南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乃仰天而歎因夢赤繡衣男子云欲得我治水之方御龍之術可齋乎黃帝之嶽峻巖之下金簡之書在矣禹乃退齋季庚之日登范安之山發石果得金簡玉書用以治水繫龍門通百川天下有賴其功大矣今道門靈寶五符即此書也其探符處在會稽山禹穴是也

老君無極籙祖長年

孔子曰竊比於我老彭葛仙公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也又云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莊子疏云彭祖姓篋諱鏗顯項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神仙傳列仙傳並云歷夏經殷七百六十歲而不衰老後西之游沙莫知其終也故羅隱碑文云水運降靈始分輝於玄帝仙源啓祚乃襲慶於彭墟星辰渾濛渚之陽雲鵲度游沙之境也

廣成高卧尹喜精研

莊子云黃帝詣崆峒山謁廣成子問以理身奈何廣成子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規無聽神將自正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故我修之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

本起傳并西昇經並云關令尹喜受老子道德五千言精研萬過於蜀郡青羊肆隨老子白日昇天遊四海登三清下化八十一國焉

盧敖遊海若士冲天

神仙傳云盧敖者燕人也秦時遊北海至于蒙谷之山見若士焉方迎風而舞顧見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陔之上不可久乃鍊身入雲中

赤松行雨寧封隨煙

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兩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隨風雨上下高辛時復為兩師今之兩師復是焉寧封子者為黃帝陶正有人能出五色煙以教封封乃積火自燒隨煙上下焉

黃山數百白石三千

神仙傳云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也白石先生者中黃大夫弟子也至彭祖時年已三千歲矣嘗於白石山黃白石為糧故號白石先生

瑤水周穆槐山偃佺

列子云周穆王乘八駿日行萬里至于崑崙之山與王母宴於瑤池王母唱白雲之謠王和之也列仙傳云偃佺者槐山采藥人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正方能飛行逐走馬

醫龍師皇釣魚寇先

列仙傳云馬師皇者黃帝馬醫也有龍下向之張口皇曰此龍有疾乃針其脣下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龍出陂告而治之一旦乘龍而去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得魚或賣或放或自食好種薔荔食其葩實宋景公問其術不告遂殺之數年後踞宋城門鼓琴而去

弄玉鳴鳳蕭史同仙

列仙傳云蕭史者秦穆公時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鸚鵡公有女曰弄玉好之公遂妻焉教弄玉作鳳鳴鳳止其臺上一旦乘鳳同去

李文黃白沈太紅泉

神仙傳云沈文太者九嶷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年返命之道欲之崑崙駐安心二千餘年以傳於李文淵以竹根汁煮黃丹并黃白術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宋倫遊空葛洪兀然

樓觀傳云宋倫字德玄年二十二日誦五千文服黃精白朮感老君降授中景之道通真之經倫行之望巖申步日行三千里凌波陟險不由津路也道學傳云葛洪字稚川讀書萬卷求勾漏令意在丹砂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碑誄詩賦百卷檄章牋表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抄五經史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方四卷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蛻

鄭遠養虎涓子剖鮮

鄭思遠葛洪之師也嘗於山巖間收得虎子兩頭其母已死君餵飼之長大俄有一雄虎來養前乃二虎之父也三虎出入相

隨駝藥囊經書隱於括蒼山仙去列仙傳云涓子齊人餌木三百年釣於荷澤得鯉魚剖之腹內得符能致雲雨

少翁拜山宋萊掃市

真誥云昔婁少翁入華山中拜山二十年遂一旦見西嶽仙人授以仙道也楚莊公時市長宋萊子恒洒掃一市忽遇一乞食公唱歌萊子知是仙人乃隨之積十三年遂得仙道焉中嶽仙人

永伯七星王遙篋子

神仙傳云陳永伯得七星散方服之二十八日忽不知所在有兒年十一服之二十八日亦不知所在本方云服之三十日自得仙去王遙字伯遼與人治病無不愈者並不用針藥但令坐一布帕上須臾自愈

有一竹篋子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忽一夜大雨命弟子以九節竹杖擔此篋子兩中行衣不濕登山入一石室中中有二人同坐遙發篋子取玉舌簪三枚三人對鼓之良久收簪內篋中却擔迴二人謂遙曰

早來莫久戀人間後百餘日遙復自擔簦
子一去不復還後三十年弟子見在馬蹄
山也

介君竹杖左慈木履

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甚有道術吳

太帝禮重之使作變化種瓜果皆立生可

食帝思鮑魚鱸象於殿庭作一方坎著水

象垂釣於坎中得魚帝曰蜀薑不可得象

曰請差人買與五百錢象書符置竹杖中

令使人騎之閉目唯聞風聲到蜀買薑迴

廚人切鱸未了左慈字元放有道術孫策

欲殺之驅於前慈著木履竹杖徐徐而行

孫公奔馬追之常相去百步後曹公殺之

唯見一束草也

老父光白剡都氣紫

神仙傳漢武帝東巡見泰山下老父頭上

有白光高數尺帝問之老父曰臣年八十

五時衰老有道士教絕穀服木飲水并作

神枕用藥三十二味臣今年一百八十矣

日行三百里剡子都漢武帝出遊見其頭

上有紫氣高大餘問之對曰臣今已年一
百三十八所行者彭祖之道也帝傳之不
能行子都年二百餘歲服木白日昇天

河上傳經漢文得旨

葛仙公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

文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

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

遣使問不告帝親詣問之晉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子雖有道由朕

民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

賤須臾河上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

之中去地數十丈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

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

令余富貴貧賤帝乃稽首禮謝河上公遂

授注解道德經二卷與文帝

妻政變化墨子朱英

神仙傳妻政治墨子五行記服朱英九年

八百餘歲色如童子能化一人爲百人百

人爲千人作萬能立起風雲步行水上

今才中魚鼈盡上岸能口吐五色氣方十

里上連天能騰身虛空無所不至墨子名翟宋大夫也著書曰墨子善戰守之且巧與公輸班較機變以雲梯不足攻宋面止後入狄山中學道有神仙授以翟朱英丸方通靈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因遊五嶽不知其終也

孫博同道班孟異名

神仙傳孫博治墨子五行術能令草木金石人物盡成猛火他人以水沃之終不滅須博自止之乃滅物皆如故不焦又能引數百衆步行水上不沾不沒或布席坐於水上飲宴作樂又能從石中來去後入林慮山合丹仙去班孟者是女子能飛行坐空入地飛屋瓦指地成井能含墨噴紙成篇章飲酒餌丹四百餘歲後入天台山去也

王綱二氣章震五行

神仙傳天門子姓王名綱善補養之法行玄素之道年一百八十歲有童女之色乃服珠醴仙去入玄洲章震者王子也師桑

子精於五行之意以養性治病消災立起風雲雷雨化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能分形爲數百千人步行江海能噴水成珠玉不變能九泥爲馬日行千里能吐五色氣能投符召魚鼈能使人見千里外物能呪水治病立愈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九靈却禍北極貴精

神仙傳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之道又得五行之要能辟五兵虎狼伏千殃消萬禍專行此道大得其効在人間五百歲服丹仙去北極子姓陰名恒得保神養性貴精之道其要曰以金治金謂之真以人治人謂之神後服神丹仙去

太陽華髮絕洞長生

神仙傳太陽子者姓離名明得玉子之道好酒恒醉玉子責之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消其驕慢耳善修五行之道在人間五百年肌膚光潤面目輝華而鬢髮皓白也著七寶之術深得其要服丹而仙絕洞子者姓李名脩其術曰弱能制強

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薄長生之道也年
四百歲顏色不衰著書三十篇服還丹而
仙

陽女得妙陰女亦成

神仙傳太陽女姓朱名翼增益五行之道
其驗得妙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如十
七八人也得神丹仙去太陰女者姓盧名
金好玉子之道未得其妙乃當鑪沽酒遇
太陽子過之遂教以補養之術蒸丹之方
服而仙去

玄女行廚南極通靈

神仙傳太玄女者姓項名和少喪夫乃學
道治玉子之術坐置行廚變化無所不至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如真
能呪杯成龜鼈殼呪水成美酒服雲霜丹
仙去也

奉林開氣周君誦經

真誥云妻奉林者學道於嵩山積四百年
能閉氣三日不息服黃連以致不死也周
君兄弟三人學道於常山中九十七年遇

老人授以真經七卷三人共讀之忽有白
鹿見二弟放經看之周君獨不看數滿萬
遍翻然冲天二弟為看鹿經忽火起焚之
不得冲天為心不定也

伯真心正季道天青

真誥云姜伯真行道采藥遇仙人使平立
於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心不正因教以
日出三丈時披心向日覺心中暖即正也
伯真旦旦行之得道也徐季道學仙遇神
仙教云子欲學道當中天青綠天曆躡雙

白徊二赤也行之得道

劉安接士八仙降庭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好道聞有術之士不
遠千里卑辭厚禮以迎之時感八仙降焉
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一人能束縛
虎豹召致蛟龍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
亡一人能乘虛步空越海凌波一人能入
火不灼入水不濡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
所為一人能防災度厄長生久視一人能
煎泥成金凝汞為銀也

丁鶴人語蘇鹿牛形

飛天仙人經云丁令威七歲入山求道千
年化鶴歸鄉下華表柱頭歌曰我是昔日
丁令威學道千年今始歸也蘇君傳蘇軾
者郴州人也小時牧牛牛化為白鹿得道
後歸鄉駐牛脾山上州縣官吏同往禮謁
日暮君展黃庭經化為大橋直跨城門官
吏登橋而還也

大足地黃唐鳳石室

神仙傳大足服地黃得道唐鳳服中嶽石
室得道

墨客黃連義門青實

神仙傳墨客公服黃連得道義門子服甘
菊青實散得道

三老鍊氣四皓餌漆

神仙傳長陵三老服陰鍊氣乃得成道又
云商山四皓服九加散餌漆得道

妙真人洞暨瓊飛棺

道學傳女真錢妙真幼而學道居句曲洞
山年八十三誦黃庭經數滿乃與親友告

別服黃白色藥了乃入燕洞經宿明晨女
冠道士競往候之忽聞洞有雷霆之聲見
龍鳳之車自西北而來載以昇天也暨蘇
瓊居於潛天目山學道蟬蛻之後依俗禮
葬之數年中忽有聞山蓋山旬然如雷霆
之聲鄉人往看見棺版飛空上片落兩村
今為上片村底版落北村今為下版村兩
邊版同在一處今為版同村因此昇天也
過藥朱璣盜術女丸

列仙傳朱璣廣陽人病毒癰道士阮丘與
七物藥日服九丸百病愈教以誦符經
隨丘入浮陽山八十年髭髮俱黑仙去女
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仙人過之寄素
書五卷丸乃盜寫其文得養性之道不殺
不老棄家而去不知所之

常生止雨方回印關

列仙傳平常生者數死復生在穀城鄉忽
大水出所害非一生乃登缺門山大呼言
常生在此雨水五日必止如其言後數十
年復為華陰門卒方回者堯時隱人也鍊

食雲母夏啓末爲官士爲盜所劫閉之室中回化身而出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曰得回一丸泥關可開也

仇生木正子先竹竿

列仙傳仇生者湯時爲木正食松脂自作石室仙去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呼子先者卜師也壽百餘歲夜有仙人持竹竿至呼子先乃與酒家嫗各騎一竹乃龍也上華陰山仙去

朱仲販珠任光賣丹

列仙傳朱仲會稽人常於市上販珠高后時求三寸珠仲獻之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獻三寸珠數十枚而去不知所在任光者上蔡人善餌丹賣於都里間趙簡子聘之於柏梯山三世不知所在

牧豕商丘鑄冶陶安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好牧豕吹竽服木菑蒲飲水不飢不老人世見之三百年不知所之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一旦火

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安騎之而昇天

黃真武陵劉阮桃源

傳云漁人黃道真武陵人棹漁舟忽入桃源洞遇仙劉晨阮肇剡縣人也採藥於天姥岑迷入桃源洞遇諸仙經半年却歸已見七代孫子

初平松脂鳳網花卉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也年十五家遭牧羊遇道士將入金華山四十年其兄初起尋之相遇問羊云在東山往看盡是白石初平叱之悉化爲羊兄弟二人共服松脂茯苓至萬日坐在立亡同昇天初平改姓赤氏號松子初起號赤須子今婺州赤松觀是其地也鳳網者元陽人也常採百草花水漬泥封埋之百日丸之死者以一丸內口中立活網服藥不老仙去

呂恭遇仙沈建寄婢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於太行山採藥忽

見三仙人曰子好長生乎吾一人姓呂字文起公與吾同姓合得長生乃隨仙人去經二日遂授秘方一首曰汝隨吾二日已二百年也乃還鄉已見十餘代孫呂習者作道士涕泣拜迎遂傳其方其家世世無有老死者皆得仙去沈建者丹陽人得導引服食之術凡有病者見之即愈嘗遠行寄二婢三奴一驢十羊各與藥一丸經三年並不飲食建既還乃各與一丸藥喫飲食如故建乃舉身飛行或去或還三百年後不知所在。

華生易皮樂長童子

神仙傳華子期者師角里先生得靈寶隱方合而服之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每一歲十度易皮後乃仙去樂子長者齊人也遇霍林仙人授巨勝赤松散方曰蛇服成龍人服成童子長服之年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之老者少壯少者不老登勞盛山仙去叔卿不臣伯陽示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帝開居殿上忽見一人乘雲駕白鹿集於殿前帝驚問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非我臣乎叔卿不對忽失所在也帝甚悔恨魏伯陽吳人也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一白犬丹成飼犬犬死乃自服又死一弟子姓虞服之亦死二弟子棄之而出伯陽乃起將服丹弟子并白犬而去逢樵人乃作書寄鄉里并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盡神丹之旨也。

方朔歲星傳說箕尾

登真隱訣云東方朔字曼倩仕漢武服初神丸至宣帝時棄官於會稽賣藥後昇為歲星又莊子云傳說得道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沈義三車安世二士

神仙傳吳郡沈義學道於蜀但能消除災除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因與妻共載路逢白鹿車青龍車白虎車騎從皆朱衣執矛仗劍告義曰君有功於民黃老今遣仙官

下迎有三仙人以白玉版青玉界丹玉字授義遂載昇天陳安世爲灌叔本客每行見鳥獸皆下道避之未嘗殺物年十三叔本好道忽有二仙人化爲書生詣叔本叔本不悟待之不至乃謂安世曰汝好道可教乃與藥二丸服之不復飲食叔本乃反師之安世臨昇天乃傳其道叔本亦仙而去

八百歷代李阿弓市

神仙傳李八百蜀人莫知其名時人計其數已八百歲故呼之遊行不定知唐公房可教乃託瘡瘻試之百藥不可云須人舐之房乃令二婢舐之不可房乃自爲舐之不可又令妻舐之云須得美酒三斛浴之浴訖體如凝脂遂令公房并妻三婢並入酒中浴之並顏如童子乃以丹經授公房房合服仙去李阿者蜀人世世見之不老常乞食於市有古强者常隨之強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阿亦如故忽告人曰崑崙召吾當去遂不復還

也

仙苑編珠卷上

仙苑編珠卷中

惟五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積子易貌桂父變容

列仙傳積子者鄴人服松子茯苓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忽牽一黃犢來過沽酒陽都家女悅之隨積子出取桃李味皆甘美邑人伺而逐之共牽黃犢耳而走不能追也數十年見在潘山下冬賣桃李也桂父者象林人色黑時白時黃時赤常服桂并葉以龜腦和之千丸至今荊州南有桂丸也一旦飄然入雲而去

務光蒲萐阮丘薤葱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萐根湯讓天下不受負石身投蒙水以自溺後四百年至武丁時復見也阮丘者蛆山上道士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常種薤葱百餘年人不知之

赤斧餌丹毛女餐松

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鷄祠主簿餌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

掌中有赤斧文焉華山中毛女字玉妻自言秦宮人避難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生綠毛也

王喬控鶴陵陽釣龍

王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道人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年後以七月七日於緱氏山控鶴沖天仙經云仙位為侍帝晨領五嶽司桐栢真人治天台金庭洞陵陽子明者好釣魚釣得白魚腹中有書教服食法遂上黃山採五脂服之三年龍來迎上陵陽山也

谿父瓜子騎鳴守宮

谿父者南郡人居山間仙人來買瓜教以練瓜子與桂附並實共藏至春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行也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千餘頭養飼草廬以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年水壞其舍而去一旦騎龍來至渾亭李主長安辛玄吳越

道學傳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市時宋忠

賈誼為中大夫見之謂曰先生業何卑乎對曰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無殺居下無害斯君子之道也鳳凰不與燕雀為羣公等何知後宋忠抵罪賈誼感結也竟不知季主所在登真隱訣云受西靈劍解之法在委羽山大有官服明丹之華挹扶展之暉貌如女子鬚長三尺也幸玄子好遊山志願憑子晉以虛侶陵陽以步玄故名玄子字延期自序云西王母見苦行北鄴帝愍遺心於今二百年矣而大帝且令領東海侯為吳越神靈之司未得振翠衣於九霄舞雲翔於十方也許邁山林龍威洞穴

真誥云許邁小名阿映道學傳云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名遠遊弱冠詣^世理^聖樂古曰君元吉自天宜學昇遐之道乃師鮑靚後與同志東遊名山餌術斷穀能閉氣十息初止相廬新城臨安所在作樓閣開後門上山采藥經月不返每言映好山林猶魚得水也真誥云師王世龍服玉液朝腦

精也龍威丈人者包山得道人也莫知其姓號曰隱居吳王閨閣登包山令隱居極洞穴之深乃入洞經百七十四日而返云約行七千餘里忽見千逕百路處處如一有金城王屋閭爾無人城門牌曰天后別宮玉房之中有一卷赤書拜而取之以為信既出以示吳王乃夏禹所藏靈寶五符也

賢安甘草伯玉松屑

魏夫人傳夫人字賢安少多疾清虛王真人告曰夫學道先去病除疾五藏充盈肌澤髓滿耳目聰明乃可修習因授甘草丸方按而服之百病悉愈後得道為南嶽上真司命紫虛元君也褚伯玉錢塘人也年十六家為娶婦婦乘車而入先生踰垣而出隱於天台中峯二十年樵人見之在重巖之下顏色怡怡左右惟有松屑二畧由是遠近知之齊高帝徵之不起乃移居大霍山仙去

神丹馬明方術萬越

神仙傳馬明生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賊所傷在路遇神人與藥救之再生乃師安期先生因遊天下勤苦備經遂授與太清金液丹經入山修鍊藥成未幾昇天乃服半劑爲地仙展轉九州五百餘年乃白日昇天傳五葛越者號黃盧子有病者千里寄名與之皆愈禁虎狼百蟲飛鳥皆不得動使水道上二里天下大旱能召龍致雨力舉千斤行逐奔馬頭上有五色氣高丈餘年二百八十歲一旦乘龍而去。

○ 嘯父乘火師門發煙

列仙傳嘯父者少北曲周市上補履人不知年幾唯見不老有人求其術不告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因上三亮山與梁母別乘數十炬火而昇天也師門者嘯父弟子也得火術好食桃李花爲夏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之一旦風雨迎去而山林間煙火自發也。

偉道心定黃觀試全

真誥云金偉道者學仙在嶠嶠山十二年

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以白髮懸於空中使偉道卧於下偉道心定無疑卧其下十二年遂賜神丹白日冲天黃觀子者少好道朝朝禮拜求長生積四十九年後入嶠山中仙人以百四十事試之皆全遂得金丹而誦大洞真經白日昇天。

子主備顧瑕丘素指

列仙傳子主者楚語而細音詣江都王言甯先生顧我客作三百年間甯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遣使往見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謂曰子主是吾比舍九世孫也瑕丘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忽地動舍壞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人取其尸棄於水中收其藥賣之仲乃被衆詣之取藥棄仲尸者叩頭求哀仲曰吾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却爲胡王驛使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也。

陰生丐乞酒客萬錢

陰生者渭橋下乞人也常於市中乞市人厭之以糞灑之衣且不汙長吏試收繫之

以桎梏而復在市中乞俄而灑糞家屋自壞故人歌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酒客者梁市上酒家釀酒人也酒美日收萬錢酒客伴作過失酒家逐之而酒酸敗賈人多以女迎之或去或來百餘歲却來為梁丞教民種菜云三年當大飢果如其言忽解印綬而去焉

王質村爛徐公醉眠

傳云王質者西安鄉里人也性頗好基因入山採樵見二仙人於石橋下基質乃以斧柯碑坐觀碁局終乃起斧柯已爛歸家數百載矣今衢州爛柯山是也徐公者金華鄉里人也入山見數人道士飲酒乃與公一杯飲訖醉卧覺來見其成湖一湖水歸家已數代孫子至今金華山中有徐公湖也

商仙游火太一浮蓮

仙傳云商丘開者晉人也幼好道居姑射山能蹈水火而身不焦溺或載覆舟或隕水而滅大火善丹青然身常貧客隱范氏

家諸客見商丘開莫不狎侮欺詒范氏一朝家大火諸客莫能救商丘開獨入火取錦往還埃不漫身不焦火大熾而復對諸客嘆水即滅眾方疑其神人懇謝於商丘開後入嵩山不出又太一者漢遺史云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一星不見時帝召東方朔問其由朔奏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為君民福壽帝又問何以驗焉朔奏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或乘舟或控鶴特異於世人者則為驗見則斫竹建壇醺酺上帝帝如朔奏而迎之是月果有會稽郡守奏海中有二人丫角面如玉色美髯裸身而腰蔽桐葉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執一黃書自東北浮來臣等焚香迎拜俯及百步俄為雲霧所遮後霧散而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岸側獲之略不濡濕其字光明皆天篆也莫有識者遂進於帝帝令朔驗之曰此上界大珠經也或曰連珠

李生服玉桂子癩瘡

李生者名仲甫豐邑中陽人也學道於弘農王君得服玉法行遁甲隱形步斗術年百餘歲每與客對語但聞聲而不見其形後入西嶽不復出又桂子者不知名任徐州刺史病癰十餘年衆醫不愈冥心念道後遇道人于君使休官爲于君役者養馬三年心不退君與其丹及書一百五十卷桂服之癰愈年百九十歲色若童子自貨藥於成都復歸西嶽不出

方平道蔡子玄師涓

神仙傳王遠字方平得道在太尉陳寔家三十餘年一旦託形蟬蛻後東入括蒼過胥門蔡經家知經有仙分遂告以要言而去經亦蟬蛻後十年却還家以七月七日王君後來神仙音樂儀仗羽蓋雲車排空而至王君既坐遣人召麻姑姑既至各進行廚金盤玉盃銷銘多是諸花香氣聞於內外擘脯而行之云是麟脯也麻姑自敘接待已來見東海三爲桑田適來蓬萊水乃淺一半也當復爲陸地乎酒盡乃命使

者往餘杭阿母求酒使迴得一壺五斗許麻姑爲爪經心中云好爬背聞空中行鞭鞭經背也蘇君傳云君字子玄初師琴高又師仇先生授以松脂方云吾服已二千七百歲也後師涓子授以制尸蟲方行三一之道守泥丸九宮之要以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乘雲駕龍望西北而昇天爲玄洲上卿矣涓子即剖魚獲字者

三茅弟兄二許子父

登真隱訣云大茅君字叔申年十八入恒山學道師西城王君詣龜山得九轉還丹至漢元帝時仙官下降授玉皇九錫爲太元真人東嶽上真卿吳越司命君治天台赤城洞弟字季偉服太極九轉丹爲吳越定錄君弟字思和所學與中茅同爲三官保命君封掌川源監植芝英也晉護軍長史許穆字玄一南嶽元君使楊君授上清諸法得道爲左卿仙侯上清真人子名翺字道翔亦楊君授經得道爲侍帝晨上清真人

茅濛駕龍蕭貞驅虎

道學傳茅濛字初成即三茅君之高祖也師鬼谷先生以秦始皇三十一年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也蕭康貞入道山學道年四十唯餌相葉採諸花為丸又取桑葉雜黃精第五木煎等服年八十白髮黑落齒生常誦黃庭經每有虎伏在牀前欲起先以杖子驅虎如犬前行

馮長遇彭彭宗師杜

樓觀傳馮長字延壽周宣王辟為柱下史年四十一退官入道誦五千文服天門冬居終南山遇彭真人駕白虎降於道室授以太上隱書以平王時昇天為西嶽真人彭宗字法先年二十師於杜君授丹經五千言雌一之道修之有應常有神燈數枝浮空照室能三日三夜通為一息能一氣誦五千言兩過年一百五十歲厲王時昇天為太清真人杜君諱冲字玄逸聞尹真人得道後乃居其宅舍二十五於此修行二十餘載感真人降於寢室授以仙方

合而服之身生玉光周穆王時年一百二十歲昇天為太極真人者也

王探雲昇周亮禽舞

王探字養伯漢文帝稱為逸人時年三十六恒誦五千文每散金帛拯濟飢寒投財要路預是舍生皆沾惠潤感趙真人化作狂人累歲求乞心無厭息真人哀之授以神方又於終南遇太玄仙女授以藏景化形之術遂能與日月同光雲霞合變有故人謂曰聞法師善於變化試為一戲乎乃化身為一樹其人乃持斧斫又化為一石復以火燒之又化為波水復以土壅之又化為火復以水沃之又化為一鳥復以網罩之又化為猛虎復以刃擊之又化為死人故人懼而走至數里間復見探如舊乃禮謝之復化為浮雲高昇莫測其道也周亮字太宜母孕經十五月而生年十九身長八尺師姚坦得道術王子晉召與鼓琴吹笙同遊伊洛響金振玉百禽率舞年一百九十周烈王時昇天

東海麻姑餘杭阿姥

事具王遠蔡經篇中

葛仙靈寶王君上清

靈寶經云葛仙公名玄年十八於天台山精思念道感三真人降授靈寶諸經金籙黃籙齋法今修齋所請三師即是此降經三真人也上清經云王君名褒字子宣父楷爲漢殿三老君年三十一入華山學道感西梁真人降授青精飢飯方後入西城山師總真王君授上清諸法得道爲清虛真人

天師正一于吉太平

正一經云張天師諱道陵學道於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災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以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壇見在神仙傳于吉北海人也患癩瘡數年百藥不愈見市中有賣藥公姓帛名和因往告之乃授以素書二卷謂曰此書不但愈疾當得長生吉受之乃太平經也行之疾愈乃於上

虞釣臺鄉高峯之上演此經成一百七十卷至今有太平山干谿在焉

九鼎王長七試趙昇

神仙傳王長張天師入室弟子也天師告諸弟子爾等俗態未除其九鼎之要唯付王長也又有趙昇求爲弟子天師乃以七事試之皆過遂得入室後與王長俱昇太清天中也

少君委化伯道丹成

神仙傳李少君聞漢武好道故往見之乃密作神丹丹成謂武帝曰陛下不能絕奢侈速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朝有漂血之刑神丹大藥未可得成乃託疾而化帝恨求少君不勤也真誥云毛伯道妻道恭謝稚堅張北期共合神丹丹成毛先服而死妻次服又死謝張見之棄丹而出迴顧見毛妻二人行在山上海張悲愕告之得挾苓方服之皆數百歲無復昇天也

桂君養馬尹軌辟兵

神仙傳桂君者徐州刺史也忽病癰醫不愈聞于吉得道乃導從數百人詣之吉曰子欲病愈乃可盡去將從駐養馬乃可桂君乃去官駐養馬三年並不見醫治不知病之愈也乃授以道術年一百九十仙去

尹軌字公度常服黃精花日三合世人累

代見之計已千歲晉永康中過洛陽投宿

明旦謂主人曰明年當有大兵死者過半

與卿一丸藥帶之可免明年果有趙王之

亂死者數萬此人獨免也

郭文探虎要馮盜驚

東晉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大辟山嘗有一虎來文前大張其口文知其骸以手入喉中探去其骨也神仙傳要馮學於稷丘子服石桂英中嶽石黃年三百歲尤精禁術於路逢諸賈客被劫賊數百圍合馮謂賊曰汝徒急散不爾當殺汝輩賊不聽大放弓箭射諸賈客馮乃喝箭皆反中賊身須臾大風拔樹飛砂走石天地陡暗賊眾一時頓地反手背上賊乃求哀乞命馮即勅

天兵放之而去

孔安有志范蠡易名

神仙傳孔安常行氣服鉛丹年三百歲色如童子嘗謂弟子曰吾昔事海濱漁父乃越相范蠡也蠡數易姓名哀我有志授我秘方五篇以得度世也

李根眼方子皇齒生

神仙傳李根字子元人世世見之不老壽春吳太文師之得作金銀法又能變化入水火致行廚太文常說根兩眼瞳子正方仙經云八百歲也陳子皇者年七十餘髮白齒落乃依方餌木斷穀三年髮盡黑齒更生年二百三十仙去

御妻要景燒炭嚴青

妻景者漢文帝侍郎也從張君學道得雲母朱英丸方服之百三十歲如年三十人傳其丸與王公子年七十服之御八十妻生二十兒日行三百里飲一斗酒年二百歲嚴青者會稽人家貧常在山中燒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乃以一卷素書與

之令以淨器盛之置高處兼教青服石腦法青遂以淨器盛書置高處便開左左常有十數人侍之每載炭出此神便為引船他人但見船自行後斷教入小霍山去常在娶婦仲甫變形

李常在者蜀人也少學道人世世見之計已四百歲而不老每娶婦有兒乃去去後三十餘年人見在地肺山更娶婦有兒後七十餘年又忽去人見在虎壽山下依前娶婦有兒也李仲甫豐邑人也師王君服水玉行遁甲能隱形年三百歲轉少壯其隱形或百日或一年與人相對飲食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有相識人相去五百里以張羅為業一旦羅得大鳥視之乃仲甫也在人間三百年入西嶽仙去

帛和視壁趙羅降靈

十五

帛和字仲理師董先生行氣斷穀服水又詣西城山師王君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瀛洲汝於此石室中可熟視石壁久久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

乃視之一年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字三年了然見太清中經神丹方三皇文五圖和誦之上口王君迴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千斤救患貧病也趙羅字子榮得癩病將死其家恐相傳染乃以糧食送於深山石室中棄之羅晝夜涕泣百餘日忽見三人入石室中羅號泣求救神人乃以松子松脂各五斗賜之告曰服此不但疾愈當得長生羅乃服之疾愈服至二年夜間滿室有光如晝夜卧見面上美女二人長三寸至三年長大如人常在左右又聞琴瑟之音三百年入霍山仙去

甘始門冬黃敬赤星

十五

甘始者善行氣不食服天門冬在世一百八十六年入王屋山仙去黃敬字伯嚴學道於霍山思赤星在腦中如火以周一身二百餘年仙去

陳長祭水宮嵩著經

陳長者在芋嶼山六百年每四時設祭亦

不飲食亦無所修人有病者與祭水飲之皆愈也宮嵩者大有文才著道書二百餘卷服雲母得地仙道後入苧嶼山中仙去太實鼓琴傳生鑽石

真誥云周太實有才藝善鼓琴昔教康長生孫廣田獨弦子彈而成八音真奇事也得仙今在蓬萊為左卿昔有傳先生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七年遇木極老君與之木鎖使穿一盤石厚五尺許云此石穿便得道生乃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得金丹昇天為南嶽真人

伯微崑崙廣信小白

真誥云莊伯微者少好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坐閉目存見崑崙山積二十一年服食學道存之不已又十年閉目乃見崑崙仙人授金液方得道也趙廣信魏時居剡小白山每日往長安市賣藥救人暮歸小白時人云朝離小白暮返長安也登真隱訣云受服氣法守玄中之道七十八年後合九華丹一服太一遣雲駕下迎在東華

宮

餌木玄賓善嘯成伯

真誥云張玄賓者師西河蒯公受餌木方後遇真人樊子明授以遯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洞為理禁伯主雨水也趙成伯者善嘯嘯如百鳥鳴或如風激眾林或雲翔其上或冥霧颺合或零雨其濛矣今在洞中主五芝金玉草

仕文降衆王喬飛舄

樓觀傳田法師名仕文年十九入道師韋

君受三洞經法抱氣吞霞兼餌白水每遇節值庚申常捧香登山朝謁嘗設醮天降靈數枚長二寸甘美異常年七十五有孺花自空來迎去入南宮福堂也漢王喬者仙人也混跡為鄭今夜會仙府朝返莅事人不知之忽一旦廳吏見雙鳧飛入廳吏以箒擊之墮地乃喬雙舄也

子陽桃皮高丘金液

真誥云黃子陽者學道在傳落山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遇司馬季主授

以仙方得道高丘子學道入陸景山五百二十年但讀黃素道經服木合鴻丹以得地仙二百年後得金液一服而昇太清爲中嶽真人也

來子紅泉洛下夜芝

神仙傳云肯來子服紅泉而仙洛下公服赤鳥夜光芝而仙

張常門冬飛孟四時

張常服天門冬仙去飛孟子服四時散俱得仙

邢子好犬木羽因兒

列仙傳云邢子者蜀人也好犬犬走入山穴邢隨犬入十餘宿行數百里上出山頂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史侍衛與邢符一函令送與城都令喬君喬發函皆魚子也池中養之一年皆成龍邢復隨天往來百餘年乃上山不還也木羽者母常爲人看產有人產子見母而大笑遂夜夜夢大冠素幘者守此兒云是司命君也當令汝子木羽得仙母果生兒遂名木羽忽一夜

有車馬來呼木羽遂俱仙去也

馬約神降侯楷奉師

樓觀傳馬法師名儉字元約師孫君受五符真文三皇大字能命召萬靈制御群邪凡所施用立皆有驗忽降天神告曰法師宿有功德名在仙錄何煩祈禱役使神靈法師乃秘諸法術抱一凝玄年九十八忽有白雲從西北來直赴寢室弟子往看已見白雲南舉漸遠不知所詣侯法師名楷字法先年十四師陳寶熾傳受真訣謂曰爾身佩經法正宜入山勿失時也對曰入山雖得妙之本肯師乃犯科之深願終侍奉年五十二方遂所修感靈泉吐液奇樹含煙年八十六仙去

母先禽聚陳熾虎隨

母法師名始先年十一師牛先生受道朝野英賢咸慕其德所得信施皆訪貧老密放其家不告姓名又冬月常淨地一畝布撒穀米以救禽鳥鳥皆群聚於庭陳先生字寶熾年二十一能琴善棋初事王法師

後於華陰師陸景真先生以授玄秘每清晨朝禮恒有白虎馴其左右隨逐往來後有群虎來擊樹以警惡人有暴虎來亦擊樹時人號為老虎樹也

梁謚入雲孫徹拂衣

梁謚字考誠年十七師鄭法師受道視地而行恐傷舍氣有鳥獸當路常下路避之年七十七忽見雲氣彌林乃躡身入雲而去孫徹字仲宣年十八師王先生或宿空樹或坐幽房編薦為席時有問者但觀其顏色即知吉凶不必更陳言語年七十忽告弟子曰吾須暫行乃拂衣而出莫知所之同道思之乃取其葛席置靜室中每聞席邊有人語聲友人聞之又分其席也

王義天卹尹通人歸

王法師字道義凝神白雲之外注心丹柱之下重興觀宇再啓玄門精誠所致遂多洞感曾降天卹倉庫自滿隨取隨盈終無耗竭常以施人兼營功德遠近貧病皆沾惠潤年六十三忽一旦白鹿入其庭院或

隱或見由是而蛻尹通字靈鑒年二十六師馬先生受道服黃精天門冬餌雄黃丸由是賢愚慕其至德車馬駢闐道俗揖其清風冠蓋相望荷恩之輩皆厚禮之通悉用修諸功德廣濟飢寒一無所積年一百一歲仙化常有神燈照室也

蓬萊尼公太白岐暉

道學傳陳尼公者蓬萊仙人也服磁母石銀蜚通千秋耳有弟子十二人皆得其方而仙度也樓觀傳岐法師名暉字平定唐高祖初取天下法師與道士八十人有濟國之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已下皆授銀青後為國設醮感黃雲覆壇與香煙交合又有兩隻白鹿鳴叫而去乃謂弟子曰仙經云欲為仙客入太白遂與弟子登太白山頗有雲霞之志焉

仙苑編珠卷中

仙苑編珠卷下

惟六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奇哉伯山哀矣甥女

神仙傳伯山甫者入華山精思服食不老
比歸鄉里見外甥女年老多病乃與藥女
服之年七十返少色如桃花漢使見一女
子笞一老翁翁跪受杖使怪而問之曰此
是妾子昔舅氏伯山甫與藥不肯服今年
老行不如妾故笞之問年幾云妾年一百
四十兒年八十七矣

劉綱火焚樊妻兩止

劉綱者上虞縣令也與妻樊夫人俱得道
術二人俱坐牀上綱作火燒屋從東邊起
夫人作兩從西邊上火滅

聖母踰獄孔元近水

東陵聖母者杜氏妻也學劉綱術坐在立
亡杜氏不信誣以姦淫告官付獄聖母入
獄即從牕中飛出入雲中而去孔元者常
服松脂茯苓松實年更少壯已一百七十
餘歲人或飲酒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柱

地倒立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爲之也
乃於水邊鑿岸作一穴方丈餘止其間斷
穀或一月兩月而出後入西嶽得道也

涉正眼光王烈士體

常閉目行亦不開弟子數十年莫見其開
目者有一弟子固請開之正乃爲開目有
聲如霹靂光如電弟子皆匍地李八百呼
爲四百歲小兒也王烈士長休邯鄲人常
服黃精并鍊鉛年二百三十八歲有少容
登山如飛少爲書生松叔夜與之游烈嘗
入太行山聞山裂聲往視之山斷數百丈
有青泥出如髓取搏之須臾成石如熟臘
之狀食之味如粳米仙經云神山五百歲
輒一開其中有髓得服與天地齊畢

焦先施薪孫登穴處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常服白石以分人熟
如煮芋也日日伐薪以施與人冬常單衣
有大焚其菴坐不動火過菴盡衣不焦大
雪屋多壞人往看之不見菴乃共抄起菴

乃卧在雲下氣如飢中或老或少如此二百年與人別不知所往孫登者止山間穴地而處好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但以髮自覆髮長丈餘或市中乞錢隨以與貧人謂嵇叔夜才優於逸倫識少於保身也或彈一弦琴以成音曲亦不知其終也

葛由綏山王真女几

列仙傳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爲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上綏山王侯貴人隨之不復還皆仙去神仙傳上黨王真年七十九學道三十年貌少而色美徐行追奔馬魏武與相見似三十許人以蒸丹法授却元節鄉里計真已四百餘歲乃將三少妾登女几山去

嘏酒樂巴施金陰氏

神仙傳樂巴蜀人也太守請爲功曹以師事之請試術乃平坐入壁中去壁外人叫虎虎還乃巴也還豫章太守有廟神能與人言語巴到推杜稷問其蹤由乃走往齊爲書生太守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往齊勸

一道符乃化爲狸後徵巴爲尚書正旦會群臣飲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嘏之奏云臣本鄉成都市失火故爲兩救之帝馳驛往問之云正旦失火食時有雨自東北來滅火雨皆作酒氣也陰長生者新野人聞馬明生有道乃事之執奴僕之禮十餘年乃將入青天山中示以太清丹藥成服半劑與天相畢乃以半劑煮黃土成黃金數千斤以施天下貧病者在人間一百七十年色如少女著丹經九篇乃白日昇天也

子訓青驪琴高赤鯉

蒯子訓齊人也人莫知其通常以信讓於人二百餘年不老鄉里有書生到京諸朝貴欲一見子訓子訓皆許去京千里同時到門計二十三家家家皆到言話如一諸朝貴欲駐子訓子訓乘青驪而出郊外奔馬追之常相去半里列仙傳琴高者趙人也善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道二百餘年後涿郡水中與弟子期乘赤鯉而仙去

壹公賣藥長房據市

神仙傳壹公者不知其姓名也汝南費長房爲市據時見此公來賣藥無二價百病皆愈得錢數十萬隨以乞貧凍者常懸一空壺於座前日入之後乃跳入壺中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也乃朝朝掃灑再拜進食公受之而不謝如此積久長房不怠忽一日謂長房曰待日暮更來長房如其言而往謂長房曰見我跳入壺汝便隨我入長房得入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日月明朗侍者甚衆謂長房曰我仙人也卿可教故見我長房隨事三試不過謂曰子不得仙道也今以子爲主者耳乃以一竹杖與之遣歸如飛空到家即投於葛陂中自此爲人除邪魅救水旱無所不應也

董奉活變劉根見鬼

董奉字君異候官縣人時士燮爲交州刺史死經三日奉到南中乃以三丸藥內燮口中食頃却活半日能坐云死時如夢中

見數十黑衣人收入大珠門付獄入一戶中以土從外封之不見光明也忽聞人語云太一使者召士燮乃聞掘土聲引出登車而覺奉住一年稱疾示死後往廬山種杏數萬株在人間百年乃白日昇天劉根字君安京兆人也少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冬凍無衣身生綠毛長一二尺後潁川高太守到官人民大疫死者太半遣使乞除疫之術根令於太歲洩地上埋朱硃當時疫氣消後張使君到以根爲妖遣人召來欲大辱之謂根曰君有道令人見鬼乎根曰能乃請筆硯并奏版一枚書符扣案前鏘然作聲忽聞四五百人傳呼避道擁一科車至廳前乃使君父母也父母責使君不合犯神仙致吾困辱使君叩頭謝罪忽失所在根後居洞庭山毛公壇身生綠毛耳

宋倫六甲杜冲九華

據觀傳宋倫字德玄年二十二以周厲王時學道誦五千文服黃精白朮積二十年

感老君降授靈飛六甲素奏丹符倫行之
通感如神言無不驗望巖申步日行三千
里凌波涉嶮不由津路年九十餘以景王
時昇仙下司嵩山杜仲字玄逸年二十五
學道祈真靜神守一二十餘載感展真人
降授九華丹方告曰老君與尹真人於東
海八滄山召天帝集群真有地司舉子之
勤故勅我付爾仙方冲服之身生玉光以
周穆王時年一百二十歲授書為太極真
人

道懺貝葉姚坦銀花

道學傳女真王道懺七歲知道市香油供
養甘蔬素不衣繒絲受三洞經晝夜習誦
初入龍山造宮宇號曰玄耀有若神三壇
東南忽生一樹狀如龍蓋周磨一壇五葉
相對時人莫識呼為貝葉又有玉函降於
壇上有光誦經滿萬有雲與來迎迅雷烈
風香氣滿空也樓觀傳姚坦字元泰平陽
人年十九以平王元年學道誦五千文有
驚風崩山大張口終無怖懼服鍊松脂有

神人授玄白回形之道天關三圖飛行之
經坦行之目有神光開如飛電年二百一
十歲以簡王時五月風雨晦冥雷電激揚
天雨銀花繽紛滿地受書為玄洲真人
呂尚地髓王柱神砂

列仙傳呂尚避紂之亂隱於遼東適周釣
於磻谿常服澤芝地髓年二百告亡葬而
無尸唯有玉鈴六篇王柱者與道士共上
宕山云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長吏知而
封之砂飛出如火乃聽取之與邑令章君
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飛行
乃俱仙去

負局磨鏡服閭櫟瓜

列仙傳負局先生者常負磨鏡局於吳市
中磨鏡每一錢與磨之又問主人有疾否
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皆愈數年後得藥
活者計萬不取一錢矣人乃知仙人也後
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乃語人曰吾
還蓬山為汝下神水一旦崖頭有水自懸
下人服多愈也服閭者常止莒往來海邊

遇三仙人博瓜令擔黃白瓜數十箇教開目良久乃在蓬萊山南方丈山上後還宮常往取方丈山珍寶珠玉下賣不知其往也

祝鷄聚禽玄俗下蛇

祝鷄公者洛人也居尸鄉比山下養鷄百餘年鷄皆有名字千餘暮棲晝放每呼即至賣鷄并子得錢千萬皆置之而去後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也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常餌石英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瘕服之下蛇十餘條而愈或云俗無影王乃命於日中果無影王以女妻之中夜而去不知所之

陸通植實文賓菊花

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食桃植實遊諸名山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不知其終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棧為業常娶婦十餘年輒棄之後逢故姬年九十餘告賓賓乃教服菊花地膚子桑寄生枳子姬乃服之復少壯也

紫陽登山清靈遇道

紫陽真人周君傳云君字季通周勃七世孫年十六師蘇君受道遊行天下但是名山無不登涉得道受書為紫陽真人位列上清清靈真人裴君傳云君字玄仁年十二遇道人支子元授以真訣五首按而行之五年得見日月之精五星降房受書為清靈真人位列上清

道與得詩楊君獲棗

真誥云羊權字道與降女仙萼綠華授詩數篇兼遺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云此女是九嶷山中羅郁也宿世有過謫在人間也九百歲矣楊君諱義為晉簡文相府舍人棄官學道於茅山降紫微夫人九華安妃贈詩兼贈棗一枚至太元十二年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受書為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君主司吳越神民也

焦曠青禽于章白鳥

樓觀傳茅山道士焦曠字大度周武欽仰拜為帝師於華陰造官巖間湧土用足乃

盡以石甕貯油油盡而自滿每有外人來謁常有青鳥二頭來報山靈守護猛獸衛門也于法師名章字長文年七歲時讀道德經年十一師侯法師出家受三洞經法手寫天文祕符一百三十六首逆知吉凶年八十二而蛻臨寢之際有白鳥一隻騰空而翥也

靈壽少壯東郭光明

神仙傳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得朱英丸方合服之轉更少壯如年二十時至建安元年已二百二十歲矣東郭延年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暗室中身生光明照耀左右又能見數十里內小物知其形在鄉里四百餘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昇崑崙也

李意萬里王興健行

李意期者蜀人也人有遠行欲速到者以符與之并書其人兩腋下則千里萬里不盡日而還王興者陽城人也並不知書亦不知學道漢武帝登嵩高山見一人長二

丈許耳垂至肩帝問之曰吾九歲人也聞中嶽有菖蒲一寸九節可以長生故採之忽失所在帝與群臣皆服之不能動久唯王興聞而服之不息至魏武帝時猶在常如五十許人甚健行日三百里不知他道順興真降法樂雲生

樓觀傳李先生字順興京兆人年九歲知道師陳先生備受道要既得真訣遂奉經入南山太平谷修行忽有雲車羽蓋翳天而下見三大仙授金真玉光經七變儔天經行之年十七道成年三十八昇仙張先生字法樂南陽人卅歲師尹法師真文寶訣咸得付受傳受之夕乃感神燈慶雲之瑞自此精思凡經三十餘載以其雲生標棟故時人號爲雲居觀焉

佯死董仲還鄉倩平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服氣鍊形二百餘歲不老曾被誣繫獄乃佯死須臾蟲出獄吏乃昇出之忽失所在倩平者沛人也漢高衛卒也得道至光武時不老後託形尸假

百餘年却還鄉里也

仲都耐熱程妻致繒

王仲都者漢中人也漢元帝常以盛暑時暴之饒以十餘爐火而不熱亦無汗凝冬之月令仲都單衣無寒色身上氣蒸如炊後不知所在程億妻者能通神變化偉當從駕無時衣甚憂妻乃置繒兩匹從空而至偉前偉好作黃白經年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投之食頃永乃成錄

飛散元綱玄素容成

婁元綱服靈飛散得道容成公行玄素之道延壽無極

張桑雄黃巢許桂英

桑子林張虛並服雄黃巢父許由並服石桂英得道

郝容鹿角秀眉茯苓

神仙傳郝容公服鹿角秀眉公餌茯苓得道

商丘桃膠青烏九精

商丘公服桃膠青烏公服九精散成仙

女生鹿白君達牛青

魯女生長樂人服胡麻餌術八十年日行三百里走過麋鹿故人與女生相別五十年於華山廟遇見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也封君達者隴西人也服黃精兼服錄銀百年還鄉如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人不知姓氏故號為青牛道士也在世二百年乃入玄丘山得道也

離婁竹汁白兔黃精

離婁公服竹汁白兔公服黃菁而俱得道

嚴達聽琴國珍振屋

樓觀傳嚴法師名達字道通扶風人也師侯法師年十二日誦萬言年二十備叅經法以隋開皇初重修宮宇度道士滿一百二十員至大業五年三月七日坐聽彈琴乃曰音韻入神乃有神降可更奏一曲曲未終奄然而蛻時年九十五也巨法師名國珍武功人年三十捨家入道師游法師備受道要自爾一味蔬餐幽居帶索飢無貪味寒不思衣口常誦經心恒守一年六

十弟子侍側忽聞車馬之聲不見人物屋宇大振奄然而蛇也

張皓雲鶴尹澄猿鹿

張皓字文明汝南人年二十以漢安永初二年入道乃遇封衡真人三試皆過遂授

青腰紫書并神丹半兩入赤城山勤修真

道道成或變為白鶴搏空而上或化為飛

雲浮遊八外年一百三十八以魏明帝太

和元年九月仙官下迎受書為太清高仙

矣又尹澄字初默汾陰人年二十八恒市

香燈列於壇靜一旦香盡靈熏自生油盡

玄光自照曾入山遇鹿傷足乃為合藥與

封後入山遭滯兩絕食忽有群鹿相依飢

則吮其乳寒則卧其身累日得返又入山

遇野火飛颿滿谷欲避無路有群猿連臂

而下攜至山頂又入山遇石芝有光服方

寸已乃日行六七百里又入山遇仙人宋

君授三皇文九丹訣年三百四十歲以漢

昭帝時仙官下迎受書為太清仙人

稷丘進諫武帝還宮

稷丘進諫武帝還宮

列仙傳稷丘君者泰山道士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能令髮白返黑齒落更生還鄉後遇武帝東巡泰山稷君乃冠章甫擁琴出迎武帝諫曰勿上山必傷足帝不聽果傷足指而還

鹿皮閣險鈎翼棺空

鹿皮公者少為府小吏木工能舉手成器

岑山上有神泉不能至遂白府君請木工

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閭梯道四間遂止

其巔餌芝飲神泉後留水泛漲人得以免

鈎翼夫人者齊人姓趙右手常拳不展漢

武收之其手乃展得一玉鈎遂生昭帝後

武帝害之昭帝更葬棺空唯履在焉

谷春却活山圖絕蹤

谷春樸陽人也成帝時為郎託病而亡其

尸不寒家人不敢下釘三年却更冠幘坐

縣門樓上邑人大驚開棺有衣無尸也駐

門上三日而去山圖者隴西人也因乘馬

蹋折脚遇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

苦參散一年而愈乃隨道士採藥云十年

苦參散一年而愈乃隨道士採藥云十年

一歸家復去莫知所之

臺丘變水禦寇馭風

列子云臺丘子林者列子之師也鄭有神巫知人吉凶存亡壽夭如神列子引見臺子臺子示以波水三變不能測而走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得風仙之道乘風而行旬有五日而一返受號沖虛真人

馮夷河伯文子漁翁

馮夷者華陰人也服水玉得水仙之道為河伯也文子者周平王時人老君弟子也著書十二篇泛三江五湖號漁父受號通玄真人

莊周鯀化桑楚年豐

莊周字子休宋人著書三十三篇其首云北溟鯀魚不知幾千里化而為鵬翼若垂天之雲擊水三千里一舉九萬里至于南溟也受號南華真人也庚桑子名楚老君弟子居羽山三年俗無疾病而仍教熟也受號洞靈真人

昌容紫草安期赤鳥

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往來上下人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實與梁家得錢以遺孤老也安期先生者瑯琊人也賣藥于東海邊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巡見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千萬出皆置之而去註書并赤玉馬一量為報曰後年求我于蓬萊山也

馬丹迴風脩羊化石

馬丹者晉耿人也父侯時為大夫獻公滅耿丹入趙至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靈公欲仕之通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去也脩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石室中卧石塌上石穿陷而不食時餌黃精以道干景帝帝禮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乃置子通陵臺復失所在

赤須知災崔文除疫

赤須子者豐人也人世世見之數言豐界內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落更出後往吳山下不

知所之崔子文者太山人也好道賣藥都市自三百年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有所請文乃擁朱幡繫黃散藥以救民飲者即愈所愈萬計後去蜀賣藥如初
神魚子英巨鰭園客

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愛其異乃將歸池中以食餒之年長丈餘生角有翅翼子英遂拜之魚言我來迎汝遂大雨子英上魚背昇騰而去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十數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草上客以布薦之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女夜至自稱客妻與客養蠶得一百二十箇繭如瓮大每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之故濟陰人蠶時世祠之

赤將花紅卵疏乳白

赤將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卵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數百年入少室山中矣

親葛鮑靚枯蘇幼伯

道學傳鮑靚乃葛洪妻父於羅浮山俱得道列仙傳幼伯子者蘇氏客也冬常單衣夏常綿袴年多益壯時人莫知世世來枯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展公白李姜茂五辛

十六

真誥曰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伏龍地植李彌滿林谷今為九宮右保司常言云昔在華陽食白李果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年已巴陵侯姜叔茂者又於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因此也此人今在蓬萊為左卿

許遜拔宅時荷登晨

十二真君傳許君名遜字敬之為蜀旌陽縣令師譙母受孝道明王法與吳君於鍾陵洞斬蛟蜃以晉永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四十二人拔宅昇天時君名荷字道揚四明山道士也許君昇天時持龍節前驅于雲路

吳猛白鹿甘戰彩麟

吳君名猛字世雲晉永嘉三年九月十五日乘白鹿與弟子四人一時昇天甘君名戰字伯武許君弟子長持齋戒尤尚符術偏得許君之道以陳天建元年正月七日乘絲麟之車白日昇天

持幢周廣執羽陳勲

周君名廣字惠常事許君執僮僕之禮元康中執麾幢前引許君歸舊宅即遊惟觀也陳君名勲字孝舉慕許君之道託為旌陽縣吏因得師于許君為入室弟子許君拔宅日執羽旌導于前

曾亨骨秀肝烈藥神

曾君名亨字國興孫登常指云此人骨秀可學昇天遂事許君至許君昇天日從車駕與昇舊宅為真陽觀也肝君名烈字道微早孤從母依於許君許君上昇時肝君母子悲泣乞得隨駕許君乃與神藥因得隨駕部署合宅四十二人焉
施峯委付彭抗親姻

施君名峯字大玉小字道乙常從許君除滅妖魅許君凡有經典悉皆委付許君昇天後忽一日見東方日中童子執素書飛下云真人召汝乃隨童子聳身入空彭君名抗永康中葉官事許君君以長女妻之永和二年八月十五日全家二十六人白日上昇舊宅為宗華觀

黃輔龍騎鍾嘉碧輪

黃君名輔字邕晉陵人許君知輔之異遂以次女妻之傳付妙道後為青州從事每夜常乘龍歸眷屬伺之乃一竹杖耳後乃仲天宅為祈仙觀鍾君名嘉字超本許君仲妹之子少孤得仙舅之要許君上昇後以十月十五日日中乘碧霞之輦而昇宅為丹陵觀十二真君事盡于此

婁慶雲舉韋雋龍躍

靈驗傳云婁善慶常賣赤白二藥不言其價有疾皆愈得金帛以施孤貧武德中於西蜀市中足下雲生白日輕舉韋雋亦賣藥愈疾於人間常將以黑犬相隨以則

天如意年中過嵩嶽少林寺請齋飯餒犬
僧怒善僞乃含水一嚙犬化為黑龍乘以
沖天

洞玄騰身道合號殼

女真過洞玄年八十忽一旦髮白返黑齒
落更生以開元二十七年於冀州紫雲宮
乘彩雲白日沖天妻道合尸解于并州太
一宮腦後有圻身如蟬蛻也

法善月官果老北嶽

葉天師名法善字太素引唐玄宗遊月官
賈嵩有賦張果老開元二十二年春自恒
州徵到賜號通玄先生授銀青光祿大夫
秋請入恒州錫賜衣服雜彩放還北嶽其
神通變化不可備陳云九度見黃河清飲
酒數斛而不知醉也

沖寂焚香道華偷藥

謝沖寂者華嶽道士也志好焚香增至三
百鑪旦夕不闕無香多以松栢子代之以
梁開平三年二月清晨有二青童乘紫雲
下迎云上帝召謝沖寂乃乘雲而去侯道

華者中條山道靜院道士也師事鄧天師
天師藥成而疑不敢服道華竊而服之以
大中五年五月上昇具在唐記
可交登舟歸真書鵠

王可交者華亭縣人也服有神光夜行如
晝乃灸眉後小空中而光斷以咸通十年
十一月一日與隣人同出顧會草市河次
見一艘舫子有童子喚云王五叔要見乃
下船中見二三道士對碁云可惜一具仙
骨矣破却也乃與菓子一箇喫一半味如
棗云且上岸去更十年後與子相見足纔
踏岸乃在天台山下瀑布寺前問時日已
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厲歸真者天台縣人
也性嗜酒冬夏常衣單衣妙于水墨見屋
壁即畫鵲時人不知其得道也以天祐三
年十一月于河中府中條山白日沖天告
時人曰吾本台州唐興縣人也有弟存彼
乃脫下破布衫服星簪羽袂而輕舉雲中
寥寥有簫管之聲也
馬真昇天馮妻降鶴

馬真人名自然鹽官人也有篇什在世唯
縱酒于鄧市間或眠積雪或卧深水無所
不為咸通末于蜀梓州酒樓上白日冲天
河中少尹馮徽妻薛氏於道門修行二十
餘年以中和三年三月尸解有鶴三十六
隻降所居宅院內紫氣滿空玄髮重生也

仙苑編珠卷下

仙苑編珠三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舊本題唐王松年撰松年天台道士文獻通考作
唐人然書中有梁開成二年事則已入五代矣是
書以古來聖帝明王並在仙籍與後世修真好道
者並數得三百餘人倣蒙求體以四字比韻撮舉
事要而附箋註於下通考作二卷又序文及通考
所舉人數皆與今書不符或後人有所附益歟

道教靈驗記十五卷

〔前蜀〕杜光庭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教靈驗

記十五卷》提要

道教靈驗記 第一序

道教靈驗記序

宋徽宗御製

夫妙道本於混成至神彰於不測經誥所以宣契象宮觀所以宅威靈符籙所以備真齋祠所以達精懇驗徵應之非一明罔蠱之無差誠覺寤於蒼黔而彰亶於善惡也朕顧惟寡昧獲纂隆平荷社福之威臻務齊明而匪懈思揚妙理普示羣生因覽杜光庭所集道教靈驗記二十卷其事顯而要其旨實而詳今昔所聞盈編而有次殊尤之迹開卷以斯存冀永流傳俾刊方版庶資訓範克暢淳風直敘厥由題於篇首云爾

杜光庭撰

道之爲用也無言無爲道之爲體也有情有信無爲則任物自化有信則應用隨機自化則冥乎至真隨機則彰乎立教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此明太上渾其心而等觀赤子也書曰不獨親其親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此明聖人體其道而慈育蒼生也惡不可肆善不可沮當賞罰

以評之經曰人之不善何素之有故立天子
置三公此聖人教民捨惡從善也又曰爲惡
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爲惡於幽闇者鬼得
而誅之又曰爲善者善氣至爲惡者惡氣至
此太上垂懲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
道福善禍淫之戒也由是論之罪福報應猶
響答影隨不差毫末豈獨道釋言其事哉抑
儒術書之固亦久矣宣王之夢杜伯晉侯之
夢大厲恭世子之非罪渾良夫之無辜化豕
之報齊侯結草之酬魏氏良宵之阻駟帶鄭
玄之梓劉蘭直筆不遺良史攸載足可以爲
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況積善有餘
福積惡有餘殃幽則有鬼神明則有刑憲斯
亦勸善懲惡至矣大道不宰

太上好生固無責於芻狗而示其報應直以
法宇像設有所主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苟
或侵侮必陷罪尤故歷代以來彰驗多矣成
紀李齊之道門集驗記十卷始平蘇懷楚玄
門靈驗記十卷俱行於世今訪諸耆舊採之

見聞作道教靈驗記凡二十卷庶幾慎微之
旨以弘崇善之階直而不文聊記其事

道敎靈驗記卷之一

廣成先生杜光庭

宮觀靈驗

饒州開元觀驗

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一二里巨殿層樓迴軒廣厦枕湖有水閣松徑有虛亭松竹森疎花木秀茂郡人避暑尋春爲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廊廡摧損唯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皆在里中民庶多葬於觀地之中壇殿之外盡爲墟墓矣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觀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爲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爲神運閣別命崇修遠近歸心爭捨美利遂加繕葺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蹟

聖感是也

興元北逢山老君觀驗

興元北逢山老君觀即公慕化也去南鄭隔江上古相傳有之云是老君化行之所漢祖起師漢中將收散關定三秦差官告祭留侯張良有筆跡近方磨滅鎮南將軍梁益二州牧張魯理漢川行正一之法別崇室宇構壇殿靜堂臨老君水源爲巨閣水有神龍居歷代所依每彰靈應太師楊守亮失守之後再還梁城解署多已焚毀徵督瓦木增置公衙有吏請取老君觀材瓦以備公用差吏將毀之鄉里之人請衆備瓦木之直充贖其觀或云屋宇多年材瓦皆朽不任選用吏拒而不聽即命工昇屋俄有巨蛇長十餘丈蟠踞屋上張口向之吏殞工墮墜者數人奔迸而去太師怒命焚之軍士鼓譟而至鄉里言其靈亦越趨不進去觀百餘步迅雷震電大雨盆注軍士驚懼而還觀今存矣

洋州素靈宮驗

洋州素靈宮云漢武帝爲素靈夫人降真內殿於太白之前爲築宮宇即其地也年代寢遠遺址僅有我唐高祖既至長安受隋恭帝

禪是歲夢素衣神人云我太白之主也居素靈臺以荒毀爲告詔訪其地特創臺殿命爲素靈宮開元中傳天師曾奉詔齋醮於其上德宗幸梁洋欲駕幸其地又加營飾由是材石之功最爲宏壯馮行襲自金州達統洋州武定軍命其子守之欲毀素靈屋宇以修公署工人揭瓦皆有毒蛇居於雷中莫知其數竟無所措手以事白焉馮子怒使吏焚之曳薪炷火而雷電大震風雨總至羣吏奔駭數輩死之靈跡歸然無敢犯者

上都昭成觀驗

上都昭成觀明皇爲昭成太后所立在頌政里南通坊內北臨安福門街與金仙觀相對觀有百尺老君像在層閣之中坐折三十尺像設圖續皆吳道子王仙喬楊退之親跡命天下道門使蕭範字玄俗爲使以董之閣上猱稜高八尺兩廊簷雷去地三十餘尺京師法宇最爲宏麗唯玄都觀殿可以亞焉僖宗復長安大駕歸闕所司先創衙殿復舍元舊基不欲勞民之力選殿宇之高者徙而充

之所司奏拆是廊及閣墮墜工者十餘人死之時以爲靈驗欲奏免之而竟至摧拆像露風雨中是冬復幸陳倉舍元之製亦已罷矣識者見之無不痛惜

青城山宗玄觀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常道觀也在黃帝受籙壇前六時巖側後爲僧徒所侵移觀於山外遂以其地置飛赴寺僧徒栖止常有神人所擾或飛石壞屋或撒其門牕投於崖下寺中巨鍾三度擲於谷中每一取之所費功力殊廣僧知其不可住亦多苦之開元十九年道士王仙卿奏請移觀還舊所寺出山外詔益州長史張敬忠命道士王仙卿高品官王懷景專檢校移觀入山仍賜金仙玉真二公主道像石真鎮於龕內黃帝真文幢陰道山文碣手詔碑皆立於觀所自是道流居之雖一人獨處坦然無懼咸通末道流既闕觀已荒摧但有尋殿石壇而已叢篁拱木徧於基址之上侵及階簷有僧輩二人來止其內復欲移置飛赴寺栖息月餘潛計已定將壞像設

而奪其地焉自是夜臥則有巨蛇橫其腹上
晝飯則有飛砂投其食中或見巨手如箕毛
脚若柱或有喑鳴之聲響於谷內或有隕空
大石墮其屋前二僧驚懼奔馳而去乾符已
亥歲縣令崔正規道士張素卿重興觀宇駕
幸西蜀遂奏為宗玄觀准詔修齋有神燈徧
山靈鍾自響金蛇見於壇上枯松再生於山
前手救褒美編其事於國史及幸蜀碑內每
因良宵奏醮則仙磬吟於空中藩帥投龍則
卿雲凝於林表信乃神仙與府豈庸徒之可
侵哉

城南文鉢臺驗

文鉢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為學
於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疎誕不
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
以為戲樂至於筌筍之具罽羅之屬弋網置
畢弓矢梃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
勝紀或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也
鉢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
見其人形而歎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

視井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
鳥或獸或蛇或魚鉢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
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
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
一生終爾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
其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
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
日鉢號泣求救願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
心改悔不敢又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
我奉太上之教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
人爾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
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
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
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琬右執柳枝金
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
表照耀一川逡巡乃隱文鉢焚羅網之具披
道士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
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
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所居
處相傳號曰文鉢臺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

忽有僧數人遊行見之曰既是文鉢聖跡何得有道士功德固知道士無良使我古跡已多年矣因拔得大木二僧共擊其項未能致損用力甚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並已如舊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匍匐號叫告於衆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蜀州紫微閣驗

蜀州唐興縣大通觀有紫微閣是開元中道士蔡守冲以敕賜匹帛所造歲月深遠廊宇門殿相次摧損而此閣存焉中和年阡陌侵陷郡縣里人羅生父子素懷凶狂忽焚其閣人皆痛惜莫暇救之賊既蕩平閣里相賀於閣基之上率衆置齋當法事之際羅之父子囚食於衆中亦有憫而救者忽一人謂之曰汝於危亂之中不能自逃性命無故焚燒此閣用功巨萬古跡多年汝一旦滅之不懼神理所誅更敢於此求乞此人言訖父子二人踊身丈餘撲於地上如此五六度聲聲號叫遂巡乃死衆人看之骨肉皆散矣

成都青羊殿驗

青羊宮中和壬寅歲准敕創置己酉年臘月重圓屋宇壇殿固以鼎新矣是時城外屋宇且焚且毀其殿有巨楹一條十夫之力方可昇拽忽有一官健云我能獨力舉之衆以為笑果能擔之入城有問其買者曰此材可惜欲置於嚴真觀中答曰要支持作柴施與道士何所益遂援斧而斫之舉刃未下忽覺臂痛投斧於地頃刻而死其隣巷同取木者云青羊老君殿衆不欲拆之此官健號令諸人下手先拆初有大蛇從座下而出此人已拉殺之功德尊像亦遭其摧損此之異死蓋神理所殺量其少壯豈人能害之耶衆皆歎之異其楹經年猶在後不知所之耳

亳州太清宮驗

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歷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檜宛然常在武德中古檜再生天寶年再置宮宇其古跡自漢宣漢桓重修營葺魏太武隋文帝別授規模邊韶薛道衡為碑以紀其事唐高祖太宗高宗

中宗齊宗明皇六聖御容列侍於老君左右
兩宮二觀古檜千餘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
士五百人鎮衛宮所咸通中龐勛據徐州十
道徵師招討長圍將合龐勛恐力不支久遂
領徒二千餘人徑來欲奪宮所據為營壘是
日避難士庶千餘家咸在宮內見黑氣自井
中出良久昏暈一川老君空中應現龐勛徒
黨迷失道路自相蹂躪斬水橋斷盡溺死水
中遂巡開霽賊黨無才遺矣廣明中黃巢將
領徒伴欲焚其宮亦有黑霧徧川迷失行路
又有千賊徧地自欲凌毀太清宮迷路乃往
燕州然下因圍逼州城攻打彌急刺史潘稠
望宮災者以希神力救援頃之黑霧自宮中
而來周繞城外腥風毒氣聞者頃仆密雪交
至寒寒異常死者十有五六初攻城之時有
神雅無數銜接箭投於地中賊輩已加驚異
既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雪殺人懼此神力解
圍而公尋亦散滅潘稠奏云自大寇犯關之
後羣兇誅殄已來大小寇逆前後一十八度
欲犯公清宮或迷失道途或龍神示見終挫

兇計宮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請移
真源縣就宮安置敕有恐移縣就宮必多穢
瀆縣依舊所宜准萬年例昇為赤縣仍降青
詞修齋告謝也

昌明縣孟津觀驗

綿州昌明縣孟津觀在郭外隔江山頂之上
殿堂崇設臺閣隆高下瞰長川低臨井落亦
一邑之形勝矣太尉平陽公既剋東川創為
節制焚燼之後公府闕然不欲力役疲人修
飾廨署昌明鎮將實生申狀云孟津觀去縣
隔江通流數少俯臨水路船筏皆通請拆觀
舍及瓦作筏般載便於事機太尉持疑未決
修造便亦言事急且借公府力辦可以起造
却還乃許之實生領工巧人力就觀毀拆房
廊屋舍已一十八間般於江上縛筏載送其
大殿及三門五聖閣瓦中皆有毒蛇下手不
得實生是日便覺腿膝疼痛似患虎風旬日
之間體斷一腿太尉知之以其本送城北開
元觀竟以不用

道教靈驗記卷之一

道教靈驗記卷之二

常二

廣成先生杜允庭集

宮觀靈驗

周真人上經堂基驗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二十一歲得道先於隱居證位其所居即今紫陽觀處茅嶺之前平陸夾塏實爲福地堂側一片地稍高如舊屋基而無甃甃跡太玄於其上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褒衣或三或二亦有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室有小兒名小豆纔五六歲遊戲其上逡巡有人送置庭中如是者數四而無傷損一旦問陶君說此祥異陶曰晉朝許君舊宅乃上經堂基正當其地述作靜室爲焚香之所不可褻瀆也太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神明如此耶陶曰三洞寶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神朝揖豈可不專之耶太玄曰真經已去其地久虛而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所安之地地祇守之七百年法宇之地千年正一所安之地善神護之三百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

耳太玄遂作靜室每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室朝拜存修恐法位尚卑有真凡之隔爾

南嶽魏夫人壇驗

魏夫人壇在南嶽中宮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即屹然而定相傳以爲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憩其上可雲靈氣彌覆其頂忽有衲僧十餘人乘炬挾杖夜至壇所欲寄候仙姑入其居處仙姑在牀上而僧不見乃出詣壇所推壞夫人壇轟然有聲若已顛墜迴燭照之元不能動知其靈異奔迸遁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太都不過走十餘里十人同志九人爲虎噬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惡遂免虎害乃以其事白於村鄉之人遠近驚異焉

洪州鐵柱驗

洪州鐵柱神仙許君所鑄也晉朝豫章有巨蛟長蛇水獸肆虐於人許君與其師吳君得正一新邪三五飛步之術制御萬精自潭州井中奮劍逐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吳君曰此

井之下蛟螭所穴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度爲民之害後來復何人制之役鬼神運鐵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鎖地脉自是鍾陵之境無妖惑之事無墊溺之災嘗之曰後人壞我柱者城池洽沒江波泛溢人皆知之固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之鐵用墜網網所損頗甚近亦官中禁之嚴護節制江西信誹毀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碎之迅霆大擊江波遂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四外驚懼誤方信之焚香告謝而止柱側道院爲其所毀近亦再修矣

廣州菖蒲觀驗

廣州菖蒲觀安期先生修真之所藥竈丹井靈溪古松爲州中遊賞之最古有觀宇歲久爲僧所侵以置禪院雖人衆同居常多驚恐之事不然則論訟毆擊亦時有殺傷有老人過之謂僧曰此仙官所居道家靈跡僧雖護持且非其類若不移去當有虎狼爲災遭其啗食矣殊不信旬月而虎暴尤其損傷者十

餘輩掩蔽不敢言稍稍逃去時進士許三畏偶題七言長句於壁上曰本是安期燒藥處今爲達磨坐禪宮數僧梵響滿樓月深谷猿聲半夜風金磬韻停松閣迴浮雲散盡海山空我來不見修真客却得真如問遠公節度使鄭公愚因遊茲院僧徒寂寥復聞有犖獸之事及老叟之言顧見此詩喟然曰此亦志之所之也能無感動乎遂表奏改置菖蒲觀焉

青羊肆驗

成都青羊肆在正見坊羅城之外乃太上老君自終南與尹喜相別將適流沙會期之所也是歲老君自說經臺上昇入太微尹喜千日修行功成入蜀尋覓青羊肆得見老君即其地也荒涼既久曾未興修敬門雖具詳知亦無力收買於是地屬居人但有千載古松高十餘丈徑三四尺修竹荒臺歸然存矣時百姓楊政負販於市肆買其地以居焉鄰里咸言大松之下竹林之中不可穢瀆政亦常敬護之因晚自市歸至竹林之內見一老人

謂政曰我此靈跡十年間有人興之爾亦不可久住我欲置一宮宇來往憩遊汝可爲之也政云無巨力以窮困爲辭老人以杖指地曰此下有金汝取之爲我作舍板閣層欄必令周備餘以答爾護持之心事畢遷居外郡勿多言於人也政喜其言認取金之地而忘問其姓氏尋已不見但謂之龍神亦不知是道門靈跡掘三二尺得甕瓶以甕覆之乃上金三四十兩取金藏之置甕於巨松之下市材瓦作十六柱天宮一區其下自地布甕列斗拱作板閣欄干精詳如法其中一壁不敢圖形像但炭灰泥之以香案供養而已事畢乃移家彭州賣酒爲業日益富贍以其地賣與度支院官陳評事乃丙申年春也余詣陳訪其地已有此宮因問其所以陳爲余道之不二年陳隨相國高燕公下江陵其地屬隨軍蘭肇辛丑年大駕到蜀壬寅年八月獲靈甕之瑞九月十二日敕置青千宮賜錢二百千收贖其地一千八百貫製屋宇

聖駕三幸其中丙申至此七年耳其驗昭然

時讓帝房李特立道士李無爲見夜赤光如日九跳於地上於其沒處掘獲古甕一口有古篆六字云太上平中和災節度使侍中陳敬瑄行在指揮使軍容田令孜以表奏進宣示百官模勒文字賜軍前李特立賜緋授太子校書龍州江油令李無爲賜紫冠帛有差自是明年收宮闕後年誅黃巢乙巳年駕還京師斯則太上玄祖爲中和聖孫盪寇平災之驗信矣

益州龍興觀取土驗

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唯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潁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斷觀門土牆及廣狹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黃水人曰爲觀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答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鍾臺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鍾樓遺蹤勝賞併爲毀蕩矣頃年駕在蜀

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般運龍輿材木鐵鎖繫械晝夜不休木纒積塚又却飛去如是種種不知何年當得息耳欲求子孫為立觀門贖其罪子孫貧窘固不及耳

靜福山分界驗

連州靜福山觀神仙廖冲得道之所其居枕小溪有石筍奇木頗為幽勝其孫廖神璣紹續居昔香火精虔以為州里所重無何有僧於其鄰近置院侵觀地置倉及酒神璣陳牒理之州差官吏往驗其地僧猶固執乃指觀地更欲吞侵詞款縱橫官不能定忽聚議之次風雷暴起震霆擊碎石柱劈開陸地分別界畔倉厠基址還屬觀地之中是夕又有猛虎哮吼嚙樹斷草攫地為跡分別僧界刺史蔣防立碣以紀其事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驗

劉將軍者隸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修第宅於觀內取土築基脫墜計數千車功用既畢劉忽得疾沉綿旬日稍較忽如風狂於

其階庭之中攫土穴地指爪流血而終不已骨肉扶救之似稍歇定又須臾匍穴土似有驅迫之者時聞為物捶擊痛楚之聲但流淚嗚咽而已問之竟無所答月餘日又沉困垂命巫醫殫術畧無微應偶召替者巫云求道法救之劉素不信道未嘗有道士過其家妻子既切因詣金仙觀請符理之置符於牀前又焚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曰我以無知犯禁道法取東明觀土修築私舍地司已奏天曾罰令運土填陪不知車數計我獨力般運二三十年恐未可足稍或遲息冥官考責鞭撻極嚴卒無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咷若有所訴一室聞之俱為嘔痛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焚香祈乞請買淨土五千車填送所穿坑處設齋告謝求賜寬赦疾乃稍定一早又自言曰天符有敕穿掘觀土修築私家雖已陪填尚未塞責有十二年祿命並宜削奪所連累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余按道科凡故意凌毀大道及福地靈壇殃流三世今劉生以陪填首謝罪止一身符不為戒耶

樂溫三元觀基驗

涪州樂溫縣三元觀梁宋間所置獨占一峯傍臨江岸前有龍潭基址闊七八十畝猶有石像鐵碑石獅子工用精巧不同於常有李胤衙推者以爲宅開拓其地以爲園圃多植葱蒜貨鬻規利其家疾瘵聯綿死傷十餘口識者以福地不合穢瀆勸其悔謝殊不介意尋爲江陵府奪其地置把截營版築垣墻制置廳宇亦甚宏麗觀側古柏貞松巨材嘉木皆被誅斫營使馬述採伐尤甚其居止寢息頻有不安即烹殺豬雞禱祀鬼神人或勸其護持像設覆蓋功德贖若不聞因校閱棹船戲於江上溺水而死其後營使三人皆所不利今營亦廢矣而榛蕪荒穢尊像摧殘余亦勸誘邑人再爲整葺常伺賢儒上士以復勝跡靈墟爾觀有元始天尊像篆額八分書刻於鐵碑之上碑廣三尺長六七尺乃中書侍郎庾子山文也

李福相公修玄元觀驗

相國李福咸通元年居守東都頃常侍楚國

太夫人發願修觀事竟未就此年既爲留守亦遺忘前願矣至都三日夢青童七八人執花香前引至一山觀入山似深至觀乃平坦松柏森茂臺閣崇高若曾所遊歷入殿見天尊像貌若塑運動如生但不言領之而已福拜乞一言天尊亦不答以手指殿外鍾樓隨手看之樓已傾矣明日到玄元觀果如所夢及迴顧鍾樓亦似傾朽因命工修之撤瓦毀垣損者多矣唯棟桁一條周迴純漆外無所傷觸之則中已空矣工人亦請別換不欲更用舊材福令鉢普賜之當中有竅長尺餘內有方木刻文曰山水誰無言元年有福重修歷示百司周問官屬莫能解之福自解之曰山水誰無言指御名也有福重修余之名也聖人垂夢指此鍾樓今之所修已叶前兆矣

韋臯令公修萬瓊化驗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臯爲成都尹相國張公之愛婿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俗張公奕世相家德望清貴張族皆輕侮於臯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二神人謂之

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瑱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富貴無以葛瑱為忘也由是韋有干祿之志謀於其室室家復勉勵之以粧奩數十萬金資其行計至鳳翔張鑑辟為推官會隴州關守命韋權領郡事俄而朱泚亂德宗幸奉天泚遣使授韋隴州刺史韋斬其使傳首行在時車駕卒至征鎮皆未及赴難韋表既至城中羣心始固詔韋為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賊平入為金吾大將軍出鎮興元改授西川節度與張公文代既而累年蜀境大穰金帛豐積南詔內附乞為臣妾威名益重而貢賦不虧朝廷倚注我蠻獠伏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入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公文翰之美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而葛瑱之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福遂命工度木撥日修崇作南宮飛閣四十間巨殿脩廊重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為支九隴租賦於

山下作屯輸貯糗糧山積匠石雲趨自製碑刊于洞門之側上構層樓焚燹七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在鎮二十餘年封以王爵矣即本命于卯屬葛瑱化也

果州開元觀驗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為爽塏以形勝之美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奉而制置之內猶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道流將泝嘉陵江於利州上游採賣材木臨行道流工匠同夢有人云朱鳳潭中有木可以用如此者三因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沿江而至可躊躇三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適頗以為便一匠曰吾於朱鳳山下江中尋之莫不有商筏已到來否即往山下尋求潭水澄徹忽見潭底有木因使善泚者鈎求得梓木千段構成三清殿鍾樓經閣廊宇咸得周足又市觀梵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用信宿皆化為金起觀之費過於豐滿殿宇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數萬斤鑄三尊鐵像僅高二丈今謂之聖像遠

近祈禱立有微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代豐足
今為胄族焉至今負販之徒錐刀求利者每
以三日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祈祐或闕而
不精信者即貿易無利貨鬻不售焉

開州新浦花林觀祥異驗

開州新浦縣花林觀者乃邑民所居之地也
其家巨富門枕江岸開元年中民家晨起聞
異香滿庭光景朗徹紫氣連之四面瀾漫數
里其庭陰及江上皆奇花異木水心紅白蓮
花廣皆尺餘不窮其數神仙往來鸞鶴飛翥
移時方散邑中人只聞異香不覩花木神仙
靈鶴之事因以上聞以其宅為觀仍以花林
為名及創天尊之殿則異香光景之瑞如初
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二

卷二

道教靈驗記卷之三

卷三

常三

宮觀靈驗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剡縣白鶴觀蝗蟲不侵驗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剡川有二莊其東為金
庭觀西為白鶴觀相去七十餘里金庭則王
氏子孫百餘戶居焉有禿筆塚墨池劔匣並
在白鶴即太宗飛帛書額為剡縣所寶觀之
水田周迴於觀側咸通秋中蝗蟲害稼江浙
彌甚里閭田畝之間相聚驅之或震驚革擊
銅器簾絲縷之衣書以及夕忘其寢味驚呼
斥逐猶不能免其害或集於田中雖千畝之
廣碩苗巨穗頃刻皆盡觀田有與居人之封
畛相接者有溝塍相隔者屈曲紮紆犬牙相
半民田皆盡殆無子遺觀田豐衍倍於常歲
其有植根於觀地之中垂秀民田之內蟲亦
不食時俗以為偶然爾洎明年地埔傷稼所
害尤廣而觀田復無所侵邑人乃熟香潔齋
上報玄德矣

明州大寶觀山水不侵驗

明州大寶觀明皇賜額居龍潭之下前有溪澗觀居平林之中暑雨積甚則泥潦為患大中初忽暴雨迅雷溪潭泛溢壞林摧岸將及殿宇泥波鼓怒濁浪如山勢不可避流至觀則十步以來殿中陰雲勃興大風振發吹激水勢蹴過前溪之中迴視地形高涌波上鐘樓大殿屹在林表自此觀基高顯夷壇無復霖淹泥塗之患矣

金州盤龍觀野火不侵驗

金州界甲口有古觀其名盤龍層壇危殿功頗宏壯迴廊房宇亦二十餘間常無道流時有遊僧樓止殿接荒徑叢蒼極深中和年駕駐蜀川都城未復郡控諸谷觀當要衝戶口流移入烟曠絕忽寒風勁燒飛焰四山衝焚怒勢燎及簷隙巨木為燼曾不斯須繞壇茅棘亦無遺者唯古殿廊屋巋然皆存四壁之上都無塵煤之跡火滅之後數日方有行人見之深入谷中訊諸父老不知所撲滅者何人也所焚燎者何時也相與視之大駭曰此谷中干戈之前人戶比屋頃值離亂奔竄諸

山驚毒伏藏蹊路僅絕固無居人助賊巨焰矣假使人力所救當有撲滅之跡今則周熱壇庭深達皆非人力之所能蓋真靈保持神明嚴衛耳自是諸溪僑寓及山谷居人感其靈應相率締葺焉

東川置太一觀驗

中和年駐蹕全蜀尋剋上京東川節度使楊師立稱兵內侮封壤咫尺密邇行朝有軫於聖念命成都大將高仁厚帥土客諸軍討平之時三蜀久安公私豐贍糗糧山積雖城壘之小可以力抗王師累月而後拔其首為醜孽驅迫明懲嘆亮不能捨亡圖存轉禍為福者或交鋒勦戮或乘勝誅鋤殺傷衆矣委尸草莽棄骨溝隍固亦多矣凱還之後常聞鬼哭之音昏瞑即興陰曠尤甚亦有見怪於廊間呼嘯於道途居人感之相與驚懼時朝廷酬賞俾仁厚節制東川撫安疲瘵仁厚乃於中軍舊寨造太一萬勝觀焉殿宇既成夜哭之聲息矣望玄元太一之像已畢仁厚夢黑雲如蓋冠覆山頂俄而變為五色煙霧中有

絲竹之聲山下之人男女老幼皆隨煙霧騰躍而散自是光怪遂絕間并頓安

均州白鶴觀野火自滅驗

均州鄖縣南川中涉漢江入川十里許得白鶴觀却倚橫山俯窺平陸林麓幽邃殿崇高亦佳致也古老云天皇帝封禪東嶽鶴集於封壇之上敕天下置觀以白鶴爲名有馮逸人開元中棲息焚修進道於此一旦解形而去及襄漢寓書與其門人鄉里知其得道塑像存焉咸通末以久無道流住持屋宇頽圯三門古殿與廊廡連投纔二十許間外無垣牆偏蒙蒿篠忽爲野火焱焰迴風激衝直至簷砌之下里人望之驚奔來救俄於簷雷之內迸水懸流沃滅其火而晴晷不改風雨不施化水祛災繫乃神力矣乾符已亥歲因遊訪靈跡觀亦儼然有老叟話茲靈應嘗紀其祥異題於殿壁是歲老叟亦將議葺修焉

安邑崔相夢潛丘臺觀驗

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

地形顯敞迴出於郡城之中制創多年久無崇葺風號雨漬日以傾摧相國崔公彥昭嘗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之下翹首仰望其上有紫氣氤氳祥光四照無登躡之路良久復聆天樂姑蕭之音尋訪之意彌切但四隅斗絕咫尺萬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遂攀梯而上中路三四級板闌欄推躋攀不得即見巨手金色引指而接之公握指未安已登臺上矣徘徊四顧唯古殿欲摧荒壇蕪沒歎嗟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樂之聲亦絕紫氣之象因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子即居此地無忘摧殘也俄而驚覺旬日受北都留守劉鎮暮月恍恍然似有所失似有所疑因命駕縱遊用憶其志閒潛丘臺不遠造而觀焉嗟古殿摧殘深草埋翳乃瞻拜天尊見儀像侍衛宛若昔所遊觀徐視座前金橋在焉欄折板斷矣復睨金臂及指皆醒然頓寤即前之所夢也施俸金募工役革故之弊鼎新其宇惟殿

之且久惜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牆廊宇
壇庭門房圖續丹股緒呈金翠靡不畢備焉
締構之功香花之獻猷為一時之盛也

劉瞻相夢江陵具符玉芝觀驗

相國劉公瞻南遷交趾道過江陵既登扁舟
將欲解纜迴首道左見像設甚嚴而朽殿傾
圯問其名即真符玉芝觀也入門昇階拜手
潛祝是夕舟中夢青童前導登大山之上松
徑連延崖巘奇秀芳芝幽草好鳥靈花燦然
在目行一里許見元始天尊坐寶花座上瞻
仰眸容乃玉芝殿中天尊也拜祝曰某得罪
聖朝竄逐且遠非敢有怨但祈生還爾天尊
曰爾之青簡列於方諸矣何憂於世難乎再
居相位而後得道自此齋一旬戒三日則蠻
陬瘴海魑魅之鄉無所憚矣辰未巳午與子
為期也自是劉公南征至湖嶺間所在藩方
遺問相繼旋得金帛宣信於荆帥特創天尊
殿齋廊廊宇選精介禁修之士以居之於是
再徵入掌鈞軸泊厭俗棄世果符夢中之言
歲辰亦無爽矣

李蔚相修汴州玉芝觀驗

李相國蔚擁旄汴州兼太清宮使每翹心玄
關思真念道一夕夢野步郊外叢薄間見奇
光五色中有天尊像伯光半缺手握玉芝芝
狀如白蓮花而圓莖細芝有八秀歷歷詳
記注于心目翌日因送賓出郊顧見有道像
暴露問其所即玉芝觀也相國異之迴鑣而
禮謁莎秀盈庭蕭蕭路披榛而後進所親
尊像與夢同焉雖不握玉芝而名與夢協遂
廣加崇飾焉巨殿森沈飛甍煥赫齋宮講肆
月牖霜壇前開通街臨郭郭為藩方之壯
觀焉噫開元皇帝尊祖奉先耽玄味道精誠
上徹禎貺下通得真符於靈峯產玉芝於內
殿因敕大鎮重地置觀以真符玉芝為名封
太白山為靈應公改華陽為真符縣上瑞已
彰於昔日嘉徵復顯於茲辰所以相國名臣
皆符言夢夷門諸官之完葺自非大道應靈
其孰能與於此乎

鄭畋相國修通聖觀驗

寧州真寧縣通聖觀即開元皇帝夢二十七

真得刻石真像之所置也歲祀寢深旋已摧毀邊徽素寡道流繕修之事固已曠絕矣相國司空鄭公畋登庸之年偶嘗遊禮賦詩三十韻以紀其故實亦冥祝曰異日官達必冀增修泊入掌絲綸尊居鈞軸萬幾少暇前願都忘一夕夢遊洞府之中羣仙贊翫奏鈞天廣樂以恣嬉遊俄而瑩節羽衛自天而下使者一人降曰太上有命徵還上清於是羣仙或控鳴鶴或駕飛龍騰躍而去相國亦欲振袂翥飛一仙人迴首笑曰第畢真寧之願然後可此來爾既覺醒憶真寧修觀之事乃輟鼎食之資爲締構之費邠帥李尚書偕命都校以董其事十旬而靈觀鼎新矣相國嘗語斯夢以爲洞天者羅川之洞也澤仙者二十七真也驚其忽忘懋此巨功信大道之明徵矣

段相國修仙都觀驗

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漢真人王方平後漢真人陰長生得道昇天之所蕪沒既久基址僅存晉代高先生首爲崇構太元中

姚泓再加繕飾其後梁隋共菁國朝繼修華閣翔虛丹簷照日黔荆梓蜀元戎重臣或弭棹登臨必命修葺相國鄒平段文昌旅寓之年遭迴峽內時因登洞炷香稽首祝於二真曰苟使官達粗脫棲遲必有嚴飾之報自是不十歲擁旌江陵視事之夕已注念及此俄夢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及頂乃陰君洞門矣二真亦不復見翌日施一月俸錢修觀宇一月俸爲常住本錢常俾繕完以答靈貺矣

整屋縣樓觀驗

樓觀者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在京兆整屋縣神就鄉聞仙里居終南之陰觀內有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所置殿宇及秦始皇星跡尹喜靈井老君芝草樹昇天臺晉宋謁板秦漢銘記歷代存焉大唐將受命義師起於河東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七夜廣明庚子冠犯長安觀中有光如義寧之歲近車駕幸鳳翔蓋屋將陷觀中復有光景之異由是避難士庶多投觀中靈跡歸然人莫敢犯高祖時

賜號宗聖觀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三

第

八

一第四卷 記驗靈教道

道教靈驗記卷之四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尊像靈驗

南平丹竈臺金銅像驗

丹竈臺在渝州南平縣南界南平即古江州也。湘東王曾領其地。陶隱居鍊丹於此。臺有石階古壇基址猶在。臺側山上石龕中有金銅像。皆天尊道君老君真人之形。大者三尺。小者八九寸。雖無風雨飄漬。且年祀久遠。而金色鏤人精光奪目。製作精巧。異於常工。既重且潔。皆疑其真金也。古老相傳。取者必有神理所責。故無人敢侵。縣吏文才者巡行鄉里。知而取之。潛有鎔鍛之意。既取三四軀。將到家。忽自摔其頭。匍匐階下。曰。實起惡意。欲損害功德。又如鞭撻痛楚之。身與身自撲耳鼻流血。乃謂其子曰。速將功德送於本處。戒後來子孫。大道威靈不可輕犯。其子孫數歲立在其前。文才指之曰。此兒可令名畏道。言訖而死。視其形已爛壞糜碎矣。至今鄉里相傳。永以為戒。衆像皆在。無敢犯者。里人不

知呼爲佛子龕爾

蜀州天尊碑驗

蜀州天尊碑無制置年代云營使楊叔觀好善畏慎之人也因營中早起見空中有天尊影在雲氣中纔見半身而已去地丈餘俄相燦然上有焰光寶繳良久乃隱如此日日見之問左右即無覩者叔觀因思之此下恐有尊像藏在地中託以他事乃穿阮出土深丈餘得古碑有天尊像一如所見自膝已下碑已折矣更左右穿斷尋求亦不能得洗拭焚香置於淨所每祝之曰但更得餘碑即送紫極宮供養別加粉飾月餘夢曰吾足在北三十餘步礪石是也汝能全而安之可加二十年壽脫今歲死災既而自所得碑處直北三十步有一片石數寸出土上人用礪刀還令掘之果折碑矣洗而勒之屈曲相契遂加金彩裝塋立於紫極宮是冬遽病月餘自此二十年乃卒二十年間衣食豐贍家無疾苦焉

唐興壩石天尊碑驗

唐興壩村溪小壩也在縣西南十里許鄉人

每冬修築以備春耕功用極至而水至即壞莫知其故也忽寓夢於堰長曰我聖人之像萬國所尊鄉人無知用以堰水靈官所責其人今已死矣汝能出之堰可成也明日告衆人持鋪求焉果於堰底見一方石掘而出之乃是天尊像倒在土中久爲浸漬而頭冠金色鬚髮紺綠皆無所傷里人築室以事香火祈禱甚靈堰亦自此無損矣

常道觀鐵天尊驗

常道觀鐵天尊鎔範精妙儀相炳然高三尺餘久置於南廊之下金彩銷剝左手一指已損邑人費和臥疾半年日以瘦銷醫藥巫祝不能致良忽夢一道士年可四十餘著舊山水帔奉其左手而謂之曰我住在山中姓樂天下之人皆貴重我而山中人少衣服欲弊左手指痛汝爲我理之當令汝所疾立愈年命延益汝今歲年盡若早見我可加得十年和令人入山求訪姓樂尊師數日不得乃自力疾上山覺心神輕朗因徧於功德前炷香乃見南廊鐵天尊與夢無異衣帔暗剝驗其

左手一指少損因發願裝修宿於山中設齋虔祝三日而所疾平復歷問道流不知天尊之姓後有引思微定志經說樂靜信證果為元始天尊之事契其言矣己亥年夢至庚戌年冬費和方卒

木文天尊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十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居寺四月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眾中坐眾人輕侮之不與設食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出人皆異之爭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道流隱形在殿柱中隱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殿柱中自然而見高三尺五寸以來雲冠霞衣執手爐寶香右手炷香於煙上冠中有鳥如鴛鴦形足下方頭僂僂下蓮花後荷葉上有神龜之形左肘後有雲片連焰光中有青龍之首右肩之前有虎形迴顧於左此外周身火焰如太一天尊肩髯鬚髮細於圖書自外繞身有雲葉天花一十二處頭光之上有大花如蓋以蔽其身是史張敬忠具以上聞

初內官林昭隱就川迎取像柱令作寶輿好堅安至京進於內殿上躬親禮謁三日大齋訖令衛尉寺於東明觀陳設宣送天尊就觀安置大開道場許臣庶瞻禮仍令兩街大觀及處作道場七日時僧等上表抗論云寺中示見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關道門所有上令宣示曰朕觀像柱之上是天尊之冠非維摩詰巾也僧等既歎於妄奏乃雇有力之士使於東明觀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心怠倦力士夜於道場中抱取像柱以絹繩繫縛負之而行出觀院之外歷街坊極遠約十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之前眾逐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十人令其竊取像柱具事奏明皇不令尋究收像柱於大內其後模寫絹本宣賜諸道及宰臣焉

什邡縣興道觀鐵像天尊驗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俗謂之為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乃靈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即昌利

化也道泉焚香備幡花迎引尋即沉隱不見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汴流至什郊興道觀後水脉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人迎引上岸初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構堂以蓋之至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洪州信果觀木天尊驗

洪州信果觀木像天尊即古跡豫章木之所雕也其觀亦在豫章舊跡古老相傳頗有靈應洪州閭井沃壤戶口殷繁多水居戶以竹木作筏結竹舍於其上至於陸居之家亦以竹瓦蓋屋每風浪鼓擊竹木相摩自然火出火燭之患無歲無之信果觀在要關之所每有失火止於觀之四隅尋即滅矣或反風拒焰或密雨交至未嘗有焚灼之害觀側之人有火之時常見黑氣從天尊殿上而起立爲蒙霧周蓋觀宇由是火不能燒一郡之人謂之火不燒觀其像至今猶在

彭州三台觀鐵天尊驗

彭州濛陽縣三台觀鐵像天尊則天朝鄉人衆力所鑄鐘範之日作大齋有紫雲如蓋覆於爐上中有三星光明皎潔日爲之曜瑞鶴十餘隻飛翔空中其匠廖元立喜曰我曾鑄三處天尊皆有異應陽安開元觀天尊有三鶴下繞其爐梓州玄德觀天尊有紫光五色焰從爐中出今此天尊靈應最多相好必當圓備既成之後累有惑通郡邑之人歸依如市疾苦祈願者立愈小有竊竊失物者焚香祈告賊即立敗由是井邑鄉里無有小盜皆畏其靈驗矣近者以觀爲營頗損良馬人多輕侮聖跡猶未爲意矣

青城山丈人真君驗

青城山丈人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春秋祭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迫微促鞭筆一夕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於真君前燒香告以

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因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金乃金箔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為官中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碑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致謝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今真君頭冠低俯向前傳云今此人看驗冠非純金所以然

雲頂山鐵天尊驗

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朝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有兩處洞門及盧照隣碑近無道士住持為僧徒所奪為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惟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捶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閉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氣以捧於日眾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眾鶴繞爐盤旋嘹唳相

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爐中眾方驚異即有火焰高三五十丈其聲如雷遲迤屬天迸散洩溢直遍山上眾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奇妙四方禱請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哉

洵陽望仙觀天尊驗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攘竊之徒但焚香披陳即有響答有隱情誣蔽者即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遽令對會被喚者見宮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面廊下列曹吏鞠勘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匿情狡竄黨惡朋姦者亦見送於獄中送獄者於此即死對會者俱具情狀即復放還由是境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為善矣其邑中走失猶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矣至今常然

蘇鵠偷尊像驗

蘇鵠常州無錫人也貧而好酒日日須醉家產既盡遊丐於他方至衡州偷觀中法物及

銅錫功德貨賣沽酒水嘉二年八月入觀中
擬揀銅像之次迷悶叫喚人皆聞之果見倒
在殿門之側道流扶於階上方能言曰某欲
取銅像偷賣見有金甲神將數人以戈向之
將欲斬刺乃叫乞命爾道流哀而捨之自此
風癩人皆惡見道士梅有方聞其說爲作
靈寶齋拜章懺謝眉鬚再主平復如故鵠感
此恩捨身爲洞靈觀行者終身持經不復飲
酒年七十餘方死
○道教靈驗記卷之四

道教靈驗記卷之五

卷六

常四

尊像靈驗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張仁表太一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表辨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
機響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薄誕
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陰蹀詭妄人多
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效夢爲司命所攝
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
索姦爾竄匿無所歷求將去歷荒徑曠原皆
荆棘之地牽頓昇曳其速如飛水宵叢棘肉
碎芒刺苦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
上有煙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
陣抗敵皆獸頭人身蛇臂之士或四口八目
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劍鋒真世之所
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室玉樓金殿非
常目所親頓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里一無
所覩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
不同或答曰此太一天尊宮耳過此方到本
司仁表聞太一之名忽記得平常講說之處

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既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詞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宇顧盼四方山川明媚雲物閑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矣仁表禮謁悲咽叩符籙願述平生之過願乞懺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中鋒鋌外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駕赤寶花照耀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隊亦侍左右雲車羽蓋徧滿空中天尊謂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爲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救汝七年誘化於世

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爲趨善之要宜勉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己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徧令開悟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如曾行之處視棘刺之木有所貫掛衣線紫縷及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年而終

袁逢太一天尊驗

袁逢峽中人也崇好至道嘗於仙都觀何太一天尊像焚修奉事泝溯入蜀江波所經而達念太一救苦天尊百餘聲見赤光自水面亘天不知丈尺之度光中見天尊通身青衣良久乃隱波浪亦定舟舸無虞同侶云逢所乘之舟於潰潦中迴旋數匝衆疑傷損皆爲驚焉忽有赤光照船乃安定衆人但見赤光之異及安靜之事不見天尊唯袁逢隨念得見爾

李邵太一天尊驗

李邵者爲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國忽因案選入京稅居於三洞觀側

客院之中偶見其家巨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歛衽而至問其故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暫出買物遠巡即迴迴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敘存沒之事或泣或悲而頻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顏色憔悴語聲哽咽邵請去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忽遽避之小玉即引於簾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為大鑊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即沸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人也持又立於鑊前以叉叉其妻拋於鑊中號叫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叉挑其骨排於庭中張蓋而去其妻身復舊蘇而徐起注謂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變化苦楚亦深自悲歎問其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救拔不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為功德相託爾此處隣里有受苦者畫太一天尊

一身便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於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之像殿上即有古本剝落厚以金帛召良工畫之亦就觀設齋醮表祝只三日內事畢周卑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耳留託隣母深荷太一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也邵每勸人作太一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孫靜真救苦天尊驗

咸通庚寅歲海風翻浪漂浸江浙陷居人明越蘇杭尤甚水災既退因疫疾作焉所患之家十口不存一二至於無人瘞埋投尸於水浮泛江河中蛆穢累月孫靜真家兄弟精勤世奉救苦天尊香火其家五十餘口不為災癘所侵鄰外有莊戶三十餘家已數戶臥疾此疾既作親戚隣里不相往來靜真聞之於其家靜堂之內焚香祈祝以求保護是夕夢救苦天尊自堂中飛出冉冉乘空向西而去及明焚香之時已矣救苦天尊像數日

莊戶云某夜忽有異香光明似聞鐘磬之聲
團頭王立起出亭子中檢校見亭內如有燈
燭進前看之見有似人移問子中立案當亭
子中間壁前案邊有救苦天尊幃前有香爐
灰火未滅光照亭內如燈燭之明疾患者一
十七戶皆聞香氣並見天尊執柳枝水碗到
其家水灑病人當夜一時平復不知此幃從
何而來驗是靜堂內飛去矣又有異香光明
之事遂於其莊設大齋謝恩置道堂畫像常
令人戶旦夕供養刺史黎郁聞其徵異助送
香花亦畫太一天尊像以修奉焉

啓靈觀天尊驗

秦州啓靈觀者昔老君與尹喜將適流沙駐
駕之所自天竺迴幽演大道亦栖止焉故其
地有伯陽川幽王之時老君猶居其處幽王
荒淫不可以佐道德尊大國人仰之號爲伯
陽父古有祠宇國朝爲啓靈觀山谷莫遠自
相國高燕公爲防禦使葺修之後久無人居
大寇犯關車駕在蜀避地僧三十餘人寓止
觀內晝則遊食村落夜宿其間欲壞天尊像

以其殿爲禪堂聚議累日持疑未決一僧唱
言曰此是老君古跡但存老子一堂天尊土
塑去之有何不可率先毀其座忽有大黑蛇
現于座側長十餘丈吹毒噓氣逡巡黑聚
乃奔走風雷隨之迸諸林野傷者四五人率
先者殞於山外節度使景端侍中聞之命工
增葺度道士張法相以居之巨蛇往往亦出
鄉里咸見之無所傷害焉

白鶴廟茅君像驗

茅山三茅君像即漢朝所塑也大茅君名盈
字叔申得道於華陽爲司命君賜九錫文主
吳越生死之籍理金壇句曲之洞華陽之天
弟固及衆年已衰暮棄官尋兄亦皆得道居
于洞中每年三月十八日三君皆乘白鶴現
於三峯之上故有大茅峯中茅峯小茅峯焉
鄉里祠之置廟於山上號曰白鶴廟室宇塑
像已千餘年符驗光靈累代攸顯咸通中有
劉至孝者既冠之年喪其父母禮制雖畢而
不易其服不衣絲絲願終身麻衣而已其後
來往往廟中入道修奉勤瘁數年因修大殿

工人於殿前海石榴花下見物如桃以其臘月非有桃之時擘而無核棄之至孝聞桃香取而食焉味與桃無異是日晚又於前處得物如拳外青綠內紅赤與前氣味無異又食之明日又於舊處得物如掌而有五指背如桃色掌中亦紅其香如桃味益珍美亦食之自是不復飲食精修香燈超然有出世之志殿宇既畢遂遊名嶽諸山雲水而去

合州慶林觀尊像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推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雨滴太上尊容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見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有漏滴之痕宛若垂淚因刻籬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重門宏宇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作十郡矣其後師謨累典符節日深涯恩凡一十一郡享壽九十馮大中年間卒

蜀中唐興縣芝草天尊驗

蜀州唐興縣天寶六年丁亥甘露鄉百姓鮮

陸忠地內柘樹之上忽然生芝草一莖自然成天尊之像眉目鬚髮冠簪衣被裙履手足一一詳備圖續莫及時採訪使郭虛已夢唐興之邑有雲物之異翌日果聞芝草之應命縣令崔光遠入京進獻宣示中外編於史冊隱忠度為大通觀道士賜名靈應光遠拜為鴻臚丞賜之朱紱焉

唐興縣天尊現驗

唐興縣天寶七年戊子安樂鄉人楊實家樹上生靈芝亦成天尊之像形相周備而作金色有患人欲觸而除之雷雨大至晝日昏曠益州命縣令立于遊詣闕上進宣示中外編入國史子遊賜衣一襲絹三十四楊實賜絹三十四特蠲邑役焉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驗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建至後周末摧殘堽存基址武德中邑人白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示觀基之內盤迴指畫良久昇天呂細與花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

高八十餘尺尤爲宏壯太尉南康王常璩再加修飾焉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各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辰鐘或自鳴夜有神燈畫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梓州飛鳥白鶴觀驗

梓州飛鳥縣太陽山白鶴觀居鎮縣之間頗有形勝有古跡鐵天尊一軀高丈餘士老相傳甚彰靈驗道士許上善居焉光化中兩川用軍所在土團聚結有景義全者糾率數千人握衆觀皇雄據縣邑暴橫彌甚僧道欲毀除觀宇因矯謂義全曰太陽山是此路福地全利鎮中緣有觀舍鐵像座却岡脉此鎮無由興盛若除得鐵像及觀明公即受符竹節鉞世世榮貴可以立待矣景生庸愚含毒聞之欣然夜令節級數人殺許道士一家六七口焚其屋室節級輩推壞天尊像堅然如山勢不可動又懼虎帥所怒以力排之終莫能損遂巡諸輩皆身手痛楚殆欲殞斃相與竊議召白水師醮謝祈乞復立舍宇供養此像

然後疾愈景生父子然朝廷授官亦不果赴任竟以虎橫爲梓帥平原公屠其家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五

第四

九

道教靈驗記卷之六

老君靈驗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蜀州壁畫老君驗

蜀州紫極宮東軒廊下有畫老君一尊年深而彩色鮮瑩金碧如新郡人祈福每有徵應時任從海監州領資州兵頭軍在宮中屯駐衆人戲弄弓箭之際有一官健把弓箭告衆曰我射老君前橫金一條若中即衆人爲我置酒人或止之曰橫金是老君曲几也正當功德必不可輒射言未訖而射之箭勢徑去到老君前有物擘迴中於階下楠木樹上其聲震烈如勁弩焉纔箭中樹官健已死衆人扶持救之胸前血流不絕

京光天觀黑髭老君驗

黑髭老君在京右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院夾紵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圍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角隆起身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有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紳王各八人天樂各

一部老君黑髭山水披黃金九鳳冠凭几而坐悵惺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也代宗皇帝嘗夢爲二青童所召云聖祖命皇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洲三島六合四極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記之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先天所驗部仗人物一與所夢同焉敕塑御容垂五色雲立從於老君之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內庫及度支別給服用齋廚刻石以紀其瑞焉

終南山玉像老君驗

終南山盤屋界樓觀谷中玉像老君高三尺五寸白玉所琢不知何年代藏於山中開元年間玄宗皇帝夢聖祖真像垂雲冉冉而下至帝之前帝起禮謁聖祖曰吾在終南之陰久矣不久當於興慶與汝相見言訖乃隱詔內臣與道士就終南山尋訪累日不獲因設醮告祈忽見谷中有紫雲如蓋蒼鬱而起

尋其起處掘未盈丈已得玉琢真容驛表上奏明皇即於興慶宮大同殿備法物羽儀百官迎引祥風入律瑞雲如蓋帝親捧接朝并置於大同殿中以白玉為座眾寶龕張莊嚴護持為四海生靈日夕焚香祈福其後於座上夜見神光兩條視光出處有兩點如酥信宿之間結為玉芝兩莖各長四寸是時太白山又獲瑞符因宣示百官大赦天下改函陽縣為真符縣諸節度大鎮置真符玉芝二觀封太白山為靈應山金星洞為嘉祥洞劉同昇為碑文立於樓觀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煙衆人瞻之以為有寶器之物撈撿求訪又無所見時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江水之內果有人因見神光夜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駕迴留鎮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為聖容壩亦是玉女壩金沙泉古跡連接矣

玉像老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在

閬州石壁成紋自然老君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裕謫授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禱祈山川祠廟無不周詣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林之上見有紫氣披榛徑往果有嵌竇懸泉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奇文自然老君之狀前有玉童褒袖捧蠶雙髻高束後有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祈以崇尊為請而還未及州甘雨大霽聯綿兩夕遠近告足乃翦雜蕪別創為齋宮立碑銘以紀其事於懸泉之下堰為方塘注為流杯曲水之池雜植花果松竹遂成勝賞光啓年大駕還京先庭奏置玄元觀寵詔褒允至今郡中水旱析祝靈驗益彰矣

蜀州鐵老君驗

蜀州紫極宮鐵像老君高五尺餘古所製作不知年代亂離之時大殿焚毀巨木爭摧老君儀相不傷金彩如舊郡人共稱靈應官未興置移老君於舊壇之上以竹瓦覆之未有

門牆亦無紗牕遮護主宮道士胡師虔家在唐興時來檢校見老君胸襟之上有人題錢老君之祠師虔以水洗拭猶微有蹤跡忽見一僧携油香於老君前禮拜叩頭懺悔泣而有請杯焚擲之三二十擲終無吉應問其故云後學小僧愚意題老君胸上毀謗大聖因成重疾一日三度為神靈考打骨肉糜碎性命恐在旦夕對答之詞具述此過懇求懺謝而未蒙教應又焚香告擲竟亦不得是夕歸還小僧已卒矣。

三泉黑水老君驗

興元三泉縣黑水老君天寶年中明皇幸蜀親見老君降見於崖石之上下馬禮謁訖乃勅所司示以所見之狀翌於見所綿歷歲年累有靈應危事摧毀榛莽交侵時僖宗大駕還京光庭獲備扈衛以其年二月十五日降聖節日奏請皇帝躬拜捻香奏置為中興宮增修聖跡節度司尋便准敕崇葺旋屬海內多事復已荒涼時于均為三泉令素亦耽味玄理歸誠正真躬往焚香者數矣一旦有光

黨十餘人來據老君堂內剽剝行旅侵劫道途被劫者驚恐亦奔投老君堂側草中潛伏逡巡見羣賊挺刃荷戈捷運所得財物入于堂中俄有巨蛇自座下而出電目血舌吐氣如煙噬殺三輩餘黨棄甲奔逃顛仆而死者又二三人草中潛伏者熟觀其異亦恐蛇威未敢遽出頃之被盜之人相次皆至云路中有報云羣賊盡已散去速於老君堂中收認財帛相率而來亦不知所報者何人也自是行路所傳無復寇賊巨蛇亦不復見。

昌明縣靈集觀鐵像老君驗

昌明縣靈集觀鐵像白馬老君高丈餘觀在郭外扁鐫不嚴有興教市鑄治鐵工父子二人夜入觀中欲毀鐵像以益其鎔鑄二童子已抱毀將去是夜老君自移至安期觀三門之外約行四五里道士開門見之移置於大殿之上六十餘人方能共舉兩觀與邑中驚異其事莫知所移之由旬日有錢冶人來方說治匠父子二人偷得古鐵童子碎於鑪中鼓鑪之際鐵液兩條自鑪中涌溢而出勢如

迅雷各長丈餘燒殺父子二人既而驗其所碎知是白馬老君童子爾老君像至今只在安期觀大殿之內

駱全嗣遇老君驗

昆明池使駱全嗣黃巢犯關宮城失守南北紛擾中外倉惶全嗣其日偶在私第忽有官司報云諸司使並宣令入內單騎徑往至興安門門已閉矣東馳望仙門人相蹂踐馬不可進或聞人言駕已西去矣復還其家骨肉百餘口亦已奔散獨心計曰骨肉此行必有中人力部署唯聖上巡省臣下且合扈從我不可以骨肉為憂且徑求大駕所在遂乘馬馳出開遠門門亦壅咽奪馬殺傷甚多乃投金光門人稍少躍馬而出至昆明池側日已晚矣逃難之人衣冠士庶携老挈幼或憩林野之中或聚道路之畔如此者不知其數全嗣頃年於華清宮閣上夢親拜老君及覺求得一小燈修奉香火已十年矣每出入必焚香禮謁是日奔迫固不及矣至是乃投近池佛堂中人衆闐咽皆非相識繫馬於佛堂柱上

入堂內西北隅倚座而坐唯此座傍悄無一人心憂力憊昏然成寐忽聞呼其姓名者驚覺視之乃一老叟眉鬚皎白素衣策杖謂之曰勿憂聖人直往西南去矣神明奉衛固無他虞常常帝王猶天神地祇所保況太上自化身耶爾之骨肉只在後面小堂中吾令人導引之並無憂苦便可詣彼相見自此入蜀克保安全但堅臣節孝行萬靈所衛矣言訖失老叟所在遂就後面小堂中尋得骨肉一無所遺失是夕方覺悟恨不將得老君中燈來燒香虔謝及明取斜谷路擊家過山得達行在詔監興元兵馬百口骨肉咸獲要安乃圖繪老君像益加嚴奉矣其弟全璽為東川監軍全璿為會軍都監兄弟之中皆荷聖力所護立功榮感況其一家乎

崔齊之遇老君驗

崔齊之咸通十四年春奉使山南東川以其私便取駱谷洋州路行及洛陽公廟南五六里路側石上有一老人齊之訝其不起目之再三老人以手招齊之齊之心異之下馬徑

往老人揖之今坐曰大夫此行頗有重厄疾
色成矣石邊有一瓢取之傾酒與飲曰得此
酒可解其半性命無所虞也然此去過秋方
得迴迴及上京已非舊主矣聆其異說加敬
而問之老人曰今秋聖上要駕幼主將立此
後四海沸騰兵戈相接社稷危於綴旒太上
老君自降生宮中爲鎮安宗社以定此難生
已十二年矣大夫迴時當事幼主也自此可
以栖心於道勿以榮達介懷更三五年外求
事常今在遠京西關外主持簡靜之務可以
全身遠害矣齊之問曰至人所居何處將來
之事何先見如此也老人曰吾以汝稍有道
氣可以與語此皆吾之身事豈不知之耶言
訖失老人所在但覺異香良久是年至東川
齊之店作及秋方愈七月懿皇昇遐僖宗登
極前言果驗齊之入奏賜紫廣明中天下亂
離干戈已起求爲京西步驛使駕在成都追
至行在加將軍稱疾辭位與十軍私道其事
遂南遊五嶺名山絕粒訪道或在匡廬茅山
不知所適矣

賴處士說老君降生事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揚公玄默門館爲客
十餘年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揚公每盡禮敬
之若師友焉多在宅內少有見者揚公時爲
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梁王則辨博聰
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謙
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疎之必謂其不肖也
唯使宅軍將成君賞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
宅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頗識
之乎成曰某愚暗何以能辨願仙丈教之處
士曰梁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
子立身領旄節須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
雖聰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
社不寧天下荒亂干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
老君自降王官作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
存耳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在幼主
之手可自寶愛耳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
士辭揚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梁交結甚
固俄而揚公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于
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四年秋梁爲內樞密

成爲軍使僖宗即位三日對軍日色初出微照階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處士之說因臨階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其私語詰之再三梁與成以實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此言極爲慰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之說中原紛擾胎禍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如一僖皇中興之力也

道教靈驗記卷之六

道教靈驗記卷之七

八同

常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老君靈驗

賈湘事老君驗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諱職計司家頗豐瞻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慎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效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隄金帛犂骨肉自東渭橋出道則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逮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紀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羣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入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無敢犯或問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膽惟恐不得

命耳時既修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永興里尋其舊第已廢折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爲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難草構宇於基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未嘗闕乃其嚴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龍鶴山老君驗

眉州丹陵縣龍鶴山古有觀宇老君像存焉邑人祈田蠶雨澤無不立應時有徐賊侵逼縣邑衆皆危懼因望山焚香以求祐護即見老君山所有雲氣連繞縣郭雙鶴飛翔巨龍騰躍當縣城之上夷人見之驚懼而退乃大葺觀合累年修崇齋醮禱祈迨無虛月頃自荒亂以來無人居止乙丑年縣復葺曠所在祠廟祭皆無驗鎮使王宗坦躬往焚香以甘澤爲請虔誠所感俄有陰雲垂空還未及郭而已大霽境邑之內信宿雨足自是人復致殷將欲創興古跡以答神功焉

龍瑞觀老君驗

彌牟鎮龍瑞觀老君開元中所製觀在泗流上下控澄潭有龍神所處老君靈應鄉里共傳頃以夏旱逾旬將欲害稼漢州刺史王宗夔憂物疚心誠明感動與羣寮馳往構祈炷香虔拜俄而雲物異常似有徵應還旆赴州十里許大雨已至自是豐足每植札瘥爲疫水旱致災凡有誠祈必獲昭應矣昔有綿州居人年運既長而無嗣續因買齋經過知老君累有靈應鄉里所傳乃齋香火詣觀構祈曰欲得一子必令入道懇拜再三而去行及中路逢一老人共歇樹陰下因詰詢求嗣亂之事仍許入道老人曰本要子孫繼續今若入道亦無繼續矣當得二男一令承家一令入道則周備矣如是共行數步失老人所之忽得冥香之氣衆行路皆聞方乃悟其神異自是果有二男一以紹繼傳家次子入道頗聰悟博覽明於教典自此祈請多驗焉又新繁人楊志好道家有疫疾數口委因自詣龍瑞觀祈乞保護精意燃香泣拜以請及還家道逢老人授以呪訣及禁水噴灑之法言依

我法行之可轉救他人何況於己但務立功勿貪財帛他日當有所遇受託共行言語之次忽然不見揚志驚異了了記其所教歸而行之以水噴灑大小皆起一家平復遂轉救隣里立有徵驗如此數縣之人賴其救理疫毒不侵問其所行但言太上老君法耳故人號之爲楊老君焉

許述事老君驗

許述事老君乃湖州人也世事農畝力耕恪勤而已忽頻年水災衣食稍闕弟兄相聚憂焉忽夢神人羽衣大冠雲氣而行謂之曰爾神仙子孫當須歸心太上以求福祐可致家豐力足矣拜謝而覺因求太上之像於紫極宮得老君慎一幅畫蹤甚古歸於淨所以奉香燈旦夕精謹若奉所親矣自是家道稍豐所向畢遂疾疫不作農桑有成遂發願每冬置靈寶道場以申荷謝湖浙間冬有滂雨述將啓齋壇必遇晴霽雖陰晦累日亦臨事而雨止露於庭中初終三日星辰皎潔固爲常矣鄉里遠近咸伏其精誠神其應感因遊洞

庭山過太湖偶與兩船同行中道風起二船駢盪將沒者數四述船如常安穩殊不覺知有風及至山下互相勞問二船皆云適見許家船上有紫氣平覆船背上有白衣仙人侍者皆著五色衣光彩照天盡如金色乃知許船是老君所護風波不傷自此二船之人皆發心供養求寫許述老君之像誓心歸依盡獲靈應

沈瑩事老君驗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居第時草寇裴南起自農畝嘯聚山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南因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沂徐泗之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蒼惶鎖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鎖小僮一人在舍中却迴將開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蕪或連徒所據或官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誅殄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扁鐫如常雜

垣完備及開鑰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衣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嬉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飽啗了却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半日頃即聞老君令其添香纔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瑩入門時香煙未歇問其闔戰火燭隣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隣灼熱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肆併焚其家獨在非常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栖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尋離鄉邑莫知所之只領此僮而去

蕭山白鶴觀石像老君驗

越州蕭山縣白鶴觀石像老君觀是南朝所置歲月既深講堂久已墮摧自三門大殿鐘樓之外耕耨已平矣咸通末殿後空地內夜夜有光如明月所射可八九尺間或陰晴改候即有白氣如煙鬱勃騰踊人皆以為金玉之像道士呂見素焚香祝之俄而白氣變紅赤色散光如鋒鋸照曜數畝林木牆壁皆變紅色中有影像太上老君之形使人穿掘文

餘得石像老君高四五尺香水灌沐立於大殿之側見素以香花殷薦是夕夢二青童曰太上有命爾發見真像精奉香燈功著於青簡矣此後民有疾苦咸有水旱苗竭所誠必貽嘉應自是邑人禱祈迨無虛月斷見之後唯石机缺前面六七寸及脚於土中訪求不獲有湘湖老人水上見一物凌波而去謂其蛇也以杖引之及岸乃石如獸脚上有橫石老人訝其浮水之異留於其庭數日見素偶過其家聞異而閱之果老君之机取而勘之曲折相契湖去白鶴四十餘里此藏地中綿歷多歲彼浮水上以示非常何神奇之若此益表聖像昭驗也

天台觀老君驗

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堂後鑿崖伐木創老君殿焉將平基址於巨石下得石函方可三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九寸闊二寸厚五六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寶祚無休歇具以上聞敕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爰有

白簡之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告國祚延洪之兆示坤珍啓迪之符惟此休徵實爲上瑞宣付史館頒示萬方乃咸通十三年壬辰之歲也鶴望老君像而山中土石相渾求訪極難夢青童告之曰殿東文所有土如望可以用之求而果得塑太上之容侍衛凡八九身土無餘矣既成天儀燦然眸容伊穆月玄日角若載誕於渦川雙柱三門疑表靈於相野洎潔齋以贊之則景氣融空奇光煒燦似聞笙磬絲竹之音咸以爲休瑞昔桐柏初構天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清河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殿亦自有記

楊開兒夢老君驗

成都楊開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開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爲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拜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爲其作百日齋矣

勾道榮鑄金老君驗

勾道榮常精奉老君願鑄白馬金像將所在供養欲備金三十兩猶闕二十兩每以爲憂焚香之際輕風颯至飄一藥貼墜於其前初甚覺輕開之乃金二十兩遂鑄老君像精巧端嚴逾於常制

楊文簡老君賜金驗

楊文簡錦竹人也世奉香火事老君而蠶農稍曠家道似窘一旦暴雨有老嫗避雨於其門持物授之曰苦李泉白衣老人令將此簡來受之甚輕入手乃重發之乃真金也約千兩焉復訪老嫗不知所在乃知所說之狀即苦李泉老君也富及數世子孫壽考創堂宇以答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七

道教靈驗記卷之八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天師靈驗

昭成觀天師驗

昭成觀壁畫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剝在通廊之下未嘗有香燈之薦頌政坊內居人姓李惠死逾年臂不能念日以羸瘦待時而已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水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之曰自此較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洎晚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爲僦但覺所夢道流猶在其前遂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困憊亦多止之不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視良久曰即所夢也拜禮數四乃召善夾紵塑人劉處士塑天師真敗葺堂宇旦夕供養人所祈禱福祥立應其所塑夾紵真於夾紵內畫羅隔布肉色縫絳絲爲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十二環與舌本相應藏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藏兩數當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不同其塑中土形移在天長觀金彩嚴飾亦皆靈應

劉存希天師慎驗

彭城劉存希天師靈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關時在內署倉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挾天師幘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皆爲虜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避難人偶語而問妻在其間乃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結草寓居沉素無骨肉惟夫婦而已既免支離決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性已成矣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柏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無何舊交宋開府入掌樞務知其在洋山之中強之使出錫以朱紱加以品位固辭不獲踴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沙城山中自匿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繯帛之夜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遙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虜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胎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由是得免

後數年奉使西川，携天師幙而至。余亦傳寫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憂懼之際，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秘而不言。

龍家樓上孫處士畫天師驗

成都觀街東壁富商龍家樓，臨大慈寺後門富春巷口。會稽山處士孫遇嘗借而居焉。每於樓上延接賓客，而不敢止宿。其上孫頗不信，令僕使三二輩宿於樓中。夜深皆放拖拽於地上，如是數四，問其僕役，但云睡處已在樓下，不知移拽之時，亦無所苦。孫處士自宿樓上，夜深亦聞履履之聲，若數人俱行，雖呵咄之聲尚不已。乃粉飾當梯壁一堵，圖寫天師真自奉香火，由是樓中頓安，可以獨寢。積十餘年，無復驚怖。聞者皆異之。洎樓屬參謀太保李公師泰，欲毀樓遷去，余因請得此壁移置北帝院中矣。

蜀州天師井驗

蜀州天師井，在開元觀。古老傳云天師自鶴

鳴山時乘鶴遊行，止於此院，或控鶴入井，便歸山中。故側近有馭鶴觀井，傍有天師堂井，上塑為巨鶴。三年一淘井，獲錢極多，以資香火。修飾人有疾苦取水服之多效，瘡癰以井水洗之，即愈。相傳靈驗，達近所知，頃年亂離

後觀宇荒殘，唯天師堂及井兼古跡，楠木在焉。有軍中人姓陳，於觀側開耕水田，引觀後渠水灌溉，修作堰埭，乃取天師石井欄，元是兩片所合，併將渠內堰水功匠之徒，皆言古跡極靈，不敢措手。陳自下手折之，令人移拽，猶未了，忽覺眼痛，良久漸腫，三五日中併喪兩目。至今井欄兩片猶在水渠之中。

陵州天師井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天師，願奉箕帚。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合十二環為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隨即深

陷已成井矣王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半一度淘洗其中須歌唱誼聒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躡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經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玉女自與挂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填常侍主其監務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廢留填納未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因與度告天師云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爲其填納與張俱拜祈懇懇切自是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羨盈五六日內填之課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玉女戌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戌亥二時亦歇天師初以茲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

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玉女之像焉

皇甫洽事天師驗

成都皇甫洽常崇玄敬精奉香燈往來陵州圖寫陵井天師真旦夕供養忽隣家疫疾洽僕使長幼患者十餘人唯洽祇奉公府之外每歸家必自給湯藥手供飲膳憂心既切不以爲勞亦昏然而寐當午夢童子一人進曰天師至矣如是即見天師素衣花冠仗劍而入於供養處取水椀執之先噴其身頓覺清暢次繞其居宅周而內外以水噴之置椀案上而去自是十餘口一時平復近隣之家亦蒙安豫其家崇奉焚修至今不替天師降時停留三日謂洽曰吾爲汝至誠天上得三刺假教汝即人間三日也又見天師令侍者竈中及柴垛下并糞堆中各捉得兩鬼又一大鬼坐舍脊上脚垂至簷天師皆令擒送青城山中囚之天師以朱筆指之其鬼去如飛疾一家皆見之

李環夢天師驗

李瓌咸通中爲王府長史以勲貴之族不慣
 食貧居間力闢鬱鬱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
 深山窮谷棧閣縈折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
 其幾千百里又見闌闌雜運城闔夾堦飛宇
 橫樓摩霄壁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縱神遊目
 熙熙自得又出郊甸沙岡原荒榛茂草小松
 巨木間以果林廁以筠篠山嶺危峭或行或
 平山迴逕盡抵一小郡茅棟縱橫隘路歇側
 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中有悲
 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環即路躡危磴步
 石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芳草若古觀宇高
 環素崇玄教頗爲慰悅俄而昇殿見像設尊
 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吾遲爾久矣入天門
 漱玄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存白元上士所
 修也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
 物千百之家待子而字之勉哉勉哉在明年
 之春瓌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頻訴於
 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之任時經歷
 山川郡邑神思敞悅皆如常所經行素未入
 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

至于殿所觀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
 乃叶其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以
 丹牘立爲銘碣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
 也悲歌之聲乃轉車之人也而內修之訣瓌
 未得之瓌即西平王孫也

印州趙可言事天師驗

印州趙可言尊師早年入道殊無所修因夢
 天師遂圖寫供養其性真直朴素言無有二
 人有休咎修樓疾苦祈請必問天師以擲筮
 爲定可則往否則止故其所救人疾厄爲人
 祝祈無不驗者是歲群僧凌侮道門因太守
 設大齋未前數日於閭里街閉揚言曰西川
 諸道士一百餘人要於齋日論義闢勝而密
 雇村夫百餘人假製道衣欲臨時僞作諸州
 道士爾道流殊不知忽有人以此報可言方
 與道衆詳度虛實未有拒之之計可言曰此
 甚不難但令其修大齋不得即此事廢矣人
 或曰刺史修大齋節度使已許剋日既定何
 可廢乎曰我自有計人又曰一度拒之猶恐
 不可若終要修設又如何止之可言曰任其

十度部署終不許之此言定矣去齋二日之前街坊陳設遠近奔赴人士誼闡充塞鄧井可言祝問天師說徑往白鶴山下火井潭邊立而呪祝若與人言話爾行數步却迴向潭語曰待我到舍即雨如是徑歸纔及其家雷雨大作三日不絕齋乃移日至所定之日兩復如前五度改日及期皆雨雷霆怒風拔林木陳設之具置立不得齋竟不成凡可言所行所為一依天師所命天師不許事皆無驗

謝貞見天師後符驗

謝貞者臨中工人也善巧墁而用意精確鵠鳴化天師修道老君感降之所上頂有上清古宮相傳云天師時所制歲月甚多而結構如新但瓦破壁壞而已貞傭工為修泥之貞精研盡意墁飾周密有道流引二從者觀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媿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使貞再三審記之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行符必效勿多取錢但可資家給終身衣

食而貞記其符行之極效大獲金帛家業殷豐鶴鳴諸山無天師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子孫所傳之真貞忽於青城山遇峽中賁客修齋有天師小慎供養乃是應見之真爾

劉方瀛天師靈驗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精修介潔早佩畢法錄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師劔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鋼造劔教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於黃巖縣修齋教壇以救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眎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無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劔俱葬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文下裨將李生領徒發其墳欲以取劔見其尸柔軀容色不變如醉臥而已顧眎其劔哮吼有聲羣黨驚懼卒不敢取李生命瘞之而去不獨劔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也

道教靈驗記卷之八

道教靈驗記卷之九

第十回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常六

真人王母將軍神王童子靈驗

明州象山縣門陶真人畫像驗

明州象山縣蓬萊觀陶貞白真人梁朝修樂之所自寫真於東壁之上邑中新請應效甚多有居人家在觀側素亦崇敬每早朝必望觀瞻禮真人焉常來往州中貿易三日五日一歸其家一旦隨船過海將及縣步忽颶風大起船勢飄蕩垂欲沒此人心念陶真人應賜救護船衆六七十人騰口念佛風勢愈甚俄見一道士在黃色光中乘雲到船上以羽扇約風曰陶真人相救無至怖畏也言訖風波寧靜良久船達縣步衆見道士狀貌聞其語聲此人心知感應引數人至蓬萊觀認見真人形儀與空中所見無異遂相率修飾觀宇以答焉

西王母驗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屋頹壞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老通

忽患風癩瘡疾既甚眉鬚漸落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但所疾校損即竭力修裝是夕夢一玉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上曰王母令我救汝疾即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瘡腫皆息眉鬚復生遂造紗袍裝金彩通檐兩間嚴潔修奉每月自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因南詔焚燒屋宇摧盡而將軍塑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上構立堂宇居人間士林臥疾月餘迨將不救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製紗袍重加彩績矣

黃魔神救蕭李二相公船驗

歸州黃魔神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月下峽至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於水上爲其扶船三面六手醜狀朱髮袒而號譟風濤遽息李公祝而謝曰是何靈神拯危救難神曰我是黃魔神也既而歸州駐船旬月遷地構宇於紫極宮作黃魔堂言是黃天魔王橫天擔力之神也刻石紀焉相國蕭

遷自拾遺左運峽內徵還京師峽水汎漲舟船將沒亦見其神捧船以救之復命修飾加其粉繡嚴其室宇刻石為誌亦列於次焉

湖州青龍君驗

湖州開元觀青龍君塑像精妙冠絕江表人皆云明皇朝國工所作頗有靈應士庶疾苦禱祈無不驗者其前臨官街有槐樹徑已盈尺枝幹既枯烏程縣令使人伐之夜夢青龍君曰我之庭樹方今再生旬月間枝葉當茂何得創意告之令以為偶然爾明日使工伐樹每斫一斧令舉身皆痛復有巨蛇從龍君座下出工役驚懼捨之而去及還令身已被一瘡晝夜痛楚方知青龍君惜樹之驗以藥傳瘡痛終不止以葱泥塗樹所處瘡痛稍定歲餘樹瘡合所疾亦愈枯樹枝葉復生尤加繁茂龍君香燈禱析旦夕不絕

荆南開元觀南帝神驗

荆南開元觀南帝神不識所製之由多年塵土昏翳無人修奉一旦有里人家夫出不還其妻將產夜深隣人皆臥無承燈燭之所忽

見蠟炬至其前有一少女為其燈火溫水以符與之今春符之後痛楚皆定安然而產洗澤之具湯酒所用少女一一給之逾於親愛之分是夜稍寒產婦安臥少女以錦衣覆之存恤再三留蠟炬去婦以感其周至謝之既畢忽思我夫至貧素無親屬何人如此憂我也因問曰明日夫婿還家即令辭謝不知誰家使來如此周旋爾女曰開元南帝君令我來也如是而去其夫還婦為說之乃詣開元南帝君在東廊之下塵埃滿屋金彩久暗頭上多年傘蓋頂亦闕矣此人掃灑焚香具述其事及驗所蓋錦衣乃傘蓋之頂折處甚新纔方一幅及被覆蓋不啻文餘自是士女求福持加嚴飾四方禱析立有徵應

青城丈人真君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大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李公德裕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便令訪尋草藥蔡舉於六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中出因見二神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衣大袖捧

一帙書舉驚悸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答曰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墳之塚我有密語兩紙可一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蜀合有水災以修齋之故我回後山一峰堰水向東梓州當秋大水即其應也於是授以密語述李公吉凶未兆之事蔡舉一一記之歸常道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神人之言封題送李公書寫既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無害李公歷問衆寮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此當是丈人真君耳蹟之蹟者本命屬禹墳化亦恐是化中靈官特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羅真人示現驗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于濠陽羅江壩接九隴什邡之界在滿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范仙宅修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自南有內傳至今隱見於壩口什邡楊村濠陽新繁新都畿服之內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為老嫗或為肉食之人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

仙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村居人衆以早曠將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廟熟甚憩於路隔樹陰之下忽有老嫗歇而問曰衆人欲何往也以祈雨事答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疑嫗即羅真人也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多數十里內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壇聖像高諸鄉未得雨處傳聞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官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創官宇雨亦立應如是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官處處皆有請禱祈福無不徹效忽為乞士於壩口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以避水災其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雨大至漂壞廬舍損溺戶口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爲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銀行人楊初在重圍之內陪納贍軍錢七百餘千貨罄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爲供軍司追促必託以他出恐母爲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慎一

幅香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人託為常人詣其肆中問以所納官錢以何準備具以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鐵備炭大明日復求燃炭墨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達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令歸觀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反壯矣

嘉州飛天神驗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像生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琛數夕夢神人在山之頂其形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通夢寢遂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沸騰不果徧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疾瘵之家禱祈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現於人家太和中桐國杜元穎鎮成都疆場不修關戍失守為南詔侵軼木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蠻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

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大寇及境何驚而退云三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無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徧山兵士羅布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大將軍金甲持斧三二丈聲如雷霆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為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箇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棄械旋即瘞藏不令露見由是不知箇帥瘞埋之所時眾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見以全州境自是祈禱禱願迨無虛日又嘗有人下峽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塘水方泛溢波濤甚惡同船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無異

乾元觀四天神王驗

成都乾元觀在盤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焚

敗都盡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清宮朝元閣據盟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壞而神王無損風雨飄漬亦無所傷邑人相傳頗爲靈應時蜀王既克川蜀移軍收彭州圓州久矣因暫還成都方當暑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脩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克脩以器盛水致神手中果搖動而水溢出頃之蜀王至復祝而試焉曰若即克彭州更觀搖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克州城殲殄大敵乃施金幣令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丈人真君山推出水驗

丈人真君殿在青城山東谷之內距層崖之下前臨濬溪地勢險窄而四山縈抱亦爲勝所自開元中遷地於其處常引東北崖下及西溪之水以供飲食泉或涸竭必汲於前溪中頗爲勞矣景福壬子歲七月十三日風雨暴至北崖鬼城之上山隕石裂迸水流注其勢汹涌將墊於真君殿俄有隕石奔下自爲

堰形壅水向東殿無危墊自此常有水流冬夏不絕劈竹引於廚中其味甘香至今不竭

襄州龍興觀神王驗

襄州龍興觀自亂離已來早已摧圯觀門神王之像土塑毀剝僅存其骨而已有步健者取神王脚骨之本以爲薪焉其婦因費置薪火中但焦黑而已竟不成焰遂撤而棄之婦乃坐竈前自引其足於竈下燒之頃刻焦然久而方覺痛楚其夫驚往視之足已爛矣問其故妻具述前狀不知從何得此薪亦不知何故自欲焚其足步健者思之其薪乃神王脚骨也遂送還觀中因言其報應神異遠近大駭亦焚香致謝自首其過婦足雖爛尋亦自愈

襄州北帝堂驗

楚王趙匡凝鎮襄州也州郭舊有北帝堂歲久蕪毀在營壘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聲无皆震動潛起視之見黑氣一道自北帝舊基之所至板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答祥應詰朝

視事之際先嘗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田日給以衣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構孽之狀咸勦戮焉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雲氣之異詰朝乃燕恩彰明若非玄功告示幾有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焚謁之士主其香燈闔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九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籙靈驗

李昌遐念昇玄護命經驗

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裔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眾流之所侮虐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皆能龍虎豹圍繞周帀莫知所指不覺傷歎何警戒之甚耶謂積善之無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眾俱侍衛是經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虐我者未有無禍患殃咎蓋誦經之所驗也

崔晝度人經驗

崔晝者漢汝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修真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服人財有數而人無

獸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如何示
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
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畫乃作禮承受至誠
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
君今吾將此謝汝言訖使者寂然不見於是
啓絨熟眎果備認得考君親札云感汝念誦
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得生天自後
崔公一家至今念誦

孫元會天蓬呪驗

孫元會者吳後主結之子自幼稚之歲遇道
士教誦天蓬呪爾後等閑未忘持念洎後主
降晉枝葉悉皆淪落獨餘元會一人臨難之
時不覺踴身飛到絕嶺之上被外人無能追
逐因於嶺上見一醴泉俯欲飲之忽然照見
空中天蓬大將軍與部眾等護衛已身於茲
脫難元會轉加篤信歲久居山以至得道矣

孫循保命經驗

孫循者元會之猶子于時國破之後六親不
能相保流落江表聞叔父元會得道望風前
去拂霧朝禮元會以其忙迫授以保命經爾

後冥心誦之身輕骨健履險如飛亦以得道

姚元崇女九天生神章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爲馮翊太守有一
女名長壽年七歲不如輩不飲酒父母常令
於玄元像前焚香點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
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侍童語長壽曰爾之
焚修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章章
云至太虛感靈會命我生神章一唱洞九玄
二誦天地通混合自相和九徧成仙公大聖
贊元吉散華禮太空諸天並懽悅一切稽首
恭長壽夢覺歷歷記得乃告父母父母異之
但言更在虔志香燈我女必然夙有仙骨故
太上垂教汝旬日之間又復夢見玄元侍衛
如前左畔仙童又謂長壽曰汝之父不久住
此會面聖人却爲元輔當爲太上充宮殿使
長壽復以所夢聞於父母元崇喜而復驚喜
者顯是嘉夢驚者深恐世數將終太上召爲
宮殿使旬月之間值皇帝講武於驪山准式
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並合朝觀元崇謂
所親曰吾必爲權臣所構若何爲計參軍李

景初曰某有兒母者其父即教坊長儻敦厚
賂使其冒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軌效熱公說
果使姜故入奏曰陛下久思河東總管重難
其人臣所見得何以見賞上曰誰耶如舊有
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元崇文武全材
即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較
頃首服萬死即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
渭濱公至拜首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
少孤居廣成澤自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年
四十方過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行相
無為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
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
上大悅上曰朕不能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
相行中行公行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
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合忝宰相行上曰可
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焉至頃
上命宰臣坐公跪奏曰臣適來行作爾之詔
不謝者欲以十事上獻有不行臣不敢奉詔
上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
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

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心深有望於公也又
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
數十年不事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
臨朝已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閭人之口臣請
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自
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肅庶人
安樂太平公主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
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
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因近密使
幸之徒冒犯憲網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
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來侯家戚里貢
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賦
之外悉杜塞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
福先寺中宗建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
觀皆費鉅萬耗盡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
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賭之時即不安況敢
更為哉又曰先朝褒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
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
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希月將獻直得罪由
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

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祿產幾危西京鄧閭果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甚臣請書之史冊永為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為剗肌銘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當斯誥之地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今復是太廟使臣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令太清宮使遂居首坐元崇於奏對之間或憶得女長壽持念九天生神章之驗乃捨宰相俸錢一月於太清宮啓道場以答玄元應驗也

王道珂天蓬呪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邑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恒以卜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與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

異人皆競信祈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有軌取正視者道珂每因與酒迴歸入廟內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然傍人視之無不驚駭道珂即日晨雞初叫忽隨擔蒜村人赴市夜行至廟門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嚙咬入廟堂階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擊蒜人同行神兵逮其穢臭而不衛其身遂被狐擒伏泊擊蒜人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訴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讀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消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必是狐狸精怪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咒為民除害遂忘心朗誦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幃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隣近居人視之唯見

老野狐二頭并小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無妖異亦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咒勿得食絲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伏一切鬼神豈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神咒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清遠身雖在俗常襲氣行藥誦神咒經自稱是緋山真人遠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連州而縣飢荒病患衆矣清遠佩授神咒經籙每行符藥救人多不受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籙鄉人迎請醫療日夕喧聞清遠有妻第一人爲僧名法超亦持大輪行秘字始清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冒夜來投止宿潛以瓶盛狗血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來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間法超於牀上如有人拖拽叫喊唯言乞命清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頌地頭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拽奔竄入緋水江內浮屍水上閩市目擊無不

驚歎是知神咒真經實有神將吏兵守護豈容嫉害庸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爲不善於幽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襲氣持經陰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辭世之夕閭境皆聞異香仙樂斯亦證道之漸階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一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錄靈驗

何道璋遇上清經驗

何道璋閬州奉國縣天目山道士也戒潔守
勤五十餘年矣衣食之外所得金帛必崇善
古跡締飾宮觀一邑之中連創四觀復修雲
臺東峯所至之處克有成績天目山昔有觀
宇為野火所焚唯古碑荒殿而已道璋經之
營之數年而廊廡周備當門立層樓周環作
房室栽植花木間以松檜功用煥然其東北
隅三巖之上時有光景之異因裁松伐去枯
枿二裂摧落龕竇宛然於龕內得上清洞真
寶經七十餘卷紙墨如新異香芬郁將置於
殿內一夜有光勝響如神人所衛道璋不敢
披讀收藏於函櫃之中旋以繕修未暇別為
覽閱忽有客道流請經看之意欲竊去道璋
亦疑焉未盡檢與忽晴霽之夜星月皎然雷
霆大震人皆惶遽旋風入觀中須臾開朗但
覺香氣異常及檢點真經併已飛去道璋憂

惜久之夢神人謂曰太上以汝修奉專切授
以神經皆上清大同修真之要而塵目竊窺
不能嚴衛經已收還天用復何所道哉

仙都觀石函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
德中刺史獨孤晟取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
龍一青一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
復泝流還郡晟即命所由墊江路陸行進經
時山川之中久無墊獸至是蛇虎當道經使
恐懼將經却迴晟即修黃籙道場拜表上告
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開
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准詔祭醮名山開函
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謬道衆疑是觀司隱藏
法侶驚懼無詞被雪遂焚香上告具述武德
中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無經上進仰受譴
責時景氣晴明野絕塵埃忽陰雲覆殿迅雷
震擊俄而簷宇澄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
煙紛縹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
紫道士郭重光要玄書復齋詔臨山取經石
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

知何年歸還耳

襄州城角鐵篆真文驗

襄州城後據漢水昔人版築之時於城角鑄鐵仙人像手執方札上刻靈寶真文札方尺餘文字篆刻殊為精妙常時此角每有神異往來之人不敢污犯俗中皆言此有巨蛇之穴或云嘗有城隍神現於其處及奇章公在鎮之年江波泛溢壞隄犯城此角摧剝方見鐵像及所刻符文下有隸書云元始五老敎直符尹豐奉靈寶真文以禳水害如赤書符命既而修復城池泥之如舊但不言刻符年月爾向若無此真文鎮於城壁臣波泛溢雉堞頽壞襄陽之陷未可知矣

陸含真水星石符文驗

道士陸含真自天台山將適剡縣暑雨暴至山溪斗溢水深之餘泥浚沙浪誼極尤甚兩面環隔危在其中坐憂淪墊無所攀涉忽有一石橫在其前截流斜渡出水二三寸長可丈餘含真尋石之上越水而過既及前岸石復沉矣以杖攪水中無復蹤跡驚異良久莫

知其由又以杖攪水覺有一石稍小於前以杖撞之隨即涌出輕如朽木焉取於岸上見其平穩滑膩沈拭看之有大符一通列於石上照畫周徧全無隸字止是一符於側邊有字云真君二年制水符合真取紙筆獨寫其石移置於岸傍大楓樹下默記其符所在訪求莫可辨驗於諸壁縣白鶴觀看靈寶部經乃是洞玄五稱文北方辰星符也與經勘驗一無差異數年復過天姥開嶺上溪水之側訪其石符不復見矣

玄武樓北真文驗

光啓初大駕還京宮城修飾所司於玄武樓北夜見白光廣可半幅高餘丈許月色未照其明曜然疑其下有所藏寶貨掘深八九尺得青石函方四尺餘之中有斑蛇環繞忽失所在乃於函中得靈寶真文北方真文刻石板一片廣二尺二寸厚五寸題則隸書文皆篆字云黑帝玄老君鎮宮城符命復醮而藏之是夕工役之徒有見黑衣兵士百餘人森列其地如是三夕不復見矣按靈寶舊法王

城宮閣殿宇郡邑凡所制創先鎮五方真文以制召正神鎮護其所則隋築京城之時安平公依按玄經鎮符於此矣亦將是高宗大帝藏鎮此文以保衛宮內歟祥光燭空靈官警衛豈徒然也

劉遷都功錄驗

都功錄昔天師昇天於雲臺山告示天地萬神曰吾昇天之後留太上所賜寶劍都功印錄以付子孫救護億兆此錄初以版署三品各有符文靈官佩受之者拜刺入靖以付之至十三世天師以版錄所傳制作勞費所傳既廣所制不充改爲紙錄或絹素寫之書家續畫得以精備自是紙素之用行焉受者靈應自有都功錄驗三卷七十餘條咸通九年有劉遷者大賈於西江力當鉅萬計因詣十元世天師傳受都功晚信靈應致齋嚴潔念於衆人時弋陽縣令劉劇天台道士劉儵然既是宗盟仍同儵度劇則久崇玄典深造精微儵然秉志端貞將弘大教乃相約曰懋功惟勤所勤惟久即吾同學之志也無肆過以

貽咎給惡以延災報師崇先以期福祉即吾同學之願也如是齋畢數日散去是歲儵然與劇復於葛溪製神劍各一口依藏景石精之法以成明年三月劉遷臥疾於金陵彌日綿篤卒于旅舍心上微暖留之兩夕而蘇遂能運動良久起坐妻妾兒女環於其前且悲且喜曰吾大限盡矣食祿竭矣昨爲冥官所追以小舟載過江北得馬乘之但見鞍韉不觀馬之首尾其行甚速送入大城中城上皆虎豹守陣龍蛇環壘旗幟兵仗自地列之出城之表長可百尺入門爲吏士驅擁到西北隅見囚繫考掠捶楚者不知其數忽有黃光自天而下初則城內昏暝黃光所照豁然開明黃衣使者乘空而至官吏列行拜迎執素簡丹書讀曰劉遷身佩正錄名係上天非地司所攝大限既足可延三十年在身祿食依令豐泰親見天光者皆息其罪考原其刑責由是載生遂披褐修道精專香火入龍虎山師奉天師矣

玉霄葉尊師符驗

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修養之暇亦以符術救人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癩狂之疾積年不瘳數月尤頓後乃叫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絹索縶繫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支吾官以富室之子不能加罪頗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為守衛加持禳制餒僧祈福祠神鬼召巫覡靡所不作莫能致效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霄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繒帛器皿入山請符尊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無以器帛為用盡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綬投石舉家閉戶以拒之折關拔鈴力不可禦如此狂猛非人所遏忽遽歛容自歸其室盥洗巾櫛束帶躡足執版聲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答但言天使即來飲食都忘夕不暇寢收放焉企踵翹足延頸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為倦如此二日三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懼呼踴躍前導得符服之暝然食頃疾已瘳矣由是躬詣山門厚

施金帛助修宮宇一家修道置靖室道堂旦夕焚修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帖房門之上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嘔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執劍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因來葉房之前立且未定忽叫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劍於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頭上斬下一物墜衣領中令二三女僕扶持驗有蛇頭如指斷在衣領中血猶滴焉風魔之疾自此亦愈。

賈瓊受正一籙驗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眾齋受籙遂詣觀受童子籙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玄為人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由江漬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鎖於一室中安寢而往不使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

開之歷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一宿或兩宿然後迴耳既載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錄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地籍之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之內檢得其名

李玄禮護命經驗

長安李玄禮居修德坊因左街興唐觀雲御大師李雲懿講下受護命經精心諷念不啻萬遍每有善惡之事髮髯預知黃巢入關隨眾奔竄因被俘虜三五十人驅至昌化賊師見之下階迎拜曰此人誰教領來揖之與坐玄禮驚怖未即上階延請載三乃與之坐問所修何善果報如此答云曾於講下受道家消災護命經持之萬遍矣帥言某見君子來時前有童子四人大仙二人與君子並進後有金甲神王金剛力士獅子神獸塞滿庭中疑是帝王聖人有此侍衛既是道經願傳一本玄禮曰此經三百餘字一紙可書傳之甚易為焚香念一遍即寫授之帥命士卒十餘人衛送出城得達行在

尹言陰符經驗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諷念為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頓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餘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耳自是兩家契為骨肉黃冠犯關之前其二家皆在

高相三皇內文驗

丞相高燕公駢初鎮成都也樂營之內有狸魁焉投瓦擲石變化街怪無所不為公甚怒之符禁禳禱皆不能已大德何昇範日常見抱朴子云其所居鄰里忽有虎暴害牛稚川按法書地皇內文行之有神人大冠綃衣佩紉執版冠中有小鳥如生夜至庭中問稚川曰所召何也以虎暴告之明旦一二里間有

二虎斃於林下請訪三皇內文試為行之公
素有洞神經彙範書數字按法用新盆闢於
灰上置符及香於盆底之上依而用焉是夕
有老狸毛已禿落死於盆下其毼遂絕

張乾曜天蓬呪驗

成都至真觀道士張乾曜精奉香火虔誠齋
法首冠於衆人節度使燉煌李公有男無疾
暴卒舉體猶暖倉惶之際不知所為召醫巫
禁術者數十人皆不知救理之法良久請乾
曜到告以食卒之事乾曜素無他術止於精
奉經料而已情理既切因請劍水為救水噴
灑了焚香念天蓬呪一百餘遍卒者忽能運
動良久乃蘇問其所見云有黃衣使四人攏
一駿馬令其試騎上馬之後便被將去前路
昏瞑如在煙霧之中逡巡見張尊師緋絹抹
額手執利劍領黑衣兵士數千人結陣而來
其行更速使人馬尋已不見其墮在地下因
悶多時尊師童子扶昇方得歸耳李公今此
郎君依乾曜入道冠褐數年到京除官方還
儒服施錢三百千絹五百匹以答乾曜焉

趙業授正一八階錄驗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
手足柔輭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
所追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
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
里過一山嶺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
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
某答云晉安縣令趙業耳童子笑曰豈得便
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太一令喚趙太玄追
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
一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
八階法錄名為太玄豈得沉於俗官併忘此
事耶太一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錄修真行
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言
訖不見所疾已蘇遂於思衣山叅受法錄累
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一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二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錄靈驗

僧法成改經驗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矯飾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遇道流而堂殿經廚素不關鑰遂取道經看之將三四十卷往靈溪觀棲止詎云某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兼欲長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日多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教化糧食人聞其所說施與甚多糧鹽所須計月不闕乃故換道經題目立佛經名字改天尊爲佛言真人爲菩薩羅漢對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常七}句紙筆借觀奴一人同去行三二里見軍吏隊仗訶道甚嚴謂是刺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林中迴避良久見旗幟駐限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喚地界令捉僧法成來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中擒去奴

隨看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關汝何事輒敢改易決痛杖一百令其依舊修寫填納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分即於道中決杖百下仆於地上瘡血遍身隊仗尋亦不見奴走報觀中差人看驗微有喘息而已扶昇入山數日方校遂出所改抹經本呈衆道流法成本有衣鉢寄在江州寺中取來貨賣更來乞紙筆經年修寫經足送還本觀燒香懇謝欲願入道道流以其無賴無人許之是夜叫呼數聲如被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改五廚經驗

僧行端性頗狂謔因看道門五廚經只有五首呪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廚經以五呪爲五如來所說經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增加文句不啻一紙五廚經屬太清部玄宗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注云蓋五神之祕言五藏之真氣持之百遍則五氣自和可以不食其經第一呪云一氣和太和得一道皆秦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開元中天師趙仙甫爲疏皆以習氣和神爲指行端旁附

此說即云讀誦百二十遍可以呪水飲之令之不食名爲三停廚經詞理鄙淺與尹趙注疏殊不相近改經既了已寫五六本傳於他人於總下寫經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杖紒而來謂之曰太上真經歷代所實何得輕肆庸愚輒爲改易奮劒斬之以手拒劒傷落數指同居僧二人共見其事驚爲哀乞神人曰如此無良也解惜命促令追牧寫換然後奏聽教旨行端與同居僧散尋所行之本只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將出關別寫元本經十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曰譬毀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逡巡頓仆而卒其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義自殊可曉焉

杜簡州九幽拔罪經驗

京兆杜武爲成都右職清正公直衆所推仰固有微恙請告數日其家私召巫者看之巫者曰有一人少年偏身有血云是杜公之弟不得其終死於他所無人祭祀常有所恨故令職位不遷所爲多滯爾家人以此事白之

武知其非謬曰我弟出外多年不知存歿尋常祭饗未欲與其列位恐其在耳今既知之所說形狀年幾第行小字果不虛矣爲其悲愴久之復令巫者問之有何所要答云歲月已多不要更依俗中之禮但請一道流轉金錄妙戒九幽拔罪經九遍作符焚之即有所詣不復來矣我去之後訟責既無兄當立遷劇職作兩任刺史於是召得道士古嵩華求此經置道場轉讀百二十卷設齋表祝焚衣服錢帛既畢巫者爲達感謝而去月餘武遷府城使尋授簡州刺史秩滿復載領簡州古師因爲寫百餘本九幽經行於奉道之家勸其持奉矣

曹嘉道德經不焚驗

曹嘉者汾州西河縣人也家富而好善佛堂中像設圖書經教甚多因見道德經亦寫兩卷於佛經一處收貯曾讀一兩遍未甚會其義理其隣家失火延燒嘉家佛堂功德尋爲煨燼忽聞火中如風雷之聲火焰爆散道德經兩卷飛在門外林上尋緝首尾並無損污

之處但覺香氣異常隣里百餘家咸被焚燒其家只燒門舍佛堂而已火亦自滅金帛資財一無損失自是親戚皆來歸心奉道其不燃之經表進入京持節西河郡太守陸深表奏聞天寶四載八月十二日敕褒編付史館

崔公輔仙都經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恚猶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旦無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載蘇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為冥使齋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關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逡巡有官人著緋執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某為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服事庭廡近奉天符得鄆都縣地司所奏使君任鄆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今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久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諸述以報

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懺請所犯兼請送經却歸本山即生魂釋放矣因令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逡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齋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史

曹戮天蓬呪驗

曹戮者字載之泗州人也廣明乾符間在京師少而神氣怯懦多驚魔往往不蘇常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今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焉絕羣腥專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修尚自是無復魔悖矣寇陷長安在宣陽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劓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

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爲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爲寃所試辨爲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履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褒袖云太帝君令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飽載之問太帝所主何國某未曾朝拜忽奉恩敕深所憂懼仙官曰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太帝君也上理斗極下統鄴都陰陽帝君乃太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太帝之元帥也吾子其心此元尊奉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聞籍當在驅除之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運動瘳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太帝叩顙謝恩於闕下命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話其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蓬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鄧老枕中經驗

鄧老者遂州長江人也有田數千畝古觀一所在其田中中和後連屬千戈人戶凋耗田畝荒棘生計日貧而家多疾苦一日偶至觀中久無人居經籍委於地上鄧收卷經書之間有一老人非常時所見謂鄧曰經中有一小卷乃老君枕中經也勤能持之解災致福力不可量語訖失老人所在鄧取枕中經以歸旦夕持誦不輟於口追數千遍三四年間其家無復疾苦衣食充給兵戈之際骨肉皆安無驚奔支離之事鄉里咸異之成都康恭嘗過其家鄧話經之靈驗亦傳受誦念一家數口盡令持之鄰城重圖素無儲蓄而衣食不闕骨肉安全果免其難矣

張正元大梵隱語驗

張正元京兆人也詣尹嗣玄講下受大梵隱語旦夕課持不食葷血大寇犯關於渭南道中爲寇驅虜是時殺人方甚死者盈路逃避無所憂懼萬端驅行之際忽有甲馬數騎與賊軍一般遮虜將出送於大槐樹下曰只於

此坐不用驚怕正元坐良久悄然無復軍行之狀恐日晚無所之詣潛起而行已在其家莊中庭槐之下矣骨肉皆在一無離散居數日晏然無恙因結侶過山於金州居止後至成都行朝謁明道大師述此微異傾心修道勤奉真經一家咸令諷念

陳太清度人經驗

陳太清者天台觀道士也年五十餘捨家入道持度人經晝夜不倦雖行坐執役未嘗輟於口焉太清素獷悍兇狡鄉里惡之及其入道已髮禿齒落持經十餘年白髮戴黑齒落更生筋力強盛步履輕疾雖少壯者與知登山追不能及也

甘玫神呪經驗

甘玫綿竹人也受法錄勤香火凡所修奉多有靈應高相之鎮成都未至間蠻家侵逼境內屯軍北軍六七百人在縣北寺中安下併有疫癘死亡甚多臥者相枕藉主帥憂危莫知所收玫曰即請道流一人爲轉神呪經自備香火無所勞費因與道流人持香案詣殿

上轉神呪經十卷以柳枝水梳壓詣營壘中徧以水灑之一日之內二百餘人痊復如故自此士衆安全無復疾苦燕公奇之召至成都錫以金帛讓而不受唯取道衣一襲名香數兩而已

張融法錄驗

隨州道士張融常修寫符錄取其善價而圖畫之時繕寫之際或委於牀榻之上或致於杯盤之間逼近葷腥混雜眠睡畧無恭敬之心同道有戒勸之者即以他詞對之亦甚不遜所獲益厚而家益貧妻子伶俜終年疾苦二十餘年而抱疾沉痾每午後自牀上投身於地踴高數尺而落被撲之時喘息不續悶絕痛楚號叫移時夜半復如此晝夜兩度近逾半年骨肉碎痛瘡痍相續膿血淋漓異常臭穢飲食不得或強食少許即心腹絞痛如有割刺天台道士陸含真聞郡人所說即詣其家謂之曰三洞法錄上天寶文從來不曾護持多恣輕犯此是考責之事必須洗心悔過懺謝犯禍之愆縱生不蒙恩亦死免考掠

如此痛毒何可忍之融聞其言雨淚悲感抗
聲發願乞南法靈官真經將吏捨其往罪許
以自新戴符性命不敢輕於經錄言訖號咷
叩告聲聞于外頃之心安而寐夢金甲神王
三百餘人在空虛之內森然而立使人告之
曰汝以輕視靈官侮賤真法更合考責二年
既能知過誠非且為原放盡汝八年餘命不
得輒是貨竊法錄載犯此罪永沉幽獄自是
考責亦停疾痛漸愈半月間平復如故具以
此事書榜於壁廣勸同人矣

姚生黃庭經驗

姚主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
中僖宗載辛陳倉遠近驚擾姚為賊所迫夜
走墮枯井中傷足求未得乃旁有窰穴匿
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飢渴足疾亦愈時襄
王既平寇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
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極而出之具述經靈
驗遂為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二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三

同卷十四

常八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鐘磬法物靈驗

青田縣清溪觀鐘驗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銅鐘因袁晁亂後
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溫
州烏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
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
水上盪漿視之既近即覆矣露其一半認其
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
水中矣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者之天氣
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綵舫具簪花致齋
迎之或經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
尋又沉去道門亦備簪花舟舫香火迎之見
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在迎鐘衆中稽首祝
之曰此州觀寺皆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
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單心而已鐘若
有靈願祈流自往某旬日即歸於觀前溪中
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
鐘已在觀前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

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挂若百許斤耳自後時亦飛去旬月却迴今以大鎖鎖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減并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宗玄觀鐘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仙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開據成都取管內銅鑄大鐘鑄兵器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欲盡湮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力敵萬斤竟亦不動縣狀申開闢異之令送山中三十二人牽送上山纔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或擊之立致雷雨至今見在

太平觀鐘驗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戶乞一錢鑄鐘萬斤數年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讚扣鐘數百下辭訣而去即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潼僕射旌旆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陀羅尼咒至是任尊師復歸領巧工於咒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妄刻佛咒

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信是得道者

眉州彭山觀鐘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數千斤觀去州二十餘里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輩誑陳丈狀云觀無道士鐘在草中當用軍之時官無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鐘之時折匠之足人以爲靈驗寺當州門扣擊之聲不聞州內羣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責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腰入船出岸皆有傷損聲俗不以爲靈驗至今流落未還良可惜也

爰赤木古鐘驗

鐘歷南平縣中三鐘附

爰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亦木莊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木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鐘水洗之即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盛之歸以洗瘡彌加痛刺乃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有聲在地下掘數尺而得之鐘形上有坐獅爲鼻鼻下平闊其

頂圓大圓三尺餘六七寸頃小如腰鼓形向
下復大奇文隱鏤萬狀千名迨非銘範所作
既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磨即日痊愈
夜有光景時或自鳴為隣里所異不敢藏隱
奉表進焉敕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實
應中盤屋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
有伏虎形為鼻自鼻以下頭大數寸而小殺
之如是載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偏身天
花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木所得國厚而重既
得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上
進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渝州南平縣
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花座蛟
螭為鼻蛟尾分繞獅子之足盤於鐘上鐘形
載殺三成如盤屋古鐘之狀於其殺處細花
文五條當中一條金色明淨累累若珠貫焉
次珠條之外作花片之狀屈曲相縈又外一
重雲葉纏繞蹤跡奇巧二夫周細若非人功
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紀云是湘東王送與
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鐘已遺失又黔南鹽
井中因摧損修築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細

而實如腰鼓瓦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
聲奇音響亮與常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
無毀蝕之勢時有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僖
公留鎮府庫焉

玉霄宮鐘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所重百餘斤制
度渾厚形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
甚精妙相傳云夏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
頃年于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忽墮于禹
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有名僧求
請欲彰其異而皆廉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
李紳為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峯葉尊師修齋
受籙於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部
員外柳韜復自上京得老君夾紵像高三四
尺聖相奇妙乃重裝修作蓋頂寶帳以白金
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錄壇內供
養齋畢李紹命賓畫為鐘銘具以歲月刻於
鐘上并老君像偕送山中所刻之處璨然金
色禹跡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既知鐫勒銘篆
已送天台計無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

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末是數兩金況於鐘乎又有香鴨器四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逞輩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龜金龍道具實於囊中縻鐘於背出門羣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憩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閣柱之側眾小師往視之背鐘者已殭死矣其餘徒黨凝懣凝然不辨人物鐘及金帛一無所失尊師呪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羣賊乃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昇病僧而去僧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驗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十斤未有鐘樓懸于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數牧之徒遺失之物爭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效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即入欵詣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于鐘前焚香告誓援鉞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欵如是數

四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曰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月之內誣罔冤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當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為準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開元觀鐘驗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麟為鼻以系于簾狀若玄瓠叩之初則清音編連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于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其後民病熱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于開元觀民亦未悟其旨又到田間載聞其聲如前而審聽其地即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輒以不急之事干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曉與其子偕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

色青如所夢丈夫衣色也遂載白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響極遠郡人俱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有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許真君鐘驗

洪州遊帷觀有二鐘一是觀司特教所鑄一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於觀鐘耳節度使嚴譔創置節制威令風行素重得主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君鐘嚴差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論其曲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曾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其鐘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使無聲耳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官更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強取我鐘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大道侍者斷其頭來即見授劍於侍者驚覺流

汗而侍者持劍髣髴在其前遽釋諸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遊帷焚香致謝迴顧見持劍侍者謂之曰汝為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以開江事敗賜死

天師劍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常用誅制鬼神降剪兇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試印劍及都功籙唯此非子孫不傳世于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間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于物以神劍靈效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隣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志性溫和守謙退直與物無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色

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鐸小銅鎖于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鐸綴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數斤反扇其門以巨石為礮熾炭鉸擊聲聞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于其手師殊不為慮頃之鉸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鐸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媿謝致于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在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何得重脫若此而鉸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黃神越章印驗

張讓黃神印驗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惑于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為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照祭方畢試為焚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在

走執而印焉為奇然而睡歸其知印之效也復染丹炷香載印其心儼然疾愈有物如鵲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眾往視之乃大蝙蝠爾背印字宛然讓乃手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驗

范希越成都人得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逾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為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電迅雷驚震數四至巳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為廣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死自是有年矣明年駕駐成都上知具道術召對問以逞寇誅鋤宮城尅復之使命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霧月朗是夕上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衛尉少卿錫以朱紱黃巢捷至果符聖夢之日特加寵異自言初居

夷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凌突居人奔散藏印於堂屋瓦中蠻去之後曰隣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延慶觀鐘驗

越州上虞縣郭間有隙地數畝以時聞鐘鳴地中咸通年縣令夏侯頗傾心崇道以縣邑無觀買其地創造觀宇掘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四

廣成先生杜元庭集

齋醮拜章靈驗

陳武帝黃籙齋驗

陳武帝禪位之初江南大旱稼穡皆傷雖赦宥控牢減膳避殿放宮人解鳥獸賑卹窮之禱祝名山二年亢旱戶口凋減帝於延安殿召百辟會議致雨之術無以爲對御史曹千齡奏曰衡嶽道士葛伯雲年數百歲常持陰符經山神虎狼出入侍衛必有非常之術可副陛下之求即命使徵伯雲至都下帝設禮加敬問致雨之術答曰但修黃籙道場拜告天地自當有應遂於正殿置壇虔誠修奉至第三日果降大雨三日三夜遠近均足苗稼再蘇歲乃大稔伯雲歸山帝賜雲冠羽衣文机寶杖委之而去自是敕大臣公卿凡百士庶每歲析福修黃籙道場持陰符經特於洞庭山置黃籙觀國內選度道士一千二百人大崇玄教矣

隋文帝黃籙齋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
謙後周舊臣勲名素重畏憚隋祖恐禍及其
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
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修黃籙道場
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
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革
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
之力乎帝曰剋屬弔民蓋不獲已但王師疾
疫以此爲憂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
毒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之人況偏
師乎即見神人取壇中禁壇水向西南嘆之
曰雨至即疾愈無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當
克蜀旬日軍中奏某夜雷雨灑營壘之上三
軍疾者皆蘇無復瘧疾矣其後王謙傳首二
蜀底寧果是子日也

唐高祖醮宗聖觀驗

唐高祖自太原入長安以公主駐軍司竹園
親臨軍所使至樓觀謁聖祖老君以隋尚書
蘇威莊二百頃賜觀充香油常住改名爲寧
聖觀時秦王征討四方東拒王充外禦實德

轉輸經費好抽爲勞欲祈消盜速安萬姓駕
幸宗聖建醮祈福問觀主岐平定以克定天
下之事對曰陛下聖德感天秦王薛無不勝
此乃上天所命聖祖垂祐何寇孽不可誅也
今耕之時稍闕膏雨但歲豐人瞻天下剋日
可清矣上曰憂社稷未寧都不念及水旱如
師之言今祇請於神明致雨養農耳即入殿
於聖祖前炷香虔拜及便還宮於是風雨隨
駕直至京城三日而畿甸告足平定授金紫
光祿大夫焉

高宗三川投龍驗

高宗皇帝爲生靈禱福累於內殿修齋皆有
靈應麟德元年差道士宋玉泉尚善真馮善
英與蜀郡太守簡道通留守劉子瑒正月十
一日投龍於江濱池池水自長兩六出雪花
二月十一日投龍於隆山郡鼎鼻江有神龍
現三月十三日至真玄壇三浪井現是時帝
夢三台星下於蜀中及地而爲浪井密詔王
泉等與內使閻士泉沙門法密智同訪其
事至是浪井方現又夢金烏栖於蜀川巨木

之上亦命訪之是年正月郡城界江側巨樹有鳥三足栖於其上經宿而去至是皆符聖夢乃置金鳥觀於巨木之下今屬溫江縣四月二十一日投龍於九隴玉女房山獲青鳥一雙陽平化獲連理嘉木七樹蜀郡隆山九隴官吏趙恩陳宏郡函使費叔建清令關和材等四十餘人同觀祥異又詔各於其處致醮告謝仍刻石於江濱玄壇今石碑存清廟之側龍興觀碑側亦刻記其事

玄宗大寶觀投龍驗

玄宗皇帝詣司馬天師受三洞寶錄內殿致齋投金龍於四明山之東南黃茂潭中上以朱筆於金龍左脇直畫一條潛以為記內使投龍醮畢有風雷起於潭中沸涌良久浮出水版尺餘廣八九寸如古經蓋之蓋上有朱漆書大寶二字其下有永昌二字是日京師暴雨龍現於內寢庭中左脇有一條朱甲帝喜曰我所投龍也左右若有言曰是大寶龍及詰左右無道此言者遂詔賜四明投龍處為大寶觀其潭號永昌潭及詔使還京以所

獲奏果符所賜之號焉

玄宗昭成觀齋驗

玄宗命天下道門蘭陵蕭邀監造昭成觀既畢於觀為昭成太后追福修明真道場七日至第二日祥雲覆壇天樂奏於殿上夜有介金神兵三十餘人立侍壇側空中言曰孝德動天皆具以上聞載其事於蕭玄裕傳及碑文中焉

玄宗拜黃素文驗

開元天寶間四海昇平三十餘載神仙贊助賢良在朝而冥心大道憂勤庶政天寶四載乙酉正月甲子帝自製自書黃素文為生靈祈福炷香拜表將表奏於上玄其表自飛入空中杳不復見此氣盤鬱覆于御筵香案之上空中有神人言曰聖壽延長羣官表賀編于史館

僖宗金籙齋祈雨驗

僖宗皇帝嗣位之初務先儉嗇中外一遵宣宗大中故事行幸賞賜文武階爵無濫於時而己未歲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名山大川靈

歙郊壇所在祈祭未能致效時有淮浙人鍾常滿顧昭之皆有起龍效雨之術上俾行之內臣監於南山投冊有龍處微有雨澤不能均足聖慮憂軫中外焦勞計無所出司空平章事鄭畋上言曰風雨水旱實繫上玄山川百神皆上帝之臣吏也不能專其雨澤自春愆亢上軫聖情所作禱求未彰厥效臣愚以為上奏玉皇可以感降風雨少安聖慮請應天節日殿上選兩街高行道士各七人於內殿置金籙道場七日天下名山青城峨嵋茅山天台羅浮五嶽等一十八處降賜詞文各修道場七日內殿請皇帝捻香祈禱以冀感通制可之十一日夜內殿開金籙道場十二日皇帝捻香躬拜日光赫烈萬里無雲隨駕寮屬往往詣謁於側良久還宮即微風旋來陰雲徐布午後大雨至十五日所司奏京畿雨足十八日將散道場詔延三日是夕又雨至二十一日方霽中外表賀萬姓歡呼寵渥頒賜特加優厚白是歲乃大穰

僖宗青城醮醮驗

中和辛丑歲僖宗駐蹕成都八月有大星流出虛危犯清廟歷墳墓哭泣之星太史奏玄宗在蜀之年星文譎見與此無異差道士於青城山修齋果有祥異請准故事於青城山齋醮以答天戒余奉敕與高品賜紫郭遵泰奏於文人觀修周天大醮^{十五}玄宗觀置靈寶真文道場啓壇之夕神鐘鳴於空中殿上鍾不擊自響各五十餘聲聖燈徧山作虹橋花木之狀肉角金蛇見于壇上收而得之既而陰雲白雨自辰及戌雨霽而失蛇所在山下居人傍隱家枯朽樓樹載生六枝旬月而各長數尺以事上聞詔曰宗玄道觀靈寶齋場星冠上奏於殊庭駟騎初傳於詔命光含五鳳狀列宿於運空聲吼長鯨若飛霜於豐嶺或金鱗忽見或樓樹分榮神仙難期陰陽不測驗茲祥異自師精虔功殊於五利文成事美於秦皇漢武喜歡所至寤寐不忘已付史臣故茲詔示復刻其事於幸蜀碑中

僖宗封青城醮醮驗

青城山昔黃帝詣龍師真人甯先生受龍蹻

經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為五嶽丈人戴
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庭之印為五嶽
之上司與潛山司命盧山使者為三司之尊
敕五嶽神一月載朝虛中灑水以代累漏其
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齋祭未載加封號僖宗
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
易簡刺史王滋縣令崔正規與余詣山修醮
封為五嶽丈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
穀將焦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
至枯苗載茂縣乃大豐以事上聞編于國史
矣。

葉法善醮靈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為道士皆有神
術攝養登真之事法善符錄尤能効鬼神顯
慶中高宗徵入內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東
都法善於陵空觀作火壇設大醮城中士女
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火中眾皆大驚
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有魅病
為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為魘之其病皆
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玄宗五朝來

往名山累召入內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
國公贈其父歙州刺史焉

劉圖佩錄靈驗

劉圖字文剛年十五佩七十五將軍符錄少
小明能計算身作江夏縣吏則復行員謹以
後漢安帝永初三年二月十日夜半子時太
山君遣使者雅羽迎圖校定天下簿書奄忽
將圖去使者語圖家人勿哭圖行當還耳圖
遂使者至天上見太上老君北坐太山君東
坐隱仙君南坐天師君西坐道德君中坐圖
禮此五君訖太上老君敕圖曰知汝奉道信
真守善而死以明能計算故往喚汝欲令校
定天下萬人簿書太山君敕雅羽將圖去與
左右承尉相見訖共校定天下簿書二日夜
半文書悉理除死定生簿籍已了便辭請還
太上老君曰使者將圖示罪福之地去雅羽
乃將圖入彌離一重之內見三千餘女人齊
懸頭大樹上足履百斤鐵杖而拷之次入二
重之內見有三千餘男子足履百斤鐵杖懸
頭樹上而拷之次入三重四重乃至十重之

內皆見受罪之人或著百斤鐵杖或懸頭樹上或反縛兩手或入鑊湯之中或頭戴重石或鐵叉叉身或著火中或更相鞭打皆身體爛壞苦毒無堪羽曰誹謗三寶欺枉百姓故也復入十一重之內見圖死父共三百男子更相鞭打圖便於天上平康獄邊大嗥吁叩頭曰圖父有何罪死遭此苦羽曰君父生時爲獄吏殺人問其罪枉害良善死入此罪已經七年可得生活也當爲君奏天官解放君父耳圖因還啓太上老君叩頭百萬太上老君曰當爲汝解放父耳勿復憂也又教雅羽將圖上太清宮中見三萬六千人著青衣手執金簡歌誦經文飲食備具音樂震天羽曰此人生時受佩天官符籙精進不息名入太清得受此樂圖於是請還老君告曰汝還下土宜吾所告示諸道俗天下之人罪福悉爾勿令造過汝迴倉猝略示數條耳又告汝等道俗并月月除罪解過今當依而行之我與汝共期于丑同會於白獸圖稽首禮謝而歸焉論曰夫人生死各有天曹地官考錄罪

福毫末無遺故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是也羅酆山在北方癸地高二千六百里周迴二萬里洞天周迴萬萬里有六官是爲六天鬼神之官也每官周迴一千里人死皆於中過隨緣受罪又此山上下及中各有八獄凡二十四獄及太山下有五府地獄諸山河海亦皆有之獄中各有令丞掾吏陰陽水火考官諸受罪之人備經三塗五苦訖或據案山石以副太山或汲西津水置於東海或生三惡道或生四夷中或生下賤或嬰六疾皆償前生之罪也故老君曰夫善者昇天堂惡者入地獄方履三塗五苦八難後生下賤畜生之類邊夷之國聖人愍之爲說罪對矣此即文始先生內傳之明文也夫無知之人乃謂道家唯尚清虛而無報應或生慢驕豈不痛哉老君哀之故命圖示其罪福欲令一切咸改惡修善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四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五

常九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齋醮拜章靈驗

李耽神呪齋驗

鄒聰希毗陵道士也精誠章醮以三洞經法化導於人邕州節度使李耽相國李蔚御史中丞李昭執弟子之禮以師奉焉先是李耽持節邕南漢洞蠻乘間伺隙停掠封壤焚燒盧井稱兵入寇耽命裨將出師以拒之隔水結壘時天下承平兵甲不用久矣人心危懼遠近震驚雖驛騎乞師飛章上奏而隣救未至莫知所圖聰希請作洞淵神呪道場得道士三十餘人告齋虔祝已二日矣是夕壇中香燭精豐星月融朗城中士女通夕瞻禮亦無夜禁之法人情翕然唯蠻壘之上雲物陰翳雷電交馳震霹一聲亦旋澄霽及明現者馳報羣蠻遁去矣翌日境上擒得蠻首一人就問其遠犯封疆不俟闢敵而遁去何也蠻首曰某日雷霆震擊之後謀者云北軍大至旋已濟矣由是棄甲而遁數年連寇安南相

國高駢討平之竟不敢犯邕南封部者乃耽與聰希神呪之功也

張邵奏天曹錢驗邕州成都奏錢事附

成都張邵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隣家馮老人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殁陣不迴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某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殁陣不歸非關巨靈故用令陪錢三千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駐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院天曹庫中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無異光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已十餘年其姪為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又邕州臨邛人姓張其夫曾

事永平軍事副使張霖郎中身歿之後縣司差其子爲里正已被追禁其夫下語於妻令入府將狀投副使郎中必得解免到府日先就玉局化北帝院奏北斗錢二百千我於天曹計會必令判下免之二百千錢二百紙耳妻如其言就化奏錢復夢其夫云事已行矣明日見副使果允其訴則知紙錢所用事甚昭然矣冥中之事與世無異矣

陶隱居拜章祈雨驗

陶隱居在茅山之時國中大旱梁武帝祭禱山川徧走羣望郊壇靈祠靡有微應隱居於靜室自製朱表上告玄司翌日無驗弟子周太玄曰昨有真仙降於靜室因言水旱之事天之陰陽數也數既有定不可遽移山川百神風雨之吏莫敢逆天時而弄風雨非太上之命上帝所行天帝下臨然後數可革耳所以堯水湯旱豈德之不逮耶雖聖人亦拘於天數矣陶都水憂國憫人誠亦至矣詞旨丹切善亦篤矣其如數何又一真人曰都水拜章必有奇應但未知其法耳若以青紙墨書

密室中拜之必果御達也隱居與太玄知其言而拜之是夕甘雨大霑連綿三日帝時有侍臣在山密白其事手書褒謝焉

王招商神呪齋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苦疾沉痾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祝靡不周詣莫能蠲除王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微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貲財萬計矣日以羸爾候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於其家修神呪道場疾方綿篤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壇之際疾士瞑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敕既畢道明持劍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卧內噴之忽能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矣乃求永命枕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尊師開道場之時都不醒悟但聞室中有言大帝下

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光如日照灼遠近即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來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某至太一前令神人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氣稍羸爾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太帝太一對共迎拜隊伍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其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日懇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遂巡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暫替乃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廚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牀枕器皿玩倉庫凡數百萬資用二年之內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居閑焉

杜邠公黃錄醮驗

相國杜邠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

皆載領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楊魯周自五嶺使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敲磔擊觸若兵甲之聲人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駭駭所倦尋亦成寐夢四衛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王今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長者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豫半日矣官高年長者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詰此事於儕友間自是京城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蘇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作十壇黃錄道場以希退免今送錢三百萬圓悞各二百事於開元觀古柏院請沖真大師胡紫陽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奴復暴殞如初云我已奉上帝之命爲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預戒慎也黃錄道場表奏上帝降命無所不可焉

籍縣劉令破黃錄齋驗

劉生者咸通末爲陵州軍事判官知籍縣事主簿程克恭精勤崇道率衆置黃錄道場請

道士羅超然主張齋法羅超然性多虛矯忽侮於人至縣一謁劉生偶未相見不復載往劉頗憾之是夕啓壇克恭請劉同往竟亦不至明日齋午間劉令胥吏領囚徒數輩於壇側廊下推鞠超然怒之聲厲詞劬劉使吏就壇內擒超然欲加捶扑久之肆校磨熱詰其紫衣之由超然云法位合著謂之法衣是道門昇壇朝謁之服爾劉殊不聽填於狴牢中齋壇由是遂罷超然亦放釋劉自此沉疾逾月日夕號呼若有捶撻眉鬚墮落瘡痍周身遂成風癩而性多褊僻所在凌人既抱惡疾情益兇躁侍中崔公安潛鎮蜀之明年其疾加作病臥累月一夕風雨迅雷卒於成都私客館下

程克恭拜章祈雨驗

籍縣主簿程克恭好道探玄精勤修奉家子眉州遇錄事參軍崔渾授以拜章祈福之訣於其私第創爲道堂靜室更益崇嚴忽本郡亢旱累旬爰熾將欲害稼因檢章格中有祈雨章乃備貺信香果於其別墅拜章請雨焚

章之際有玄蛇徐行若有所引忽不復見俄而朗月之中微有陰暈雲纔數丈即有甘雨野田之中涓涓流注中夜而息及明視之乃其家莊內有雨犬牙田界涸涸便殊翌日別修章詞乞一州之雨章纔拜奏夜果滂注州境之外雨所不及

常臯令公黃錄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常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南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鄔閉樓閣連屬宏麗爲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礮擲瓦鬼哭狐鳴以其喪失墳隴平刻墟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常臯公知之請道流置黃錄道場精神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常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爲分野之災賴黃錄之功爲其遷拔上帝赦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爲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錄記立於真符

觀也

李約黃蘇齋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勾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以為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授官近見天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授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待中路嚴性甚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印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歟長之言固不可聽其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印黃州刺史有闕路持疑多時未欲擬忽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敕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世限盡與君為生

死之訣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主持要月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有過咎未得原免今居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修黃蘇齋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修黃蘇齋道場妻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隱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蘇齋者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令神明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敕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修黃蘇齋為急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只似世間人情請託屬致而已鬼神無所遵察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效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蘇齋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

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卹貧弱憫孤獨疎薄貨財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靜身心勿食珍鮮勿承華美即為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

李言黃籙齋驗

李言自隸州度支院除大理少卿乾符中寓居隸劔間崇奉大道常供養老君香火不輟妻因省親往普州在道遇疾於普州將息言聞妻病遂於莊所置黃籙道場為之祈福啓齋之夜妻夢青衣童子一人云太上老君令喚引至一山下仰視其山崖壁數千尺山前有梯狀如金色引之攀梯而上良久及頂道徑平坦奇花異木間以松篁時見亭臺隱映林壑行數百步及一宮闕崇高華煥皆金樓

玉堂入數重門方至大殿白玉為階黃金欄楯太上老君坐於殿內童子引言妻至階下老君謂曰適得李言所奏為疾苦未平但好將息勿為憂也因敕左右以一杯酒賜之拜謝而飲飲畢即令童子送還其家便即夢覺一室之內皆聞酒香口中亦有酒味異常珍美自此平復旬月便歸昌明驗所夢之夕是啓齋之夜三更以來法事初畢之時也言乃畫太上老君像益勤修勵夫婦受籙常奉香燈大駕到蜀言除官昇朝妻封邑號而精嚴修奉人所不偕矣

道散靈驗記卷之十五

道教靈驗記十五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證歌已著錄其書歷述奉
道之顯應以自神其教凡宮觀靈驗三卷尊像靈
驗二卷天師靈驗一卷真人王母等神靈驗一卷
經法附錄靈驗三卷鐘磬法物靈驗一卷齋醮拜
章靈驗二卷以光庭自序及宋徽宗序考之尙缺
五卷張君房雲笈七籤亦載此書僅六卷一百十
八條又節刪之本更非其舊矣陶岳五代史補載
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
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
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而青城山志載元符中
彭崇一序則云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與鄭云
更應百篇舉不第入天台爲道士扈僖宗入蜀留
居青城以卒其說小異未詳孰是然其爲由儒入
道則同故所述皆爛於文字較他道家之書詞采
可觀惜其純爲神怪之說不足據爲典要耳舊本
題曰唐人考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
庭爲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又有謝戶部侍
郎表則非惟入蜀且仕蜀矣故今改題焉

神仙感遇傳五卷

〔前蜀〕杜光庭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神仙感遇

傳五卷》提要

神仙感遇傳卷之一

卷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王果

王果者湘南人也其家近王喬觀跡古所造殿宇臺閣功用甚奇而歲久荒棘漸欲墮壞

果每疚心而無力崇葺唯祀像設使耕農稍

贍必旋議修營其家牧童於觀側牧牛見一

村夫黃赤而短髮力壯於常人好與之戲或

較力焉牧童多不勝常伺牧童來即與之遊

狎果或責其歸晚因詰其由果曰若是鬼怪

身冷而輕重曰此體冷而重少語行遲果曰

明日復去當隨而伺之但與其効力吾將助

沙擒之明日牧童復往此人亦來因効力而

果共仆之乃金人也昇歸甚輕至家乃重及

數千斤背上文曰修觀之外以答王果果乃

貨金修觀數年而畢王果子孫至今巨富也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弊衣冒風雪甚急忽見其來投觀中

與之對室而宿既曉無燈燭雪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而明唯以小葫蘆中出衾被帷帳細褥器用陳設服翫無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光亦尋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冀天曉之後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釗心責已周遊天下以訪求焉

何道璋

何道璋者閩州天目山道士也修奉精勤遠近所敬其香燈齋醮所得財施皆以崇葺觀宇興置像設雖荒壇壞殿玄門古跡必力而創之如此者多矣天目觀爲野人所焚屋宇畧盡躬持畚鍤五六年而樓殿鼎新矣天目東有峻崖上倚枯樹樹下往往有光道璋將植松檜伐其枯枿崖石隨墮中有嵌穴得上清古經七十餘卷丹墨文篆一如新製而方事締構未暇閱覽有道士從而借之欲潛將去忽然風雨暝暝而失其經既失之後無復知其所在

謝貞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汙墁而用意精確嘗煦工修泥鵠鳴觀上清宮宮即天師在蜀時所製貞研精盡意墁飾用密忽見道士引二從者觀焉神彩異常身長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愧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令再三審記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符必効勿多取錢可資家而已貞記其符行之極効大獲金帛而家業豐焉

李友

李友者桂州人也採撫歌於大樹下見樹枝間有一卷書取而看之或有識者皆鬼神之名讀其名字鬼神隨應之父母異其事潛抄不識字辯之於人也然後徧能自讀呼鬼神姓名一一皆應遂能役使鬼神隱形藏影或步行水上或喝水逆流變化萬端無所不可人或疑其幻化欲擒之於官乃曰我自法戲不擾於人何爲怪也復隱居陽朔山修道至今猶在

葉遠韶

葉遠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採樵避雨於大樹

下忽見雷公爲柎枝所夾奮飛不得柎枝雷
霹後却合還韶爲取石楔開枝間然後得去
仍愧謝之曰約來日却至此可也如其言明
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
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
兄弟五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即相應然
雷五性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
符致雨咸有殊効嘗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
而責之欲加凌辱還韶於塔下大呼雷五一
聲時中早日光猛熾便震霹靂一聲人皆顛
沛太守下塔禮接之請爲致雨信宿大雷雨
澤遂足因爲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
河泛官吏被水爲勞忘其寢還韶以鐵扎長
二尺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湯溢推阜之
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見墊溺于
今傳之人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
得其効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啗葷腥不修道
行後不知所之

牟羽賓

牟羽賓者成都洛帶人也家貧煦力於市一

旦有少年道士立於路中見而問之曰我有
衣襦要求一人力送之入成都可乎羽賓許
之遂行至大東市北街日方辰已間道流謂
之曰日既未午此不能住徑往山中矣又隨
其行稍晚已到青城山門自神廟入竹林中
有小屋十許間道流自開鎖鑰入內房宇清
潔而別無人居令其廟中取火道流於籬落
間採掇野菜烹而與喫乃曰不欲留宿此欲
遣去又無錢有一冊子與之開其數葉見有
文字云此方可以變髭髮依方合之可終身
衣食必有所遇既而出山及施婆店乃夜計
其道途自早及暮二百餘里羽賓依方製藥
行之甚効相國燕公在蜀召見之乃與冠帔
改名羽賓其冊子內止於一首方無復他字
其方亦無傳得者

于滿川

于滿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隣里闕水
有一老叟常擔水以供數家久矣忽三月三
日滿川於學射山至真觀看蠶市見賣水老
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相引蠶市看說即邀

滿川過其家入檀竹徑歷渠壑可十里許即見門宇殿閣人物諠闐有像設圖繪若宮觀焉引至大廚中人亦甚眾失老叟所在問人乃葛瓊化厨中矣云來見盤市方營設大齋頃刻之間已十日矣責水老叟自此亦不復來

侯天師

侯天師者九隴木頭市人也因盤市於葛瓊化誤損一客道流衣擔驚懼異常道流殊不為怪乃授一道符云依此書之可理眾疾以資終身衣食也依而行之至今彌効初時云天師符也今人號之為侯天師焉

韓氏女

韓氏女者雒縣真多化人也劉開據成都府天軍西討兵士將及於真多市士庶奔避竄於草莽中女十五六歲其家力足亦未慣徒步遠涉乃投真多觀中於殿東大厨內有童子引入其門見年少女官數人窻下奕碁既令引見老大女官一人謂之曰不慣驚恐但安心看碁如是良久與之飯饌訖曰恐其家

憂之可令歸去也復令童子引至其家已三日矣韓氏乃大修觀宇崇嚴像設以報其恩焉

王叔

進士王叔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灸穀子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藥盲矣所著有二鍾之篇釋喻之說則古人高識酒鑒之上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關之誥諸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嘯嵐霞因亦成疹積年苦吟而莫能愈遊宴中道逢櫻林樓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感之累耶何若瘠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也余雖釋倍有鑑鼎之功何疾之不除也叔委質以師之齋于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津天魂金液地魄坎離運行寬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効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結陽吻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

今來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星疹且瘳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矣殆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溫縣時執獸結尾為害尤甚獸醉宿草莽露身林間無所憚焉斯以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玘

王從玘者官官也蜀王初節制邛蜀恭雅為永平軍從玘為監軍判官自是收剋成都罷鎮為郡從玘棲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居於邛市有老叟視而視之曰將有大危賓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餌此旬日而髮生勿為怪也可以免難矣服之三五日髯果生焉月餘詔誅官官從玘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避去答曰君父之命豈可逃乎俛首赴繫太守哀而上請蜀王特乞宥之視其狀貌無復宦官矣

崔玄亮

崔玄亮榮陽人也奕世好道勤於香火常諷黃庭道德經寶曆中授湖州刺史修黃籙齋於紫極宮有鶴三百六十五隻集降壇上內

一隻立於虛皇臺頂周身皎白朱頂而已紫氣彌壇所自辰及酉方散杭州刺史白居易為讚曰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頂大綴白翎雪開遽水一去絨山不迴噫吳興郡孰為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玄亮自是通感彌加精誠一旦於靜室誦黃庭異香盈室無疾而死葬時棺輕若空衣耳玄亮子金陵幕拂衣而去居茅山唯琴酒自適亦解形去世傳言湖州刺史常誦黃庭經度人經執手鑑於靜室諷經奄然化去歸葬榮陽坐龕中但有手鑑法衣也

錢道士

錢道士者杭州臨安人也初為末校事太守令狐繹從至京師時朝廷命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入雲南進士袁循為介錢生同隨循入雲南秉好尚焚修之道到成都遇玉局觀修黃籙道場秉宿觀法事錢得隨之禁壇既畢忽有道士杖劍執水碗紫衣貌冠身長七八

尺繞壇之外周行廊廡之下至錢生前以挽中水令錢生飲之水極甘美錢飲訖道士乃去錢自此不食日以光悅索深吳之爲製冠禍今其入道乾符間猶來往京師後不知所之

金狐絢

卷五

金狐絢者餘杭太守鯁之子也雅尚玄微不務名宦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奇煙異香每見開於庭宇因言入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冊命張天師爲玄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辟胡擾於中原蠶食華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臺宜思取驗於大道可即勅尹真人登一蓮花寶臺端寂而坐頃之方景昏暗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既坐良久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人天交暢矣自是以道陵代尹爲玄中法師焉乙未年開金狐之說

丁酉年於西川濛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事之內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爲玄中法師與金狐所說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玄功杳冥未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子筌

卷五

九

李子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太魏真君一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竅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縻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觀骨貴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滅心影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

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知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無本者爲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母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矣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爲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經十卷有相乘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竟入

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也

鄧老

鄧老者家于遂州長江距通泉界有莊數十畝古觀在其田中連值于父人戶凋散生計虛聲膏腴榛荒而疾厄不已一旦行於觀內見經籍委散因搶拾收卷際忽有老人立而與語曰此是老君枕中經若勤持誦可以致福災所不侵鄧乃敬聽取老人所指小經一卷收拾既畢已失老人所在此後晝夜持枕中經約數千遍一二年間家給力足當兵戈之際亦無所驚懼成都康恭者常過其家而得之以精諷念時鄭城重圍死者衆矣康舉家十餘口素無儲蓄而骨肉安全果免其難焉至今康之長幼常持此經矣

楊初

楊初者成都人也家時居東市金銀行事親以孝行爲親友所稱因遊葛仙觀得羅公遠真人真容晨夕以香燈供養數年蜀王收成都重開于城中公私力困其家亦以罄竭納贖軍錢七百萬當產以充纔及其半旦夕爲

官中追迫而恐老母爲愛不敢令其母知忽有一村夫與之語官錢甚急何以支吾初詰其憂迫狀此人今初求生鐵備炭火是夕來宿其家於鑪中實鐵及炭以鍛之相與飲酒至晚留藥與之曰此金半以備官錢半以資家產我青城羅真人也約會於青城山服此藥即當山中相見如是乃去視其鐵化爲金矣初償納贍軍錢之外日充甘旨一旦吞其藥徑往青城時還其家亦得藥與母母已年老髮鬢黑半半圓解

劉彥廣

劉彥廣者金陵礪壁倉人也嘗爲浙西衙職事卸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元中明皇寵異之杖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道表於船舫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不知所適彥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遇若山檐魚貨之若山召彥廣至其家門巷陋隘蒿徑荒梗露草露清才通人行入門漸平布甌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迨非世有命坐設食

聞其尚負官錢家內窮罄憫之形於容色既而今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是夕唐詣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不宜復居小職但貞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產資家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繡以增爾福陰功及物力濟人之急道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經勤而行之焉彥廣得金如其債官債罄家業於礪壁也世壽八九十其孫松後年入道天台焉

豐華師

豐華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爲行者至處州松陽縣郊四山葉天師舊宅觀中居累月乃白其師求度爲道士願於郊西山居住許之師去而獨居山中貨衣裝市茅木結舍既成野火焚之復歷告鄉里乞竹木依前葺舍既成又焚之乃棲止巖下數月頗有異物試難而退志天師降焉與其白丹如豌豆大謂曰今歲大疫可將此丹救人一丸可止一家之疾由是以丹一斗救疾保全者極多衆率財

帛瓦木功殿爲於山頂創殿宇鍾樓齋壇廊廡一年而所制畢備衢州陳儒僕射有疾召而攻之不往所施極厚亦乃不受陳果不起其弟主郡廣助金帛以修功德焉因中元諸衆道流二十餘人修黃籙道場十五夜明月如晝天無纖雲忽涼風暴至雷聲一震壇中法事次失豐所在異香滿山人皆驚異遂巡豐至曰適天師與三天張天師並降賜我神劍今且於山中修道續有旨命即出人間用此劍扶持社稷視功德前果有劍長三尺餘有紙一幅長四五尺廣三尺與人間稍同但長闊頓異非工所制作刺史盧司空聞神劍之事於大廳開黃籙壇請豐及道衆以絲與盛劍迎請入州去州門三二百步劍飛躍如電徑入壇心數翫殊久欲送節度使奏聞豐曰天師云佐國之時自當有太上之命今非其時不可遽出虛然其言至今在郊西山爾昔葉天師嘗謂人曰百六十年後有街過我者當居此山今豐果符其言矣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齋巾履步求之去伴稍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閣非人世所親老人引登珠藥臺顧望群峯棊列於地有道士奕棊青童採藥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馳問老人曰此爲何處也答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洞天眞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久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迴顧失仙官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半月矣每日來求今日乃得相見爾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其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垂條棊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實如梨馨香觸鼻景顧望無人因擬擬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啗食俄有狒子

數箇馳出吹之競欲搏噬景乃蒼惶支吾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犬亦去也迴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友善嘗話其事跡者也神仙感遇傳卷之一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卷六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太始中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遇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殿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言訖復彈碁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一立飢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顧忽然不見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閭舍皆為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卷六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

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上見大舫一艘給以金綵飾以珠翠張樂而游可交立而視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見十餘人裁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爲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耳以粟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才及地已墮於天台山瀑布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洎到天台之時已二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袁公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蕭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爲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縑緇靈異可稱忽詳聽鑒定非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恤遂其棲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旦入縣未啓關躊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旁倚大山引之一冥室內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簡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試按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限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道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梓方將受錄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傳祕錄有此嘉祥旣彰悟道之階允叶登真之光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邵圖

邵圖者餘姚人也以孝廉擢第任江東紉曹連假軍邑晚歲悟道受符錄備簪褐於天台謝君方易名曰正圖奉師之道逾於其親居

四明山下葉天師舊址其弟德溫深於儒學而未達玄理圖與四明晉紹山大友善以兄弟事晉十餘年未嘗往來忽一旦理策登山訪晉焉於中道遇三道流携筐擷蔬偶遇道者謂圖曰山側將有干戈江湖亂離五穀翔貴不可居矣子既棲心於道當可速遊以避地圖視其筐中皆芝菌藥苗輩亦不敢為請言罷登山同行者訝其後至乃徐語所遇山之峭嶮號大蘭羊額才通為徑攀緣一道以絕他路圖與三人相值同行皆無見者是夕宿晉之廬長遲明圖復還所居與善友耆高譚通夕味爽間圖衣紙道衣乘簡長跪而化所蓄書冊衣物一一條疏封於其前發緘視之則頌遺舊親交友靡不周悉弟拘於儒禮哭之慟良久復蘇語曰吾得道耳非死也何哀慟如此為言訖奄然復化是歲漸有兵戈自此中原多壘遠近饑饉率如其言矣圖乘版跪化弟云坐化非儒家之事伸其足而盡之書之者痛其拘於俗而不達於道也

吳磻

吳磻者別業在湖州卞山下其側有堆阜高三四丈圍數步巨石欹斜以蓋其頂磻偶率人力以長繩挽之石忽傾側其下有石穴深而甚明使一人夫縋絙而下見穴中甕十餘行列兩壁下滿中有水如血色又有諸小器卷六血若銅非銅若金非金皆有光耀其鍤鏤精巧若非人工洞穴漸深驚懼而出取器之最四小者欲示於外及出穴亦失所在乃以石覆之其後有人於側近林中得一銅甕可受六七斗亦滿中赤水傾棄溪中數日溪水皆赤又有老母拾得文石光彩可翫偶墜火中則異香之氣聞於遠近知其非常因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亦如舊尋竟亡去時有里人得識云卞山下有無價香長生藥即老母文石之香吳磻十甕之水符其識矣

王生

王生者嘗遊湖州烏程過金子山下遇石門大開遂由其中居第櫛比間并葦布名花異木迨非人世其居人皆霞冠羽衣風貌高古若神仙焉王生周覽勝異頗有寓居之思賦

詩而出復徃尋之金子山前但見巨石峭崔無復仙境矣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二三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棲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明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冲寂既憩廡下久之烹野蔬藥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洎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近遠答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為名客驚曰五百里甚遠尊師何時當還答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徃再訪蹤無追其處所矣

費玄真

費玄真者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大中末有道士自稱吳子來止觀中淹留歲餘養氣絕粒時亦飲酒其為志也汎然自適無所營為忽謂玄真曰吾欲為師寫真可乎玄真笑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如其言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下筆惟肖頃刻而畢復自為讚兼詩二章留遺玄真為讚及詩未嘗抒思讚曰不材吳子知命任真志尚玄素心樂清貧涉歷群山脩然一身學未明道形惟保神山水為家形影為隣布裘草帶鹿冠紗巾餌松飲泉經蜀過秦大道杳冥吾師何人矚思下土思彼上賓曠然無已罔象惟親詩曰終日草堂閒清風常往還耳無塵事擾心有翫雲閑對酒惟思月餐松不臥山時時吟內景自合駐童顏又曰此生此物當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對月臥雲如野鹿時時買酒醉煙霞又云寂爾孤遊脩然獨立飲木蘭之墜露衣鳥獸之落毛不求利於人間絕賣名於天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題罷振衣理策而去莫知所在焉

白椿夫

白椿夫字永年湖南衡嶽人也少有高趣習神仙之道三元八節以詣嶽中諸觀助焚修朝謁之禮間玄經參真之義頗爲高尚所歎異至於負薪汲水勤苦尋師不以爲替因得丹書飛步繳邪之術修之二十年由是濟俗救民懲妖祛疾賴其力者衆矣巢寇犯關大駕西巡海內干戈紀綱凌紊豪橫暴者所在自樹置不遵法度師必約正道以戒之從教者多矣時境內有豪帥亡其姓名嘗爲其子娶婦吉日之前一晨忽有一少年騎從十餘輩不知所從來徑造其廳事箕踞詬之曰我先欲聘其氏女汝何爲奪之衆雖驚駭莫敢酬對因使其徒取繡絳羔鴈青錢束帛備物之數以還之而欲迫其女衆疑其鬼物也豪帥無以拒之選迅足者走百餘里召師詰明師將至年少初無懼色良久自謂曰白尊師果來矣乃泣然流涕跳躍上屋號呼數聲而滅所致之物皆在師散之以遺貧病者師顯以通順之理論豪帥豪帥知非乃散釋堡

聚祛解兵衛復爲編民廉使州將嘉其事湘衡間賢不肖者皆美師之德仰師之教焉一日有樵人扣戶曰西峯巖中有仙人會詰師可造之師疑其山木之妖也熟視其目睛以辨邪正方攝衣將行樵者曰師功行已著係籍仙簡何邪之敢干然毫釐之差勿爲恨也言畢由他徑去師策杖尋之至即暝矣但見崖壁有光因熟視之有詩焉翰墨猶濕其詞曰清秋無所事乘霧出遙天憑仗樵人語相期白永年讀訖即空壁無字光亦止矣

李顏

黔南節度李顏在鎮之日管內有安居山巨崖臨水高數百尺上有靈洞鄉里不知其名常有神仙居之欲瞻禮者乘舟其下扣舷久之即有雲氣異香之應鄉人上陳李公命道士泛巨舟備齋醮虔潔有真仙數十人累累而集於崖頂以觀聽法事者三四日尚見至今若祈請者往往見之也

李班

李班者符秦時人頗好道術常於衡國縣西

南遊川穴山其山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流出班入穴尋之可行三百餘步廓然有明中有宮宇牀榻經書几案有二人鬢髮皓白對坐牀上其前拜之顏曰卿可還無宜久駐遂辭出至穴口有瓜數枚欲取食之已化為石尋故道還家家人云班去來已四十年矣

裴沉從伯

裴沉仕為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日晚道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曰郎君年少宜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是唐已數百歲隱之謁焉留宿及夜當呼其女曰可將下弦月子來其女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之內朗然若張燭矣見壺史

盧山人

盧山人寶曆中往往於白波南草市販燒撲石灰人見之累年多有奇跡賈人趙元卿好事將隨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瓜茗訪其利息之術盧亦覺其意謂曰觀子之意不在所市何所為耶趙曰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乞一言耳盧笑曰今日且驗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當有人非意相干須戒妻子勿輕應對閉門臨水避之只可費三貫四百錢耳無大害也不然禍甚君可徑為我語之趙時在張家停具以此語告張張素知盧神異乃閉門伺之欲午果匠餅者負囊而至如盧所言之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足其門詬之觀者甚眾張與其妻子出後門避之及午其人乃去行數步忽蹶倒而死良久其人妻至號呼見官官不能平眾人具言張閉戶迴避之狀官曰張固無罪但今為備瘞埋之具其人妻亦喜因為具之正當三千四百文爾由是人爭趨之如市盧不耐之竟亦避去嘗謂趙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避者得隱形者亦不少避者二十年可易形名又二十年

名列地仙所言率多奇怪趙云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見其飲食又嘗於復州市與數人行遇六七十人盛服帶酒盧叱之曰汝輩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六七十人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同行者訝之盧曰此盡是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蓋得道隱仙之流也

權同休友人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一年先遊海湖間遇病貧窘有村夫傭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但具湯火竟不爲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麤沙按之爲豆湯誠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者曰余貧疾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中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雇者遂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卷六扎聚於盤上以水灑之悉成牛肉汲水數餅爲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獲束縷三十絡秀才方慙謝雇者曰其驕遇道者過亦甚矣今請爲僕役以師事焉雇者曰余少有失謫爲傭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

日勿請變常庶卒某事秀才雖諾之每所呼指常戚戚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爲說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筋及髮類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神仙感遇傳卷之三

卷七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御史姚生

御史姚生失其名鄭州刺史鄭權敘云姚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甥姚怪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兼絕外書得專藝學林壑重深露塵不到將遣之日姚戒之曰每時季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擗捷及汝汝各宜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而但撲斲塗甃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學讀甚勤忽一夕半夜臨燭凭几披書之際覺所衣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知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狔藉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堅書界方擊之狔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狔所往明日有蒼頭駢扣門揖策而入

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襦數人衣襦皆綺紈製造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鏤焉則界方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襦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人奔波而至前施屏帷細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簾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人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許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夫人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閣造雲而具翌日有輜輶至焉賓從臻

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
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昇
堂又延三子就座酒銷珍備果實豐衍非常
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
女曰各以配君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
人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
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
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謝但以愚
昧杆格爲憂夫人曰君勿憂夫人乃勅地上
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父具冠劍而至夫
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
之宣父及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
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
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秘
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舉言則皆文樂公
主遣上璽書言勉之國命暫屈高標至京親
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授太子賓客封
國公及還山勅翰林學士賦詩送之

荊州詔石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門名曰詔石晉永和

中有二飛仙衣冠若雪各憩一石之上旬日
方去居人咸共見之也

曹橋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贍足虛
襟大度延接賓客功行濟人一旦有少年容
狀疎俊異於常人詣觀告潘曰其遠聆尊師
德義極人急難甚欲求託師院後竹徑中茅
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或垂見許勿
以負累爲憂勿以食饌爲慮只請酒二斗可
支六十日矣潘雖不測其來聞欲逃難欣然
許之少年遂匿於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
不飲不食六十日既滿再拜致謝焉從容問
潘曰尊師曾佩授符錄乎潘云所受已及洞
玄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耳少年曰師之
所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錄
一階以冒奉傳以申報答耳即焚香於天尊
前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隨所呼召兵士
騎乘應時皆至既畢令之曰傳授之後隨逐
尊師營衛召命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
謂潘曰可於中堂置牀爲壇設案几焚香恭

坐九州内外吉凶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草
血爲犯苟或違之冥必有譴若精潔守慎可
致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潘即設
榻隱几坐於中堂須臾四海之內事無巨細
一一知之如是旬日爲靈官傳報頗甚諠聒
潘勃然曰我聞人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
約靈官不使傳報答曰職司不宜曠闕所報
益多約之不已潘乃食肉啗蒜以却之三五
日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少
年來曰吾輕傳真訣以罹譴責師犯汚其靈
罪當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淪
陷別受一術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
不爾當墮於幽獄矣潘自啗葷食之後自知
已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年乃取米屑和
之爲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授玉子
符兩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危難來求救者當
問粉人以知災崇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
緡錢務在積功贖過耳勤行不替十年後我
當復來自是潘以朱篆救人祛災蠲疾赴之
者如市十餘年年少復至淹留逾月多話諸

天方外之事然後別去歲餘潘乃無疾而終
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相國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求出爲
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耐見人常於
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侍亦皆遠去非
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
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自云山中來公笑而
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
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滌由是
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
力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
丹一粒挾腰巾之水以咽丹與約曰此後五
日疾當已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危勤立
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來相遇在夏
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
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本務東門道左
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
限終爲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
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不康已

固無憂也翌日山人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此時君即刺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歷任清切便蕃貴重而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己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鍊世限既畢佇還蓬宮矣與知微相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也

李公佐

李公佐舉進士後爲鍾陵從事有僕夫自布衣執役勤瘁晝夕恭謹迨三十年公佐不知其異人也一旦告去留詩一章其辭曰我有衣中珠不嫌衣上塵我有長生理不厭有生身江南神仙窟吾當混其真不嫌市井諠來救人間人蘇子跡已往注云蘇軾是也韻蒙

事可親公佐字韻蒙莫言東海變天地有長春自是而去出門不知所之隣里見其距躍凌空而去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間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恒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瑯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屈于紫極宮王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楹餉之問曰仙苗因出過一樵者荷檐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新厚價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予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予芝曰是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余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予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歎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大上烟未絕有小豎立于所樵者勅之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楹第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予芝僕

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傳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可復書一朱符置火上瞬息間聞異香滿室有一人甚堂堂美鬚眉紫袍束簡揖坐樵曰而坐引滿而巡二壺且號樵者燒一鐵筋以煖紫衣者云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濱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親夜來共飲者廼神耳鐵筋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自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枕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爲地仙矣

何亮

何亮者商山東陰驛廳子也執役二十年堂謙謹自持不敢違怠忽一日寒其雨雪交至道絕行旅有一道士冒雨而至衣裝皆濕歷詣諸店皆閉門不容亮見而哀之延就驛廊下熾火設食以待之一夕而行去將躊躇曰

荷君此恩不可無報因壺中取丹一粒吞之謂曰大期內可以無疾矣言訖而去何亮年已四十餘自此筋力愈充無復疾苦乾符初年九十餘矣狀貌四十歲齒髮不衰信都先生馮君洵嘗召問其事遠近之人亦具道之余得此說於信都先生焉

薛長官

薛長官者嘗與友人李生自京師同志訪道周遊名山數年未有所遇而薛南入五嶺言隱羅浮其志彌篤李生中道而輟復歸京師遊宦不偶年迫衰暮與薛相別三十餘年交親益疎骨肉淪喪晚歲杖策詣羅浮訪之果與薛相見薛栖止且久道術既成風姿秀穎肌若水玉山中華軒層閣風亭月榭迨非人世所有見李客狀枯瘁深所憫惻謂之曰子雖欲栖息於此然終不可久駐因以金寶厚拯之命女妓酣宴以餞之將行顧見其齒俱缺問其故云前因弄婁子所損收繫在衣帶中取而窺之今女妓刮去垢汚薛以小刀子割其缺處復安二齒而遣之戒以不語及達

山下曲已窄矣。自是十餘年生諸齒皆朽落。所安者宛而不動。容師張公自給事中出領茲鎮。歲餘病瘴瘧累月。彌甚。公就尚釋氏衆有符藥。或言有効者。皆不見信。骨肉將更深。以爲憂。副使信都先生馮君密謂公之親吏曰羅浮薛長官。深有道術。拯人疾苦。遠近賴之。可使一介持信。以求其救也。由是命使訪之。果得其居處。薛聞而哀焉。謂使者曰。謝張公遠遺方物。山中無紙筆。不復寓書。所疾無以爲憂。使至之後。可掃灑庭宇。潔齋三日。自當有應。如其言。既至三日。一宅間異香氣。亦無所有。而張公瘳矣。復使人齎信幣入山。致謝使者。遂失舊路。竟不知其處。所此蓋地仙之儔也。余亦於信都先生得之矣。

神仙感遇傳卷之三

神仙感遇傳卷之四

卷八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謝璠

謝璠者蜀川人也。幼而好道。嘗與三人同志。約爲弟兄。同遊諸山。博採方術。因相與於峨眉山。門誓曰。此山神仙所居。必有求道之所。我等三人於此相別。各入一谷。中隨所投詣。看有見遇。否訖。分行。璠入木皮谷。約五六里。逢四老人。會坐巨石之上。前有大盤烹肉。共食之。次召璠。令坐。揖令食。肉璠告之曰。某志神仙之道。遊歷名山。久絕葷血。非敢矯妄矣。老人喜曰。子既求道。但入此谷。當有所遇。璠即詣谷中。行數十里。見有臺閣華盛。迨非人世所居。入門有道士數人。問其何以至此。具以所至啓之。一人熟視璠良久。引至大殿之上。像設儼然。天尊前有經書委積。案几此人令璠閉目。信手探取一卷。因即授之曰。此文大篆也。行之可以長生度世。可以積功救人。此非汝久居之處。便可去矣。璠辭道流。得經出山。却至谷口。宿於民家。有小兒隨沸湯。

中數處糜爛舉室驚痛無門救之瑤視天丈中有注字可治者乃書其文爲夾調水洗之逡巡都愈自此常以天篆陰功救人蒙其効者不可勝計相國幽公都尉鎮成都招致瑤於門下待以異禮及朝覲京師瑤亦隨至長安一旦幽公子弟暴疾國醫盈門莫能効公忽記瑤神篆之力促令召之纔至授毫書之應手而愈金帛賜與凡十數萬一無所取其後歸蜀復遊諸山不知所之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隣舍間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懦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間丘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尔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間丘默有慙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參軍既至官郡守命作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

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豈其罪耶又玄慙而召仇既至又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市井之賄徒知錐刀何偕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爲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慙耻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僑居濛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願爲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稟所受又玄稍情辭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宿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間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爲非類嘗罵辱我又爲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厚賂而謂我爲市井之賄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大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于人間與汝爲友特授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

悟其罪而意以慙忤而卒矣

盧道流

盧道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七十餘賣卜於洛陽市忽疔作十餘日異常危篤聞程修己處士來往二京頗有神奇之跡蓋得道者也盧以疔疾告之程於瓠中出丹砂細如芥子於白茶椀中滴酒研碎又書椀子內作二天使字以授於盧并酒服之疔即頓愈無何自玄元觀欲入城路經穀水暑熱既甚因浴於水中頃之穀水暴溢水頭丈餘盧爲水所流已百餘步河側有二天使促命鋤瓜人涉流救之僅得而免及岸則不復見二天使免此漂流之厄書二天使字以潛救之耳天復中程至長安謂人曰五嶺可以避地託求丹砂入桂陽不知所之

成生

成生者其家巨富世居零口伯叔數人其第七叔好道早年冠褐來往華陰山時或暫歸自咸通後不知所所在伯大殺犯關昭宗東幸成生骨肉淪散生計困窮忽一日其叔還家

惻惻嗟痛留止數日因與成生之子往同州砂苑中至所居即甲第宏敞亭臺崇邃有若宮門焉立成生之子於門外良久持衣服器皿一帊以授之令歸贍家至即數萬金天成生驚異知李父之得道也翌日與其子復往尋之無復知處所成生由是瞻足其門外牆角有石笋以捍車馬凡五六十其叔令移於庭內生疑其異因攻鑿之得丹砂伍斤隣里知之或傳於外爲軍中有力者所奪惜哉疑其非世之丹砂迨神仙之上藥者乎而失之哉

徐定國

徐定國者隸籍右三軍有膂力大中年詔選三十人送軒轅先生歸羅浮定國得預其選既至山託以有疾方就藥餌因得駐留遂執僕御之禮以事軒轅時定國已六十餘歲居數年先生遣之歸長安容狀益少行若奔馬天復中不啻百歲才如四十人也

京兆華原陸尊師

京兆華原標陽界有古觀焉有陸尊師者隋

朝得坐忘之道其形質尚存乾寧中有奉使
北京於館舍中與師相遇言笑如舊交駐留
旬日因話所止官使還京乃乞假歸別墅詣
訪焉於小殿中見陸尊師像貌與北都所見
無異有姚生者持黃庭經光啓初僖宗再幸
梁洋姚爲竅盜所迫夜竄以避之誤墮此觀
側井中傷足乃旁穴爲井窖以養其疾村里
荒梗竟無人到以無修習之術但晝夜念黃
庭道德二經自覺不飢足疾亦愈亦不知在
井窖中歲月之數也襄王既平大駕歸闕有
遊軍宿于觀中夜見光明從井中出因訪而
出之姚生感真經所祐之力遂爲道士居于
此觀焉

明皇十仙

明皇嘗夢仙子十人御卿雲而下引於庭各
執樂懸而奏之其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也
樂闕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
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
之音與咸韶大夏固不同也上喜甚即傳授
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且命玉笛吹而

習之盡得其節奏欲默而不泄曉而聽政於
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上前上俛
然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上即起下望庭廡
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內臣高力士奏曰宰
相有所請陛下宜面決可不向者崇璟所言
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
上笑曰我昨夕夢十仙子奏樂曰紫雲曲因
以授我朕懼失其節奏繇是默而習之因不
暇聽二相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
力士至中書爲二相言二相懼少解其曲傳
於樂府焉

虬鬚客

虬鬚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煬帝末司空楊素
留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持權驕貴蔑視物情
衛公李靖時擔簦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
妓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
與同出西京將適太原稅轡於靈石店與虬
鬚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虬破衫蹇驢而
來投布囊於地取枕歌臥看張妓理髮委地
立梳於牀靖見虬鬚視之甚怒未決時時側

目張熟觀其面妓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梳頭畢敘衽前問其姓臥者曰姓張妓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間第幾云第三又曰妹第幾妹曰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妹妓遙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遂拜之環坐割肉爲食客以餘肉飼驢笑曰李郎貧士何以致異人具詰其由客曰然則何之曰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嘗知太原之異人乎靖曰州將之子可十八來姓李客曰似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予一見否靖言余友人劉文靖與之甚狎必可致也客曰望氣曰俾吾訪之遂約期日相候於汾陽橋及期果至靖詰於文靖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方議匡輔遽致酒迎之俱見太宗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邀與常異客見之默居末坐氣喪心死飲數杯招靖謂曰此真天子也靖以告劉益喜賀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也然亦須令道兄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東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道流對

飲因環坐爲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兄與劉文靖對茶鬚靖俱會文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坐神清氣爽滿座風生顧盼輝如也道兄一見慘然下恭子此局輸矣於此失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龍奔既出謂虬鬚曰此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同入京虬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人也虬鬚紗巾褐裘挾彈而至相與入中堂陳樂歡飲女樂三十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迨若洞天之會既而昇二十牀以繡妃蓋之去其妃曰此乃文簿鑰匙耳皆珍寶寶泉之數併以充贈吾本欲中華求事或龍戰三五年以此爲經費今既有主亦復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一妹善輔贊之非一妹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去十年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是吾得事之秋也聞之可潛以酒相賀因呼寮僮百餘人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訖與其妻戎裝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助文皇締構大業貞觀中東南夷奏有海

賊以艘船千艘兵十餘萬人於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爲王國內以定靜靖和虬鬚成功歸告其妻乃瀝酒東南而賀焉乃知真人之興乃天受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

東明油客

卷八

東明油客不知名氏常負擔賣油於側近坊內親居觀東偏門內數年隣里比狎之謹潔謙慎未曾見其喜愠一旦隣居有負債者客知其主陳牒徵訟所司將欲追捕計無所出議欲竄諸遠邑不然虛繫狴牢即數口無所贍給必至殍殍聚族號泣決別將去客問之故聞之默然良久謂之曰勿用遯去此有計矣即市致醕罐子一所炭五斤於其室穴地爲爐投藥於罐內以泥封之然炭燒之且曰待余却來然後開之勿得輕視仍教以火候因荷擔而去其夕不復歸明日及午亦不至火燭已冷其家發罐視之即真金也貨而償債三百餘千油客自此不知所在也

王璘

進士王璘大中己卯歲遊邊迴京師既至之

日屬宣皇昇遐人心震擾繞入金光門投諸逆旅皆已扁鋪遂入豐邑坊詣景雲觀做一獨院月租五百文即稅轡秣駟焉近鋪有老叟巨眉廣顙鬚髮皎白貌古而秀負篋而入顧見璘驚曰此有人居矣又須移去也璘揖與語曰旣爲先到第安居無慮也某只三兩日此舍二十餘矣叟曰聞聞固有餘君子月賃此舍固難寓居璘強留之欣然而上開戶汲水而入閉關悄然時方八月叟已踞地鑪熾炭擁之而坐深夜不寐夕夕皆然曾無庖饗之所璘問其所爲曰余老矣貨針以自給多詣市肆亦不事煙爨矣旬餘璘疑其有道敬而親之或詣其鑪側坐而言論詞高旨遠迨非常流璘稍稍言情將有請益及明而去至夕不返發戶視之無復有鑪中破藥鍋其內微有金色焉

梓州牛頭寺僧

牛頭寺僧中山上創造經樓經營四層方就一級已費百萬緡焉追適眇無成功吁歎憂惶自形於言色庖中有執役者僧村巷庸樸

常使析薪汲水而已亦不知其來忽聞進謂樓主僧曰此事非汝所知第去無以爲問居數日又進而言復斥之如是者三樓主僧疑其異徐問其意對曰小僧有點化術願爲和尚成就巨功訊其所須尺二十千收買藥物可以辦矣雖異其說亦疑有妄即使人齎錢與之買藥旋令一僧支價直得水銀二十斤餘錢市金石諸藥至夕而歸乃於厨側小房內鑿地爲鑪擣築精密布灰三升於其下傾水銀於灰中衣帶中解藥末少許糝於灰土以油紙單上積炭百餘斤熾火以鍛之自夜及明火已消矣成真金巨餅光彩異常乃曰可於城市貨與商賈每兩直二十貫如其言而售之市材募工樓亦告畢是僧一日遯去樓主僧散令徒弟物索求之月餘遇之於嘉州市懇召同歸梓州固辭不去所追之僧因與紛競爲巡察所擒訊詰其由具云此僧有黃白之術梓僧遣衆人尋之還舊所點化者爲官司所留將誘訪之欲傳其術閉口不對遂潛害之投屍於江中矣

任公瑾

任公瑾者長安懷遠里人也年十餘歲趙處士不知何許人也寓止於其隣子然獨處晨出暮還曾無飲食庖饗之所任父見之數年矣因與語曰處士每出獨執其蓋不亦勞乎某有兒十餘歲願爲處士執蓋烹茶給使左右可乎趙欣然可之任執役又七八年恭謹勤靜趙頗憐之忽一日熟視其面驚謂之曰爾神形異矣當有棄市之厄不宜復在此矣爾常見鑪鼎之事能記之乎任曰某未受處士之教不敢竊記也即取其藥石之類一一示之口傳手授使其點錫成銀戒之曰勿衣羅錦勿事奢華勿酣嗜酒肉勿耽習美色勿乘銀鐙勿干官名爾衣食素薄相命窮賤吾以此給爾衣食而已爾當爲僕役二十年儉心刻意甘於力役小有不忍必陷刑戮矣戒之慎之遂決別其家與段支使弟爲照保凡十年節行操守異於常僕無何段弟赴京以其謙恪委之在家旣而點化銀物過理費用主妾詬罵不能容忍持刀殺之禁錮考按將

抵極法法官問其本末具述前事試其化錫果亦不謬任泣曰某違處士戒約自陷刑網苟能忍之二十年當脫此禍矣竟亦就戮大都黃白之事非尋常之人所可妄學也或得之者必為禍胎驗於古今斯證多矣君子慕道所宜戒之

岐陽女子

岐陽女子者年五六歲其家沽酒一旦嚴冬寒甚有樵夫十數輩鬻薪於市稍稍散去獨一老叟荷薪未售日已晡矣北風轉勁女子之母憇見老叟呼之與語買薪直疇之百錢欲設食叟曰不須食也乃以酒一器授之叟袖中墜一柿子女子因拾之叟笑曰本欲將還家今既孩兒所得便可食之女子遂噉此柿子因不食粒今已數年顏狀奇麗樵叟竟不知所之也

卷八

十三



神仙感遇傳卷之四

神仙感遇傳卷之五

卷九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嚴冬之日見負薪老叟立門外雪中崔凌晨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笠與語顧其狀貌不常因問姓氏云某姓葛第三崔廷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麥湯餅可乎叟曰大麥四時氣足食之益人勿以鼓不利中腑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綰欲召畫工為圖連阻沍寒畫工未至張綰倚于壁叟取几上筆墨畫一株枯松一採藥道士一鹿隨之落筆迅逸畫蹤高古迥非人世所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實以自隨因遊淮海因遇鑒古圖畫者使閱之鑒者曰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畫也崔咸通初入長安於灊橋遇鬻蔬者狀貌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蔬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人間安得識之負薪而去不知所之

卷九

越僧懷一

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然

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頗有奇境事能往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幽勝或連峯懸天長松夾道或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飢道流已知矣謂曰比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飢以一桃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有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身雲末或振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人間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因入道歷詣仙人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杜晦

杜晦少時於長白山遇一道士哀其多疾以丹砂一粒大如菰豆紅光瑩徹便令吞之曰此丹不獨祛積冷若不食肉可致長生慎無觸穢也既服丹即容狀充悅輕健不食累官為商州刺史絕粒三十年人不知也忽一旦思肉聞品味馨香心自念曰仙師戒我不食肉今欲却食五穀先須食肉必奪我藥力矣遂嚼猪肉少許良久吐一物大如雞子若新

膠未乾割而視之丹在其內光色瑩然與初服時無異復欲吞之因失之後惋恨久之是夕夢長白道士曰子不守吾戒敗於長生吾復得丹矣晦時年八十餘只如四十許人失丹之後旬日齒髮變衰顏色枯槁數年而卒

吳淡醅

吳淡醅京兆奉天平原鄉人咸通中畿內旱歉攜妻子二人投京西就食至永壽縣與一老父刈麥老父引入西山莊中行十數里雷雨暴作既晴漸到莊所門庭嚴潔有若公署老人為其設食徐云我姓韓修道於此大都修道若人間有纖粟所易未得昇天去我宿債負君錢五十萬錢未果遠適今欲相還食訖使一村童引出山門約日君可於涇州居候及永壽所負且以五百千文支路糧既別行百餘步如出煙霧中已及永壽市便往涇州寓居夢韓公曰錢在牀下可以取用明旦牀下得五百千自是經營事力贍足鄉里或知有韓山人修道不記其名再訪山莊不復知其處所矣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者皆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山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者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燕國公高駢

丞相燕國公高駢乾符三年丙申八月始築羅城壘門却敵共三十二里自西北鑿地開清遠江流入東南與青城江合流復開西南壕目閭門之南至甘亭廟前與大江相會環城爲固其所板築率彭眉嘉蜀資簡印漢環畿赤之邑八州十縣丁夫以授矩設版六旬而畢臨印縣令陳沼領七縣之力分得金花街相如琴臺舊所凡有七臺各高大餘中臺

尤大盡取其土復濬其下以爲新壕深且二十尺下值石板廣三四尺長五六尺厚尺餘二板相重勢頗牢密役者衆力舉之既發有煙焰五色直上高三尺許於石穴中得石合方五寸餘金彩鮮瑩若圖畫才畢合中銀葫蘆一大如指衆夫拏攫爭奪毆擊捋撻陳沼不能制伏走狀聞于燕公公使右廂版築使侯虔按之得葫蘆石合金丹一粒云有七粒誼闕之際失去其六公竄葫蘆於道場中炷香禮敬來晨丹砂七粒紅鮮異常公盡吞服之命釋爭奪誼數事及分竊丹砂者之夫並仰放之一無所問。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爲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宿乃蘇云既到陰冥間有解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案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歲而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入亦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

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反魂丹有症候暴死者研丹一粒拘開其口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閹官夏侯者楊與丹五粒以服之既而以爲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還夏侯得丹之効既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迴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可乎道士許之後即因改名延年矣楊自審丹之靈効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喧哭泣之聲問其故生人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閑放唯以

金石爲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縣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殺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山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牀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割開三五所請以奉於薛公爲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有散麵漚麵堆疊積鼓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皆長

二三尺繞如有人行處薛公問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資糧留於山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得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中定思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又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實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飢甚聞食香買蒸餅噉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既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牟平縣界所食之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列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噉之必化爲石矣

蜀民

蜀民遇晉氏饑歎三五輩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才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櫛比間井繁盛了不見鹿

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石穴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劉懷俊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庾仲冲雍荊記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慈自成畦壠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其美山頂有池魚鼈至七月七日皆出而遊半巖室中有書數千卷昔道士所遺經也元嘉中有蠻人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蠻人逐之穴傍有梯因上梯即豁然開朗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蠻人驚遽而出旋削樹記路却結伴尋之無復知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之中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枕源天台皆其類也

康知晦

康知晦者教坊樂官康赫赤之子幼而挺特好古從善常有雲泉放曠之志多談諧頗敏辯常自子午谷抵金州半歲而還每值水石幽勝必留連賞翫忽谷行次聞雷霆風雨之聲在近山之側尋亦雲物開霽而山溪泛溢

水上有一老人乘槎而來沿岸而謂康曰子有道氣將有所得然士年之間四海沸騰九州輻裂王室多難卒未可平當深居遠害勿近王公大臣以保元吉余有鬼谷九宮之書以授於子善審吉方自謀避地也言訖泛泛而去水亦驟退山路復通康受書按而行之占往知來考定吉凶雖京房管輅莫能過也老人使棲息於道康乃冠簪居永樂里開元觀西廡之南軒朝野請益相屬於道將欲卜居中條未暇理策左軍中尉韓公文約使人三召之不得已而謁焉即署軍職加之憲衛以金魚玉帶衣馬靴笏併以授之康即冠帶庭謝而歸謂其子曰相逼若此不可復留矣明旦無疾而卒數日肌膚香潔人以為尸解焉自是中原戈甲四方用武咸依老叟之言其所授之書名命樞寶章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自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峨眉山聞有七十二洞

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邃穴之所無所遺焉偶歇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揖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輒入訪須得洞庭記嶽瀆經審其所屬定其名字的其里數必是神仙所居與經記相合然後可遊耳不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峨眉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為誰叟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為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命其妻烹肉與悟玄為饌以肉三器與之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曰遊山須得氣力不至飢之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敢違命食盡三器厭飲彌甚張亦勸之固不能食矣食訖求去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

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松下有洄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以此瓦扣之三二十聲門開則入每遇門則叩之則神仙之境可到矣依其教入山果得洞與所指無異以瓦叩之良久峭壁中開洞內高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叩之復開大而平闊往往見天花夾道所窺見花卉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什車騎憧憧不絕又值一門叩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震霆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矣復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許日矣自此志栖名山誓求度世復入峨眉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

今久在名場所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稿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畧批行止於書末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之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畧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干也即以相國書授閤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可爲襪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憫然顧之揖坐與語曰已暮矣劉促令投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却詣店所即自解囊裝紆氈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一閤子可以憩息僕乘於外可也即令左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引費挈氈席入廳後對堂小閤子中旣而閉門鑰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窺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簪舂掃除堂之内外庭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

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餚饌奇果香閣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閣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階下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也劉令即詣閣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以去世劉費頗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紫邏任叟

鄭南海爲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州有紫邏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詣藥肆中既坐有樵叟倚檐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檐按劉斂衽而起謂主人曰某閑人也樵叟所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云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叟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灾方重旦夕爲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爲千里客兼亦變衫色紫邏樵叟任某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遒逸超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爲人所訟黜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紫邏葺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叟世寶其書巢寇犯關方失其所在也

朱含貞

朱含貞者晉陵道士也居龍興觀之東軒素以清貧而精奉香火孜孜焉未嘗少怠大中

丙子歲道士馬自然落魄江浙間率以杯酒
 娛逸爲事然時人異之疑其有道者也每詣
 舍貞必以爲請舍貞常力以奉之居歲餘謂
 舍貞曰我久遊江浙今將北行嵩洛鎮華皆
 神仙之府餐和味道道士不可不遊也子有
 修勵之志而寡膏膏之資有憫物之心而無
 拯救之効亦可歎也因以三符授之曰可以
 給終身之衣食增無涯之陰功第以玉篆救
 之雖千妖百疾靡不愈也初以一符攻之未
 致効者即發其二大効不過於三也多恤貧
 病少務金帛功充德全道不遠矣因命版題
 二十字詩於其廡下曰世有無窮事生知遂
 曰春問程方外路直是上清人署其名曰山
 客馬自然書畢別去不復見矣後數年傳
 云馬君曰日昇天舍貞自是符術大効姑蘇
 餘杭金陵淮海東西南北千餘里飛書寄信
 請其救者不知紀極因其所得之緒錢劍東
 聖祖院丹翠金碧圖繪之麗盛著一時舍貞
 壽七十餘無疾而終咸謂其預於道籍解脫
 之流也

吳善經

吳善經嵩山學道十餘年博尋洞府周歷幽
 勝忽值一洞門廣丈餘高五六尺徐行而入
 漸覺博寬燭滅路遠無復計捫拊稍進又二
 三里即覺似濃煙霧中如此數里豁然明朗
 山川洞開四顧極遠視一巖窟之下有道士
 五六人奔往禮謁比至唯一人在焉善經拜
 禮修謁自陳遭遇之幸乞以延生度世之要
 仙者欣然授之曰子之勤志頗爲難偕今得
 值我已足積善所鍾矣度世之道須青籙著
 名天挺仙骨未易言也然子慕道之志亦可
 憫焉第還人間後當重會耳因指石牀上有
 書數軸令取一軸來依教取之仙者笑曰未
 可教以出世之道且讀此可以於人間整敘
 經文辯識天文玉字以佐王者增爾善功耳
 因使讀之善經一無識者即授以指訣丁寧
 再三善經了然頓悟一一詳識即令出山指
 以他徑頃之已在洛下矣自此經中玉篆赤
 書寶章真訣展讀詳熟與隸書無異憲宗皇
 帝修內殿於斗拱內得符一函中外無有識

者或言善經有天篆之鑒召入殿內示之披讀周悉輒無凝滯賜以金帛即令注解以進命太清宮別勅供給與唐觀道士瓊執執弟子之禮備得其訣瓊以天書玉字寫道德二經黃庭內外篇生神度人消災諸經几十卷又注解三洞籙符篆以爲正音咸通中召於大內三宮授夷希先生萬羽客等七百人法籙所寫玉篆經未果上進瓊以沒故詔謚爲昭玄先生善經在洛下九十餘貌若嬰孩齒髮不衰言遊五嶺不知所在昭玄去世已九十餘矣昭玄所書玉篆經上饒道士吳方夷得之將往華山中方避黃巢之亂因散失焉

楊晦之

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命坐其側語義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偃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情不好道今且老矣旣而謂七娘曰

爾爲吾刻紙作今夕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以紙月施於東垣上俄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辨先生與晦之說話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天半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劃其庭塵上晦之睽視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木參天前有積水目之不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悸歎駭謂先生曰何變化之如此耶昨宵之遇今朝之覩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耶先生笑曰吾以爲娛耳振衣揮斥逡巡則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清河房建

清河房建居舍山尚奇好道常授六甲符九章真籙積二十年後至衡山遇一道流與語及詰上仙都蓬萊方丈靈奇之事一一皆若涉歷旬餘相依不能捨去建將之南海道流謂曰余常遊南海今十年矣護軍李侯遣我玉簪我以君好道今以相贈君其實之是歲秋建至南海獨遊開元觀北軒有塑二真人一曰左玄一曰右玄視左玄之狀與衡山所遇道流無異歎駭久之顧其冠即無簪矣因

問觀中道流此真人何謂而闕其簪耶道流曰十年前護軍李侯常以玉簪飾真人之冠亡之數月矣建具述衡山所贈簪之事囊中出玉簪歸于真人矣

僧契虛

卷九

十六

僧契虛姓李其父開元中爲御史契虛幼好浮屠氏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中佛舍及明皇幸蜀獨胡陷兩京契虛乃入太白山食相葉絕粒遇道士喬君清瘦高古髭鬚皎白謂契虛曰師神骨孤秀後當寓遊仙都契虛謝之喬君曰異日師於商山備食物於逆旅有捧子必攜而餽焉或有問師所求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捧子導師去矣及祿山破上皇還京天下息兵契虛即於商山旅舍備食膳遇捧子而餽焉近數月餽捧子數百人食畢輒去無問者契虛稍怠爲喬君見欺將歸長安忽遇川捧子年甚少問契虛所諸答曰願遊稚川積有年矣捧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安得而至乎契虛曰勿而好道曾遇至人勸遊稚川但不知其路耳捧子曰與我偕行可

以到也於是與之俱至藍田上理行具登玉山涉危峻踰巖嶽八十餘里至一洞穴水自洞側而出捧子與契虛運石填水三日而水絕俱至洞中昏晦不可辨遠見一門在十數里外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凡行百餘里登一高山攢峯迥拔石徑危峻契虛眩惑不敢前去捧子曰仙都近矣無自退也挈其手而登既至山頂緬然平坦下視山峯川原杳不可辨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又數十里及出洞見積水無窮中有石徑纔橫尺餘長且百里捧子引之躡石而去頗加悚慄不敢顧視即至一山下有巨木煙景繁茂高數十尋捧子登木長嘯久之風生林杪俄有巨索自山頂懸竹索而下捧子與契虛入竹索中閉目危坐勢如騰飛舉巨絙引之即及山頂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後有缺文

神仙感遇傳五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蜀杜光庭撰記古來遇仙之事雲笈七籤所載凡
四十四條此本凡七十五條然第五卷末尙有闕
文不知凡佚幾條也

墉城集仙錄六卷

〔前蜀〕杜光庭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墉城集仙

錄六卷》提要

墉城集仙錄卷之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聖母元君

聖母元君者乃洞陰玄和之炁凝化成人亦
號玄妙玉女為上帝之師太上老君先天毓
神歷劫行化應接隱顯不可殫論其欲示生
於人間表物之有始也故散形分神寄胞於
元君焉而更生也昔於眇莽之劫常時誕於
天崗靈鏡之山洎商十八王陽甲八年庚申
二歲老君乘日精駕九龍氤氲漸小如九色
彈丸自天而下託孕於元君之胎元君特在
楚國苦縣潁鄉曲仁里渦泉之濱晝日假寐
遂感日象如流星之光徑入口中因而有娠
凡八十一年所居之室常有異香之氣日月
之光髣髴神明以衛其體容狀麗遠曾不衰
息至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二月十
五日元君因攀李樹而生誕於左脇時有九
龍自地湧出騰躍空中吐水而浴老君焉龍
出之處因成九泉至今存焉即亳州太清宮
九井是也老君既生能行九步步步蓮花以

乘其足日月拂輝萬灵侍衛即指李樹曰此
余姓也遂為李氏時人亦因號元君為李母
焉既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言曰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三日之
中身有九變身長九尺綠眉髮日角月玄
鼻有雙柱耳有三門美眉方口踞五把十七
十二相八十一好周備其身元君以其生而
白首故號老子或云自說九名又云有三十
六號七十二名玄妙內篇云老君之生也天
地萬神來集九庭

散暉月妃擲華七元

惟景三素充庭萬

公陸壤生逆神童玄

女異其左右灵陰風奏天樂駭空是也老君
於是景侍元君出闡妙道將欲廣化萬有大
弘正真也元君乘假謂老君曰吾閑於身皆
六家之物權借用耳何謂六家甲寅木神為
骨甲申金神為庚辰甲戌土神為肌肉甲辰
風神為氣息甲午火神為溫暖甲子水神為
潤澤又木神為肝火神為心土神為脾金神
為肺水神為腎風神為膽六家共成人身故
有五臟六腑九宮十二室四肢五體三臟九

竅八十關機三百六十骨節各隨帝居各之
故能動作視息飲食語言別有悉知是非也
一家不和即為病矣人生各有歲月日時隨
其所屬星宿以定其貧富貴賤生命長短焉
然六家之物有合屯有散有生則有死有成
則有敗有盛則有衰此物之常數也身有應
敗之患神有應散之期命有必尺之勢甚可
畏也夫神在則為人神去則為尸豈不痛哉
蓋由五色亂自始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無
聽五味亂口使口腐臭取捨亂心使心飛揚

嗜慾無厭使神流散增愛不泯使心勞煩不
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日殘可不戒哉五
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鑊也五味者
蔽舌之斧也衆貨者焚身之火也此數者
殃禍之宮患害之室也元君曰夫重長生者
始於一身失及家鄉至于天下為子尺孝為
臣尽忠為上尽愛為下尺順色味調和與是
合真也若止一身獨願長生久住無為避
土下不營忠孝不存兼濟偏善乖道自是失
德縱能棄吾我之權忘色味之適同枯木死

灰復何足貴夫修道者在通而無果和而常
通求劫無窮濟度一切此之長生乃可為重
長生難得由忠孝仁義忠孝仁義立者功及
於物生自可延無此得者獨守山林木石為
偶徒喪一生後方墮苦先罪未釋今無又力
遂失人道生處遑夷或生非沉群醜異類永
與道隔深可悲乎若能失之習養生樂常存
運之涉惡死若無極上士積善求父長生既
為真人天地有壞真人無毀超出三界逍遙
上清因以一惡至于萬惡以五戒為凡人有
一十惡者後伐妖逆二千惡者身為奴僕三
千惡者六疾孤窮四千惡者疫病沉痾五千
惡者為獄鬼六千惡者為二十八獄囚之七
千惡者為諸方地獄徒八千惡者直寒水獄
九千惡者入地底獄一萬惡者直薛荔獄萬
惡之基起於三業一一相生以至於萬惡墮
薛荔獄者永無原期渺渺終天無由濟拔得
不痛哉夫人竟有一惡急宜改而不犯者去
道近矣若為魔邪所干者當洗心責己悔過
自修即可反惡為善矣人有一善則心定神

安有十善則氣力強壯有百善則寶瑞降之
有千善則善伐神真有二十善則為聖真仙
將吏有三千善則為神真仙曹錄有四千善
則為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五千善則為聖
真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為聖真仙卿大夫有
七千善則為聖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為聖
真仙黃帝有九千善則為元始五帝君有一
萬善則為太上玉皇帝元君曰萬善之基亦
在三業十善相生至于萬善行善益昇行惡
奪昇實善惡各有職司報應之理毫分無
失長生之本惟善為基也戒之勉之元君曰
人生天地之中有清有濁有剛有柔因而修
之各成其性夫氣清者聰明賢達氣濁者凶
害愚癡氣則者高嚴壯烈氣柔者慈仁為淳
所以本性強直土性仁和水性養退火性猛
烈金性嚴肅各隨所受以定其性明者返伏
其性以延其命愚者恣縱其欲以傷其性夫
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勤而鍊
之所以營生以養其性守神以養其命則離
苦昇樂福祚無窮矣且人之生也皆由於神

之灵文天之真信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藏也炁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灵爽也此三者致道之要機求仙之所寶也人能兼之可以常存度人无量矣元君曰道以何建弘之在人夫藥能鍊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形堅則炁固神全炁固形復堅者命者全也命全然後化炁變精熟入无形飛行虛空存七自然乃能長久長存也人之得道雖大劫之交天地崩淪而災不能及符藥之功以致斯矣元君曰寶章變化之功還丹金藏之術昔有七十二篇今則九篇矣凡三卷卷有三篇其中卷三篇正丹經也一日玄白二日金精三日飛符四日金華五日三五此謂之五符也一日白雪二日推雌三日白華四日金液五日丹華六日五色七日泥汞八日金精九月九鼎皆名九轉還丹得一丹者可以長生不必盡須作也神丹之道三化五轉至九而止若木之藥埋之則符燹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金丹之道即反於此燒之愈精治之愈妙故能令人長生因使

神鎮則生神斷則死所以積氣為精積精為神積神則長生矣元君曰世人唯知豐饒以甘其口不知美食之傷命也只知道爵祿以榮其身不知爵祿奢麗之傷已也是故修李之人鍊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戒振於三閔九鍊十吏百節開明漸滅肥結乃知本真矣既知本真則成上仙也夫仙者心李心識則成仙道者內求內審則道來真者修寂洞靜則合真神者須感積感則天通常能守一去仙近矣若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靜表精耳目廣明徒積給索道愈遠也人不修道如幻化耳但寄寓天地間少許時也人若能攝氣營神者幸柱真持久得道道成則與天地共寄於太元中矣又能動虛體无則與太无共寄於寂寂中矣能洞寂寂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與道冥然矣元君曰道者虛通之至真也術者變化之玄使也道知无形用術以濟人人之有灵因修而與道人能李之則变化自然矣道人要者在深簡而勿失功術之秘者唯附藥與炁也符者三光

老君煉丹以示世人修道之本今亳州丹井
存為元君曰九丹雖同得之者擊其行業也
上士服之昇為仙官中士服之栖集崑崙下
士服之長生人間矣元君曰九丹金液同為
昇天之道服九丹者為仙官雲龍來迎其身
服金液者身生金色立可升天然在立功積
行神丹自至無功行者仙不可希也吾昔於
元始天君傳千二百訣塵沙之劫搜度者多
昔傳至真大仙天帝上帝太微太乙元君下
及玄女黃帝皆得道矣道不虛行必授其人
若耽樂著慾留滯聲色懷是非之心者如墜
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也然此道高妙秘
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轉有玄錄玉名者
得見篇目自無宿命骨分形若之人不得聞
矣於是元君言畢雲輿羽蓋仙官銜衛森然
而集即乘八景之輿白日昇天老君乘白鹿
自檜樹之上從衛仙駕還帰太清今有鹿跡
在檜樹之上或云元君之位至尊至大統制
天地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
暑秉握乾坤三界衆仙皆仰隸為人之生死

世之盛衰寒由之矣所以為老君之聖母者
示天地萬物必有稟生之由師資之本爾因
初太一元君述還丹金液之要以傳於人世
者為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灵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
夷九光龜臺金母一號曰西王母乃西華之
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炁凝寂湛體元為
將欲啓進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
氣化而生木公為米公生於碧海之上蒼灵
之壺以生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
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休而生金母為金母
生於神州伊川厥姓緤氏生飛翔以主陰炁
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大無燒神
玄奧於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
結氣成形與王東木公共理二氣而養育天
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
配西方母養郡品天上天下三界十分女子
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
之春山崑崙玄圃閼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

樓十二瓊華之閣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
丹房左帶瀉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
洪濤萬丈非應車羽輪不可到也也所謂閼
阇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
綵帳明月四朗載華勝佩靈章左侍仙女右
侍羽童寶蓋踞映羽旆蔭庭軒砌之下植以
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輪千尋無
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奏八會之音也神州
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面王母日下是矣
又云王母髮鬋載勝虎臨普濟者此乃王母
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仙也元始
天王授以萬天之統龜更九光之錄使制名
萬靈通括真聖監盟證信結諸天之羽儀天
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焉
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几所授度咸所閱典也
黃帝昔討蚩尤之暴威所未葉而蚩尤幻化
多方微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婦息
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
以符受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勝戰則克矣
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為文佩符

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入首烏身謂帝曰我
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危陰陽之書太
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附之機靈寶五符
五勝之文遂充蚩尤於中冀肅神農之後誅
榆罔於阪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
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
庭授以地圖晚年復授帝以清靜元為正真
之道其辭也飲啄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
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則神不靈神
不靈則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礼斗苦
已勞形實在湛然方寸無所營營神先之道
乃可長生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受舜白
玉環不投益地國遠廣黃帝之九州為十有
二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皇官吹之以和八風
周昭王二十五年歲在乙卯老君與真人尹
喜遊觀八絃之外西遊龜臺為西王母說常
清靜經故太極左宮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
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
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
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達至揚王命駕八

駿之乘右服騂驄而左錄耳右錄赤驥而左
白藥主車則造父為御商高為右次車之乘
右服桑黃而左踰輪左馱盜驪右字而拍天
主車恭百為御奔戎為右馱驅千里而至巨
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
牛馬之漣以沈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
行道宿于崑崙之何赤水之陽別日昇崑崙
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
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瑤池王
和之其辭哀焉迴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

王乃嘆曰予一人不盈於得後世其追數吾
過乎又云王持白珪重錦以為王母壽歌白
雲之謠刻石紀跡于奔山之上而還世之昇
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
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
號飛天真人第五號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
號真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
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
金母受事既訖乃得昇天入三清拜太上觀
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

中一而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
此乃東王公之王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
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
其津矣漢李武皇帝劉徹好長生之道以元
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壇精思
四月戊辰王母使壻城玉女王子登來詣帝
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近萬乘之貴以求長
生真道乎勸我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帝聞
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宮中夜
二唱之後白雲起於西南鬱鬱而至徑趣宮
庭漸收則云霞九色蕭鼓震空龍鳳人馬之
衆乘麟駕鹿之衛斜車天馬霓旌羽幢千乘
萬騎光曜宮闕天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丈
餘既至從官不知所在王母乘紫霞之華駕
九色斑麟帶天真之紫佩金剛靈雲黃錦之
服文彩明鮮金光夾腰分景之綵結飛雲之
大綬頭上大華鬘戴太真晨纓之冠驪方瓊
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安掩藹靈顏絕世真
仙人也下車扶侍二女登林東向而坐帝

拜跪問來溫立侍良久呼帝使生說以天廚
芳華百果紫芝菱藥紛若填螺精珍異常非
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飛王盤盛
七枚大如鰕音子四以與帝母自食其三帝
食桃輒枚其核母問何為曰欲種之耳母曰
此飛三千歲一實中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
於是主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球之嗽董雙
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空庭之王件飛瓊
戲震灵之黃琬灵華拊吾陵之石莞成君扣
洞陰之聲既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灵
之曲衆聲激朗灵音鼓空歌畢帝下席叩頭
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宮室
耽虛味道自復佳尔然汝情姿體欲過亂過
甚殺伐非法奢後恣其性者裂身之車也過
者破身之斧也後者增封奢者心爛積欲則
神隕喪焉則命斷以子慕尔之身而它戚形
之賊盈尺之林乃攻之者百刃欲以此解脫
三尺身全求久難可得也有似無勉之鵲頭
鼓天光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或苦能蕩此
衆亂撥穢易意保神燕於絳府閑遙宮而不

閒靜者侵於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勝施
鍊氣惜精有苦斯之事宜無勞弊耶若不爾
者譬猶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受王母之戒曰微
不才沉淪俗承禪先業遂窮世累刑流政乖
謬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
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
勤行不急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臺
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先外其身取諸身堅
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醴醴沉珍溉長清精
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閑青白分明適泥丸
養液閉精具身神備三宮衛存絳宮黃庭戊
己無流微通五臟十二輪吐納六腑源魂魄
欣却此百疾辟熱來保精留命求長存此所
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爲
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
得飛空騰虛而汝能爲之足可度世之也夫
李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灵藥
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紫妙草皆神仙之藥
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
仙之所寶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而遊乃

天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
金液紫華虹英太清元轉五雲之藥玄霜絳
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十芝
咸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粮續
石瓊田太厘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雲童
飛千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
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姜沉精
菊花澤瀉拘杞扶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天
飛赤板膠朮葵并麻續斷威蕤黃連如此下
藥畧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
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
可以身生光澤還返童顏役使群鬼得為地
仙求道之者要仙憑此階漸而能致速勝也
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求久氣
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
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為上品
之道自然之要也且夫人之一身天付之以
神地付之以刑道付之以炁炁存則生炁去
則死萬物草木亦皆如之身以道為本豈可
不養神固氣以全尔刑也刑神具全上聖所

貴刑滅神遊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不復
子其寶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
之詞也即勅王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常
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帝叩頭請
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
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厨久之王母命夫
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經五帝六甲天飛之
符凡十二事云此書上天四萬劫一傳若在人
間九年可授之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
宋靈寶問雲景之囊取一葉以授帝王母執
書起立手以付帝王母咒曰天高地卑五嶽
鎮形元津激炁大澤玄精天迴九道大和長
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即信由茲通炁
泄壅滅府寶婦長齡傲其慎之敢告劉生祝
畢帝拜授王母曰夫始李道受符者宜別祭
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
傳付汝之所有董仲君李少君可授之耳元
為帝王可勸祭川嶽以安國家授簡真是以
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去從官
玄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方朔曰此我隣家小

見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矣昔為太上仙官
因沉酒玉酒失却御之和謫佐於汝非流俗
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為酒色
惑殺伐不休征遼東紫朝鮮通西南夷築臺
榭與土木海內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
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之書置於柏梁
臺上為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東方朔
飛翥不還至壘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
於五柞宮葬於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
十餘卷盡以金箱一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

箱玉拔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
杖出於人間此亦得託於尸解之驗也又大
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壽二年捌月己酉
南嶽真人赤君面城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
母降於茅盈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
者冷廣子期賜盈神室玉帝太極帝君遣三
天左宮御史管修條賜盈八龍錦興紫羽華
衣太止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
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
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寺賜盈以四節無

胎泥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
衣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
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王芝者位為師
命食泥明金英者位為司錄食長曜雙飛者
位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
任子盡食之矣書青天地位居司命上真東
嶽上卿統六越之神仙總江左之山源矣言
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
庭傳太常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
錫之文拜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

人事畢俱去王母及盈師面城王君為盈設
天厨酣宴歌玄灵之及宴罷王母雙王君及
盈各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
人授弟固茅衣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節
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灵子執交
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襄事訖而王母昇天
而去其後紫虛君元魏華存夫人清齋於陽
洛之山隱元之臺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
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官傳玉清隱書
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礼珠紫

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商仙伯延蓋公子面
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伯
真人王子喬等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陽歌陰
歌之曲王母為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欲然入
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兵迢迢玄津際
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初靈天地頗當季
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授自然道寂觀合大
冥南嶽執真鋒玉映輝穎精有仕靡其事重
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王母歌
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三元夫人紫

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及樓南嶽魏
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遇句曲之
金壇宴太元茅真人於華陽洞素留華存於
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
臺矣太真金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真聖位尊
高總錄幽顯至苦遭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
然景侍而登仙洞故玄及自然傳謂為金母
師即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跡蓋多此未備
錄矣

壩城集仙錄卷之一

壩城集仙錄卷之二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者道君弟子也亦云玄古以來得
道證仙位總統真籍既於龜臺金母金母所
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以為賓侶焉漢孝武
皇帝好神仙之道禱鼎名山以求靈應元封
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西王母降
於漢宮帝拜迎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命
坐設以天廚言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

頭請留慙慙王母復坐乃命侍女即蜜香匙

上元夫人焉帝不知夫人何真也云王尤光
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
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以可成
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濁五臟不淳閨胃空
索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童子不接
三尸狡亂玄白移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
非仙才也吾久不在人間人間實為臭濁然
復時可遊望以寫細念客主對坐悵悵不樂
夫人可曾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傾帝見侍

女下殿俄失所在一時頃侍女至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贊顏色近五千年仰變光潤情佛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間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性知是當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曰不審上元何貴也王母未答夫人已至矣來時亦聞雲中蕭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日貴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清輝靈眸體絕服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非景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髮餘散垂至腰戴九靈夜光之冠帶六山火玉之珮結鳳文琳華之綬腰環黃揮指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生止之手帝坐北向夫人設廚亦乃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初帝曰此貴元之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帝也且微以矢子之責其亂解者倍於凡人焉而復於華麗

之墟拔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教招方術祭山嶽靈祠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寔有由也汝胎性淫胎性奢胎性暴胎性酷胎性驕則五者恒合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變鋒鋷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烝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炁竭炁竭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銷者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危而炁賤則使表仁而攻目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閉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五

是皆事截身之刀鋸刻命之斧斤矣雖使汝好於長生不能建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揜挂耳若從今已去焉汝五惡反諸柔善明務察下茲務矜寬惠務濟窮賑務施勞念務存姑息務及愛身恒爲陰德救濟危難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去諸淫養汝神放諸奢覆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臭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案而行之當有冀而今阿母逆天尊之重下降於螭姑之戶屈霄虛之靈而詣

孤鴻之祖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其敬最節
度明脩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
都之虛迎汝於崑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
方吾言信矣子勵之或若不能爾無所言矣
帝下席跪謝臣受性兇頑生長亂濁面墻不
啓無由聞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受教
此乃天也輒戰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
當獲生活唯此哀護賜其玄玄夫人使帝還
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誠言甚急切更使
未解之人思於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得以
身投餓虎忘軀被誅跡火履難故於一志也必
無憂也若其無志則心疑責信嫌疑之徒不
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
念故來必當賜與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
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
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閑宮暫舍塵濁既
欲堅其胎志又欲令向道不惑也今日相見
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復三年
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正爾授
之則微不得停當今兇奴未弭遑降有事何

必令其倉卒駕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耶當
問焉尙畢卒何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
因拊帝背曰汝當用上元夫人至言必獲長
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輒書金簡以爲身模
或焉帝又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書盛以紫
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
得瞻否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
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
三王太上所出文祕禁重宜汝藏寶所宜佩
手今且與汝靈先生經可以通神勸志也帝
叩頭請求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
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海河之長短察立
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
諸鎮輔貴崑陵以舍靈仙尊蓬山以館真人
安火神乎極陰之源栖太手帝扶桑之墟於
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
之室祖瀛玄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窟各爲洲
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
波則震蕩群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
測其實分明乃目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

曲陵迴阜轉山高麗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
是故因象制名定名實之號書形初於玄臺
而出為灵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
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親近汝雖不
正然數詣山澤扣求之志不忘于龜嶽手有
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悲失示人
必禍考也夫人語帝曰柯母今以瓊笈珠籙
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微真形可謂
至真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
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行觀其妙理而無五
帝六甲左右灵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灵
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請之書左
乙混洞東濛之文右庚素招攝校之律壬癸
六趣隱地八街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
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大已石精金光藏景化
形子午卯酉八稟十决六灵威儀丑辰未戌
地真曲素訣辭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巳申
亥紫度炎光内視中方凡闕此十二事者當
何以召山靈招地神攝萬精驅百鬼求虎豹
使蛟龍手子所謂通知其一未見其他帝下

帝叩頭曰微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
是生命遇會圣母今當賜與真形修以度世
夫人方今告微應須大甲六丁六戊致灵之
術既蒙微發私益無量唯願告誨濟厄飢渴
使已枯之木蒙雲陽之潤焦火之草幸甘雨
之溉不敢多陳帝啓陳不已以王母又告夫人
曰通真形實文靈官所貴此子守已不已誓
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
真招神此術渺邈必須精潔至誠殆非泥濁
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微以真形夫人當授之
矣吾當憶與夫人共登玄隴羽野及曜真之
山視王子童子就吾所請太上隱書吾以三
九初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
守助子童之至矣吾既難遽來意不獨執惜
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來朱陵食灵瓜
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已
告微篇目十二事必當匠而成之何緣令生
人稽首請某乙流血耶夫人曰環若苟惜向
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群文真人赤童所出傳
之既自有男女之別耳又宜授得道者忍微

下才未應用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集漏
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責者夫人何
向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說而
不傳是謂術天道此禁乃重於傳耶別勅三
宮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五歲真形丈乃
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豈
復下授於劉徹也直以徹孜孜之心教請川
嶽勒脩齋厂以求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遵明
師故吾等有下聘之意耳至於教仙之術不
復限惜而傳之夫人但有致靈之方能獨獲
之手吾今所以授徹真形丈者非謂其必能
得道欲使其精神有驗求仙之感不感可以
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
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
此也子性氣滯暴眼睛不紅何能得成真仙
浮空參差乎勤而行之適可庶於不死耳明
科云非長生難也聞道難非聞道難也行之
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
能使人巧也必何足隱之耶夫人曰謹受命
矣但環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丈

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男授男太上科勅
以表於照生之符矣環所授以來并賢大女
郎抱蘭九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頃
見扶廣山青貞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微中
元君凡十二事與環所受者同青貞事環入
室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彼男官也
今正勅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其篇目
者亦是慙其有心特欲堅其事悉令且廣求
他日與之亦欲與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
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術世天
道笑願不罪焉阿母貞形之貴慙於其至亦
以授之可謂太不宜以王母笑曰亦可恕乎
夫人即命侍女紀羅容促到扶廣山救青貞
小童出左右六甲靈飛既神之方十二事當
必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
之輜以出六甲文曰弟子問昌言向奉使
絳河攝南真七源君檢校群龍猛獸事畢過
門受教承阿母相繼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
尊下降於臭濁不審起居此來何如侍女紀
羅容至云尊玉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

粟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
且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
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之者甚衆云山
見鬼於叢林孤魂跪於絕域具師師而族有
功妾兵勞而縱白骨奢擬黔首涵醕自恣罪
已彰於太上慈已見於天忝器言玄聞必不
得度世也值尊見勅不敢有違耳王母笑曰
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
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百刻已
又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
一千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
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自今已去勤修
志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
萬兆勞殘怨魂窮鬼破福之訴流血之尸忘
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
及鳳文之輶仰天向帝而呪曰九天浩洞太
上耀靈神照玄微清虛朗明清虛者妙手炁
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成校神形辱安精年
榮受徹靈雅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
可以步靈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

傳有四萬之壽徹傳在四十之齡遽化泄漏
禍必族傾及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懺禍敢
告爾生爾師主是青真小童太上中黃道君
之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名陵
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仙官以青真小童
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
覽才爲貢俊姓于浮廣推此始運館于玄圃
治仙職分子存師君爾從所願不存所授命
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文以
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
方面之真精六甲者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
可致長生王母曰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貴
祕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
之臺隱以靈臺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
簡之帛約之以北羅之索印以太帝之璽受
之者四十年傳一人如無其人八十年可頤
受二人得道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
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得昇太上者四十萬
年一傳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人不傳是
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

是謂慢天業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
相之車棄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土刑而骸
裂蔽者育孽於來世命凋狂而卒歿輕則禍
鍾於父母詣玄都而受罰慢則暴終而墮惡
生業疾於後世皆道之科業故以相戒不可
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行圖地拜受俱
畢夫人自彈雲琳之歌歌步玄之曲王母命
侍女田四妃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
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王母
與上元夫人同來而去虎龍車馬導從音樂
如初來時雲彩鬱勃盡為香氣西南而北
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夫人乃信天下有
神仙之事但不精勤久得尸解而去不得昇
天王母夫人青真小童皆云帝無仙才斯固
玄察之矣然仙桃靈果天饌靈酒帝皆得而
食之但至誠求道之感應亦非凡骨矣不然
者何以茂陵之物出於人間亦聊示神吏之
跡知神仙之不可誣也其後孝宣帝地節四
年乙卯咸陽茅盈字叔申受黃金九錫之命
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五帝

君授冊既畢各昇天而茅君之師總去黃王
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容之山金壇之
陵華陽天宮以宴茅君焉時茅中君名固字
季偉小茅君名哀字思和王母王授授以靈
訣亦授錫命紫之冊固為定錄君衷為保命
君亦侍黃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
黃皇之母上元之高華統領十方玉童玉女
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
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妃出紫錦之
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
隱地八術經太極錄景經九四部以授二君
王母復勅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
之笈出玉佩金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
內書傳司命君各授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
十葉萬騎昇還太空矣

昭靈李夫人

方丈臺東宮昭靈李夫人者即北元中玄道
君李慶童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妹也以
湯特得道白日昇天受書為東宮昭靈夫人
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東晉哀帝丕興寧

三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夜降於貢人楊幾
之家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年
可十三四許有兩侍女年可二十一二侍女
名隱卿皆青綾衣捧白玉箱二枚青帶絡之
題曰太上帝章一曰太上玉文夫人帶青玉
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尺許大
三四尺與上元夫人紫微夫人右英夫人諸
真同降臨去作詩曰雲壙帶天構七炁煥神
馮瓊扉啓晨鳴九音鈴樞中紫霞與朱門香
煙生綠窓四駕舞虎旗青耕御玄空華蓋隨
雲倒落風控六龍策景五嶽阿三素躬若房
通開腠氣萬濁汚我胃臭物薰精神薰壘
德相衝明玉昔瓊爛何獨盛五躬高揖苦不
早生地自生蟲臨去又吟曰心物欲亂神勿
淫欲道易不順災重不逆求奏其貢遂棄我
通復往許家否我當復來爾勤之而已其年
九月三日復降又歌曰縱酒觀群慧條飲四
落周不竟所以然實心有待遊相遇皆惟樂
不遇亦不憂縱歸玄空中兩會自然晴十二
月一日夜又吟寄許玉斧曰飛輪高展臺控

轡玄龍隔手剪紫黃袂倏忽八風驅玉華翼
綠帷青帟扇翠裙冠軒煥崔嵬珮玲帶月珠
薄入風壘中塞鼻吐當奎臭醒獨我燕百病
令心徂何不聽然起蕭蕭步太虛
三元馮夫人
三元夫人者姓馮名雙植珠乃上清高真也
亦主監盟初仙及證獲得道當為真人元君
者也以晉穆帝聃永和五年己酉夫人與西
王母南極元君九微元君紫陽左仙公石路
成太極高仙伯延蓋童子西城總真王方平
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右弼王王
子喬會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內宴南嶽
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設以神籥奏以鈞樂
九靈合節八音玲瓏王母起舞乃擊節而歌
歌畢夫人自彈雲璈而答歌曰玉清出九天
神館飛霞外霄臺煥熒熒靈屢秀鬱翳五雲
輿翠華八風扇綠紈仰吟銷魔詠俯研智與
慧萬真啓神景唱期絳房會梵額德音子神
映乃涕沛天微凌空構洞臺深幽遐遊海悟
井愿復貢堯世絳舞輪安重空荃魚自然瘥

曰我大椿羅長謝朝生世歌聲發實各奏陽
歌陰歌之辭皆內修證道之旨或叙續功系
行之美或歌金液霜華之要與洞神陽歌之
曲小異蓋天貞之微辭也

南極王夫人

南極王夫人者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家貴
一號紫元夫人或號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
書為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於陽
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真人小有天王王褒
字子登太上寶文等經三十一卷夫人年可

十六七許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書右帶揮
靈形貌貞正天姿曉靄乘羽蓋之車駕以九
龍女騎九十居渤海丹海長離山中主教當
為真人者晉興寧三年乙丑降真人楊羲之
家與八貞同會因吟授羲曰控鶴扇太靈八
景飛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絕落漢玄心空
同間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中有待無所營
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賓會商唱二侍
何足爭東賓會商上又曰命駕玉錦輪舞轡仰排
仙朝遊朱火宮夕宴夜光池浮景清霞抄八

龍正恭差我作無侍遊有侍輒見隨高會佳
人夜二侍互是非有無非有定侍侍各自歸
是歲六月二十三日又吟授楊君曰林振須
教感雲鬱侍龍吟玄教自相求觸節皆有音
飛轉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遊非無異同味
理自欽悼此四羅內百變常在心俱遊北寒
臺神風開爾襟夫人昔授王子登保經既畢
告之曰我道飛空八景浮虛上清子勤修之
吾不相欺也於是西城王君携子登北觀玄
洲拜謁太上丈人及二十九貞主仙道君道
君即太上公子勒伯黎也道君即命侍女范
運華趙峻珠王抱壘饒瓊及綠籟出上清隱
書龍文八寶真經二卷以授子登又以雲碧
陽水晨飛冊腋二升賜之子登拜受還西城
宮精修九年日行三千里視見萬里之外坐
在立亡使使群神來飛騰之車遊觀天下東
度啓明之宮廣桑之山謁見太帝受紫鳳赤
書南凌丹海長離之山朝南極元君紫元夫
人再受太冊又指赤臺童子受雲琅水
霜夫人曰昔日之言豈負舉或子登稽首謝

思訖西渡度丘巨海沉羽之皇泉登農農之
微詣三皇道君紫蓋華農夫人受玉道錄字
太貞隱書又北遊離柔玄海登廣野之山遇
高上虛皇大道君玄清六微元君賜以絕玄
金章峰和雲芝手登拜而服之還昇中微龍
臺崑陵朝太真金母乃受冊為太素清虛真
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左保上公主領洞
府三洞寶文出入上清受事太虛乃夫人之
弟子也

壩城集仙錄卷之二



壩城集仙錄卷之三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

雲華夫人

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
妹也名瑤姬受徊風混合萬景鍊神飛化之
道牽遊東海還過江之上有巫山焉峯巖挺
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平博可翫留連久之
時大禹理水駐其山下大風卒至振崖谷隕
力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勅侍
女授禹策召百神之書因命其神任章實余
黃魔大醫庚辰童律等助禹斬石疏波決塞
導阮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於崇
嶽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為石或倏然飛騰散
為輕雲油然而止聚為夕雨或化遊龍或為
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視也不知其常也禹疑
其狡怪猶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
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
真人仙人矣其有稟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
太白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
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雲華夫人金母之

女也昔師三元道君受上清寶經受書於紫清閣下爲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在玉映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炁成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是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爲人在物爲物豈止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萬然之棲柱詣焉忽見雲樓玉臺瑤宮瓊闕森然暨天靈官侍衛不可名識師子抱關天馬啓塗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禹稽首問

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聖匠筆與剖太混之一樸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包散之以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成歲紀允離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險易城郭以聚民兵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未泰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養於有刑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震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清炁浮乎上而濁氣沈于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

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者稟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之爲紀也性發乎天而命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成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道而物不可存也非修而道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恃自復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失其一是一是故天參玄玄北參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何一物不止於道也哉長久之要者乃天寶其玄地寶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物矣勤速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呈道之要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其所寶封之金臺佩入太微則雲輪上征神武抱關振衣瑤房邀宴布林長招仙公在西白山而下盼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騎龍遊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山精司迎動有八景玉輪靜則安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

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鵬輪渡颶沙而無雲
軒陟阨塗而無所舉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
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漚待何以尊百谷而
濬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感汝之志亦將授
以靈寶真文陸篆虎豹水制蛟龍所誡千邪
檢取群兇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
耶吾所受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叱幽冥
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行地顛倒五星九
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令傳文陵容華命出
冊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禹禹拜授而
去又得庚辰庚余之助遂能導汝決川成其
功導五嶽別九州而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真
人也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
不能訪以道要以求長生築臺于高唐之館
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賦以寓情
荒淫託詞穢蕪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
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仙隔半有神女之石
即所化之身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壇側有
竹臺之若簋有稿葉飛物著壇上者竹則因
風而掃之終歲瑩潔不爲之汚楚世世祀焉

太微玄清左夫人

夫人者乃太微之上真也興寧三年乙丑十
二月十七日與太元真人衆真降於句曲金
壇真人揚羲之室吟北渚宮中歌詞曰

鬱藹非真壺太元爲我館玄公豈有懷榮蒙
孤所難落鳳控紫霞矯轡登晨岸寂寂無濛
涯暉暉空中觀隱芝秀鳳丘逡巡瑤林畔龍
胎嬰爾形八瓊迴素旦琅華繁玉宮綺葩凌
巖繁鵬角絕億嶺拊翮扶霄翰而庭命長歌
雲歌棄虛彈八風纏綠宇叢煙豁然散靈童

擲流金太微啓壁案三元折腰舞紫皇揮袂
讚玄玄扇景暉暉長庚煥超躋璿明月下
眇使我慨顧哀地仙輩何爲棲林澗是夕衆
降太元真人述玄清宮中之事因吟此章皆
上清內修得真之旨以用和神也夫人諸經
傳別未顯名氏事跡也

東華上房靈妃

靈妃者方諸宮有東華上房乃靈妃所理之
處亦天真之高位特是太常之左右相也其
詞曰

紫桂植瑤圃朱華聲萋萋月宮生樂泉日中
有瓊池左拔音圓靈曜右掣丹霞輝流金煥
絳庭八景絕煙迴綠蓋浮明朗朗控節命太微
鳳精童華顏琳脫充腸飢控晨挹太素衆歛
翔玉墀吐納六虛氣玉樓把巾隨彈機南雲
扇香風鼓錦披叩商百獸舞六天攝神威修
欽德萬椿齡絕鬱巍巍小鮮未烹鼎言我巖
下悲此卉是晉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
日夜太元衆真降於揚君之室云此歌章青
童宮中常所吟詠以勵青宮學真者之業述
檢制之要明修之樂此靈妃亦別未顯名氏
及所習事跡

紫微王夫人

夫人名清微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
授太上寶神經與裴玄仁裴行之得道拜清
靈真人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降揚羲之家
時與太元真人桐柏真人右英夫人南嶽夫
人同降言夫人位爲紫微宮左夫人鎮羽野
玄隴之山音宮主教當成真人者是夕真會
右英夫人歌修真之事夫人答歌曰

乘鸞遊九天息駕三芳嶺有待徘徊無侍
故當靜澹浪吳足勞孰若越玄井又吟曰
通關鬱巍巍壙壙臺落月珠列坐九重房扣璫
吟太元玉簫和我神金體釋我憂又吟曰
宴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
希林庭羽帔扇羣蹕玉珮何鏗玲瓏指高晨
殿相期衆中冥又叙玄隴之遊吟曰

超舉步絳霄飛馳北壘庭神華映仙臺圓曜
隨風傾啓睥挹丹元曜景餐月精交袂雲林
宇浩軫還童嬰蕭蕭寄無宅是非豈能營障

上自擾兢安可語養生九月六日又降命揚
君染筆吟作吟曰

鮮輪太霞上欽轡造紫丘手把八空紈縱身
雲中浮一眴造化網再視余高瞻道要既已
足可以解千憂求真得良友不去復何求吟
此令示許長史撫及郝迴也又吟曰

紫空明明景玄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
煥嵯峨八典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
晨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陔晏盼不必家借
問求道子何事生塵波豈能接東方養真牧

太和吟畢亦令示許與郁十月十七日又與
衆真降命楊莊書曰

左把玉華蓋飛景踊七元三晨煥紫輝鍊盼
撫明真變跡期須更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
際勤思上清文何事坐橫壺令爾感不專陰
何失玄機不覺年歲分吟畢徐謂揚君曰夫
今勤者勤其事耽其玄微耳憤者亦觸類而
作也學道之難不可盡矣有恥鄙之心者於
道亦違乎灌渠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
悟耳令且當內忘也因吟曰

玄清渺渺觀落景出東溟願得絕塵交蕭蕭
宰世營吟此再三又曰

靈人隱玄峯真神輶雲采玄昌非無期妙應
自有待豈期虛空寂至韻固常在携襟登羽
宮同宴廣寒裏借問明人誰所存唯王子吟
竟曰車雲塵之駭抗翻於崆峒之上斯人也
豈不長挹南面永謝千乘乎二月三十日吟
一章曰寒喪濟梁河遠見扶桑公高會太林
墟寶宴玄華宮信道苟純篤何不棲東峯此
亦叙方諸東華之勝也四月十四日作七章

曰

其一

控景始睥睨飛颺登上清雲臺鬱峨峨閭闔
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煙灑金庭綠藥粲玄
峯紫芝巖下生慶雲纏丹爐鍊玉飛八境安
盼廣寒宮萬椿愈查嬰龍旂階啓靈屯虎旗
微朱兵高真迴九曜洞觀均漢明誰能步幽
道尋我無窮齡

其二

翳謁紫微館鬱壘散景颺鸞唱華蓋間鳳鈞
導龍輶八狼携絳旂素虛吹角蕭雲勃竊靈
宮來適壘中囂韶禮佳人所同氣自相招桑
宗頂更頃萬齡乃一朝林期會足衰劫佳豈
云遂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抄虛刀揮至空
鄙帶五神慈

其三

朝啓東晨睥睨飛駢越滄泉山波振青涯八風
房玄煙迴眇易遷房有懷真威人三金可遊
盤東岑宜水號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

其四

飄飄八霞嶺徘徊飛晨蓋紫耕勝太空飄
九虛外玉蕭激長景雲煙絕幽鶴高仙宴太
真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嶽庭何事有待蓮

其五

神王睢靈津七元煥神扉虛遊方寸裏一躍
登太微妙音兼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
眇協彼晨景瓊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輿危

其六

薄宴塵鵬嶺代謝綠環歸吳識萬劫期顧眇
今人悲

其七

靈草廢玄方仰感璇曜精詵詵繁茂萌重德
必克昌

八月十七日夜夫人受揚君令告許長史曰
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棲真攝生太
玄植簡太素刻名金挺內曜玉華外榮朱軒
四駕嘯命衆精騰龍玄洲飛雲浮奕必能上
交逸臺之谷公下監仰于太清矣因與保命
君論遠志九方又語曰念不宜多多則志散
志散而求不病者猶閉門而禦猛敵也夫人

製服木方以行於世叙曰夫晨齊浩元洞冥
幽始八氣靡渾靈開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
漠任天適以靈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
二明銜暉霄翥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剖塞萬
源於機上舍生反真觸額藏初爰可哂萬歲
以爲大獲嬰亂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
冥卿心研殊方之假音外哉自形無得真之
具器無任真之用者誠冥步天元之領攝推
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觀晨景之迴照
仰觀煙氣則六靈纏虛俯眇六律則八風扇
咸太无發洞冥之彌闢耀有映空之輝於是
紫霞騰芳波激嶽顙浮煙籠象清景懸曜五
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丹
停促百川閉塞決電縱橫而响沸雷震東西
而析裂天屯見化爲陽九之災地否閔乃爲
百六之會元悔則載窮於乾極觀群龍攬鳳
則流血於坤野爾乃吉凶互衡衆示災咎履
坦道者待幽人貞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
同儉職也行步舉戶涉於東北則朋喪而悔
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

失其真物棄我知莊說萬端神鬼用謀容使
天地無常以百姓爲心於是太上真人愍萬
民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達爾導建百變攝
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應危害者則折藥六
氣者壽延服重芝者神速奇方上術演於清
虛之與金闕玉劄撰於妄羽之臺竊窺神唱
貞暉合離歌其章則控展太微用其道則揚
輪九夜軒蓋於流霞之陣眷盼乎文昌之台
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琅玕
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騰揚辟邪迴波龍
胎隱鳴虎沫鳳腦雲琅玉霜太極丹醴三環
重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洞之
上文煒燁元聖之室瓊音琅璫發手三玄之
宮寶紋紆三元之贈藥鼎登丹琳之房上帝
歎紫輶之重耀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童啓
轅九鳳齊鳴天籟駭虛晨鍾玲鏗竦身抑旒
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上造帝湯之
絕妙下寢倒景之蘭室月紀彌初日華照容
靈姬奉食香煙溢胞額盼而圓羅邁矣何九
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益上尋真之

途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頓顯也自
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三十九章
路落七九太上隱玄者莫有群偶於此術失
然復有肺神稽思寶練明堂朝適六靈使五
藏生華守閉元關内存九真三無運液而溉
灌丹田亦其次也大丹誠既擒者亦奚用東
隣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雲水桂木根黃精
南烛陽草東石空青松脂栢實巨勝茯苓此
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藥草木
之勝負有連益於已者並未及木勢之多驗
乎且自頃已來殺氣蔽天惡煙殫景邪魔橫
起百疾雜臻或風寒閉結或流腫積疴不期
而禍染意外而病生者此日來集也夫木氣
則式過鬼津吐煙則鎮折邪節強肉攝魂益
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營其餌則天柔
四敷榮輪輕靈服其尤散則百病瘳除五臟
合液所以長生遠視久而更矣古人名之爲
山精之芥山薑之續太上導仙銘曰子欲長
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此之謂也
我見諸物皆當戒而木爲益也直以木氣之

用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失道
雖內足猶畏外求之禍形有外充亦或中窮
之弊張單倫致殆可鑒乎夫術者一可以長
生永壽二可以却萬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
逸得服此之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嶽矣人
多書繁不能優一二記示之耳今撰服本方
以悟審尚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既及太
平則四氣含融天緒荐生災煙消滅五毒匿
刑二晨常察萬物自成於是時任子所運而
服御亦無復天傾也今所言術欲令有心取
服過此矣何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標競多用
混成及黃書亦界之法此誠相生和合二象
四對之真要也若以道交用解網脫羅誰會
六合竹諸節氣却消災患結精室胎生使腦
神不虧下今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
緯相應而長康敵人執轡而不失六軍長驅
而企及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嗚
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侯失度世之法然有
以騁水車之涉手炎洲汎火舟以浪於溺津
笑曰非真正亦失者萬萬或違是天文惜害

嫉妬足根髀塞否泰用隔祀誓愆盟得罪三
官或適兇連禍王師傷敗或坑陷投服泥血
膏針或馬力已竭而求之不已若逐深入地
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光奴之力翻手將
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我見暗如此者少育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
常嘆息於生主矣若守母貞於終宮朝元
神於泥丸保精液而不虧罔由於命門餌
靈朮以願生散華泉以清神研玄妙之秘圖
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棲于峯岫並金石而
論年耶諸侯安得而文帝王弗得而臣也遠
金塵之五濁常清淨以期真優哉游哉聊樂
我云按夫人以服本為序者亦欲歷申勸戒
學仙豈獨於餌本而已才聖則虎步優理傳
浩浩然若巨海之長波連山之疊岫也然所
戒即切所陳即當待不師而慕之路而佩之
誇善之功千古不泯何至真之屬念如是耶
何至聖之憫物如是耶
壩城集仙錄卷之三
壩城集仙錄卷之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太真夫人

夫人者王母之小玄也年可十六七名統羅
宇勅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爲三天太上府
都官司直主總紀天曹之遠北地上之卿佐
年少好委官遊逸靈廢事任有司奏劾以不
親司察降主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
五百年一伐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勵其使修
守政事以補其過適逢臨滿值縣小吏和君
賢爲前寬所傷當時殆死夫人見骨相有異
而憐之問其何傷妳爾君賢以實對夫人曰
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
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不可復生如何君
賢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
後簡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
而愈且絕瘡合無復懷痛君賢再拜跪曰家
財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當自展驚力
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意亦可佳
可見隨去否君賢乃易名姓自號爲明生隨
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崖峭壁石

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
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曄乃人跡所不能
至處也明生初但服事只欲學金房方既見
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灑
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眩惑衆變試
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
別宿因以好女於臥息之間調戲親接之明
生心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半日五
日或一月二十日方還輒見有仙人賓客來
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其仙彌日盈坐客
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或立致精細廚食
饋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名目或
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室中有琴瑟之
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琴有一絃五
音普奏高朗響激聞于數里衆鳥皆爲集於
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離之不去逮天人之樂
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
而異榻耳幽寂之所都唯二人或行去亦不
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
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

綴著衣縫帶玉珮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
有從者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牀
之上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
魂金函匱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
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真道經
明生亦竟不敢發針視其文也唯供給水掃
宇嚴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闕之亦不
敢有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
夫人嘆而謂之曰汝可謂真可教也必能得
道者以子俗人而不滯慢恭仰靈嘉終莫之
廢雖欲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
之曰我父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
不復得停念汝事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
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投服以太和自然龍
胎之禮適可投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之
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
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其方秘
要便立用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
安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隨稍久
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至乘駿驕著朱衣

遶遊冠帶玉珮及虎頭鞶囊視之可年二十
許潔白嚴整從者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
夫人甚敬揖稱下宮須臾設酒果廚膳飲宴
半日許安期自說昔與女郎遊於息國安西
海際食棗異美此間棗永不及也憶此未久
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
不盡此間小棗那可相比耶安期曰下官先
曰往九河見司陰君與西漢夫人共遊見問
以陽九百六之期聖主受命之劫下官登答
以年雅不識運厄之紀別當咨太真王夫人
今既賜坐欲請此數夫人曰期漫漫汗非君
所能卒知天地有大陽九六百六有小陽九
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此二
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之孳蝕也大期九千
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而此運鍾聖王不
能攘至於滅亡遺吉自復快耳今大厄猶為
卒未然唐世是小陽九之始計訖來甲申歲
百六將會矣爾時道德方隆凶惡頗肆聖君
受命乃在壬辰無復千年亦尋至也西漢夫
人具已經見所以相問者當是相試耳然後

是司陰君所局夫陽九者大旱海涌而陸燕
百六者海竭而陵潤自填四海水減溟洲成
山建城之鯨萬丈之鯨不達期運之度唯叩
矢而索水詞訟紛紜布於上府三天煩於省
察司陰亦疲於謹按矣九河之口是赤水之
所衝其深難測今已漸枯八氣蒸於山澤流
沙壅於源口於是四海俱會群龍鼓舞爾乃
須臾申之年將飛陰洪倒流矣今水母上天
門而告期積石開萬泉而通路飛陰風以挽
蒼生注玄流以退布洋溢在數年之中漫衍
終九載之暮也既得道登真體靈合妙至其
時也但當騰虛空而眇山波遊浮微而視廣
川秉玄鴻以奏丹城御虬輦而邁景雲耳咄
嗟之間忽焉便道可以翔身娛目豈足掛意
乎當今日且論酒事何用此為及耶因指明
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訓昔過
因緣遂來見隨雖質穢未盡而淫慾已消今
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今就君受金液
丹方若可得爾便宜將去夫流俗之人心肺
單危經胃內薄血津瘦羸肝腎不注其眼唇

口不辭其機蓋大慈而不合天人欲奪走而
不及靈飛適宜慰撫以成其志不可試以仙
變八威想勿加切刻本其失正矣安期曰諾
但恐道淺術薄不足以訓授耳下官昔受
此方於廣成丈人先師為道德至妙竊冥其
心無視無聽言其行也無跡言其止也無留
神烝棲於玄漠四骸寄於靈丘存志無以踞
崆峒之上膝間草木忽林生而成洪阜動之
若叩地而不言求之輒移載而莫宣不知所
以得其術不辭何緣造其根當此之特實後
因然矣以四五十一年中勤守匪懈久修奴役
以奉顏色遂蒙顧盼漸見告悟今越湯地而
入生地時聞朱顏以對問見示以求道之難
易于時乃賜與金液之要言也此則先師之
成法實不敢倉卒而傳之也要當今在二十
年之內必所其闕天路是下官往與女郎俱
會圓丘觀九陰之鼎落望弱水而東流賜辭
玄碧之芳酒不覺高舉而誦歌嘗開邊笈以
躬靈籙偶見玉胎瓊膏之方服之乃圭立登
雲天解形萬變上為真皇此術徑妙蓋約於

金液之華又遠於霜雪九轉之鋒今非敢有
譏捨近而從遠遠徑而近煩實思聞神方之
品第顯知真仙之高尊苟卑降有殊又非所
宜論瘦腹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耶夫人
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靈方乃真人所宜
用耳非流俗下尸所能闕闕也仙方凡有九
品一名太和自然琅玕之醴二名玉胎瘦瘦
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泥精四名朱光雲碧之
腰五名九泉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
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
光石流飛丹此皆九丹之次第也得仙者亦
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美真王第二次仙號
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
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
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此九仙之第也各有
差降不可超越彼學知金液已爲過矣至於
玉皇之所餌非淺學所宜聞也君雖得道
而久在世羈濁染於正炁塵垢鼓於上三一
恐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通扶桑而謁太
真玉胎之方尚未可愈何況下才而今聞其

篇目耶安期有慙色退席曰下官實不知靈
藥之妙品殊異乃爾信駭聽矣因自陳曰下
官曾聞女即有九天太真道經清虛明鏡鑒
朗玄冥誠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過彌久接
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訓不審其書可得
見乎如暫親睹太真則魚目易質矣夫人哂
爾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選選將非下
才可得交關居但當弘今日之功無伐非分
之勞矣我正爾曹北到玄洲東詣方丈簡仙
官於玉虛遊蓬萊以隱景太上有命親勸我
往定神仙於流沙之外受鴻飛乎九霄之房
授真人之選紀舉天靈於崑崙漱龍胎于玄
都之宮試玉女于衆仙之堂天事靡盬將未
暇相示以太真經也若子能勤正一於太清
解三皇之妙籙抱神光於崑崙制群仙於五
嶽陳山刑以招衆靈役恒華而命四瀆者然
後尋我於三天之丘見索於鍾山玉屋則其
書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无爲屈足駿而步
滄津捐舟楫而齊溟海矣想誤日用之所和
鍊金液以求真樂生生而享年存正氣以替

身爾乃返華髮於童顏保久視乎靈津也如
向所論陽九百六應期輒降夫安危無專否
泰有對超然遠覽悵悵感慨亢極之災可避
而不可獲明期運所鍾聖主不能知是以伯
陽乘周而闢本悟其國弊天人之事彰於品
物君何爲賢賢又爲地仙乎執若先覺以高
飛超風塵而自潔避甲申於玄途並真靈而
齊列手言爲心盡君將易之安期長跪曰今
日授教輒奉修焉夫人語明生曰吾不獲得
侍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
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
涕而辭乃隨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詩曰
暫寓壙域內命駕岱山阿仰瞻太清闕雲樓
鬱嵯峨壺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
然俯仰挹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運西華流
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樂非金石風生自
然歌上下凌霄羽衣何婁婁五歲非妾室
玄都是我求下看榮競子篇似蛙與蟪蛄
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琢
磨禍奏由道世齊慎福臻多

其一

昔生崑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題未若
太和仙仰登真靈臺靈想詠靈人忽遇扶桑
王九老仙都真駕驂紫虬華靈顏一何鮮啓
我尋長途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受以玉
胎篇瓊膏凝玄器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股
仰上飄三天雲網立爾步五歲可暫還玄都
安足遠蓬萊在脚間傳授相親愛結交爲天
人替即由刑對禍必無慮賢初則享無傾世
則軀命類

其二

賦詩畢明生隨安期真友入女九山夫人乘
雲龍而去矣明生隨師周遊青城靈潛凡二
十年乃受金液之方鍊服而昇天矣

麻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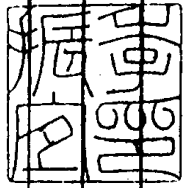
麻姑者乃上真元君之臣也李桓帝時神仙
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鼓
簫人馬之聲及至舉家皆見之方平載遠遊
冠朱衣虎頭鞵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髮黃白
色中形人也乘羽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

節旛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如大將軍也有十
二隊五百士皆以蠟蜜封其口鼓吹皆乘
麟從天而下懸係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
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
經父兄弟及母相見獨坐良久即令人與麻
姑相訪經家經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
方平敬報姑余久不行人間今來在此想姑
昨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形但聞其
語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年耳
早有序修敬無階煩惱永來在彼登頃即到
而先受帝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
還還便親觀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
矣來時亦先聞人馬蕭鼓之聲既至從官半
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
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
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
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平為之起立生
定召進行廚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餚餼多是
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栢
炙云是擘脯也麻姑自云接待已來見東海

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特
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
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
經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
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未來得未便撒之擲
地謂以米舂其穢也視米皆成真珠矣方平
笑曰姑固少矣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
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
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
或能爛腸命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
一升酒含水一斗攪之賜經家人人飲一升
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
取也仍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頻
史使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
言恐地上酒不中仙飲尊耳又麻姑小如鳥
爪蔡經見之心中所念言青大癢時得此爪
以爬背當佳否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
人牽經鞭之謂曰麻神仙也汝何姑忽謂爪
可以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
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

以一符一傳授蔡經隣人陳尉能召地魔救
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蛇之毒如蛇蟬耳經常
從王君遊步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
陳尉多似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
世箕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蕭鼓
導從一如初焉

壙城集仙錄卷之四



壙城集仙錄卷之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雲林右英夫人

雲林右英王夫人名媚蘭字申林王母第十
三女也受書為雲林宮右英夫人治滄浪宮
晉興寧三年乙丑七月三日與東嶽上卿司
命真君諸真同降於揚君因受書曰弱衰凋
落為靈未盡倚伏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
迤趣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心以清
潤凝求於高韻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
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鬱乎冥契也動合規
矩等圓殊方靜和真味吐納餘音可謂縱軀
德挺英姿良為欽矣然穢思不豁鄙懷內固
淫念不斷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
期況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實在能改相釋
有情今無妨矣雖曾弭群聽故克和也前途
故進此此非一漏萬緒多端當恒最密苟情
有愆散得隨事失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遏之
將何以進之清響散空神風灑林身超冥衡志
詠靈音仁俟其人也守貞一勤為者一年使

頭不白而禿髮再生苟內憂子孫以求業自
羈外綜玉事問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難復
此永道不專也又述玉斧修道之事因喻以
薛李和七試不過乃長里先生薛公之弟為
墟沈失位然性好蕭音鳳聲故長里乞之於
太上使其主因言肇阿陰德可以及於許侯
玉斧也又云聞北風則心悲觀啓曜則懷泰
思駿驥以慕騁嘉柔順以變鬱世人之心曷
嘗不爾此則其本卿之風雋首丘之內感也
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壘懷東欲丹絳不

陽靈人勢予而空返高友欽袂而迴晏神烝
不勝其宅寂通不鼓其目自命失夫故可悲
耶夫得道者以其能排却重累直面而進於
是百度自靜衆務雲散該其擾者不足為勞
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
賢者之舉復宜詳之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
然異會藏往戒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
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夜晨酣汎黃
徘徊仰燕金鸞咀爵玉醴者立便控景登空
玄昇太微也自世事乖互斯業未就當暫履

太陰潛生卿外身棄質養胎靈宅陶烝絕落
受指玄漢故改容於三陰之館變童顏於九
鍊之戶然後知神仙為貴死而不亡去來
之事理之深也夫垂陰萬畝者必出峻極之
巔滔天振岑者必發淵浩之源洪哉積陰德
之賢有似卻人也逸驕道遠大荒之表故無
窮絡之憂靈羽振趙玄圃之舉以邁羅絙之
患人之修道豈耽手藏身之密匿跡之幽也
且尋飛絕影之足不能騁逸於呂梁凌波泳
泉之丹不得涉峻於太行此才之異也紫林
賢會則羽族雲萃玄泉浩瀚則鱗群競赴此
在德之茂也為道者實為勤苦勤苦者必得
之矣學道者當在專道注真情無散念發奢
侈保冲白寂焉如泰有所親熙焉如潛有所
得專事如臨深谷戰戰如履薄冰此得道之
門耳而未得道之室也所謂學道甚難而甚
易若其寂玄沉味保和天真注神攝靈耽研
六府惜烝杜情無視無聽此學道之易也若
其不能行此數者所以為難也况山嶽烝擾
則強禽號於林川漬結滯則龍蛇慘於澤此

自然象也苟趣捨理非則吹萬之用不同也
非靜順無以要樞非虛樞無以冥會思之無
邪則無禍害矣在正其心而斥其累澄其源
而清其流也若南趨而北騁心念而口違捐
齊而茹荼咽九成而悅北鄙者我知其無識
和音之聽鑒也因告晉簡文帝宜以爵香一
具於頭間辟水注及惡夢學道在積功累善
太虛真人常云人有衆過而不自悔罪歸其
身如川赴海日益深廣矣有惡知非悔過從
善罪滅善積亦得道也夫人過我以惡者以
善對之過我以禍者以福對之善常在已矣
惡人害善人猶如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自
汚身逆風揚塵塵不污彼還蒙其已道不可
毀禍必滅已又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
善人千不如飯一寒樞學道之人此高真之
秘言太上之要戒也財色之於身也譬如小
兒紙刀刃之蜜蜜不足以美口而有載舌之
憂戒我志之愛欲之大莫大於色其罪無外
其惡無赦得不戒耶學道在陰德施惠鮮救
也用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

固夫人愛詩曰

駕欵遊八虛迴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
雖靈風我鳥有待未故乃越滄浪

其一

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空霄軒縱橫舞紫蓋
託靈宮朱煙繚旒旒羽輶扇香風雷既猛獸
攫電吟奮玄龍鈞籟混底響金笳唱神鐘揀
芝滄浪阿撥華八渚舉朱輦日以新劫往方
嬰童夫道不專已行事亦無功

其二

天真仙之才例多隱逸栖身林嶺之中遠人
間而抱猶泊則必嬰顧而玄髮也玉體金裝
交梨大棗此即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仁
疾體未真正穢念盈懷恐此物輩不肯來也
苟真誠未一道亦無私亦不當試問交梨大
棗之樹也生居心中今猶有荆棘相雜是以
二樹不見不審可翦荆棘出此樹否此樹畢
生其實幾好也雖云問也其欲希之近也當
爲君問主領者三年更以相問以即日始也
夫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知白可守黑蕭

肅者謂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誰能仰鼻空
同上上雲玄之理否道易間而急不真書易
得而急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真仙比
肩也我亦無咎於不能為者心不定而欲害
將欲活之我意不往而求真以欲術之也可
以此告許長史十月十五日而降又述秋分
日璣臺大會之詩

書童大君四君各吟真詞以和玄鈞廣韶之
誌青童君吟曰
欲植戒度振當拔生死我汎吟墮九象但坐

惜形骸

太虛真人吟曰

觀神載形時亦從事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
一時假氣世莫識此但是息風火種罪天網
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真人王君吟曰

神為渡形舟泊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
形常載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豫

小有真人王君吟曰

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以遠死死

日以早悲哉苦痛客根華已顛倒起就零落
生焉如反枯老

又受詩與許君曰

該清道難通幽達如難窮許侯其人也曜靈
方昇丘騰躍暉霞外身飛九天中作則群真
歸金闕撫種人

其一

其德仁以融其教慈以和可謂天秀標韻為
後民崇養形許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
表頌我白鬚翁長其遺愛仰恨不早遇蹤

其二

停駕望舒移迴轅返滄浪未親若人遊偶想
安得康良因候青春以叙中懷忘

其三

控展浮紫煙八景觀派流羽童捧瓊漿玉華
錢珠腋相期白水涯揚我藏難珠

其四

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晨雙德東道宗作鎮
真伯藩八臺可矚目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
視形躡景還吐納洞巖秀藏暉隱朶山久安

人事上日也無虛閑堂若易翁質返此孩
中顏

其五

夜闕太霞構玉室起霄清嶺略三奇觀浮景
翔絕冥丹華空中有金闕育提精八風鼓錦
披碧樹雅四靈華蓋庭蘭暉紫鬱策綠軒結
信通神交觸額率天誠何事外象感須覩瑤
玉瓊

其六

三景秀鬱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宸逍遙
任靈風鼓翮乘素鸞疎眇瓊臺中綠蓋入揚
晨青軒擲空同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王
賁剖鳳膈選斟飛藥漿雲鈞迴曲籟千音何
琅琅錦旌召猛獸華樞正低昂香母折腰唱
紫煙排棟梁總轡高清闕祥駕佳人房背運
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渺玄涯感年隨積椿
崇形苟茸矣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
辱昨已忘

其七

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內俯眇

朱火城東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瑛汎三
燭流任自齊冥風纏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
携纖女舞併神葩瓜鹿左徊青羽旗華蓋隨
雲傾宴寢九度表是非不我譬抱負栖太寂
金姿日愈嬰豈似慙穢中慘慘無聊生

其八

三營控紫軒傾雲東林阿四旌曜明空朱軒
飛靈丘玉蓋騰七景鼓翼霄上浮九音朗紫
空玉璫洞太元宴詠三晨宮唱嘯呼我儔不
覺椿已老豈知二景流佳人雖兼忘而未放
百憂長林真可靜巖中多自娛

其九

北登玄真閣劈手結高羅香煙散八景玄風
鼓絳波仰超琅園津俯虧霄陵阿玉蕭雲上
奏鳳鳴洞九迴衆炁浮太空曷爲躡山河金
節命弱靈微兵折萬魔齊抱三辰暉十春方
嬰才衰貢投就室不辭可奈何

其十

仰眇太霞宮金闕雅紫青草房映太素四軒
皆朱瓊擲輪空洞津總轡舞綠軒玉草飛雲

蓋西妃運錦於雖然塵濁誰儻故佳人底宿
感應真降所招已在冥衆風奏宵晨共酣丹
琳覺公侯徒渺渺安知真人靈

其十一

清晨揖絳霞總然青上遊徘徊躡回波遠觀
世人憂解言鬱然起不散三秀嶠何若巡玄
卿撫轍爲爾娛居安有有襟我願有中無

其十二

瞻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彩雲繞丹霞靈鶴
散八空上黃岑瓊空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

其十三

籟虛節錯羽鐘交栖金庭內結我貞中朋俱
挹玉醴津倏忽已嬰童云何當路簿慙病隨
日崇

其十四

晨遊太素宮控軒觀玉河夕宴薌絕宇朝林
圓景華彈散北寒臺七靈暉紫霞濟濟高仙
舉紛紛塵中羅盤桓露鶴內慙累不當多

其十五

駕燕聘雲輶晨登太亭丘絳津連岑振清波
鼓凌流步空無九緯八細皆已進暫晏三金

秀來觀立志偉動懈不相能是以積百憂

其十六

凌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
雲中人

其十七

紫閣構塵上玄館街絕馳琳琅敷靈園華生
結瓊瑤虧軒滄浪津八風殷雲韶投羽扇此
爵推節鳴金蕭鳳籟和千鍾西童秋晨朝心
結塵無外神襟何朗寥迴舞太空廣六悉運
重幽我登豈能尋使爾不終凋

其十八

玄波滄浪濤洪津鼓鼓流駕景躬六虛思典
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與誰投雲中騁瓊
輪何爲臺中儔

其十九

松柏生玄廣鬱爲寒林傑繁條盛巖氷未肯
懼白雲亂世幽重岫廵生道常絮飛此逸轡
輪擾彼遇人輒公侯可去來何爲不能絕

其二十

清淨願東山隱景栖靈穴悄悄閑庭虛翳蒼

青林密園暉映南軒朱風扇幽室拱扶闌房
內相期探妙術寥朗遠想玄蕭條神心逸

其二十

縱心空洞泮竦警策珠群佳人來何違道德
何時成

其二十一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欵跡尋此
空中靈徽音良有古常用慎勿輕事事應神
機保爾見太平

其二十二

響景落滄浪騰躍青海津絳煙亂太陽羽蓋
傾九天雲興浮空洞倏忽滄波問來尋真中
夾相勢伯帝晨王子協明德齊肅招玉賢下
躬八河宮上履希林巔漱此紫瓊腴方知微
途幸佳人將安在勤之乃得親

其二十三

絳闌排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霞羽晨
舞八風停蓋濯碧絡抹秀月支峯咀嚙三靈
華吐吸九神芒播教無絕紀揚日積童蒙勞
袂明真館仰期元上皇北鈞唱羽人王玄素

賢衆終音云何波浪宇得失爲我鍾引領驚庭
內閒心撥穢術習道榮辱域罕囁希林宮一
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其二十四

世珍芬縷交道宗玄霄會振衣尋真衛迴軒
風塵際良德映玄暉穎拔繁華蔚最密言多
價福冲靜尚真貴恒當二象順携手同襟帶
何爲人事間日爲生患害

其二十五

夫人自初降院此賦詩无皆勉勵於修道處
中道而敗則禍更重矣丁靈戒諭者以許君
及王斧皆藉名仙簡務其日進玄德更悲真
階耳因述青童君勸學道之士拔愛欲之根
如推懸珠一一撥之自當盡矣又云牛馬負
重入泥轉增難沒道士心挾世欲速須去之
視彼泥中之牛顧求蘇息矣人讀道經得修
道之味如饕餮食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
如此者得道矣紫元夫人亦與夫人言衆真
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患施難豪富學道難制
命不死難得見洞經難生值士辰後當聖世

難昔聞之於天道君曰道德无形知之無益
當在守志行道耳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見
已形斷六情守空靜即自見道之真亦可自
知宿命矣玄清夫人云世人繫於妻子家宅
之患甚於牢獄牢獄有原赦之時而妻子情
欲雖有虎口之禍已猶甘心投之其罪無赦
故謂之家累言其陷累我身不得逍遙自適
而人不知割愛去累洗心爲道而存其身也
揚君降真之會有十夫人皆列位號而無傳
紀及歌吟之詞備列於此

太和靈礦上真左夫人北海六微玄清夫人
北漢七靈右夫人太極中華右夫人八靈道
母西嶽穆夫人上真東宮衛夫人朱陵北絕
臺上續管妃北嶽上真山夫人西漢夫人長
陵杜夫人

此夕二十三真人十五夫人降於金壇楊居
家也

嬰母

嬰母者姓譚氏字曰嬰不知何許人也西晉
之時丹陽郡黃堂觀居焉潛修至道久歷歲

年時人自童幼建於衰老見之鬢髮皓容顏
狀無改衆號爲嬰母因入吳市見一童子年
可十四五近前拜於母云合爲母兒母曰年
少自何而來拜吾爲子未測其言亦莫敢許
之豈可相依耶乃憐嘆而去月餘又於吳市
逢一孩子三歲以來若無所歸悲號決夕母
因視之執母衣裾不肯捨去人或見者勸母
收而育之逾於所生矣旣長明穎孝敬異於
常人冠歲以來風神挺邁所居常有異雲炁
光景髣髴而見侍母左右時說蓬壺閬風之

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爲
號也子曰昔蒙天真明授靈章錫以名品約
爲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
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踈絕異黨簡立卓
餌服陽和靜養玄圃委鑒太虛無英公子貴
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
可致輕蓋以流霞之華騰騎乎文昌之臺得
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籟駭虛竦身御節八景
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矣母宜寶之一旦
孝道明王漠然隱去母密修大法積數十年

人莫知也其後吳猛許遜自嵩陽南遊詣母
請傳所得之道因盟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
表暇日母告二子曰世雲昔爲遜師今玉皇
玄譜之中猛爲御史而遜爲高明大使總領
仙籍位品已遷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
分遜領玄枵之野於辰爲子猛統星紀之邦
於辰爲丑許當居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
也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謹母
白日昇天今漢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黃堂
壇壝即許君立祠朝拜聖母之所其昇天車
跡在丹陽郡中後避大唐宣宗廟諱鍾陵祠
靖號爲謹母其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豫章
人世世行之偉哉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於親
者必忠於君理於家者必康於國感大地動
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外青八表內正
百度可以助道弘化者其唯孝乎則孝道之
法降自上玄隆於晉代豫章之俗至今行之
故許君則拔宅昇天位統則國皆孝感也

鉤弋夫人

鉤弋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書年六

拳握不聞望炁者云東北有貴人炁推求而
得之召見姿色甚偉漢孝武帝發其手得
玉鉤手畢展遂幸之生昭帝武帝害之殯尸
不冷而香一月間昭帝即位改葬之棺槨但
有絲履而已故名其宮曰鉤弋後避諱改爲
代廟舞祠謁之際時有神坐於廟閣內焉

湘江二妃

湘江妃者舜之妃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昔
堯以老昏倦於天下舉賢隱之德以讓之
許巢善卷之屬避之而去訪於側陋有瞽者
曰虞舜以孝德聞堯舉而用之嬀之二女以
觀其內歷試諸難以觀其外既而大麓不迷
百工咸理爰俾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舜服
喪三年而後即位即位之年年六十一矣在
位又五十一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南巡于
蒼梧之野止於何侯之家太帝五老以璽車
王軒雲旌羽蓋降而迎舜遂昇天不還何侯
亦拔宅而去二妃時在山下求舜不獲瞻望
九峯一一相似不知舜之所之望峯而泣投
淚於崖行行爲之斑歷視諸峯皆題舜在其

上因爲九嶷山焉既而精誠感通亦得仙去
時人以爲其沉於湘江也故立祠焉祠中列
湘君湘夫人之位此其序長少之品位當是
娥皇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非是別有湘君
之神也高秋月夜九嶷湘浦時聞天鈎韶樂
之音蓋是舜上理紫微下鎮此山每所經遊
必有天樂導從靈音駭俗謂之湘靈鼓瑟
亦誤傳也俗中咸以二妃爲堯之女事亦誤
矣今按帝系云黃帝曰帝鴻氏姬姓少典之
子亦云姓姓少典亦云姓公孫名軒轅神農世
襄諸侯怨叛蚩尤肆毒害及生靈黃帝自有
熊之國與師佐命遂即帝位剋蚩尤誅姜氏
之後而定天下黃帝之子名摯紹黃帝位號
爲少昊氏亦曰金天氏金天之子曰顓頊顓
頊之子曰帝嚳之子曰堯號陶唐氏名放勳
以此詳之堯即黃帝玄孫也乃爲顓頊五
世之孫堯乃舜再從祖也堯之女乃舜之
從祖姑也堯不應以女嬀舜此恐史冊相傳
之誤耳當是堯欲歷試於舜以觀其德嬀以
二女史臣遂而書之固非堯女以嬀於舜矣

娥皇女英非嬀姓也又舜之號非謚號也謚
法起於周公欲以褒貶君臣垂成懲勸立以
爲法後人執而加之云翊善傳聖曰堯蓋取
堯舉其舜於側陋授以天下禪讓之美千古
所宗故追爲此謚耳又舜之一字謚法云仁
聖盛明曰舜此亦後人追立之號也何者按
書云堯將異位曰咨爾四嶽朕在位七十載
矣汝能庸命異朕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帝曰
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
曰俞予聞如何哉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帝曰我其試哉降二女於嬀汭
嬀于虞帝曰欽哉此則堯但以二女嬀配於
舜觀其理內之德或取諸宮掖或得於民間
固非堯之女以嬀於舜明矣蓋是秦皇焚書
之後學士走難解散史籍湮滅篇卷不全濟
南伏生口以傳授或有舛誤無由顯明舜之
爲號亦自布帛而有非是後後之謚如伏羲
神農帝嚳顓頊之例是也顓悟之士更望詳
之

洛川寔妃宓犧氏之女也得道爲水仙以主
於洛川矣常遊洛水之上以衆女仙爲賓交
自以遊宴爲適或祥化多端亦猶朝雲暮雨
之狀耳魏雍丘王曹植感宋玉對是王之事
作洛神賦以叙之言其狀也翩若驚鴻婉若
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
蔽日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雲皎若太陽昇朝
霞灼若芙蓉出綠波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
波微步羅襪生塵此蓋文士妖飾之詞若夫
得道登貴體位高邈仙凡更隔感降良難宜
可方宋玉淫冶之音所致上仙之一遇也至
若禹妻服虹丹爲水仙位證河侯震蒙得玄
珠主于沍岷之錄吳姮娥獲瓊藥登于月宮
此非獨水鳥太陰之府而水仙主之蓋其職
秩所遇也呂公十服水玉而爲河伯天吳餌
雲母而爲水神亦有男仙居水官之任也焉
夷者好道遇消子以虹丹授之服而爲水仙
位爲河侯震蒙氏女者亦曰奇相氏得黃帝
玄珠之要而爲水仙爲岷沱江源之主吳姮
娥昇妻也拜司射衛黃帝之宮入宮得瓊藥

之丹已與姮娥服飛入月宮爲月宮之官况
五嶽十山九江八澤皆有仙曹靈府以司明
世人罪福功過亦主掌山川寶貨靈草神芝
或統御洞天真經玉籍其任不常或千年五
百年亦有遷易玄真香隔世莫得知也

陽都女

陽都女者陽都市酒家之女也生有異相眉
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疑其人人也時有黑
山仙人懷子有鄴人也常居吳山榛松子茯
苓餌而服之已數百年矣莫知其姓名常乘

黃犢時人號爲犢子時壯時老時醜時美未
往陽都酒家都女悅遂相奉侍一旦女隨犢
子出取桃一宿而反得桃甚多連覓其美異
於常桃邑人伺其去時既出門二人共牽犢
耳而走其速如飛人不能追也如是且還復
在市中數十年夫婦俱去後有見在潘山之
下冬賣桃李焉文選賦云犢配屬連是也

杜蘭香

杜蘭香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漁父者於湘江
洞庭投綸自給一旦於洞庭之畔聞兒啼哭

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於岸側漁父憐而舉之還家養育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整迨夫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玄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將去矣於是凌空而去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碩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碩亦得仙初降時曾玉簡玉璫蓋紅文浣布以爲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廣黃麟羽帔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珮揮靈劍以授於碩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張碩仙官定何班品傳記未顯難得詳載也漁父蓋自老益少往往不食亦學道江湘間不知所之矣

壩城集仙錄卷之五

壩城集仙錄卷之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肝母

肝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內修真要耳嘗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常歸真彼中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其父事母以孝聞然燕翼勤於色養家貧而營待井旨米嘗有闕鄉里推之西晉武帝時同郡吳猛許遜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靖猛既去世遜即以寶符真籙拯俗救民逮近宗之遜仕州爲記室後每朔望還家朝拜人或見其乘龍往來徑速如咫尺耳唯肝母純篤忠厚許君委用之即與母結茅於許君宅東北八十餘步風夕侍養許君謹願恭肅未嘗有怠母嘗於山側採擷花果以奉許君君惜其志誠常欲極而度之以惠帝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卿瓊女持冊命拜許君爲九州都仙大使高明王者雲車羽蓋白日昇天許君謂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

可繼隨仙舉期於異日母子悲喜不自勝再
拜告諸願侍雲輦君乃許之即賜靈藥服之
躬稟真訣於是午時從許君昇天今壇井存
焉鄉人不敢華繕蓋表行君母子儉約故也
世號為行母壇靖焉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
帝世為有熊國之君佐神農為理神農之孫
榆罔既衰諸侯相伐干戈日尋各據方色自
稱五行之號太暉之後自為青帝榆罔神農
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族自號白帝葛天
之後自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乃恭
已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二年而蚩尤肆
孽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敗破
吞石不食五穀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鏑兵
於葛嶺之山不稟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
以為已助得風后於海陽得力牧於大澤以
太鴻為佐天老為師署三公以象三台風后
為上台天老為中台五聖為下台始獲寶鼎
不爨而熱迎日推莢以封胡為將以夫人貴

修之子為大子用張若隰朋力收容光龍紆
倉頡容成大撓屠龍衆臣以為異輔戰蚩尤
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火霧三日内外皆
迷風右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西方
帝用憂憤齊于大山之下王母遣使授玄孤
之衣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大必有太上之應
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
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
命玄玄曰君以大帝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
首頓首曰蚩尤暴橫毒害烝黎四海敎教莫
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女
曰授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帝策使
鬼神之書制妖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
元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兵
河圖策精之訣復率諸侯再戰蚩尤于冀州
蚩尤驅魑魅雜妖以為陣雨師風伯以為衛
應龍蓄水以征於帝帝奮之遂滅蚩尤于絕
轡之野中冀之鄉分四塚以葬之由是榆罔
桓命又誅之阪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四方
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五

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萬靈岳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黃龍來迎采龍昇天

孫夫人

孫夫人者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降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坐在立亡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內紛擾在位多危又文道周張不足以極危佐世年五十年方

修道及丹成又二十年既術用積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道化甚行以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陽平化鍊金液九丹依太一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嶽夫人子衡字靈真繼志修鍊世號嗣師以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孫魯字公期世號系師當漢祚陵夷中土紛梁為梁

益二州收鎮南將軍理于漢中魏祖行靈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劉章失蜀先主舉兵公期託化歸其隱景而去王子安陽平化碑云嗣師歸真有會證道茲山天霧移煙玄霄亘地馳鴻驛鳳白日昇天靈衛肅而上騰神儀眷而長驚西川耆舊舉風翼而無階南國英靈仰能聳而無逮即以上昇之日遂為齋祭之辰是也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風禮謁如市旋以方調鑪鼎務在精嚴人物誼閑必慮襲漬遂於山趾化一泉使禮奉之人先以英水盥沐然後方詣道靖號曰解穢水至今符為大師垂法令人探石井水男女皆有應驗以為種子之法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伯陽池即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噴青衣西玄羅浮洞庭諸仙山洞室徑達潛通故為二十四化之首也

蠶女

蠶女者乃是房屋之精也當高辛之時蜀地未立君長唯蜀山氏獨王一方其人震族而居不相統攝往往侵噬恃強暴寡蠶女所居

在今廣漠之部亡其姓氏其父為隣部所掠已逾年唯所乘馬猶在女念父隔絕廢飲忘食其母慰撫之因告誓於其部之人曰有能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人雖聞其誓無能致父還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辭而去數月其父乘馬而歸自此馬晝夜嘶鳴不復飲飲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也不誓於馬安有人而配偶非類乎馬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嘶跪愈甚遠欲害人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中女行過側馬皮履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復棲於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罽用織羅綺衾被以衣被於人間蠶自此始也父母悔恨念之不已一旦蠶女乘彩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矣無復憶念也言訖冲虛而去今其塚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蜀之風俗請觀畫塑玉女之像披以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俗云閭其尸於樹謂之桑樹恥化為蟲故謂之蠶稽聖賦云爰有女人感彼死為化為蠶蟲衣被天下是也陰陽書云蠶與馬同類乃如是房星所化也

彭女

彭女者彭祖之女孫也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陸於氏之子舜舉之於堯臣能調羹進雉羹於堯以其善調味必能養生善養生必能養民遂封於彭城其道可祖彭人世世見之故謂之彭祖言彭地之祖也其地在徐州而彭祖得道不樂冲天周遊四海居蜀多年子孫繁衆故有彭山天彭彭門之名俱在蜀焉禮經云微瀘彭濮皆蜀地也導江有天彭山兩峯如闕相去四十餘步謂之彭門祖嘗隱焉因以為號彭女亦得養生之道隨祖修行亦數百歲朝拜勤志晨夕下僊今彭女山有禮拜石有彭女五體肘膝拜痕及衣髻之跡深有僅寸每往來北平洞及此山井建為彭女化一旦彭女於此昇天其後置縣因山為號元和丁酉歲前進士湛賁立碑以

紀其事蜀紀詳載焉若董沛之彭城即彭祖
始封之地大彭之國雄為五霸之一也唐光
化三年庚申五月有三鶴飛來共巢於彭女
觀檜樹之上巢廣六尺制史司空張琳具狀
聞於蜀主西平王香燈致醮營修觀宇其夕
神燈千炬飛照林巖畫圖上奏下詔褒美仍
編入唐史也

弄玉

弄玉者秦穆公之女也好吹簫時有簫史者
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築臺以居焉弄玉吹

簫十餘年能作鳳鳴鳳來止其臺上夫婦居
臺上數年不下一旦隨鳳飛去於是秦公於
雍宮作鳳女祠時有簫聲焉

園客妻

園客妻者神女也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
而良色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要常種五
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
於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
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蠶
女養蠶既壯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龜每一

繭綵六七日乃盡綵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
陰今有華蠶之祠宇焉

昌容

昌容者高王之女也修道於常山食蓬萊根
二百餘年顏如二十許能致紫草賣與藥家
得之者色加倍好得錢以救貧病者往來城
市世世見之遶近之人奉事者千餘家竟下
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其影或云昌
容能鍊其形者也忽乃冲天而去

漢中酒婦

漢中開下酒婦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姓
氏忽遇卜師呼子先者不知何許人也年可
五十餘云已數百歲酒婦異之每加禮敬忽
一旦來謂婦曰急裝束與汝共應中陵王去
是夜果有二人來特二茅狗一與子先一與
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常
大呼云子先酒母在此此日題有仙之聖道
矣

女几

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常美仙人過其

家飲酒即以素書五卷質酒錢凡間視之乃
仙方養姓長生之術也凡私寓其要訣依而
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質酒
仙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
几遂隨仙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
知所適今所居即女几之山也

河間王女

河間王女者乃玄俗之妻也玄俗得神仙之
道來往河間已數百年卿人言常見之日中
無影唯解已豆雲母亦賣之於都市七九二

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
頭問其病意答言王之所病乃六世餘殃所
致非王所招也王昔嘗放乳鹿即麒麟母也
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常見
父母說云玄俗日中無影王召而視之果驗
王女幼絕羣血清靜好道王以女妻之居數
年與女俱入常山中時有見者

采女

采女者高王宮女也少得養神之道年二百
七十餘視之如十五六歲耳初王聞彭祖有

道拜為大夫封之於彭每稱疾閑居不預政
事服雲母粉麋鹿角雲母水常有少容性
沉靜不自言有道王諸問訊竟莫之告遺以
珍玩皆受以恤貧乏略無所留王於掖庭丘
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使祖居之令采女采繅
耕間道於彭祖采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
法答曰舉形登天上補仙官者當服元君太
一金丹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所為
其次當愛精養神服草藥可以長生但不能
役使鬼神乘靈飛行耳其次陰陽運炁導引
屈伸使百節悉行開機無滯此可以無疾
痛所侵而後思神念真坐忘練液皆可以今
人久壽若二炁交接之道亦流補腦之安此
甚難行有恨棘履刃之危又非王之所為也
吾所聞淺薄道止於此不足宣傳也大宛中
有青精先生千歲而色如童子或終歲不食
或一日九餐可以問其道也采女曰青精先
生何仙也答曰此乃得道耳非仙人也仙者
或鍊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虎上造大階
或為鳥獸浮遊青霄或潛行江海翔翔名山

或服元氣或茹芝英或出入人間或隱跡林莽面生異骨體有奇毛戀好深僻不交流俗者也若以人之修身當食甘珍服輕麗處官秋通陰陽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神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濕風溫不能傷鬼神衆諸不能害五兵百蟲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此乃可貴耳人生於世但養之得宜可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皆傷之也大醉大飽大喜大怒大溫大寒大勞大極皆傷也至樂至憂至畏至恠至恍至躁至奢至淫皆傷也甚飢甚渴甚思甚慮亦傷也久坐久立久卧久行亦傷也寒溫得節飢飽適宜無思無爲惟清惟靜此可與言修身耳已得其壽復養之得宜可二百四十歲四百八十歲但莫傷之也不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者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不至思欲之惑者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不求者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不至於耽溺者所以遵心也凡此之物本以養人而不能斟酌得中反以爲患故聖賢垂戒懼下才溺之流適忘反用

之失所故修道之士皆今禁之欲以檢制之易也故曰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色使自肯聲使耳聾聲令鼻寒欲致心蕩味令口爽苟能節宣得所用之得宜不減年壽必得其益此者譬猶水火用之適當反爲害耳人不知經絡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脂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堂有病耶凡慮思美顧傷人憂志悲哀傷人情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與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暑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所傷者衆而獨責房室爲傷可謂感矣是以男女相成猶天地之相生也所以導養神炁使人不失其和夫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之中三百六十交故四時均而萬物生生生成成不知窮極所以天不失其動地不失其靜氣不失其和物不失其生而能長久也夫人不能法天地之常而獨執一隅單景孤形減衣絕食自取死病愚之甚也去此修攝節宣之外則有服元和之炁得其道則邪伸不能入此理

身之本也餘舍景思神歷藏專引吞餌服御之事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黃已漸過臥起早晏之法可以教初學之士引進向善之門漸正其心而徐息其罪然非便能致人得色若血脈枯竭烝涸敗豈思神念其而能守之固未知其益矣此由愚人爲道而求其永不務其本也又內不養神外則勞形元精漸虛神烝困竭而晝夜伏勤誦讀經訣此亦無益也既久不蒙效則怨道無驗恨古人欺我此又非也我師云解輪形無爲九室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異得內修之要吐納之益數演五行之道用之悉妙行之甚驗年二百八十歲顏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光彩射人視之如十七八者奉事絕洞子絕洞子姓李名修能寅龍申虎之術著書

四十篇名曰道源在人間已數百歲異事之甚勩盡得道要戒之曰我之所修以柔勝則弱制強行之者謹敬爲本如臨深履危御奔衆驚差之毫釐衰爾之榮勩而守之可以長生失其後鍊金液之丹丹成服之而俱得昇天

太陰女

太陰女姓麻名金爲人聰達智慧過群學玉子之道雖得其法未能精微明無其師乃當道沽酒審訪其師焉會太陽子過之飲酒於其肆見女詞旨閑雅禮節恭謹乃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爲誰女聞之喜使妹問客土數爲幾對曰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得道人也我姑問一已知五矣遂請入道室進名饌嘉饌而享之以問長生之要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登玉子之魁綱禮五行之祕寶唯賢是親豈有所恪遂教以輔導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時已二百歲矣有小童之容也太陽子姓爲

名明與王子爲親友王子得道太陽子師而
事之曲盡服勤之禮王子門徒三千餘人唯
太陽子終日昏醉二百餘年竟不情鍊王子
謂之曰汝當理身養命爲衆賢之師而低迷
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十年猶不免
死此凡庸所不爲况於達者乎乃改節鍊丹
丹成服之仙去在世五百餘年常有少客王
子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周幽王知其有道微
之不出建隱山得道也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顧名和少喪父或相其丹子皆曰
不壽惻然爲憂嘗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
得一死不可復生况聞壽之限促非修道不
可以延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
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時
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
又能徒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
異指之即失所在門戶攬有關鑰者指之即
開指山山推指樹折更指即如故將弟子行
所到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石開入其中

室屋床机幃帳厨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
里所在常爾罷食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
如毫芒或吐火漲天壑之即城火能生炎火
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爲小兒或爲車
馬無所不作行三十六術甚有其效起死回
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故所服食亦無得其
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鶴忽白日昇天而去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之妻也綱字伯鸞仕爲上虞
令亦有道術能微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亦
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清靜簡易而政
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旱暵漂墊之害無疫毒
驚暴之傷歲歲大豐遠所仰暇日與夫人較
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確舍從東
而起夫人禁之火即便滅庭中兩株桃夫妻
各吃一株使之相關擊良久綱所吃者不勝
數走出於籬外綱塗盤中即成鯽魚夫人唾
盤中成獼食其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值
虎網禁之虎伏不起適欲往虎視之夫人徑
往其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縛

虎毒歸繫於床脚下網每共試術事事不勝
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網昇樹數丈
力能飛舉夫人即平生床上冉冉如雲氣之
舉同昇天而去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者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
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
恚怒之聖母或行理疾救人或有所之詣杜
恚之愈甚告官訟之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
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窓中飛去衆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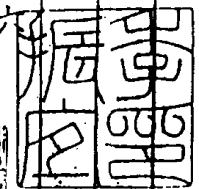
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著履一網在窓下自
凡昇天於是處近立廟祠之民所養事禱祈
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
所在青鳥即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
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海中不得鳥姦盜
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病
傷也

西河小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女山甫雍州
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親

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每入人家即知其家
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知目擊又知將來吉
凶言無不中見其外甥女體常多病將藥與
之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
漢帝遣使者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苦
一老翁翁頭鬢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
之女子答曰此子是妾兒也昔妾舅氏伯山
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惡妾多病以神藥
授妾妾服之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
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乃恚之故與杖爾
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曰妾年二
百三十歲兒年七十矣女亦入隱華山得仙
而去

壩城集仙錄卷之六



壩城集仙錄

六卷
晉張君房撰
唐本

蜀杜光庭撰記古今女仙凡三十七人云壩城者以女仙統於王母而王母居金壩城也張君房雲笈七籤所載與此本互異然此本前數卷皆襲漢武內傳陶宏景真誥之文真偽益不可知疑君房所錄爲原本而此本爲後人雜摭他書砌合成編然均一荒唐悠謬之談其真偽亦無足深辯耳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一卷

〔前蜀〕杜光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陳氏晚晴軒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洞天福地

嶽瀆名山記一卷》提要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序

乾坤既開清濁肇分融為江河結為山嶽或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聖上真主宰其事則有重宮閤府玉宇金臺或結氣所成凝雲虛構或瑤池翠沼流注於四隅或珠樹瓊林扶疎於其上神鳳龍虬之所產天驕澤馬之所棲或日馭所經星躔所屬含藏風雨蘊畜雷雷為天地之開樞為陰陽之機軸乍標華於海上或迴鍊於天中或弱水之所縈或洪濤之所隔或日景所不照人跡所不及皆真經秘冊敘而載焉太史公云大荒之內名山五十其間五嶽作鎮十山為佐之龜山玉經云大荒之內有洞天三十六別有日月星辰靈仙宮闕主御罪福典錄死生有高真所居仙王所理又有海外五嶽三島十洲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二十四化四鎮諸山今總一卷用傳好事之士其有宮城處所得道姓名洞府主張仙曹品秩事條繁廣不可備書聊紀所管郡縣及仙壇宮觀大數而已天復辛酉八月四日癸未華頂羽人杜光庭於成都玉局編錄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編

嶽瀆眾山

玄都玉京山在大羅之中玉清之上元京山在玉京之前峨眉山在玉京之前廣霞山在玉京之右紅映山在玉京之右紫空山在玉京之右五間山在玉京之後右在玉清之上大羅之下諸山周繞玉京玄都之山以為輔翼也

三秀山在玉京之前金華山在玉京之右寒童靈山在玉京之右秀華山在玉京之右三寶山在玉京之後飛

霞山在玉京之後得絕空山在太清之中

石三境之山皆真氣所化上有宮闕大聖所遊之處下應人身十三官府事見大洞經中

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南嶽長葛山在南海中赤帝所都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十辰星為天地心方壺山在北海中去岸三十萬里扶桑山在東海中地方萬里日之所出蓬萊山在東海中高一千里連石山在東南辰巳之地海中沃焦山在東海中百川注之而不盈方丈山在大海中高四十九萬七千

晚晴軒陳氏鈔本

丈鍾山在北海中弱水之北萬九千里員嶠山在大海中上干日月咸與山在巨海之中鄧都山在九疊之下一云在夔地鬼神之司

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七千里瀛洲在東海一名青丘穆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祖洲在東海中地方萬里出不死草元洲在大海中地方三千里長洲在巨海中地方五千里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鳳麟洲在西海中出續絃膠聚窟洲在西海中地方萬里出反魂香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生洲在西海中地方二十五百里

滄海島在大海中高五萬里

右十洲三島五嶽諸山皆在崑崙之四方巨溟之中神仙所居五帝所理非世人之所到也

中國五嶽

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圍二十里在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枯蒼山為佐命靈山東山為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人山周圍二十里以霍山潛山為儲副天台山白曲山為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為五土之主周圍一千里在洛州告成縣少室山東京

晚晴軒陳氏鈔本

武當山為佐命太和山陸渾山為佐理西嶽華山嶽神
金天王領仙官玉女七萬人山周迴二十里在華州華
陰縣地肺山女凡山為佐命西城山青城山峨眉山嵒
冢戎山西玄吳山同佐理北嶽恒山嶽神安天王領仙
官玉女五萬人山周迴二十里在鎮州河逢山抱嶺山
為佐命玄隴山崆峒山陽洛山為佐理

十大洞天

第一玉屋洞小有清虛天周迴萬里王衆所理在洛州
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有虛明天周迴萬里司馬季主
所理在武州第三西城洞太玄總真天周迴三十里王
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玄洞三玄極真天廣二十里
裴君所理在金州第五青城洞寶仙九室天廣二千里
審真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洞上玉清平天
廣八百里王君所理在台州唐興縣第七羅浮洞朱明
曜真天廣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羅縣屬修州第八句
曲洞金壇華陽天廣百五十里茅君所理在潤州句容
縣第九林屋洞左神幽墟天廣四百里龍威丈人所理
在蘇州吳縣第十括蒼洞成德隱真天廣三百里平仲
節所理在台州樂安縣
右十大洞天五嶽皆高真上仙主統以福天下以統

晚晴軒錄

衆神也

青城山五嶽丈人希夷真君在蜀州天柱山九天司命
真君在舒州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在江州

右佐命山三上司山皆五嶽之佐理以鎮五方上真
高仙所居也

五鎮海濱

東鎮沂山東安王在沂州南鎮會稽山永興公在越州
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晉州西鎮吳山成德公在隴州北
鎮醫巫閭山廣寧公在營州東海廣德王在萊州界南
海廣利王在廣州界西海廣潤王在同州界北海廣澤

王在洛州界江濱東廣源王在益州立春祭淮濱南長
源王在唐州立夏祭河濱西靈源王在同州立秋祭海
濱北清源王在洛州立冬祭漢濱漢源王在梁州
封平

三十六靖廬

綿竹廬在漢州綿竹縣栖林山紫蓋廬在荊州當陽縣
瀘水廬在瀘州安樂山丹陵廬在洪州西山鍾若宅守
玄廬在終南山尹喜宅靈淨廬在亳州太清宮送仙廬
在岳州墨山孔昇觀契靜廬在鄭州圃田列子宅凌虛
廬在南岳中宮鳳凰廬在襄州鳳林山子真廬在洪州

晚晴軒錄

西山梅福壇玄性廬在撫州南城縣魏夫人壇昇玄廬在袁州吳平觀啟元廬在號州桃林古關今陝州靈寶縣出谷廬在廬州青牛谷君平廬在漢州綿竹縣君平宅斗山廬在興元城固縣唐公昉宅先天廬在南嶽騰空廬在洪州遊帷觀昭德廬在廬山尋玄廬在江西吳猛觀得一廬在潤州鹿跡觀啟靈廬在奉州啟靈山宗華廬在洪州宗華觀彭君宅朝真廬在京兆會昌昭應山黃堂廬在江西洪州迎真廬在洪州招隱廬在江西洪州紫虛廬在南嶽魏夫人壇啟聖廬在岐州天興縣啟靈宮本名天柱廬鳳臺廬在京兆盤屋縣蕭史宅東

華廬在衢州龍山縣東華觀祈仙廬在洪州黃真君宅元陽廬在蘇州常熟縣張道裕宅東家廬在徐州蒙山貞陽廬在洪州曹真君宅

三十六洞天

霍童山霍林洞天三千里在福州長溪縣太山蓬玄洞天一千里在兗州乾封縣衡山朱陵洞天七百里在衡州衡山縣華山總真洞天三百里在西嶽常山總玄洞天一百里在北嶽嵩山司真洞天三十里在中嶽峨眉山虛陵太妙洞天三百里在嘉州峨眉縣廬山洞虛詠真洞天三百里在江州潯陽縣九天使者四明山丹山

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越州餘姚縣劉樊得道會稽山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越州會稽縣夏禹探書方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京兆盤屋縣太上所現壇西山天寶極玄洞天三百里在洪州南昌縣洪崖所居大園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里在漳州醴陵縣傅天師所居石室仙壇潛山天柱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在舒州桐城縣九天司命武夷山昇真化玄洞天百二十里在建州建陽縣毛竹武夷君鬼谷山貴玄思真洞天七十里在信州貴溪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千里在溫州永嘉縣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吉州新

陰縣蓋竹山長耀寶光洞天八十里在台州黃岩縣葛仙公所居都嶠山太上寶玄洞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山秀樂長真洞天七十里在容州北源句漏山玉闕寶圭洞天三十里在容州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真太虛洞天三十里在道州延唐縣洞陽山洞陽隱觀洞天百五十里在潭州長沙縣暮阜山玄真太元洞天二百里在鄂州唐軍縣吳猛上昇處大酉山大酉華妙洞天一百里在辰州界金庭山金庭崇妙洞天三百里在越州剡縣諸伯玉沈休文居之麻姑山丹霞洞天一百五十里在撫州南城縣麻姑上昇仙都山仙都祈仙洞天三

百里在處州縉雲縣黃帝上昇青田山青田大鵝洞天
四十里在處州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天將玄蓋
洞天一百里在杭州餘杭縣天柱觀鐘山朱湖大生洞
天一百里在潤州上元縣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三十
里在茅山東北中茅君所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
十里在朗州武陵縣金華山金華洞天五十里在
婺州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紫蓋山紫玄洞盟洞天
八十里在韶州曲江縣

七十二福地

地肺山在茅山有紫陽觀乃許長史宅石碣源在台州

黃名縣嶠嶺東仙源在溫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玉
瑯山在溫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崆峒山在夏州黃
帝所到郁本坑在吉州玉笥山玉梁觀乃蕭子雲宅武
當山在均州七十二洞君山在岳州青草湖中桂源在
連州祀福山廖先生宅靈墟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
居處沃州在越州剡縣天姥峯在台州天台南劉阮迷
路處若耶溪在越州南樵風徑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
遠山在婺州浦陽縣東白山安山在支州安期先生居
處馬嶺在郴州蘇耽上昇處鵠羊山在長沙縣許君新
屋處洞真壇在長沙南嶽祀融奉洞宮在長沙北玉清

晚晴軒陳氏鈔本

壇在長沙北洞靈源在衡州南嶽招仙觀上峯岡山在
溫州安國縣負白先生修藥處爛柯山在衢州信安縣
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天師宅勒溪在建州建陽縣靈
應山在饒州北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精山在虔
州虔化縣張女真修道處閭皂山在吉州新淦縣天師
行化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逍遙山在洪州連西山許
真君修道處東白源在洪州新吳縣鍾真人宅鉢池在
楚州北王真人修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壇在蘇州
洞庭湖中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修道處几華山在
池州青陽縣實真人上昇處桐栢山在唐州桐栢縣淮

水上源平都山在忠州鄞都縣陰君上昇處綠蘿山在
常德武陵北章觀山在澧州澧陽縣祀猿山在潯州上
雲莊周所居大面山在蜀州青城山羅真人所居虎溪
在湖州安吉縣方真人修道處元晨山在江州都昌縣
馬鎮山在舒州王先生修洞湖法處德山在朗州武陵
縣善卷先生居古名枉山雞籠山在和州應陽縣玉峯
在藍田縣商谷在商州上洛縣四皓所隱處陽羨山在
常州義興縣張公洞長白山在兗州中條山在河中永
樂縣侯真人上昇處霍山在壽州雲山在朗州武陵縣
四明山在梨州魏道微上昇處羅氏山在洛州韓氏縣

晚晴軒陳氏鈔本

子晉上昇處臨邛山在邛州臨邛縣白鶴山相如所居
少室山在河南府連中嶽翠微山在西安府終南太一
觀大隱山在明州慈溪縣天寶觀白鹿山在杭州天柱
山吳天師所隱大若岩在溫州永嘉縣貞白先生修真
誥處嵯山在萊州嶗山仙公會貞處西白山在越州
剡縣趙廣信上昇處天印山在昇州上元縣洞玄觀仙
公行化處金城山在雲中郡三皇井在溫州仙岩山沃
壤在海州東海縣二疎修道處

靈化二十四

陽平化五行金節寒露上應角宿甲子甲寅甲戌人屬

上化彭州九龍縣界四十里下化新都界四里翟仙

葉張衡白日上昇

鹿堂化五行木節霜降上應亢宿戊午乙卯戊申人屬

漢州綿竹西北二十里永壽二年老君天師誓萬神

於此天真皇人所處

鶴鳴化五行金節立冬上應房心宿庚辰壬辰人屬

邛州大邑縣西北去縣三十里餘老君授天師蘇處

徐孝道何丹陽馬成子上昇

滿沅化五行土節小雪上應尾宿丙辰戊辰人屬彭州

九龍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范蠡真人白日上昇

晚晴軒陳氏鈔本

萬墳化五行火節大雪上應箕宿己卯丁卯辛卯癸卯
人屬彭州九龍縣西北六十里上清真人所居楊先
賢蒲高遠葛永墳上昇本名上清化

庚除化五行水節冬至上應斗宿丙寅庚子壬戌人屬
漢州綿竹縣東三十里應天上庚除府也張力子於
此白日上昇

秦中化五行水節小寒上應牛宿戊寅庚寅壬寅人屬
漢州德陽縣北二十里皇人授韓衆天文金書於此

上昇

真多化五行金節大寒上應女宿乙丑丁丑人屬漢州

金堂縣西北二十五里老君天師道會之所王方平

李真多上昇一名上真化

昌利化五行土節立春上應虛宿己酉己丑人屬漢州

金堂縣東二十里李八伯三度鍊丹來往八伯於此

上昇

隸上化五行水節雨水上應危宿辛丑癸丑人屬漢州

德陽縣北五十里李子元術叔卿於此上昇

湧泉化五行木節驚蟄上應室壁宿丙子癸亥人屬漢

州德陽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馬明生玄真蘇上昇
於此

晚晴軒陳氏鈔本

桐樓化五行水節表分上應奎宿壬子壬午人屬蜀州
 新津縣南十里黃帝鍊丹於此山上有天池石碑升
 龜存焉
 北平化五行金節清明上應婁宿乙亥乙亥人屬蜀州
 彭山縣西北二十五里一名財化山列聖高仙所遊
 王子喬上昇之所
 本竹化五行木節穀雨上應胃宿乙巳辛巳辛亥人屬
 蜀州新津縣西北二十五里黃帝所遊郭縣子上昇
 於此有梯壇竹因此為名
 蒙秦化五行火節立夏上應鼎宿甲戌丙戌人屬蜀州
 臺登縣二十五里伊尹趙龜趙昇趙王子上昇
 平蓋化五行土節小滿上應畢宿丁巳巳巳癸巳人屬
 蜀州新津縣北三十里山有玉人長一丈三尺出則
 天下太平仙人崔孝通於此上昇
 雲臺化五行火節芒種上應寅參宿丙午庚午庚戌人
 屬閬州蒼溪縣東南三十五里天師永壽二年九月
 九日上昇
 瀘口化五行木節夏至上應井宿乙酉丁酉人屬興元
 府西縣五里陳安世袁氏女二人上昇
 後城化五行土節小暑上應鬼宿辛酉癸酉人屬漢州

魏晉書地理志

什邡縣西北六十五里天師授夏子然守一之道白
 日上昇
 公慕化五行金節大暑上應柳宿甲申壬申庚申人屬
 漢州什邡縣西北五十里天師授蘇子玉璣文紫字
 白日昇天
 平崗化五行水節立秋上應星宿戊戌丁亥人屬蜀州
 新津縣西南四里一名靈泉化李阿雅君上昇於此
 主簿化五行金節處暑上應張宿乙未己未癸未人屬
 邛州蒲江縣東北三十里一名秋長化主簿王興女
 仙楊正見上昇之所
 玉局化五行水節白露上應箕宿丁未辛未人屬成都
 府南一里一名玉女化老君天師永壽元年降此地
 涌玉局因以為名
 北邙化五行土節秋分上應軫宿戊子甲子人屬東都
 城北務成子帛和王子晉呂奉呂文起於此昇天龍
 朔二年老君見

魏晉書地理志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蜀杜光庭撰首仙山次五岳次十大洞天附以青

城山次五鎮海瀆次三十六精廬次三十六洞天

次七十二福地次靈化二十四皆神仙幻竇之言

故雖紀山川不隸之地理類焉

无上秘要一卷

不著撰者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

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无上秘要

一卷》提要

顏堂訂正无上秘要

華亭陳繼儒訂

繡水沈孚先校

尸解品

司命東卿君曰夫尸解者形之化也本真之練
蛻也軀質之遁變也五屬之隱適也雖是仙品
之下第而其受所承亦未必輕矣或未欲昇
天而高栖名山或欲崇明世教令死生道絕或
欲斷子孫之近戀盡神仙爲難希或欲長觀世
化憚仙官之劬勞也妙道一備則高下任適固
不可用明死生以制其定格所謂隱廻三光白
曰陸沉者也

飛琅玕之華而方營丘墓者高丘子衍門子洪
崖先生是也而不知高丘子時以尸解入六景
山後服金液之水又受飛琅玕之華於中山方
復託死乃入玄洲受書爲中嶽真人衍門子今

在蒙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洪

先生今爲青城真人

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者先師王西城及趙伯玄劉子先是也

服金丹而告終者臧延甫張子房墨翟子是也抱九轉而尸臭吞刀圭而蟲流者司馬季主穽仲君燕昭王王子晉是也

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

之實而方墓于汲郡

夏禹諸鍾山啖紫棕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隱于會稽

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卽服之而方死葬蒼梧之野

此諸君竝已龍奏靈河鳳鼓雲池而猶尸解託死者正欲斷以死生之情示民有始終之限耳

豈肯腐骸太陰以肉餉螻蟻者哉直欲過蓬萊之夫塞俗人之願望至於青精先生彭鏗鳳綱及商山四皓淮南八公竝已服上藥不至一劑自欲出處默語肥遁山林以遊化爲樂以昇虛爲感非不能登天也弗爲之耳以此諸君自展轉五嶽改名易字不復作尸解之耳

夫尸解之道如爲少妙旣今希有情阻聞者不及一以死鎮其路示無所復論雖彭鏗遊山鳳

綱市朝四皓假首以素八公變形萬化亦吾所不願矣自有方諸刻名應得尸解之仙者或稟受使然或志行替敗或學尋淺狹情向頽住此自希尚所及正以分得之耳非向所論諸君衍門子輩旣飽上藥而故爲尸解者也吾昔受先師尸解上方委化之道雖不得獲用常所依依今向塵垢四會交兵激合三官驅除嫉賢害道言神仙者致病尋媼利者富貴志道求生者亦

何爲汲汲于風火之中束帶以入鄆市哉今密
出尸解之方可各以傳示弟子應爲真人者用
之潛遁足以遠凶患施之而遊可以盡子孫之
近戀隱之而遊可以登名山也若失道數兼備
萬術斯明役使百鬼招召衆靈坐在立亡分氣
散形雖處三軍而飈鋒不能兵雖行凶危而災
癘不能干雖入市朝而百害不能生者可无復
施尸化之遷耳夫此之解者率多是不汲汲于
走上祕要

四

龍輪樂安栖於林山者

以錄形靈丸以合唾塗所持枝與之俱寢三日
則杖化爲已形在被中自徐遁去傍人皆不覺
知

以藥塗火炭則他人見形而燒死謂之火解以
丸和水而飲之抱草而臥則他人見已傷死
于空室中謂之兵解

凡自從任故自得還其故邑也但當改姓名變

容貌昔有人作此去入林慮山積十二年而復
還家也

上解之道名配紫簡三官不復闕其間隙妄以
死加之

錄形靈丸亦可與人作尸解但當曉示其去止
節度耳欲將得意弟子俱行遊者當按之其用
他藥得尸解非是靈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
反故鄉三官執之

走上祕要

五

尸解之法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已死乃從旁
出者有死畢未殮而失骸者有人形猶存而无
復育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既脫而失形者
白日歿謂之上尸解也夜半去者謂之下尸解
也曉向暮而去者謂之地下主者雖獲隱遁而
跡兆不滅爲人所疑今世志未厭不及遊故鄉
遊栖靡定深所疑惑意在于此自先世有功在
三官流逮後嗣或易世練化改氏更生者此七

世陰德根葉相及既終當遺脚一骨以歸三官
餘骨隨身而遷男留左骨女留右骨皆受書為
地下主者二八十年乃得進受地仙之道矣
臨終之日視其形如生人之肉既死之時尸體
香潔足指不青手皮不皺者謂之先有德行自
然得尸解

右出洞真藏景錄形神經

四紀篇曰九真中經或曰飛行羽經有之者白
无上祕要

六

日尸解

六紀篇曰靈書紫文或曰五老寶經有之者尸
解

右出洞真瓊文帝章經

諸尸解地下主者按四極真科一百四十年乃
得補仙官復一千三百年乃得補真官於是始
得飛華蓋乘群龍登太殿遊九宮也

右出洞真太上隱書經

有此經未能勤修思真念靈與俗无別者故不
失隱存下仙白日尸解

右出洞真太素真經

太極真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如
刺三日欲飲飲計足一斛氣乃絕死既殮失尸
所在但餘衣在耳是為白日解帶之仙若知藥
名者不復心痛但飲足一斛乃絕也既絕已自
悟所遺尸者在也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
无上祕要

七

右出真迹經

太極金華真人以此經文刻于太微天帝紫微
宮玄琳玉殿東壁牖上其文曰

五氣異方津光合形有終而死有始而生萬類
反本千條歸冥氣適浮烟血奔流清哀哉兆身
非真不成何不竭以雲草玄波徊以卉醴華英

會以五光七白靈蔬和以白素飛龍沐浴平旦
正心向東凝精勵魂上帝五公再拜朝靈鎮固
五方長生天地出入流通各安其位生華五藏
此文乃上清八曾交龍大書非世之學者可得
悟了者也太素真人顯別書字受而服之求其
釋注於太極山焉

雲草玄波者黑莖勝是也一名玄清卉醴華英
者蜜也五光七白靈蔬者薤菜也白素飛龍者
无土秘要

石英也

法當種薤菜使五月五日不掘拔者唯就鋤壅
護治之耳經涉五年中乃取任藥名爲五光七
白靈蔬擇取薤白精肥者十斤黑莖勝五斗白
蜜凝雪者五斗高山玄巖絕泉石孔之清水三
十六斛白石英精白無有礪礪者五枚先好於
磨石上礪護使正圓如雀卵之小小者好瑩
治令如珠狀勿令有礪石之餘迹先清齋一百

六十日令齋日訖於九月九日先築土起基高
二尺作竈屋屋成作好竈以竈口向西屋亦開
西戶也當得新鐵釜安竈上是九月九日申酉
之時向竈口跪東向內五石子于釜中于是乃
先投一枚于釜中祝曰

青帝公石三素元君太一司命玄母理魂固骨
填肝守養肝神肝上生華使肝永全 次又投
一枚于釜中祝曰

无土秘要

九

白帝公石太一所憩元父理精玄母填肺守養
肺神使無朽廢肺上生華千萬億歲 次又投
一枚于釜中祝曰

赤帝公石帝公同音玄母理血桃康填心守養
心神使無灰沈心上生華一成玉林 次又投
一枚于釜中祝曰

黑帝公石太一同算玄母元父理液混變守養
腎神使無壞亂腎上生華常得上願 次又投

一枚于釜中祝曰

黃帝公石老君同威太一帝君理魄鎮脾守養脾神使無崩頽脾上生華白日晨飛

投石時皆各閉氣五息然後乃投石都畢起向竈五再拜

又取薤白五斤好積覆於五石之上畢內蜜灌薤上畢內苜蓿五斗灌蜜上畢乃格度苜蓿入釜深淺高下處所也然後稍入清水使不滿釜

无上祕要

小許止木蓋游覆釜上九月十日平旦發火當取直理之木煑燥好薪不用蠹蟲及木皮之不清薪火煮之纔令覺劣沸而已勿使涌溢大沸當屢發視調其下火

當先視腴格處所若煮水煎竭輒當益水所盡三十六斛水而止又水盡之後更加煎令減先腴二寸格籌量以意斟酌視之都畢成也寒之于釜中去下火灰密蓋其釜上五日乃徐取五

石平旦向五方各再拜畢跪以此腴雜以東流水以次服之飲水及腴取令送石子入口下喉中耳

服之時亦如初投石于釜中時一二按祝而服之也畢又五再拜畢

若藥煎既成而視無復石者非有他也直五精伏散隱靈化形故自流遯於雲腴之中无所凝也但當日服五合以清酒飲送之神變反質各

无上祕要

自鎮養五臟矣自于五臟之內更生成五石也慎不可猛火火猛石精飛去滓濁壞爛雲腴熬臭不可服御

又雲腴之味香甜異美彊血補精填生五藏守氣凝液長養魂魄真上藥也以好器盛之密蓋其上卽日服二合爲始日日以常若腴蜜煎彊者亦可先出服石然後加腴更和煎之取令凝如割肪也人亦有丸服之者日三十丸大都丸

不止服之佳也趣復任人所便耳便則安于
體體便則無不佳常能服此服者乃佳若先服
已盡當更合如前之法用白石英五兩填釜底
一兩輒一投祝說如法但不復礪石使圓而重
服之耳藥成出此石沈東流水中不嘗燥竭之
淵若不欲更合此服者亦无損於前五石也此
服名玄水玉液一名飛龍雲服一名鍊五石之
華膏服之十五年身有玉光内外洞徹長生天
无上秘要

地役使鬼神三年之後眼可夜書真人云此方
愈於鍊八石之鉅金必勝于桂水雲母之玉漿
也既服此五石石入喉徑寶填五藏五藏常生
華一藏中輒有一石以守藏孔藏孔之上皆生
五色華也若其人或斃死而適太陰權過三官
者肉既灰爛血沈脉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
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歡息大神内閉
太一録神司命秉節五老扶華帝君寶質或三

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五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
卽又收血育肉生津結液復質反胎成形濯質
乃勝于昔未死之容也真人鍊身于太陰易貌
于三官者此之謂也

太微天帝君詠曰

太陰鍊身形 勝服九轉丹 華容端且嚴

面色合靈光 五石會天真 太一寶神關

上登太極殿 受書爲仙人

无上秘要

三

南嶽真人赤松子曰昔有趙成子者學仙之士
也初受吾鎮生五藏上經乃按而爲之成子後
故欲還入太陰求改貌化形當是時自故死亡
于幽州上谷云丘山中石室之下卽爲死尸白
骨也後五六年忽有他人經山行者見此尸在
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藏自生又香而
不爛如故以液血纏裹五色之華瑩然于内紫
胞結絡交纏于外彼人乃歡曰昔聞五藏可養

以至不朽者今見其人矣此子將有道而不終
乎因手披死尸五藏之內藏中各見有一白石
子在焉彼人又曰使汝五藏不朽者必此五石
也子已失道可以相與因採取而仰吞石石皆
以入喉也彼人別去十餘年而成子之尸當生
當生之時彼人先服石子即日皆飛從口出如
飛蟬之狀逕還死尸之藏因此成子改形而起
矣彼人既見石飛心震意惕後日故入此山尋
无上祕要

視死尸所在彼人既到石室之前方見成子散
髮偃據洞嘯靈谷面有玉光髮色流澤於是彼
人惶遽累息匍匐於巖岫之間林竹之側成子
問之曰子何人哉爾乃忽見成子前有五老仙
公披錦帶符手秉羽節頭建紫冠足蹈空虛竝
切齒而言於成子曰昔盜吞先生五藏之寶石
者今此癩面人是也言畢彼人面上卽生惡瘡
又噤而失言狼狽而歸比及達家癩瘡已徧于

一門而同時俱死族卽滅矣

夫得道之士而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
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非不欲拚惡人之心性
閉凶愚之耳目也直欲觀靈驗于八方示真威
以流赫耳況加含五帝之神石靈公之精英欲
盜服以延壽竊以希長生不可冀也豈可爲哉
南嶽真人故復書而記之以祛盜濫之凶心乎
右出洞真太極帝君填生五藏上經

无上秘要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稱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此本僅數十則前後雜亂無次第不特非七十二卷之舊卽所謂二十三通者亦不可復辨卷內引司命東鄉君語又列張子房司馬季主諸人疑非晁公武所見之本或後人襲原書之名刪他書以成編也其大旨推演尸解之術而尸解之術在煉錄形靈丸又云尸解者當遺腳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留左骨女留右骨又有火解兵解諸術俱怪誕不經

胎息經一卷

題 幻真先生註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汲
古閣刻津逮祕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胎息經一

卷》提要

胎息經

幻真先生註

胎息伏氣中結

臍下三寸爲氣海亦爲下丹田亦爲玄牝世人
多以口鼻爲玄牝非也口鼻卽玄牝出入之門
蓋玄者水也牝者母也世人以陰陽氣相感結
於水母三月胎結十月形體具而能生人修道
者常伏其炁於臍下守其神於身內神炁相合
胎息經

汲古閣

而生玄胎玄胎既結乃自生身卽爲內丹不死
之道也

氣從有胎中息

神爲炁子炁爲神母神炁相逐如形與影胎母
既結卽神子自息卽元炁不散

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

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舍神者身之主也主人安
靜神卽居之主人躁動神卽去之神去氣散安

可得生是以人耳目手足皆不能自運必假神以禦之學道養生之人常拘其神以爲神主主既不去宅豈崩壞也

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

道經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天地所患人不能知至道能知而不能行知者但能虛心絕慮係炁養精不爲外境愛欲所牽恬淡以養神氣卽長生之道畢矣

胎息經

二

反古開

神行卽氣行神住卽氣住

所謂意是炁馬行止相隨欲使元氣不離玄牝卽先拘守至神神不離身炁亦不散自然內實不飢不渴也

若欲長生神氣相注

相注者卽是神氣不相離玄綱云錙銖陰炁不滅不爲鬼纖毫陰炁不盡不爲仙元炁卽陽炁也食氣卽陰炁也常減食節欲使元炁內運元

炁若壯卽陰氣自消陽壯陰衰則百病不作神安體悅可覲長生矣

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

神之與氣在母腹中本是一體之物及生下爲外境愛慾所牽未嘗一息暫歸於本人知此道常泯絕情念勿使神之出入去來能不忘久而習之神自住矣

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胎息經

三

減市關

修真之道備盡於斯然聖人之言不可忘乎凡胎息用功後關節開通毛髮疎暢卽但鼻中微微引氣相從四支百毛孔中出往而不返也後氣續到但引之而不吐也切切於徐徐雖云引而不吐所引亦不入於喉中微微而散如此內氣亦下流散矣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

亦爾行亦坦然戒於喧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
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久久之名列
上仙

胎息經

四

汲古閣

胎息經 終

胎息經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幻真先生注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經與
注似出一人大旨本老子谷神不死一章而暢發
其義

疑仙傳三卷

題 隱夫玉簡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疑仙傳三

卷》提要

疑仙傳卷上 中下同卷下

隱夫玉簡撰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錄得此事報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為名今以諸傳攝成三卷目之為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飲別元臨歧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攜一藥囊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為賣藥翁人買藥不得者其疾必不愈蒲

州富人王論者性恬靜好道優長於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其酒炙命之欲問其賣藥翁既至論家不揖論而反揖一蒼頭論以爲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論曰君欲問哉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論因問翁曰翁不顧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既稟天地之氣爲人即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爲姓名也論曰倘一囊藥而治衆病何藥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表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即體和體和即無病氣不和即體不和即有病病本唯一也世人強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論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實難死實易常救之即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于人間而欲餌之長生久視即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病即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固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即可使不識即必害人論知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揖我而揖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覺揖也論曰今便以此蒼頭

奉君爲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與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論因授此書今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而去尋皆不知所存論讀此書大連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觀論既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既覩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于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繞罷怨舉目見

一翠幄臨水絃索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天下陽臺耶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耶女郎駭然变色良久乃歛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少年疎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固願聞一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索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

秋又來繞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之者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彩雲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尋路遐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笑負琴生者遊長安數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琴人不問即不語人亦以為狂或臨水或月下即援琴撫弄必淒切感人李太白聞焉就酒肆攜手同出垆野臨水竹藉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弄太白不覺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

樂于人心唯琴之音而傷人心我本為爾不傷心不知爾亦傷心邪足知爾放曠援俗是身也非心之放曠援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曰丈者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曰我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為落魄故我有落魄之迹太白曰丈者知世人惡此落魄何不知而改之生曰我惡之即當改之世人惡之我奚改邪太白又曰丈者負此琴祇欲自撫之以為樂也欲人樂之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

之者聞之即為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若之為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飄豔冶如處子佳人王孫公子以為麗詞達士即不以為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即輕浮豔冶不足觀我之風骨氣槩豈不肯仙才邪生曰君骨凡肉異非真仙也止一貴人爾復況體穢氣卑亦貴不父但愛惜其身無以虛名為累言罷與太白同醉而回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見後數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就問之忽然而滅

昔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即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即宿于郊野道士王奉教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也奉曰此犬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燕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餘萬里至一山峯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寒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乃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

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既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四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微不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其女曰我是道家人聞爾好道故來教爾女驚喜見

之且又聞欲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侍婢知其事問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其事得不以為私乎女曰但勿泄我當速問道後遣之因至深夜焚香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書授法錄我且處閑閣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古白日昇清天者又豈閑讀書授法錄也夫神仙之道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故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問曰處人

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之道不亦難哉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動神仙也既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米却粒而得之者苟修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羣草為衣露為食勤苦于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米却粒亦何望哉女俱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靈氣又非凡俗也爾今心若誓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辟曰神仙之道盡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却去乃乘鶴飛去其女謂侍婢曰我遂道也當得道耳尋絕滋味去

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無聞天下名山有神仙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于山中藥無不購餌關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盧無子謂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遊一名山簡得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耶盧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名山是有神仙之迹去遊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尋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奇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

之於山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
君俱入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遽
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橋之兩邊欄檻並飾以珠翠
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畫門上有牌題之曰虛無
子宅簡愕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
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
所有遽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
子數人侍立樽俎間唯珠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
次一草謂簡曰只此草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
同矣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小艇過其水
就水次取此草子以賜簡簡因藏于懷中起謂虛無
子曰吾子必此佳我當回虛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
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草子種之而以其苗食
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子仍曰君其
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悟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
鄉乃以此草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
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上

疑仙傳卷中

隱 夫 王 簡 撰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
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
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為脯汲水為酒以禮待道流道
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為一大飛禽乘之而飛
俄頃間復至攜一碁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碁
道流大恠因問曰何處去取此碁局邪范氏曰我往
南海遺女伴家取此碁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
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
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
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為妻傳我以其
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
空中有綠竹之聲頃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
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
於山前我偶命之不與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
碁也玄乃曰女伴但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
其女子即便於面前以手畫地變為一大池周圍皆
長松翠竹隈其岸即菱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
即自登之范氏遽以一隻履投于池中又變為一畫

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棹而歌其歌聲清切其傷感人
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來十五餘年遊山訪藥
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即曾有此神仙之事
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悅之
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芰荷及
畫舸皆應聲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昇空而
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此道流乃謝而
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
玄已移家入遠山也

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于江邊見一

水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
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
可鑽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景覽十洲之事知塵世
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虔禱也其如無髣髴
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玉
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
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者不然其永去勿復住其龜遽
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因
引之徐行于江邊遊賞忽一老叟遽問陽曰此龜我
所失也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食之老

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濕人
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
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
周游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
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半陽因乘之龜
負陽走入江中陽見水皆自分流略不濡濕乘之數
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惧乃祝龜曰爾當負
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却復舊隱也陽既知此龜
有異因築屋西邊又數日至一山上有瓊株瑤樹仍
見一玉池聞山頂上有人歌聲陽不測其事又祝龜

而回後又思仙境 乘此龜東遊倏忽而至一大山
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樓閣入雲陽又惧不敢入
水而祝龜曰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若
陽曰我多在山中取樂耳人又問其龜若陽曰此龜
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色奇
而別無他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避
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
端莊而善于方響其親族皆呼為方響女貴妃知之
因欲取焉父母聞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揚妃

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為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問亦有富貴之樂爾莫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一

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于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為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况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為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管華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趙魏之間性不好謙恭而復辯恚忽因遊偶遇張果先生先生招之曰來管華華謂張果曰爾誰邪張果曰我張果先生也華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因謂曰爾非不知人

間之禮人間帝王尚教我也爾莫不敬我也華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能教爾也果因命之同遊恒山華從之果乃令華閉目華曰閉目即可去遊不閉目即不可去遊也果曰柰爾凡体邪華曰爾凡体尚可去我又豈不能去果擲所繫之杖更一青牛令華乘之華既乘之與果同入恒山果因引華登絕頂坐而問之曰人間之憂穢塵中之苦惱春秋之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人遊趙魏不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滌慮蕩煩欲先潔其形趙魏之地不可華對曰爾何為出于趙魏之間也

唯道人也不可隨地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生滿蓬瀛不殊笑若其以他帝王而為尊以我匹夫而為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即朝在玉清蓬瀛夕屆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奚遠遊爾當遠遊以煉炁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不對華又曰爾命我遊恒山者止欲一示我策杖為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尚世世有之遷起不群果而下絕頂因便結草于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有所見之於嵇山

草衣兒者自稱魯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其常
披一草衣故人號為草衣兒於泗水邊垂釣數年人
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充食乎對曰我
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氏即對曰我自幼不
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
潛寂其舉止草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
人初以為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燠凜冽但一草
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
為釣在江濱已數年寒暄恒一草衣又不見得魚何
也草衣兒曰我是草衣兒曰人呼我為草衣兒來否
釣也釣不必在魚也況我自濟之又焉知我不得也
我既號為草衣兒又安能更須姓名也江濱人亦潛
察之草衣兒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
貌美又唯捕一草衣深以為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
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
望之名邪草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
為樂嘗亦釣于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
披草衣呼我為草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紂不可諫欲
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下無西
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

何人也草衣兒曰我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問
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草衣兒
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
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
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為家甚富松檜成陰
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聳岫雲子真常戴一葛
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邀自遊以繡衣女子數
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
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叩

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調問曰吾何人也何
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歡善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
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即雖
貴列鼎鍾鼎不關我心也子真善乃延之于一小臺共
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其今欲
不用管絃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
刻鸞鳳飾之珠翠宛若其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
便舉聲而歌其鳳即舞故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頃更
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
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幾異且須惜

醉在生前類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得女於玉壺
中取一丸丹以賜類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類
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鑿興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
家類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
桃李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
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
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
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童顏不變故
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

家一小鬼性頗狂仙家惡之令出于人世我曾拜
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
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他桃
源洞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
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
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為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
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
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
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
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疑仙傳卷中

疑仙傳卷下

隱夫王蘭撰

姜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遊處自稱得道人葉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潔其身滌其神而又塵雜其遊處焉何哉澄曰我身無穢又美潔也我神無擾又美滌也不得道稱之即非得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穢何謂神無擾何謂得道邪澄曰夫荆玉溫潤自然也雖與衆石同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河共流亦不撓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國無欺詐我既得道言之即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即大道也我若以貴者為貴以富者為富以賤者為賤以貧者為貧即非道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之本而生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觀其由道也我達之是以狎富貴不以為尊處塵襟不以為卑但兀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靜笑曰我以為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其出塵寰塵寰不出墮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君之

言我已出之五百年也葉靜曰君既出塵寰何往塵寰也澄曰我暫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牽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為人主君不教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為非也葉靜復笑曰休飾狂詞澄曰若休信狂迹我當休飾狂詞焉言罷俱笑而分手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見之乘鶴度關而去者

沈敬浙右人也自幼學道後遊鍾山遇一老姥謂之曰爾骨秀神清心復正後十年當得道但修鍊之仍與一塊白石教之曰但以山泉煮此石不傳火待軟如藥劑即食之若未軟不得停火言訖而不見老姥敬奇之因于山中結茅而居汲泉以煮此石不停火十載此石不軟敬乃不覺忽一夜此老姥復來謂敬曰始教爾以山泉煮此石今何不煮之敬曰我自奉教十載煮此石而不可食老姥曰此石非常石不可得也君既得之何不虔誠息慮以煮即不待十載而可食若信之與疑交生於心雖煮之十載亦不可食也敬曰此石何石也如非人間之石自然有異可食既有異又何必煮之然後可食也老姥曰此石是瓊

樹之寶也不知誰得遺於此山被人間惡毒之風吹之故堅硬若以山泉虔養之即復軟軟而食即得道笑教乃拜謝之遽又不見其老姥教遂齋戒汲山泉以煮之至明日其石忽軟仍香馥漏山敬沐浴而盡食之頓變童顏髭髮如漆仍心清体輕山中人皆怪焉後數日不見所之

蕭寅吳人也儀貌瓌偉常遊天下之名山自幼食松栢仍餌生朮不交世人性復孤孑忽因遊終南山山中有一少女來問之曰我亦學道之人也今欲少問道中之事君其為我一剖析焉寅曰奚問邪少女曰

我聞之自古修道之輩皆言去聲色而獨彭祖述陰陽交接之事何是非邪寅曰我平生未嘗接一女子言論何逢女子此問也少女曰昔彭祖得道之人猶容姝女之問今君何不容我一問邪寅乃曰黃帝令姝女以問彭祖陰陽交會之道彭祖之對亦不非也蓋知黃帝未能去聲色故因而對之亦實非彭祖有九妻也自古學道者未有不云上士而林中士別被服藥百藥不如獨卧也如此則豈獨彭祖之一言可信也夫神聖尚待至一而感況神仙之道未捨世慾而欲求也少女曰若之有全家昇天者有與

妻俱之仙者又豈無世慾也寅曰此即是神仙之家降于世而復歸神仙也非是百世修之而昇天之仙也少女曰知其然也我一女子可修習而得道乎寅曰可爾之身稟陰之氣而生託陰之氣而活如自守陰之道而不犯陽自然得其道也少女謝而去之寅遽出終南山以入蜀山山中人見其儀貌有異多來問之寅又乘之而出以遠遊終不知所之

韓業者常遊天下性好流水每止于流水邊秦淮內有一魚約長三尺其鱗五采每浮於波上見人即復沒業既來水邊人有謂之曰此水中有一異魚君識之邪業笑而謂曰非魚也須臾之間此魚浮出于波上五色燦爛其人復問曰此既非魚何物也業曰此即是琴高之所乘白龍也琴高以此龍來命友也人又謂曰琴高何人也業曰琴高者神仙也昔曾暫出于人世或乘此龍于水中琴高恐世人見龍懼故變此龍為魚由是世人以為琴高控魚也我今見此識之人又曰知琴高命友者何也業曰琴高好流水又遊于水今既出此龍于波上足知命友也業乃入水於波中抱得此魚便于岸上結草以覆之至其夜人復來觀之業與魚俱不見焉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者碧
衣手掌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即自吹之聲調感人但
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即遽入小艇而去在漢
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
呼為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
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悵而歎曰我於
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覩
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
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
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于水邊懿乃斷
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
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
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
人間何足悲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
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駕鶴乘鳶以自嬉
遊息芝田會瑤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哉能
閑處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為一攜笙之奴乎吹
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為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即命
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
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

年我今被吹笙女攜等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
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
知所之也
景仲者鄭人也幼好道但遊諸山以採藥服之未嘗
寧處後過陝州欲西訪藥高陝州有一老父問之曰
君何遊也仲曰我平生好服餌神仙之藥常遊名山
以採藥今亦欲西訪藥也老父曰君不知神仙之藥
在十洲也非人間之山內有之也冀訪之仲曰老父
自不知古昔有餌木餌黃精而得道者不與黃精豈
自十洲採得也夫人間諸山之內神仙之藥無限但
人自不識復又不能一其志而服之且十洲之地爭
如中華也中華在天地之中有天地中正之氣故萬
物華而人不變夷中華之人得道世世有之且不聞
蠻夷世世有得道之人也足以知十洲之事是漢武
之時人妄說也又何信哉我誓年中華諸山內採藥
餌之耳遂西行訪藥後二十年復東過陝州已鬢髮
斑白未獲靈藥又有一老父問之仲曰我前西行過
此一老父問我採藥之事今復有老父欲問我邪老
父曰前老父問爾之藥今老父欲問爾鬢髮斑白又
何怪仲曰我自幼好道為天地間人四十九年矣訪

山尋藥力倦心疲未能出人間故鬢髮斑白老父又
笑問邪乃不顧而東行入秦山餌茯苓十餘年不出
一夜忽鬢髮俱黑又體輕殊常因出山西行不覺一
日至陝州乃復訪二老父尋皆偶之二老父俱笑曰
訪藥老人已復少矣仲方欲言遽不見二老父仲亦
遠遊不知所之也

何寧者西蜀富人之子也少好道棄家遠訪天台山
學道十餘年復來家人問曰學得道邪何復來邪寧
曰我自入天台山方悟道故不學而得之家人曰道
可悟邪寧曰道不可學我今知之道止在悟我今亦

知之矣道本在人之性也人之性有[○]道[○]即[○]終[○]得[○]道[○]人[○]
之性無[○]道[○]即[○]終[○]不[○]得[○]道[○]我[○]性[○]有[○]道[○]固[○]得[○]之[○]也[○]既[○]復[○]在[○]
家[○]雅[○]食[○]鮮[○]果[○]飲[○]酒[○]焉[○]其[○]後[○]每[○]至[○]木[○]葉[○]落[○]塞[○]鴈[○]來[○]風[○]悲[○]
日[○]憐[○]即[○]歎[○]曰[○]人[○]間[○]須[○]有[○]此[○]時[○]以[○]傷[○]懷[○]人[○]也[○]乃[○]策[○]杖[○]而[○]
去[○]及其[○]春[○]至[○]景[○]和[○]紅[○]花[○]綠[○]葉[○]堆[○]林[○]積[○]叢[○]即[○]又[○]復[○]來[○]後[○]
因[○]鄰[○]人[○]有[○]死[○]者[○]聞[○]哭[○]之[○]哀[○]以[○]問[○]家[○]人[○]家[○]人[○]白[○]之[○]寧[○]遽[○]
起[○]于[○]杖[○]頭[○]取[○]一[○]藥[○]囊[○]出[○]一[○]丸[○]丹[○]急[○]使[○]家[○]人[○]令[○]納[○]在[○]死[○]
者[○]口[○]中[○]鄰[○]人[○]死[○]者[○]得[○]藥[○]尋[○]復[○]蘇[○]寧[○]乃[○]辭[○]家[○]人[○]曰[○]我[○]今[○]
復[○]遊[○]天[○]台[○]不[○]來[○]矣[○]爾[○]各[○]當[○]自[○]愛[○]又[○]出[○]囊[○]中[○]藥[○]普[○]與[○]家[○]
人[○]謂[○]之[○]曰[○]且[○]可[○]百[○]歲[○]既[○]去[○]人[○]有[○]郊[○]野[○]見[○]之[○]聚[○]一[○]虎[○]去[○]

者累不復還得藥者後皆及百歲焉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
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
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
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
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
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
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
基問道人道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更銅鉄為金有
之邪道人曰銅鉄皆可為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
皆可為仙況銅鉄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煉
金焉基因復魏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却
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即以首酒佳釵命賓侶狂歌
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即乘駿駟以女妓絃管後隨
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暖殿百味矣後忽因
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
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固不來適過此偶
覩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
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
命酒有綠竹盡其惟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往

家人無以求尋焉

疑仙傳卷下

戊午新秋雨天焚香
莊誦一過 以明

疑仙傳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隱夫玉簡撰不著名氏諸書或引作王簡
字形相似莫能詳也亦不著時代中卷朱子真趙
穎一條稱鑾輿將幸蜀忽失子真穎服其藥果得
二百餘歲考唐元宗僖宗皆嘗幸蜀即以元宗幸
蜀計之自天寶十四載乙未下推二百餘年亦當
乾德開寶之間知爲宋人所撰矣所錄凡二十二
人皆開元以後事前有自序稱不敢便以神仙爲
名因目之曰疑仙傳其詞皆冗沓拙陋或不成文
殆粗知字義者所爲雖宋人舊本無足采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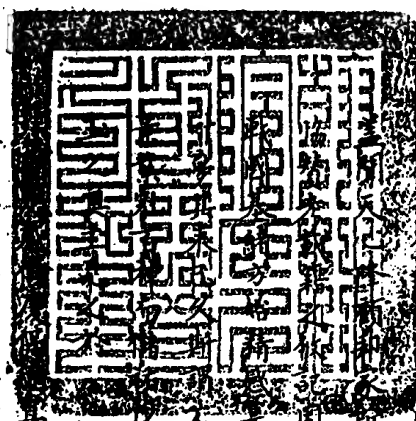
翊聖保德傳三卷

〔宋〕王欽若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翊聖保德
傳三卷》提要

宋仁宗御製明聖慈感儲慶保德傳序



其君矣

太祖肇膺元曆觀德而無言太宗祇紹睿圖順期而

前告若夫述玉晨之寶勝序

斗極之仙階告國命之延洪示真科之秘順洪威顯

洽屏乎物魁神嘉譚誨博臨揚乎

天祺民祉由是靈壇爰峙徽稱斯崇欽奉於芬馨仰

祈於先覺固惟九域咸被底綏豈止三秦獨增忻戴

暨茲冲眇續乃基局仰嘉話之在人瞻至神之佑世

由是載稽茂典恭茲尊名以為

上帝之禱符文考之真應安可默而無述故當垂之
不刊爰詔輔臣俾詮靈訓詢求斯至篇帙旋成想風

烈而昭然思音徽而可觀誠足鏤之金版祕于蘭臺
披封奏歸美之心願裁於序引屬乙夜觀文之暇聊
志於歲時題曰翔聖保德傳云爾

翔聖保德傳卷上

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

柱國太原郡開國公王致若奉勅編集

翔聖保德真君建隆之初鳳翔府盤屋縣民張守真
因遊終南山忽聞空中有召之者教甚清徹守真驚
懼四顧無所見默行悚聽約數里又聞語云汝若先
行吾即在後如是者數日守真莫能測既還其家又
聞室中曰吾受命降靈汝何為頑梗如此不聽吾言
吾若不為宋朝大事當已粉碎汝矣守真方異之而

且懼因曰未審是何星辰如此臨降守真性本愚癡
且昧神祇願勿憑凌必無事奉乃曰吾是

高天大聖玉帝輔臣授命衛時乘龍降世但以非正
直之士無以奉吾教汝有異骨不類常流汝可虔心
奉吾道訓也守真曰竊聞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守真
雖處凡庸耻為茲類又曰吾上天之神非鬼魅也五
嶽四瀆吾能役使汝若迴心入道勤奉香火當令汝
應大國之徵命受

真主之恩遇豈同巫覡之輩耶守真曰神人既若此

教導敢不虔事乃設酒肉之饌以祀焉又聞言曰吾是神人也汝何為以醴醢瀆我以汝未曉不欲罪汝此後但以香茶及素食鮮果為供吾雖不食飲汝之意也守真稽首而謝又曰吾為汝天上之師汝別有人間之師可但訪高士以求度焉守真乃禮古樓觀先生梁鑒為師度為道士遂於所居之側擇隙地出家財構

北帝宮內立殿以事神旦暮崇奉頗極精至神謂之曰觀汝虔心稱吾教導貞潔之士可以驅邪吾先將誨汝劍法俾汝為民除妖後當令汝結壇俾汝為國祈福守真再拜曰守真本實庸粗懷愚直當緣夙生奉事乃致今獲歸依願以至心永奉靈德壇儀劍法恭俟靈訓

真君曰劍法有三但以鋼鐵鍛為利刃吾目一視便可用也有疾之俾汝揮擊邪氣銷鏽其人無損或地祇作孽水族生妖分野為災國家軫慮當以上劍治之或山澤之怪飛走之雄震馭閭閻侵毒黎庶當以中劍治之或魑魅之徒魍魎之輩挾邪暴物作祟害

人當以下劍治之守真曰三劍之法已聞命矣結壇之儀伏俟指教

真君曰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則為國家設之其上曰順天興國壇凡星位三千六百為普天大醮旌旗鑑劍弓矢法物羅列次序開建門戶具有儀範其中曰延祚保生壇凡星位二千四百為周天大醮法物儀範降上壇一等其下曰祈穀福時壇凡星位一千二百為羅天大醮法物儀範降中壇一等儻非時禱祀不及備此三壇亦當精潔詞章鮮異花果扣鼓集

神懇禱而告去地九尺焚香以奏亦可感應也中三壇則為臣寮設之其上曰黃籙延壽壇凡星位六百四十其中曰黃籙臻慶壇凡星位四百九十其下曰黃籙去邪壇凡星位三百六十此三壇所用法物儀範各有差降下三壇則為士庶設之其上曰續命壇凡星位二百四十其中曰集福壇凡星位一百二十其下曰却災壇凡星位八十一所用儀範量有等差此九壇之外別有應物壇或六十四位或四十九位或二十四位法物所須各以差降士民之類可量力

而為之如臣庶上為帝王祈祐當作祈穀福時壇凡一千二百位或為父母師尊禳災祈福當為醴設壇隨宜增益也守真拜而受之自爾多有徵驗不能備紀乾德中

太宗皇帝方在晉邸頗聞靈應乃遣近侍齋信幣香燭就宮致醴使者齋戒焚香告曰

晉王久欽靈異欲備俸緡增修殿宇仍表乞勅賜宮名

真君曰吾將來運值太平君

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宮建十二座堂殿儼三界中星辰自有時日不可容易而言但為吾啟大王言此宮觀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猶未可使者歸以聞

太宗驚異而止

太祖皇帝素聞之未甚信異遣使齋香燭清詞就宮致禱因召守真詣闕備詢其事守真且言之且曰非精誠懇至不能降其神仍以上聖降靈事迹一一聞奏

太祖召小黃門長嘯於側謂守真曰

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

陛下儻謂臣妖妄乞賜按驗戲臣於市勿以斯言褻瀆上聖詔守真止於建隆觀翌日遣內臣王繼恩就觀醴設移時未有所聞繼恩再拜虔告須臾真君降言曰吾乃高天大聖

玉帝輔臣蓋遵符命降衛

宋朝社稷未定遐長基業固非山林魑魅之類也今乃使小兒呼嘯以比吾言斯為不可汝但說與官家

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鏤開

晉王有仁心晉王有仁心凡百餘言繼恩惶懼不敢

隱其錄以奏因復面言神音歷歷聞者競悚

太祖默然異之時開寶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翌

太祖升遐

太祖嗣位尋召守真於瓊林苑為周天大醴作延祚保生壇醴罷

真君降言於內臣王繼恩曰吾有言汝當為吾奏之曰建隆元年奉帝言乘龍下降衛人君掃除妖孽猶

開事縱橫整頓立乾坤國祚已興長安泰北民樂業
保天真八方效貢來稽首萬靈震伏自稱臣親王祝
壽須焚禱通相慶潔向君親吾有捷疾一百萬諸位
聖官萬該人若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誅身賞
罰行之既平等天無氛穢地無塵埃民治國勝前代
萬年基業永長新繼恩錄之於簡翌日以聞

太宗覽之驚異稽首謝曰家國之幸宗廟之慶虔荷
上聖賜以格言命緘藏於內殿尋遣內供奉官王守
節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官方卜地於終

南鎮

真君忽降言於龜從等曰此地乃修建上帝宮闕之
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中正之位列四
大殿前則

玉皇通明殿次紫微殿次七元殿次則真君所御殿
東廡之外有天蓬九曜東斗天地水三官四殿西廡
之外有真武十二元辰西斗天曹四殿又有靈官堂
龍堂南斗閣並列星宿諸神之像鑿鐘經二樓齋道
堂堂靡不完備建碑以紀其事題曰上清太平宮如

真君預言之制命常參官一人監官擇道士焚修每
歲三元及誕節

上本命日並遣中使致醮祀神之夕上望拜焉歲或
水旱或國家將舉事卒致禱焉初宮成

真君忽降言謂王龜從等曰汝奉詔修宮勤則至矣
然何為不開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階墀甍甍亦
未嚴備唯求速成以冀恩寵然上天亦不掩爾功亦
不赦爾罪守節龜從頗切驚懼然已奏訖後不及增
備惟稽首祈謝而去闕皆獲增秩賜白金千兩既而

守節染疾而亡薨歿於兵刃此乃不掩功不赦罪之
戒明矣太平興國初

太宗皇帝親征太原

真君忽降言於守真曰官家已臨汾晉非久克復城
池汝當令監宮臣等設醮以謝勝捷於上帝守真等
曰國家大事乞俟捷音

真君曰上天已定勝負也踰旬而王師告捷監宮等
以聞

帝遣內臣盧文壽齋內庫香藥御著詞章詣宮陳醮

以謝

上帝是夕

真君降言曰官家設此大醮

上帝與諸天皆喜

國祚延遠過於有唐興國六年守真以乾明節詣闕朝賀召見因面奏曰

聖真下降俯為昌朝乞降詔加號以靈貺

上允其奏尋下詔曰太平宮神受命上穹降靈下土苾芬致薦肪蠶有徵大庇斯民屢垂丕貺宜加美號

以答神休其封神為翊聖將軍詔命至宮守真焚香以告

真君忽降言曰汝當上問官家所言翊聖者翊以何聖守真數日疑懼不敢答復降言曰汝但馳奏官家不罪汝守真遂具章以聞

太宗覽之召近臣謂之曰

王皇輔臣所輔翊者

上帝也當以此意報守真令啟白也既而內臣傳命到宮守真詣殿焚香以告

真君曰此意是也七年守真復詣闕朝賀

真君忽降言曰吾有言汝當聞於官家曰大道興陰謀滅諸天衆聖皆欣悅

宋朝社稷甚延年太平景運初興發君上端心顯明哲愛民治國常須切萬年基業永長新金枝玉葉無休歇守真得之到闕以聞

詔賜守真紫衣號崇元大師自後每遣使

醮告

真君或有言守真皆密以聞至道初忽降言謂守真

曰吾建隆之初奉

上帝命下降衛時今基業已成社稷方永承平之世將繼有明君吾已有期却歸天上汝等不復聞吾言矣儻

國家祈禱但嚴潔焚香北面告吾雖不降言當授福衛護宗社又曰汝遇吾下降至今三十五年勤亦多矣

上帝已有符命授汝為五土之主此限滿日升汝仙官汝亦不久住也自是不復降言明年閏七月十六

日守真謂門人等曰吾已領符命今將去矣言訖而化既而

聖上嗣位崇奉之典率遵舊式洎受元符封泰山建玉清昭應宮於宮中寶符閣之西北隅作凝命殿殿後為凝命閣以奉真君大中祥符七年詔曰誕敷寶命仰荷於至神昭報殊微虔增於醴醑蓋為邦之大典庇民之源旨也而況翊宣元化表式衆靈司陰陽於含生播明威於福地當王基肇啟罔降治而已彰洎文考續承復先期而斯應由是亟營珍館備薦徽

章蒙介福於無垠佐鴻圖於累盛顧惟眇質詔撫綿區屬典禮之交修實祺祥之胥委緬懷幽贊敢怠欽崇是用益以丕稱奉之茂則式達至精之懇庶中祇答之文期克享於寅恭永保寧於品彙爰頒成命俯告宰司深體予懷共宣其事

翊聖將軍宜加號曰

翊聖保德真君

翊聖保德傳卷上

翊聖保德傳卷中

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王欽若奉勅編集

真君之降世也或時有所喚人即傳錄而岐雍之民有物魑妖恠為害之極者皆投誠致告則守真祈禱奉教而往無不祛殄凡所靈驗不可勝記今錄其傳聞者云守真嘗朝禮至

玉皇大殿觀其額曰通明殿不曉其旨因焚香告曰通明之誼竊所未喻敢祈真教

真君曰

上帝在元上三天為諸天之尊萬象群仙無不臣者常升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為通明殿諸天帝君萬靈侍衛仙衆梵佛悉來朝謁仰視其殿惟見大光明中

上帝儼然仙班既退光明徧散諸天為有王叟者年七十餘少事戎帥老而退居終南鎮膽氣雄傑談五代時事歷歷可聽每聞妖恠誕妄之事則扼腕切齒自

真君之始降未甚信嚮泊目覩靈異歆然歸仰自後
常日二時赴宮焚香伏拜雖風雨霜雪未嘗暫曠一
日忽告守真啟殿門瞻禮焚香且泣曰老夫本懷剛
氣幼事軍門不信邪魔常守正直百生有幸得遇
上真今已衰耗大期將至所願歸全之後得在左右
以備驅使為萬足矣

真君降言而許之未幾更無疾而口踰旬守真忽於
真君殿側聞空中有呼其名者曰我鐵輪將軍也汝
何以畧不見錄守真仰而問曰真君左右有四將軍

常侍殿中守真常所處事未知鐵輪將軍是何星辰
名位空中又曰我即王叟也曾有至願乞侍左右今
蒙收錄使掌鉄輪位在四將軍之下汝今後或有醮
祭勿忘吾名也

真君嘗謂守真曰吾每巡遊周天有諸位靈官捷疾
吏兵類逾百萬慧字妖沴知吾騎從所至皆屏跡遠
避藏鎮海濱可以麾召而世之物魅邪恠豈足數耶
吾念汝正直付汝劔法俾汝為民救患禔災汝宜精
勤無或懈怠積功於民加惠及物上天所鑒當錄汝

名若慢道輕教不守虛寂自有陰責矣吾若一怒萬
物立為塵埃汝其可當乎然汝每有責罰乃有五小
將軍怨汝不專勤耳汝自宜致恭於彼汝所興念彼
各豫知不可欺心貽汝禍患守真嘗一日從容焚香
虔誠問曰守真親釋氏之教言天上天下無如佛者
未知

三清之上品位何若願賜真語以蠲蒙滯

真君降言曰佛即西方得道之聖人也在

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

上帝則如世之九卿奉天子也守真曰其教流源頗
盛於世又何理也真君曰教流中妄帝之念也守真
曰道釋經典並垂於世未審崇奉何者即獲其福真
君曰

太上道德經大無不包細無不納修身鍊行治家治
國世人若悟其指歸達其妙用造次於是信奉而行
豈惟增福諒無所不至矣釋氏之四十二章經制心
治性去貪遠禍垂慈訓誡證以善惡亦一貫於道矣
奉之求福固亦無涯至于周公孔子皆列仙品而五

經六籍治世之法治民之術盡在此矣世雖誦誦多
不依從若口誦而心隨心隨而事廢仁義信行禮智
之道常存于懷豈惟正其人事長生久視之理亦何
遠矣守真又嘗啟請云終南山中赤谷神祠者近鄉
之人多所祈祀屠牛擊豕以為饗饌酒樂喧沸民氓
鼓舞若斯之事其獲祐于真君曰終南山寔名山地
寔福地人凡境聖今古皆然興邪致妖殺命祈福以
茲侯祐斯亦遠矣既而草竊潛匿於其下捕賊者積
薪焚之祠宇煨燼寂無靈異建隆末長安進士劉頌

頌有文學出於流輩嘗詣宮再拜懇禱曰頌欲知將
來位秩高卑願賜靈語真君降言曰天賦汝文性不
賦汝祿位汝若學道退閑當猶延永若要求進身慮
促汝壽算也頌聞之不悅而退後三載果無成而卒
雍熙中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卒於張超谷石室中世
多傳其羽化守真朝禮之次因焚香啟告曰華山陳
搏近卒時人謂之尸解未審其人功行證仙階乎敢
希

上真略賜指諭

真君降言曰搏之鍊氣養神頗得其要然及物之功
未至但有所主掌耳端拱中知鳳翔府比部郎中高
凝祐嘗詣宮致禮既去

真君忽降言於監宮李鑄曰高凝祐行虧忠信死非
久矣鑄竊志之俄而凝祐秩滿還京為三司判官鑄
聞之乃復焚香啟告曰高凝祐今為此職又何福耶
真君降言曰死將至矣數月而凝祐卒吏部尚書宋
白乾德中家于盤屋有弟小字曰岐哥年十餘歲為
狐鬼所惑號呼無度舉動失常忽刀敵數夫家人莫

能制醫砭之輩至者必遭凌扑白因齋心遣祈親詣
宮致禱懇求衛護

真君降言曰汝去吾當令守真往彼守真受教而往
方至其家坐於客館而岐哥已覺惺惺失次家人遽
出迎拜守真其問之因厲聲呼其名須臾岐哥自梓
其首從中唯唯而出至守真前戰汗悚息守真呵責
移時鬼乃露形叩首伏罪守真以術戮之魔手而覽
岐哥仆地良久而蘇即獲平愈真君嘗忽謂守真曰
山下李靖廟中有狐鬼數十盤泊於彼本方地神適

有馳報慮其為妖害民汝可速往逐之守真稟命仗
劍而去須臾坐於廟前震呼數四俄而狐鬼數十悉
出遍列於前惶惑驚怖守真乃責之曰此上真下降
之地汝輩豈宜雜處今未欲戮汝可速返林莽無以
血污吾靈劍鬼等相顧狼狽匍匐而散守真自往至
還曾不移時有寓宮道士王德淵問其所適守真其
道之德淵曰自此至彼往復二十里何其速耶守真
曰我離廟時以劍揮下庭樹低枝在地汝可驗也德
淵俟曉躍馬而視焉果於廟前聞腥穢之氣不可近

得斷枝而還始再拜稱異時又有妖狐數百在邠州
城中頗為恠異守真聞之因焚香致告具道其事願
奉教往彼除之真居降言曰此狐妖輩嘗於長安南
山中化形為菩薩之狀誘彼居民捨財為供其間迴
心歸善亦十有八九上帝以此故授其符命俾為邠
州土地亦有數限俟其歲滿當自遠去無能為害汝
不必往也聞寶中鳳翔府民陳英美家有山魃為恠
投擲瓦礫日盈其庭時放烟焰欲焚其舍財物耗散
親族愁苦召術士禳禁命僧徒課誦皆不能止乃移

居遠遁亦躡跡而至英美無計所出因齋戒持香果
詣宮精虔以告

真君降言謂守真曰汝速受吾令往為遣除守真再
拜負劍躍馬再宿而至其家而擲瓦之教喧囂如故
觀者填咽皆曰此道士必不能去此恠守真乃盥滌
嚴潔整衣引劍而入其恠忽然而止是夕為壇於庭
中守真嚙劍立其上厲聲徐呼曰山魃鬼何在乎儻
為妖未已當出與吾較勝不然則當去萬里之外釋
汝之罪如此移時悄無影響自是其家安肅乃隨守

真詣宮陳醢以謝焉又長安富民楊氏家亦有鬼物
為恠擲瓦縱火一日萬變聚族憂惶莫可寧處時有
術士李捉鬼者尤善符禁楊氏召之方及其門若為
物所擊匍匐而起俄復顛隕如是者三遂狼狽而走
楊氏復召僧衆為道場誦經作梵唄以祛之俄又若
有物攫其道具或投於屋或棄於井群僧惶懼而去
乃至擣衣砧石亦自空中騰起三三兩兩相逐而落
庭中遇物凌觸而物無所損如是之恠尤衆不可具
紀楊氏素聞

真君之靈乃躬持香燭等馳赴焚禱其言其恠且求

驅殄

真君降言曰汝當速歸吾令守真繼往也守真尋再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填溢其戶守真易衣整冠呪水揮劍行於四隅其恠即寂然無聲守真謂楊氏曰此妖伏矣請為醮以祛之向夕結壇焚章禮畢而去一城之衆稽首稱歎守真既歸楊氏隨詣宮中陳醮以謝又富民劉文璿者忽為狐鬼所惑心神恍惚動止不寧市中逢道流語曰子面有妖氣必為邪物所

著

真君下降可虔心禱之必愈斯疾文璿乃自齋香燭晨夕馳赴中路為鬼物所迫或為僧尼婦女或為商賈萬端誘惑不進文璿既迷且惑復遇道流於路具告其故道流謂曰是皆鬼物也汝宜往往無或退志為群妖所害文璿心悟不數日奔迫至宮潔齋懇至百拜殿下

真君降言曰知汝遠來吾令守真為汝除邪是夕守真立文璿於庭中守真伏劍嚙水呵叱數四文璿

惛然踣於地移時而起曰適先生呵叱之際見數人若神將者各擒二鬼而去文璿惶駭不覺顛仆今神思清爽如酣醉之始醒也百拜而去

翊聖保德傳卷中

翊聖保德傳卷下

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王欽若奉詔編集

自

真君之臨降官吏民庶不遠千里或馳誠遙禱或齋潔朝拜以祈真受時有所聞大抵多隨其姓習加以訓勗人臣依於忠人子依於孝清淳者示之格言貪酷者警以要道詞甚平易頗叶音韻然獲聞之者至寡今據其所傳錄之如左

乾德中驪山白鹿觀道士馮洞元朝禮之次焚香虔告曰洞元講孔子之書依老子之教積有年矣而修身鍊行未得真

旨達達

上聖敢求一言

真君降言到境始知安形忙靈物閑真空須照達幽微即大運動觀無障礙希夷合自然功成神莫測變化可沖天去住由自己三官赦舊愆命曹除罪簿六丁奏上天衆生要修道須知元上源洞元百拜虔謝

而去開寶中侍御史路沖奉詔知鳳翔府就宮祀請守真就府署中陳醮祈降是夕潔齋致禱曰冲身拘職守阻拜真儀輒以蘋藻虔祈降鑒乞賜真語以導蒙昧

真君降言曰盡力事君以為忠臣濁財勿顧邪事莫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終為吉人積愆為咎必有沈淪衆生本無形之性配有形之軀曠劫以來不能自悟自有元極世界不夜之鄉混合太虛者冥同理又曰六合乾坤內衆生多不會造業向前行

如有薦江海如將智惠觀自越千重海泮再拜錄而誦之左補闕王龜從一日齋心詣宮焚香懇禱曰凡庸賤類蒙咎無涯幸逢上真願賜靈誨如何修身得獲遐壽真君降言曰勸汝修煉莫如精勤精勤不怠上聖皆聞太平降世用武興文無文則不正用文則益君食祿利勿違王命行吉善但守清貧清貧者響合天地濁富者像火投冰投冰者火緣漸滅積惡者自貫其身自貫者殃及七祖地府下痛苦及親吾懸千尺之索提釣有緣之人道之尊德之貴大道能生

一切物衆生頭像天足像地中心空然合真理鑿戶牖以為室房室之中有一物亦無影亦無形者者冥冥人不識若能識者得長生陽在天陰在地二氣同和誠有謂空中造化乃自然自然之中生萬類天不高地不卑大道混合虛無理學道衆生審欲聞此是修行崇妙門開寶中丞相沈倫嘗連綿臥疾虔心遣使詣宮陳醮致告曰倫濁穢之質病惱所侵如何修行得免茲患敢祈聖語以導愚蒙

真君降言曰靈物不病形軀自安形軀有病返照而

看來人錄之歸致於倫倫捧覽之驚喜曰吾得之矣尋而疾愈復遣人詣宮醮謝道士王德淵因遊終南山寓止宮中勤奉香火好養生而性褊多所恚怒

一日

真君降言謂之曰汝學道修真先當調習其性以順天和忌諸有為勿耗心識融怡凝湛道乃可見復戒之曰莫管外來往真虛元星礙所居安樂是汝家各自勤行莫相待先達之人難滯礙真空妙樂有天堂與聖相同滅諸罪又曰妙理須行到周旋皆合道舉

措見真空真空無煩惱混合太虛中自有無穀樂地爐天竈間背凡歸聖道常將智慧觀可向今生德淵曰上感

真君降言教示不曉前篇內與聖相同滅諸罪願垂誨諭

真君曰汝若除煩入靜鍊心修真積累其功數盈之後泥凡百節元神靈通而自同於聖天堂妙樂無所不至豈更有諸罪也故言與聖相同滅諸罪太平興國中駕部員外郎李筠嘗知鳳翔府備觀靈應俄復

奉詔監宮凡十餘年志頗嚴潔

真君前後降語僅十餘篇其存錄者數首一曰建隆之初方稟希夷

上帝命吾衆聖皆知乘龍下降列宿相隨五嶽受命主張地祇潛扶社稷密佐明時吾要李筠知吾降期不得輕泄免漏天機又曰與吾獨異佐國與吾以道理民與吾慈善理家與吾不飲自醉醒時理民醉時理神此語是延年益壽之法吾勸府主記取又曰為官求理在貞明智惠俱通臨事清觀天行道合陰德

食君爵祿常若驚為吾洗心復換骨背凡入聖奔長
生天宮快樂勝凡世不夜之鄉挂一名又曰府主累
世為人降生中國與吾清直莫行邪曲與吾積善累
功與吾佐輔明主與吾雪黎民與吾掛心刑獄上帝
若知名天官也克取捨往世輪流之財但修取有形
之像獲隨身之功得无量之福與吾不得因循不索
時光迅速靈官賞汝功勳天曹與汝添福若一一依
吾聖言必得延年益壽又曰年登七十餘住世不久
居饒君壽百歲問汝得幾秋地府直須怕冥司難請

求有功無驚懼積罪必遭誅子孫難替代早覺莫癡
愚又曰有緣業纏三業大罪信根不圓若遵吾語如
倚太山又曰聽吾之言必延汝年亦將康健保安自
然志誠不退修真理今生若在

玉皇前又曰為汝虔心星辰下降來駕於玄風去乘
於法雨開盲愚之耳目迴積惡之人心盡歸投正路
因汝懃告上玄惡人盡來歸敬此汝之功也吾已與
汝聞於

上帝俾汝獲福也汝宜清者重清白者重白明者重

明勿初勤末怠中路變異迴清為濁迴善為惡設靈
官奏聞

上帝若知有誤於吾也又七月十日夜真君降言汝
忠勤奉國忠愛治民更要用心勿違吾誠未過吾之
前所作諸惡吾與汝並消除也過吾之後況無諸業
左右已錄汝功也更須晨夕與吾積其善功勿得怠
惰吾聖言也又曰但行

王事洗雪冤沉常差靈官護助汝也或有諸事常行
平正依吾聖言況是太平君治化諸事前程汝但莫

憂又云托托莫憂煩軍府自然安每事依王道從他
天下傳又曰為主虔誠拜上玄

宋朝社稷保長安不久太平天下樂一家受福管長
安又曰為主合虔誠將心助太平天宮繫其職每事
更宜精衆聖皆知汝舉措直須驚一朝功滿後永住
看三清又曰生前莫亂憂已後亦無愁主判陽間事
凡人得幾秋但依聖言著長生天上求鑄每受一篇
未嘗不晨夕誦誦為又嘗謂鑄曰汝年及八十別無
修鍊之功未免掩形升魂亦當有所主宰耳鑄再拜

曰此生得遇上真下降屢受祕語他日儻獲主掌願與守真同列

真君曰人間官職守真不及汝天上名位汝不及守真也但心歸真正升仙階亦有時矣淳化中西京留守中書令趙普嘗遣使備禮致醺虔祈願聞休咎真君降言曰趙普扶持社稷甚有功勲上天所知賜汝福壽以大妨小幽府亦有冤對當赦誦真經告祈天地首懺前非吾亦與汝達于上帝庶解茲咎汝官職壽數已有限矣其使錄之而去普跪讀感涕因焚

詞謝過復遣人詣宮醺設給事中叅知政事賈黃中

嘗遣人投誠致禱以祈聖誨

真君降言曰

聖主命臣臣之事君道佐當代心依古人善惡無隱姦邪必聞君臣合道可立功勲又曰愛民用心賞罰平等但依吾語合家保安殿中丞張卓嘗乞

聖言真君曰

大道養汝性陰陽生汝身為吾勤行道為吾勤修真公廉常用意憂恤在乎民遇時佐

明主清濁

上帝聞濁富終不久清貧為天人莫教人道富從他人笑貧自有真家富清高不愧貧又曰形凡性不凡為國顯清廉家積千餘口有自家襦又曰但服陽和氣天竈再重蒸地爐別有用道德日日新延命積福應真空若至親虛無有妙理度脫有緣人道士周務本嘗詣宮奏詞一通乞降真語

真君降言曰汝有詞言慕上天其如心意隔關山仙宮不遠如指掌內外功夫全未圓陰官察錄無遺過

免墮酆都數百年依吾所語合吾道要履三清應不難張守真子元濟常齋戒詣宮

真君降言曰汝父守真遭逢於吾故令子孫受福汝豈不知信州龍虎山張道陵至今子孫不絕亦達於上聖得道之後屢及後世汝亦於吾有緣宜須在家孝於父母食祿忠於帝王立身揚名豈非好事又誨之曰無事莫街行動學必立名揚名在天下道庵有長生又誡曰為過自家知善惡日相隨分明違天道問汝阿誰癡淳化中

真君降言示守真曰當今顯聖明修德動

三清上天歸正道四海息交兵八方欽齋聖五穀盡

收成勸君須修德

上帝賜長生又曰聞西賊寇緣應時數官家須指揮

招捉使臣莫殺平人

官家修德之際正賊須翦滅又嘗降言誠輔道士曰

千人心不同萬人心皆錯舉意不相通與聖難相約

真君又嘗降言戒官吏等曰每存忠信齊其天文武

班行自有賢為主萬年安基業常憂黎庶恐飢寒長

行德行合其道燒香虔祝告虛玄但願

國安

君長久齊心輔佐太平年又嘗降言戒朝臣等曰擎

天之柱著功勳包羅大海佐

明君文王治世及堯日輔弼乾坤在忠臣為主直須

行決烈死生齊却戴皇恩常行吉善合其德慎終如

始莫憂身

進

翊聖保德真君事迹表

臣欽若言臣聞

高穹眷命

元聖膺期必有

至神聿彰幽贊謨訓標於保乂雅頌載於監觀考今

古之冥符見

天人之交感臣欽若誠虔誠抃頓首頓首

伏以

靈源錫羨

炎德嗣興

景祚有開

丕徵允赫惟

王晨之元輔奉

金闕之明威降精無不貳之民顯陰陽莫測之造佐

大邦之啟運告

神宗之紹圖光自幾先聳乎聞聽由是增隆靖館茂

薦徽稱

鉅典崇嚴

純禧響答乃至播紳卿士橫目烝黎稽首以瞻粹容

洗心以佇

靈詰隨其性之遠近視其器之淺深時亦戒以徽音
警其蒙惑

諄諄之誨咸洞其隱微蚩蚩之氓潛識其

真正或魑魅為孽要鼎之所未刊或膏肓致妖秦醫

之所難究亦復俯聆虔懇遙授指蹤

真教深臨羣邪必殄窈冥之象既炳於人寰颺歎之

遊亟還於霄極永載

芡芬之祀潛施

瞻祐之祥凡厥

祕言悉存舊錄將伸論次以示方來敢謂微臣猥蒙

明詔齋精仰誦盥手兢持莫究淵冲粗伸紬繹竊念

上真之茂燭實為

昭代之明徵豈夫庸瑣之才輒敢形容其事伏望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垂感

聖明仁孝皇帝陛下垂旒注覽

援翰擒文

賜名以紀

芳韞

作序以冠篇首式彰

宸奉永耀

洪休臣無任瞻

天望

聖戰汗屏營之至其所錄成

翊聖保德真君事迹三卷謹隨表上進以

聞臣欽若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臣王

欽若上表

批答

省表具之夫妙道為大本於若冲至神無方昭乎善

應惟

玉虛之元輔冠瓊簡之真階幽贊財成宜彰陰陽當

藝祖之受命降福壤而炳靈逮

文考之紹休告

帝期而啟兆式中美報肇建殊庭奉祿禴之嚴科介

蒼黔之丕祉若乃夷微委鑒矜望攸憑示諄誨以惟

勤昭明威而匪測恍兮之應猶響冷然之馭亟旋自
朕纂承寅加崇奉嚴辟儀於恭館薦嘉號於元都念
祕誥之具存表格思之攸盛期於綜緝以耀休徵卿
任冠樞衡道熙邦采雅資博洽底就編聯而能紬緝
帙以惟精封縹囊而來上懇求製存復翼命名載循
淺昧之辭曷叙直聰之烈勉從勤請良積覲熙嘉尚
之懷寤興無捨所請宜依崇寧三年四月十八日使
命到宮齋降到
真君加號

翊聖保德傳卷下

真君可特加翊聖應感儲慶保德真君

勅誥曰門下惟皇

上帝粵有輔臣以赫厥靈終南之下屢膺景貺增煥
褒章

翊聖保德真君降言於建隆之初顯告於開寶之末
大庇下土衛我家邦作宮奉祠昭答如響顧眎質之
誕育寔欽慈之密祈吉事有祥敢忘美報夫至誠能
感克應乃孚所儲維何萬世之慶合為丕號申命用
休朕典

神天永緝熙于純嘏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翊聖保德

翊聖保德傳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王欽若撰欽若爵里事迹具宋史本傳初澶淵之役欽若忌寇準功以孤注之說進真宗以爲恥乃謀以符命誇四裔於是天書之事起東封西祀諸說並興欽若嘗自言少時見天中赤文成紫微二字復於褒城道見異人告以他日當位至宰相視其刺乃唐裴度自以爲深達道教遂創修醮儀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復自著道書數種此傳其一也傳中所言翊聖真君降盤屋民張守真家太祖太宗皆崇信之事殊怪妄蓋自張魯之教有三官天地之外獨有水官而木金火土不與故道家獨尊元武此所謂翊聖真君卽元武也欽若小人借神怪之說以固寵不足多責至著而爲書則無忌憚之甚矣

三洞羣仙錄二十卷

〔宋〕陳葆光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洞羣仙

錄二十卷》提要

三洞羣仙錄 第一序

三洞羣仙錄序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闕地求泉雖至愚知其可得鍊形致仙雖賢者不能篤信故神仙顯跡昭示世人使鍊炁存真保命養神以祈度世脫囂塵超凡穢而游乎八極之外其利物濟人之意弘矣然仙凡異質淨穢殊人之生也資形以栖神資物以養生其弊也役神以養形逐物以喪真自壯而老自老而衰自衰而死骨肉復土形神離矣仙者養形以存生也氣專志一不以好惡累其心不得喪汨其和游心於澹合氣於漠其至也心靜而神完德全而不虧故能出入虛無獨與道俱壽同天地飛升太虛而爲真仙矣然嵇康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吳筠謂神仙可學而成二人矛盾如此僕謂神仙苟非積學所致則上帝之詔旌陽也曰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嬰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扞難除害靈效功濟生靈名刊仙籍衆真保舉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高明太史

又詔曰學仙童子許遜脫子前世貪殺匿不祀先祖之罪錄子今生咒水行藥治病伐惡誠毒之功仰潛山司命君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四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兩詔皆曰學仙童子又曰積修至道勤苦備嬰是神仙果可學而致也茅盈未生也秦始皇三十一年其祖初成於華山乘雲白日昇天邑民誦之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按盈內傳及盈九錫碑言盈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蓋未生前七十二年始皇世已謠當仙矣漢哀帝元壽二年上帝授位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時年一百四十有五歲如此則神仙豈非稟之自然二百一十七年盈胎未兆前已謠當仙實識於未然審爾豈積學所致也未學之夫謂神仙非積學所致而急於勤修者自賊其身者也謂可學而能致者欲磨磚爲鏡坐禪成佛者也夫忠信之道無他誠一而已誠之與一入水不溺入火不焦金石爲開虎豹莫

賊如商丘開如呂梁丈夫彼一而猶若是况神仙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其坐在立亡分形散體倏忽萬變飛行八極宜矣修真之士虛緣葆真抱一冲素以應爲實以靜爲基朝徹見獨昭曠混冥其要不離於老子莊周之書拾是皆矯誣之論非聖之書也黃帝之遺玄珠七聖迷道而象罔獨得倏忽之遇混沌日鑿一竅而返致其死是明道者當遺形去智虛無寂淡靜一而不變純粹而不雜此養形神反造化之本也秦漢之君侈於嗜慾蕩於紛華慕神仙之術欲長年而保其尊榮信金丹之說資藥力以濟其荒淫於是方士並出而幻譎變化之術始彰乃有合鉛汞結丹砂而名大藥嚙津氣存龍虎以爲內丹木公金母之名姹女嬰兒之號黃芽白雪之稱七返九還之訣其上則玄都絳闕之異赤明龍漢之紀三洞符籙之科九壇齋醮之式下逮尸解繼形投胎奉舍飛符布炁勅鬼治邪之術悉由恍惚而立象從虛無以課有千門萬戶錯出旁門及其成功則殊途同歸百慮而

一致也天下之士無本不立無文不成虛緣
葆真抱一冲素本也變化飛升尸解布帛未
也故曰本立而末自應始質而文成自然之
理也江陰靜應庵道士陳葆光憤末學之夫
怠於勤修果於自弄生存行尸死為下鬼乃
網羅九流百氏之書下逮釋官俚語之說凡
載神仙事者褒為此書以曉後學使知夫列
仙修真之勤濟物之功奉天之嚴得法之艱
如此之勤苦勞勩卒能有成不顯其光與天
為徒也昔司馬子微著坐忘樞陳碧虛作混
元鑑以啟後人皆旨趣深遠初學蒙叟無自
而入今陳君集仙之行事揚高真之偉烈以
明示向道者使開卷洞然知神仙之可學歷
世聖賢之跡萃於目前如視諸掌激之勸之
使憤排奮發踴躍精進以祈度世如真導通
衡人人可以酌取自飲則其道迷邇教濟物
利人豈淺淺者陳君神氣虛靜德性粹和佩
三洞之靈文神飛碧落窺九清之秘笈名籍
丹臺他日繼列仙而授位載雲氣而上浮五
帝校籍三官策勲所以酬著書之勤而警夫

偷隙之士使知有補於世者天必有以報也
紹興甲戌中元日霽里竹軒書

三洞羣仙錄卷之一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盤古物祖黃帝道宗

述異記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其沒也頭爲五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毫髮爲草木一云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爲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泣爲江河氣爲風雷喜爲晴怒爲陰又徐整三五曆記云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在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深地數極厚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成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又真書曰二儀未分溟涬洪濛未有成形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渾沌玄黃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道學傳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孫常鴻氏一號歸藏氏又有縉雲之瑞亦號縉雲氏

少昊歌瑟顓帝錫鍾

少昊曰又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弱而能言聖而預知好道希妙故爲道家之宗也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天下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譙戲又云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木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峰紫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溟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答歌曰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纖桐峰之梓千尋直伐梓作瑟成瑟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溟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又顓帝高陽氏黃帝孫昌意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元玉圖時有一老史謂昌意

云生子必叶水德而至十年額帝生
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
天北辰下化為老更及帝即位奇祥衆祉
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
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
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
錫以干戈有淳金之鐘沉羽之磬以羽毛
拂之聲振百里

唐堯鳴鵠夏禹乘龍

拾遺記唐堯在位聖德充洽河洛之濱得
玉版方赤圖天地之形又獲金壁之瑞文
字炳烈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誅善人
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
疏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
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
鳴之禽其聲似鐘磬笙等也世語青鵠鳴
時太平

又南澤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
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
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養龍之宮

至夏代泰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百川
乘此龍及四海攸同乃放河納

伯陽帝師仲尼真公

廣記老子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
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或云老子先
天地而生或云天之精魂蓋神靈之屬剖
母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伏羲
時出爲師舜元化子教示伏羲推舊法演
陰陽正八方定八卦神農時出爲師舜大
成子教神農嘗百草種五穀與民播殖祝
融時出爲師舜廣成子教修三綱齊七政
黃帝時出爲師舜力牧子消息陰陽作道
誠經以至少皞高辛堯舜禹湯老君皆出
爲帝師各有其神各傳其經各授其道千
變萬化不可窮詰昭王時出開化導西胡
至幽王時却還中夏故孔子適周而問乎
禮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知禮
樂之原則道德之歸真吾師也
史記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拾遺記孔子生
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

露於空中以沐浴微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表周而素王故二龍遠室五星降庭微在以繡衣繫麟角及夫子將終乃抱麟解紱而泣丹臺新錄云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

傳說比星鄒屠夢日

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拾遺記帝嘗之妃鄒屠氏之女也黃帝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派其神睿焉

公孫撫琴師延吹律

晉逸史公孫鳳隱于九域山冬則單衣寢

處土床夏則并食于器今臭然後食之每撫琴吟詠陶然自得人皆異之

拾遺記師延者商之樂人師延精迷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黃帝時已數百歲又能奏清商流徵潞角之音迷魂淫魄之曲

子房萬戶涉正一室

列仙傳張良字子房佐漢高祖功成乃曰余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神仙傳涉正己東人說秦始皇時事了了若親見嘗聞目行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人因請之正乃開目有光如電照耀一室李八百呼爲千歲小兒馬底肥遁昭微隱逸

仙傳拾遺馬底子者不知何許人與何丹陽隱居蜀鶴鳴山修八道望雲之法肥遁歷年後於洞府探石函得黃帝金鼎之訣

鍊丹於山上丹成服之昇天

本傳隋李昭徽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爲人
尋師訪道不遠千里爲高唐尉大業中將
妻子隱於嵩山時號黃冠子

簡狄聖子蘭公仙王

王子年拾遺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游於
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
字簡狄拾之貯於玉笥覆以朱紱夜夢神
女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
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
祚以八百叶卵之女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廣記蘭公兗州人家有百餘口精專孝行
感動神明一日遇月中真人下降其室自
稱孝悌明王云子居日中爲仙王居月中
爲明王居人間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
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
民王道爲之成且三才肇分始於三氣三
氣者乃玉清三天也吾於上清托化人間
示陳孝悌之教晉有許真人傳吾孝道之
宗得爲衆仙之長今授汝秘旨言訖而不

見蘭公頓悟真機道成白日昇騰

虞舜玉瑄漢武錦囊

廣記虞舜即位西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
又授以益地之圖遂廣黃帝九州爲十二
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瑄吹之以和八風
漢武內傳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表
小書盛以紫錦囊帝見瞻覽母曰此五嶽
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請求乃三天
太上所出其文秘禁豈汝穢質所宜佩乎
子恭祕術長秦禁方

賢已集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
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
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
神効往往如此

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
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秦君過扁鵲獨
奇之常謹過之長秦君亦知扁鵲非常人
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和坐間與語曰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
敬諾乃出懷中藥子扁鵲曰飲是以上池

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以其禁方書
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
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詠脈為名耳

寶蓮金液萬聖玉漿

神仙傳寶蓮者扶風人也當西晉懷愍之
時王室寢微中原板蕩年將筮仕痛此亂
離遂慕羨門松喬之跡奇峯邃洞靡不
栖託凝思至道累經試難一夕神光照室
異香滿谷天樂漸近侍官數百有一真仙
項佩圓明乘車而下二女扶翊羣官後從
年三十餘虬髯鶴質自稱平都山陰長生
也愍以勤苦授金液九丹之訣盟傳告誓
後畢而去

廣記萬聖萬山老史也晉人因墜萬山洞
穴中巡穴而行見穴中一物如青泥史食
之不飢遂巡穴出忽到家問張華曰此乃
洞府也所食者玉漿也子其仙乎

惠超拔俗元素遁跡

仙傳拾遺唐胡惠超拔俗有道之士也處

東人中則頭出東人之上雖至長者繞及
其肩時人謂之胡長仙善能役使鬼神

宣室志昭慶民駱元素為小吏一日遁跡
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中忽遇一
老翁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元素訊之曰爾
安得至此耶元素以實對望翁見容引元素
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見二茅齋前臨積水
珎木奇花羅列左右侍童二人年甚少居
于西齋其東齋有一藥竈命元素候火老
翁自稱東真以藥數粒令元素餌之且曰可
以療飢矣自是元素絕粒僅歲餘授以符
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謂元素曰子
可歸矣既而送元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
而別元素自此以符術聞里中神効不可
具紀

知古金魚安期玉局

高道傳道士劉知古字光元睿宗召見問
道家稱旨特加崇錫開元中天災流行疾
疫者十有八九上召知古治之乃歎曰大
德曰生至人亦病下法鍊藥上醫察聲至

於針艾不其遠矣遂以色代脉用氣調病故能膏肓河決腰理雪散其精妙至如此上寵錫皆不受東陽岱山下有古觀因葺而居之忽室中有光產丹芝一莖扣之有金玉聲夢神人謂曰後山壁中有金魚跨之可以冲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遂明訪金魚茫然不知其所是夕復夢曰滴泉之下是也既至以芝扣如風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魚長三尺許乘之飛空雲霧旋擁而去

列仙傳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秦始皇請見之與語賜金璧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置去留書以赤玉扁為報曰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壽光少容玉真美色

神仙傳靈壽光年七十餘遇異人得服食之訣顏容更少如二十許人至建安元年已二百餘歲解化殯之開棺無尸唯一履存焉又玉真年七十九歲方知學道得胎息之法斷穀三十餘年肉少而色美行及

奔馬武帝召見如二十許人問其里人皆言四百餘歲帝奉之如神辭歸日行三百里景純無成子年略得

列仙傳郭璞字景純又西山記云真君許遜見晉室衰亂干戈屢起思有以弭其未然乃與吳君往詣王敦時郭璞先在敦府與之有舊乃俱見敦敦謂真君曰子夢以木破天先生其占之先生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未可妄動乎敦復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子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敦令武士擒璞將殺之真君以酒杯擲起化為白鵠飛繞梁上敦方舉首已失二君所在矣後敦竟不免

晉書王嘉字子年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人候之者至心則見或不至心則隱形不見姚萇欲殺符堅問嘉嘉曰略得之長恕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

方殷可以行矣嘉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
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戰死至長子
興字子略方殷堅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
人有甕上見之

范飲桂水張賜腴膏

列仙傳范蠡字少伯徐州人也事周師太
公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勾踐破吳後乘
輕舟入海變姓名入適齊爲鴟夷子皮後
百餘年見於陶居累億萬歸陶朱公後棄
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見識之仙傳拾遺

張雲靈修道於南嶽招仙觀精思感通天
降真密授其內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
之十三年神遊大无面朝皇極大帝賜以
瓊腴琅膏混神合景之液受而服之變化
恍惚神用無方建興元年九月三日昇天

靈蕭握棗王聚得桃

真誥九華真妃字靈蕭時同紫陽夫人降
楊真人之室夫人問楊曰世上曾見此人
否楊曰靈尊高秀無以爲喻夫人大笑妃
握棗三枚令人各食之真妃曰君師南嶽

夫人司命兼權道高妙備實民德之宗也
揚云棗無核其味有似於梨也

王氏神仙傳王聚昔爲王屋令誦黃庭經
每欲詮註而未曉玄理已誦六千餘遍時
素官入洞尋真訪道誓不期返一日深入

洞中見石床几案之上有經旁有神人告
之曰子其志乎吾乃仙人王太虛也註此
經已七百年矣今授於子仍將一桃與之
曰此桃非中土所有汝今得之食之者白
日飛昇

妙想謁舜良卿薦堯

集仙錄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
想念丹府由是感通常有光景雲物之異
靈香郁烈天樂之音震動林壑須臾千乘
萬騎垂空而下儀衛數千人皆長文餘執
戈戟兵仗旌幢良久乃見鵠蓋鳳車導九
龍之輦下千壇前有一人冠劍曳履陞殿
而坐身有五色光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
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
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

世人知無可教授者且夫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爾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身其德乃真他所能致也吾親遊司秦汝於此山三十餘歲初終如一守道不邪汝亦至矣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丹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數年後妙想上昇

括異志陳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禮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道入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青精先生與之談論

辭語高古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爲直官

極諫臣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嶽陳曰堯之由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

曰堯人間之帝也棄火德而王棄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辭以名官未立

俟他日應乃許以十年爲期既而苦惡之

爲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調全州判

官道出嶽州南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

召遽驚覺喟曰堯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

不足信後執書挾卧讀之晚食具呼之已

遊矣

何知沙麓裴懷藍橋

仙傳拾遺何丹陽隴右人仕於漢季爲尚書郎表平間王室陵夷謂人曰今日之事非人力所制蓋世數有之昔沙麓裴懷有知數者云五百年後齊有聖女興今丞相齊國田氏之後聖后當其運章漢之命興齊之業在此時矣遂放志山林以求度世耳常服松花身輕目明乃棄官隱遁居蜀之名山太平上真降授以攀魁乘龍之道後

上升

傳記裴航偶舟于襄漢同舟樊氏夫人國色也航賂婢裴煙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無以諧謔爲意與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爲姻壻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驛渴甚茹舍老嫗緝麻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擊一杓漿來航接飲之

真玉液也航謂姬曰小娘子艷麗驚人願
要如何姬曰老病有此女孫神仙遺藥一
刀圭得玉曰杵搗一百日方就欲娶此女
但得玉曰杵其餘金帛吾無所用航恨恨
而去月餘果獲曰杵挈抵藍橋姬襟帶間
解藥航即為搗之姬夜收藥航窺之有玉
兔持杵雪光曜室百日足姬吞藥曰吾入
洞為妻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
航入帳諸親皆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
妻姊曰不憶鄂渚同舟抵襄漢乎左右云
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為玉皇女史
航將妻入玉蜂洞中餌絳雪瑤英之丹超
為上仙

武宿鳥巢端窺螺殼

湘山野錄祖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於
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武每有之則探
索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善
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香冥間作清微
之聲時或二句隨天風飄下唯祖宗聞之
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

曰醉夢語耳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
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
詔草澤遍訪之或見於輟轅道中或高洛
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時上已後
楔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
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嘉亟遣中人密引至
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與見之一如平時棹
掌浩飲上曰我久欲見汝決刻一事無他
壽還得幾多在生曰祖今年十月二十夜
晴則可延一紀不雨則當速措置上酷留
之俾泊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樹木鳥巢中
搜神記謝端於邑下得一大螺取以歸貯
瓮中一日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瓮中出至
甕下燃火端問之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
女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相
為守炊烹數年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
去而卿無故竊相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
留當相委去留此殼以貯米穀常可不乏
端請留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
採訪下宮成子中岳

廣異記唐玄宗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自空中而下有一朱衣金冠神人前謁於帝曰我九天採訪使欲於廬山西置一下宮自有木植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悟遣使者詣山果有基址巨木千萬段自然而至

云是九江王採作宮殿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帝即時詔造殿宇不旬月畢工一如化成今江州太平觀是也

抱朴子成子者姓容不知何許人每多與巢父許由相會今在中岳服三黃而得神仙三黃者雄黃雌黃黃芩是也

趙度逐兔石巨化鶴

仙傳拾遺趙度不知何許人因獵於大房山逐一白兔因入於伏龍穴中見瑤臺玉堂壁立千仞有白蝙蝠其大如鴉因與羣仙相遇授靈藥而得仙

廣異記石巨者胡人也性好服食大曆中遇疾百餘日形體羸瘦神氣不衰因命其子於河橋召一老姥卜之巨卧堂前紙隔中姥徑造巨言其細密人莫得聞良久姥

去後數日但有二白鶴從空而下穿巨紙隔入巨所和鳴食頃俄從孔中三白鶴飛去巨子往視之不復見巨便隨鶴逼至城東大墩上見大白鶴數十相隨上天冉冉而去相常幽館許肇靈閣

真誥大茅西平山俗謂之方山下有洞室名曰方臺其洞與華陽相通號為幽館惟得道者處焉祖常託醉墜車而死隱身幽館修守一之業而成道

又許肇字子阿長史七世祖也肇有賤死之仁拯飢之德至許映被三官遣使執之而瞋叱其使曰我七世祖積仁著德音和鳥獸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在於阿手窮垂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仁德不墜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故使度世者五登仙者三汝可知乎

孔昇靈鶴華陀五禽

天寶遺事明皇自為上皇嘗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靈鶴下顧左右曰上帝召吾為孔昇真人未幾而仙去

魏書華陀字元化善養生年百歲猶有少容弟子廣陵吳普彭城樊阿受術於陀時語普曰體欲得勞但不當令極耳身常能動搖則穀悉消化血脉通流病乃不生譬戶樞不蠹之義是也昔有道士鮑倩爲引導之事作熊經鳥伸引挽腰脊動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戲也

仙人毀壁貧士施金

七命注昔有仙人見二人爭寶仙人乃自毀千金壁二人曰彼千金壁尚且不愛況此乎二人爭訟遂息文選

野人問話龍華禪院本詩僧貫休歸寂門人曇域主掌曇域每因衆僧齋後必爲貧士設食有一貧士授食後不去遍尋院內顧觀上下從容謂曇域曰弟子雖貧每感上人設食今有少許施利敢乞一人相隨曇域不之信堅請再四遂令院內苦行醋頭僧一人相隨與之偕行城北門外約行十五餘里於一小店中止泊房內則別無所有但見空床兩張而已其夜宿於店內

因問院中僧數及修添屋宇僧曰若論院中修葺屋宇豈止千緡貧士遂起燃火於床下滌破埤數角囊中取藥燈下點之遠巡光彩盡變爲金自將秤分一十斤付與僧且謂之曰將充添修常住慎勿取之凌晨遂辭去不復見

采和歌拍段穀謳吟

續仙傳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著破藍衫木屐腰帶一脚著靴行歌於市持拍版乞索於人老少隨之諧謔笑者皆倒似狂非狂其詞云踏踏歌藍采和人生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至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我一日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上騰雲上昇遺下衫靴拍板

括異志段穀者許州人累舉進士家豐于財後忽如狂日夕冠幘衣布袍白銀帶行游塵市中嘔吟云一間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風吹連簷破碎斗拱斜欹看看倒也

子 258-450

倒也二字即連呼三五句方已 墻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來歸遇其出入則有閭巷小兒數十隨而和焉人以狂待之不以爲異慶曆末病卒權厝于野後數年營葬發視但空棺耳

昭王絕慾子休恥媼

子年拾遺燕昭王假寐忽夢羽衣人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正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欲之教羽人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却饒徹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丹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絨以金經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者後天而老

東方朔內傳秦併六國太白星精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衙城小仙洞四十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子休玉清

三洞羣仙錄卷之一

謫於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於河伯縣乘行雨子休每至小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回駭故此地常少雨焉

三洞仙錄卷之二

卷二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楊君司命子晉侍宸

真誥楊義和句容人幼而通靈與二許結神仙友道成真仙屢降授以道法九華真妃告之曰夫處風塵之休戚者乃多罪之下鬼趨死之老質也夫富貴淫惡是斷骨之斤鋸有似載罪之舟車自後衆真屢降月無虛日至二十年楊君乘雲鶴白日昇天補華陽司命真人王氏神仙傳王喬字子晉周靈王之太子生而神明幼而好道好吹笙作鳳鳴之音而白鶴朱鳳翔集復過浮丘公授以道要接上嵩山不歸一日忽乘鶴駐山巔而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初補南嶽司命侍宸再

補桐栢真人

謙之師位道翔仙真

高道傳道士冠謙之隱嵩陽修鍊感太上道君下降勅仙伯王初平引謙之而前曰吾得中嶽主表云自張天師登真之後而

作善之人無所師授今道士冠謙之行合自然宜處師位

真誥道翔許長史第三子之字也君懷批世務專修上道長史君器之極通真靈與師契合今在東華爲仙真授書除侍帝宸俞史誠魄夏馥鍊魂

宣室志唐王公潛節制荆南有呂氏子窮窘來謁公公不爲禮寓居逆旅月餘窘甚鬻所乘驢於市中市門監俞史者召生問其所由生曰吾家渭北家貧親老王公乃吾之重表父也乃不遠而來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史曰我見子有飢色今夕爲子具食幸宿我宇下於是延入一陋室共坐弊席陶器進脫粟飯而已夜徐謂生曰當爲子設小術致歸洛之費因取一小缶合於地上食頃舉手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章俞曰此王公之魄也俞誠之曰呂乃汝之表姪家貧遠來曾不爲禮豈親親之道耶可厚其資賄以一馬一僕二百緡遺之紫衣者僂首受教於是却以缶合於

上有頃視之亡矣明日王公果召生宴游累月生告去贈以僕馬及二百縑生歸渭北不敢形言後數年方告於人

道榮焚觀惠宗積薪

高道傳道士勾道榮不知何許人名聞於蜀與華陽丞呂翼友善自言去世月日當送我東郊巨松之下以薪火燒棺爲惠翼

與其友章升常聚數十輩共誌其日以之前一夕道榮徧詣知友家飲酒言笑至暮宿於逆旅翼使密視之見寢處如常黎明則已化而顏色不變於是爲置棺觀送於巨松之下致薪次火已發棺中烈焰不可近見道榮出於煙焰上冉冉凌虛而去又趙惠宗天寶末忽於郡之東積薪自焚僚庶往觀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爲瑞雲仙鶴而火盡其下草猶綠遺簡得二詩其一曰生我於塵置我於無至

精爲神元無爲軀散陽爲明合陰爲符形爲灰土神與仙俱衆垢將畢萬事永除其二吾駕時馬日月爲衛洞躍九霄上謁天帝明明我衆及我門人僞道養形真道養神慙哉慙哉餘無所陳

徐鈞塗心錢朗補腦

續仙傳徐鈞者不知何許人自稱蓬萊釣者常腰一葫蘆棹扁舟泛五湖所得魚治江博酒吟詠而歸或見疾病者取藥一粒如麻子許令人以酒塗心上皆安或有問之此藥可食否曰可食恐憎飯耳有好事者吞之自然絕食人方信之一旦遁去又錢朗登甲科累歷清顯所治皆有遺愛後棄官入廬山遇人得還元補腦之術年一百五十歲其顏如童子有玄孫數人出仕皆皓首朗一日與別云我處世多年道爲上清所召今當往矣遂解化去

伯高方臺玄解真島

真誥東卿君曰龍伯高漢人也伏波將軍戎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伯高後從仙

人刁道林授胎息之法託形醉亡隱處方

臺

廣記析玄解老而顏重憲宗異之召問曰
先生年高而色不老何也答曰臣海上常
食靈芝故得然也遂刻木作海上三島綵

道二

繪以珠玉帝觀之曰若非上仙無由及此

境玄解曰三島咫尺試為陛下一遊即隱

身而入漸覺身小無復見矣帝嘆異之因

彌其山為真島

陰生乞兒寒出貧道

列仙傳陰生者乃長安之乞兒也常於市

中求乞市人厭賤遂以糞潑之而衣不污

疑以為妖因之依前市人行長安有歌云

見乞兒與美酒庶免壞屋之咎而劉向云

陰生乞兒人厭其穢識真者希累其因辱

於我無污彼灾其屋

廣記寒崑子隱於天台好吟詩多述山林

幽隱之句桐栢真人序而集之以行於世

咸通間出謁李楊褐見其藍縷不禮之次

日更衣乘白馬而來待之甚厚老人曰子

知有寒崑子耶曰知老人曰貧道即是也
吾謂子為可教今則未然也子未知其門
曰內修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知柔守
謙所以安身不善歸已所以積德如是可
以異道之髣髴遂鞭馬而去

道二

谿父煉瓜孟節含藥

道二

列仙傳谿父居山間有神人來往賣瓜常

止其家遂授父以煉瓜子之法今春分食

之二十餘年昇山入水百餘歲絕居山頂

呼父說事遂去

西漢逸史孟節西漢人有道術含一棗核

可至十年不飢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

可至一年許士庶慕之為神仙後入山不

出

時荷一食青精丸

西山真君傳時真君名荷鉅唐人少時入

四明山遇神人教以丹訣點化金玉潤濟

困苦民受其賜後能驅逐邪魅役使鬼神

事母以孝聞善胎息得坐忘法或百日一

食半年一寢晉明帝時待之甚厚及許真

君上昇師亦從而昇天

神仙傳青精先生年十歲色如童子行步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

天師三境翊聖九壇

本傳張道陵留侯六代孫也舉賢良方正雖仕而志在鍊形遂退隱北山章帝以三品印綬起之不就入嵩山遇神人告之曰石室中藏黃帝丹經琅函玉笈之書子行必獲矣師從之果得其書於是築壇朝真以煉九丹丹成謂弟子王長曰服丹當冲天然吾未有大功豈敢遽服宜爲國家除害興利然後服之則吾臣事三境亦無愧矣

翊聖傳 本朝建隆初翊聖真君降謂張守真曰壇法有九上三壇爲國家設中三壇爲臣僚設下三壇爲百姓設而九壇各有儀式焉

玄甫五藏叔期三關

真誥王玄甫授仙人吞日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能內見五藏冥中夜書道成太上

遣羽車迎玄甫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玄圃臺受化爲中嶽真人

又趙叔期於王屋山學道見一卜者曰欲入天門詣三關存朱雀正崑崙叔期異之拜請要訣卜者授書一卷曰三關者口爲天關足爲地關手爲人關三關調則五藏安五藏安則舉身無病而仙道成矣

道君授劍玉女獻環

本傳天師功成太上道君下降授以雌雄二劍而劍各有日月星斗之文道君乃曰吾憫下元生人執係幽魂人鬼雜處今子爲吾分別人鬼異位則子之功無量矣又天師至仁壽縣遇十二天游玉女各獻玉環一隻願事天師師合而爲一環謂之曰吾授於地中先得之者納焉玉女爭取愈取愈深即禁之不出因化爲鹽井公私取之以爲利其邑因爲陵郡自道陵始也

聖母穿雲周生取月

廣記聖母海陵人適杜氏爲母遇人能易形變化而夫不之信反以爲妖告官下獄

而母自牕中飛出人見穿雲去時留履一
綳於牕下海陵人爲之立祠號曰聖母祠
宣室志周生有道術游吳楚人多敬之時
抵廣陵坐中秋夜會月色明瑩衆人談及
明皇游月宮之事周生笑曰吾常學於師
亦可以取之因取數百筋繩而架之曰我
將此梯取月乃閉戶久之客步庭中俟焉
忽天地曠黑仰視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
某至矣手舉其衣出月半寸許一室盡明
寒入肌骨食頃如初

商唱陽春張吟白雪

詩史商七七有異術過潤州與客飲云某
有一藝爲歡即顧屏上畫婦人曰可歌陽
春曲婦人應聲遂歌其音清亮似從屏中
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
歸家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

悟真篇序天台張伯端字平叔嘗磬所得
吟成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真篇文
多不錄其九轉金液還丹詩一篇云黃芽
白雪卒難尋達者須憑德行深四象五行

全籍土三元八卦豈離土鍊成靈質人難
識消盡陰魔鬼莫侵欲向人間留秘訣未
逢一箇是知音

張觀樓臺逢升宮闕

北夢瑣言張建章好經史每以清淨爲念
時往渤海遇風見一青衣人相引登山至
島上觀見樓臺歸然中有仙女處處侍衛
甚盛留飲少頃曰子不欺暗室可謂古之
君子矣遂令青童送還

廣記逢女幼而不食心慕清虛父母以爲
虛言忽一日見神仙在空中自南至北將
逾千里湧出金城玉樓於山頂一人招女
升宮闕衆仙羅列儀仗肅然曰汝有骨錄
當爲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寶真文按
而行之飛升有期後果及期升虛矣

棲嵩洞室徐姑掘穴

傳記許棲嵩舉進士第而志在修鍊時因
入蜀登危棧忽與馬俱墜棧下進退不能
即隨馬而行至一洞室見諸仙羅列皆喜
曰此乃長史公之孫也有仙相矣衆真命

坐賜飲且曰此石髓也汝得之矣無輸泄
無荒淫後復來相見遂以所乘之馬送行
曰此吾洞中之龍也因責出負荷子有仙
骨故得遇之若到人間放之任其所適後
棲崑崙逡巡到故居而馬化為龍飛舉

廣記徐仙姑年數百歲而貌若二十許人
多游名山或時止宿於林巖窟穴之中往
來江表吳人見之三四十十年顏色不改行
步如飛咸通間至剡縣謂人曰我先君仕
於北齊有陰功而後及於我已得延年後
人以此詳之方知姑即丞相徐之才之女
也

德玄五嶽偉道九嶷

真誥東卿君云宋德玄周宣王時人也服
靈飛六甲符得道日行三千里變形易質

今在嵩山游行五嶽

又韓偉道不知何許人隨宋德玄出入以
師事之而德玄授以道法今道成常出入
九嶷山

徐福白鹿盧士黃鸞

廣記秦始皇遣徐福并童男童女三千人
往東海取長生不死之草不歸及沈彘得
道黃老君遣徐福乘白鹿車來迎沈真人
方知徐福之得道

又元藏幾自號元慶士隋大業中奉使過
海遇神人留外國遍歷仙境一日思歸即
時津遣不旬日至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
尋其子孫皆無人唯有二鳥類黃鸞隨處
士出入每翔翥於帝呼之即下能傳口中
言語

裴謠佳會蘭香玄期

廣記裴謠書與王敬伯梁芳為方外友入
山學道梁芳死敬伯下山調官至正元中
奉使淮南邂逅裴謠維舟慰問汝何所須
謠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廣陵之西即吾
宅也倏然鼓櫂而去敬伯詣宅見謠承冠
偉然設宴就座謠酒酣謂左右曰此人乃
吾昔山中之友道心不固以明自賊將淖
沈於生死海中求崖未得今日之嘉會誠
難得也子其往矣

又有漁父於湘江岸側聞小兒啼聲四顧無人唯有一女子三歲許父抱歸養之十餘歲天姿奇偉忽一日見一青童自空而下携女子而去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有過謫於人間玄期有限今往矣

謫仙呼鼠祝公養雞

廣記永明中鍾山有隱者蔡生每養老鼠數十枚呼之即來今之即去語言怪異時人謂之謫仙

列仙傳祝公洛人也居北山好養雞百餘

年雞千隻皆有名字暮棲木上日放散去

呼名即至積錢千萬置錢去具開池養魚

登吳山有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旁

李珣販羅安公伏冶

續仙傳李珣世居廣陵城市以販羅爲業

年十五父傳業而珣受之升斗俾之自量

不計時之貴賤衣食豐足年八十不改其

業適會李珣相公出鎮淮南而珣改名寬

一夕李公夢入洞府有金書李珣名視之

甚喜忽見二仙童自石壁出珣問曰此何

所二童曰此華陽洞天也此名非相公也公曰非我何人童曰公之部民也珣悟遍尋問於里巷得李寬之名迎入府拜爲年兄問以道術寬曰不知所修具以販羅事對公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後寬

尸解蟬蛻

列仙傳陶安公鑄冶師也數行大火一旦

散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

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

日當迎爾以赤龍至其日赤龍果至安公

騎之上昇而去

馬湘紙糊章震泥馬

續仙傳馬湘字自然錢塘人幼好文學有

道術一日過菜園見蘿蔔甚盛因丐之園

吏弗與湘於篋中取紙裂爲一獨子又裂

一爲鷺鷥飛走園中而獨子趕赴之菜踐踏

俱碎園吏知是異人乃祈謝之於是取紙

獨及鷺鷥數篋中視菜如故略無所損

抱朴子章震在周幽王時屢召不起師長

桑子得其術能分形化影折草化爲龍虎

噴水為珠玉一日與弟子行即以泥圓化為馬乘之日行千里後入崆峒山白日上昇

程妻致縊蘇母思鮮

神仙傳期門郎程偉妻者能神通變化偉

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為憂妻曰出而闕衣何愁之有妻即為致雨縊忽然自至前偉復作黃白術連作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投汞銀中煎之須臾成銀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不已妻尸解而去

蘇仙傳仙君姓蘇名耽桂陽郡郴邑人也生於前漢幼丁父憂奉母潘氏以孝聞溫清定省禮無違者晨暮夕膳人莫及焉常感神仙授以道術能隱形變化一旦侍朝養於母母曰吾思鮮汝可致之曰唯即捨匕飭飯食携金而去須臾持鮮而至母食未畢得鮮甚喜母曰此去市甚遠何處得之其速如此答曰使縣市中買來母曰便縣山路危險去一百二十里如此之速汝

誰我也答曰買鮮之時見舅在便市語耽曰明日來此請待舅來以驗虛實翌日舅果至乃首說市中相見之事母始知其非常乃潛察之見常持一青竹杖衆疑之為神杖也

道人兩口先生愛蹠

王氏見聞錄梁況之居鄂州忽一道士至況之與之對飲道人求綿袴遂與即捲投衣袖中將投語曰入袖中再入凡投十數次皆不能入道人咨嗟曰不免為寇萊公矣道人遂引去約當再來後月餘復至門人欲入白即曰不須見侍郎但報先去也俟到彼相見況之貶化州久之一道人兩口腹上亦一口既至廳舍索酒一斗引而盡見況之言曰記得鄂州相見否音聲雖同形貌非矣索錢二十七文而去出門以擔穿腹中口鼓鐵笛取漁舟獨立其上風引渡江而去後二十七日況之謝世道學傳簡寂先生陸修靜字元德吳興東遷人吳丞相凱之後也母姚氏懷之有一

老姥告之曰生子當爲人天師及生足有
靈蹠掌有八字家本與室早涉煥嘗謂
同僚曰時難再得乃遺妻妻子脫落營務
專精教法不捨寤寐卜居廬嶽召赴金陵
一旦謂門人曰吾將還舊隱俄然解化
膚色暉映異香芬馥山中諸徒悉見先生
還山儀服鮮華衆皆驚異俄失其所

樊英嘆水朱倫駕煙

漢書樊英者濟南人也善圖經緯洞達幽
微隱於臺山之陽辟召不應嘗有暴風從
西方來英謂生徒曰成都市大甚盛因舍
水西向嘆之輒記其時日後有客從蜀郡
來者云是日大火須更有黑雲從東起大
雨滅矣英嘗云淳立公與我遊天壇之上
一旦遂去

丹臺新錄朱倫字德元疑心抱一不替威
太上下降開瓊蘊給丹符與之曰爾能精
修上道守之能堅保爾昇度凌虛駕煙連
則福降慢則禍纏子能行之慎勿輕傳倫
道成景王時太上授書除中嶽仙官

抱一龍杖清虛蛇鞭

高道傳趙抱一年十二因牧牛遇一老人
問之子飢否先生但點頭而已老人探手
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
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
之令人服食於是沈痾新疾服者無不愈
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煙火食忽之一日
信步抵京城之西已樓院過涅槃堂聞有
呻吟聲先生問何人若此僧曰數童行時
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取豌豆以新水令嚥
之即時汗如新沐人經夕皆愈後請藥者
如市傳于裏外時真宗東封未還丞相向
公留守京師陰遣人察其實飛奏詣行在
迨車駕還召見真宗欣然拊其背曰子乃
朕之姓也對御披度爲道士未幾求歸賜
金鍍龍頭杖銅朱記腰木杯香藥等差中
使張茂先道士胡太易送至石門山特與
建真寂觀以爲登真之所
仙傳拾遺廖冲字清虛連山郡人也以才
德見稱爲本郡主簿後辭其印綬遊探道

要於衡嶽遇太平真人授道後歸鄉里常乘一虎執蛇爲鞭先天二年風雲晦冥騰舉而失所在

劉邦賓友度子高仙

真誥劉邦沛人起自布衣破秦平項創漢之基於漢有功上帝補爲南明公賓友而茅君云先世有陰德者徑補仙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之高下例皆速諸南宮受化

又華陰山中有學道尹度子武帝時人遇異人服丹霞之道行之五十年色如童子。今太一君遣迎乘雲昇天在元州爲高仙矣

彭鏗出處仲倫留連

真誥彭鏗即彭祖也年八百歲而不作尸解之絕南嶽夫人云諸公自欲出處語默肥遁山林以遊仙爲樂以升虛爲誠非不能登天也不爲耳

王氏神仙傳王仲倫時居鶴鳴山石自響田宣見而問之曰彼何人也曰我神仙王

仲倫也愛此石之奇響故留連而聽之耳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

是二

三洞羣仙錄卷之三

筵三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明期廳室素臺真館

真誥衡山有學道者治明期以魏末入山服食與張禮正同止巖穴受西城王君丹法已四十三年矣內外洞徹日行五百里今在方諸室為上仙

又延錄君云易遷重初二宮是男女之堂館凡地下主者之高者便得真仙之館今有女真趙素臺在易遷宮已四百年不肯

遷云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

茅君鷄子聖姑鵝卵

神仙錄茅君學道於齊後道成治於茅山有疾病者往請願常煮鷄子十枚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子還之歸破之皆無中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病即不愈以為常候鷄子如故無破處也

南史蕭昂為彭城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雖不甚食或出人間飲少酒鵝卵一枚呼

聖姑就求子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之三十瘡即瘥後失所在

道義馴鹿君友引犬

高道傳道士王道義知終南山有尹喜真人登真之所大和中自姑射山將門弟子六七人來居樓觀以永平三年師羽化白雲滿室異香盈庭有白鹿卧於庭中旬日或隱或見既殯乃絕鄉人見道義乘白鹿冲天矣

茅君客話遂州小溪縣石城鎮村民和君友於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布衣鹿憤引一黑犬令君友攜壺杖到青城山初由荒徑見怪石夾道細竹桃花飛泉鳴瀨至一觀宇令君友致囊杖于塔上云爾有仙表乃取藥一粒令吞之曰九月八日復當來此乃遣君友歸家了無飢渴之念至其日是夕山谷月皎風清君友如有所待達旦雲霞相映如有五色君友仰觀蹠空祥風綠霧鬱然而起遂越巨壑層巒而去極目乃

沒

干朴識陶和璞笑瑄

丹臺新錄嘗有人從江外還忽逢一人乘小小鹿頭船子劣客一人從浪中直來便呼其人姓名曰顧道度下都去吾欲寄尺書與茅山陶隱居正爾作書垂當見授忽云罷君會不往山中我尋自下去此人至都果忽便往廣陵後子良問洪先生洪云此人乃中嶽仙干朴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也豈復來此耶

高道傳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間時房瑄爲盧氏宰待和璞甚善因携手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有廢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擊地令侍者掘之深數尺得一瓦甕中有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瑄曰省此乎瑄髮鬚記前世嘗爲僧名永和璞復曰君當爲輔相善自愛也

梅姑履水道華登松

異苑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

道術能著履行水上至今廟晦望之日見水霧中曖然有履形

高道傳侯道華凡所居之觀有損處即持斧斤以葺之勤苦備歷一日修殿宇忽於梁間得丹一粒即吞之觀門前有一松木道華登松去其枝梢人責之荅曰恐礙我上界人皆以爲狂後七日凌晨道華昇松頂揮手謝曰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復留詩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契却今日碧空飛

俄頃雲中音樂聲幢幡隱隱空而去

今威仙鶴宋纖人龍

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有仙鶴立其上人不欲射之其鶴飛於空中目歌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累累後人於華表柱立二鶴自此始矣

晉逸史宋纖有才藻去官不與人交遊隱居酒泉弟子受業者三千人酒泉太守圖其像於閣上出入祝公頌曰爲枕何石爲

漱何流形雖可見名不可求遂造其門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而今而後知先生乃人中之龍也

王鼎物外垂崖夢中

雅言雜載王鼎書歌詩好神仙心遊物外時人或謂有所得問之終不泄露詩百餘篇傳於人間如風落蠹枝驚鶴去水流山果向人來贈程明甫云古縣枕前灘官閑道自安執盃山鳥唱曬藥野猿看石縫橫琴筆槎頭插釣竿不知陶靖節早晚入雲

端

忠定公錄張率崖在成都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黃之下諭頗詳欵似有欽嘆之意公朔旦即遣吏詣西門召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之服來比黃既至果如夢中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每歲遇米麥熟時以錢收糴至明年米麥未熟小

民艱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細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乃令吏掖而拜之

順興宿德少道陰功

丹臺新錄李先字順興京兆人也因秋分之夕忽有飛仙千餘騎翔集空中有二人在庭謂先生曰上帝有命遣仙官於紫閣上石室中相待也吾二人乃直日之神奉使來召宜即展駕先生與之相隨越度峯谷若乘飛颺倏然便至乃見三真人各坐一牀自然有五色雲霞羅覆其上侍從僚屬精光瑩瑩幢幡羽蓋非可名字先生即稽首請白曰內飛之道真人曰子有宿德位階仙官而欲形神同舉不足為難也王氏神仙傳王少道以陰功救人積德成仙常語人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無已自致不死斯言信哉而真誥云童初府有王少道漢時人也杜沙龍飛馬符鼠伏

丹臺新錄杜昇真人莫測其年壽絕粒飲水如二十許人能以沙書一龍字浮於水上叱之則變為小龍飛起丈餘隱隱雲霞生呼之即下

神仙傳馬湘適遊名山人皆不知有道術常州太守馬公聞之召以年兄待之公曰城中多鼠鼠即書符令人貼於壁下長爾一聲而羣鼠湊集湘乃呼其大者而前曰爾乃天生微物天與粒食何以撓於相公今不欲殺爾宜速去大者迴而小者俯伏堦前成羣而去

韓湘藍關尹喜函谷

青瑣韓湘字清夫文公姪也落魄不羈嘗醉吟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鑪鍊白朱砂寶鼎存金虎玄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問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頃碧蓮二朵類牡丹花葉有小金字

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莫曉句意後言佛骨謫潮州時大雪塗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方驚悟乃續其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湘後與公俱至沅湘莫知所之廣記函谷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

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乃停開授以道要

肝真母部黃君父屬

西山記肝真君諱烈字道微事母以孝聞而母亦有志學道與母同往西山見肝真君叩頭求哀真君念之使築室於所居之西侍母居焉授以道術及肝真君上昇道微與母皆受玉皇詔部分許君家屬昇天又真君姓黃名仁覽字紫庭父名輔字萬石有高行事親以孝聞州郡舉孝廉穆帝

時仕至御史紫庭少俊拔有清致許真君以女妻之萬石事許君執弟子之禮及紫庭受玉皇詔與父母家屬昇天今高安縣祥符觀有丹井存焉乃其故居也

修公化羊尹澄憫鹿

列仙傳修羊公隱華山石室中服黃精室有石牀公卧其上而石盡穿景帝聞名詔之公即於牀上化為白羊題其脇曰羊公謝天子帝後置石羊於臺上公復化而隱不知所在

丹臺新錄尹澄有道術始皇累詔不起澄厭喧譁意以山林爲樂改名尹林子遠遁林谷時見羣鹿有一傷足者蹢躅不前澄憫其苦用藥封其足復遇大雨食盡困於林數時羣鹿奄至飢則吮乳寒則卧懷相

隨累月遇神人授秘訣乃能生骸護病年三百四十歲白日上昇而真誥名尹林子者漢末入茅山今以爲真人矣

志真執虎子英捕魚

高道傳呂志真廣成先生弟子居石室十

餘年善以藥石救人入林谷則虎豹隨之問其道則默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曰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力至志真謂賊曰此行皆吾弟子無得干之其徒斂衽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欲見之遂入林中以繩繫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焉

列仙傳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魚愛其色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一大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怖而謝之魚曰我來迎汝爾可上我背與汝俱去須臾暴雨子英乃上其背騰空而去子先二狗沉建一驢

列仙傳子先姓呼漢時人卜師壽百餘歲好飲酒有一姬待之甚厚未嘗問及酒資一日忽呼姬曰急裝當與共行是夜有神人持二茅狗來子先與姬共乘之入華陰山大呼云子先酒家母在此

仙傳拾遺沉建有延年却死之術一日遠

行寄驢一頭并犬羊於主人之家各付藥一粒而去主人曰此客可怪寄下十五口並無一文當若之何建出三年乃還奴婢驢羊如故建輕舉矣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人皆不曉後不知所在

韓東莖勝廷瑞菖蒲

總仙記樂子長齊人少好道入霍林山遇韓眾授以莖勝赤杯散服之年可八十歲色如少女後昇仙補為修門郎

郡閣雅談沈道士名廷瑞故吏部彬之子

居玉笥山每遇深山古洞終日忘返一日

辭道侶坐集仙亭上念人生幾何賦畢乃

卒葬後越二年有閭皂山會昭瑩於山門

數里相遇其閭皂玉笥相去一百六十里

曾問所往云暫到廬山尋知己且留詩一

首為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曾

依閭皂又却上元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

石孤何期早相遇藥共煮菖蒲曾歸玉笥

話及方知師尸解矣

俱鳳閣其持滿侏儒

北夢瑣言後唐同光中有狂生桑俱鳳閣其垢膩不近人情神異不一至渚宮謁南平王一足草履一足麻鞋號為野人

河東記唐汝陽王璿能劇飲術士葉法能過之王強以酒不可曰某有生徒酒量可

與王敵明日使謁王詰旦有投刺者曰道

士常持滿王遽引入形狀侏儒然神氣彩

瑩音韻鏗然既坐善談胚臍王命飲道士

忻然王以醇酒寫大斛中沃以巨觥王既

醺然而道士風韻高爽良久忽謂王曰某

止此一杯醉矣王強之道士曰王不知量

有限乎何必強之復勸一杯忽然倒地視

之乃一大酒榼耳受五斗焉

瑤池白橘滄洲碧棗

神仙傳周穆王會西王母於瑤池食素蓬

黑棗碧藕白橘

桂陽雜編隋處士元藏幾為海使判官遇

風船壞破木載至洲島人曰此乃滄洲去

國千萬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產

分蒂瓜長二尺碧棗丹粒皆大如梨池中

有四足金魚金蓮花婦人採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到仙家藏幾思中國洲人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箭旬日達東萊問其國乃唐也自大業至貞元二百年矣

右英五芝鳳網百草

真誥右英夫人吟曰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必不得汝亦不能來

廣記鳳網者漢陽人嘗採百草花以水漬泥封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絞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藥內口中皆立生

也網服藥數歲不老後入地肺山

公成偃逸宋來酒掃

真誥趙公成昔患脚疾不能步履心常默拜太上三十年精專不替感太上賜藥一劑服之即愈後得道今在鶴鳴山行道之時未嘗少忘此所謂內研太元偃逸神府者也

又宋來子楚莊公時爲市長常酒掃於市見一乞食翁歌於市云天庭發雙華山源障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歌此乞

食於市人無有識者獨來子知之遂以師禮事之積三十年授來子以中仙之道今在中嶽方知乞食翁乃西嶽真人馮延壽也注云手爲天馬鼻爲山源

宮嵩長生郭延不老

抱朴子宮嵩有文才年數百歲色如童子遇仙人千言得其書多論陰陽否泰之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治國者用之以致太平治身者用之以保長生此其道也

神仙傳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靈飛散夜書在冥室中身皆生光又能遠望見平地數十里上小物知其采色天下當死者識與不識皆逆知之如其言在鄉里四五百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見之辭別而去入崑崙山中

蔡女繡鳳志和雕鸞

廣記蔡女仙襄陽人也幼而慧巧善刺繡鄰里稱之一日綉雙鳳方成五綵霞煥忽一老人詣門請觀爲安眼眼成雙鳳翔舉

而老叟同女子各乘鳳去即降襄陽山南之林後因號襄陽山為鳳林山置鳳林關乃敕其宅為鳳林靜真觀立女冠像又韓志和外國人入中國為衛士雕木為鸞鶴鳥鵲之形置機於腹中發之則翔空百步之外又能作龍御牀履之則牙爪皆動天矯如飛憲宗悅之甚厚賜而志和悉散與人後遁去不知所之

樂巴破廟谷青發棺

廣記樂巴時為成都功曹而太守問曰功

曹有道可試之乎曰唯即時入壁冉冉如雲氣之狀已失巴所在後除郎官遷豫章太守其山有廟甚靈能使江船分風使帆巴至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矣遂破其廟鬼走化為書生往齊國而太守以女妻之巴往齊國見太守遂書符長嘯令書生出相見叱之化為狸即斬殺之

列仙傳谷青成帝時侍郎也因病死而尸不冷入殯不釘至二年見青冠幘坐於縣門上家人迎之不下發棺無尸後入太白

山人為之立祠而青時復往來於祠中梁伯求衛孝惠祠韓

神仙傳孝武帝遣使者梁伯至山中求衛叔卿不見但見其子度世與之俱入太華山尋訪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坐白玉牀度世問博者為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曰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仙去

拾遺記漢孝惠帝時有道士韓稚解絕國

人言有泥離國來朝人長四尺兩角如黿牙出於唇處於深穴其壽不可測帝使稚問之經見幾代答云五代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沒不可論又記女媧及軒黃以來事了如在目稚以聞於帝帝嘆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退莫知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館於長安北名曰祠韓

若山脫屣任敢棄官

廣記唐若山開元中出鎮潤州日與僚友

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魚舟直抵舫側若山入魚舟中超然而去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又得遺表一紙其略云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夙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早得真訣黃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落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闕不勝犬馬戀軒之至明皇帝表異之

道學傳任數字子尚永嘉初天下擾攘素官南渡遂抗志俗外居於山林忽有一人長丈許敦問之此人自稱是阿那窻老君見使來問訊敦問老君常在何許荅曰常在上復遊世間又恒經過而去復有所止荅云時往大治及仙圖中敦後遂知孫恩之禍乃尸解於木沼山

推川金闕公遠碧落

本傳玉皇詔葛真人曰洪久傳心要善養

胎真演神方治病於生靈述先典廣行於塵世陰功濟物密行齊真名係玉都身歸金闕可宜於三月三日寅時昇車上天者本傳詔羅真人云公遠能除水怪救濟生靈誠崇駭邪召龍致雨有行藥療病之善有施符遣疾之功內修三一外養四生名著仙都身歸碧落可宜於正月十五日午時駕赤龍車歸天者

沈義龍虎公陽鸞鶴

抱朴子沈義吳人也學道於蜀救人利物德感上帝一日出行塗中忽見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者十數人皆朱衣仗節滿道問曰君見沈道士乎義曰某是也吏曰子有功於民黃老君遣仙官來迎子為碧落侍郎於是昇天

西山記鍾離嘉字公陽許真君之甥也好處林巒許君愛其有授道之質遂付以秘訣令密修之許君上昇告以冲昇之日紫雲自天而下青鸞白鶴翔舞於庭仙童玉女下迎公陽白日上昇

帛公素書甘君仙藥

神仙傳于君者因病癩數十年百藥不能愈忽見市中賣藥公姓帛因往問之云可救以素書二卷授之曰不但愈病而已當得長年于君再拜受之于君思得其意內以治身修性外以消災救疾無不愈者道成仙去

西山記甘真君字伯武以孝行見推於鄉里仗劍隨許真君除妖其功居多許君授以祕訣而君潛匿形影人莫之測一日天際忽聞天樂之聲須臾祥雲絳霞暉映而君昇天

鄭公崑臺子廉魏閣

青瑣進士牛孟出都門息柳陰之下夢至高門大第吏云此羣玉宮也熟視乃故人呂臻呂曰吾掌此宮益見殿上有白玉碑朱篆蒙以絳紗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數千其中唯識數人呂及夷簡李迪余靖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序真命上非子可知益曰今世鄉相率皆

仙手曰十中有七八益曰富公弼國之元老豈其仙也曰富公是崑臺真人壽九十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曰更三百年補地上主者益曰王者人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

括異志衡嶽道士率子廉落魄嗜酒性獷戾易辱人以言人亦少與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閣禮部侍郎王公祐守潭州立夏將命祀祝融至衡嶽因訪所謂魏閣者及至則子廉方醉寢王公與語甚異之遂載與還郡日與之飲酒間辭歸山復止魏閣者一日忽謂人曰我將速行當一別王公即日扁舟下潭來謁且曰將有所適王公留與之飲居二日辭歸至日以書別衡山觀主李公盥浴服飾焚香秉簡而蛻去聞者驚異李為買棺厚葬之殆半歲有衡嶽僧自京師至安上門外子廉來看京師云即途時蒙李觀主厚有責行懷中出一書附僧為謝李發封乃真子廉書也人皆嘆王公之默識

三洞羣仙錄卷之四

筵四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尊師何先生僕僕

神仙傳衡山有一道士不示姓名或問其姓則曰何問其名則曰何時人因呼為何何尊師或問師無言何以開悟後人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誰能鑿混沌之竅而達自然之理邪遂杖藜入山而虎豹隨之司馬先生曰此可謂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後尸解雷震尸遂不見

廣記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自云姓僕時人因號僕僕先生寓光州黃土山即三十餘年餌杏丹飲食如常人貨藥為業人皆不識之時王升遇之而授弁以杏丹之訣先生即時昇雲天太守李休光聞之以為不祥先生復降休光之府休光曰若仙當往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茅君皆問道於我子以為妖何也休光叱左右執之即時龍虎君見於前而先生上昇煙雲四合雷電震動觀者奔走休光謝罪明皇詔

立宮觀至今存焉

侯觀三松蘇菴兩竹

高道傳道士侯楷字法光京兆人也魏正始中為道士授天文祕訣晨夕之奉久而愈勤卜居於寒谷行三奔術誦大洞經及三皇內文効召之法其居有清泉環流三松偃覆洒然幽寂是為栖真之所遂號三松觀

郴江集蘇真君耽母年百餘歲無疾奄然而逝鄉人為立封木以禮斂葬是日郡東北隅牛脾山上有紫雲覆木瀰漫不散又有白馬一疋繫於林間遂聞山嶺上有號哭之聲皆云蘇君歸持母服鄉人竟往即之其草菴前哭泣之所基址平坦有竹兩株無風自搖掃其地終年常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白馬亦不復見矣

胡傲斲金雍伯種玉

神仙傳唐陳休復號七子貞元中來居褒城耕農採樵與常無異多變化之術好事少年五七人求學其術勤勤不已語未終

忽暴卒須臾竟敗衆皆驚走莫敢回視自此少年不敢干之昌明胡倣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休復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爾以鋤授倣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用之豈有限約乎

廣記楊雍伯事親以孝聞及父母死葬於高山雍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甘泉湧出以濟行人忽有一飲馬者來將白石一升與雍伯曰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許不計其數一日出遊偶至海上遇羣仙曰此種玉雍伯也一仙曰汝有孝行神真所感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雍伯歸數年夫婦俱上昇今者所居之宅號玉田坊

道成跨驪敬之射鹿

郴江集慶歷中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及甫既坐視其刺字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郴州人也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到泰山已遊歷遍也旦夕回南

方乃借紙筆爲詩曰因思靈秀偶來遊碧玉寒堆萬疊秋直上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甫見詩不勝嘆美既去及甫遣人送之至邸又爲一詩付史曰白驪代步若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跡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詢郴人地有白驪真君觀因得道跨白驪行石壁上其驪迹至今存焉

西山記許真君名遜字敬之世爲許昌人後徙豫章遊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不羈喜畋獵嘗射一鹿子墮地母以舌舐之未已而死因感悟毀棄弓矢刻意讀書弱冠旁通經史善音律天文地理五行讖記之

康扶北郭王績東臯

書悉皆極致尤慕神仙之道後拔宅上昇本傳後漢康扶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公府辟召皆不應時人號爲北郭先生

唐隱逸傳王績字無功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十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故時人號爲東臯子

董奉食粟曼倩偷桃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也居廬山不田作爲人治病亦不取錢物但使人重病得愈者爲栽杏五株輕病得愈者栽杏一株如此數年杏有萬株鬱然成林羣蟲戲

其下常無生草有如耘除也於是杏子大熟奉嘗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之但徑自往取之一器穀便得一器杏嘗有穀往少而多取杏者即有虎號嘯而逐之所得之穀救賑貧乏供給行旅歲消三百斛而所餘猶多一旦昇天去

漢武內傳武帝忽見青衣女子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西王母紫蘭室女傳命往來至日帝盛服立階下夜聞空中有簫鼓聲王母乘紫雲車

駕九色班龍別有天仙皆長一丈王母上殿自設精饌以饗盛桃七枚帝食之甚美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方朔曾三來偷桃矣

山甫玄髮姚泓綠毛

抱朴子伯山甫居華山精思不食二百餘年玄髮不老後以其術授之於女子色如桃花有一老翁鬚眉皓白而來女子宮之怪而問之女曰此是妾兒不肯用山甫之法致令衰老故杖之耳

廣記唐時有一僧居於南嶽夜見一物綠毛覆體直至座前僧曰貧僧禪居不撓生靈鬼神有知無相惱也其物曰子知有晉宋乎僧曰自晉至唐四百年矣其物曰師知有姚泓乎僧曰吾聞泓已死矣其物曰我泓也其時示之以死脫身逃遁遊行福地唯喰柏葉遍身生毛

王母擊節子登彈璇

集仙錄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泊諸真人仙衆至降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

之中夫人與王君為賓主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虛合節八音靈祭王母擊節而歌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笛許飛瓊鼓靈虛之簫安法嬰歌玄靈之曲

人間長史山中宰相

真誥長史姓許諱謚字思玄肇七代孫也君博學高第初為餘姚令累遷尚書護國長史密修上道真仙屢降而真妃授書云

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當與山中

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又陶弘景字通明擢進士第還侍讀年三十有七無意於仕乃曰仲尼曰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我今義達無復其方

請從求志之業遂自稱為華陽隱居脫朝

服掛於神虎門襲鹿巾衣道服入華陽居

積金峯修真誥梁武帝累召不至或有所

議遣使就問時人號曰山中宰相

法進帝前奉仙天上

王氏神仙傳王法進幼而好道一日忽遇二仙童告之曰汝有仙骨不忘於道上帝敕我來迎汝授事於天上不覺隨二女凌虛至於帝前而帝告之曰人處三才之中不易得也付謝罪科一卷汝下諭生民亦汝之功也天寶中白日上昇

又王奉仙宣民女也幼時遇青衣童子十餘人與之遊戲言笑自夜達旦父母疑為妖詰之奉仙曰女所遇者道也所見者上仙也初刻天上見天人羅列一仙人云汝

有仙骨五十年後當復來此然百穀之實傷人真氣奉仙自後絕食嘗謂人曰其所見天上神仙與道家之流無異遂畫天王朝會圖號混天圖

元一覺壹長房投杖

丹臺新錄謝元一號壹公即孔子三千弟子之數也常懸一空壺市肆貨藥日入之

後公輒蹙入壺中舉市無人見者惟費長房於樓上見之往拜焉以師事之

又汝南費長房為市掾時遇壹公公知其

篤信語長房曰我感入壺時卿便効我自當得入既入壺之後不復見壺但見瓊樓金闕物象妍秀玉童玉女俠侍公語長房曰我仙人也君好道否長房哀懇授以劾鬼治病之術但不得仙道耳又以一竹杖與之騎此到家訖以杖投葛陂中長房如其言投於陂中遂化龍去

緱山王喬碯溪呂尚

神仙傳王喬字子晉遇浮丘公得仙友人桓良遇子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與故人羣官登山見子晉素所乘馬於澗下昇天而去是時羣官拜別回見所乘馬亦飛空而去今名爲拜馬澗焉

又呂尚冀州人幼而智慧預知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二十餘年西適周匿磻溪垂釣三年不獲一魚比間問曰可已矣尚曰非汝所知而獲魚於腹中得兵鈐之書或云玉鈐文王夢得聖人聞尚之賢載歸同治於周功成告亡開棺無尸惟有玉鈐

六篇在棺中

石子東府廣利南宮

真誥大茅君曰昔有白石子以石爲精故世號白石先生此至人也今補爲東府右仙卿入山斷穀煮石食之煮白石自有方乃石生所造也

又中茅君曰韓太華者安國之妹也漢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廣利在世有功及物今在南宮受化

紫陽役使魯連飛冲

天蓬呪序鄧紫陽入麻姑山日夜誦天蓬神呪感金甲神人與語曰吾是北方六天使者緣子念誦靈文帝君已署子之功矣遂令降黑篆神符真形上有神仙之術中有役使鬼神下有救療疾病子宜祕之後當爲王者師次日果於石室中得其真形符篆行持有驗

王氏神仙傳王魯連乃神仙王剛之女也得父之道入陸渾之山不出後遇太一真人授以飛冲之法修之白日昇天

郭文馴虎瞿君駕龍

仙傳拾遺郭文字文舉洛陽人居大壁巖
 一旦有虎張口至前若有所告文舉以手
 探虎口中得骨去之明旦虎銜一死鹿致
 石室之外自後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
 而狎之文舉出山虎亦隨焉雖在城市衆
 人之中虎俛首隨行不敢肆暴如羊犬耳
 或負書冊鹽米歸山晉帝聞之詔詣闕下
 問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人無害
 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有術撫我則
 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讎民猶虎也亦何異
 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隱菴亭山
 又瞿君者南安人也漢章和間隱居平岡
 山黃帝降授龍躡之道能控御雲龍後入
 峨眉山修洞房明鑑之術臨欲昇天辭訣
 親友駕龍而去今平岡化有龍巖山繫龍
 溪

黃石圪下李整洞中

前漢列傳張良遇一老人墮履於圪下顧
 良曰孺子取履良取進老人曰孺子可教

遂與之期曰後五日與我期於此如是三
 次如期而來老人曰當如此遂出書與良
 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齊北穀
 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南嶽夫人曰信者得
 失之關鍵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
 真誥中茅君曰河內李整昔守一之道初
 在洛陽近遷在華陽洞中主考注民間之
 事

趙昇露宿馬湘壁睡

神仙傳天師張道陵有九鼎大要唯付弟
 子王長曰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
 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
 形狀果有趙昇從東方來生平未相見其
 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
 授昇丹經第一試昇初到門不爲通使人
 罵四十餘日露宿不去

續仙傳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因入長溪縣
 界投宿主人戲言無宿處若壁上睡可矣
 日暮弟子切於止宿湘曰爾乃衆人中睡
 我坐可到明衆人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

脚掛梁倒垂身睡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之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主人祈謝乃出

稷丘擁琴漁父鼓柁

列仙傳稷丘君者泰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上東巡狩太山稷丘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而來迎

五代逸史潯陽太守孫恂於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現俄而見一漁父垂綸鼓柁長

嘯清虛公問有魚乎荅曰其釣非釣寧有魚耶公異之遂褰裳涉水謂之曰觀先生有道耶方今文明之治何不贊緝熙之治乎荅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貧賤無論富貴乃歌曰竹竿簞籬河水悠悠相忘爲樂食餌含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遂鼓柁而去

道開食麓石坦衣弊

茆亭記單道開惡食惡衣不畏飢寒好山居而山神木精屢試之而不懼後遷入羅

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百餘歲尸解晉逸史石坦自稱北海人居無定所不營定所不求美衣弊或有與之者則反施於人或送葬杖策而吊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同時同日皆至焉人莫測以爲神明後不知所在

司馬白雲巫談紫氣

神仙傳司馬承禎善篆別爲一體名爲金剪刀書隱居天台玉霄峯號白雲子睿宗召見既歸朝士賦詩送之盈編自號爲白雲記

又漢駙馬都尉巫談字子都北海人也漢武帝出子都見於渭橋其頭上有紫氣帝召問君年幾何對曰臣年一百三十八歲帝問東方朔朔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問之子都曰臣昔年六十五有時腰痛口燥舌燥涕出得此以來七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健如少武帝受其術不盡然壽最勝別帝

琴高控鯉黃安坐龜

抱朴子琴高多遊江浙每於水中行時人以爲水仙昔浙江南鍊丹丹成潑於江化爲小魚時人因號爲琴高魚後遊吳控赤鯉上昇

列仙傳黃安代郡之卒常坐一龜闊三尺許或問此龜幾年曰昔伏羲造網結罟以授子其背已平矣此出畏日月之光三千年一出頭吾坐此已五見出頭矣

琮服桃核回書榴皮

王氏仙傳王琮爲王屋令常念黃庭經六千遍未了深義罷官絕穀咽氣入洞中有嵌室石牀案上古經一軸琮再拜曰臣竊入洞天萬劫良會今睹玄經願許塵目一披忽有一人曰吾東極真人王太虛黃庭經吾所注授於子復與桃核大如數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琮携核與經而歸

搜神秘覽湖州沈偕秀才父以其晚年自號東老延賓客多釀酒以供肴饌苟有至者無問貴賤悉皆酌之一日有術者造謁

與東老對飲高談琅琅洞達微妙夜以繼日酒屢竭壺術者神色自若詰姓氏終不答因以石榴皮書于壁曰西鄰已富受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後題曰回山人東老醉遂失之其去後人多以爲呂公所題之字削去更生東坡有詩甚詳

焦光石芋羊惜雲芝

抱朴子焦光居山每煮白石如芋食之或時入山伐薪以施於人及魏受禪乃居河濱結菴以居不設席其身垢汚如泥漆或數日一食持不語老少不常如此在人間二百餘年後不知所之

續仙傳羊惜常棲括蒼山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傳云漢阮肇所題驗之乃李陽冰嘗爲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自何所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惜於亭側與縉雲道士花時飲酒忽仆地若斃乃昇還家七日乃醒悟曰初有一人青幘絳服自稱

靈英入洞府見樓臺鸞鶴之異石穴中有物飛去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食之得仙惜食之覺身輕行步如飛後入委羽山隱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四

三洞羣仙錄卷之五

蓬王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善俊烏龍叔卿白鶴

高道傳道士韋善俊訪道周遊名山遇神仙授三皇徽召之文得神仙之道常攜一黑犬號曰烏龍所至之處必分食以飼之一日將遊少林寺僧方齋善俊乃牽犬於其側分齋食以飼焉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曰吾過矣乃謝之尋出奇去眾望之師行愈遠而犬愈大遂化為烏龍師乘之而去

神仙傳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帝殿上見一人乘雲車駕白鶴集於殿前帝驚問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乃朕之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帝甚悔焉

萬象貨藥季主賣卜

續仙傳踵萬象不知何許人也久居王屋

山後南遊羅浮嘆曰此山朱明之洞天葛稚川曾棲此雖無鄧侯相留聊自駐矣乃結菴而隱或遊城市貨藥飲酒往來無定忽一膳則數人之食不謂之多或不食則莫知歲月日可行三四百里後不復出

丹臺新錄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宋忠賈誼俱出休沐往見之季主趣向高妙忠等忽自失茫然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忠見賈誼殿門外語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

景闌碎金趙明燃屋

仙傳拾遺秦景闌不知何許人也會昌中寓止會稽市不常其居或飲酒佯狂凡十年好事者稍疑其異會稽張公家每加致禮焉忽一旦取秤鎚手授良久引之如錫取鐵杵搏之為餅良久皆復如故張素貧景闌曰我將去矣命張取釜擊碎之以炭相雜置於爐內熾火加藥闔戶告張曰炭

火息後可取所化之物以豐爾家念道濟人可以世享其富矣翌日張視之皆紫金也

抱朴子趙明左慈皆以氣禁水水為之逆流又於茆屋上燃火煮鷄鷄熟而茆屋不燃禁水著中庭大寒露之不冰禁一里中使灼者不熱

秦避桃源田居柳谷

桃源記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真泛舟自沅沔流而入見山中桃花夾岸落英繽紛觀一石洞洊流中吐寒聲漱玉居室蟬聯池亭連貫雖男冠女服略同於外然所服鮮潔顏色燦然見道真甚悅遽邀至家為具酒食問今所歷代道真具以實告眾皆感歎曰何人世之多遷貿也道真辭出他日復尋花源之路乃迷不復見矣

真誥雷平山之北昔名柳谷有田公者來居此其北有柳汧水或名為田公泉云此水是玉砂之流津服之除腹中三蟲矣

維姑青鳥女真白猿

蕭論宗性張講還元

神仙傳五代蕭鍊師名紹元築室於問政

避世因居衡嶽尋真臺外示同凡內修真道出行常有黃鳥白猿白豹隨之後乃昇天

山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嘗撰宗性論修真秘訣徐鉉甚稱賞曰吳筠施肩吾無以過焉

高道傳道士張無夢號鴻濛子嘗遊天台登赤城廬於瓊臺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

壩城記繼仙姑長沙人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子然無侶數年復有青鳥形如鳩鵲紅頂長尾飛來居所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又曰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名後知四海多難乃隱九嶷山仙傳拾遺薛女真者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師不寧有道之者多棲寓山林以

之法真宗召對講易即說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和則萬神結矣心有爲則氣亂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上說其說錫賚處士先生號

洞賓蓬島景世雲軒

丹訣呂洞賓舉進士兩至禮部皆不利曰既不利人間舉當修天上舉唐末因遊廬山遇鍾離先生得其道每持惜氣貨筆墨往來京畿衡嶽之間人多不識其洞賓也而先生授以秘訣云三花和會化大龍直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鶴駕先歸蓬島

真誥滿山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合

日法兼服胡麻及仙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忽一日北方老君遣太一迎以雲輶白日昇天

房達西白徐遇東專

實賓錄唐房山長陰符大冊經序曰予少

好學道而慕長生見陰符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後人只究以安邦治國之法鮮知神仙至樂之術貞觀三年予遊泰山遂逢一老自稱西白不知其姓因話陰符全在神仙大丹之極要世莫能知遂傳以驪山母所注即神仙抱一之道見焉

神仙傳徐定辭蓬州人咸平中隸役于郡國輦帛入關宿華陰客邸遇夜有書生自稱東粵者揖定辭而坐相得甚懽留飲浹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搏也以君非凡骨故得邂逅于此定辭喜懼因懇求異術曰術不貴異但蓄精神不只好惡內傷甚善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餌此當壽百歲翌日訪之不復見其後亦尸解矣

契虛三彭上元五性

宣望志契虛者神骨秀居長安佛寺避祿山入太白山忽遇至人勸遊稚川府居一日登山頂見有城邑宮闕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問曰子絕三彭之仇乎契虛無以對曰慎不可

留乃引去契虛後遁去不知所之稚川則葛真人也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召方士登山祠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汝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爲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

都鑒司直呂誨糾正

列仙傳都鑒初同周撫爲南門亭長今遷北帝靈閣侯再遷高明司直之任高明之任如世之尚書僕射

翰府名談呂誨獻可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獨坐小軒因合目即有所見一碧衣童子

六

云玉帝南遊炎洲君子隨行糾正羣仙自此口食天府身遊紫府炎洲苦熱上帝賜汝清涼丹一粒公拜賜而咽之下喉若冰雪公自知不久於世有朱明復者湘江道中有金甲吏兵數百人公跨玉角青鹿明

復拜曰公其仙乎笑而不答口占詩曰功
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
帝爲司糾更有何人直柏臺

李偉定錄思和保命

茅君記茅中君諱固字李偉舉賢良方正
累遷金吾閤兄大茅君得道遂棄官入山
遇兄引見西城王君得仙補定錄真人
又小茅君諱衷字思和累遷五更大夫同
中君入山尋司命君君引見龜山王母授
道要補保命真人大茅君告曰吾今既去
便有職任不可數相往來每年三月十八
十二月初二日邀師命友下臨句曲若有
學仙好善男子至其日詣山吾因料理必
相教誨於未悟者今茅山朝山之會自茲
始也

董重復活甘始治病

是五

七

真誥董君臨淮人行氣鍊丹百餘歲不老
一日因事繫入獄中伴死臭爛生蟲昇至
家復活後遂成仙
又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依容成子

得元素之法用之有效治病不用針灸湯
藥在人間百餘年後入王屋山昇仙

青州從事紫府真人

西山記黃真君諱仁覽字紫庭其先武陵
人力學有聞後棄官入道紫庭師事許君
得其道尚爲青州從事紫庭道成從許真
君飛昇

青瑣高議右侍禁孫勉爲元城埽官岸多
墊陷埽卒曰有巨龜穴其下天晴輒出勉
伺其出引矢射之正中其頸勉書夢一吏

召曰子殺龜今召子證隨至一宮闕吏曰
紫府真人宮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韓魏
公也勉思念向蒙公提携見當求助入望
公坐殿上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乞真
人大庇公顧左右取青囊中黃誥童讀誥

曰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貴穴殘埽岸事乃
勉職也公命遣去

王暉虎耕陸羽鳥耘

高道傳道士王暉居華嶽熊牢嶺洞真觀
常種黃精於谿側則虎豹爲之耕耘出入

亦乘虎豹具鞭策如人乘馬無異著祕訣以教人修養其事隱而人莫之曉

唐逸史陸羽不知所生有僧得之於水濱及長成聰慧能文以易筮之得漸卦取鴻漸于陸爲姓名隱於茗溪自號桑苧翁閉

門著書史五或時行歌于野吟詩擊木故時人謂之今接輿羽嗜茶著茶經人以爲茶神又云陸羽象耕而鳥耘

仙柯給炭宣平負薪

仙傳拾遺王仙柯青城橫源人好行仁惠家富巨萬所居之側山頗宜薪炭忽聞盜斫柴者仙柯因檢行見乃一道士爾曰某於谷中燒鍊丹藥每爲闕炭因竊此柴燒之仙柯問其所用幾何可以并爲致之不煩自致也道士忻然謝曰藥成後必當奉報如是仙柯時往訪之一旦藥已成矣自此爲別也留丹數粒而去仙柯服丹自覺氣逸身輕門側有大柏樹騰身而舉已往木杪因此飛昇而去

廣記許宣平新安歙人也景雲年中隱於

城陽山南塢或負薪以賣每醉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

費公石墨耿女雪銀

茅山記費長房遇壺公得其術書符行於世寓茅山之東書符敕人有功一日出山傾硯水於石澗中其石變黑因號爲石墨至今取其墨亦可書符

女仙傳女冠耿先生者耿謙之女嘗因大雪令宮妓以金盤貯雪搗爲銀錠投洪鑪中須臾成金指痕猶在又異人錄云先生取雪實之削如銀錠投熾炭中及冷爛然爲銀銀矣

虛寂馬鳴大亮牛喘

高道傳舒虛寂字得真居新繁銅馬觀常與人言昔黃帝與甯先生天真皇人衆真會於此號其地爲三會臺有銅馬隱於林間今龍橋乃其舊迹後人於銅馬隱處築臺以誌之秋夕澄霽忽銅馬騰躍嘶鳴見之者得道虛寂居此三十年幸一見之一

日忽謂鄰母曰旦夕將他適欲以後事爲託因指示其地囑曰瘞我於此當深三尺餘吾必有厚報是夕卒鄰母如其言而瘞之果得金一鎰以聞官驗所瘞但杖屨而已

仙傳拾遺馮大亮家貧好道亦無所習每遇道士及方術之人經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楊氏對泣傷嘆曰衣食所給在此一牛耳牛既死何以資其口食手時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來即憩歇累日時道士果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手曰在即取擊綴如牛形以木爲脚以繩繫其口驅叱遂起肥健如常道士亦不復見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見之私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

太和鶴駕法善龍輦

王氏神仙傳真人王君好道與妻俱入山絕人事香火精勤積數十年遇神人授以素書且告之曰爾仙名已定但奉行此道

子必爲真人矣後一日上帝遣龍車鶴駕下迎白日上昇補爲太和真人

高道傳葉法善天師時居四明忽見一老叟號泣求救師問之荅曰某東海龍王也太帝敕主八海之寶近緣婆羅門逞幻術晨夕禁呪五月五日海水將竭夫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即爲飛符海水仍舊異日龍輦寶貨爲謝師不受謂龍曰巖石之上去水且遠若致一清泉即佳也是夕聞風

雨瀟瀟之聲達旦繞山齋石渠泉水環流至今目之爲天師渠

玉札賢安金書妙典

廣記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晉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學道九經書史無不該覽年十五慕神仙吐納不辭勤苦至二十父母強令適劉又爲妻生二子夫人訓誨二子成立遂告別寢修鍊勤至感太極真人及方諸青童君等降謂夫人曰太上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勉哉

老叟蒸兒孺子烹犬

又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冠也生而敏慧及笄遇人授黃庭經而告之曰此經扶桑大帝宮中金書誦詠萬遍得為神仙但在勤心爾經云誦之萬遍昇三天千災已消萬病痊居山誦此如與千人同侶惟患人不能修妙典遂入九嶷山誦經十年真仙下降白日昇天至今仙壇石上履迹存焉

神仙傳維陽十友者家富足拉為道友遁以酒食為娛常有一老叟弊衣繼屨每造其席眾亦不拒一日酒酣謂眾曰某雖貧乏欲具一會奉酬可乎眾皆唯明日乃延入一茅舍中丐者數輩相邀環坐乃昇一巨板以油幕之揭視即爛蒸小兒眾深惡之皆不食叟曰此千歲人參也頗不易得欲以此報既不食命也各自分食乃昇天而去

高道傳朱孺子師道士王元正居大嵒巖一日溪側見二小花犬異而逐之入枸杞叢下因與師掘杞叢得二枸杞根壯如犬

高閬笑蟹曹操驚鱸

師令烹之孺子看火三日因先嘗味又見根爛乃食之孺子忽出覺身輕飛於峯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得不死今謂之童子峯

美五

十二

括異志高閬得養生術飲酒至數斗不亂申郎中為江東漕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嘗艤舟貴池亭有九華李山人者與高友舊因謁申延之使飲各盡二斗餘殊無醉態高取釣竿曰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取蟹乃釣餌投坐前甕罇中俄頃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釣魚今得蟹可罰也

後漢隱逸傳左慈字元放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之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與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元放乃更餌釣沉之須臾復引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繪之周浹會者

馮良棄世杜契隱居

真誥馮良爲縣吏自恥無志毀車殺牛裂敗衣憤學道術抗志嚴恪州郡禮辟不就朝廷聞三公爭讓位於良不就後漢時人也六十七歲遂棄世東渡入茅山今在鹿跡洞中

卷五

十三

又杜契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入會稽爲孫權校尉黃武二十年遇介先生授以守元白之術遂隱居大茅之東能隱形亦數見身出或採伐貿易衣糧而人不知

秦宜賓洞元真仙墟

丹臺新錄周亮字秦宜師姚坦得其術人有能飛沙走石一切妖魅事亮即持經誦咒邪物各復其形或死於左右常與神仙遊行寶洞嘯詠終日

廣記薛元真少好道時棲五嶺謂人曰九嶷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煙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瀟峯黃帝飛輪於鼎湖

其餘高仙列真神人輔相騰翥逍遙者其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況邃洞之中別開天地瓊漿滴乳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履所履矣得延年之道而優游其地信爲樂哉

世雲羽扇玄同颺車

高道傳吳猛字世雲自鍾陵還欲濟大江遇飄風怒濤遂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衆皆異之

集仙錄薛玄同號玄同子誦黃庭經不替

遇神仙下降告之曰子誦黃庭有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因授口訣至咸通間紫虛元君降授九華之丹曰服此當遣颺車迎汝歸嵩山矣是夕解化無尸表奏僖

卷五

十四

宗異之

咸連刺船頤和擊石

樂府解題水仙操伯牙學琴於咸連先生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精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師

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聞水聲湏洞山林杳冥羣鳥悲號歎曰先生將移我精援琴而歌頓悟妙旨成連刺船迎之伯牙遂妙天下

女仙傳太元女姓顓名和自少行道能開關鑰指山山傾指木木倒常將弟子行山日暮以杖擊石石爲之開便觀門戶牀帳酒肴之物如此萬里須臾之間老少無常後入抱犢山昇天

崇子致舉奉林閉息

真誥東卿君曰昔有郭崇子與弟兄四人俱爲惡人所擊傷其臂三弟大怒欲治之崇子曰無用怒乃遣去此人後出仕宦而崇子致舉數數非一此人往謝之而猶譽不止其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之施遂自殺崇子後得道而太極真人以崇子有殺人之過不得爲真人上仙耳又東卿君曰劉奉林學道於嵩山積四百年三合神丹而爲邪物所敗乃徙入委羽山閉氣不息於今千餘年矣猶未昇仙云

此人但得不死未能有所役使通和青紫清虛黃赤

高道傳賀知章爲秘書監開元中遇通和先生授以丹告之曰先盟而後授然仙家品秩如青紫階級不可驟進必以退節爲首退節則寡欲寡欲則神逸神逸則無爲無不爲反此而求道猶却馬以追奔子其志之知章後棄官乞爲道士

真誥清虛真人告楊君曰夫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授世人種子之術耳非真人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不見種子而得生夫存心色觀兼行上道所謂抱玉赴火金棺葬狗也夫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之隱書

涓子玉函公弼石壁

蘇林傳涓子者古之神仙也昔撫綸於河上遇東海小童君告之曰子勤心至道外假弋釣餌而不釣養生之全也若獲鯉魚試剖之言訖而去涓子果獲一鯉剖之腹中得一青玉函開視乃金闕帝君所受三

元真一之法消子從而修之能與雲致雨
乘虛上霄

高道傳張公弼不知何許人劉法師居雲
臺鍊氣二十餘年每三元常見赴會無言
而去師因問之則答曰公弼住蓮華峯下

師與之同往至一所見石壁高直千尋公

弼叩之劃開內有天地森羅萬象張公語

其徒曰法師在此可具食作戲與師觀其

徒嚙水俄見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

丹鳳青鸞各一對歌歌甚清仍與法師水

一盂刀圭粉和之令飲其味甘且香有頃

公弼與法師別出反顧但見石壁而已

三洞羣仙錄卷之五

三洞羣仙錄卷之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王器自滿陶穀履空

高道傳道士王延字子元師華山雲臺觀

焦曠真人授三洞秘訣真經後周武帝欽

向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謂曰道教陵夷久

失拯援汝可力闡無令不振吾自此逝矣

師至都久之得請還觀復詔增修以居之

然山石無土致之極勞因虛默禱天忽踊

土出於觀側取多而不竭常苦乏油又置

一器經夕自滿久用而有餘

晉逸史陶潛少有高趣任真自得宅邊有

五株柳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

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

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其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

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

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屢

空晏如也

宋香足雨吳符止風

高道傳道士宋元白一日越州大旱方曝
庭撒龍以祈雨久之亢陽愈甚元白謂人
曰凡所降雨須俟天符非上奏無以致於
是止於元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告足

越人神異之信州復旱郡將特請禱元白
遂作術以告城隍之像則須更致雨

西山記吳真君猛字世雲嘗有暴風起世
雲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須臾風止人
問其故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有二道士
呼天求救故以此符止之耳驗之果然

尊師伏虎處士秦龍

野人閑話閩州雲臺化昔老君張天師經
遊之所觀內有一道士裴浩中者不知何
許人年逾百歲多食松枝或鍊氣而已每
因握固數息冥目靜坐必有猛虎馴擾於
左右同住者亦嘗見之一旦謂門人曰余
有所往爾等好住無替修習門人固留不
住遂褰衣上峭壁若履平地如飛鳥捷猿
直上峯頂杳杳而不見之後鄉里有虎暴

者競畫尊師形像以厭之謂之伏虎尊師
尚書故實牛相國鎮襄陽久旱有處士眾
云秦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
獨一湫泊中有黑龍強驅必為災難制公
固命之果有大雨漂流萬戶

孝先水上德閭甕中

高道傳葛孝先人呼仙翁嘗從吳王船行
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沒仙翁船亦不知
所在吳王歎曰仙翁有道何不能免此乎
乃遣使求之踰宿忽見翁水上行來衣履
不濕既至頗有酒容詰其故曰昨伍子胥
強邀留飲淹屈陛下於此上忻然

天師內傳張仲常字德閭天師玄孫常應
聘至閩潛歸嘆曰吾幾落世網室中常埋
一甕每對妻子茹葷飲酒夜皆在甕中經
日不出

赤松雨師元芝水母

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
玉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往崑崙山西王
母石室中隨風雨而上下炎帝少女追之

亦得仙俱去高辛時復爲兩師焉

晉逸史趙元芝一日出行遇一道士相揖遂引入水去深夜月中行泥濘不污傍見一物如蛇形有五色之光元芝驚異問此何物耶道士曰此謂之水母見者神仙

洞源鳴鐘薦明聞鼓

本傳瞿柏庭師事桃源黃洞源法師一日拜辭洞源問汝辭吾將安往荅曰歸洞府欲留之不克見柏庭顏色光彩異常服短布衣烏緞巾逡巡却行三移足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求之無蹤跡鳴鐘集觀戶將大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

高道傳道士張薦明通老莊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忽一日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

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剪韭務光服葵桂父

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不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食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沉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年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相之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辟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遊尚父山真誥云務光剪韭以入清冷之泉是也又桂父者象林人時黑時白時赤時黃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九斤桂父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九焉

仙流譚宜客作子主

仙傳拾遺唐譚宜開元末生墮地能言數歲身逾六尺髭髮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食行及奔馬後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爲神人鄉里立廟祀之大曆中忽還家即霞冠羽衣真仙流也告別父母訖騰空而去列仙傳子主者不知何處人也詣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雇我客作二百餘年不得作真人以爲狂王問先生居止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山巔果見甯先生毛身廣耳披髮鼓瑟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九生曰此主是我比舍九世孫也汝勿預吾客事吏乃下山

師文泉涌襄洪雪飛

列子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

當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而命宮以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拾遺記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洪能招致羣異王乃登臺望雲氣翕鬱忽覓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烈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羅文褥褥是西域所獻也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炭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也

蕭隨弄玉續配連眉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能致孔雀白鵠舞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女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來止其屋穆公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去故秦人爲作鳳女

祠於雍宮時有蕭聲

神仙傳黑山仙人犢子者歎人也居黑山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都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爲異俗皆云天人也會犢子求耦都女悅之遂留相奉時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左太冲魏都賦曰昌容練色犢配連眉昌容事載別卷

張老席帽孟岐草衣

神仙傳張老楊州六合縣園叟也因娶比

鄰韋恕女爲妻一日乃挈妻去且曰某土居山下有小莊明旦且歸他年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去數年絕無消息韋念其女令男義方訪之至天壇南有崑崙奴迎拜至一甲第樓閣花木異常見一人戴遠遊冠朱履儀狀偉然細視之乃張老也引入堂內見妹且碧念珠箔服飾之盛世所未見進饌精美留經日而別贈金二十鎰并一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楊州北郊賣藥王家取錢一十萬持以此信既

歸五六年間金盡訪王老取錢果留帽付錢乃信真神仙也

仙傳拾遺孟岐清河逸人也年七百餘歲言及周時事如在目前云曾侍周公升壇以手摩周公之足而周公以玉笏一枝與之岐常執之今已銳矣每切桂葉而食漢武帝好神仙遂披草衣而來帝異之

驪母剗木槎客支機

廣記李筌往嵩山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本未曉其義理因往驪山於路傍見大起燒木有一老姥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筌聞之大驚曰此黃帝陰符之秘文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筌於是拜請與義姥曰吾受此符名列仙籍而後可語至道之妙夫陰符者上清所秘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奇人不可妄傳泄天機者沉乎三劫可不戒哉

博物志客有居河濱者年年八月十五日浮槎來過至不失期客陰異之乃多齎糧

棄擗去任其所之忽至一城郭處望見織婦因問不答但取支機小石與之曰可將此蜀中問嚴君平客還問君平君平曰去年七月七日客星犯牛女即是汝矣芝耕雲卧松餐澗飲

仙傳拾遺吳筠自號洞陽子年十五篤志於道善屬文攻楷隸舉進士三教九流靡不周覽隱居南陽倚帝山芝耕雲卧聲利不入

高道傳道士王延字子元九歲好道師正

○ 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受業於棲觀與真人李順興相友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祕訣真經唯松餐澗飲以希真理

司命寶壽老父神枕

仙傳拾遺司命君者常在於民門與御史康元環幼小同學嘗贈元環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敘別不復再見一旦有商胡詣東都所居謁元環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環以他物示之皆非

也乃出司命所與器商胡見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梓則紅光照室此器太上鎮中華之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即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元環以玉梓承之夜現紅光滿室

神仙傳云太上老父者失其姓名漢孝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頭上白光怪而問之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垂死有道者教臣服術飲水并神枕之中有三十二藥物二十四件應二十四氣其八毒藥應其八風今臣之年轉少此之故也

嚴青夜行國珍畫寢

神仙傳嚴青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青語臨別授以一書曰汝骨相應得道并教以服石腦法青自得神書之後常覺有數十人侍從時都督逢青夜行因叱從兵錄之青亦叱其從神錄之都督與從者皆不得去明旦行人曰此必是嚴公也家人往叩頭謝過乃放還歸

高道傳巨法師名國珍好神仙學名利兩忘喜愁俱遣食蔬衣弊所守彌篤忽感疾人勉之以藥曰道勝則疾除何慮之有其自信之如此一日晝寢門人忽聞車馬往來有頃瓦屋皆震師遂化去

洞府天倉靈壇石廩

神仙感遇傳河東薛逢爲綿州刺史夢入洞府肴饌甚多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既覺即使道士孫靈詠與親吏訪焉至州界昌明縣有洞曰天倉者師乃入洞見石牀羅列飲食名品極多食之味皆甘香飲實歸以奉薛及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湘川記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峯而石廩預其一焉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嘗有廣州從事舟行聞人詠詠云野鶴灘西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四鷹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

寡言石室靈府草堂

高道傳道士陳寡言隱玉霄峯以琴酒吟

詩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云醉卧茅堂不閉關覺來滿目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藥鹿羣羣林際還又曰照水冰作鑑掃雪玉爲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將尸解謂弟子曰當盛我以青布囊於石室中慎勿土木爲也臨終以詩示其徒云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營營輪回債負都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

又徐道士名靈府號默希子居天台雲蓋峯建草堂以居之日以修鍊自樂嘗作詩云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降雲興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精只是渠又曰學道全真在此生迷途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無生理縱得生知何處生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使以起之辭不復出見廉使獻言志詩曰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傳來紫宸命遣下白雲峯多愧書傳鶴深慚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巖松廉使表以衰稿免命由此絕粒久凝寂而化

劉寬府帥賀亢貞郎

真誥劉寬字文饒後漢人今在洞中作董初府帥正侯主始學道者

陳無已傳賀亢世莫知年與其鄉里仕石晉爲郎章聖皇帝東封有布衣帑謁於道左稱晉水部負外郎賀亢帝知其仙者夜閱榜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每與莊獻皇后言之以爲恨天聖中賀使其弟子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像直數十萬后怪之召問澄澄以師對問師曰賀也后亦大驚問今安在可得見耶澄曰在淮南使臣有獻固願見也后喜過望遣使隨澄求之淮南與俱來后爲幸鴻福寺見之其言皆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

何充仙品丁義神方

真誥何充盧江瀟人也累遷尚書世業奉教多施惠立功德永和二年尸解受化南宮升居仙品以其多施惠故也

西山記吳真君名猛字世雲七歲有孝行夏不驅蚊蚋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授以神方復師南海太守鮑觀

得其秘法黃龍中嘗天降白雲符遂以道術盛行於吳晉之間矣

湘媪丹篆郭公青囊

女仙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氏但稱湘媪常易止人舍十有餘年每以丹篆字救疾間里莫不應驗媪鬢髮如雲肌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有道士與媪相遇甚相慰悅或詰道士道士曰此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方知媪即樊夫人矣

神仙傳晉郭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之奇尤妙於陰陽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福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子春膏肓遊宦痼疾

幽怪錄杜子春落魄資產蕩盡有一老人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旬歲稍盡去

馬而驢去驢而徒老人又與錢千萬數年後貧過昔日老人又與錢三千萬曰此而不瘥實在膏肓矣

唐史隱逸田遊嚴京兆三原人初補大學生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志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先生養道山中皆得佳否遊嚴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起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嚴穴帝甚歡

王質爛柯徐甲枯骨

王氏神仙傳王質東陽人時入山伐木偶於石室中見數童子下碁質坐斧柯上觀之童子將棗與質食之无飢渴童子下碁未終一童子曰子可去來已久矣質起視斧柯已爛矣還家親戚無有存者後入山昇天今衢州有爛柯山

神仙傳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時有客徐甲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遠行索債不可得作辭詣關令以訟老子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倩汝為吾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乃使甲張口嚮地而太玄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

仲節學道觀子奉師

真誥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今年五月一日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

又黃觀子自少好學道而家中奉師朝朝拜禮願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太上真人以一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與之金丹而入焦山誦大洞經今補仙官為太極右卿有志者也非師所能致是其寸心定耳

園客覽蘭已卅益橘

仙傳拾遺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端美而良邑人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末客衣而薦之以布生花蠶焉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往得一百二十頭蘭皆如窵大繅一繅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矣莫知所之濟陰人祠華蠶設祠室也

真怪錄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因霜後

盡收餘有三大橘如三四斗益邑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老吏鬚眉皓然相對象戲亦不驚怖一吏曰恨不得深根固蒂以盡基中之樂一吏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被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度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勝阿母女熊飛娘躋虛龍編襪八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一吏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一吏曰僕飢虛矣即於袖中取龍根脯食之如一草根方

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嚙之化爲一龍二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金城絳闕清都紫微

逸史有崔生者於青城山下洞見金城絳闕仙翁羽衣霞帔留生酒食以女妻之取青囊藥兩粒令服之每朔望乘鶴上朝藥官歲餘請歸得隱形符乃潛遊宮禁竊錦綵上令羅公遠作法照之殿後果有崔生

上令管死公遠曰此人已居上界殺之非國家福上遣兵仗送至青城山洞口果見金城絳闕生妻擲一領巾化爲五色絳橋令生渡橋隨步隨滅須臾雲霧四合但聞鸞鶴笙歌之聲

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馬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樹若

累塊積蘇焉

希夷餌柏守微茹芝

唐史屬辭王希夷隱嵩山餌松柏雜葉年七十餘筋力柔彊明皇東巡詔見行在訪以政事與語甚悅

高道傳道士李守微不知何許人常遊蜀

談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人曰余將遊五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盡尋真訪道脫灑塵網至若脫氣鍊丹茹芝絕粒皆有益也何

區區於利術哉遂遁去嘗與祠部韓嶼友善嶼贈詩云一定童顏老歲華貧寒遊歷貴人家鍊成正氣功雖大忘却元神道更差馬曳鶴毛乾龍庭杖攜龍甲瘦查牙如何舊隱不歸去落盡蟠桃幾番花

伯玉娶婦薊子還兒

三洞珠囊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父爲取婦入前門間伯玉從後門而出往剡居瀑布山修道又嘗遊南嶽路入閭中飛湍赴險伯玉舟航逼晚迥泊涯際而衝颺

夕震山洪暴起激船於萬仞之上傾墜絕崖徒侶在前判其冰碎緣岨尋求已見伯玉怡然自若後至霍山鍊氣餐霞積年絕粒也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爲

都尉年二百餘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死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掘視所埋但泥而已

居士芒屨道者麻衣

仙傳拾遺朱挑推者成都人隱於郭外結草爲廬或佯狂放誕或終日不言益州牧竇軌辟之爲掾不就遣以衣服棄而逃去每織芒屨致於路側行者見之爲留米置於本處挑推夕而取之人謂之居士屨

冷齋夜話有史宗者號麻衣道者坐廣陵白土塋江都檀祇與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裘浮游一州間汎若不繫舟要當滅塵慮棲息老山丘檀祇異之陶淵

明記曰白土埭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有
 狂道士借海鹽令所畜小兒登小山山有
 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其言小兒一
 不能解但得食一甌如飴又有問道士曰
 謫者何時竟荅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
 埭計其謫行當竟矣仍作書授小兒曰爲
 達之繫小兒衣帶上令還海鹽令喜問曰
 衣中何有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
 小兒曰爲前道士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
 波浪聲至一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埭
 上即引衣帶示令一不能曉小兒歸詣
 史宗宗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

三洞羣仙錄卷之六

卷六

十

三洞羣仙錄卷之七

延七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保言冥吏曼卿鬼仙

北夢瑣言道士秦保言勤於焚修嘗白南
 嶽真君云上真何以須紙錢爲有所未諭
 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
 何須由是獄中益信之

撫遺西蜀崔存訪遺事直於王屋西峯見
 石延年曼卿蘇舜欽子美二人對坐隔一
 小溪存再拜曰存脫素利祿以求大道固

有日矣今幸遇二仙於此溪水視之淺而
 測之深不得立侍左右何也又問學士已
 作鬼仙乎蘇曰妄也純陽即仙純陰即鬼
 既爲仙又爲鬼乎二仙乃命青童取牋管
 作詩以授存存得詩俄見一翠鳥嚙一書
 置二仙前蘇曰瀛洲君召吾二人乃飛踰
 山頂而去

章令飛舉小直擢遷

列仙傳主柱子不知何許人一日上宕山
 云此山有丹砂可得數百斤已令章公聞

之即時封山而丹砂自流山如大主柱子
取丹砂與邑令餌之章既餌砂不五年身
輕能飛舉遂與柱子俱飛去

廣記韋小真母許氏守孀事舅姑以孝聞
惟有此女十二歲聰慧無病而平永殮復
活云初聞召韋小真昇天見天上人皆衣
錦綉引小真見韓司命君曰汝九世祖有
功於國近擢為地下主者今遷地仙之品
汝母有孝道已遷仙階而汝三世已生天
小真自後奉道至長慶年上昇

郭親負擔黃齊挽船

真誥郭親少孤依栖無所隨鄭先生負擔
經七年勤謹無懈怠先生憫其勞苦遂授
以導引法壽至三百歲復遇赤松子授道
法今在大有洞中為真人

廣記黃齊者蜀之偏將也常好道行陰功
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顏色嬰孺
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
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
其後牽下峽舟船覆溺至灘上如有相拯

得及於岸視之乃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
長房縮地女媧補天

丹臺新錄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
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
齊便掛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以為縊
死矣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羣虎中留使
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引萬
斤石於心上眾蛇來齧索斷長房亦不移
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蟲甚長
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
房辭歸長房能縮地脉數千里奄在目前
放之還舒也

淮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龍
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
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後
蟲死顛民生

藍方溫厚初成慈憫

青瑣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
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溫厚接物小大皆
得其歡心仁宗朝嘗見館於芳林園先生

告去乃賜號曰南嶽養素先生時學士賈公昌朝贈公詩云聖澤濃沾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爲巾祝融峯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卯旦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靈橋跪履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紗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贈錦鱗元府烏雛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君今僅若爲同志續有壺天兩箇人一日先生沐浴乃奄然而逝至今往來湖湘間人或見之

廣記茅濂字初成即東鄉君之高祖也君性慈憫好行陰德周袁入華山師鬼谷先生得其道乘龍上昇故童謠歌曰神仙學者茅初成乘龍上天入太清蓋謂此也

馬明富盛同休貧窘

真誥馬明馬罕欽事經實有過君父恒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常侍直香火洒掃拂拭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室宇明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

去來狀如飛鳥馬家遂致富盛資產巨萬年老命終明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師乃弛廢之耳

酉陽雜俎秀才權同休元和間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有走使者本村野人雇已一年矣秀才謂曰子貧迫若此無以寸進因持垢衣授之可以辦少酒肉子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雇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枝成數段扎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肉復吸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雜物雇者乃辭去

薛昌慶卧申屠瓶隱

仙傳拾遺薛昌幽薊人好道訪竒天寶七年於洞天觀棲止累月忽有山翁攜大章陸一根形如巨龜文甲頭足一周備與觀中道士曰此藥可切細令乾用米以麴蘖醞酒熟半年外飲者登仙道士如其言醞造一日道士皆赴齋醮唯昌不出越三日道士歸見昌卧甕側耳鼻血流數日乃

甦身輕目明勢欲飛舉雖山川巖壁不能
隔礙後入大面山不知所之

樹萱記申屠有涯放曠林泉常攜一瓶一
日躍身入瓶中時號為瓶隱

元泰龍軒公度鳳翔

丹臺新錄姚坦字元泰平陽人雅操遐標
深根內植乃託影神鄉遠期真隱遂遁幽
巖日誦五千文遇許真人授以元白回黃
之道行之雨不沾衣泥不汚履目有神光
如電簡王時駕龍軒以昇天

又尹軌真人字公度太原人也絕粒行氣
專修上道能變化無常或為道士或為儒
生或為童孺或為長老或與羣真衆仙驂
龍翔鳳策空駕虛雲馳電邁出有入無分
形散影處處遊集云吾今已年一千三百
歲所歷甚多非爾曹短札所能記錄一日
忽竦身入雲騰空冉冉而去但聞笙簫之
聲唯餘器服細素存焉

始皇起臺黃帝置觀

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

天下之工巧南得煙丘碧水鄴水燃沙貴
郡朱泥雲岡素竹東得慈戀錦柏煙燧龍
松寒河星拓屹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
淵羽墾滌嶂霞桑沈塘負籌北得真阜乾
漆陰阪文梓塞流黑龜閭海香瓊珍異是

集工人騰虛公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
二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

黃帝內傳王母飲帝以碧霞之漿赤精之
果因授帝白玉像五軀曰此則元始天尊
之真容也又授帝二儀本形圖還丹十九
首帝乃作禮置於高觀之上親自供養后
妃臣妾莫得觀之其觀上常有異色雲氣
奇者聞數百步時人謂之道觀道觀之號
自此始也

黃安舌耕和璞心筭

列仙傳云黃安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遂
執鞭誦書劃地計之一夕地成裂時人謂
黃安舌耕年八十色如童子

仙傳拾遺邢和璞隱居瀛海間得神仙之
道使人以心注念於物布筭而知之無不

中者居高顙問者書三篇曰顙陽書有算
心旋空之訣

廣成窈冥盧敖汗漫

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
山石室之中黃帝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
身之道廣成荅曰至道之精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
可長生

又盧敖見一士深目而結喉鵠首而脩頸

豐上而殺下据龜殼而食蛤蟹謂教曰吾

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而去

齊女玉鈎傳生木鑽

女仙傳鈎翼夫人齊女也姓趙好清靜病

卧六年右手拳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

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

偉帝發其手即展而得玉鈎幸之生昭帝

武帝尋宮之殯尸不冷而香昭帝即位更

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

真誥昔有傳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

中積七年而太極真人接之與一木鑽今
鑽一石盤厚五尺許告之曰穿此石透當
得道其人心專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不
替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今為西嶽真人
淮陽一老開皇九仙

本傳前漢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
召曜獨不至時人詩曰南山四皓不如淮
陽一老後漢應邵八代祖也

仙傳拾遺開皇九仙者孔丘明楊元忠張
法樞吳天印陳志空駱法通鄒武君謝幽

巖周仙用鄧希元當漢楚交兵之際無栖

此之所各有修道之志避世入山契為兄

弟同遊五嶽後居洪州西山皆得仙矣至

隋開皇中鸞鶴儀衛會於玉笥山中九仙

臺上徘徊終日一時昇天

喜稱文始周號闡編

丹臺新錄尹喜初為函谷關令見一老人

乘青牛薄輦車來喜頓首而前曰聖欲何

之曰吾在關東田在關西時來採薪吾無

道德勞子問訊老人再三辭喜不得乃曰

子既知吾亦知子有信道之心遂授以道德喜道成德備號文始先生補無上其人

真誥莊周師長桑公子授以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修煉著書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上補太極閣編郎

軒集按葉馬湘撰錢

高道傳羅浮先生軒轅集居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至地坐暗室則目光長數丈採藥巖谷長有毒龍猛獸衛護赴民家請齋者百餘處無不分身宣宗召入禁中問長生可致乎集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自可致況長生乎先生能以桐竹葉按成錢

神仙傳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座上以酒盃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又能徧身摸青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靈輿福地山園洞天

高道傳王靈輿者九江道士居五老峯夜有神人告曰得道者各有其地如植五穀於沙石之間則不能成既有飛仙之骨當得福地靈墟可以變化非其地則魔壞其功無由冀矣師曰可栖者何地曰朱陵之上峯紫蓋之鄰岫乃洞天福地也可以冲天師從之遂遷居衡山一紀功成天監中白日上昇

真誥山園子者周家王時大夫亦仙人也授張激子服九雲水法而激子修此道上

補九宮丞今山園子亦在洞天中與激子對局

達靈復髭張果擊齒

超化寺壁誌唐黃門內侍謁者仵達靈題云予自知命之年從鸞輿西幸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青城丈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曉屬駐蹕行在掌命頗煩及肅宗至德丁酉歲銜命裡於高丘復遇丈人始全使神水黃芽之道洎畢請告回觀宸扆乞骸歸田會南曹郎張公去非左史程公太虛

皆以其故廬共製神室皇天春祐丹鼎融
光服餌浹辰肌容發爽凌虛不懾愈逾通
神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迄今上乾符甲
午歷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更十二朝遂
得還童復髫矣

明皇雜錄張果者明皇召見一日嘗賜董
斟飲之果遂舉三卮醺然有醉色顧謂左
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卧食頃方寤
忽覽鏡視其齒皆斑然焦黑遽取鐵如意
擊其齒盡墮以藥傅齒又寢久之再引鑑
視其齒已生堅然光瑩愈於前也

雞師救病驚靈導水

戎幕閑談唐蜀川費雞師者目赤無黑善
知將來事能與人禳救其術或疾病來告
者雞師即抱一雞而往設祭於庭又取一
石如雞卵大令病人握之乃罡步作氣嘯
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則病者瘥矣因
號雞師云

仙傳於遺驚靈楚人也死棄其尸於江中
沂流而上至汶山下履然而起隱於蜀山

中以變化驅役鬼神之術聞於世時峽中
山摧堰江不流杜宇苦之聞驚靈者術使
使金堂山瞿塘峽導水東注復舊所人得
陸處宇遜位數百年遊天柱山遇天真集
焉遂昇天而去

葛由刻木張辭剪紙

列仙傳葛由蜀人周成王時常刻木爲羊
賣一日騎羊入蜀王侯貴人迎之至綏山
隨之者皆得一桃不還里人諺曰得綏山
一桃雖不仙亦足豪

廣記張辭有才學養氣絕食嗜酒耽碁嘗
吟云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鑪謾燒
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花滿樹
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時或以紙剪胡
蝶數千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拍手即下
或一日剪一鶴以水嚙之俄而飛翥辭曰
爾先去我後來

馬儉制邪劉根召鬼

丹臺新錄馬儉通詩禮年十七遇人得道
甲鳥角鳥情緯候之訣善攝召萬靈制邪

伏魔一旦感天神降與語曰法師宿有功德必得度世何須召役鬼神可祕其術絕其往來怡神抱一真仙自降儉從之白日上昇

神仙傳劉根能治病驅役潁川太守杜新開之以爲妖妄因呼根至郡謂根曰君有何能而常惑衆根曰某能令人見鬼新曰今即試看若無鬼汝當見誅根曰鬼甚易見可借府君前筆硯新從之根書符作長嘯聲須臾廳南壁忽開數尺見有四五百人赤衣操刀劍從壞壁中入至墀下面縛府君父母而來泣曰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縛困辱如此府君叩頭求乞赦赦根戒敕遣之遂免後一月府君與夫人郭氏皆卒

陳長架屋嚴青挽舟

抱朴子陳長居苧蕘山已六百餘年山中人爲之架屋每四時祭祀之陳不飲不食顏如五六十人苧蕘山方千里上有千餘家風俗與吳同

又嚴青會稽人食貧販炭忽於塗中遇異人授以素書一卷青曰我不識字神人曰不須讀但置於靜處可也青自後神通潛有人爲挽舟而入只見炭船自行後爲人治病即以所授之書到家其人自愈入小霍山得仙

希夷堯舜洪崖巢由

神仙傳陳搏字圖南號希夷先生時遇金甲神人指隱華山太宗皇帝召見問曰朕欲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可乎對曰臣聞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陛下若能如此正所謂今之堯舜也

高道傳道士張龜號洪崖子隱豫章山開元中明皇召問朕何如堯舜先生何如許由對曰陛下道高堯舜臣德謝許由昔堯召由而由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來上嘉之拜先生太常卿累遷至司徒皆不受乃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令臣追迹巢由上許之居於西山巨崖乃先生舊隱之處也豫章記云隋開皇改爲洪州以先生所居

山名而名之

程戒二虎陶畫兩牛

高道傳程太虛果州西充人幼好道年十五登所居之東山飄然有凌虛意尋有五色雲霞擁其身及長絕粒坐忘常有二虎隨侍出入師因名之曰善言善行乃撫其背而授以三歸之戒二虎跪伏以聽自後呼名則至

隱居傳陶隱居先生居積金峯修真誥梁武帝屢詔不起先生即畫兩牛以進一牛散放水草中一牛著金勒有人執之帝曰先生意效曳尾龜也不可致之

許尋偃月杜拜庭秋

列仙傳許碣遍遊名山所至處題字云尋偃月子到此忽作一詩云閭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於酒樓乘雲而去

高道傳杜光庭字賓聖號廣成先生唐末有狂道士晦名謁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雖諾之未嘗與之相見道士日貨藥於市

得錢即沽酒飲之唯唱感庭秋時人呼爲感庭秋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唱聲愈高有窺之者見燈燭綵綉筵具器皿羅列甚盛青童侍立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戶曰光庭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願罰匍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是當出奉見道士即時收筵具及童子置於冠中啓戶空室耳

方朔窺窻張平鑿井

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御承華殿有二青鳥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母至時南窻下有窺看帝驚問何人母曰是汝侍郎東方朔性滑稽我鄰家小兒也

廣記唐刺史張士平中年夫婦俱雙瞽遂杜門醮謝以祈保佑愈久愈勤元和間忽遇一書生曰此疾不假藥餌但於福地鑿井得水洗之可也君從之開井取水洗眼即時明淨夫婦作禮厚謝書生不受曰吾

乃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不忘於道精勤無怠上帝遣我授汝道術以答修奉之勤金帛之遺非吾所好

白至仙居李踐真境

廣記白幽求貞元中下第入海風飄雨馳維舟山下夜聞風擊木葉相摩如人誦詩之聲云玉幢亘碧虛此乃仙人居之句俄而見千餘人騎龍控鶴乘龜履魚而至以手拍水如在月中行有呼水府使者白幽求而授以水府之牒幽求隨行忽至一島上望見人煙遂歸家無有存者云已數代矣

仙傳拾遺李琳燕人也寶曆中與友人遊玉臺山偶墮於風穴中見一人形如獅子引入洞中即以水令琳飲之且曰汝雖凡流得入吾洞府踐吾真境亦有道分矣汝有希生之心今暫歸他日可復來飲此神漿亦可延年益壽矣

昭王懷珠玄帝埋鼎

仙傳拾遺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之嶺

見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其國獻於昭王昭王取珪璋之水洗其沙泥乃嘆曰自有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過此蚌千歲一珠也王暑月常懷此珠體自輕涼號銷暑招涼珠真誥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

武丁被召少君言請

仙傳拾遺成武丁桂陽人也年十三為縣宰遣送物上州州牧周忻異之留為文學主簿因被使自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野木下忽聞人有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見二鶴君異之遂往市門伺候果見二老人君從之數里老人問子隨我何求耶曰聞君有濟生之術因來侍從耳老人顧笑於袖中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各出藥一粒與之因而得道一日謂弟曰七月七日牽牛詣織女吾被召還宮不得久留言訖而卒後葬太守使人發棺

不復見尸但有青竹杖并舄而已
 神仙傳李少君嘗合丹丹未成謂武帝曰
 陛下不能絕奢修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
 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鬼市朝有流血之鬼
 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也少君忽稱病是夕
 帝夢與少君俱上嵩山丰道有使者乘龍
 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帝覺謂近
 臣曰少君將舍我去明日少君疾困帝自
 往視則已化矣帝曰故化去耳歛而失之

三洞羣仙錄卷之七

三洞羣仙錄卷之八

筵八

正一道士陳葆先撰集

漆園傲吏煙波釣徒

晉郭璞遊仙詩曰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注云莊子嘗為漆園吏楚威王使厚幣

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亟去無汗

我漆園傲吏

漁歌記憲宗求訪玄真子漁歌李德裕為

潤州刺史乃獲之玄真子張志和也自號

煙波釣徒歌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

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

歸二曰釣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舴艋舟

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三曰雪

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

浦邊風笑著荷衣不嘆窮四曰松江蟹舍

主人歡孤飯尊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

醉拍漁舟不覺寒五曰青草湖中月正圓

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掀頭船樂在風

波不用仙

蘇耽鶴櫃孫真牛車

郴江集蘇仙君耽忽一日掃洒庭宇具衣冠若有所待俄見西北雲鶴翔集從空而下君乃入跪白母曰太上召補為真官儀衛已至不得終養言訖拜辭子母歔歔久之母曰汝去後使我何以存養君因留一櫃高鑲甚固曰有所闕乏可扣櫃呼之所須即至慎勿開也自後母但有所闕叩櫃其物立至母一日心疑其櫃開視之有雙鶴飛去自後雖扣無復應矣

抱朴子孫真事帛和先生得其道一日告

行先生將一符函與之云前有牛車迎汝即乘之所有供給行廚食之無疑切不可開函真跪受以行前果有牛車來問曰君是孫道士乎帛君遣車相迎真上車如飛每渡水不由橋梁酒食供給悉備一日弟子竊開只見畫牛車一乘即時不知所在真後亦數與帛和乘車出入

彌明賦鼎陶白攜壺

高道傳道士軒轅彌明往來衡湘間與劉師服友善彌明自衡山過太白知師服在

京夜抵其居校書郎侯喜有詩名與師服擁爐說詩彌明在座貌甚陋喜視之蔑如也彌明因指爐中石鼎曰二子能賦此乎師服雖舊識不知其有文也劉先生吟曰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次侯曰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因高吟送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二子思竭不能續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出也其輩伏矣

廣記陶太白公每以採藥為業一日攜壺

拉友遊嵩山坐於林下聞松梢有笑語之聲仰視果有二人公曰君必神仙可能下降而共飲乎俄見一丈夫女子古服而下曰子乃秦之役夫也毛女乃秦之宮人與子同脫驪山之禍乃匿於此陶曰今遇真仙金丹大藥可得聞乎曰子本凡人但能絕世食木實乃得凌虛不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如何耳遂折松枝叩壺而歌曰餌柏身輕疊嶂間是非無意到人寰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間

子良青簡永叔丹書

真誥周子良陶隱居之弟子自幼溫雅肅然高邁天監中真仙屢降其室曰周生修功積德可爲不負其志矣子良曰枉蒙上真賜降欣懼交心無以自措司命君曰近往東華見子之名已上青簡係列保晨司矣

青瑣歐陽永叔與梅聖俞遊高山醉望西峯崖上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聖俞聞無所見公乃不言洎乞身告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鐫樓臺煙霞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日公薨

元化瀡腸黃眉洗髓

後漢華陀字元化仙人也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腸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瀡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則

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漢武故事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姓以見時東方始明因以爲姓既長常空中獨語後遊鴻濛之澤有老母採桑自言朔母一黃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郝姑桃蔬許僕市米

女仙傳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俗傳云郝姑者字女君魏青龍中與鄰女於漚淩水邊挑蔬忽二青童至前曰東海公娶女君爲婦言訖數連袂褥於水上行坐往來有若陸地童子侍側泌流而下鄰女走告其家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遙語曰幸憑水仙願勿憂怖後立祠水際祠前忽生青白石一縱一橫闊可三尺高二尺餘有舊題云此姑夫上馬石至今存焉皇朝類苑洪州西山有許大夫婦出入山中相傳許旌陽僕也方與妻市米於西嶺

及歸而許君已拔宅上昇矣許大有詩云
自從明府歸仙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
藏名混時俗賣柴沽酒要安心許君乃授
以地仙之術改姓干大至今人多見之
戲臣鼓吻狂士掩耳

酉陽雜俎邢和璞嘗延一客鼓髯大笑吻
角侵耳與邢劇談而去或問之曰上帝戲
臣也

神仙傳和州南門外見一縑縷狂士賣胡
蘆子云一二年間甚有用處卒無人曉其
理或時兩手掩耳急走言風水聲何太甚
邪孩童隨之時人呼為掩耳先生來年秋
江水漲泛淹沒數百家衆人皆見狂士在
水上坐一大瓢兩手掩耳大呼風水聲何
太甚泛江而去

北海掛冠南陽遺履

後漢逸史逢萌字子廉北海都昌人也家
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
謁既而擲楮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
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

遼東後之瑯琊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
德

集仙傳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
政公主夙慕清虛尚崇至道每追文景之
為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
祚如此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
退身修道稍遠驚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
時恐不免於支離之患遂入華山結廬
精思真靈屢降道成乘雲飛昇而去但於
嶺上遺朱履一雙前取之已化為石因謂
之公主峯

王卿白兔呂公青蛇

原化記王卿為天師守丹竈竊發其封而
窺一白兔躍出衆皆曰丹已去矣一道士
化為鶴飛去須臾擒兔來復投簫中

青瑣賈師雄郎中有古鐵鑑甚寶之久欲
淬磨有回處士言善磨鑑笥中取藥堆鑑
上曰藥少頃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詢
其宿止乃在寺中題詩寺門上手內青蛇
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煙霞

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公視鑑上藥已飛去
一點表裏光明又贈張洎云朝遊南越暮
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鹿三入岳陽人不識
高吟飛過洞庭湖

錢真飛練女褒浣紗

茅山記女真錢氏二姊妹依止茅山隱陶
居誦黃庭經積三十年一日告別先生曰
何之荅曰上賓金闕先生以詩贈之云道
士送仙客送到大茅東太華十萬里遠望
杳冥鴻真人荅詩曰師住好師住勞師遠
相送仙籍有仙名名在蓬萊洞即時飛練
入洞及女弟至則洞已扁矣即今燕洞是
也有紫葛蒲碧桃馬故田霖有詩云燕洞
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兄去後
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扁雲片尚如披白
練泉聲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舊蒲紫留
與人間作畫屏

仙傳拾遺褒女者漢中人也居瀘沔二水
之間幼慕沖寂既笄因浣紗於水際雲雨
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志而疾

臨終謂其母曰死後當以牛車載送西山
之上即所願也言訖而終父母置之於車
中未及駕牛而車自行踰漢澗三水橫流
而渡直上平原山嶺家人追之但見五雲
如蓋天樂震空幢節導從其女昇天視車
中空棺而已

張白飲酒樵青煎茶

括異志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好沈靜
博學能文兩舉不第每沉溺於酒會親喪
乃泣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千祿何為遂
辟穀養氣全神為事因脫去儒服為道士
入鄆中多行詬罵切中人微隱之事風雪
苦寒必破冰深入水中安坐氣如蒸炊指
顧之間悉以乾燥居常飲崔氏酒肆嘗題
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
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其
後解去

陸說張志和有奴曰漁童婢曰樵青或問
其故曰奴使捧釣取綸蘆中鼓柁婢使樵
蘭新桂竹裏煎茶

王老打麥張洎破瓜

神仙傳王老房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野頗好道愛客一旦有縑縷道士造門王老與妻延禮之居月餘道士俄遍身惡瘡王老爲求醫看瘡益勤道士言不煩以凡藥但得美酒數斛浸之自愈王老乃爲造酒及熟道士命貯以大甕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二日方出鬚髮俱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焉仍令王老飲之王老時方打麥與其妻子并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去否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之聲今宜君縣西有昇仙村存焉楊文公談苑張洎家居城外有一隱士乃呂仙翁姓名洎倒屣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詩一章留與洎頗言將相鼎鼐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洎果得六十八乃其識也

巫山雲雨姑射冰雪

集仙錄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瑤

姬嘗遊東海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崑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於山下大風卒至崖谷振墮力不可制因與瑤姬相值拜而求助即教侍女授禹策召鬼神因命其神助禹斬石疏波決塞道阨以存其流禹嘗詣之於崇嶽顧眇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或悠然而止聚爲夕雨或爲飛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其道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館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賦以寓情荒淫託辭穢蕪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元嘉六舉素卿三絕

朝野僉載唐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一絕六事齊舉時號神仙

童子

實賓錄五代蜀道士張素卿畫獻神仙十
二軸歐陽炯爲讚水部負外郎皇居宋八
分題之號三絕

樂巴斬狸長房訶鼈

神仙傳樂巴聞廬山廟有神與人語於帳
中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遂逃
不知所在巴自行逐捕鬼乃化爲書生到
齊齊太守見其姿容妖麗又有才辯乃以
女妻之生一男巴到齊謁太守聞卿有好
女壻明於五經可得見否太守遂令壻出
壻拒辭不出巴求之不已壻告婦曰今日
出必死如之何女怪之巴知其不出乃以
符付太守壻得符涕泣而去巴厲聲訶之
爲狸遂斬其頭子亦化狸并殺之矣

又費長房爲市掾過壺公得道能治鬼汝
南郡中常歲鬼怪每來時導從威儀如太
守入府打鼓周行及去甚悲後長房詣府
而正值此鬼長房厲聲呼使捉來鬼乃下
車叩頭乞得自改長房呵曰不念溫良無

故導從唐突郡守復汝真形須臾成一大
鼈長房令持符送與葛陂君流涕而去使
人追視之至陂鼈死矣

雷劍衝斗堯查貫月

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
上徹於天云在豫章豐城乃掘獄屋基入
地四丈得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二曰
太阿煥得劍送一與張華一自佩及華誅
失劍所在及煥卒其子衆持劍行經延平
津忽於腰下躍出墮水使人入水見兩龍
盤合光照水而去煥曾云靈異之物終當
化去果然

仙傳拾遺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
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
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
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

張哥呼蝶初平叱羊

散仙傳慶曆間有張九哥者在京師有道
術燕王一日登樓上命呼之嘗賜以酒九
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悅王可乎王曰何伎

順興辟戎進賢寫卷

也九哥曰借王帛一疋并金剪一柄王悉與之取羅碎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莫知其數或集王衣或聚美人釵釵上王驚顧大喜九哥曰恐失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爲羅一端羅中間一缺似一蝶之痕乃一蝶爲宮人所捕也王曰此一蝶可復歸乎曰不可也若隨呼而來即可既久即已亦留此爲異也乃別去

神仙傳黃初平家使牧羊有道士將入金華山不歸兄初起求之不得後於市中見一道士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下一牧羊小兒非是耶初起隨道士往見其弟問羊何在初平曰羊在山東起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化爲羊

丹臺新錄李順興年十一與道士籍一日有飛仙千數集空中神光照室命侍經仙郎開九色流霞之蘊出經二卷以授之魏文帝嘗召入都城朝野欽信稱爲李鍊師年三十八大統六年託疾告終葬日有姪

遇於驪山道中謂曰若天子尚未忘我則可於此作吾像北向居之當爲國家辟北戎之淫俗也姪還家方知已化遂以實奏遣使發視則空棺而已乃立祠於沙苑號李聖

真誥王衍爲晉武帝尚書令其女字進賢爲愍懷太子妃洛陽陷劉曜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羗小子敢干我手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赦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令在華陽宮洞中易遷之宮六出時年二十二三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陰德之行以及六出耳

孟欽風旋丘林雲翔

晉逸史孟欽得左慈劉根之法百姓歸向之時符堅惡其惑衆欲誅之俄而欽至堅

留之飲酒酣令左右執之欽化爲旋風而去有告在城東忽前溪水不能渡真誥范丘林在華陽宮爲保命丞善長嘯如百鳥之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

休復妓侮徐姑僧僊

十三

仙傳拾遺陳休復者號陳七子嘗於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休復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鬚長數尺泣訴於守守爲祈謝休復呪一盃酒使飲之良久如舊

廣記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之女也年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名山勝景無不周遊多宿巖麓之中寓止僧院忽爲豪僧數輩微辭巧言侮之姑罵之羣僧激怒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姑即解衣而卧遽徹其燭僧喜以爲得志洎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口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

淮南八公田谷十老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有八公者詣其門門吏曰王上欲延壽命以期長生不老之道今公皆老矣公曰若王必欲見少年謂之有道謹以少矣言訖皆化爲童子色如桃花

高道傳法師嚴達字道通幼有方外志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術相忌同於出處世號十老

趙昇取桃田師降囊

神仙傳漢天師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桃一株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天師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時伏而窺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乃從上投擲木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天師乃分賜諸弟子後授以至道白日上昇

高道傳田法師者名仕文古邠人也授三洞經法服餌鍊氣齋戒修奉未嘗少輟每

與人祈福及救疾無不通感即獲平愈陳
綱嘗請作醮忽神降素數顆在壇食之則
非人間所有者

夢昌戴花子韋被草

郡閣雅談伊夢昌不知何許人因夢兩日
遂立其名唐末不仕披羽褐遊山水散逸
愛戴花又青瑣後集夢昌嘗題攸縣司空
觀仙壇云唯有青松空弄日更無雲鶴暗
迷人題黃蜀葵云露凝金盞滴殘酒檀點
佳人噴異香夢昌後尸解人發其棺無尸

太平廣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
上大夫之位處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
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忽有野人被草負笈
叩門而進請見景公公延之崇堂語則及
未來之兆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
星氣畫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
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
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降之
祥人美其化景公稱善遂賜姓曰子名之
韋即子韋也

萬傳八音韋贈三寶

仙傳拾遺萬寶常者不知何許人也幼達
音律因於郊中遇十許人車服鮮麗麾幢
森列召之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將
傳八音於季世故將壞之樂然正始之音
子未備知也命坐乃教以歷代之樂治亂
之音靡不周述寶常畢記之由是羣仙凌
空而去寶常自此人間之樂無不精究
神仙感應傳韋弁字景昭因下第遊蜀至
鄭氏園亭見仙子數十左右侍衛華裾麗
服非世所覩謂曰予有新曲名曰紫雲今
天子奉尚神仙之道吾欲以此樂授與吾
子而貢於聖唐之君以此相託可乎弁曰
某儒生耳素非知音固不可為也美人曰
既不能余當寓夢以授於天子也然子已
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為贈其售之
可以畢世而富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
杯又出一枕似玉而粟其紋又出一紫玉
函皆光彩瑩徹俱受於弁拜而謝之即別
去回顧失向亭臺矣

叔隱仙伯周顥鬼官

丹臺新錄秦叔隱今在華山為仙伯

真誥周顥為鬼官司帥注云周顥字伯仁

汝南安城人仕晉過江位至尚書僕射元

帝永昌元年王敦南下遣收於石頭南門

被害年五十四歲追贈光祿開府謚康侯

賈耽偷書神通竊丹

逸史賈耽一日令健卒入枯井中取文書

果得數軸皆道書也遂遺十餘人寫纔畢

有道士突入呼賈公姓名叫罵曰爭敢偷

書耽避謝道士復持去

高道傳輔神通幼孤貧為人牧牛以自給

每於牧所見一道士往來久而稔熟謂神

通曰能為弟子乎曰可乃引入水汝宜隨

之無憚既入見所居嚴潔有樂囊丹竈使

神通看火兼教黃白術經三年神通輒思

人間會道士出乃竊丹別貯之既歸問丹

所在則隱而不言道士嘆息曰吾本與汝

道要今若是曷足授教雖備解諸法然無

益長生遂引去

廖冲鶴骨平阿玉顏

實賓錄唐蔣防為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曰冲先生名也清靈先生字也靜福先生

家也先生之名玉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

家紅霞外景之家矣至於鶴骨松貌味淳

含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

隱居張天師為師友矣

神仙傳劉平阿不示名字漢末為九江平

阿長因為號行醫救人見人之病如已

之病後遇神人授以隱存之道服日月精

氣居方臺館其顏色如玉

守真三劍楊寶四環

翊聖傳建隆初黑殺降謂張守真曰汝乃

貞潔之士可以驅邪吾先授汝劍法為民

除妖然劍法有三以銅鐵煅為利刃吾目

一視便可用之有疾者但揮之邪氣自釋

地祇作孽水族生妖以上劍治之山澤怪

異以中劍治之魍魎害人以下劍治之

續齊諧志楊寶見一黃雀為鷦所搏寶取

置梁上啖以黃花毛羽成朝去暮來夜有

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鵲
 所搏承君見敕以四環與寶曰今君子孫
 公潔白位登三公事如此環寶生震四世名

三洞羣仙錄卷之八

三洞羣仙錄卷之九

延九

正一道士陳葆先撰集

赤脚仙人黃髮老叟

括異志樂學士史景德末為西京留臺御史
 史嘗夢一人具冠服稱帝命來召俄見宮
 闕壯麗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既升陛見
 帝謂曰而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
 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求免者再
 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
 嶽赤脚李仙人也嘗酣於酒明年果生仁

宗皇帝

拾遺記李聃哀周之末居及景日室之山
 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
 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
 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
 聃退迹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
 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景唐王案明星石曰

稽神錄崔景唐汝陰人有道士自言姓梅
 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案將之

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為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日而還使兒姪輩奉事無所憂也梅曰予乃壽春人也將北訪一親知亦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

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火煉之少頃即成銀矣謂景唐曰贈此為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由是別去崔後至城東求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姓梅為道士者唯淮南王廟中有梅真人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真君矣自後不復遇

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有五石曰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匹

馬
何姑故人李昇舊友

撫遺洪州袁夏秀才侍親過永州因見何仙姑曰吾鄉有故人亭永亦有之此是則

彼非此非則彼是幸仙決之也仙曰此亭名因選詩而得之也選詩曰洞庭值歸客瀟湘逢故人夫洞庭之水與瀟湘之流一源耳今永之境湘水出其左瀟水會其右以二水所出故為永字今永初此亭得其實也彼則非也因贈詩曰金永從來稱舊郡瀟湘源上構軒新門前自古有流水亭上如今無故人風細日斜南楚晚鳥啼花落浙東春因君問我昔時事江左亭名不是真

集仙傳李昇字雲舉有煉氣養形之術元摺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問昇云當太平何不就榮祿而為布衣先生徐吟曰生在儒家偶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安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

成子蛇噬陳純鶴嘔

真誥昔問成子少好長生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荆山中積七十餘歲為荆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真入拜而求道而為大蛇所

噬殆至於死賴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

青瑣陳純至桃源愛其溪山秀絕晝糧沿溪尋勝凡九日至萬仞絕壁下夜聞壁間人語純糧盡困卧忽聞美香有巨花十餘片流出因取食之復見青衣採蘋岸下乃詰之曰此即三源夫人之地中秋夕三仙將會於此俄三夫人邀入見碧窓朱戶非世所有宴會樂作與純酬唱極洽仍戒曰君慎無往南軒純潛往軒中見案間有一玉笛試取吹之忽見故鄉人物山川儼然妻兒聚會笑語久之不見純不覺嘔一卵墮地化鶴飛去仙責曰不聽吾戒莫非命也後三十年復當來此乃以舟送純歸

四明賓友九宮仙嬪

真誥魏武帝為北君太傅孫策漢高祖晉武帝荀或為四明賓友

女仙傳帝高辛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述相吞噬蠶女之父為鄰所掠唯所乘馬猶在女念其父殆廢飲食其母慰撫之

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妻之然無能得父歸者一旦其馬絕絆而去載其父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啗父曰誓於人馬配人而偶非類可乎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過其皮忽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女化為蠶食桑吐絲成繭衣被人問父母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雲駕此馬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授以九宮仙嬪無復憂念也冲雲而去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子披以馬皮謂之馬頭娘

子以祈蠶桑馬

鬱夷金霧蒼梧珠塵

拾遺記蓬萊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常浮轉低昂有如山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向北又岱輿山南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如霧亦名金霧又舜時有鳥如雀自丹洲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氲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青沙珠輕細風吹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

山人採藥時得青石圓結如珠服之不死帶之身輕故仙人方因遊南嶽七言贊曰珠塵圓靜輕且明有道服之得長生

馬明救病峭崿拯貧

列仙傳馬明生者少爲縣吏爲賊所殺垂死遇神人以藥救之即活方知長生之術有驗遂隨之負藥爰至廬山以受道要馬明自後周遊天下勞苦辛勤願合藥以救人病不願昇天每居人間人多不知其神仙也

高道傳譚峭岩者茅山道士實曆中遊天台江浙間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於塗以拯貧乏或報之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爲金以賑不足吾恨未能且無用之物以遺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神丹化金

于章剪崇元澤答神

高道傳法師于章字長文開皇間受黃化丈人太極真公六十甲子及五帝五嶽符印凡百三十六首并論天地原流符之本

末置壇法式乃錄受符日月及真仙誥訣次第記之由是知師通冥之心與日俱進故除妖剪崇其神變不可量而流俗需惠日益多矣

又左元澤温州青障觀有土地里人常以血食祀之苟祀之不至則爲祟元澤以杖笞神背三下翌日有大狸死於庭背有杖痕者三里人復夢神告曰託附吾者爲仙官叔死慎勿以血食祭我也

禹鈞五枝季卿一葉

實諫議錄實禹鈞嘗夢祖考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祖考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私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皆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故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實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蓋謂此也

仙傳拾遺陳季卿因遊長安青龍僧舍會一老翁與季卿擁爐以坐見壁上有叢海

華夷圖季卿嘆曰十年辭家辛苦萬里何由泳淮泛洛至于家山耶翁笑曰此不難致命侍童折堦前一竹葉置於圖中渭水之上注目於此舟可如向來之願矣季卿瞪目覺渭水波動竹葉已成巨舟恍然舟從遂及於家見兄弟妻子忻喜迎拜復辭家登舟至渭濱欸然如夢坐在畫圖之前仙翁擁鑪如舊季卿謝之因問翁姓名翁曰吾不欲姓名示於人間但居終南山已七百年矣子有道骨故相值爾

馮俊負囊王遙擔篋

原化記廣陵馮俊以傭賃資生常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可重百餘斤售俊負之至六合乃登小舟頃之忽抵廬山星子灣也見平湖渺然山嶺疊秀道士上岸行約五六里至一山下有大石方數丈道士以石扣之石遂開有二小童出於石間洞中有數道士奕碁戲笑道士曰樁人甚肌乃與胡麻飯食之謂俊曰勞汝遠來授與錢一千文俊辭歸乃指一石若虎形狀令

俊乘之道士鞭石其去如飛不覺已在廣陵門外比至家昏瞑方始舉燭解腰下皆金錢也
神仙傳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

盧生叱賊劉馮止劫

酉陽雜俎盧生者因到復州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算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俯伏聽命其侶訝之盧曰此輩劫江賊也其異如此

神仙傳劉馮者沛人也有軍功學道時長安諸賈客隨馮行雜貨萬金忽山中逢劫賊數百人仗白刀張弓四面馮語賊曰汝輩居官食祿我夫佃婦織云何斷道危人利已於是賊愈怒馮大聲曰天兵先打賊一時反手自縛口中血出欲死餘者尚能語乃乞活改惡爲善馮曰本欲盡殺汝馮敕天兵放賊皆立起也
野夫一拐子芝二榼

冷齋夜話劉野夫跋足挂一枴每歲必至洛中看花爲人談噱有味嘗作長短句曰跋子年來形容何似儼然一部髭鬚世間許大枴上有工夫選甚南州北縣逢著處酒滿葫蘆醺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晡洛陽花看了歸來帝里一事全無與鉢羹餽餽再作門徒驀地思量下水輕船上蘆蓆橫鋪呵呵笑睢陽門外有箇好西湖神仙感遇傳王子芝字仙苗常遊京洛間蒲帥瑯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仙苗自云是河南緱氏族狀貌常如四十許人好養氣然莫知其甲子也

李釣不餌陶琴無絃

高道傳道士李道盛與鄭邀羅隱之爲友邀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邀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詩善奕某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間一觴一詠嘗因酒酣聯句

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後不知何物是天真晉隱逸傳陶潛字元亮性不解音唯蓄無弦琴一張每因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炎皇鑽火封子隨煙

仙傳拾遺燕昭王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事之王行道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元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游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燃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啣火集王之官得負丘沙珠結而爲珮登握日之臺得神鳥所嚙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徇於攻取不能遵甘需澄清之旨王母亦不復至列仙傳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

伯仁西補庾生東遷

真誥定錄君云近見周伯仁補為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世間太傅之官也

又庾生者晉庾亮太尉也大帝補為吳越鬼神之神王事靡盬斯亦勞矣元子云庾

生今遷為東海侯

昌齡策杖世雲乘船

西清詩話潁陽石唐山一峯雄秀上有石

室即邢和璞算心處也治平中許昌齡安世登得神仙術策杖來居天下傾焉後遊

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公生平不

道釋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

詩云綠髮青腫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

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公又

嘗書昌齡南莊相對北莊居更卜深山十

里餘幽徑每尋樵徑上真情還與世情殊

雲山犬吠流星過天外雞鳴曉日初昨日

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

其人矣

西山記吳猛字世雲嘗乘鐵船於廬山之

頂俄有赤龍負之而遊於海

越溪道士少室仙伯

撫遺秦川城北山絕頂之上有隗真宮宮

之壯麗莫得狀之門限皆琢青玉為之坐

徹如瑠璃蜀中道士云古仙人有詩在限

下土際求之果爾其詩曰越溪道士人不

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玉窗寒滴

露研硃點周易

王氏神仙傳王仙君以天復初自上黨雲

遊經北邙緱氏入嵩山放志林谷迷其所

之歲餘門人道士與其弟姪自壺關大行

南遊嵩少歷問所經宮觀物色求之乃於

嵩山西北絕崖中見之仙君端居巖竇之

內宴坐凝然門人等皆炷香瞻禮不忍捨

去君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召為少室仙

伯仙凡路隔勿復悲戀言訖騰空而去

畢靈引艘仙柯拔宅

晉史畢靈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

多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時順陽

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

山中船成當下水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惟用數人而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

北夢瑣言唐儀鳳中青城縣橫源翠園山下有民王仙柯服道士所遺靈丹拔宅上昇已具仙傳拾遺

瞿生攝遁羅郁罪謫

廣記道士瞿生被師攝急遁入一室穴中頃時持一碁子出曰適遇秦人下碁留飲此碁子乃秦之物也師視碁子狀如小竈光潤如玉

真誥萼綠華女仙之真也於晉昇平間降于羊權之家云我本九嶷山得道神仙羅郁是也以罪謫暫降混濁之世以償其過乃謂權曰無思無慮無貪無求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恬淡苦動內行故我行之已九百年矣今授汝以尸解之訣權亦得道今在湘山不出

千韶天書王褒神策

續仙傳葉千韶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之術隱居深山遇神將帶劍佩龍虎符有黃衣綠衣二人執簿書前拜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充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授天書閱之若人間之兵籍也有事呼召即至自後凡有邪祟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不病人皆以爲神

王氏神仙傳王褒入華山一夕忽聞簫鼓之音千乘萬騎浮空而下見一神人曰吾乃太極真人聞子劬勞山林未該真要良可憐也後命郭靈蓋授君神策玉璽拜爲清虛真人理小有洞天事

自東擊虺趙昱斬蛟

傳奇韋自東遇一道士曰吾合龍虎丹信宿將成多有妖魔須得勇夫烈士仗劍攔截藥成當分惠自東從道士之高峯石洞燒丹之室道士曰五更初仗劍立洞門見精怪擊之無懼也俄有巨虺來自東以劍擊之而去

異人錄趙昱從道士李珪隱青城山隋煬

帝知其賢起為嘉州太守時隄為潭中有
老蛟為害呈涖政五月沒舟船七百艘昱
大怒率甲士千人夾江鼓噪聲振天地昱
持刀沒水有頃江水盡赤石崖傾吼如雷
昱左手執蛟頭右手持刀奮波而出

韋見斷筆曹視東茆

廣記唐西川採訪使韋行武有姪曰子威
有部卒丁約者執役於部下一日別去不
可留曰五十年近京相見子威自後尋訪
絕亡蹤跡子威後調官道由驪山旅舍聞
通衢誼甚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累累
其中一人乃約也子威驚認之際丁笑密
謂威曰尚記臨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威
問何為而致此耶約曰吾言之久矣何逃
哉威問所須云須筆威搜囊中以進臨刑
之日子威往觀丁亦目子威微笑及揮刃
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及之次而丁
囚已躍出謂威曰自此遐遁矣勉於奉道
猶隔兩塵當候於崑崙石室言訖而去道
謂之塵釋謂之劫俗謂之世也

丹臺新錄左慈字元放能變化術曹操求
之不與曹公欲殺之徧令逐捕人見慈即
當殺之數日或有見慈者輒便就斬持其
頭以白曹公公大喜就視之乃一束茆耳
左蛟威縮陳虎咆哮

高道傳左元澤居一巖室左右有大竹十
本前池於曲渚中有碧芙蓉數十朵文禽
數十隻類鵝鵝遊泳其間嘉其趣因宿室
中至夜有物環其身既覺唯瞑目坐忽達
旦方解去視其布褐唯聞腥涎是夕復坐
室中布網步以伺之果一物自池出長數
丈兩目光射人若蛟螭狀甫巖呵喻徐而
威縮入池因戒曰後學輩無術慎勿獨棲
巖穴也

又正懿先生姓陳名寶熾誦大洞經通感
故珍禽異獸常來侍衛每朝老子祠及八
節投龍簡則白虎馴繞左右導從往來人
或有惡意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槐使彼
惡者驚畏自匿因號曰考虎木
公助遺鼠忠恕稱猶

仙傳拾遺唐公昉師李八百得其神丹遂
舉家拔宅昇天雞犬皆去唯鼠空中自墮
腸出一月三易其腸今山下有拖腸鼠束
廣微所謂唐鼠也

志林郭恕字忠恕周廣順中爲周易博士
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復仕多遊岐雍京
洛間縱酒逢人無貴賤常口稱猫遇山水
佳處輒絕糧不食盛夏曝日中體不沾汗
窮冬大寒鑿河冰而浴傍冰皆釋復辛葬
於道傍及改葬視之空空如蟬蛻焉

趙熙救惠董奉活爨

直誥趙熙漢時爲幽州刺史能濟貧人於
河中救王惠等於誅族數十事其身得詣
朱陵而子孫並在洞天中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時杜陵爲交州刺史
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往以三圓藥
納口中食頃熒開目動手足顏色還故半
日能起坐遂活人問其故曰初見赤衣吏
追云董真君有命遂得回耳

郊公觀像曹王出獵

廣記杜郊公棕幼時嘗至昭應縣與羣兒
戲於野外有一道士獨呼棕以手摩掌曰
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
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棕即詣之見荒村古
觀歸然一殿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
面紫黑色至是詳觀頗類向者所見之道
士也乃半面爲漏雨所淋也

原化記唐曹王貶衡州時有張山人伎術
之士也王嘗出獵得鹿十頭圍已合失之
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
所隱耳遂索水以術禁之俄於水中見一
道士長纓及寸負囊杖而行王問山人曰
可追否曰可王令追之道士笑而來王問
鹿何在道士曰向見鹿即死故哀而隱之
今在山側王遣人視之皆隱於小坡而不
動王笑而遣之

童子回舟老翁負笈

稽神錄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
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傍有光往視
之路窮阻水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碁使

一童子刺舟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子回舟而去鄭復絕而出明日井中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入者

幽怪錄侯通劍門外見四黃石大如斗收之皆化爲金通貨財百萬市美妻百餘人

大第良田甚多忽一老翁負笈曰吾來求君償債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適伎妻

投於笈亦不覺窄須臾已失所在後數年見老翁攜伎行問之皆笑不言逼之又失所在

子陽桃皮田鸞柏葉

真誥黃子陽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入博落山中學道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遇司馬季主遂得度世

廣記田鸞入華山遇異人指柏木示之曰

此長生藥也何求於遠鸞歸服柏葉數年自覺身輕一夕夢神仙持節相引入洞衆仙皆曰服柏仙人來勒名上清玉策金字復告之曰爾且止於人間候有位即召遂悟自後隱於嵩陽百二十三歲少容

三洞仙錄卷之九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

筵十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郭無四壁劉有二囿

真境錄郭文字文舉嘗於華陰山石室中得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值晉室衰乃負笈入餘杭大滌山伐木倚林苦覆爲舍不置四壁葛裘鹿巾區種菽麥及採箸以貿鹽酪或餘食即施貧者乾符中封靈曜真君山中遺跡甚多

晉逸史劉麟之字子驥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知之好遊山澤志在遐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囿一囿閉一囿開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囿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

孝成束帶自然綸巾

丹臺新錄梁湛字孝成湛好樂仙道年十七爲道士即持齋誦經廣建功德濟諸苦厄視地而履恐傷含氣有鳥獸當衢每下

路避之見人卑恭泊然虛靜一旦謂弟子王子年曰吾屬良友待我於南津當往彼爾可知之乃束帶南出于年隨之惟覺雲氣鬱鬱絃覆林谷良久湛忽躡身騰雲倏已不見遙聞鼓吹之音而已

本朝蒙求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山曰汝有道氣教以辟穀法乃出青柏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

青巾佳客白衣老人

神仙傳陳希夷先生一日謂門人賈昇曰今日有佳客至速報少頃一人衣褐青巾扣門賈走報其人已行賈逐之見一老人衣鹿皮賈問前老人去遠否老人曰此是神仙李八百動則八百里而鹿皮老人亦不見先生曰老人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也今既不見鹿皮者又去吾不可久留乃返真

漢武傳武帝出遊岱山遇一白衣老人耳聳於頂髮垂於肩頭有數尺之光帝異而

問之老人曰予聞嵩山有菖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遂不見帝曰此乃岳神也時王興聞之服菖蒲得仙

鄧丹一斗翁藥千緡

續仙傳處州松陽乃張天師修真之所鄧去奢慕前人之迹結菴以居朝夕焚修山南有一巨石嘗坐其上感神人告之曰天師丹劍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師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神人曰勤修不怠丹劍可致師如其言不三年神人送丹一斗劍一

口師後施丹治病功成上昇

又賣藥翁莫知其姓名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以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不神驗或戲問之有大還丹否曰有一粒厥直千緡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於長安賣藥抖擻其葫蘆已空只餘一粒安於掌中曰百年賣藥無一人買者深可哀哉今當自喫藥方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騰空而去

銅牌誌鹿金盆射鵲

高道傳明皇狩于咸陽獲大鹿命庖人欲烹之張果奏曰此仙鹿也已滿十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遂命驗之果然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彫暗耳

又軒轅集宣宗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集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自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於館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大笑

李明合丹伯真採藥

茅山記李明長官避世不仕隱句曲鬱岡山合丹丹成而昇玄洲除大卿之任至今舊迹壇井存焉

真誥姜伯真入猛山中行道採藥奄遇仙人令伯真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道之貴而篤志學之不知不正之爲失君

欲使心正常以日出時錯手著兩肩以上日當心覺腹暖則心正矣常行之為佳

葛氏蛟帳女媧雲幕

徂異志九夷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舅姑曰新婦不唯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雲而去又數日復回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碾成窻戶悉以珠帘綴蛟絲帳幔五色相照行空中燃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為從婦乘之冉冉而去

天

劉安雞犬靜之龜鶴

續仙傳劉安即漢高祖之孫也安好神仙煉大丹丹成乃去時人傳云安臨去時有餘藥在器內置於庭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人云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列仙傳蕭靜之絕粒學道一日掘地得一物似人手即時食之遇一異人告之曰子必餌仙藥矣子所食者肉芝也得肉芝食

者壽齊龜鶴宜隱山林以期至道遂遁去

德休露靈王興雲車

神仙傳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於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有一女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所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汝女春月閑步溪側為蛟所窺以拘攝精魂入其穴矣可將吾一符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後忽見潭水翻涌水中霹靂聲須臾有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烏蛇頭若大杓已劈死矣女病亦尋愈

王氏神仙傳王興蜀人昔為蒲江主簿而境有靈迹興喜之遂去官隱於山中九年忽見洞中瓊花吐艷金蟾跳躍遂入洞中得仙丹服之即時乘雲車上昇今人以洞號主簿治自此始也

浮胡白豹雷公黃蛇

神仙傳施存真人號浮胡先生師黃蘆子

得三皇內文驅策虎豹之術隱衡嶽石室
山每跨白豹出入晉元康間白日騰昇
廣異記武勝之嘗於江離見雷公逐一黃
蛇或以石投之鏗然有聲雷公飛去得一
銅劍有文云許旌陽真君斬蛟第三劍
無競懷果孫鍾設瓜

青瑣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遷鎮有句者
喧爭於路一姬曰我終身乞句聚得少金
此子貸去不償無競取金如所逋數與句
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又
解其闕何以報德吾家在隆和曲筠柵青
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否無競異之即往
馬入門見數句者擁爐共火喜見於色命
坐具小酌無競頗疑其人終不飲但濡脣
而已時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
懷歸句者以詩送曰君子多疑即多誤世
人無信即無誠吾家路徑平如砥何事夫
君不肯行無競至即取桃視之乃紫金也
後琢其金為酒器年七十面色紅潤豈酒
濡脣之力乎

幽寢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府三人
來乞瓜鍾為設瓜曰我司命也化白鶴飛
去
陵陽沆瀣曼卿流霞

列仙傳陵陽子春食朝霞夏食沆瀣是夜
半天地玄黃之氣也霞日初出青黃氣即
朝霞也

抱朴子項曼卿河東蒲坂人入山修道一
日有仙人來迎到天上見紫府金牀玉几
仙人飲以流霞一杯輒不飢渴忽思家為

帝所斥遂還河東呼為斤仙人

明皇紫雲元之絳雪

宣室志唐明皇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下
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
非人世也及樂闌有一仙子前而言曰陛
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傳授陛
下為唐正始音明皇甚喜即傳教焉及寤
以玉笛吹令習之盡得其節奏
仙傳拾遺申元之不知何許人開元中詔
至上都開元觀恩渥愈厚明皇與論道動

移晷刻嘗命趙雲容侍元之茶藥意甚恭
恪乘閑乞藥少許以延其生元之曰我無
所惜但爾不久處世耳愈切懇告乃與絳
雪丹一粒曰服此丹死必不壞但能大其
棺廣其穴舍以珠玉踈而有風竟不蕩空
龜不淪翳百年外可以復生此為太陰煉
形之道後雲容從幸東洛病於蘭宮得以
此事白於貴妃如其所謂

道元觀燈知微說月

仙傳拾遺葉法善天師字道元開元初正
月望夜明皇移仗上陽宮以觀燈焉尚方
匠毛順心結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
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動鏗然成
韻以燈為龍鳳螭豹騰擲之狀似非人力
上見大悅師曰影燈之盛固無比矣然西
京今夕之燈亦以如此適自彼來上異其
語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爾於是令上閉
目俄而至焉上稱其盛者久之請迴復閉
目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上於
涼州以鐵如意貫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

事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

三水小牘道士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
不解眾惜良辰知微曰可備酒肴登天柱
峯說月既出門天色開晴及登峯月如晝
至月落方歸下山則淒風苦雨陰晦如前

禦寇剖心道君剪舌

雲溪友議列禦寇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
貧少為洗鑑鍤釘之業號胡釘鉸有美酒
茶果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明夢一人刀割
其腹以一卷書致于心腑及覺乃能詩嘗
贈韓少府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
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
藏

廣異記夔州有道士王洪明舌長呼字不
正乃曰誦道德經忽夢道君為剪其舌既
覺語遂正

灰袋伴狂麻襦卓越

神仙傳蜀有道士伴狂俗號為灰袋翟天
師之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輕此人吾所
不及嘗大雪中布衣褐入青城山暮投蘭

若求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矣天寒如此奈何灰袋曰一牀足矣夜半風雪益甚僧意其卒往視之去牀數尺氣如蒸炊流汗袒寢未曉不辭而去曾病口瘡數月狀若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爲設齋齋散忽謂衆曰試窺吾口中何物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莫不驚異後不知所終

晉逸史麻襦者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乞食常著麻襦布衣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之頗顯神異與高僧圖澄極爲交友

衛驢流王屍泉涌

神仙傳衛子訓嘗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手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

茆亭客話王客者失其名及鄉里常攜筇挈籃引一班犬往來叩焚問以採藥爲事天禧戊午歲遊青城山迴臨叩宰師仲冉

召之與語曰吾野人也久居城市頗思歸鄉誠有奉託宰亦莫諭其意一日獨攜笈往國寧寺於寺門下坐卒鄉者聞官瘞之道左師宰聞之曰曩所言斯之謂乎遣吏往彼焚之發其屍顏貌如生四肢皆軟若熟寐焉頃之屍下清泉涌出浮屍而起遂就更衣沐浴以殮之

方遠辯慧道華愚懣

高道傳聞丘方遠字大方幼辯慧通經史昭宗累詔不起就錫命服賜號玄同先生羅隱每詣受書先生輒閉目授之曰隱才高識下蓋正容悟物故隱卒保終吉先生一日忽沐浴焚香端坐返真顏色不變異香三日不散時錢武肅夢先生騎鶴訪別明日訃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又侯道華常如風狂人人多侮之未嘗有愠色好讀丹經子史或問誦此奚爲曰天上無愚懣神仙

楊雄墟墓周暢義塚

仙傳拾遺楊雄字子雲口吃善屬文王莽

篡位聞理獄使者欲來收雄雄恐不免時校書於天祿閣上自投幾死天鳳中辭疾還蜀卒於家乾符中進士趙郁臥疾於嘉州開元觀稍愈於殿上見一少年弊蓋鵝衣白潔與郁並坐郁因言此觀巨功製作國力興創何乃俯逼殿後而有墟墓也嘗問郡人皆不知少年笑曰此漢相留侯之後辟強之孫天師之祖也爲南安太守歿於郡而葬於此乃說兩漢魏晉間事皆若目擊郁問以姓氏荅曰子雲姓楊乃強力隨之遂出門而去至今往往有見者直詰周暢好行陰德功不在覺時歲大旱客死者數萬而暢收骸骨萬餘具立義塚時或祭祀之應時大雨今在洞中爲明晨侍郎

自然雷鳴法樂震擁

雲笈七籤馬湘字自然狀若風狂能治病有告之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或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或遊官觀巖洞多留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

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舍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江海茫茫轉更深高道傳道士張法樂居耿谷之西抱元守

一凡三十餘年雲生梁棟霞擁窓扉自號爲雲居觀久而道成猛虎馴伏侍側後屍解蟬蛻焉

李預餐玉王捷燒金

感應錄後魏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

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壁雜器形者大小百餘枚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及疾篤謂妻曰吾死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之四宿未殮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妻謂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受珠言訖啓齒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殮屍不傾委

澠水燕談江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中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道士服儀狀甚偉

授捷黃金術仍付以神劍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倖狂叫呼上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師擢登聞鼓自陳宋真宗皇帝召與語悅之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令君也嘗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世謂之燒金王先生

賀瑒女筮秋夫鬼針

南史賀瑒字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子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

歌耳乃土塊加心上俄頃而蘇

感應錄宋徐文伯東海人濮陽太守熙曾孫也好黃老隱居秦望山遇道士過求飲留一瓢瓢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三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鑑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震海內其後秋夫彌攻其術仕至社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恹悽秋夫問何人頃答曰某東陽人患腰痛死爲鬼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措法曰請爲男入按穴針之秋夫如言乃爲灸針設祭

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盧度應鹿龜年辨禽

賢已集盧度有道術少時阻淮水不得渡過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楫流來接之得渡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飲食而去

翰府名談白龜年乃白居易之孫於嵩山

遇李太白招之與語曰吾自水解之後放遁山水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飛章上奏見辟掌殿奏於此今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詞曰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歌鸞舞鳳常記欲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乃出書一卷遺之曰讀此可辨九天大地禽獸語言汝更修陰德可作地仙也

上竈延頸老夫正心

括異志郭上竈天禧中嘗傭於東京州橋

潞器于秦肆有青巾布袍者神彩凜然疑其吕公也即走拜于前曰際遇先生願爲僕廩先生曰若真欲事我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公矣郭後尸解視其棺敗絮而已

廣記唐末有一老人攜壺賣藥於益州得錢則散與貧者常謂人曰夫欲人之無病必先正其心心無亂求無狂思無嗜欲無迷惑則心無病而內之六腑雖有病不難治也老夫賣藥嘗以此告人矣一日詣錦

江沐浴探囊取丹吞之遂化白鶴飛去

金闕帝君玉仙聖母

三洞珠囊云金闕帝君上相青童兼碧霞九雲流景雲輿飛青羽蓋上詣太上靈都宮朝三天靈錄之文也

玉仙傳聖母生於炎帝之代推其鄉里即武陽郡人也有絕世之容其親所配瑯琊家將以適矣聞鄰人曰瑯琊好惑之士也聖母聞之遂泣而辭親登一小舟恣泛於大溟任風所送至仙都山在高麗國中也

其山上有峯曰玉仙峯中有洞曰玉仙洞下有溪曰玉仙溪聖母泊於此山守志固節後半年遇女華聖母口傳飛神入鼎之道中源主神之法丹火養神之術得之而成道玉仙號者蓋因山洞而賜名玉仙祠前有方池嘗取玉仙溪水貯之後人投紙以占災福

張忠安車董京環堵

晉逸史道士張忠永嘉之初隱于泰山服氣食芝穴地窟爲室弟子亦穴居其教以形不以言朝廷累召所賜不受上曰欲屈先生仕尚父可乎忠曰昔避地與鳥獸爲侶年衰志謝不堪展效乞還故山從之以安車送還謚安道先生

又董京時至洛陽披髮而行逍遙吟詠嘗宿於社中乞索於市結網自覆或有所與金帛不肯受時太守就社與語曰方今堯舜之時胡爲懷道迷邦耶荅曰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遂遁去不知所往

冲素精素道全勤苦

真境錄精思院蓋冲素先生鄭元章所居先生常齋居危坐纖介不入南華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其所以感動天上仙人時降芝輶屬雲霽月白之夕惟弟子闕關得聽其論則世莫得聞也精思院在杭州洞霄宮

神仙傳尹道全真人隱於衡嶽感上真降謂之曰白日昇騰者當有其材而後成其道汝受其一事而有冲舉之望斯乃勤苦所得爾宿分所值矣遂授以五嶽真形圖取其山之向背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通而爲之圖告曰汝能自修奉而獲感應乃知文始之裔太和之族世有神仙矣言訖而去道全於晉永嘉中上昇

貧士抱龍稚川除虎

野人閑話灌口白沙有泰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輒集忽一人鵝衣百結顏貌憔悴亦往廟所衆人輕之行次江際乃坐於石上逡巡謂人曰此水中有睡龍衆不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

之應遂解衣入水抱一龍出腥穢頗甚深閉兩目而水牙鱗角悉備雲霧旋合風起水涌衆皆驚走貧士亦瞥然不見神仙傳葛洪字稚川洪嘗養牛數爲虎所暴乃書符劾之見一人自稱高山君白洪曰虎狼爲害當已除之矣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一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

虞回旌節元卿琅玕

野人閑話王處回侍中延接布素之

日有道士於竹葉上大書道士朱桃枝奉

謁公出見從容致酒談論疊疊雍容可觀

處回曰久存志於道常欲於青城山致一

道院以遂閑適道士曰未也即於囊中取

花子二粒種之以盆覆於上逡巡去盆花

已生矣頃刻長四五尺層層生花道士曰

此仙家旌節花後公果建節兩鎮

廣記謝元卿遇神仙見丹柯碧葉微風時

扣五音相節云此琅玕木也

炭婦許遜木仙魯般

西山記許真君進門下學者數百人一日

欲以事試之因化炭為婦人散詣諸弟子

其不為所染纔十人耳即他日上昇諸真

君是也今有炭婦市炭婦坊在建昌縣界

酉陽雜俎魯般燬堽人莫詳年代功伴造

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鳥每擊換三下乘

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姪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因得驚蟄換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為妖遂殺之般又為木鳥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後知般所作也齋物具牛謝之般為斷其兩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吳人尚祈禱其木仙

法善實函王喬玉棺

集異記葉法善字道元嘗於洪州西山養

神修道一日括蒼三神人降傳

太上之命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

可隱跡山巖以曠委任言訖而去時二帝

未立而廟號年號皆已知其後果有命

詔入京後乃平章后立相王睿宗明皇承

祚繼統師於上京左右聖主凡吉凶動靜

必預奏聞會土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陞

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

善曰此是凶函令蕃使自開上從之及令

蕃使自開及函中弩發中蕃使死果如法

善言

王氏神仙傳王喬後漢顯宗時為葉縣令一日天降玉棺喬曰天帝召我耶乃沐浴入棺遂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馬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後人為立廟號葉君祠

王母靈鳳夫妻彩鸞

唐隱逸傳道士王遠知梁揚州刺史景選之子母丁氏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景選曰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煬帝為晉王時亦遣使召之遠知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遣之

仙傳拾遺文蕭嵩洪州許真君宅遊惟觀八月十五上昇之辰士女雲集連袂踏歌謂之酬願忽見一妓歌詞潛合其名姓復是神仙之語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蕭駕彩鸞自有綉襦弄甲帳瓊室不怕雪霜寒蕭異之歌罷蕭徐行隨入大松徑中所居肅然侍衛環列有几案簿書若官

府亦有案牘斷割多為江湖沒溺之事蕭再三詰之乃曰此不可輕泄吾當為子更徇矣果有黃衣使曰吳彩鸞為私欲泄天機請為民妻一紀乃與蕭歸金陵僦居其後乘虎俱入越王山不知所之

劉照青蔡穆敬黃竹

仙傳拾遺劉向成帝之末校書於天祿閣夜遇一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門而進問姓名我即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之才而下觀之遂出懷中所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授向而去

穆天子傳天子南遊黃臺之丘以觀夏啓之所居獵平澤大寒雨雪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口員閼寒帝牧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赤松明囊白雲仙錄

齊諧志鄧紹八月旦入華山見童子執五色囊盛栢葉上露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人八月旦作明囊是也
列仙傳劉白雲江都人也多陰德遇樂子

長曰子有仙籍天骨而流浪塵土中何也因授以籙且告之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可授道白雲依而行之變化萬端日行七百里再遇子長服丹千日上昇

侯楷同塵幽棲混俗

高道傳侯楷字法先十四師正懿先生學道先生曰汝東心勵節於道不懈苟非棲隱山樊不易得也楷曰道在方寸何必山樊先生曰吾固知之然神仙多託巖數及成真之後出而同塵

又薛幽棲開元中登進士第勇退不仕入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道氣愈充天寶初遊南嶽卜棲真之地遊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係而能忘世俗毀方瓦合於三洞經教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鶴風稟受嘗進元微論及注解度人經行于世

王生桑田麻姑陵陸

宣室志王先生有道術晦跡烏江人皆不識之洪農史晦之聞其名謁之抵荅先生

以杖劃庭下則雷霆震動巖谷重疊湖水極目先生曰陵陸遽遽而有桑田之變坐客惶恐先生曰所以為娛耳即以帚掃庭寂靜如故

神仙傳麻姑時降蔡經之家入見王方平遂拜之姑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見蓬萊又淺於往時至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云海中復揚塵也

玉壇風冷瑤臺露清

稽神錄建鄴市有卜者忽於紫微宮題壁云昨日朝天過紫微玉壇風冷杏花稀碧桃泥我傳消息何事人間更不歸自是絕跡人皆言其上昇

逸史唐開成初進士許渥遊河中忽得重病不知人至三日覺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悟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訖復寐及明旦又驚起改其第二句曰天風吹下步虛聲言訖兀然如醉醒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女仙三百餘

人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達賦詩及成復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既畢甚被賞令諸仙皆和曰君終當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李賀樓記方朔瓊銘

書法苑李賀將死時有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如霹靂古文云召賀了不能讀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曰帝成白玉樓立召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頃氣絕賀學語時呼太夫人

為阿彌

拾遺記黃帝時碼碯至堯時猶存甘露尚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群臣至舜時露漸減隨世之汗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秦始皇通汨羅之流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置於舜廟漢東方朔識之乃作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紫帶

李通丹臺子微赤城

六帖紫陽真人周李通入蒙山中遇富門

子再拜乞長生訣富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中何憂不仙

神仙傳司馬天師名承禎字子微女真謝自然汎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士謂曰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自然遂還求之得度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曰吾於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真仙降駕今為青童君所召須往矣俄頃蛻去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有集行于世

彭蛇盤躡王鶴飛騰

丹臺新錄彭宗字法先年二十服業於杜冲真人深蒙賞接栖真味道精貫神人山中有毒蛇猛虎宗每以氣禁之潛伏盤躡雖摩觸終不得動宗解之方去

王氏神仙傳丞相王徽女幼年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宮有召命當補仙職題詩曰既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卒及明有雙鶴飛騰於庭木青樂異香

滿野舉形就木空衣而已

空洞靈瓜嶠洲甜雪

拾遺記後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空洞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

又穆王東遊大騎之谷指春霄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磨曳丹王之履數碧滿之席黃管之薦共玉帳高會屬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又進洞淵紅醪嶠洲甜雪

伯微金鈞仁本玉屑

丹臺新錄莊伯微少好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見崑崙積二十一年後服食入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

授以金鈞之方因而得道猶是精感道應使之然也非此術之妙矣

酉陽雜俎鄭仁本與其中表遊山迷路見一人枕一撲物而坐問之乃云君知有七寶城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我其一也因開襟視之有斤斧數事玉屑飯兩裹分遺鄭曰食此可以畢世無病矣

李對道德嚴議優劣

高道傳道士李舍老者晉陵人年十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人見之青色皆欽明皇召見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師也昔漢文行而躋民於仁壽又問金鼎曰道德者公也輕舉者公中之私也雖時見其私亦聖人存教爾若求生徇欲類於繫風不亦難乎帝甚嘉之

又嚴達者字道通始髫鬣已有方外志周武建德中詔法師於便殿是時已沙汰浮屠氏又下議公卿復欲去道家流上問法師道與釋孰優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辨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

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曰客歸則有益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嘉其對

葛呼錢飛宋指燈滅

丹臺新錄葛仙翁嘗取錢使人投於井中公往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其錢一一飛從井中出入公器中

續仙傳宋知白爲道士眉目如畫言談秀麗夏則衣綿冬則卧於雪中去身一大餘周匝氣如蒸出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則如陳風所吹或食竈肉五斤蒜薹一盆飲酒三斗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一二美女行則捨之人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

陶挂朝服夏懸辟書

丹臺新錄陶隱居除奉朝請頗快快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意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好古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請不如早去無自

勞辱欲脫朝服挂神虎門襲鹿巾徑出東亭因與王晏別語及此事晏曰主上性存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旨便恐違卿高志如何先生嘿思良久曰吾本爲身非爲名若有此慮亦奚如此於是不詣省直表辭而已

真誥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服木餌和雲母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

月支獻獸麻村射猪

列仙傳漢武帝幸安定月支國遣使獻者四兩犬如雀卵黑如桑椹又獻猛獸一頭形如狸其毛黃色帝曰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云夫威於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鵬之宗亦不在其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千萬里常占東風八律青雲干呂謂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以二物來獻豈圖陛下乃不知真乎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遂失使者猛獸所在

廣記麻陽村人見一野猪射之至一石室中見一老人曰此非真猪速宜出去童子送出門村人曰老人誰耶曰河上公也上帝令為諸仙講易又問童子汝誰耶曰我王輔嗣也未能精通於易被罰守門童子以石塞門四顧茫然不知所在

楊君問龍葛公借魚

真誥楊羲夢登高山四面皆大水見一白龍身長數丈東向飛行空中光彩耀天又見白衣女子入口中須臾三三出乃止又還義右邊而立又覺義左邊有一老公著繡裳芙蓉冠柱赤九節杖而立俱視白龍某問何等女子徑入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王女蕭子夫取龍氣以煉形也又問公何人來登此宇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此蓬萊山吾治此立府君故來乃得相見我耳某又問此龍可乘否答曰此龍真人張訪世石慶安許王斧丁瑋寧也又問一龍而四人乘耶公曰此侍晨官龍如世之輶車

神仙傳葛仙公出行於路見人賣魚謂魚主曰欲借此魚到河伯所可乎主曰魚已死公即書符內魚口中投之於水魚即跳起

襲祖輕舉自真昇虛

高道傳道士雙襲祖栖白馬巖誦黃庭經功成閉室七日不出弟子驚異視之忽然輕舉而昇遺仙帔於木杪及崑中卧蓆後百餘年皆不壞

又道士賀自真有學趣嚮高邁居嵩山修道一日雲鶴音樂雜滿空際自真遂昇虛而去處士陳陶與洛人贈之因賦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山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近低絳節青鬟歌引駐香輶誰能白晝相悲泣太極先陰億萬年

劉翊陰德韓崇仁政

真誥劉翊家巨富周給困窮好行陰德累遷陳留太守損已分人遇馬皇先生告之曰子仁感天地德動鬼神太上嘉子之用

情使我來携子以長生吾仙官爾能隨吾去否翊從之而行遂授以服五星之華法今在華陽洞中爲右理監

又韓崇毗陵人遇神人王偉元授以流珠丹元法語之曰子行此道可以仕官功成之日無妨仙舉崇初爲宛陵令行仁政以撫民蝗不集界後遷太守視民如傷政化洽普復遇偉元再授隱遁解形法遂入大霍山以度世今在華陽爲左理監

蕭文補履負局磨鏡

神仙傳蕭文常在中爲人補履十數年人皆不知其神仙也只見其不老好事者欽之就求道術不能得之惟梁母得其作火之法一日上三亮山與梁母相別列數大火而昇

列仙傳有一磨鏡叟常負一鑑局於市中不識姓名皆不知其神仙只以負局呼之或時貨藥服之者皆愈

顧和執蓋淳于典柄

真詰顧和吳人也少孤有志操仕晉爲中

承遷尚書僕射永和元年尸解

太上迎補爲執蓋郎今在華陽洞中

列仙傳淳于上虞人也自少好道長於十筮入天目山隱居遇仙人惠車子授丹經功成今在洞中爲典柄郎主試有道之士

韓康避名戴孟改姓

後漢逸史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藥長安路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康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焉用藥爲乃避入霸陵山中公車連召不至

高道傳道士戴孟本姓燕名濟漢末人以謂養生者隱其名字藏其所生之時改姓戴託仕於武帝之朝孟少好道事母以孝母服除入華山服術遇裴真人授以玉珮金璫經遂能輕身周遊名山日行七百里黃符療疫蘇香返魂

搜神祕覽長安有黃公者嘗售得一僕負檐相從幾一二歲家貧窘夫婦悲嘆僕聆

之問曰主人所須得幾何曰得五百千僕云某有小術可以致之因市好紙并筆硯瓦缶剪各一明晨與俱往市中僕乃疊紙數百重持筆謂人曰今書一符在紙面使皆津透來年長安大疫此符可療每道當為五十金後日果五百千矣遂行氣吹噓草生火光焰相燭以瓦缶覆其首入坐於火中乃不知所在來年長安果大疫有符者免焉

洞微志有蘇德哥者善合返魂香但祖經八十一年已上者即不可返時司天主簿徐聲嘗泣告之曰父母曾相皆欲一拜之蘇唯唯乃懷中取一貼如白檀香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其香甚於龍腦蘇微吟曰徐聲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追引食頃忽然驚風拂幕見其祖曾父母俱至聲泣拜熱視之其衣冠裝著悉如平時曰今日嘉會誠亦難得飲訖徐徐出幕為煙霧而散德哥後亦不知所之

玉卮娘子金華仙人

幽怪錄有崔書生於東周遷谷口見一女郎具聘娶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害於汝女曰本侍箕箒常便望終天事夫人待以狐媚明日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曰君所納妻乃仙女玉卮娘子若佳一年舉家必仙矣崔生歎恨而已

大洞玉訣曰太初天有流汨之池池中有玉樹周回蓮華十丈池廣千里水乃香美金華仙人恒處蓮華之中飲流汨之水則五臟明徹面生紫雲

張誤食厭應不如葷

括異志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稅宅子居常閉關一日有人叩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較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妊娘是夕生燾景祐元年第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追至一府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辯

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
吾為若言少選復出呼張曰可謝恩乃引
至一殿前通曰張素誤食厭物謝既再拜
而悟汗流浹體公神骨清粹矜懷夷曠豈
非仙曹被謫者歟

高道傳道士應夷節母夢流星入牖驚寤
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葢茹授正一
紫虛等錄師行之精謹嘗謂弟子曰吾以
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能道不違人而
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鄴都相去幾
何唯心自兆耳爾等勉之

子晉窺井士則叩門

拾遺記大始元年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
頻斯國中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
泉水常沸傍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
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
漿雲霧羽毛為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
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蟲續人髮以為
繩汲丹井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
井上仙者食之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

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視之乃有雲
起雲飛子晉以袖揮之則雲雪自止白蛙
化為雙鵠入雲遂滅

劇談錄嚴士則穆宗朝為尚衣奉御因入
山採藥觀一茅舍煙蘿四合見一人偃卧
石上士則問候答曰予自安史犯順居此
避世不知年代仍無煙火念君遠來無以
療飢乃取紙囊中如棉豆形者取一粒汲
泉煮之良久香熟令啗之即覺豐飽曰汝
得至此亦宿有分汝他時位至方伯儻能
脫去塵華長生必得矣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一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二

設二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何侯灑酒道子潑墨

總仙記何侯堯時隱蒼梧山舜南狩止何侯家大帝五老來謁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位爲太極真人今九疑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小仙傳吳道子得神仙術畫妙入神唐太

宗聞之詔入宮庭有粉牆數尋俾畫山水道子即命帳幕蒙庇其牆以墨漿潑於牆上復以幕覆之良久曰請陛下觀畫其山林草木人煙鳥獸無不具備上顧眎久之見巖石之下有一小洞道子指曰此洞多有神仙扣之必有應者於是以手擊之洞門岩開有童子在側道子曰洞中甚有佳致請陛下一觀道子乃躍入洞中以手招上上不敢入洞門復閉道子自此不知所

兼瓊酒星張魯米賊

逸史章仇兼瓊尚書鎮西川嘗令左右搜訪道術之士有一鬻酒者酒勝其黨又不急於利賒貸甚衆每有紗帽杖藜四人來飲酒皆至數斗積債十餘石即併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或報章公公遂專令探伺自後月餘不至忽一日又來章乃潛駕往詣公服至前躍出拜拜相顧徐起遂失四人所在時明皇好道章公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

天師傳張魯字公期漢中南鄭二郡太守每行法治疾立復康愈每授法治病者令致米一斛遂積鉅萬魏王輔政謂之米賊遣將統兵來討時諸弟子見兵馬至驚懼走告師師以手板畫地河流湍急兵不得渡遂用水軍師又以手板畫空即九重峰嶺直接重霄兵不得前遂聞魏王遣使追謝就拜梁益二州刺史鎮南將軍封關中侯後飛昇

歸真示書伯醜譚易

湘山野錄熙寧丙辰歲交賊寇邕郡倖唐
著作子正盡室遇害唐桂州人治平中赴
京調舉至全州中途欲僦一僕乃遊袁州
日所役舊奴也挈重擔勁若健羽雖鞭馬
疾追長先百步之外恐他逸遂遣去其僕
當日自全州行至唐州凡二千七百餘里
日午已到留書祝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
至即付之君後月餘方抵唐下馬於驛驛
吏前曰君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
書在此因出書示之曰歸真子謹封唐因
起封惟一詩曰袁山相見又之全不遇先
生道未圓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
神仙箇中靈藥宜頻施鼎內丹砂莫妄傳
待得角龍爲燕會好求黃壁卧林泉問其
形貌乃全州黥僕及唐遇害當丙辰正合
詩中所謂角龍也
仙傳拾遺楊伯醜好讀易隱華山何安嘗
問易之所學曰太華下金天洞中我羲皇
所教之易與大道元同理窮衆妙豈可與
世儒常譚而測神仙之旨乎

葛符上下鄭風南北
丹臺新錄葛仙翁嘗船行弟子見公箱中
有十許符因問曰此符之驗盡何事可得
見否公曰神符亦無所不爲弟子欲願見
之公乃取一符投水中水迅急符逐水而
流下公曰如何客曰今凡人投之亦當爾
復投一符即迎水逆上公曰如何客曰異
矣復取一符投水中符亭亭不上不下須
臾上符下下符上會中央三符同聚而不
流
鄭洪傳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
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鄭洪採薪得一遺
箭頃有人覓洪洪還之問何所欲洪識其
神人也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
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
爲鄭公風
戴洋短陋李阿貧窮
晉史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病
死五日而甦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
符錄結吏從舊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

室恒盧衡等諸山既而違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妙占候卜數無風望好道術為人短陋

神仙傳李阿蜀人常乞於成都而所得復

以散貧窮夜去朝還人莫知其止宿後一日語人云于被召崑崙當往遂不復見

劉寬長者夏啓明公

真誥後漢劉寬靈帝時為太尉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

畜產寬須更遣人視之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

也夫人欲試寬今志同當朝會麗服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色

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聞幽微篇云夏啓文王邵公奭吳季札夏啓為東明公此四明公後並當昇仙階也

主領四方鬼事

李羸蛟室思遊龍宮

樹萱記李羸遇神女遺以匹素云蛟室所織後遇胡人以三百萬易之云此龍領小髯織成三十小劫方斷一綜

續仙傳孫思邈見人殺蛇解衣而贖用藥以封投於草中去數月忽有人邀至一城

郭若王者之居見一絳衣人相謝曰前者小兒蒙救孫潛問左右此何所答曰涇陽

水府留飲問所須孫曰山居樂道故無所欲君取龍宮方三十首此方可以濟世救

人孫歸歷試諸方救人計數著千金方散龍宮方於其內唐高宗聞名除諫議不

受後尸解空衣今為孫真人葛期致雨趙炳呼風

神仙傳黃盧子姓葛名期治病千里寄姓名為治治皆愈年二百八十歲禁水水為

逆流力舉千斤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光氣高丈餘天大旱時到淵中召龍出使

催促昇天便雨數日一旦乘龍而去皆與親辭別遂不復還

總仙記趙炳字公阿東陽人曾遠行遇舊

交炳乃酌東流水為酒，削桑皮為餅，皆極醉飽。曾至河欲渡，岸傍求船，船人不應。炳乃鋪蓋水上而坐，呼風亂流而濟，悉無沾濕。時人神異之。

阮丘貨慈文賓餌菊

列仙傳黃阮丘者，睦山道士也。衣裘披髮，耳長六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五百里，每止於山上種慈貨藥以度世。百有餘年，人皆不識之。及朱璜指出，方知其神人，候之已不見矣。

又文賓者，太丘人也。賣草履為業。一日棄妻入山，餌菊不出。妻老入山尋夫，見賓更少，亦不肯下山。賓曰：汝亦好道，遂令妻餌菊養氣，夫妻俱得道。

謝敷少微李至亢宿

晉逸史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入太白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為主簿，臺召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愛之，既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

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王臺清話李至南宮，嘗作亢宿賦，其賦序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忽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牀，巋然於中。一金龍盤于牀上，碧髻金鬘，光射天地旁。

有綠鬚道士轉盼若雷，電謂予曰：此亢宿官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皇帝立，真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與李亢相並為賓客。太宗皇帝戒真宗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於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官之兆也。

王畫凡龜黃折草鹿

酉陽雜俎王瓊有道術，取一瓦片畫作龜，甲懷之。少頃取出，置地則成真龜，循行庭下，經數日成瓦。

西山記黃真君名仁賢，字紫庭。一日受玉皇詔上升，而二弟尚在獵所。紫庭遽往召之，乃曰：我等受性遊逸，不堪作仙，但願舉

家昇騰我等未欲去世亦恐捕鹿冥數未足致此迷執紫庭以其分然乃付地仙之術教其修化復折草化鹿止其妄心二弟後隱於西山

觀香脫網許映解束

真誥王觀香靈王之女喬之妹也得喬飛解脫網之道與喬入山積三十九年道成授書為紫青官妃主領東宮

丹臺新錄許映長史之兄也映絕志山林勤心味道遇王世龍受解束之道修返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但恨其所稟不饒不得其高品之通耳司命勅吾舉之使奏聞上官移名東渚立為地仙

周驅邪魅劉役鬼神

西山記周真君諱廣字惠常入蜀得驅邪逐魅之術以拯救疾苦聞許真君在旌陽以符呪療疾遠近赴邇乃自蜀雲臺山至旌陽求見願事門下許君從之盡得其妙要後從許君上昇

李臻勝迹張皓登真

神仙傳劉根漢武帝時棄官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廟掾王珍因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於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執采旌之節余再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告曰爾聞有韓眾否答曰實聞之神人曰我是也遂授以道要夫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不死者有尸解者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一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其次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

高道傳李臻家甚貧一日有道士張齊物謁臻求寓泊之地臻待之甚厚張每醉或罵詈嘔汗卧具奴僕皆惡之而臻未嘗介意張因謂臻曰蒙君厚顧如此今別去能相送數里乎遂與之偕行張曰余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厚如君者遂以黃白

術授臻辭以命薄不敢受張茫然自失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爲劍乃割地隨手而裂曰自此爲別乃投身入地而沒臻異之

張皓漢永初中嘗詔逸人爲道士皓年二

十歲與其選一日封衡忽至皓望風伏膺

求啓未悟衡因觀其心遣涉于深淵則遇蛟鯨迫之而貌不變誘之以色試之以財

而心不動衡曰可教也於是付青腰紫書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而誡之曰勤則得

之替則失之皓俯伏受命遂入赤城山服丹行道至魏太初登真

安妃貴客孫登奇人

真誥興寧二年紫微夫人與安妃同降楊真人室紫微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安妃

神女乃李夫人之女昔往龜山學上清道成受太上書補爲九華真妃賜姓安氏以遊行於太清也

抱朴子云孫登奇人也無家屬每於山間穴地而處冬則單衣大寒披髮自覆其身

而真誥亦云孫登獨弦而成八音真奇士道者樓常先生布巾

茅亭記雍法志嘗供養一石老君每誦天

蓬咒不輟一夕夢神人於石像前取一樓

帚與之曰但有患者以帚掃之言訖而覺

自後有疾者來以帚拂之應手而愈時人爲頌曰雍道者掃盲能視拂跛能履患者雲集

丹臺新錄軒轅集居羅浮山自號羅浮先生人傳數百歲每入山採藥而龍虎隨侍

而行師能分形化影無所不至每出入持一布巾見有疾病以布拂之應時而愈後

不知所在

天台劉阮合浦元柳

神仙傳劉晨阮肇嘗往天台山採藥迷失

道路因過溪見二女子顏色殊絕邀至家

設甘酒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館于

山中半年許洎歸鄉邑零落已七百年矣

傳奇元和中元微柳實居于衡山欲越海艤舟合浦忽颶風飄入大海莫知所適

俄至孤島而風止二子登岸忽見雙鬟女子二人因叩頭求哀乞返人世二女憫之乃引謁南溟夫人告以姓名夫人笑曰昔有劉阮今有元柳豈非天也命二女送客以玉壺一枚贈之題詩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驚鶯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上皆有異花二子登橋遂抵合浦回視已無橋矣將歸衡山中塗以手扣玉壺果有鶯鶯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忽道左有盤錯飲食豐備二子食之不飢後遇一叟曰太極先生以壺告之先生曰吾貯玉液壺也亡來已久後二子隨叟隱祝融峰疑自此得道也

少君眉目子榮鼻口

神仙傳李少君齊人也聞漢武帝好神仙少君以神方干武帝云丹砂可作黃金服之能昇天時見武帝御座有銅器曰此齊威公之器也帝驗其刻鏤之文果是乃知少君數百歲肌膚光澤其眉目口齒如童

子焉

丹臺新錄趙瞿字子榮時患癩疾垂死自厭入山以身投虎狼不歸忽遇異人授以服食法而疾除身體輕強年一百七十歲有少容臨卧時見二美女出入口鼻之間耳聞琴瑟之聲在人間三百餘年色如童子

真多朝元可居占斗

列仙傳李真多者神仙李脫之妹也隨兄修煉而兄授之以朝元之要行僅百年狀如二十許遇太上降授以飛昇之道今蜀中有真多治是也

高道傳道士任可居者不知何許人年四十本訥愿慈負囊事道士向道榮道榮憐其志以鎮元策靈寶訣付之戒曰十八年後方可以示人災福之驗勿窺榮利無妄傳授此道得之者神仙泄之者天枉可居自後漸言人休咎或為人禳醮每占先令其人齋戒向壁列斗魁之像坐其前則禍福吉凶歷歷如見

李泌潑蒜叔茂種韭

鄭侯家傳李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既長辟穀每道引骨節珊珊然人謂之鏤子骨嘗作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真誥秦時巴陵侯姜叔茂來往句曲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常賣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耶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是矣

龍君橋社漁父杏壇

仙傳拾遺柳穀家于江湘儀鳳中下第將還鄉里其故人客寓涇陽者往別之未至六七里見美婦人牧羊於野心甚易之問其故云洞庭龍君小女也嫁于涇川小龍為夫所薄憩於舅姑舅愛其子黜之以至于此因託教寓書于洞庭之北有巨橋謂之橋社鄉里祠之至其所以物擊木三五

聲書可達矣穀如其言有武夫出波間引穀入波中其宮闕如王者之居於是留穀宮中歡宴累日既還贈遺珍怪不可名述南華真經孔子遊手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上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張澥飲水伯陽餌丹

仙傳拾遺張澥武陵人幼而好學常注念於桃源觀願遇靈仙以希度世亦髣髴通感祕而不言乾符中鄭渚出牧武陵因述詞文虔誠禱祝以澥牙將之中素勤道法今齋其詞致齋法事未畢有仙樂五雲之異良久垂一瑠璃瓶自空而下澥捧接之及一瓶水耳盡飲之甘美無比忽然騰躍昇天而去神仙傳魏伯陽入山作神丹將弟子三人丹成知弟子心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當試之以大大飛者可服之若大死不可服

也乃以丹餌大大食即死伯陽曰吾輩達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恥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丹入口又死徐二弟子相顧曰作丹以求長生今服却死何如不服乃出山營棺木一人去後伯陽即起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大而出達其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寄二弟子二弟爾時乃醒悔恨而已

○驛客排闥胡琮啓關

神仙傳茅山黃尊師學行甚高開講之次衆方雲集忽有一人排闥而呼曰道士奴天正熟聚衆何爲何不入深山學道敢漫語耶師不對良久色稍和曰豈非要錢修造乎可盡取破釜雜鐵來師如其旨即命掘地爲鑪以熾火銷鎔取少藥攪之少頃去火已成白金矣師感謝笑而出門不知所之後有人見於京師腰挿一鞭逐一驛其去如飛或目之爲驛客

搜神覽江州太平觀道正胡用琮雙目失明罷職嘗令人引行觀中至門時天大雪

人言有貧者口銜一筋坐塔砌上貨墨一金一寸人稀售之琮問其故曰今日大雪不能入城遂憇此而人少顧者琮憫焉乃之五十金日以爲常忽一日叩門告辭關捷不開相隔而語曰我贈君墨一寸請自保之隨意而用若有患磨服之不復有苦琮謝之問其姓曰我賣墨牌榜即姓氏也乃置墨而去漸聞聲遠啓關無及矣琮因磨墨飲之即覺兩目明徹或曰以筋界口乃呂字疑其洞賓也

○沈彬石柳表記銅棺

賈氏錄談沈彬郎中少好道將卒戒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子孫不敢違既兆其穴開之見石柳一所甚寬廣及有青石蓮燈三枚鐫刻甚妙又有石記云開成二年開雖開亦不埋漆燈猶未照留待沈彬來後人見棲於西山天寶洞表府君祠堂記云府君後漢人也按北齊修文御覽云陽羨初立縣時會稽表阮生有神異而君始爲令於此逆知水旱自言

紫雲乘風黃梅墮井

死當為神或寢息繼日夢與神宴會一旦無疾暴亡殯後風雨晦冥忽失柩所在有民夜聞荆南山若數千人聲晨往視之而柩在焉亟抵縣白之吏民馳至柩已神藏止見石壇石冢而已於是改荆南山為君山至今俗呼為銅棺山以謂府君亡時天降銅棺如王喬為葉令天降玉棺類也

紀聞錄唐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為河南尹其日大風有女冠

乘風至玉真觀集于鍾樓人觀者如堵以聞於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眾袒而笞之而乘風者既不哀析亦無傷損顏色不變適之大駭方禮謁奏聞勅召入內殿訪其故乃蒲州紫雲觀女道士也辟穀久輕因

風遂飛至此後因大風復飛去不返

廣異記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如是數四遂墮井家人怪久不還往視見連翹立井

水上自後不食父母命出家為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雨錢又雨黃藥吞二粒覺神情倍於常日

魯聰致雷王向分影

續仙傳葉千韶字魯聰有道術嘗遇歲旱

人請祈禱師即焚香啓祝須臾降雨人有

請致雷者以足擦地便鳴從地底轆轤聲

一日於城市忽驅叱以振威人詰之曰我

見某處火災故救之耳驗之信然

列仙傳王向生而秀異日望終南山高峰

謂父母曰兒長大必居此山人甚需之既

冠不願仕以坐忘遺照為事遇神仙孟先

生授以道法能變化分形化影

謝雲一川王濤萬頃

集仙錄果州謝自然絕粒多言道家事詞

氣高異刺史韓侑至郡疑其妄延入州閑

之累月率長幼開篇出之膚體儼然侑即

使女自明師事之又於大方山置壇請道

士程太虛具三洞錄遷自然居於州郭正

元九年刺史李堅致任自然告云居城郭

非便願依泉石堅即築室於金泉山一日詣州與李堅別即於金泉山白日上昇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須臾五色雲遮亘一川

墨客揮犀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

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

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鍾鳴矣爲詩曰萬頃波

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斷時

秀川鐵扇觀福金餅

野人閑話祠部員外郎彭曉字秀川自號

真一子常謂人曰我錢鏐之後世有得道

者余雖披朱紫食祿利未嘗懈怠於修煉

去作一代之高人終不爲下鬼者矣宰金

堂縣則恒騎一白牛於昌利山往來似有

會真之所往往有白鶴飛鳴前後曉注陰

符經解參同契每篆符謂之鐵扇子有疾

者飢之輒愈

集仙錄黃觀福家貧每以栢葉爲香焚之食而不啗五穀既并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前井中極有異物往看之水果洶湧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像天尊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靜便以木像置路側號泣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懷念不已忽有綵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子三人下其庭中爲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天上無致憂念也又曰此今年疾疫死者甚多移家益州以避凶年即留金數餅昇天而去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二

卷三

十八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三

設三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沙苑編翅華陽養翮

高道傳益州城西有道觀非修習者莫之居徐佐卿嘗自稱青城道士一歲三四至

天寶中重陽日明皇獵于沙苑見雲間一

孤鶴翔飛上射中之帶箭而墜倏然矯翅

翥于東南是日佐卿携箭而來神采不怡

謂人曰吾行山中偶為此物所加已無恙

矣此箭非人間所有越明年箭主到此當

付之遂留於後壁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

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因幸道院見前

箭命取閱之即御箭爾上驚異詢之道士

以實對即知前歲沙苑中所射之鶴乃徐

佐卿也復覽其題則又知當日自沙苑一

翥而至于斯也今有飛仙傳佐卿帶箭

飛泊之所下有飛仙觀存焉

真誥姜叔茂為巴陵侯棄官入句曲山修

煉道成寄書與僚友云我昔學道於鬼谷

道成於少室養嗣於華陽待舉於逸城時

乘輿輪宴我句曲悟我永嘆代謝之速

馮長回黃世京守白

真誥馮長字延壽年十五通陰陽占候之

術感鄧真人授書能回黃轉赤而面生玉

澤道成今為西嶽真人

又陳世京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

存泥丸黑氣心中白氣臍中黃氣三氣俱

生如雲以覆其身因變成火火燒於身洞

徹內外如此旦旦行之服氣二十過畢乃

止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知黑守白萬

邪消却世京後得仙

裴雲盤旋戚霞煥赫

續仙傳裴元靜幼而恬淡及笄願入道父

母曰女生有歸遂逼之以適李言為妻夫

妻如賓幾月乃告於夫曰神人不許為君

妻請絕之獨居一室中夜嘗聞談笑之聲

夫疑而潛窺之光明滿室及旦與夫別去

而雲霞盤旋仙女奏樂而元靜上昇

戚氏號道遙好道誦經不輟及笄父母強

適劉尋為妻而道遙獨處一室絕粒靜坐

而人莫得而測一夕聞屋裂如雷聲但見衣裳在室仰視雲霞煥赫而逍遙上昇

正節野人含光清客

高道傳吳筠天師字正節天寶初至京師係道士籍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明皇聞名召與語甚悅上復問道對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此野人之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

道士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正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李含光真玉清之客也

隱柱羅遠入圖柳成

逸史道士羅公遠時明皇一日召見問隱形術對曰陛下以玉書金格簡於九清矣豈以社稷之重而輕徇小術耶上怒公辱罵之走入殿柱中數上過上愈怒劈柱追之既見入玉碣中又碎碣為十數塊皆有公遠之形上謝之乃如故上復強之不已

因教焉然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露衣帶或見影迹上怒遂斬之有中使輔仙玉自蜀還達公遠駕與語袖出一書及蜀當歸為寄仙玉具以奏上頗加悔恨天寶末果西蜀之幸當歸不誣矣

酉陽雜俎正元末有畫人竄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壹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眇圖謂曰今欲為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今其精采殊勝如何郭殊不信柳曰當入彼畫中治之乃騰身起入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眾摸索不獲久之忽語曰郭子信矣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抵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胥若方嘯竄采觀之不復認意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遂遁去

子虛學古挑俊明經

真境錄暨天經名齊物宇子虛學古通經傳時有浮屠梵跡問道釋所起之由師為分其同異曰道無前後者不可稱論也且老子即長生仙道屬太上左宮故老子生

滕公大鈴許君燈藥

左腋手舉於左故貴左法教服其黃黃者陽也得其道則存亡在已出入無間大劫有窮而吾道不泯太子即輪轉生死之道滅度之法屬太上右官故太子生右腋手舉於右故貴右法教服其緇緇者陰也命盡而有死其二法殊途同歸於太上非至人莫見其真也聽者嘆服

真誥桃俊字翁仲少為郡幹佐明經術晚為交趾太守遇東郭幼平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得道今在洞中

伯慈疾愈禮正身輕

物役心鈴無用日暮滕懷然而歸後再遣人致問已不復知所止矣

西山記許真君與吳君還豫章因歸道遠山日與弟子講論教戒鄉里人皆遷善遠罪仁孝興行嘗有以鐵燈藥詣山售者真君買之夜為燈照漆剝處細視之乃黃金也遽訪其人還之

真誥范伯慈有邪勞之疾頃卧經年費用家財而疾不除於是發心入道棄俗務靜坐修養五十日而疾愈於是入天目山服

食精思十九年感真仙降授丹藥服食白日昇天補為元一真人

衡山有學道者張禮正初遇西城王君授丹方服食自後目明身輕日行五百里東

華帝君遣迎白日乘雲上昇

漢武四多黃帝七昧

仙傳拾遺月支使者謂武帝曰服多規則貪恣口多言則犯難心多動則淫賊身多飭則奢侈未有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

也

黃帝內傳王母授帝七昧之術帝曰何謂
七昧王母曰目昧即不明耳昧即不聰口
昧即不爽鼻昧即不通手昧即不固足昧
即不正心昧即不真但心不亂即真矣目
不昧即明矣耳不昧即聰矣口不昧即爽
矣鼻不昧即通矣手不昧即固矣足不昧
即正矣是知七昧其要在一一之稍昧六
昧俱塞則一身不治近於死也

黃覺錢客仙鳳赴會

劉貢父詩話黃覺善詩嘗錢客都門外至
則客已遠不及旅舍中見一羽士在側因
取所携酒肴呼道士共飲食既罷道士舉
皿撫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道士
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
道士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又三小錢曰數
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許告曰歲旦以酒
磨服之可保一歲之疾覺如其言至七十
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曆日無多子屈指
來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仙傳拾遺劉仙鳳者九隴道士也因入白
鹿山見神人授隱秘之術堀口山有大雪
寺方衆會仙鳳與道流十餘人赴其會既
不爲之禮鳳與道流纔出忽聞齋處衆人
驚徹連聲不已云籬外籬中有虎三十餘
頭縱橫出入衆不暇食憂懼莫知所爲僧
知其術也命衆人與衆僧望仙鳳焚香致
禮悔謝虎乃息

元卿麟脂介象鱗脂

續仙傳謝元卿遇神仙設鳳冠果龍精稻
麟脂班鳩髓玄洲白柰空洞靈瓜扶桑丹
湛清河文藻又有瓊粘酒桂腦芸英又彈
八琅之璈叢霄之笙洞陰之磬奏元鈞之
歌回鸞轉鳳之舞

廣記介象字元則與吳王論膾何者最美

象曰海中鰓魚爲上請於殿前作方坎汲
水滿之象垂綸於坎中食頃得鰓魚作膾
章后折爪守一破塊

感應錄陳武帝章皇后母蘇氏嘗遇一道
士以一小龜遺之光彩五色曰三年有應

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王氏神仙傳王守一貞觀初自號終南山人王布衣賣藥於洛陽富人柳信生一子眉上一肉塊布衣壺中探藥一粒傳之須臾肉破有小蛇突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蛇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去

王倪飛步許鶴上昇

王氏神仙傳王倪即蓋缺師也得道於義農之間黃帝遇之以傳道要歷少昊顓帝世常遊人間行飛步之道堯舜之時猶見者後一日昇天

郡閣雅談許鶴真人唐末遊南嶽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烹鍊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聞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唯知日月東西生還為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号石是石蘊素深泥終不易鄧通鐵

死穀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真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子長德合圖南道成

真誥太上真人告長史云我見南陽樂子長偉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死登福堂煉神受氣名賓帝錄今補脩文郎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及若使有攝生之理兼行太上之訣以此求道無往不舉矣

高道傳陳搏字國南舉進士不第肆志山水間凡二十餘年夜於庭間見一金甲神人持劔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何謂歸成金人云歸成之地者蓋秋為萬寶之所歛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遂遷入華山居

淳風占日薛願諫星

國史異纂唐太史李淳風校新曆日太陽合朔當蝕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食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蝕臣請死

之及期帝使人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又嘗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市酒肆登樓而飲使者登樓宣勅曰今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曰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飲畢下樓已失胡僧所在

仙傳拾遺薛贖河東汾陰人後居渭州去俗為道士明於天文律曆太宗將封禪有夢見贖諫而止之每奏災祥與李淳風符契後無疾而卒有異香雲鶴天樂之異山下及觀中咸聞見之及葬空棺而已

子華太霄遠遊上清

真誥山陽呂子華陰君之弟子也服虹丹之液未讀內經來從太君授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館方臺為樂而不願造仙位許先生邁改名遠遊乃長史之兄也君清虛懷道幽棲野外遇異人授返行之法服

玉液朝腦精而面光華還顏返少晉承和中嘉道不返後樓大滌中峰丹成天降玉童白鹿下迎今南陵院乃其遺跡

公房紙瘡張蒼吮乳

神仙傳李八百蜀人也年八百歲因以為號或隱山林或出市里唐公房有至心而不遇明師李欲試之為作偏客公房不知是仙人八百驅使用意過於他客公房甚愛之後八百偽作病困欲死公房為迎醫合藥價數十萬不以為損愛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轉作惡瘡遍身臭不可近八百曰吾瘡若得君紙之當愈公房即為紙八百曰君紙復不能愈君婦紙之當愈公房乃使婦紙八百曰然三十斛美酒浴當即愈公房乃為具酒浴瘡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至心故相試爾子可教也以丹經一函授之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而白日昇天抱朴子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薄者耳而蒼為

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秘妙
何為不得長生乎

沙海石藥唐昌玉葉

拾遺記黃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劔旦遊
恒沙夕歸陰浦萬里一息恒沙有石藥一
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沙湧起
成波瀾也中有神龍魚鼈皆能飛翔仙人
寧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寧封生
遊沙海頌云青葉的皪千載舒百齡暫死
食飛魚

劇談錄長安唐昌觀有玉葉花車馬尋託
者相繼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衣
垂鬟容色婉婉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皆
引髻容彩端麗無比異香馥郁佇立良久
令小僕取花數枝曰曩有玉峰之期此可
以行矣舉轡須臾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
遊也

道士振衣將軍舉塵

括異志方道士失其名隱於滏陽之西山
磁州有護國靈應公祠每歲二三月天下

所獻奇禽異獸巧工妙伎珍肴異果無所
不有人多會於祠下遊覽宴聚以至夏初
社人罷去及期方道士無歲不來常以九
蒸黃精以遺交舊一歲忽不至皆謂徙居
他山或以為物故春城隍廟神座後有死
人塵埃厚且寸餘官吏將檢視忽振衣而
起乃方道士也復陪諸君酣飲月餘乃去
自是不復來

真誥保命君語揚真人曰許子能委形冥
化從張鎮南受夜解法云許子即許掾是
也系師為鎮南將軍尸解葬鄰東後四十
四年至魏時遇大風木棺開見尸如生舉
塵尾覆面而大笑

使者迎茅天王問許

茅山記三天使者乘紫雲轡于玉板披繡衣
齋命至大茅山迎大茅君君授命而赴赤
城之任今茅山有繡衣亭是當時受九錫
之處也

真誥仙人王子登位為小有天王東卿知
許長史之慈肅而子登問此人今何在東

卿曰是我鄉人也內明真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脩上道

插花飲酒擊竹和歌

郡閣雅談李夢符梁開平初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酒狂吟放逸四時常插花以釣竿掛一魚向市肆蹈漁父引賣其辭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辭有千餘首傳於江表略其一兩首云村寺鐘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碎錦翻又曰漁弟漁兄喜到來婆官賽却生江隈擲榆杓子木瘤杯爛煮鱸魚滿案堆鍾傳以其狂妄惑眾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不之罪遣之後不知所在

神仙傳擊竹子不知其姓氏在成都酒肆中手持一竹節相擊鏗然有聲歌以和之所歌辭旨皆合道意如此十餘年一日東市藥肆語黃氏子曰余知長者好道今欲以誠奉託可乎黃曰願聞其所須曰我乞

士也在七里亭橋下今病甚且死死之日幸火焚之然慎勿觸我心翌日至橋下見之擊竹子欣然感謝言訖而逝黃為置衣余具棺歛焚於郊外即聞異香馥郁鳥鳴至晚其心不化且如斗大黃氏子以日暮欲歸誤以杖觸其心忽炮聲如雷人馬驚駭見有人長尺餘自煙焰中即擊竹子也手擊其竹嘹然有聲杳杳入雲中而去厲畫一鷄董歎二鵝

高道傳道士厲歸真唐末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功德塑像乃明皇詔以夾紵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嚴護常有雀鵲糞點汗歸真遂於壁畫一鷄自此雀鵲無復栖止後有人見歸真於羅浮山登真晉逸史董養字仲通陳留浚儀人秦始初

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願謂謝鯤阮孚曰易稱

知機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德誠蛇劍陶侃龍梭

仙傳拾遺鄧德誠者撫州臨川人世崇於道每焚香常著佐國扶教入道於麻姑山親友聞其志或謂曰夫佐國之功非文武不可也吾子退為道士何以遂斯志邪笑曰此志非世人所知也忽一日自山中還私第中道逢巨蛇橫路掬水以哭之曰汝若龍也當隨水飛騰勿障行徑蛇忽化為劍持之以歸一旦有道士見之曰此神劍也乃教以所用之法明皇耽味至道博訪道術詔至京師暇日因謂德誠曰石堡之城頗為邊患德誠曰臣以草野之賤荷非次之恩敢不效用以安聖慮乃然七燈以象斗形焚香冥祝乃有一燈飛去執若流星石堡之城為灰燼矣

真誥云陶侃為西河侯侃嘗捕魚得一梭因掛著壁間有風雷梭成赤龍從屋而躍出事見劉欽異苑

玉源寶馬芙蓉素驪

青瑣劉丞相赴舉京師過獨木鎮有老吏贈詩曰今年且跨窮驪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又曰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

歐陽詩話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

云我今為仙主芙蓉城騎一素驪如飛後又降於舉子家留詩云驚聲不遯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移

煙蘿三友竹溪六逸

真誥鄭遨字雲叟舉進士不第唐末振衣遠去入少室山為道士有二青童一鶴一翠從之遊處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既而振得罪南遷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地千年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山與道士李道盛羅隱之三人為煙蘿友世目之為三高士

唐李白善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客任城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沉飲酣歌號竹溪

六逸

王探投簪韋節還紱

丹臺新錄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仲標穎秀幽樞潛密靈規洞洽絳精凝皓景聚霄衢誠凝玉陛所以瑤林翳蒼仙浪濤滄故能驤首拔藻延頸入素初因呂后攝政權任中常之職至文帝龍飛乃投簪鳳闕天子禮賢以道稱爲逸人神仙傳法師韋節後魏莊帝時爲陽夏守師道士趙通法師遂還簪紱於朝受三洞靈文神方秘訣後卜居華山之陽人因號爲華陽子

譚民燕堂杜沖寢室

翰林名談張澤民元豐中死而復生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有堂榜曰五相清燕之堂詢問吏可得入手吏曰此神仙所聚爾不可入問五相姓名曰呂夷簡李迪劉寵龐籍富弼也俄呵道自中出其乘馬者貌類劉慶侍郎呼澤民與語張曰公今去世爲仙乎劉曰吾今爲土地主比人間守令

功行未至何敢望仙被會督役令方畢工軒憲階砌皆明王也已命王元澤作記邵疎纂矣張曰富相當安何故先有此堂劉曰更三年至矣

丹臺新錄杜沖師文始先生經二十年感

展真人降於寢室授沖丹方謂沖曰地司舉子之功老君遣我授子仙經沖依奉修煉行之有驗能驅策虎豹役使鬼神爲通幽洞冥莫測其端矣

干吉療病法滿寢疾

江表傳吳孫策時有道士干吉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多事之策常會客郡樓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止之不能策即收之策母曰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不從俄見吉卒後葬之失尸所在

真境錄法師朱君緒字法滿居玉清觀即解紛異俗尚行全真閉戶閑庭下帷虛室器宇宏雅奉定發乎天光情性淵默雷聲淅乎江表爰以玉清本觀地迫誼煩天柱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三

古壇境遠閑靜乃拂衣不駐策杖收往數年之間諸業未就忽寢微疾一朝倏起命水澡浴具冠服焚香端坐語弟子曰吾於彭殤存亡齊之久矣然道妙寂寂感者通焉神理冥冥契者昭焉吾言之矣汝知之矣經法戒行爾其勉諸言訖奄然而逝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四

設四

正一道士陳葆先撰集

清虛小有寒華大茅

王氏神仙傳王褒字子登鹿巾披褐徧遊名山精感昊穹夜半忽聞林中人馬之聲簫鼓亂音須臾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三雲之輦手把虎符停駕而告言曰子玄錄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掌括寶籍為天王之任耳

茅山記孫寒華即吳帝之孫女於茅山修道道成沖虛而去因號其山為華姥山真誥曰寒華乃神仙杜契之弟子行元白法而得少容今在大茅之間時或出入有見之者

王錫甘露田生神膠

總仙秘錄真人王錫嘗因大疫入息山採藥散施活人無數忽遇一道士謂曰子有風骨而又積德多矣因授以飡風飲露之術一日天降甘露於所居之側竹木枝葉上真人得以飲之遂昇天

○
返周詩誠忠恕字朝

仙傳拾遺田先生隱於鄱亭作小學時饒守齊推有女嫁李生者數月而孕李生赴舉長安其婦將產忽爲鬼所害而卒李生下第歸饒於野中見其妻訴鬼所害之事曰可於鄱亭告田先生或可再生李如其言即往村學見先生哀祈之先生曰但屋舍已壞矣先生即從舍出乃呼地界而問曰刺史女因產爲鬼所殺屋舍已壞如何一吏曰只追李妻魂魄合爲一體以神膠塗之即生矣李妻乃活遂失先生所在。

○
脫空王老詐死馬郊

緇之所先見皆此類也
玉壺清話郭忠恕惟縱無檢多突忤於人
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
翰王嘗拜之郭便酒詠其姓玩之曰近貴
全爲賸攀龍即是龍耳雖然三箇耳其奈不
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
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郭大慚終以此
敗後坐謗時政擅質官物流登州中途卒
藁葬於官道之傍他日親友殮葬發土視
之若蟬蛻殆非區中之物也

神仙有王老者莫知年歲自言姓王不知
何許人或示死於此即生於彼屢於人間
蟬蛻時人謂之脫空王老

江淮異人錄司馬郊一名疑躡履而行一
日可千里性僇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
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宣城逆旅
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而更繫之既而互
相搏擊郊忽拊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
市皆聚觀乃召鄉里縛其主人將送於官

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也文侯布穀郭璞散豆

高道傳道士牛文侯性識穎拔學洞古今多誨人爲善每冬凜則布穀于地使禽虫有所食陰功密惠大以及於人小以及於物脩身積德久而愈篤

方術傳郭璞至廬江太守胡孟康家將趣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覘則滅其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存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王人從之璞陰令人買此婢復爲付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

王纂飛章張殖易奏

王氏神仙傳王纂嘗晉室擾攘之時憫斯民之苦每夜飛章以告上帝俄感太上自空而下告之曰子憫生民形于章奏吾得鑒聽于子遂命侍童取三五齋設授於纂

曰勉而行之真仙可冀

廣記張殖者彭州道江人遇道士姜真辨授以六丁駢役之術大層中西川節度使崔寔常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中見所奏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爲計知殖有術召而語之殖曰此奏可易不足憂耳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知覺進表之時封印如舊崔公深異之

師皇龍針崔煒蛇灸

列仙傳馬師皇即黃帝馬醫也識馬生死之診治之無不愈者忽見一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疾知我能治遂取針以針其脣其龍乃去後數年數數有龍見負師皇去

廣記崔煒於正元間遇一老嫗自稱鮑姑授艾少許云每遇疣贅不過一炷言訖不見煒莫之曉一夕忽墮於枯井中無計而

出旁見一白蛇蟠屈數丈煒視其脣亦有
疣偶因野燒延火飄入井中煒取火依鮑
姑之言以灸之其疣應手而墜煒知龍也
遂跨其背而蛇身光燭相照昇騰行至一
洞中見一青衣童子曰玉京子也已送崔
君來煒至問童子鮑姑何人曰鮑觀女萬
洪之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煒方駭之又
問玉京子何人曰安期生常跨斯龍朝玉
京號玉京子也

○賀乞鑑湖葛求句漏

高道傳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
夷初擢進士第累遷賓客校秘書監晚節
尤誕放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
爲道士還鄉里詔許宅爲千秋觀又乞官
湖爲放生池又詔賜鑑湖剡川一曲既行
帝賜詩寵行人比之爲二疎
神仙傳葛洪字稚川本姓諸葛遠祖征江
漢次丹陽之句容因止而嘆曰獨我在此
何諸之有遂去諸字葛姓之興始於此也
究覽典籍尤好神仙親友薦洪才器宜長

國史選爲散騎常侍洪固辭不受加以年
老欲合丹藥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
令遂將子姪俱行焉

公昉仙酒法先神燈

撫遺唐公昉興元府人興元有斗山觀自
平川內聳出一山四面壁立其上方如斗
底故以名之薛蘿杉栢景象奇妙昔公昉
飲李八百仙酒舉家拔宅上昇故後人題
云霞盆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公
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寥
廓拋塵夢八景雲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蒼
栢在露華烟靄鎖鸞廳今有故基存焉
丹臺新錄彭宗字法先嘗服業於杜沖真
人栖真味道精貫人神一日夜間行道有
神燈數枝浮空映席凝輝流耀人皆異之

君 易姓拱壽塗名

馬君內傳馬明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
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殆死忽道傍見一
女人年可十六七衣服奇麗姿容絕世行
步於其間明生知是神仙因叩頭已治女

人即與藥一粒大如小豆與服之於是即愈明生乃棄職易姓名隨神女還岱宗神女知其可教乃令安期生授金液丹方明生後服丹上昇

括異志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秦章公笑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拜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鬼谷犬履山陰鵝經

仙傳拾遺鬼谷晉平公時人隱居嵩陽鬼谷因以爲號先生姓王名詡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術智謀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臨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以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

所之

真誥注王逸少即王廙兄曠之子有風味善書後爲會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不復仕先與許先生周旋頗亦慕道又晉書羲之愛鵝時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爲我寫黃庭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僊松實永瑣茯苓

列仙傳僊松槐山採藥人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行走如飛年三百歲劉向爲之頌曰僊松餌松體逸辟方足躡鸞鳳走超騰

仙傳拾遺葛永瑣常居蜀之上清山志希度世巨松之下時有夜光因得茯苓其狀如人形鍊而食之能飛行變化丹成服之白日昇天因號上清山爲葛瑣山

天師鬼降真君牛闢

高道傳天師張道陵昔成都與鬼戰奪二十四獄俱爲福庭降二十八宿以通正氣時有鬼帥尚居青城山下爲人鬼貿易之

王授琵琶集獻苴菴

所謂之鬼市天師至則化為寶座以居之
兵固不能刃火亦不能焚於是鬼帥降焉
西山記許真人遜還豫章周覽城邑忽遇
一美少年自稱姓慎來謁禮貌勤厚詞語
辨捷欲少留之遽告去真君謂門人曰此
非人乃蜃精耳得非聞吾有除害之意來
見試耶若不誅之終為大患遂乘高迹其
所之乃往江潯化為黃牛戲龍沙上真人
遂剪紙化黑牛往闔之令弟子施岑持劍
至其所且戒之曰俟牛闔酣即以劍揮其
黃者施君如命一揮中其左股遂奔入城
西門外橫泉井中而黑牛復化為紙矣

秘閣閑談王保義為荆南高從誨行軍司

馬生女不食葷血五歲能誦黃庭經及長

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山女

仙數十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

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妙

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

即當相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奄然而

卒

高道傳道士軒轅集居羅浮山宣宗嘗召
入內時京師素無苴菴荔枝花上因語及
俄頃二花皆至枝葉芳茂如裁剪者

道源推步虛中章奏

本傳丘濬字道源能通陰陽太極數早歲
欲遊華陽洞天求為句容令任滿以詩寄
茅山道友云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此
與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
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慚茅許勸忘機明
朝又引輕帆去紫水年年空自肥濬嘗語
家人曰吾壽終九九一朝起與沐罷索
筆作春草詩一章詩畢端坐而逝是年八
十一及殮空然衆謂尸解池守光祿滕公
甫元發記其事葬於九華後數年有黃衣
急足持書抵于滁陽家人啓封黃衣忽
不知所在書中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
數謫為泰山主宰
獨異志唐正元中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
皆黜落甚惋憤乃詣茅山道士葉虛中求

奏章以問吉山虛中爲奏其章隨香烟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墜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歲瓊無疾暴終

可交酒斟文祥果喫

續仙傳王可交秀州華亭人以耕釣爲業一日鼓柁江行忽見一綵畫花舫中有道士七人呼可交姓名可交驚異有侍從懸角者引交上舫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實瑩徹一人曰好骨相今生於凡賤間已多破矣一人曰與酒喫待者瀉酒罇中酒再三斟不出一人曰與果其果青光如棗長二寸許肉脆而甘命一黃衣人送之睽目間忽坐於天台山瀑布寺前離家已半年矣

雲笈七籤殷文祥名道筌目號七七嘗預官僚公宴一日有酒倡優者侮之七七語主人曰以二果爲令可乎衆皆忻然乃以栗巡行嗅之皆聞異香惟佐酒笑之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刺不落但書穢

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主人祈謝之有頃石自鼻落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焉

元女華幄太真霓裳

拾遺記燕昭王時廣延國來獻二女一名旋波二名捉琰王好神仙之道故二女託形下降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琅瑯之膏二女皆善舞其所至之處香風欽起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拂之皆舞容冶妖麗綺靡驚翔王復以袖麾之舞者皆止王知其神異乃處以崇霞之臺及設麟文之席散荼森之香香出波弋國

逸史天寶初中秋夜羅公遠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取桂枝擲空爲大橋色如白金上行至月宮女仙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廣庭上問何曲曰霓裳羽衣也又天寶四載冊太真宮女真楊氏爲貴妃后服進見

之日秦寬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恨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太子服液長胡獻霜

丹臺新錄釋道微竺法蘭問葛仙翁曰道起無先無後不可稱論不審老子太子孰為先後公答曰微乎子之所問乃合正真道素無先無後無左無右存亡高下貴賤無形無像所以字之曰道不可稱言也太子生老子後前世有功德得服太上金液一升身若紫金光燦故號金仙氏爾真誥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辭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即服之陟方死葬蒼梧之野蓋龍奏靈阿鳳鼓雲池而猶尸解託死欲斷生死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

隱仙白石盧生黃輿

神仙傳白石先生不肯修昇仙之法但取

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彭祖問之答曰天上多至尊相奉苦於人間時呼為隱仙枕中記開元中道者呂公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邑少年盧生同止於邸主人方蒸黃糧共待其熟盧不覺長嘆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厄翁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僂首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曰臣年逾八十位歷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糧尚未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魯公尸解顏回坐忘

紀異錄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於長樂坡公醉踟躕前楹曰吾早遇道士陶八八受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太梁希烈命縊殺之瘞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

生徧身金色不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於羅浮山有二道士圍碁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遣童取紙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

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矣

丹臺新錄顏回爲明泉侍郎三天司直嘗謂仲尼曰回益矣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之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請從其後也見莊子

趙高懷雀陶淡養鹿

拾遺記秦王子嬰沉趙高於井七日不死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獄吏曰高初囚時懷中有一青圓大如雀卵方士云高先世受韓衆丹法冬卧堅冰夏卧爐上不覺寒熱高死一青雀從屍中飛入雲中九轉之驗也

晉隱逸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淡幼

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氣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書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坪山中終身不反莫知所終

王母瑤池老君玉局

列子周穆王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又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執白珪玄璧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白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脩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天師傳永壽元年老君降蜀都地神湧出一玉局座於是老君昇玉局坐授與天師南北二斗經訣今天師普濟衆生以救下民

梁妻更衣衣改服

漢隱逸傳梁鴻同縣孟氏有女狀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妻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後共入霸陵山中

真誥張淑子者亦少名發表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淑子不顧婦改服乃成室家也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周襲王時大夫仙人也授淑子以九雲水強梁棟柱法淑子脩得此道

子雲養神昭素寡欲

真境錄夏侯天師名子雲親植芝蘭於藥園自言古聖以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遣病可使人神靈可使人性明可使人病愈故常施藥於鄴市皆隨人淺深而過之

其藥園詩云綠葉紅英遍仙經自討論偶移崑下菊鋤斷白雲根師羽化一日有熊者窺園中見師鞭乘一獸似虎非虎不可識入東山去其疾如風矣

玉壺清話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價償其直李穆薦於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七顏如渥丹目若點漆鰥居絕欲四十年家無女侍賜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如寡欲此外無他上愛其語書屏凡中年八十九終

麻姑鳥小義皇蛇身

集仙錄云麻姑孝明帝時與神仙王遠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簫鼓人馬之聲姑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皆世所無姑小如鳥小蔡經見之心中默念言昔大痒時得此小以紀背當佳遠已知經心念使牽經鞭之

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

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行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者豕犬變爲人形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邪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治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成子五石葛起千斤

仙傳拾遺崔成子者脩五石雲腴之道於岷山洞室中服之十年解神而去藏形於洞中有遊者見其形骨不散而芳香逾甚細視藏有五物白如雞子因探取而歸忽自震懼已失五石所在明日却入洞中見成子踞坐室內奮髯而言曰道在積功累行德及含識地司所舉名簡帝君然後神丹可成真師可過子無毫分之善懷殘毒之行竊我雲腴神莊之藥而欲度世不亦

難乎此固神明所貴吾以慾物爲心不欲加罪恐山神不赦尔可速去自是尋獲惡疾歲餘成子夜降其家教以洗心悔過之訣所疾復愈

抱朴子葛起力舉千斤頭有五色之氣高丈餘一日乘龍上昇

自在掬水劉政興雲

野人閑話利州鄺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布短襦人與語縱答皆說天上事人多不曉會夜則於神廟中立睡盛夏凝嚴則莫

我知也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門外有市則商賈交易之所也人甚闐咽一夕火起亘天燒熱屋宇城內人皆登高望之見天自在吁歎獨語云北方之人縱意奢淫莫知善道爲惡既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掬塔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黑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天自在遂潛遁去

神仙傳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唾水興雲聚壤成山刺地

成淵

李鍊開客龜蒙散人

指元圖序李鍊自稱三仙門弟子天下都
閑客嘗作指元序云欲叩玄關須憑匠手
不過真仙難曉大道僕遊江南於南京應
天遇華陰施真人肩吾希聖者青巾紫履
皂帶寬衣光彩射人望之儼然可畏及其
談論指喻天機開陳大道古今不特見有
矣遂授僕修真元圖一十五式顯然明白
可謂真仙之秘本矣

本傳唐陸龜蒙少高放舉進士一不中居
松江甫里往從張博不喜與遊俗交雖造
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蓬席費束書茶竈
筆床釣具往來時號江湖散人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四

六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五

設五

正一道士陳葆先撰集

河公道尊元君仙最

神仙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
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上常讀老子經文
帝好老子之言遣人齎不解之義問之公
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駕乘而從
之乃下車稽首問其與義公曰常以百姓
心爲心也

雲笈七籤任生隱於嵩山讀書一夕見黃
衣人執手牒追去曰子命已盡約行數十
里惶節猶蓋迤邐不絕有女子乘羣輦侍
衛數十人黃衣者與生辟易隱於墻下女
子遙見問何人黃衣具以實對女子取牒
視之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
與三年生再拜謝之因問使者黃衣云此
三素元君仙之最貴也生果再拜後三年
乃卒

麟伯屋穿紫霄石碎

天師內傳張子祥字麟伯博通羣經仕歷

洛陽尉棄官與妻退隱龍虎山志在脩煉能吐腹中丹置掌上玩弄或投器中光芒穿屋復吞之年百有餘歲後卒葬之空棺而已

神仙傳五代時江南道士譚紫霄有道術能離星象禹步魁罡制鬼魅住廬山樓隱洞時鄰僧於溪澗初亭宇有爲頑石所礙雖致工百倍不能平之師往見曰斯固易矣以指捻訣以水嚙之命鎚之其石應手粉碎矣一旦平焉

月娥竊藥江妃解佩

神仙傳弄有不死之藥妻竊服之奔月爲姮娥

集仙錄江妃二女出遊江濱皆麗服華裝佩十兩明珠大如荊雞之卵鄭交甫見而與語求之解其佩與交甫交甫懷之去數十步俱無見焉又韓詩內傳云昔鄭交甫將之南楚適彼漢高臺下乃遇二女佩二珠大如雞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乎二女解佩與之交甫既行二女忽不見佩亦

失之

武夷設席祝融召會

武夷山記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會鄉人於幔亭峯上男女千餘人東西各設地席施紅雲之茵紫霞之褥奏賓雲左仙之曲酒行令歌師彭今昭唱人間會別之曲詞曰天上人間會合幾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忽綠雲四合鄉人與仙人相別乃下山回顧峯頂無復一物矣

一物矣

高道傳薛季昌居衡山研真窮妙明皇嘗召入禁掖問以道德而談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峯今夕天真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空而去

宿聖白犬萬祐青緒

高道傳杜光庭字賓聖一日忽謂門人曰昨夢朝上帝以吾爲岷峨主司今青城已創真宮恐不久於世矣光庭嘗畜一白犬目之曰吠雲令以胡麻油塗足繒布裹之

曰吾聞油塗犬足可日行萬里及真宮成遂披法服升堂集門弟子囑別而化異香滿室吠雲亦號叫而斃

廣記萬祐脩道於黔南無人之境每三二十年出城都市藥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餌皆秘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勘其過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郡之年時彼請出但見烏兔交馳花開木落不記其甲子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字曰莫教牽動青豬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驚獸不欲兩頭黃色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乙亥是爲青豬爲焚焚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爲驚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驚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

桓閭執爨柳浩掌厨

神仙傳宋桓閭字清遠事陶隱居於茅山

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寂默若無所爲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居忻然而接爲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唯得執爨閭焉詰其所致則曰常脩默朝之道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閭服天衣駕白鶴昇天

仙傳拾遺柳浩者家世奉道焚修精恪年八十餘身嘗無疾鄉里疑道力之所及也忽一旦謂其家曰吾昨奉天符太上有勅使我於九仙寶室洞掌仙官厨餽百年來日當行至期無疾而終異香盈庭數日始絕

柳融粉龜張果紙驢

神仙傳南極子柳融取粉塗盃呪之成龜煮取其肉食之呪其殼復爲酒盃又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雞子中黃皆有少許粉又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皆醉

高道傳張果常乘一白驢日行數百里休

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
喫之復成鹽矣

魯逢修舍奚山造車

仙傳拾遺魯逢者善於木工往來齊岱之
間壽張令別業舍壞二十餘間使吏召匠
以修之吏執逢駭行逢邀吏就肆飲酒去
莊三十餘里日暮而逢已醉卧令頗剛躁
吏甚為憂洎明日又召酒飲吏促之使行
逢曰本為脩莊舍舍已正矣何見促之甚
吏不能解其意良久村童自莊所至云昨
夜似有風雨舍已修整矣吏以事白令召
而謝之唯唯而已

又奚樂山不知何許人大和中長安大雪
月餘負販小民求食無路樂山因冒雪往
車之家謂之曰我善作車輻可立致百所
計功三百文其家使為之燃燈運斤日昃
而作未逾三鼓百所成矣凌晨錢三十千
歸以極飢貧者雪霽告發不知所之

列子御風可雲卧雪

南華真經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

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
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
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續仙傳杜子昇字可雲自言杜陵人莫測
其年壽飲酒三斗不醉能沙書冬卧雪中
三兩日人以為僵死或撥看之徐起抖擻
雪而行如醉睡醒唐杜孺休為蘇州刺史
忽聞可雲在城市乃延入州拜呼道翁賓
僚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道翁
相善別來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
後入抗越間去

夸父追日太白捉月

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名曰夸父又列
子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崑崙
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渭河渭河不足將走
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
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撫遺子美後說李太白宿江上於時高秋
澄流若萬頃寒玉太白見水月即日吾入
水捉月矣尋不得尸說者云水解此神仙

之事也

雲漿元道石髓王烈

高道傳葉法善字元道括蒼人世爲道士母留氏晝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歲溺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朝太上故少留耳

王氏神仙傳王烈字長休中散大夫嵇叔夜甚欽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北有聲如雷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即與叔夜往視之則斷山已復如故按仙經云神仙五百年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

沈彬三舉董威百結

郡閭雅談沈彬字子文好神仙少孫西遊以三舉爲約初一舉作夢仙語云玉殿大開從容入金桃爛熟没人偷鳳鸞寶扇頻翻翅龍懼金鞭迴轉頭第二舉憶仙謠白

榆風颭九秋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翮愁雲迷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却憶上清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爲首云曾應太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疎不隨世祖重携劔却爲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消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主司覽彬詩是年特放象及第彬後南遊湖外亦有道者也

逸士傳董威在洛陽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爲衣號爲百結

脩通行者衣澁士流

雲友道士聶師道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王筍山時人多見之師道乃至王筍寓清虛觀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聶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爾宿業甚靜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亦當度

世我謝修通

又袁相公滋未達時因暇日登復州青溪
有一人儒服與語甚狎袁公曰此境山泉
奇異當有靈仙之所都府儒生曰有道士
五六人間或一來亦不知所居處彼惡人
知然得美酒庶或一見也公後得美酒而
往歷數宿道流果來儒生爲列席致酒儒
生乃引袁公出拜道士相顧失色乃怒儒
曰此人誠志既是士流良久遂意解因目
袁生曰此人似西華坐禪僧去來已四十
七年矣問袁公之歲適四十七矣撫掌曰
公福祿已至公後果拜相焉

左慈眇目許畫偏頭

三洞神仙記魏左慈能變化後入東吳吳
有徐墜者居丹徒慈過之墜門下有宿客
誑云徐公不在慈知客狂已便即去客見
牛在楊木杪行適上木則不知所在下木
即得牛在木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二
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也客大懼即報徐
公說有一眇目老翁吾欺之言公不在及

去車牛如此徐曰此左慈也汝曹那得欺
之諸客分布遂慈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
去還見車牛如故

括異志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貧
人弊衣憔悴來求傳神許笑曰君容壯若
此而求傳寫何也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
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
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
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士曰君傳吾
象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曰
此靈泉朱真人也求者輒餽許食畫直每
象輒取二千夢道士曰汝福有限不可妄
取安得忽吾言將促其壽也因批其頰既
寤頭遂偏乃號許偏頭

子推黃雀君達青牛

神仙傳介子推晉人也隱而無名趙成子
與之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重耳異之與
出居外十餘年勞而不辭及還介山有伯
子者常來呼推曰可去矣推乃從伯子遊
後文公遣人以玉帛徵禮之而不去

高道傳封術字君達常駕一青牛因號青牛道士人有病不問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魏武帝問養生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寫秋冬閉藏則幾於道矣

上林獻棗河陰市榴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前殿極呼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大林也朔來來來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疋

高道傳道士張元化不知家修何道鄉人一旦皆夢元化來別云且暫遠遊是夕果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既葬之後塚上有一窠可容臂識者云此蟬蛻矣未幾有客目河陰來貨石榴於汝墳中途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託

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諾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略無異焉携琴負壺浮家泛宅

高道傳道士李真隱華山岐州之西王祐者家巨萬計常設館以待四方嘉肴旨酒無不備具真携琴負壺謁祐遂延于館真曰我聞人之好樂皆有以師縱橫者必有游說之志讀韜略者必有戰敵之心吾携一張琴一壺樂豈無旨哉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使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少疾苦常安平且我之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藥非止自保也保人也君雖能以有餘濟於人固與不義而誅剝以富者則異矣比古之豪貴待士則未也要在賢不肖有別則君之身名可保無累矣真乃命酒自酌達曉遂辭去祐潛伺之見真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唐史屬辭張志和字子同顏真卿為湖州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五

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弊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蒼雲間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禮以敬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志和水戲夏統耦耕

續仙傳張志和會稽山陰人也時顏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酌嘯詠其蓆往來後有雲鶴隨其上真卿親賓寮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

晉隱逸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招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拾螺蚌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平議出處遇湯代當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

李平可活隱瑤再生

宣室志上黨程逸人有符術唐劉悟為澤

潞節使臨洛縣民蕭季平家甚富一日暴卒逸人嘗受季平厚惠聞其死馳傳視之語其子曰爾父未嘗死蓋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乃朱書一符向空擲之食頃果甦曰初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約行五十餘里適遇一丈夫朱衣杖策怒目從空而至謂季平曰程斬邪召可疾去於是綠衣者懼而走朱衣人牽其袂偕來遂醒其家驚異因問逸人斬邪謂誰曰吾學於師氏歸依龍虎斬邪錄因解其所佩錄囊示之後遊閩越不知所在

仙傳拾遺周隱瑤洞庭道士也居焦山學太陰煉形之道死於崖窟謂其弟子曰檢視其尸勿令他犯六年後再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視之則臭穢虫壤唯五歲不變依閉護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之髮鬚而黑鹿而直若獸鬚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狀貌益壯煬帝召至東都懇乞歸山尋亦遂其意

有吾三住墨狄五行

西山會真記施肩吾字希聖嘗作三住銘云太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凡在萬形之中其所保者莫先於元氣元氣若住則形住形住則神住此三者既住則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也大理昭然玄居者不信之矣

神仙傳墨子名狄仕宋為大夫年八十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忽見一人乃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教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爾於是授以素書未央圓方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後得地仙隱以避戰國

邢公丹竈周貫藥鑑

談選九嶷山中絕頂人迹所不及舊傳有仙隱於其上近有本郡監兵子曹雄因獵山間遂深入至峯頂見結茆三兩間中一

人隱几而坐雄再拜問之答曰吾邢仙翁也自唐僖宗時隱此因延雄訪以世間事雄視其所居唯一書閣及丹竈凡案有所著詩雄求錄其詩得十數篇今錄出一篇云虛皇天詔下仙家不久星潢借客棧壁上風雲三尺劒床前龍虎一鑪砂行乘海嶼千年鶴坐折壺宮四序花爲愛陰符問元義更隨綠仗入烟霞雄後追復舊遊歲月方到環視居室雖存而仙已去矣

冷齋夜話周貫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鴈子治平間嘗往來西山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秀韻欲携以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煮藥鑄作偈示之頑鈍天教合作鑄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記年後有人見於京師州橋附書與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時果造李生時以事出乃以白土大

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足鐺彈指空剝剝李果墮焉折一足

童子錦帷尚父綉幃

西山記孝武寧康二年八月一日許真君晨起忽有雲物自天而下仙降於真君之庭乃宣上帝詔賜學仙童子許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是月十五日中午忽聞音樂來自天際青童綵仗龍車羽蓋來迎許君與家屬四十二口及雞犬皆乘雲上昇頃之有錦帷自空飛下復有雞栖墜於宅東南

神仙感遇傳郭子儀初從軍沙塞間因入軍催軍食至銀州十數里日暮忽風沙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傍空屋中藉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車繡幃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降子儀拜祝云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後子儀立功貴盛拜太尉中

書尚父年九十而薨

王賈玉符天寵金鑰

廣記葵州參軍王賈舉孝廉擢第授葵州參軍時杜暹為葵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懽與暹同部領使洛陽過錢唐江登羅刹山觀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匱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壞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開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石匱高丈餘鑰之賈手開其鑰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入匱中又有金匱可高三尺金鑰之賈曰玉符在中非有緣不能見也因引手復出則已至岸矣仍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仕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

開中雜記崇寧間南康軍進士彭天寵者初未嘗學道忽自言天人降其家且得天書一日沐浴語人曰我昇天矣閉戶不出有頃失所在後四十二日忽渡江歸且曰

我初去時泛一金船載雲中如在綿上迺遷昇天見一道士曰子在晉時為彭澤令有功及民故係仙籍因指白氣示之曰此父母思汝之愁氣盡歸爾九十年當復來及遺金銀鑰匙各一使復泛舟下至蔡州以金鑰賣之得錢歸至江將渡錢盡又賣銀鑰匙得錢買舟至其家錢盡父母驚喜他日令娶婦亦無他異

洛下痴羊山中病鶴

鷄距集洛下有洞穴有人悞墮其中見宮殿人物非凡處又有大羊羊鬣有珠人取食之不知所以問張華華曰此乃地仙九館也大羊乃痴龍也

雲笈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聞有人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已為仙厄運所鍾為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得三世人血敷合方能愈也李公解衣即欲刺血鶴曰世上人少公且非純人乃授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

陽所遇頗衆悉非全人或犬氣驢馬首偶於橋上見一老翁騎驢以曉照之乃人也李公拜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宣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其傷處裂帛裹鶴謝曰公即爲明時宰相後當輕舉相見非逸慎勿墮志李公拜之鶴冲天而去

景翼邪正與明苦樂

道學傳孟景翼字輔明軻之後也性至孝齊竟陵王盛洪釋典廣集群僧學景翼對辦二教邪正景翼隨事剖析辭理無滯雖蘭生拒羸來公折隄蔑以加焉

仙傳拾遺陳興明遊名山遇神人告之曰世人修道多不能勤久故罕觀其成功汝之積功亦可佳也如無退志何慮不列于玉籍然前苦後樂苦即有窮樂即無極夫林谷幽棲禽獸爲伍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剝世辭榮離親捨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方策空駕虛坐生雲翼可謂樂矣得不勉於修礪乎興明拜曰永佩聖言畢

志於道不敢怠慢修之十八年晉大始元年三月一日於衡岳昇天

歸真馴兔顏閔飯牛

橫山觀記國朝大中中有宋歸真者棄官服道結廬山側茹芝絕粒三十餘年晨昏誦誦輒有白蛇白兔馴伏如聽太守趨需目其廬曰廣寒室嘗留詩以贈焉

南華經魯君問顏閔得道之人也使以幣先焉顏閔守陋閔苴布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閔自對使者曰此顏閔之家與顏閔對曰此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茂實乘虎太白跨虬

廣記王龜甫陽張茂實之僕也一日辭去謂茂實曰感君恩遇深欲奉報家甚近其中景趣可觀能一遊乎茂實曰可然不欲家人知潛一遊可乎龜甫曰甚易乃截竹枝其上書符曰君杖此入室稱疾潛置於衾中抽身即出乃相與南行數里餘有黃

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茂實驚欲回負曰無苦但前行負即乘麟茂實乘虎上仙掌越壑凌山殊不覺峻嶮至一山下物象仙媚樓臺松石非世所有紫衣吏數百人迎於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執樂拜引宴於中堂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間事因教以至道贈金百鎰令送之到家家人方環泣云卒已七日矣以心間尚煖未驗也茂實遂棄官遊名山不知所終

異人錄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東去

高士善卷仙官馬周

高士傳善卷舜時高士舜欲以天下遜之卷曰冬衣皮毛夏爲葛絺春耕足以肆力秋歛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列仙傳馬周少時多困於酒一日出城遇一老人揖坐林間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何爲沉困於酒自擬困餓五神已散旦夕將死何不省悟復曰汝本華山素靈宮仙官今召汝入宮周同行果見其宮室姓字存焉遂啓戶而入見爐火鼎器備具忽見五人立於前曰向先生酒酣而我奔散今請閉目復入神室明日謁天崗崗曰子有所遇位至丞相宜自勉之周果歷台輔數年真仙下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太一

徵召無復留也遂解化

伯元冥視梁謔夢遊

真誥霍山有學道者鄭伯元同王元甫授神人吞日丹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能冥視夜書道成太帝遣羽車同元甫白日上昇

高道傳道士梁謔字考成一日相者見之曰此子目流白先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果樂仙道咸熙初事鄭法師於樓觀常夢與仙人遊或登山或飲石髓由是自有

所悟欽奉者多謫厭之乃深入崑谷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旦忽謂門人曰有朋待吾於南峯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繞不見其形唯聞鼓吹音隱隱于空時太興元年戊寅歲也

山甫吉凶守信禍福

神仙傳伯山甫雍州人也居華山常服食黃精二百餘歲每至人家則知人先世善惡有如臨見吉凶言之皆效

東齋筆錄秦州徐二翁名守信日持一帚

以掃堂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翁拜而問之翁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善守呂意謂善守富貴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職知單州即單守之應也二翁崇觀間春遇優厚賜號冲和先生建仙源萬壽宮以居焉

陳絢市鮓樓真咬肉

江南野錄陳絢善天文長於雅誦嘗吟曰

一鼎雌雄文武火十年寒暑鹿麋皮寄語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蓑衣又乾坤見了文章嬾龍虎成時印綬踈晚絕縉紳之望以修養爲事隱居西山種藥開寶中嘗與一鍊師昇藥入城鬻之獲貲則求鮓就鑪對飲傍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事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酒飲歸去空當拍手歌疑其爲夫婦也或云得仙矣

本朝蒙求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鄆啖腐肉數斤後召至闕下真宗賜之以詩

爾朱浮石鮑焦抱木

五代史補爾朱先生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粒曰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一石必投諸水後峽山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問其姓曰石氏問地所屬曰涪州先生豁然悟遂服藥即時輕舉

隱逸傳鮑焦不知何許人不食五穀不衣

絲麻居深山食木實衣木皮人或問之木實木皮亦天所生何異五穀絲麻哉焦遂更不食抱枯木枝而死

嚴東一瓢道微百斛

高道傳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齊建元中

詣晉陵依道士李景游東目晦若愚或與之談論則所造精微每齋一瓢隨行在晉陵五六年一日將別援筆注度人經辭不傳翰窮日而終復入溧陽山中不知所之賢已集孔道微守志業不仕父祐至行通神明隱於四明山嘗見谷中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採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有鹿中箭投祐祐為之養瘡愈然後去仙君橘井神女竹壇

柳江集蘇仙君一日太上有召將補真官

臨別告其母曰明年此郡當有疾疫可取庭前井水一盃橘葉一枝以救人疾苦必有奇驗亦少資甘旨言畢出門衆仙擁衛幢節羽儀森列左右冉冉昇天而去明年果大疫母以井水橘葉救之無不立愈至

今橘井存焉

集仙錄雲華夫人名瑤姬西王母女也能飛騰變化禹過之疑其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矣其有稟氣成

數六

十二

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雲華夫人乃金母之女也其後禹遂禮之乃得理水疏決之道策鬼召神之書神女乃化為石今巫山有神女石即其所化也又有神壇壇側有竹垂之若篲或飛物著壇上者竹則因風而掃之終歲常瑩潔焉

劉商囊藥樂天鑪丹

神仙傳劉商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已於是託病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藥携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賜別千載更何求乃別去商開囊視之紙裏一葫蘆得藥九粒如麻子依訣服之頓

覺神爽不飢後往義興愛景溪之景乃入湖漁隱於山中人多見之曰我劉郎中也有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仇池筆記樂天作廬山草堂燒丹而鑪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張碩羽帔原憲華冠

列仙傳張碩洞庭人遇女仙杜蘭香降其室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留玉簡以為登真之信命王女齋羽帔絳履玄冠以授於碩且曰此上仙之服非洞天所有也碩乃白日飛昇

南華真經原憲居魯桑樞而甕牖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屣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態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遊藏却粒仲都禦寒

高道傳孫遊藏字顯達常茹芝却粒又專服穀仙丸顏采精爽老而愈少

王氏神仙傳王仲都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冬月單衣乘駟馬車從帝於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然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國以十鑪火口不稱熱身亦不汗後亦仙去

孫博成火譚峭入水

神仙傳孫博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晚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數里中亦能使身成火行見中使從者數百人皆不燒病者指之皆愈後合神丹得仙

續仙傳譚峭字升叔博文強記遊歷名山

辟穀養氣以酒為樂後入南嶽煉丹得成入水不濡入火不灼變化隱形

定辭淵腸鮑助拍齒

高道傳塗定辭每到中春人服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裸露使水自七竅入謂

之溺腸一日平坐而化家人環哭却活曰
坐去難為葬具言訖卧化數夕顏色如生
及就殯棺甚輕識者以為尸解

真誥鮑助不知學道法術年四十得面風
氣口目不正兩齒上下正相切拍有聲晝
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遇寒過大
水墮長壽河中死北帝中間比遣煞鬼及
日遊神地殃使取之而終不敢近鬼官問
其故天煞答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
常叩齒鳴天鼓以警身中諸神神不得散

鬼氣不敢入是以無緣取得若助不行水
渡河亦可出千歲壽不啻也當是遇大寒
步行冰上口噤不能叩齒是故鬼因溺著
河中患風病而齒自動叩者猶能辟死却
煞鬼泥道士真叩齒鳴天鼓集神耶

靈膠續弦神芝活死

仙傳拾遺漢武帝巡北海祠恒山王母遣
使獻靈膠四兩帝以付外庫不知靈膠之
妙也一日射虎於華林苑而弩弦斷使者
請以膠一分口濡其膠以續弩弦續訖乃

使武士數人牽之終日不脫帝驚異為膠
出鳳麟洲蓋鳳喙麟角合煎之名曰集弦
膠

廣異記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處人時始皇
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啣草覆死人
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帝即遣使齋
此草以問鬼谷先生先生曰此是東海祖
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葉
似菰一株可活千人帝乃遣徐福及童男
童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採芝

草後不返

徐登婦人丘曾男子

晉史徐登閩人也本是婦人化為丈夫有
道術能禁人令坐而不起禁水不流虎狼
伏地與趙丙為方外友同行其道道成登

仙

靈寶本行經云北室有精進賢者王福度
有女名阿丘曾年十六在客室香湯自洗
見金光曲照疑有不常遂出淨室登高望
見道真神仙精光輝耀丘曾乃作禮稱名

蔡經狗竇宋卿雞窠

今睹天尊願轉身爲男子俄頃之間已見其身形化爲男子元始天尊即命南極尊神爲丘曾之師授其真文給金童玉女道語丘曾曰汝得師南極豈不高乎功滿德備自當令汝位及至真超身三界迅足九霞朝宴太上也

王氏神仙傳總真王君名遠字方平遊括蒼山過道民蔡經家君知其骨相合道往而度之謂經曰汝應得度世以補仙官但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唯可尸解此法須更如過狗竇中耳言訖而去經忽身熱如火欲得水灌之舉家撻水如沃焦狀三日之中消瘦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因失其尸視被中之身頭足俱全如蟬蛻耳

洞微志李守中爲承旨奉使南方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選舉年八十一邀守中詣其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

祖也相傳數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多少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梁須微視李元飡和

抱朴子道士梁須不知何許人聞梓潼赤者却老還少令人夜間微視見鬼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壯年至一百四十行及走馬後隱青雲山

仙傳拾遺李子元居隸上山石室中習讀丹經專精念道忽有神仙乘羊而降授其食氣飡和之訣修之數年白日昇天今所居山即第十化也下有綿冰山中石上多有神羊之跡在焉

荀環駕鶴阮瓊碎壘

遂異記荀環遊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而來乃駕鶴之客也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野人閑話趙尊師善飛符救人百姓阮瓊家有女爲精怪所惑父母召人醫療必先知其姓名瓊乃請師垂教師曰不消吾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瓊得

符貼於門上其夜一更聞有巨物似中擊之聲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遂巡即死其符遂不見瓊遂碎鼉之首棄於溝壑女亦尋愈

俠士舞劍廉貞持戈

北夢瑣言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秀才同寓藥宮冬之夜霰雪方甚一二道友圍爐有肥羜美醞之美丁曰致之何難遂關戶奮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厨中物由是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迨曉莫知所往道士後以銀榼納於本邑也逸史裴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廉貞將軍宜祭以清酒當為助裴自此不懈及為相事繁乃遺忘後有女巫云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大無情却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謝之公沐浴祭奠真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向北而公驚悚自此復遵奉也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六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七

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田宣塊石羊情片竹

神仙傳田宣隱居鶴鳴山遇一白衣神人將一塊石與之曰吞此可以不飢宣食之自此得道入山不出

續仙傳羊情權進士第除台州樂安令棄官入山遇一絳衣人自稱靈英引入洞中得靈芝服食曰爾有仙分復引見茅君君曰惜有仙骨未得飛昇宜地上修煉遂引出情自後絕食身輕抖擻骨節如片竹叩板之聲飲酒三升日行三百里

剛稱天門謝號鬼谷

王氏神仙傳王剛自稱天門子明補養之法著經云陽生於寅純木之精陰生於申純金之精以木投金無往不傷陰人用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留心玄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也彼前朱雀我後玄武不死之道也天門子行此道壽一百八十歲顏如童子今升入玄洲為真

人

又王訓學道於老君入石梁山採藥服食
顏如童子後遷鬼谷山自號鬼谷子時蘇
秦張儀問學於先生訓曰聞道易修道難
二子就學三年辭去君曰足下勤勞四馬
功名赫然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
枝波浪激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
山之栢乎華陰之桂乎葉干青雲而無斧
鋸之患玄狐赤豹隱其下文鳥丹鳳棲其
嶺此所居者然也悲夫二子輕喬松之永
壽而貴一旦之浮華可惜哉

南昌免官元瑜逃祿

真誥却南昌公先為北帝南朱陽天門靈
關侯後又轉為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
事免官今始當復職也

晉隱逸傳郭鴉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隱
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
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
備禮召之公明至山鴉指期鴻以示之曰
此鳥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

人鴉嘆曰吾逃根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
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召

山史書符道人畫簇

傳奇高昇蟬舟昭潭夜窺潭上三大美藻
有三美女倨其上相謂曰昭潭無底橘洲
浮信不虛語各謂言所好一曰習釋次曰
習道次曰習儒又曰各算明日得食何物
曰各從所好平旦果有一僧渡至中流而
溺又有道士一儒生溺死不逾時而溺三
子俄有舟載一史云是祁陽山史昱遂述
其事史怒曰焉敢如此取丹筆書符命弟
子捧入潭底若履平地睹大石穴有三白
楮卧石上見符至化三白衣女曰啓天師
容三日撤去史怒曰明日須離此不然使
六丁仗劍斬之明日黑雲風雨有三大魚
泐流而去

搜神記許惔吳人好黃白術一日遇一道
人將一畫扇簇挂於壁上有藥爐童子
在上道人呼童子而童子跪於爐前畫扇頻
動爐火光炎少頃藥成道人曰黃白之術

役天地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求之遂告
慙曰五十年後當於茅山相尋遂不知所
在

吳剛斫月蔡誕鋤芝

酉陽雜俎舊傳月中有桂高百丈其下有
斫之創痕即合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
或言月中桂即地影也空處即水影也本
無物此理差近

抱朴子蔡誕好道棄家入山不堪其苦而
還欺其家人曰吾爲地仙位卑爲老君牧
龍因羣仙博戲輸一五色斑龍緣此被謫

崑崙山芸鋤芝草

君平卜筮望之巫醫

仙傳拾遺嚴遵字君平蜀郡成都人也留
情黃老博覽羣書常以卜筮爲業與人子

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悌與人臣言依
于忠遵之善屬文依老子莊生之旨著書
十餘萬言名曰指歸後舉家昇天宅舍亭
臺亦隨飛去

高士傳漢安丘望之字仲都長陵人少治

老子恬靜不求進時號安丘丈人成帝聞
名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
接與木實仇公松脂

列仙傳接與楚人也好養生食草木之實
遊峨嵋山世世人見之歷數百年劉向爲
之頌曰接與樂道養性潛輝見諷仲尼諭
以鳳衰納元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靈岳長
嘯峨嵋

又仇生不知何許人當湯時爲木匠已三
百年矣而色更壯人皆知其壽也咸共師
之只見常食松脂而已

喻參養鶴靈瑣乘龜

述異記喻參養母至孝有仙鶴中箭參收
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雌雄雙至夜嘶明
月珠爲謝

高道傳俞靈瑣居衡山十餘年遇神人授
以回風之術行之坐見天下事如視諸掌
自晦不爲異以驚俗而人莫知之常養一
大龜謂之元龜廣四五尺見者懼之師一
日乘此龜入九嶷山不出採樵者時或見

之

從善借馬朱冲還犢

高道傳劉從善字順天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於建隆觀至和三年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奏章令執政代拜伏章訖執政問曰章達否曰章已達時仁宗仙仗已行數刻忽復精神明爽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速令設位供養翌日聖體遂康諭左右曰朕昨夜至天門有葛將軍者

云皇帝未合來急借馬遣回遂寤

晉逸史朱冲字巨容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冲冲不受每聞詔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

梁管之流

董道畫床王造作獄

仙傳拾遺董仙道乞酒踏歌周遊天下大中年多在河中府市肆之人或董生醉宿其門傍者即賈市頓售人皆欽異仙道或

徉狂自歌藕絲織得萬重羅仙道用心多或遇大雪以杖畫爲床即寢於雪中人或問其寒否答曰深山松柏木不畏雪漫漫發言成章率多此類

王氏神仙傳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頗能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物在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也乃斬之或燔燒病者即愈

王果厭塵元鑒絕俗

王氏神仙傳王果楚之賢人也厭穢風塵臊羶名利隱遁山林靜退諸行一旦乘雲而去

真境錄唐威儀白先生名元鑒不詳其字

西川成都人明皇幸蜀之年別制得度住上皇觀志在絕俗逍遙退舉隨風冷然綿歷星紀相川陸所宜得前賢高蹈之躅至餘抗天柱觀止焉元和間遁化

子明瓦金李脫石玉

天師傳張憲字子明天師十六代孫也襲真人之法歲以三元傳度諸階祕籙有道術點瓦爲金或投於水中而火起或化爲瓦後解化而空中聞仙樂之聲

野人閑話漢州昌利山李真人諱脫自西周之初於此山中煉水玉及九華丹三往三反八百餘年人謂之李八百丹成塗石成玉變砂爲珠至今因雨往往拾得五色真珠者後漢建武中餌藥騎龍上昇煉丹之處依然存在其石壁藥氣所逼盡成金玉之色光彩異常有一方長尺餘似人脚跡後於是處起佛寺僧徒誕言是迦葉之迹年代深遠人皆傳之其實李脫具人煉水玉之處也

元化叱鬼仙翁鞭巫

高道傳道士張元化不知何許人一日有客召入酒肆元化辭以不飲與之茹葷又辭以佩法籙客稍怒元化熟視之知其非人也謂曰暫請歸願子少待即取劍而誘

出郊叱使坐而戮之即鬼也朱髮藍面如五六歲小兒推乃其首以示人且曰此鬼輒欺吾故戮之以去民害

丹臺新錄仙翁葛元行過武康主人主人病劇令女巫下神神令公飲酒公不飲輒言語不遜公曰何敢爾即叱五伯捉曳出鞭脊不見人如有引之去至中庭已見抱木解衣但聞鞭聲舉身流血主人疾亦愈祖龍駟石玉女投壺

述異記始皇作石橋海上欲觀日出有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流血今石橋色猶赤又真境錄臨安洞霄宮路側石崖之上按記云秦始皇駟山嶽擬塞東海常役鬼兵來移此山山勢欲動忽有仙人來叱鬼直以身靠定使不前去至今崖上有肩帔簪冠印成深迹焉

列仙傳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千二百鳥設有不入者天爲雷噓也

穆王八駿鄰令雙鳧本傳周穆王好神仙之道駕八駿之馬造

于崑崙之山食王木之實謁西王母而得昇天之訣後托身解化示民有終

王氏神仙傳王喬漢明帝時為鄴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臨至必有雙

鳬從東南飛來於是侯鳬至舉網得之乃一對鳥也蓋四年時所賜尚書履也

太虛受印道全佩符
仙傳拾遺程太虛者果州西充人潛心高靜居南岷山絕粒坐忘一夕迅風拔木雷

電大雨庭前坎培之地水猶沸涌以杖攪之得碧玉印兩紐用之頗驗每歲遠近祈求或受符籙者詣其門以印印籙則受者

愈加豐盛所得財利拯貧救乏無不稱嘆又尹道全者於衡山修洞真還神徹視之

道兼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真降焉謂之曰夫白日昇騰者當有其才而後

成其道者漢武帝劉徹感降天真授五岳真形靈飛十二事纔得尸解之道而不得

形骨俱飛汝受其一而有冲舉之望斯乃

勤苦所資亦宿分所稟矣因問靈飛十二事曰靈飛昔金母所授欲使武帝安五岳福萬民而卒不究無為之至化黷武窮兵殺傷流血自敗其福故不得如軒皇夏禹乘虬駕龍解形隱景斯為失矣

周撫亭長丁度館主

真誥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郝鑒一門有二亭長輒有四脩門郎一天門凡八脩門郎

括異志慶曆中有朝士冒晨起居至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

而行若前導俄見丁觀文度擁徒按轡繼之而去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侍之衆

多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洎宅眷將遊何處對曰非也諸女仙迎芙蓉館

主耳時丁已在告頃之聞丁卒

南極老人西河少女

真誥注七聖元紀中赤君下教變述作沙門與六弟子俱顯名姓者也又云在元氣

為元君在元宮為元帥在南辰為南極老

人在太虛爲太虛真人在南岳爲赤松子此乃天帝四真人之師太一之友

女仙傳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學道精思服食二百餘年容貌益少見其外甥年少多病與之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見潘氏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宮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答曰此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慙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妾怒之故杖之爾使者問女及兒各年幾許女子答曰妾年二百三十歲矣

姚坦銀花印疏石乳

丹臺新錄姚坦字元泰晉襄公嘗屈膝北面稱師飡風味道彌歷年載一日弟子出見天雨銀花繽紛委地良久方消其日太素元君遣仙人下迎受書爲玄洲真人莊白水宮

列仙傳印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

太室中室中卧石床枕焉

夏統風至劉慶雲舉

晉逸史夏統字仲御會稽人時上已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闐車服燭路統坐舟中不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徐應之曰會稽夏仲御也充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和之可乎統曰先公朝會萬國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誅遂作慕歌於是以足扣船引聲曄曄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叱吒則雷電冥集長嘯則沙塵煙起諸公相顧曰若不遊洛安得見是人統歸會稽後不知所終

吳天師玄綱論云或問古有神仙今胡爲而不見荅曰清濁殊流真凡異境安可得而見也又曰今歲千載而暫歸混元至今而屢降何謂不復見乎又問今仙者爲誰手荅曰自唐已來可略而言之劉慶雲舉於蜀土韋俊龍騰于嵩陽道合蟬蛻于太一洞元骨飛于異方

皇化却老齊一反真

抱朴子皇化號靈子得還元却老之術其經云此術可以辟兵營衛家門保子宜孫人見則喜不見則思仰神明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愈少

高道傳道士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時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八錄齋俾綜其事太平興國中太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潔士以居之而契真與選召對禁中復稱旨已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優學者刊正而師復與焉一日因就寢彷彿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淨穢往彼執事遲明召門人諭之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泊然返真

孟生魂魄王老精神

真誥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經一過乃瞑使人鬼鬼自制練但行此道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為合萬過也得三過四過乃佳北岳蔣夫人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

王氏神仙傳王老者不知何許人與封君

達為友訪道名山遇神人告之曰子精神動天太上遣我來授子度世之訣然仙道不遠近取諸身無思慮不吐不納真一充於內而長生飛昇矣思慮營營勞汝之形太上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訖昇天

將符救友奉先會親

仙傳拾遺穆將符好道不慕聲利與長安東肆姚生友善時往其家則飲酒話道彌日累夕忽姚生暴卒舉家蒼惶使人奔訪將符際夜方至家號告之笑曰可救也遂解衣與姚同衾而卧戒令勿得驚呼待喚即應撤燭而寢中夜燭之姚已起坐矣曰適為黃衣使者追去頃聞傳呼云太一有勅使追回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遁去不知所適

又黃奉先濠陽人嘗入葛瓊山遇道士教以變化之術同縣富人宋氏以女妻之宋親屬甚廣為奉先宴饌者逾月而未周一旦諸親戲謂奉先曰不知黃郎會親之席

何如爾奉先遽荅曰明日聊備酒饌望諸親皆至於是隣親賓客八十餘人來日詣其家奉先素未預備其日忽見庭宇嚴潔筵饌精豐陳設圖繪皆非西蜀所有無非珍異觀者駭目音樂徐張衆賓醉飲有欲逃席者出門見柱上二蛇賓客驚懼皆不敢出已而既爲衆人所知不安栖止後移家入東川太華山

微子合氣道真乘雲

真誥微子乃張慶之女也微子在易遷宮

中常服霧氣自云霧氣是山澤水火之精華金石之盈氣久服能散形影入空與雲氣合體也

王氏神仙傳王道真漢時人得道居鬼谷山東古栢臺常有白雲出於臺中遠望如百尺樓道真常乘此雲遊戲山頂暮歸臺中白雲亦歛入此臺內即荊州北清溪鬼谷山也或謂此爲陽臺非也

尹失恃怙吳闕甘旨

高道傳道士尹通字靈鑒傳通經史常嗟

幻化非固每仰天而嘆父母未之信迫以婚宦乃跪伏曰竊聞張真昇天鎮南嗣美茅君得道太守投誠況高祖太極真人之遺德可無隆紹願從所志父母許之遂飄然而去及恃怙已失孝履既盡其希真守二之心與日俱往魏太武聞名尤欽奉焉古今詩話吳仁璧遊羅浮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子氣法可住此吾授子長生之道仁璧辭以老母闕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未晚是年中第入浙謁錢武肅殊禮之辟入幕不就以詩謝之其略云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令撰羅城記不從武肅悉沉之於江吳人惜之建隆初竄昱等就羅浮設醮醮畢遊諸崑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薜蘿據門而坐昱問其由云是羅浮先生宅再問叟爲誰云吳先生也名仁璧言訖戶闔了無所見

王廓酒醇允升橘美

王氏神仙傳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登岸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者皆無所聞忽路側有洞穴遂入穴行數步窺穴中有酒味極醇美掬而飲之醕然似醉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者昇仙廓所遇即此酒也異人錄陳允升入龍虎山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計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少選獲乃百枚至。

鄧郁觀鳥商丘牧豕

本傳鄧郁隱居衡山斷穀三十餘年夜誦太洞經上感南嶽魏夫人降告之曰君有仙分特來相訪一日忽見三青鳥如鶴鼓舞飛鳴移時方去郁觀之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朝會至矣遂解化。

神仙傳商丘子胥好牧豕常吹鐵笛年七十無妻子顏色不老邑人奇異之有道術人或問其要只曰食菖蒲飲水自然不飢。

如此年三百餘歲矣

服閭黃瓜展公白李

神仙傳服閭者不知何許人常止莒徃來海邊諸祠中忽有三仙人於祠中博戲賭瓜。雇間擔黃白瓜數十顆教令瞋目及覺乃在方丈山蓬萊之南。

真誥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茅山伏龍地植李彌滿其地展公今為九宮內右司保其常向人說昔住華陽下食白李味甚美憶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七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八

設八

陸生掘爨屈氏埋錢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廣記廬山人者有道術一日過復州界維舟於陸秀才莊門或語廬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之以決休咎廬曰君今年不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甕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默然謝之及廬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其妻曰廬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深數尺果遇板微之有巨甕散錢滿焉陸喜甚妻亦裾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廬生言將驗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廬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與利輕重自度也持舟去之不顧陸馳歸而瘞焉

真誥云良常山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

賢安紫捺伯兒紅蓮

本傳南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季冬夜半太極真人降夫人之室設酒肴陳元雲紫捺仙傳拾遺張伯兒西晉時修道於蜀石斛山精思感神仙忽降謂之曰此山有長生夜光之芝得食一枚白日冲天其芝生於水側夜視如紅蓮者是也苦求數年得而食之能飛行徹視後乘赤虎而去莫知其所

歸舜鸚鵡文祥杜鵑

幽怪錄柳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至君山登岸行數里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曰柳十二遭風得臻異境所謂因病致妍耳忽有二道士曰君舡風便何不急回棹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忽飛達舟所續仙傳商文祥自號七七周寶鎮浙西遇之甚厚寶謂曰鶴林寺杜鵑花天下稱奇嘗聞汝醉歌云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子能開此花赴重九乎商曰諾乃前一日往鶴林寺宿中夜有女子來語曰妾為上

蒼所命下司此花此花亦非久歸閭苑矣
今爲道者開之至重九日其花果爛熳後
遭兵火信歸閭苑矣

筠卿三笛太真一絃

廣異記呂筠卿月夜泊君山飲酒吹笛忽

一漁舟來相並有老人持一笛大如合拱
示呂曰此天樂也不可吹次出一笛如世
所用曰此洞府仙樂也又一小者如筆管
曰此人間笛也遂吹其小者一兩聲波濤
洶涌又三五聲舟楫掀舞呂大恐老人止

笛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篇坐碧
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抱朴子太真乃西王母之女也與東嶽夫
人往來於岱山重嶺深隱人所不到去地
千餘丈中有玉几金寶之物每彈一絃之
琴則百鳥翔集鼓舞而至

崔君破鐮零子俊匱

宣室志捷爲郡東十餘里深嶺中有一觀
有顏道士居之有石函三尺緘鎖甚固相
傳尹真人上昇時以石品付門弟子戒約

綠華絕整少元端麗

慎不得啓之必有大禍有崔守者至郡聞
之命破其鐮開函視之但有符籙而已崔
忽暴卒三日而悟曰吾爲冥官所攝何爲
開真人石函今上帝令削吾壽祿又奪五
任官今獨有二年在矣崔果得二年乃卒
丹臺新錄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
遇司馬季主季主將入常山中積七年石
室中東北角有石牖季主出行則語之曰
慎勿開之如此數數非一零子忽發視之
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零子悲思
季主還乃遣歸後復取之使守一銅匱季
主出則叮嚀勿發零子復發之如前見其
家季主遣之遂不得道

真誥華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
仙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
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權家贈
詩一篇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
枚訪問此人曰是九嶷山得道女羅郁也
此女已九百歲矣

廣記崔少元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絳綃衣駕虬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元既生而異香襲人紺髮覆目耳瑯及順端麗殊絕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耳

丘公鶴跡方平蟬蛻

神仙傳浮丘公昔接王喬遊王屋山歇鶴於路王屋山有憩鶴臺臺上鶴跡存焉有浮丘公隱處今南峯號為南嶺是也

列仙傳道士王遠知字方平舉賢良方正

累遷中散明天文隱居山林至漢帝累召不出令郡守辟詣京師而方平閉口不言謂弟子曰吾數將盡明日當行及期解化無尸如蟬蛻耳

荊京練精錢鏗閉氣

修真秘訣云道人荊京年一百七十八甚丁壯朝朝服玉泉琢齒玉泉者口中津液也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滿口吞之琢齒二十七過名曰練精

神仙傳錢鏗即彭祖也有道引術每有疾

則閉氣以攻所患其氣雲行體中下達指末尋即體和膏云上士別牀中土異被下士服藥服藥百累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為彭祖經行於世

肱望何諷接子素晁

原化記唐末書生何諷嘗買得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斷絕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常言於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過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白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肱望夜以規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盡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歎伏

廣異記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東晁冠承

嘉其舡過風飄去數千里遙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耀回地就泊見精舍無人房中唯有胡接子二十餘枚及蜀錦黃金器物甚多賊既不見人乃競取物忽有一婦人從金城中出謂曰汝非素晁黨

耶何得至此此器預爾何事輒然取之回視狻子汝謂此爲狗乎非也是龍耳宜速還之賊等各送物歸還因問此是何處曰此是鑑湖慈心仙人修道處也

陶侃鶴弔道合蝗消

賢已集陶侃居母憂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靈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高道傳道士劉道合遇神人告之曰聞子好道志節不屈以盟威攝多符與之道合授而吞之自是道法所施無不驗高宗將封泰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霽得寵賜輶散貧乏洛陽苦飛蝗道合以符示官吏俾散帖境內則蝗立消滅

岐暉返室慧虛渡橋

高道傳道士岐暉事蘇法師得三洞法斗之術師行之歷年之久湛然自得嘗以仙經云欲爲仙客入太白於是擇門人志道者俱往既至而返則室中嘗有神仙談笑

廣記慧虛即天台國清寺之僧也時與同

侶遊行至一石橋慧虛渡過往上石壁見一老人問曰世傳過橋見羅漢不知羅漢何在老人曰此處乃神仙之福地天帝之下府金庭不死之鄉桐栢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萬人上真三百太上一年三降此宮較定天下學道之人功行非羅漢所居也僧曰神仙可學否老人曰積功累行白日昇天遂引數步老人不見忽在國清寺前慧虛自後易道家服好丹藥修鍊終南山遇老人得丹服乃獲昇舉人云老人乃張果老耳

聶遇彭蔡謝會梅蕭

高道傳聶師道居南嶽一真觀一日入山尋蔡真人行抵暮見一樵者問之子何往聞蔡真人隱此願一禮謁樵曰今暮矣不可到前有人家可宿師前行見一草舍有一農者問子何往曰尋蔡真人農者曰前所見樵者乃蔡真人也師嘆曰遇仙聖而不識命耶農者留宿遂就寢日高主人未興師乃潛行逢一老人邀坐石上問何往

具前以對老人曰夜宿農舍即真人之子也老人曰子道氣甚濃但仙骨未就折草與食舉目而老人不見歸以告道衆衆曰子一入山逢三仙老人者必彭真人也既見蔡真人父子又見彭真人豈非修真之至者

續仙傳謝修通詣衡山感神人告之曰廬陵玉笥山乃司命之別府宜往彼修鍊修通從之一日深入溪源忽遇一大館舍見一青童出問子非謝修通乎蕭梅二真人待子久矣即引見二真人修通再拜曰塵世蟻食慕生道枯骨重生獲期元會真人乃賜松葉并嘉禾五穗與食修通後得道尸解

天活無恙常縱有疾

高道傳陶天活者南安人居海濱海水忽溢家人悉驚走避難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能得舉家皆泣之洎水落而歸其子在桑之交枝無恙因名之曰天活及長慧悟而真氣內足自唐憲穆恭文四宗朝充內

供奉道士時公卿大夫無不欽尚後歸海濱不復出談苑常縱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縱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縱曰是矣張口曰吾古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古存以柔齒亡以剛縱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

章僕金硯謝仙鐵筆

廣記吳郡蔣生隱居四明好鍊丹藥積年不成一日於貧子中雇得一僕名章全素所談神丹之事蔣叱之曰汝傭人無妄言章就出一瓢子取藥一粒謂蔣曰此丹藥能化土爲金借先生之石硯以傳之可乎蔣未之信是夕章忽卒未殮已不見尸唯衣帶存焉而石硯已化紫金矣

撫遺何仙姑居永州零陵邑滕子京謫守岳陽一夕大雷雨既霽華容西峯石壁上有三字存焉曰謝仙大字跡怪異公命模字詢之皆莫有知者或曰零陵何仙姑必

知之乃遣使往問之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鐵筆書字其人長三尺公遣人往西峯驗之果然

張寬對星善勝吞日

六帖漢武時有女子浴於渭水中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曰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蜀人張寬為侍中寬對曰天星主祭祀也齋戒不潔則女人星現

真武經昔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而生真武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惟務修行輔助王帝指斷天下妖魔救護群品日夜於王宮中發此誓願父王不能禁制遂捨家辭父母入武當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白日登天

屈原見斥賈誼被默

拾遺記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蓠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栢實以和桂骨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洞精靈降於湘浦楚人為立祠至漢未猶在其山中有

靈洞採藥之人入之迫然天清霞輝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殿異常眾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殊別飲以瓊漿贈以丹醴之訣遂絕飢渴泊歸里邑各非故鄉鄉尋得元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

真誥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為治馬駟事不當被黜守泰山泰山君近請為司馬已被可

少君石像太真金釵

拾遺記漢武帝詔李少君謂曰朕思李夫人可得見乎君曰可遂見不可同於帷幄閣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羽毛寒威則石溫暑威則石冷刻之為像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真人至矣帝後得石即命工圖刻作夫人形像刻成乃置於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仙傳拾遺楊幽通本名什伍幼遇道士教以考召之術明皇幸蜀馬嵬之後屬念妃子不已乃召什伍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

雖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而求之上即命什伍遍加求訪然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山南宮西廡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張太真即貴妃也什伍往見之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即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頗重謫於人間此後一紀自當相見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寄以爲信聖上見此自當省憶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潛然良久

元子奉戒李偉長齋

真誥元子少好道遵奉戒法至心苦行日中菜食鍊形守精不接外物州府辟聘一無降就或遊山林屏棄風塵志願憑子晉於緹岑侶陵陽於步元故改名爲元子自字爲延期矣

登真隱訣云李偉昔長齋三年竭誠單思乃能服日月光芒之氣於是神光映身也

曾子納屨何娘織鞋

南華真經云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

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蹠而歌商頌其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廣記廣州何二娘者以織鞋爲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修仙術忽謂曰住此闕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亦往來蕭寺山北循州去南海四百里有楊梅木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開元中勅令遣使召至途中使者悅其色而未言忽云使者有此心不可留矣言訖湧身而去不知所之

閻卒抱石江吏遇槐

見開錄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微名曰石照其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有守閻老卒每晨起必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人自洞中出吟笑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

出明視石乃金也

傳記有江史者善吹笛能作龍吟後適閩鄉至盤豆館道傍大槐下醉寢夜見一人數丈曰荆山館中一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與語及明至荆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達師木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荆山求鮑仙姑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師曰子有琴高之相矣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可致洞中龍持水丹來吞之便為水仙叟後三年岳陽寺樓吹笛果有龍化為人持丹而來餌之遂變童顏入水不濡

古忘官情韓謹臣節

神仙傳古元之因飲酒而卒三日再生云遊和神國異花珍菓四時不凋田疇盡長大瓠瓠中實皆五穀甘香珍美非中國稻粱之比四時之氣常熙熙和淑如二三月國人日攜遊覽之歌詠陶然暮夜而散元之既蘇踈放人事都忘官情遊行山水自號知和子後不知所終

神仙感遇傳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有適客李順者泊舟於京口夜思燈斷忽飄至一山下上岸尋求行五六里見宮闕華麗有烏巾岸憤者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無辭勞也因問此何處也四八答曰此東海廣桑山是魯公宣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強自恃夫子恐其撥刑綱致書以諭之順得書即還舟中逡巡則達舊所既而投所得之書公發書視之古文九字了不可識乃拘繫順以為妖妄有一客龐眉古服言善識古文公出書示之客曰此孔子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即勿妄動公異之韓自是拱默克保終始異二起風葛三避雪

幽怪錄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畋游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兇獸豕狐兔駢匝長人曰余元冥使者奉北帝命臘日蕭使君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

善謀群獸從行薪者隨塊之茆堂中有黃冠一人老癯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異二起風則蕭使者不復獵矣薪者回未明風雪彌日蕭使君不出

廣記崔希真善攻畫好修養一日大雪中見一老人蓑衣避雪門下崔邀之家與老人同入至幃幄前老人顧望條忽不見覓之無蹤遂歸幃中有畫松木一株仙人藥笈在下崔未之曉請問李含光先生先生曰此葛仙公第三子之所畫也意謂得道者壽若松栢之謂也

抱一嘯傲盧鴻磬折

武仙童碑云抱一嘯傲昇平輕欺富貴扶疎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詞多不錄又詩一首云聖主搜羅物外人總求金闕見虛真餘余不願彰名姓別得田元道可親仙童昔持此書與茅山朱自英先生先生得書而使者忽不見疑即仙童自至也仙童姓武名抱一人呼爲武仙童北夢瑣言

明皇召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可不足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見帝異之

潘老看饌玉仙麴蘖

原化記唐崧山少林寺元和間嘗因風雨後有一老人策杖叩門求宿寺人以閉門訖指寺外空屋令宿亦無床蓆入更後僧人見寺外燈火怪而問之見其屋內設茵幕華盛陳列者饌老人飲噉自若及曉老人睡起漱盥訖取床蓆帳幕內葫蘆中空屋如故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游太原後時有見之者

青瑣太原府助教張世寧暴疾將終吟曰翠羽旌幢仙子宅紫雲樓閣玉皇家人間風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其妹曰我籍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因會瑤池考視塵中地仙功行簿聞人間麴蘖香徘徊不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啓其事爲我有人間酒分宜謫償之寓迹

浮生今還本籍因歌曰休休休偷得休時
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

仙宗赤鯉公遠白魚

高道傳傳仙宗隱資陽山明皇召見時利
州江舡多溺津人告苦師投符於江翌日
果有二鯉魚死於灘上肚上有丹書字云
赤鯉赤鯉生於河水不避仙官宜得其死
刺史奏聞詔立生祠於江側又羅公遠在
唐時已數百歲作老乍少人莫識之時太
守醮屬吏于郡之園亭士庶競至忽一白
衣來有一小童叱之曰汝擅離本處白衣
人去吏執小童以白太守問名荅曰羅公
遠適見龍王為公逐之刺吏末之信曰可
見本形否曰不難遂穿一穴以水引之一
白魚隨流而躍青煙如線頃之黑氣橫天
雷電而雨化白龍飛去

赤須隨髮紫霞生鬚

神仙傳赤須子者豐人云秦穆公時主魚
吏也食松實天門冬齒落復生髮墮更出
後去上吳山七十餘年莫知所之

酉陽雜俎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霞
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
攝將軍巡南嶽遂以金鎖甲令騎道從十
餘人馬蹀向南去須臾至嶽神拜迎馬前
夢中如有處分嶽中峯壑溪谷無不歷也
恍惚而返鷄鳴驚覺自是生鬚數十莖

鮑靚兄弟積薪婦姑

真誥司命君曰女真鮑靚其七世祖李湛
張慮本在渭橋為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
生故令福建於靚使人易世變煉更生合
為兄弟根胄雖異德蔭者同故當生氏族
今在洞天中仙矣

廣異記翰林基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蜀
宿深溪之家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曉闔戶
積薪夜聞如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
圍碁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婦
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曰東五南十二
置子矣婦又曰起西九南十置子矣姑曰
夜及四更其下止三十六姑曰子已北矣
吾止勝五枰耳達明請問於姥姥顧婦曰

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甚略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行去數步回顧已失向室廬矣

周寶改葬騎生結廬

稽神錄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槨將腐發之有女子面如生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曰此當是常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即命改葬之具車舉聲樂以送寶與僚屬登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輶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列仙傳騎龍馬年少時於地中得一龍子狀如守宮騎生結廬以養之及龍大壞廬而去不知所在至五十年許忽見龍鳴騎龍而至曰今年五百里有水災人以爲妖及期果大水死者萬計

三洞群仙錄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九

設九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德休魚饗子騫脯祭

續仙傳曹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就求德休符藥不必惠以財帛但以江魚爲膾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吾則疾自痊鄉人欽之如神一日告人曰我捨此入天寶洞去然來年牛疫頗甚我留姓名與汝傳道牛疫之時以膾饗書其字帖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內帖其字者免灾不帖者皆斃

武夷山記玄靈老君華真仙師遣弟子名屬仁乘雲駕鶴游歷此山人多呼爲控鶴仙人昔魏王名子騫與張湛孫綽等同在此山修道會天亢旱魏王置酒脯祭仙人祈雨感控鶴仙人乘雲跨白馬從空中而下遂霽雨澤張湛等既獲見即獻詩一絕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真酒龍潭波上雨霏霽仙人得詩甚喜

蘇林吐納先賢服餌

神仙傳蘇林遇消子告之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當去三尸殺滅穀蟲不去三尸而服食者穀雖斷而蟲不死者徒絕五穀勤勞吐納而蟲生求不死不可得也遂授之以三元真一之道乃曰非有仙籙者不得授此書秘密非人勿傳

仙傳拾遺楊先賢歷訪名山周遊洞府從葛永瑱得道因其化跡處築室居之逾年忽一夜見光明如晝羣仙降焉問所修之道先賢稽首曰糞壤之質見歲月易遷常恐春謝志期度世耳羣仙憫之遂賜丹華服餌白日上昇

通微清爽李根奇異

續仙傳道士鄒通微不知何許人神氣清爽多遊名山人多識之或時不見莫知能測及丹成服食即於酒樓上飛昇去抱朴子李根許昌人能變化隱形入火水中人皆奇異之有女弟子竊根素書以觀得根記其學道之年日計已七百年矣或

云根兩目方瞳按仙經云年八百歲者童子乃方根常與弟子云我雖未得與天地齊亦不為下土之士矣

弱翁黃犢自然丹哥

西清詩話鍾弱翁傳帥平涼有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乃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既去郡人見方士擔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甕乃二口豈呂洞賓耶

秘閣閑談池州鳳凰山道士趙自然夢陰真君與栢葉一枝食之因而不食神氣異常為詩曰嘗欲棲山島閑眠玉洞寒丹哥時引舞來去路雲鸞或問何名丹哥曰鶴也

允當慙虎君平牧鵝

道學傳歷陽謝允當見餓虎閉在檻穿允當慙虎之窮開而出之虎伏地良久乃去幽閑鼓吹鵝羊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

名東華山亦謂之石寶山上有仙壇丹竈
湘中別記云昔郡人成君平年十五兄使
牧鵝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此山兄後尋至
山中見君平因問牧鵝羊何在指白石曰
此是也遂駢起隨兄去旬日却還山下復
化為石今猶存焉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
煉丹尚留空竈鎮屏顧雲中雞犬仙應遠
山下鵝羊石髓頑湘渚幾因滄海變遼城
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昇
上九關

金訪蓬子針寄田婆

神仙傳唐王處士者洛陽尉王琚之姪四
郎也琚赴調入京過天津橋四郎布衣草
履形貌山野琚初不之識四郎曰叔今赴
選姪少物奉獻即出金五兩色如雞冠可
訪金市張蓬子計之當領錢二百千某比
居王屋小有洞今將家往峨嵋山琚訪之
則已行矣金市果有蓬子出金示之驚喜
此道者王四郎所化金也且無定價因如
其數酬之

傳奇許栖巖入蜀登危機忽與馬俱墜于
崖穴中因遇太一元君君曰子所乘馬乃
吾洞中之龍也以作怒傷稼謫在人間貧
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子歸放之謂曲勿
復駕也有一玉女曰龍子回日號縣田婆
針與寄少許來速跨馬如飛食頃已達號
縣之莊詢訪田婆市針百枚繫于馬鬣放
之謂頃果化為龍去田婆者蓋亦仙人也
夏侯美睡禮和善歌

仙傳拾遺夏侯隱者大中末遊茅山天台

間常持布囊竹杖而已或露宿於壇中林
下人覘之但見雲氣縈鬱不見其身每登
山渡水而閉目美睡同行者聞其鼻軒之
聲而步不蹉跌足無蹶礙至所止即覺時
號為睡仙

真誥傳禮和常服五星氣而得道禮和善
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

欽真力勤合靈睡嬾

女仙傳唐楊欽真本田家女也適王渭為
妻夫貧力田楊氏婦職甚謹夫族目之為

勤力新婦一日忽沐浴著新衣逝去是夜鄰人皆聞有天樂異香自西北來次日夜復聞音樂之聲異香酷烈縣令李邯聞之率眾來看則婦宛在床矣邯問去來之由荅曰向仙仗來迎至華山雲臺峯峯上有四女真先在彼與語甚洽曰同生濁世共是凡身一旦儵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于斯宜各賦詩以道其意於是更相唱和欽真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煙霞欽真後復仙去

郡閣雅談吳合靈為道士居南岳俗呼為吳孫好睡經旬不食嘗言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勤即不閑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為上昇忙一時提向瀛洲貴

劉道同舟公垂共簡

名賢詩話晉公舊有園在京師保康門外園內有仙游洞景最瀟灑道士劉道作仙

遊亭詩贈公云屢上仙遊亭上醉仙游洞裏杳無人他時鶴駕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洎南遷遁往見公於崖公方思其詩乃知道異人也與之同泛舟海上而飲公曰今日之謫子之詩意也

續元怪錄故淮海節度李紳嘗見一老父曰年少識我否曰我唐若山也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對曰子合名紳字公垂在仙籍矣今夕羅浮羣仙有會能隨我一遊乎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橫曳之覺長闊數尺宛若舟船父與紳俱登其中戒令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逡巡俄抵一山樓殿參差簫管寥亮端雅士十餘人來迎曰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籍何路得來曰子能留此乎紳曰身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曰子既念歸雖仙錄有名而俗緣尚重然美名崇宦亦皆得矣宜勉之乃遣歸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歷任將相之重

盧娘綠眉阮籍青眼

杜陽編唐末貞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十四眉綠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惠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綃上綉靈寶經八卷字如粟粒而點畫分明又善作飛雲蓋以絲一絢分爲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其中有十洲三島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順宗歎其工謂之神人度爲道士歸南岳仍號逍遙

晉阮籍字嗣宗爲步兵校尉不拘禮節能爲青白眼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不應籍因是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崑谷乃登之嘯也

昭武銀鼎士良玉版

洞微志封昭武者餘杭酒徒也因乘船舶爲暴風漂至島上俄聞異香遠望有道士坐於西岸昭武急趨作禮道士坐石下有一銀鼎鼎面浮一大珠道士曰汝何來武對以窮困欲投新羅道士曰視君之面無

外夷祿可却乘舟吾與好風送還明州昭武祈之曰生平爲酒所泥飲食微斟支體瘦瘠道士笑曰但飲此湯遂於鼎中以銀瓢取半瓢與飲之真甘露液也又告以理生之計曰但販馬當自給因問先生姓曰我陰真人也逡巡風起道士催登小舟又飄一夕日出已在明州矣

唐逸史元和初萬年縣所由馬士良犯事王爽爲京尹嚴酷必殺之士良亡命太白山至於炭谷湫岸截於大柳木下纔曉有五色雲自空降仙女在中水濱有金槌王版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旋開開畢仙女取擘三四食之却乘雲而去士良見槌板尚在扣之少頃復出士良食七八枚頓覺身輕

郭憲喫酒斑孟漱墨

賢已集郭憲武德七年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舍酒三喫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果然三洞珠囊斑孟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

又能坐虛空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去初時沒足至胷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能含墨署口中舒紙著前嚼墨漱之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服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冶山去

道榮虎坑龍威鳥跡

威應錄北齊由吾道榮少爲道士因遇南嶽仙人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悉解嘗至遼陽有虎去馬止十餘步人皆驚走道榮徐以杖劃地成大坑虎遽去矣

仙傳拾遺龍威丈人隱居包山亡其姓氏吳王閭閻十二年觀兵於敵國途由包山山有洞穴吳王欲知其深淺請隱居窮究之遂秉燭晝夜行一百七十四日而還見金城玉宇有光如晝紫玉流黃間爲窓牖其城門榜曰天后別宮藻錦甚盛玉房中得素書一卷皆鳥跡篆籀之文歸以書奏吳王王後使賁其文以問孔子曰寡君昔遊包山有赤鳥嚙此書於車前使下臣賁

靈文奉謁願告休戚孔子發函遽曰昔夏禹理水功畢乃遊於鍾山之阿得黃帝帝嚳等所受太上靈寶真經藏一通於名山石磧中一通付於水神當有得道之士以獻於王若云赤鳥所嚙丘未聞也

崇嶽拜松姚光燿荻

名賢小說道士吳崇嶽辟穀嘗登松梢禮拜福建轉運使周渭因請隨行抵于德化縣縣東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鶴巢乃命岳登之宛若猿猴容易直上出鶴巢之外端身飛步手無攀緣就纖枝拜如平地其松枝柔軟隨步低昂了無損處渭贈詩云楮皮冠子布爲裳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粮枕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將百尺松頭幾飛步鶴樓枝上禮虛皇

感應錄吳姚光善火術吳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裹之因猛風燔之燔訖謂光已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

得一寶符伯威仙籍

仙傳拾遺史得^一者自言咸通中因秋雨
浹旬山水泛溢一旦微霽見江濱一物隨
水橫流以杖引之得焉開視乃老君三部
符也浮水中而不濕心甚異之收還家其
夜有光彷彿二童隨之與語云我侍符童
子也太上寶符久傳人間繕寫訛謬迨失
宗旨文字既誤鬼神無所稟伏由是行之
少効今此正文以付得道之子救民疾苦
無不應驗後數年童子告白太上降駕太
白山可往朝拜因入太白不還

漢兒劃地秦婦築城

丹臺新錄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劃地戲
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再拜此
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

伯庸鶴啖藏質雞鳴

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廣記唐開元中代州都督以五臺多客僧
恐妖偽事起非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懼逐
多竄山谷有法明者深入鴈門山幽澗之
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涉水渡岸行二里至
草屋中有婦人並衣草衣容色端麗見僧
愕然問云汝是何輩僧曰我也婦人笑
曰寧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弟子佛
須擯落鬚髮故爾僧問此何處婦云我是
秦人隨蒙恬築長城被其苦乃逃至此食
草根以得不死僧辭出它日備糧更去則
迷不知其所矣

皇朝類苑王參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
有靈鶴十餘隻空中嘹唳八月二十夜月

十一

甚明時其弟純臣差知亳州公吏來接皆
以為怪訝須臾公薨羣鶴遂散時人以爲
伯庸當作仙官爾

高道傳道士葉藏質字含象精於符術發
州牧為邪物所撓詣請符至中路犯穢忽

失之牧親造見案上有筒封簽甚固乃前請之符也因焚香致匣捧歸邪物遂絕表其賢懿宗優詔石門山居為玉霄觀一日命酒召其友人語及平生事然後告以行日及期竊題於門曰雞鳴時去門人遂聞環佩雜簫管聲于空中須臾雞唱視之已化年七十四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九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十

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青丘元老紫微小星

異人錄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惶懼據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至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秘藏元都汝是何者輒藏緇徒速知對曰青丘元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授度期展四年二已數也師後於先宅中尸解

湘中野錄太祖居潛日與趙韓王晉遊長安市忽逢陳希夷曰可市飲乎太祖曰可與趙學究同之希夷睥睨韓王曰也得也得既入酒舍韓王足痺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便居席右

李虞論語顧歡孝經

逸史信州李虞員外與楊稜遊華山俄至

一小洞見川巖草木不似人間有紫衣人邀入居處若公府多竹屋堂室甚潔自言姓杜名子華因避世便遇仙侶居此已數百年矣因留宿飲饌皆甚精豐肉有駝羊其狀如牛書有論語留連累日各遺銀器數事遣使者導之而返曰此可住否二子色難子華笑執手而別後尋其洞穴不可見矣

道學傳宋顧歡善道術弟子鮑雲綾門前有一株木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歡印木木即枯死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禮之自差而後病者果愈

王遠題門隱容濟井

王氏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明天文圖讖逆知吉凶漢武帝問災祥不答乃題宮門四百餘字預說方來帝惡之令人剗除外字雖滅內字復見墨迹徹入板裏廣記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濬井千餘尺而無水工人捫壁見列一天地日月世界

榜曰天柱山門內兩童皓齒鬚髮問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勅曰以禮遣之引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酒行半日見宮室皆金玉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如何答曰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

王皎破腦楊公擊頂

酉陽雜俎王皎先生善伎術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否矣為隣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為人所奏上令殺之刑者鑊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北夢瑣言潘齊間有道士楊仙公者莫知其年壽者老自童推見之每出閭巷兒童聚而觀之或就鐵鋪借鐵椎自擊其頂或令人極力擊之一無所損唯言甚快入山林與虎豹為戲以手擊之猛獸為之偃仆多勸人行陰德長興中入蜀居峨嵋去也

祈嘉呼通仲甫吸景

晉逸史祈嘉字孔賓年二十許好學經史
夜靜忽於窓間聞有聲呼之曰祈孔賓隱
去來修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謂所得未毫
銖所喪已山崖嘉遂遁去西遊海濱教授
門生三千餘人

王氏神仙傳王仲甫少好道術得吸景餐
霞之法行之四十餘年一夕夢神人告之
曰子所以不得升度者謂其腦宮虧減靈
津未溢遂授以服食之法方得上昇今在
玄洲矣

戊師挈囊伊尹負鼎

高道傳成道士不知何許人明皇聞其名
召入館于蓬萊院問道術所修皆不對未
幾乞歸山上允乃挈布囊而去人皆笑之
而後因撤幕屋上有題詩曰蜀路西行燕
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
宇剖洗愈明不數月祿山起明皇乃入蜀
仙傳拾遺伊尹商人也其先佐夏為諸侯
母將孕遊於西川之上大水遽至母驚奔
避水乃拱而立化為枯桑水退父來求之

謂已溺死忽見枯桑非昔所有疑妻所化
以石扣之聞空桑中有兒聲取養之遂以
伊為姓及長明緯候聲律陰陽探幽察微
志救天下負鼎于湯湯大悅用之為相年
八十棄位絕粒示死於家太上命太和真
人蒙谷希授以解形之法入蒙泰山石室
修之白日上昇

元達夢鳥文子擊蛻

三洞珠囊鄧郁之字元達南陽新野人嘗
夢一鳥吐印以與之自是民間有疾輒以

印治救求為符章病者自愈

漢郊祀志注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
子喬子喬化白蛻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
見之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大鳥飛去

王蘭蘭腹上仙蛻皮

集仙錄張王蘭天師之孫也幼不如童年
十七夢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隨
光入口中因而有孕母氏責之終不言所
夢唯侍婢知之一旦謂曰吾不能忍恥而
生死後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無疾而卒

見一物如蓮花臨腹而出視之乃素書金字本際經十卷傳於世間遂葬玉蘭忽大風雲雨棺飛在木上失經及玉蘭所在今墓在益州溫江縣女郎觀是也

又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麗

雅故號上仙一旦紫雲垂布天樂下於其庭二青童引之昇天父母素愚號哭呼之不已去地十數丈復下還家居數月又復如是後因蛻其皮於地形衣不解乃飛而去

杜瓊作賦許堅能詩

真諾鄧都山上林木水澤如世間但稻米粒幾大味如芡其餘四穀不爾但稻為重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靈氣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祀神禾鬱乎洛京巨穗橫我元臺爰有明祥帝者以熙此之謂矣

雅言雜載許堅江左人多居三茅不知其年歲形容不變多談神仙事能詩如題茅山觀云常恨清風千載郁洞天今得悠遊

遊松楸古色玉壇靜鸞鶴不來青帝高才氏并寒丹已化明皇碑斷夢仍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休向紅塵嘆二毛又一絕寄舍人徐鉉云幾霄煙月鎖樓臺欲寄侯門薦補才滿面天埃人不識謾隨流水出山來

丘伯相鶴桐君碑雞

相鶴經云浮丘伯昔授之於王子晉後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之嵩山石室淮南公採藥得之遂傳于世經云鶴陽鳥也稟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善飛又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茸毛生泥不能汙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其相以長頸脩喙則善鳴龜背龍腹則能舞乃仙人騏驎也

卓異記建安三年耳圖國獻鳴石雞色如

丹大如燕常在天上應時而鳴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祀之當聲處掘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謂之寶雞又聽地中以候晷刻道士云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春碎為

藥服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寶鼎元年四方貢異珍有琥珀燕置之靜室則鳴翔此之類也

員外穢夫屯田役卒

逸史唐大曆中有王員外郎者好道術雖在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日會除穢裴老與語王君異之其妻呼罵曰身為朝官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而去居一日復來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耳因取王君一鐵合可二斤許解小藥裹兩粒如麻栗撒散合上却堆火燒之食頃取出乃上金色如雞冠王君驚嘆乃別去後不知所之

括異志屯田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居有蔬圃役老卒守之灌蔴尤力凡所欲之物必先致之曾問曰汝常逆知吾意何也卒曰偶然耳曾自此亦待之善一日白曾曰荷使君厚顧某非碌碌者今夜三鼓請乞一到園中有秘術上聞公忻然許諾將具公裳詣之家人皆曰豈有郡守夜半

公裳謁一老卒哉遂止黎明報園子物故仍於腰下得白金數兩曾為買棺殯于野數月有人自廣州來卒附書為謝發其塚但布袍巾履存焉

毛女食松何娘採橘

神仙傳毛女字正美隱華山形體生毛自言秦時宮人後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陳搏常與遊華山樵人多見之有詩贈曰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首歸去路相將入翠煙其二曰曾折松枝為寶櫛又編栗葉代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然仙花望太虛

續仙傳何阿六者徐州女也華陰雲臺觀為諸女冠採薪汲水數年諸女冠因詰江吳間有甘橘美果而秦川難求阿六笑曰此不難致近亦有之言訖出門食頃袖出甘橘五六枚與諸女冠因曰廣州柑子甚美又致十餘枚分食之後三年有崔鍊師自羅浮山遊華陰因詰及前年廣州官園內有婦人盜採柑子擒之忽失眾乃驗阿

六非常人也

元放乞骸實峙藏骨

丹臺新錄左慈字元放得九丹變化之術
曹公求之不與公欲殺之求乞骸骨公為
設酒慈曰今當速曠乞分盃飲酒公曰善
慈拔簪以畫盃酒酒中斷慈即飲半半送
與公公不喜未即飲慈乞盡自飲飲畢以
盃擲屋棟動搖如飛鳥狀眾舉目矚視已
失慈所在

真誥茅君云女仙竇瓊英其七世祖峙每
以燕枯骨活死為事其陰德有及於瓊英
之身而得進於華陽洞府

宋江恩堆街山仙窟

天師符記益昌之東有縣曰嘉川又東北
二十里有水曰宋江江中有聚石曰天師
殞鬼堆江傍巨石有文突起曰天師符如
利如刻如鈎如勒如籀篆而尊雄勁毅如
甲冑猛士仗劍而立兇邪視之執不服慄
士人以紙墨印用能辟邪元和七年仲春
安行罷官叩南道由益昌華人張當世時

知綿谷縣輒以天師符見贈曰非吾鄉屬
不可得也於是置其符書篋中以歸半年
發篋而鼠碎群書獨符無毫髮傷吁其異
也宣德郎知鳳翔府扶風縣李安行記其
事

王氏神仙傳王道長不知何許人居利景
谷縣楊謨鄉直縣西二十里渡嘉陵江折
安樂溪抵其山下峰巒峭拔溪之東曰仙
窟長於此修道舉家得仙其宅基甃甃猶
存焉

尹君欽董杜巫吐丹

仙傳拾遺尹君者不知何許人嘗隱晉山
不食五穀時尚書李說鎮北門馮翊嚴綬
為從事嚴尚奇好異雅重神仙迎致尹君
於官舍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出嚴
益重之嚴有女弟為尼常怒其兄與尹君
同遊處忽一日密以董斟使尹飲之既飲
驚起曰酒非佳餞吐一物堅而有香嚴剖
視之即真麝臍也尹其夕卒嚴即瘞之明
年秋有朱太虛遇尹君於晉山曰吾頃於

北門遇鵲酒示之以死然鵲安能敗吾真邪太虛異其事歸以告嚴公曰吾誠知其尸解矣

元怪鍾杜巫尚書年少未達時曾於長白山遇道士貽丹一粒即令服訖不欲食容色悅澤輕健無疾後任商州刺史自知既登郡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驚於衆於是欲去其丹歲餘一道士至教食猪血肉巫從之食訖須臾即吐丹出

○裴氏盤石韋翁古壇

廣記裴氏子事親以孝雖貧而好教人一日行遇一老人相拉入太白山見一大盤石老人以杖擊之石開引裴入洞洞中森羅萬象仙童玉女老人復引裴出且告之曰此去二十年可來此避世及期果有安史之禍裴氏一族隱于西崑遂皆得免焉異聞集代宗時韋侍御奉使華山拜黃帝壇至山下邸中見一老父問壇所在老人曰蓮花中峰西南上有一古壇髮髯餘址此當是也問何姓答云姓韋自述世系乃

侍御之高祖也相與入山老人策杖先行韋鞭馬追之不及至石室見二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俱雙鬟以木葉爲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尋與老父上山拜壇畢辭歸後再尋求忘失舊路山下人云此老二三年一來不知其所

子玉白首昌容紅顏

續仙傳蘇子玉幼而敏惠博覽群書見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煉丹得昇天之事乃拾卷而歎曰先儒之書五常之要拘以禮樂束以名教區區未幾忽成白首身苟逝矣虛名何益因仰挹霞津內融真寂呼吸道氣欲及其和後遇正一真人授以瓊文紫字天真上訣勤行佩服遂通神明忽爾騰昇

廣記昌容入恒山修煉自號昌容子二百餘歲其顏愈紅如二十許一云商王女食蓬萊根往來上下世世人見之通元望闕徐則還山

墨客揮犀真廟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陝

州承天觀壽百餘歲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羅山至太一洞一日臨終召官寮士庶言死生之要夜分盥濯望闕而逝舉體甚輕若蟬蛻焉

仇池筆記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

太極真人徐君降曰汝年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名召之則曰吾今年八十三來召我徐君之言驗矣遂詣楊州王請授道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死道路皆見其徒步還山云得放還乃得經書

分遣弟子而去

左徹朝像高遠辭帝

仙傳拾遺左徹黃帝臣也黃帝升天徹刻木為黃帝之像率諸侯而朝之七年黃帝不還徹顓帝時亦登仙而去人間刻木為象自此始也

仙傳拾遺蒲高遠者巴西人黃錄先生王普進之弟子也言意詭譎持操無準皆謂之狂大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於南峰絕頂乘雲徑詣金陵辭謁梁武帝方宴坐忽

集其殿帝問其故對曰復居巴西得道上清將歸天來辭帝耳言畢飛去時益州刺史王蕭紀以事上奏帝亦詔問命郎中劉孝先撰碑旌其事跡今尚存焉

韓泳策蹇子真乘驢

宋異記古成之自廣次于湘潭聞有韓泳者高人乃謁之韓一見若故人謂曰君有道氣可罷此行否古以千祿為辭韓曰子此行必成名他日可於京師問闔門外相見乃別去至次春成之果登第暇日有故出問闔門見一人策蹇目之乃泳也成之記前約乃大神之相與市飲韓乃贈詩云德行文章已出群的將仙道付於君停名若乃真休得占取閑中一片雲復別去自此絕無音問古其後不食亦頗有奇異焉高道傳潘師正奉母至孝母喪乃瘞于墓側道士劉愛道見而奇之云三清之驥非汝誰乘之邪

景度玉冠紫元錦帔

王氏神仙傳王司王君諱景度衣綠章卑

衣九色鳳章頭戴太天飛神玉冠手執九
色之節治南朱陽之臺主人生死之籍知
其名存其神修行九年致神草不死之藥
丹霞飛雲下迎兆身上昇玉清宮矣
又南極王夫人王母第四女也號紫元夫
人著錦帔青羽裙漢平帝時常降於陽洛
山石室中

道成始珍屬文可記

高道傳張始珍居南嶽遇神人授以明鑑
之道使修之曰夫照物理者天也照物形
者鑑也天之道以清鑑之道以明人能存
天清鑑明澄心靜神而內外調暢至道成
矣若以內役其志外勞其形心不澄神不
清則至道遠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
定其心道自至始珍修之九年道成上補
真人於梁天監中白日上昇

續仙傳金可記新羅人博學善屬文入終
南山務行陰德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
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二月
二十五日當上昇宣宗遣使召入內固辭

三洞群仙錄卷之二十

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別仙所掌不留
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
二人看侍至二月二十五日春景明媚花
卉爛熳天有五雲吹鶴翔鸞白鶴笙簫金
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昇天而去入
聖超凡積功所致筆此仙蹤永昭盛世

三洞羣仙錄二十卷

浙江吳玉
堉家藏本

宋陳葆光撰葆光江陰道士是書采摭古來仙人
事實集爲四字儷語而自註之蓋王松年仙苑編
珠之續然所載但取怪異不盡仙人事也

道門定制十卷

〔宋〕呂元素集成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門定制

十一卷》提要

一第序 制定門道

道門定制序

至簡易者道而至詳備者禮凡人之所以事天者道也因事天而起至誠之心者有禮存焉此聖人垂世立教之本旨也然於繁簡之間當有所折衷而不可過也道門齋醮簡牘之設古者止符篆朱章而已其他表狀文移之屬皆後世以人間禮兼考合經教而增益者所在無定式或得之詳備而失簡易之旨使力所不逮者不可改及或失之鹵莽而使盡敬事天者無所考定不愜其意元素常竊患之欲別爲校定使之適中俾略者不得隱而繁者不得踰則事天奉道之禮不因人而隆殺其他有合講明具于下方當有能辯之者淳熙戊申唐安鄒江樸庵呂元素識

道門定制卷之一

西蜀道士樸庵呂元素集成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議表狀

九皇請表每位專奏一通略入事言啓事以
某日取某日某時設醮降真以致望幸之意
不必全入願意其他衆真申請狀并土地三
界等牒皆然蓋侯登壇行遁自有章詞致禱
爾或醮事止作一通請諸聖者止用請狀爲
便若表上列九皇號不合格式也

議稱臣

自上九皇外其他衆聖皆不須稱臣蓋九皇
猶人間之至尊而衆聖雖帝位者皆一方之
帝於九皇猶諸侯百官也又高功奏事有齋
主名不須著臣字齋主詞中書高功名者不
須著臣字

議衆真請狀

黃籙羅天上真千二百位雖欲多具請狀竟
不能徧今取三皇文內所延召三府衆真作
三皇狀三通伏乞三皇帝君同衆真降臨至

於三界牒中所請亦無庶幾遞相關達不致
繁冗而能周徧

議文牒

漢天師主教并領天樞都省進奏事凡所章
奏上九皇者必陳乞天樞院凡所文移必稱
泰玄都省行壇後必尊天師銜次列高功銜
施行蓋天師遺教貽諸後人必使遵行以達
幽顯實古法也近皆削去行壇字後專署天
師銜以爲文牒果自天上降下牒後又作高
功文跋奉行可謂不典莫若從古法爲宜今
於天師狀中亦具申請銜位之意庶幾曲盡
人私

議女青詔書并寶誥

嘗所載混洞赤文元始符命一節乃女青律
也今遷拔舉用作牒不過抽魂爾只當以泰
玄都省行壇備坐施行近有以爲詔書當有
制敕乃撰造言詞對偶別立格式云三天門
下準敕降到又或多開條項如朝廷敕文之
類者不獨違礙而又實出人爲於義未安又
東嶽主攝人魂魄總統地祇所以抽魂必申

牒東嶽乞行下地水諸司照會爾或有自嶽
瀆地水城隍諸廟凡諸幽獄皆有一牒誠為
繁亂蓋其以人意度之謂一日一時之間不
能徧聞諸處不知冥冥之中神靈所加不行
而至不須人慮所及也又生天寶誥亦有效
朝廷誥教計奏被旨之類不獨取識者笑實
有累於教法爾

議金錄白簡

簡錄功及幽冥不可具述獨張麗華尤為昭
著記云誦經至九過適當懺罪之時遂焚簡
疏則奏簡當在功德成就之時明矣近有方
發奏之時先取救苦符盡焚焚以為亡者出
離地獄義有未安蓋抽魂自有文牒白簡當
在傳度時宣告使亡者乘道場所作功德及
願持戒懺悔自新之力然後真簡告下十方
赦罪釋冤自此方為出離地獄上登朱宮爾
故經云九幽地獄衆生聞此帝廣為啓請心
生悔過願求解脫天尊方為說戒給符此尤
可據又念呪篆符不為難事但能篆二十面
即可記憶蓋符呪意義相合故也人能嘗試

之則知此言不妄

議詞意

青詞止上三清玉帝或專上玉帝為善或有
自九皇而下至於十極諸天三界真靈皆列
于詞中豈有請命于上帝就以遞告衆真歟
又朝廷所修詞文不過六七十字不用中謝
伏念字此乃表誠為謹嚴且詞先入願意欲
直具事因不可以對偶聯屬雖云宣讀之便
不知詞文又有對偶事意重複不嚴簡爾又
意中不必具增中所行法事自有功德疏開
具止云以某日某時法事取某日某時設醮
功德言諸陳爛亦係人語也願意既已詳備
於詞文則直下精覈數語以伸激切之誠又
舊有逐時行道狀景作詞從虛文也今於黃
錄則以九時誦經所為事各奏一詞庶幾行
道誦經意旨相合亦以見齋主願力之普也
亦雅合為國為家為存為亡為龍神土地為
沙界含情之本意焉若醮事止用啓散心詞
為善又有以黃紙書詞者尤為未安豈有臣
子之詞而以黃紙書盡青紙朱書以代披肝
瀝血之謂也

玄都律議章詞體

律曰章詞之體欲實而不文拙而不工朴而不華實而不偽直而不曲辯而不繁弱而不穢清而不濁正而不邪簡而要而輪誠則可以感天地動鬼神徑上天曹報應立至也違者司非執法官吏從坐

議太清街

太清街五十二字疊成二寸四分須令字畫分曉可讀不得以字入字或有促作一寸二分無異塗抹或則字數踈長有違法度凡司章奏須在謹嚴令齊整精密不可苟簡齋法中惟朱章科禁最重按三洞法師朱洞微旨要云填太清街不隔時在欲行事之時書填入匣以候行事其謹嚴如此可不勉之

議衆真獻狀

三籙及諸齋醮所降上真各有等差不可違越按金籙道場所降上真止是每位素紙錢馬一分並不併合聖位今取千二百分上真聖號契勘單位排定庶無褻瀆或消災盟真等醮則隨宜奏納做此修寫並不得過百二

十分掌章奏者先當具聖位一本令高功關奏都講延降庶相脗合否則高功都講與獻狀三者各不相干爾

龍簡說

古者僊家修鍊之始先投簡於三府乞削過錄功故有願神願僊之語前賢取於三籙壇中告畢齋功重明志願亦為佳事以槿木為簡表紫本草木性似小葵花淡紅五葉成一花朝開暮歛其木白哲故用之音謹以金龍負簡又當如簡之長廣作虛中版底牀以置簡其上置龍于虛以負簡又有以土府龍則生而鎮宅蓋俗論也所謂金龍以青絲代截髮驛傳宜有坐而能傳置者哉以青絲代截髮青絲每簡用二丈四尺繫簡繫龍三府各有而數金鈕二十一口每一簡結於絲上為龍之銜勒以表堅固之義加壁以致恭禮重幣也天府之壁圓而青土府之壁方而黃水府之壁玄而六出象水之成數

平闕空拱也

九皇聖號 恩宥 原赦 天威 鑒察 降臨 經教 颯馭 聖德如此之類若奏九皇章詞等內有以次上真名位者只須控

一字若事奏以次上若土地諸神更不必控式中有圓案者亦是空一字控一字者皆是平闕若奏其次諸聖文字及文牒中有九皇及以上諸聖號者皆須平闕又章中不許抽破姓名其他詞表諸文字亦不可抽破須遷就令只在一行中最佳

議設醮降真

大內道場及東南醮事止是設醮一時酌獻仍據所降上真位數治具於降真時點茶三獻禮畢辭聖獻湯要在詳緩益加至誠於義極當蓋啓壇乃是告齋遂時行道乃齋心存誠行持懺悔俟積善累功行道事竟然後憑此善力延降上真享此誠意告畢齋功所以啓事之先請五師證明蓋謂此也然百二十分尚可備辦至千二百分器皿酌獻稍似繁多但能多治具些亦可行事貴在齋醮意旨分明爾所以云修設某道場至某日時設某大醮一座幾分位是也今蜀中醮事自啓壇至三時或九時行道皆行酌獻職事者已盡瘁勞苦至設醮散壇之時方是降真三獻

天人交感之際往往疲倦不能盡誠曷若三日或一日行道專是奉事香火齋心養神求所以致感通之實宣力効勤於設醮之時豈不佳哉

議書奏

奏牘版行意在滿修設者事天之願而不枉散財行科者無奏文外緣之負道重執筆者視之便能通達事理詳正字畫契凡合聖可以進望簪裾之階異日爲人行醮奏事與簡牘相符合亦教門可議之一端也一舉而三者皆有益焉說者謂曰是書之出雖卑隸亦可爲也獨絕吾門執筆者簪裾之階爾何得與有益之列乎元曰不然此書雖稍似詳備亦待道家以事宜而權重輕夫然後脗合科教若修設者至誠辦供事天奉道宜較是哉使其以卑隸爲之吾不見其本心事天者也尚何言哉

議字體校正

書字有前賢縱筆及常俗所便者點畫增減不同位不可於奏文止用蜀本元表正常俗

所記繆者具列集內意亦義矣然又間用古
字世所罕用旁引散漫卒難尋擇俗字亦多
參錯在內亦未為善今將先儒校定字體編
寫此書自首至尾務皆正體集內俗字並已
削去字義亦為之訂正使執筆謄寫者刻奏
諸天中開三界真司開卷瞭然明白易見舉
無古字隱晦俗書乖謬之失可謂善矣兩盡
矣

釋太清街上真并戊戌戊辰近有謂
無天帝
丈人故釋之曾不知儒案
要讀本見書方為儒者

按玄都律亦松子章曆并戒律鈔登真隱訣
諸處所載云戊戌戊辰其日太上丈人太清
丈人
中之事 詣太上老君太清中
尊也對校天下男女
應生者注玉曆九炁丈人亦太清丈人主
諸鬼神之職詣
九老僊都君太清之僊都非
玄洲之僊都對校天下男女
應死者注死籍天帝丈人玄都律
所載詣天帝君
太清中東宮 對校天下男女為罪過者度者
右契此是太清上三天東
宮之真章奏所關也天師還天曹校棟
留簿錄分別善惡此日閉天門塞地戶外事
一斷不得關啓若遇吉日得上言功章蓋大

慶之日為吏兵神將普遷功賞不得別奏餘
章違者考病百日又云其日或遇三元三會
八節本命亦於上章不忌謂此日正許人懺
謝餘日章後古人寫年月日下止云天門開
時蓋別有法謂陽日子寅辰午
申戌日也當陰時天門

開謂酉亥
時之類陰日丑卯巳未
酉亥日也當陽時天門開謂
子時
之類吾儕不可不知又如章文有懺度而改
字礙理者聊舉一端言功章內學法未備俯
仰之格進止犯科不合儀式此高功自謂學
未備諸太上備
仰之格致有進止犯
科不合儀式之罪此乃藏中事有俯仰節

度儀格一卷明拜跪進止之儀如生神經序
云一依俯仰盟真具典南向長跪以付飛天
無極神王此其事也近有不知所出改為之
格亡格失格字不知連上文止是一句遂徇
意改易從下減削文辭牽就己意皆為未安
推此其他可見也實吾教利害不敢緘默故
併及之

議宣讀太清街

按尹真人問科經及天師問法經云天師問
老君曰見有讀太清畢讀以聞者或先讀以

閱後讀太清者或稽首拜下讀太清銜細字次讀以聞次讀臣姓或斷後讀太清者有此不同何者是法太上曰以聞畢次臣姓次太清次年號各去三行此寫章不易之法也惟宣讀之時讀以聞畢長跪執版先讀太清細字次臣姓名次年此天帝具法也近見有遷太清在臣姓之前寫者蓋略有所聞而不加詳審壞亂章法致令執筆不諳之者從而好奇不顧陰責不惟章奏遭却齋主道家司章奏者與夫章中官吏皆有從坐之譴可不詳辯之

議章後官曹

醜無大小所重奏章幽明倚為莫大之利益章後官曹月分玉女於玄都律正一章儀所修首要所載具備足可參考蓋太上立教使人遵行其可輕忽苟不如儀生有奪算掃除之罰身後有泥途奔溺之苦竊見近年刊行章文一用乃徇道童之見削去官曹玉女以便忽略不知高功伏章之時存想官曹玉女在前通達章文宣讀字者所能知爾詎可削

去又見其集中選拔消災分解家訟三章小字箋注處多是取定制集所校正者其他章亦有可取亦有可議如引定故事作對焉之類是也況信自降筆至誠之士誤為上真而敬事之不知此即翊聖傳中所謂化見觀音之類爾

議文牒

道家奏狀文牒要須清淨典雅蟬蛻法作成之語方稱

太上所以立教勸善之意近有專從事於文牒者一一模倣官府行移造為文牒公據之類言詞無鄙凌脅神祇後署天師高功銜其實出於己意神明聰直豈可欺哉不知奉道事天理趣與法官考召治鬼之義大不同況於官府文法尤不相干也彼皆恃此一切施為誠有不便或當有所修定須得高識之士為之審詳方可施用元素苟有所見不敢秘為一己之私由是續有此四說以祛障蔽惟欲教明而辭達凡我同胞與夫崇設之家必無因齋獲罪矣

書章法

科云凡書章北向施案筆硯悉異不可使雜用者閉悉書寫不得與人言字未竟不得放筆黃素勿令破損飛落牀席地上上翦裁令幅廣一尺二寸行闊一寸二分行列一十七字上空八分下不通走蟻常云下通走蟻緒經所裁皆云下不通走

通走 臣字不得居頭鬼字不得為首不得垂生露死抽破人姓名以聞去再拜一寸二分臣姓去以聞三行太清衛去臣姓三行太歲去太清衛三行寫訖焚香三復點檢置於淨所以候行事違者奪筭右出通藏玄都律及百要

官分

太上虛无丈人宮正月十 玄老僊都宮二月
太上三天太清宮三月 太上重道宮五月
太上九炁文昌宮六月 太上天帝宮八月
太上大道宮九月 玄都宮十月
大工侍中左右監諸將軍宮十一月

曹局

建玉曹赤靈宮一日 太素曹太微宮二日
太微曹北平宮三日 都正曹太清下宮四日
正一曹通明宮五日 玄一曹上明宮六日

太素曹高靈宮七日 靈集曹紫微宮八日
元靈曹侍春宮九日 太清曹紫靈宮十日
三水曹素女宮十一日 司錄曹巨野宮十二日
清叙曹西明宮十三日 玄正曹上降宮十四日
中都曹典平宮十五日 司非曹北府宮十六日

司姦曹南伯宮十七日 統部曹東明宮十八日
統錄曹西靈宮十九日 監老曹司命宮二十日
監司曹陽明宮二十一日 典考曹太陽宮二十二日

司官曹少陽宮二十三日 玄元曹太陰宮二十四日
太玄曹少陰宮二十五日 都司曹北辰宮二十六日
都候曹太白宮二十七日 直使曹林明宮二十八日

直司曹陽明宮二十九日 典考曹啓明宮三十日
已上依朱洞微旨要契勘
玉女六句每句一玉女

甲子太玄玉女 甲戌黃素玉女
甲申太素玉女 甲辰拜精玉女
甲午絳宮玉女 甲寅青腰玉女

出玉清大洞籙上三部係左靈飛玉女
諸章通用謝罪
具高功位臣某誠惶誠恐稽首再拜

上言

太上無極大道至真自然金闕下臣實以下

愚濁質瑣陋凡材叨承

師匠之恩獲處簪裳之列臣某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伏念臣學業未備進止犯科恐貽

譴責之誅深負兢惶之念輒因關奏恭具首

陳仰瀆

高穹冒干

聖聽臣奏為入意

言功章謝罪

具位臣某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稽首再拜

上言

太上無極大道至真自然金闕下臣自以下

愚謬參

大法功無塵靈臺積丘山俯仰慙惶形魂罔

冥臣某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伏念臣實以凡

微幸藉前楊叨逢

妙化欣荷過分既忝

真司職主教度雖稟性庸魯並疊丹衷迫尋

慈風服膺

妙訓見義思勇日夜疚心因緣所值敢不以

聞臣奏為入意

章後

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言功章云太上衆華省理投誠臣愚質穢氣

濁面奏無由此意謂凡大獲福未能輕舉而

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

吏驛馬上章吏飛龍神龍天僊飛真騎吏等

官各二人出操臣所為弟子某家修建某道

場謹上請天官君將吏兵拜奏

三天門下某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宮某曹某玉女伏須

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再拜

下以言功章添死罪死罪於惶

聞

小臣姓名係某州縣某觀古儀並不用某

太清街諸章通用曆成二寸四分仍今字畫分曉

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太

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僊都君九炁

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僊都君九炁

大人百千萬重道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

三清街為國章吉用

太上無形無名虛无自然無上三尊金闕七寶玉陛下

年號

太歲甲子年月朔 日甲子某時於醮壇

中拜上

玄都律所載章忌

戊辰戊戌日不可上章戊為天門辰為地戶
戌將狗辰將龍遇戌中宮土神其日太上諸
君丈人對校天下男女生死善惡龍遊五嶽
狗行河梁中黃大神備守天門犯者大神攝
人魂魄若戊辰戊戌卒有災殺欲祈告者但
正心端坐思過悔責上天懸知當為寬停候
吉日上章表無不如願

消災保命延算章此乃杜天師所修

化章錄出

即日稽首列詞但弟子某獲以凡微承稟

道化命係

皇極炁降

五

十五

九天具神毓質荷

恩無極而立身履行失性任情福眇過深罪
目盈貫一旦災極拯護無門伏惟

道惟仁慈好生濟物洗心首露積愆可原又

恐弟子某前代今生行藏所犯六情十惡日

造愆非三業十纏累增結縛沈淪網罟自解

無由又恐九世七先億曾萬祖宿有違犯連

逮子孫又恐命籍之中五行遷革上天度之

內九曜躔移有所照臨成其災厄又恐祖世

以來居官理務賞罰失宜民陷冤辜俗嗟酷

暴怨恨呪詛致結禍原又恐住宅之內土木

興工侵傷觸犯違天地之炁乘緯候之常神

明所責成其災厄拊心靜想惶懼無涯若涉

巨川罔知攸濟惟一心歸命求乞表章上奏

九天以自分解臣謹為拜章上

聞上諸南上君官將百二十人治蒼果官主

為弟子某開天門益壽命又請壽命君官將

百二十人治安昌官主為某增祿延年解災

度厄又請南昌丹秩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列

庫官主為某還著生年脫下死籍解罪各於

鄴都之府列姓名於曆紀之中又請明堂絳
 宮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城炁官主為某增生
 年益壽算又請天公君一人衛郎三萬九千
 人主為某解患過厄衛其生炁過元乃度无也科云過度
 三災八難人多難之常有改易不是又請玉曆素女千二百人
 衣赤衣主為某收三魂拘七魄調理五藏六
 腑安三萬六千神洗除疾厄延年益算又請
 周王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地理官主為某致
 百二十生炁神衣赤憤天衣仗節制三魂拘
 七魄常不離身扶衰度厄延年益算若某命
 在水中水官轉而出之命在地中地官出之
 命在火中火官救之命在木中木神護之命
 在冢墓開而拔之命在刑獄破而釋之命在
 拘攝決而赦之命祿將盡續而益之命祿已
 衰扶而救之即使疾厄不侵災橫不起年算
 長遠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云云
 遷拔章
 但弟子某即日奉詞自惟宿福屬值
 休明

大道流行
 三洞垂教
 至真大聖拯護天人得以凡微崇奉
 正法伏蒙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垂
 慈蔭覆累世以來常荷
 福祐今竊慮億曾萬祖先亡近逝家親眷屬
 所薦亡靈在生之日及積劫因緣種種所為
 無邊罪咎未蒙
 原赦難得超升輪回九幽受對長夜或在泰
 山岱宗二十四獄北都羅鄴三十七獄八卦
 五方九幽大獄及
 天地水府百二十司所在州縣陰官冥府之
 中或在王官之下陰陽水火風刀考官曹屬
 之內若非
 大道亭毒之施遷拔無由但弟子某忝為後
 嗣追慕摧頹若上為下夫為妻者可憐此二句止云但某恐其人云云若欲用此意者須得改正恐亡人某冥冥夜府不
 觀光明往返輪迴苦毒難處是敢披心瀝懇
 歸向

法門仗

大慈之恩求乞章表解釋罪惱拔度魂靈詞
情懇至實切哀憫臣謹為拜章上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等五炁君科云歷啓五炁諸君藏本亦然或云生炁正炁君皆無故書

留神平省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乞以

道炁下流覆衣弟子某家所薦先亡近逝一

切魂爽臣謹為上請東西南北主者吏兵一

合來下主為弟子某家遷拔所薦亡過某及

家親外姓一切魂靈出離長夜九幽之府上

升八天福堂之中又請拔贖亡人魂魄大將

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一合來下主於

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三官之中四時五行泰

山岱宗二十四獄之內北都羅酆三十七獄

之中依名遷拔所薦亡過某等男子三魂七

魄女人三魂十四魄解散考謫和釋冤仇進

入

道官之中安樂之地利佑生人子孫平安死

生蒙福家基安靜災害不生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云云

黃籙言功都章古儀黃籙止舞此一

云都章

但弟子某即日稽首列詞具言

無上正法黃籙大齋解除生死先身今身身

口意業上資

國祚下及羣生保國寧家禳災却禍增祿延

年解厄除殃拔度九祖七先一切魂爽濟度

存亡惠及幽顯謹齋十方鎮信本命紋繒油

燭香花諸供養具證寶丹誠奉詞以聞因臣

行道懺悔首謝新罪宿愆斷絕殃咎濟度存

亡詞情丹倒丹亦也理在可申臣謹率同法

都講道士某等幾人謹依下元黃籙簡文靈

僊科品於某處設玄科之式法

天象

地以齋主弟子某家所齋金龍繒練施鎮十

方祈

天請

命救度存亡共相整勵刷心靜念塗炭稽顙

歸命

至真以祈所願三日三夜九時行道九遍誦經以某日清旦為始登壇行事合一十八時祈請功成事立謹即言功解壇散席投金龍於山水丹書檣札以奏言於靈壇伏地拜奏黃素朱章一通上聞

九天伏惟

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無上玄老十方自然靈寶天尊已得道大聖眾至真諸天丈人太帝

天帝玄中大法師天師君曲盼所奏垂憫丹心如蒙上

御乞

勅典者宣告十方五老上帝五嶽真仙三官

九府百二十曹十界真靈拔度弟子某家九

先七祖有緣無緣冤親平等一切幽爽並令

開度得出長夜九幽之中升入南宮冠帶枯

骨反體生華轉輪漏盡化生福門乞所在土

地管衛屍形復神反舊與景冥合弟子某家

前生今世一切罪咎並乞除蕩和釋冤仇度厄消災延生保命存亡開泰眷屬安寧上願七曜圓明

二儀永固陰陽調順九穀豐盈國富人歡天下康泰六合清靜

帝祚延長疫毒消殄晷瑞日臻克保元吉永街

道恩謹遷修齋所請天仙兵馬飛仙兵馬真人兵馬神人兵馬地仙兵馬日月星宿兵馬

九官五帝兵馬五嶽四瀆兵馬三河四海兵馬各九億萬騎監齋直事侍香金童散花玉

女五帝直符傳言奏事飛龍騎吏等身中內外真官靈寶官屬守宅將軍此間土地里

域真官三界神祇凡屬監臨衛護宣通召命管衛齋事有功勤者一切嚴裝隨臣今章上

詣

仙都列受功賞謁言真官進品上仙加爵進

一作秩隨品署職一作高下等級皆令崇達

一如太真之儀臣等學法未備俯仰之格

有明朝謁拜跪之儀 追止犯

科不合儀式恐四司所糾五帝所執千愆萬過乞蒙

赦宥哀原未悟不見罪罰臣等身中五體真

官受功事託各還官府使臣等學道得道求

真得真一作求為真人此句無與三光七曜

五炁長存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衆真分別云云操臣所為某家修設

無量下元黃籙大齋三日四夜露請事竟解

壇遷職復諸

天位重明功德進拜黃素朱章一通上詣

三天曹云云

為國祈祥章新添

即日稽首列詞伏聞河圖已兆克彰經緯之

文心畫既成以通神明之德皆

聖道之昭格至彝倫之叙陳況

皇天佑下而作之

君師宜百姓戴

后而同乎日月自天保之詩作而下知報上

至洪範之極建而福以錫民屬當

清裕之時宛異鴻荒之世重念齋主某既弗

知於日用孰仰答於

天休共懷衛社之忠敢效封人之祝今則恭

修寶供謹按冲科請命

高穹歸心

大道敬求章表上奏

三天臣猥以凡微獲參

秘奧立功為本為

國居先謹為伏地拜奏黃素朱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丐

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

太上玉宸元皇道君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五炁君等

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流以道炁衣履字衣

去聲傳云大感降

真靈臣謹為上請營星君一人官將百二十

人治洛逆宮主逐捕羣兇以安萬姓又請日

月天兵十萬人衣赤憤紅衣主理陰陽辟斥

寇盜又請日男君千二百人衣白衣主祛伏

逆人革心順化又請萬姓君一人官將百十

人治和山官主伏天下之人心腹不正為惡
逆者又請東西太白君官將百二十人治九
天乾官主制伏姦惡好為狂孽謀議者又請
人庫兵士二十萬人搖天動地君無上九炁
君兵士各十萬人主攝制姦兇捨逆從順賓

向王化稽首

闕庭永釋戈矛以息邊患伏願

聖躬和暢

睿算綿長

盛德邁於唐虞

神化高於文武

衍靈源於銀漢

隆大本於玉京俾熾而昌曰壽而富徧中外

官僚之品懷忠良正直之心然後風雨時而

百穀豐登災癘消而萬民康又早諧恢拓永

保升平以為效信恩惟云云

分解家訟章

三丈六尺每行十七字
弟子下已空字數臨時
隨宜加減足成十七
字免有運動全本

章信

黃素三十六尺

紫羅命縉三十六尺

二十三

丹砂一兩

銀刀一口長五寸

命錢三貫六百文

祿米一十二升

槐黃紙百二十張

上色筆一對

上色墨一笏

薰陸香一兩乳香

謹啓

天曹地府冥司眾官伏按

正一明科

天師儀典

大道垂法濟護羣生千二百官章極度存歿

十方眾聖咸所證知今弟子某所陳詞悃欲

冒

哀憐竊慮上世以來先亡後逝訴訟生人所

在陰官冥府之中神趣鬼趣之內或有溺死

之訟燒死之訟傷死之訟絞死之訟獄死之

訟囚死之訟徒繫死之訟折傷墮落死之訟

棒杖死之訟毒藥死之訟虎狼齧死之訟產

乳死之訟自縊死之訟自刎死之訟損胎死

之訟被殺死之訟雷霆震擊死之訟精魅所

惑之訟強盜劫掠死之訟久病不痊死之訟

疫癘傳染死之訟卒死之訟饑餓死之訟寒

凍死之訟熱渴死之訟魔死之訟瘡病死之
訟中惡死之訟霍亂死之訟癰疽死之訟浮
腫死之訟壓死之訟疾病不救死之訟老死
之訟少死之訟孤死之訟獨死之訟鰥死之
訟寡死之訟客死之訟露死之訟死無棺槨
之訟屍骸不埋之訟骸骨不合之訟鳥獸殘
啄之訟焚屍之訟漬骨之訟車馬踐轢之訟
鑿掘穢汙之訟已葬之訟未葬之訟葬非本
墓之訟葬不穩便之訟葬犯禁忌之訟地氣
衝激高下四方之訟七祖父母中外六親九
族互相牽引之訟育子不養之訟有男女不
舉沒為奴婢之訟同姓之訟異姓之訟無宅
之訟有宅之訟有後之訟無後之訟責怒之
訟悲傷之訟奄忽之訟有寵愛之訟有冤讎
之訟爭伐之訟殺活之訟慙負之訟約誓之
訟呪詛之訟枉濫之訟死後受誥之訟受考
責之訟受徒繫之訟受調役之訟受二十四
獄三十七獄罪報之訟求寬赦之訟如此等
訟各有條領若溺死之訟訴其沉淪水府屍
形需濕燒死之訟訴其髮膚焦灼皮肉剝爛

傷死之訟訴其身形殘毀流連瘡血絞死之
訟訴其繩約緊急氣息壅閉獄死之訟訴其
械鎖攀攀不得解脫因死之訟訴其困囹幽
嚴道理不暢徒繫死之訟訴其枷杻在身謫
役苦劇折傷墮落死之訟訴其筋骨摧碎棒
杖死之訟訴其身被拷掠毒藥死之訟訴其
腸胃潰爛被虎狼齧死之訟訴其肌膚噉食
產乳死之訟訴其腸裂腥臊自縊死之訟訴
其官私所逼自刎死之訟訴其所為敗露損
胎死之訟訴其未觀光明被殺死之訟訴其
宿有冤對雷霆震擊死之訟訴其犯忤神明
精魅所惑之訟訴其心思不正強盜劫掠死
之訟訴其宿債未償久病不痊死之訟訴其
沈滯困劇痼癘傳染死之訟訴其親戚不往
無人救療卒死之訟訴其大限忽至不通醫
治飢餓死之訟訴其胃腑空虛寒凍死之訟
訴其戰慄冰凍熱渴死之訟訴其炎赫焦爛
魔死之訟訴其精神怖悸邪鬼制伏瘡病死
之訟訴其寒熱顛倒中惡死之訟訴其暴病
卒急意不得伸霍亂死之訟訴其飢飽勞役

榮衛錯錯癰疽死之訟訴其皮膚膿血臍
潰爛浮腫死之訟訴其氣脉痼疾身腫脾
壓死之訟訴其筋骨腐潰疾病不救死之訟
訴其不過良醫老死之訟訴其筋骨疲頓少
亡之訟訴其年志未成孤死之訟訴其幼無
蔭覆獨死之訟訴其老無依托鰥死之訟訴
其隻形難處寡死之訟訴其離別悲孀客死
之訟訴其懷鄉隔越露死之訟訴其形無覆
蓋死無棺槨之訟訴其體親土壤屍骸不埋
之訟訴其不歸萬里骸骨不合之訟訴其肢
節分張鳥獸殘豕之訟訴其永失肌膚焚屍
之訟訴求補復漬骨之訟訴求高燥車馬踐
轢之訟訴其受害害而與人異鑿掘穢汙之
訟訴求遷移已葬之訟訴求修理未葬之訟
訴求墳墓葬非本墓之訟訴求里域葬犯禁
忌之訟訴求解謝葬不穩便之訟訴求改移
地氣衝激高下四方之訟訴其處所更相轉
動七祖父母中外六親九族互相牽引之訟
訴其生人違背恩紀育子不養之訟訴其天
性忍害不得生成有男女不舉沒為奴婢之

訟訴其屈抑同姓之訟訴其宗枝散蔓遽相
踈隔異姓之訟訴其結托婚姻中途背義無
宅之訟訴其靡有所歸有宅之訟訴其補葺
有後之訟訴其無恩養無後之訟訴其祭祀
有怨之訟訴其侵欺悲傷之訟訴多阮枉奄忽
之訟訴不獲詞有寵愛之訟訴其慕戀不斷
有冤讎之訟訴其恃勢難言爭伐之訟訴其
銜恨不了殺活之訟訴其所報不明慙負之
訟訴其心有所嫌約誓之訟訴其恩愛不絕
呪詛之訟訴其忿怒盟誓枉濫之訟訴其情
理不雪死後受詰之訟訴要生人作證受考
責之訟訴要生人充替受徒繫之訟訴要見
存拔贖受謫役之訟訴要生人求救受二十
四獄三十七獄罪報之訟訴要生人追拔求
寬赦之訟訴要生人功德種種等事各有訟
言垂是怨結莫伸因為引注將生人名字訴
於鬼官連逮子孫未有解絕其人亡後所興
諸訟皆由不能自認求對生人大略雖合八
十一訟其中枝葉散蔓變成百千萬種又有
生為愆非死受謫罰湯火灼風刀雷駭負

石鑿山轉江壅穴如此之目復有百千萬條
悉由命歿之後訟引子孫更相攝對又有陰
司伏匿幽冥訟逮或值時不理患難逼身不
勝哀憂心悲口毒劇言怨語呼天喚地辱罵
光景穢觸神祇事徹幽明皆由訟考又恐立
身醜惡造業無量犯諸科律禁戒悉入考目
百年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五
年三年二年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積考相加
衆罪併集歿命之後餘考不息纏綿累積宿
世以來先亡後死於此諸條恐有負犯受考
之日不自甘承引鬼呼神九天怨地上下遺
殃終不解釋或有臨民理務枉劫無辜殺人
取財阨人受賂因公行私狠戾暴虐離人骨
肉奪人種親破人和合絕人恩愛或信任邪
佞讒賊六親持上逼下怨酷競生呪禱鬼巫
厭伏良善拘收魂魄禳鎮精神或起土興工
犯諸禁忌毀損堂廟侵觸神明穢黷靈蹤真
神責怒如此罪考轉為注訟亦無極數又恐
弟子某七祖以來復有陰罪陽過生罪死過
表裏沈痾內外積咎無德無恩不仁不孝欺

妄詐偽非人所行
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弃命歿三官皆被對
罰罪罪相及世世結固終無止息魂爽難伸
不堪荼毒亂訴鬼官求引生人代其罪苦然
幽司雖明亦有曲佞或聽理鬼言檄召充對
致令弟子某累年災厄頻歲凶衰夢想先怪
錢財耗散營求不遂告訴無門向臣求乞分
解冢訟墓注口章救拔亡魂解脫冤對仰惟
大道聖功莫測而以人為軌迹遷說是敢唯
罄丹衷竭誠懇禱依
科遵奉謹齋黃素丹砂錢米紙筆書刀紋縉
上奏
天官以自分解臣謹為拜上口章一通伏丐
太上大道十方衆聖
敕以典者省理小臣所為弟子某分解先亡
後死冢墓注訟之氣令使注訟消滅也害潛
靜人鬼異路死生永隔謹上請天官君將吏
兵各司所主為弟子某厭制墓氣解散殃考
降神布炁除諸災患又於鄴郡泰山河海丘
陵諸諸謫役之處三官九府各隨原赦檢舉

必使解釋放免謹按

太上十二百官章并

正一真人所授

南嶽魏夫人治病制鬼之法為弟子某請太

玄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又請都候君五人

官將百二十人治太清宮又請佑護將軍兵

吏執太玄真符攝解冢墓殃注訟逮復連之

鬼并陰官官等告下弟子某角姓冢訟交通

所屬句芒之神微姓冢訟交通所屬祝融之

神商姓冢訟交通所屬蓐收之神羽姓冢訟

交通所屬玄冥之神宮姓冢訟交通所屬句

陳右土之神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蒼林

君武夷王左右冢侯地中司機墓卿右秩蒿

里父老諸地里域主者並嚴絕弟子某冢訟

之氣復注之咎若弟子某七祖父母伯叔兄

弟中宗外族爰及諸冢冢墓所在有犯十二

月建破王乘墓八將六對復絕禁忌背向不

正輔次不明左前右後伏屍故氣男女命座

若為刑禍虛耗不息咎害子孫者並為解釋

和合補復死生咸得安寧又請太玄君一人

官將百二十人治女渠宮又請九地君一人

官將百二十人治地理宮一合來下主為某

分解葬埋所犯十二月建破王虛耗及十二

土墓冢訟之鬼一切皆消滅之又請都星君

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治青蓋宮又請誅殃君

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治倉明宮又請太白中

陳明星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來下主

為弟子某七祖以來前亡後死連星不斷星

死復連十二刑禍還流逆殺除落死次止妨

滅殃又請赤天倉炁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

主為弟子某驅斥親疎遠近及有異姓訟逮

諸凶惡之鬼又請無上高倉君五人兵士十

萬人主收五墓之鬼傷死來往病祟生人又

請四明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消散考訟之鬼

不正之炁致不安穩者又請天昌君黃衣兵

士十萬人主收弟子某家中百二十殃怪及

中外強殭十二月建刑殺之鬼又請收神上

明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收坎圻不寧惡夢錯

亂魂不守者又請蓋天大將軍一人兵士十

萬人主為弟子某辟斥故氣斷絕注訟之鬼

却死來生却禍來福又請太白君十萬人都
官從事考對殺君各有種數百千萬人一合
來下主營衛奉

道弟子某之身及家門眷屬却死籍注生名
斷絕祖世中外亡人死注惡濁之氣並令破
散萬殃之鬼不得伺候牽引更相注逮若下
官故氣假托形影導從鬼兵憎逼亡人致使
連逮家門者一依

女青玄科收治絕滅之又請拔贖亡人魂魄
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主為弟子某家遷
拔所薦亡人某男子三魂七魄女人三魂十
四魄解散考讀和釋冤仇進入

道官之中安樂之地乞使所請天官君將吏
兵各隨本職為弟子某解除亡人受謫療理
衆苦煩害之疾盡得平安克使訴訟不生殃
注絕息使弟子某家先亡後死中宗外族異
姓親戚奴婢僕妾橫暴枉濫流亡不葬無後
嗣之鬼凡是前件八十一訟之事及千萬種
殃考注逮等皆各潛寧休息不得復動作耗
為害若欲怨望覘伺間隙搆扇禍害者當盡

收斥即使永滅不使更生章
御之後賜弟子某家先亡後死七祖九先罪
蒙

原赦魂升

三天家墓安寧考訟平靜當令慶流後世子
孫隆茂仕宦高遷學業成就營求果合所向
開通壽命延長災瘼度脫老者反少少者不
老夢寤真正宅宇清靜所有疾患必獲痊瘥
九玄七祖上升

天堂一切幽魂速蒙

解脫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操臣所為弟子某家修建某

道場上請天官君將吏拜奏

三天門下分解家訟殃崇保存拔亡祈乞

恩福口章一通

右家訟章所以保存拔亡無不詳盡凡欲
拜者更不必上遷拔章恐成褻瀆

已上四章並依古儀本并取千二百官號
經契勘所請官將官分所主事並無舛誤

誓火章

但弟子某衆戶等即日稽首列詞伏念素以凡微久叨

道化勞生汨沒多積過尤伏恐州縣之內鄉井之中居室聚落之處深慮火災起於不備有此兢惶無門禱謝伏聞

正一大法天師寶章救度羣生消穰厄運至于天災疾疫水火旱蝗

聖力可以消穰保安兆庶

靈僊可以救度滅滅妖邪是敢一心歸命上憑

大道乞賜

保護臣不勝所見謹爲弟子某等拜章上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等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乞以

道炁下流覆衣弟子某等之身洗除疾厄延

年益算臣謹爲上請北上天官玄冥君一人

官將百二十人主爲弟子某等家除去東西

南北四面八方火精之鬼入地千尺光怪不

生讎滅邪崇保護州縣及住居之內災癘無侵又請北方壬癸水官亥子將吏河伯水源君龍王官屬玄武將軍衛兵將吏百千萬衆一合來下主爲弟子某等家收捕火精之鬼宋無忌等送壬癸水司誓令禁止使州縣之內及弟子某等住宅之中火災不起怪異消除境域安寧鄉原肅靜人口安泰宅宇清吉各保富饒所向遂心以爲效信

文昌章

但進士某等即日稽首列詞伏念素以百官

子孫生長浮俗因緣幸會得遇

道化

天地與之蓋載師父示以訓提學禮學詩爲

儒爲士五常要道多昧於修行三綱大倫寧

無於違犯功輕毫末過累丘山日往月來積

瑕未滌淵冰是懼首謝無階但以家本讀書

業當應舉情由闇昧智行不圓旦暮雖勤事

衡尚雍身名未遂責望益深不有請祈曷伸

志願然念窮通有命富貴在

天作善斯獲降祥至誠而後能動敢憑精禱

用整純誠思立善功少圖寸進而茶等善雖修而未深過欲伸於改悔誓當恪遵

訓誠改往修來以迓殊祥以全儒行竊聞

元始出教演二十七品齋科流布人間廣行

善誘方便弘濟接引不遺能使枯朽之質道

生成之宜頑鈍之資發啟明之操緣恃

至恩妄希亨變請臣自訴求乞表章臣以才

薄不明真奧不勝所見元元之情理在可申

謂見此元元祈禱者不勝感激臣謹為拜意上

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等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俾茲儒術興行才能並進詩書發述文武

允修庶可使厚人倫成孝敬義教化移風俗

仰副

化貸之恩臣謹依舊典千二百官章上請夫

子君官將百二十人治紫蓋宮又請東井清

明君決原缺一合來下以溫潤清和英靈善

爽之氣附入進士某身中百二十節布散肝

膈之內回心更意洗濯五臟安定神靈衛其

真氣祛三尸滅九蟲除偽定真去濁就清背

死向生却禍來福令使進士某等心志開通

曉達聖理便利文筆學業有成次請五經孔

氣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九奇官主為進

士某等開通心志受言不忘智慧圓明與眾

有異次請天王玉女千二百人衣青衣主為

進士某等部領萬官賜以印綬運為舉動能

通神明又請玉曆素女千二百人衣赤衣主

為進士某等收錄魂魄來附身形紀姓名於

玉曆玄中注壽算於丹書之上若進士某等

干望科名圖謀成遂者則上係列宿主之乞

告下南斗文昌宮東壁圖書府賢良之宿爵

祿之司並為垂象宣精舒光絢彩善瑞臨照

寵錫科名若進士某等願捧鄉書利佑貢舉

者則陰有神靈主之乞

命職貢舉靈應神祇所在土地聰明正直並

為臨視文闡覆攷行藝選掄高下示以公平

使進士某等學行日新休祥萃集進取有準

場屋無虞金榜有名玉堂紀善萬願成遂百

祿攸宜清白傳家公忠許國書種不絕儒風
永振以為效信恩惟

圓封 言功章改云三境
元尊內外函亦然

太王無疆大道金闕老君王陛下

高功全銜 臣 謹內封

方函

黃素朱章謹上詣

高功全銜 臣 謹外封

太清至尊玉陛下

木匣 用明黃絹或縐作袋一隻如其
功於上長廣袋上繫以帶作封頭令高
作符印

黃素朱章一木匣

上詣

上清天樞院伏乞

高功銜 不稱臣 謹護封

僊曹引進

太清至尊玉陛下

每見有作兩重三重木匣者雖曰精緻然

操伏朱章之時不欲久木匣重疊火力未

能卒到伏章既事而後盡於人情為未安

不若木匣為善又有以蠟封緘者尤為犯

禁蓋藝紙不欲以然燈燭泥章奏平何者

蠟近火則浸漬染汙也豈可以世間所用

一例施之

道門定制卷之一

道門定制卷之二

丙三

西蜀道士撰庵呂元素集成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表狀 章詞紙並高

九皇御號

洞真大道金闕自然高真大聖元始天尊金闕下

元始以一炁化生三十於龍漢初劫

洞玄大道玉宸元皇道君大聖靈寶天尊金闕下

道君降生壽券天國受教於元始

洞神大道金闕玄元老君大聖降生天尊金闕下

於赤明劫說洞玄之道開度衆生

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

老君始自開闢歷為帝師於開皇劫說洞

神之道受元始敕命降生商周開導衆生

上宮紫微天皇大帝玉陛下

玉皇即朝庭圉丘所尊昊天上帝是謂造

中天紫微北極大帝玉陛下

物者也其式降言吾侍衛玉帝唯見通明

卿也未曾得瞻帝容焉

承天效法厚德光太后土皇地祇

后土即朝廷祀皇地祇於方止是也

九皇請表

具高功全銜

上言

聖號金闕下臣奏為鄉貫奉

道者主名家伏為略入意以某日幾時就某

處開壇命臣某等修建

某道場一會取某日子丑時設某醮一座延

降

上真幾分位滿散今則祇嚴壇境肅舉科儀

臣根以凡庸謬參

法錄職司救度仰輔

生成凡有投誠敢不上

達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欲望曲垂

聖鑒

俯察凡情

擴大造以哀矜

傾慈光而降格式副入天之望肆覃

休庶使醮功克諧圓滿臣無任瞻

天望

聖敕切屏營之至謹具表奏請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年號 月 日具高功位臣某 上表

內簽上

小臣某奏為奉道某家修建

某道場奏請

聖駕幸

可漏式

聖號金闕下

具高功銜臣某 謹封

方函式 以次表狀可漏方函做此

請奉一函上詣
聖號 仰前

具高功銜臣某 謹封

九皇請狀 照事九皇奏請止作一張只用此式內簽同前

具位全銜臣某

伏念臣某恭參

寶錄叨克治官告盟之初約當敷揚

妙道拯護羣生凡有投誠寧容寢絕臣今具

奏鄉貫居奉

道某家伏為入書至滿散令則

華壇已備

祕範初行仰望

天慈俯賜

臨幸須至奏

聞者

右臣某謹具狀冒罪奏

請

聖號伏候

教旨

年號 月 日具高功全銜臣某 狀

請符命狀 照事通用

具高功全銜臣某

右臣某冒罪奏為鄉貫居奉

道某入意同前至滿散臣忝列真司職當救

虔謹為所薦亡過某及一行亡魂六道等衆

奉行

太上符命金錄白簡及雲篆符誥以伸拯救

切慮亡者冥責未除拘留夜府無由解散有

妨濟度謹錄狀上奏

元始具全銜金闕下伏望

特軫

宸衷

允臣所奏

敕下東岱嶽府徧告地水二司應于合屬去處特為亡過某等

赦原罪犯咸與惟新盡赴道場領露

功德更冀布流

道悉覆護簡符庶使有司悉知遵奉臣某干

冒

天威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月日具高功全銜臣某狀

申天樞院狀為消災等醮却戒去女青詔書四字

具高功全銜不稱臣

右某謹據意同九皇表至滿散今則肅嚴壇壝初舉

科儀奏事

九清必關

樞府謹先發請

聖表狀幾函仰干

通進載惟

天師立教俾使奉行凡所文移必資

仙職謹錄狀奏聞

天樞院使三天扶教正一輔玄靜應真君伏

望

聖慈特為敷奏所有章詞等俟行道事竟委當直等神齋詣

仙府申聞其當壇合行女青詔命都省文牒

欲乞

俯憐凡昧密假臣

威光凡所申嚴俾知遵奉見已祇嚴懸席佇

降

真符仰冀

降臨證盟修奉某干冒

威靈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月日具高功全銜某狀

申五師狀

具高功全銜不稱臣

右某申為鄉貫居奉

道某入意同符命狀至滿散見已肅啟重場宣揚

科範謹錄狀申請

靈寶玄中大法師

靈寶經師

靈寶籍師

靈寶度師

靈寶監齋大法師伏望

聖慈特迂

雲馭俯降道場敷奏詞誠廉察齋事庶使凡情上達幽顯蒙

恩干冒

聖威某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申三府狀

具高功全銜

不稱臣

右某申為鄉貫居奉

道某入意如前今則肅舉

壇儀導迎

仙馭徧請天皇

諸天上帝日月星辰上元天官黃籙應感天

府威靈地皇

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山洞靈嶽谿河江海水

府威靈九壘九幽地司眾聖人皇

歷代人王帝主得道神仙祀典神祇虛空主

宰某恭露

地皇內祕靈文以伸延召謹錄狀奏請

玉虛上帝

甲子天皇君一通寫甲申地皇君伏望

聖慈俯憐凡昧

迂景分光熏被

天書俾通

上界幽顯徧闢

眾聖同降道場庶使幽明俱蒙

恩造干冒

聖威某無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申東嶽拜章

具高功全銜不稱臣

右某謹據鄉貫居奉

道某家入意至憑仗齋功專以追薦亡過某

及家親外姓六道等眾以祈

濟度見已嚴潔壇場崇奉

高真嚴行法事伏按

黃籙明科廣度幽爽除已具奏

玉清宮乞降

符命款省外謹具狀

申聞

東嶽八齊仁聖帝伏望

聖慈鑒察凡情俯降道場

證明修奉仍乞體行

符命告下有司釋放亡魂來臨

法會庶令幽爽得遂超生干冒

聖威某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逐時通進狀

黃錄大齋所

照會當所今為奉

道某家修建道場以今某法事謹發 某 狀

干上詣

太上御前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上清天樞院伏乞

省錄特為通進謹狀

年月 日具高功半銜 某 狀

角封

狀申 上清天樞院 高功半銜 某謹封

請眾真狀式 如大星真武文昌東嶽及諸等照合用專狀請

者依此式

具高功全銜 不稱臣

右某今為 耶買居奉

道某至滿散今則肅舉

壇儀導迎

仙馭謹錄狀奏請

聖號伏望

聖慈矜憐凡昧

迁景分光

俯降道場

證明修奉干冒

聖威某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預下抽視牒申東嶽狀

具高功全銜 不稱臣

謹據入意至 專為亡者某及上世先靈家

親外姓一切亡魂等眾建作功德以伸薦

拔切慮所屬治司未知亡者已當祇受
太上開度之恩拘留亡魂見受罪對謹合
具一行亡人姓名死年月日徧關
冥司掾括外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東嶽天齊仁聖帝 殿下 伏乞

聖慈告下有司合屬去處依名檢放亡者盡
與暫停冥責俟道場開壇奏請

太上原赦符命續具關申以憑濟度其干冒
聖威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中南極鍊度狀 此狀於奏
簡時申食

具高功全銜 不稱臣

右某謹申為 鄉貫某家、
意至滿散 專為亡者奏奠

金錄白簡以伸濟度今則薦度功德已遂

圓諧謹撥所薦亡者某等敬詣

朱陵火府祇受

鍊度謹具狀

上申

南極長生大帝
南斗六司真君
回骸起死真君
監生大神伏乞
聖慈仰體

元始符命特為開流火之庭鍊度亡者俾蒙
恩造受化更生干冒

聖威某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諸司文牒

都牒 若用三界牒便此式若止用都
牒請聖者使後式更不復用此
白紙寫牒

太玄都省行壇 牒當處里域真官 若在觀云
觀道雲科

據鄉貫居奉

道 入意如前
至滿散 今則潔備

華壇歲行

法事竊慮

天人異致凡相難通塵世諍早有諸觸犯

須至移文者

牒仰詳察事意疾速奏達

上穹伏乞分遣

仙官監臨齋事仍仰肅靜壇場欽遵

景輿毋致稽緩有觸

天威肅事告成不忘效信故牒

年月日

牒 當處里域真官 未書

高功銜

天師銜

牒皮面式

高功銜

謹封

牒皮背式 其他皆同此式只換所牒神名

太上都省行壇 牒當處里域真官 牒三界都牒用白紙寫若土地已今抽魂故不弄牒若消災則添土地等神

太玄都省行壇 牒三界功曹四直使者

據鄉貫居奉

道某入意如前請 今則華壇已備

祕範初行竊慮

聖凡有隔精意難通塵世諠卑有諸觸犯

須至移文者

牒仰看詳事意速舉雲程遍通

三界延降

高真上聖俯臨塵世華壇即為奏傳佇回昭

報仍仰肅靜壇場欽遵

景輿無致稽緩有觸

天威肅事告成不忘

效信故牒 牒後如前

上界牒 用白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上界直符使者

據鄉貫居奉

道某入意如前 今則華壇潔備

祕範啟行切慮

上穹遠邈

天府邃深

雲路迢遙

仙凡有隔須至移文者

牒仰詳察事意疾速奏達

元陽之上太虛之中

諸天上帝日月星辰上元天官黃籙應感天

府威靈伏乞暫離

天府臨降道場即為奏傳佇回昭報功成事

就不負

效勤故牒牒後如前

中界牒牒用白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中界直符使者

據牒至滿散今則華壇嚴肅

秘範啓行竊慮

真司香邀地水幽深凡昧塵情難獲

通感須至移文者

牒仰詳察事意延請

山洞靈嶽谿江河海水府靈宮九壘九幽地

司僚屬乞迴

飭馭俯降道場即為奏傳佇回

昭報功成事就不負

效勤故牒牒後如前

下界牒牒用白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下界直符使者

據牒至滿散今則華壇已備

秘範初行竊慮

靈司幽隱

洞府密嚴凡昧塵情難獲通感須至移文

者

牒仰詳察事意延降

歷代人王帝主諸廟福德神祇得道神仙虛

空真率乞迴

雲輅俯降道場即為奏傳佇回

昭報功成事就不負

效勤故牒牒後如前

預行抽魂牒牒用黃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當處土地里域主者

當壇恭奉

王帝敕命佐

天行化濟度幽冥凡有投誠理宜關報今

據入意專為三官九府北都羅酆九幽諸

獄城隍嶽瀆泉曲寒庭三塗五苦所在治

司州縣陰獄一切未諧出離死魂九泉六

道等衆申奏

三天門下奉行

元始符命金籙白簡傳授九真妙戒用伸

薦度當壇見戒敕有司肅嚴壇壝剋日奉

行尚慮諸司未知有此奉

道之家歸仗

玄門欲求薦拔今合具所薦亡過某及家親異姓一行亡人等姓名死年月日預行摺括以憑濟度須專告諭者

際仰詳此事由疾速關報應于合屬所在冥司預行拘抽未遂受生一切魂魄及九泉六道等眾各請逐處主者遞相催促盡行追究暫停幽閉恭俟畫降

元始符命疾除罪簿落滅惡根出離幽關仍仰專一防護解赴今來所建

黃錢寶壇所在城隍司一處收管祇聽召請押赴

道場領需

功德仍請丁寧約束經由關津等處不得妄生邀截以副

太上好生之德牒到奉行故牒勝後十四

女青抽鬼牒勝後十四
牒奉教多微官諸體寫牒用正法十所載教字尤為典實所有寫教字呪文具于後切在至誠用黃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當處土地里域等神

告聞泰山岱宗三官九府嶽瀆鄧都地府

水司城隍社廟八大魔王部屬應干拘留亡人去處據卿貫入金今竊慮所薦亡過某及家親外姓六道等眾生存之日積諸冤咎亡歿之後執對前非今建寶齋廣伸薦拔恐拘所屬未獲出離須仗

元始符命詔出陰關今具抽拔事件

一修齋某家所薦亡過某及家親外姓亡人等並逐一開具姓名死年月日在前隨牒

追抽務令依名盡行釋放若預下牒用此則云

一修齋某家已於幾月幾日具所薦亡過某

及一行亡人等姓名預行追抽去訖今

道場開於仰依前來姓名盡行釋放

一所薦亡人某等內有生前素積善功或承

歿後追修已得受生者仍下功德案關照施行如未受生重有罪對亦當遵奉今來

詔牒特與赦原

一三界輪迴修羅道五姓人地獄道餓鬼

道畜生道等眾務令所屬溥行

放赦應期同屆

道場領需

功德

一當壇恭準此一項皆未嘗

元始符命

女青律條許令告下

十方無極世界三官九府百二十曹應干

合屬去處依法抽拔七祖先靈一切逝者

男子三魂七魄女人三魂十四魄早離風

刀三塗五苦之中昇度南宮及胎更生克

得道真以副

太上好生者

牒奉

太上慈亡人等宜令所屬靈官特與

宥罪疾速撥赴某大齋所領需

度命功德仍仰所在治司不得妄生障礙牒

至準

牒故牒如前

城隍牒用白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城隍社令主者

據人意見當壇專為亡者建作薦拔功德

除已備奏

三天門下乞賜

原赦亡人罪咎并關報合屬冥司按檢魂

魄合行聚集祇聽呼召外須至移文者

牒具如前仰詳察前件事意候諸處押到亡

魂並行聚集俟當所暨

太微神籙召請之夜廣差神吏押赴

寶壇準此奉行毋致違戾故牒牒後如前

五路牒用白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地界主者八方大神

據鄉貫居奉

道某家以今月某日值某之辰修建

某道場今已潔備華壇恭行法事竊慮所

薦亡過某及一行亡人等山河阻隔分野

異同所歷關津妄生遏截須至移文者

牒仰詳察事意大關方隅接引亡魂來臨

法會仍仰所在關津主者遵奉

救度科法毋致妄生障礙牒到奉行故牒牒後如前

童子牒用白紙寫

黃籙大齋所

當所今月幾日幾時填開壇發奏聞

玉清宮奉行

金錄白簡救苦真符一牒改云長生靈符若干面拔

度改云一牒亡人某等靈魂出離者一牒改云

牒具如前仰承領上件白簡徑詣

十方無極世界一牒云南方丹天世界一依

符命疾速施行故牒

年月日時發

牒地府火府齋簡童子

高功銜

發奏文字引目所有發章引領添若

文不使上達者押赴天一此獄依律定罪以昭天憲一節

黃錄大齋所

今為奉

道某家申發文字若干函封印全起至某

官府投進須至出引者

右關某官吏交領上件奏文徑詣投納雲程

不請住滯

年月日時引

高功法師姓

女青牒中魁字呪

聚形

散形一玉清上帝一太清上帝一太極左

大論王都天大法六丁神將一北極七

主全木火土九天十方神王

道門定制卷之二

道門定制卷之三

丙三

西蜀道士撰庵呂元素集成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樞密使特行尚書吏部都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上柱國臣王欽若奏

右臣欽若今奉

聖旨送降到羅天醮分科儀令臣再詳校者伏以蕭香上達冀表於精誠

真聖下臨必期於通感既

真科之紛糅伊道教以因仍方屬

獻明允修秘奧伏惟

皇帝陛下道惟稽古言必則

天奉

百神於圓丘專

七祖於清廟闢

上清之僊宇崇昭應之福庭會真之宮檢介

丘之玉牒太寧之館闕方澤之黃琮

羅天之醮交修

金籙之齋繼建尚慮科儀舛誤品位參差爰

命羽衣載刊寶秩仍令迷昧復備討論仰受

德音虔遵

詔旨臣今已修整列

羅天聖位九卷并修到

羅天科儀集成一卷標于卷首但慙凡目竊

覘真階奉

天徒仰於紫清測漢真窮於

僊統上遵

宸扆稍備朝修其

羅天科儀品位共十卷謹同

上進伏乞

宣付崇文院三館都監劉崇超繕寫十五本

裝褱送臣處用道藏印縫訖降下會真太

寧上清太清太平宮等處庶令崇奉永薦

福祥謹具奏

聞謹奏

批答

省奏具之朕祇荷靈休欽崇妙本在宥萬國冀底於阜康懷柔百神用延於貺施惟宏開

於真館當嚴奉於齋科願藏室之所傳備存
昔範得羽人之參校庶協精心申命輔臣重
加閱視卿博通學府研味道樞既緝簡以斯
成爰削章而來上恭勤所至嘉尚良深所奏
知餘依 三日

御製科教師賜紫孫重白論奏獻錢
馬事

凡修齋醮奏獻錢馬止以質誠致信通達真
靈若分位稍多即諸事有闕古法但焚柴割
髮奏幣飛章酌水獻花冥心懇禱由此觀之
奏紙之法亦不假多而獲福止在至誠矣按
道藏三錄齋者

上元金錄齋帝主修奉展禮配天罷散設普
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

中元玉錄齋保佑六宮輔寧妃后罷散設周
天大醮二千四百分位

下元黃錄齋臣庶通修普資衆國罷散設羅
天大醮一千二百分位

右三錄齋升降次第及

聖真位號乃大中祥符年詔推忠協謀同德

佐理功臣丞相王欽若重修定頒下在京宮
觀并天下名山福地收掌以備朝廷修奉或
大臣爲國亦許修設庶人不許奉修又近降
皇帝本命及天寧節逐年七次藩方節鎮修
建金錄道場罷散設醮三百六十分位止

聖位具載新降科儀永爲定式

靈寶道場即消災遷拔拜章

奏獻錢馬儀式一百二十分止

靈寶天公齋及四十八壇小醮奏獻錢馬

二十四分 三十六分 四十二分

六十分 七十二分 百二十分止

右件儀式並約科典及

朝廷新頒儀範并令式節文簡要排次以便
修奉不可過此數也又安

正一天師本命存修法云奏紙一分當用好

紙畫馬一匹儼一人而已代形一人不畫口

由此觀之今所奏錢馬亦未合儀格徒有費

用適以招譴爾又世人多奏妝畫龍鶴星像

天地神祇此尤迷謬之甚徧檢經科未有此

式大羅寥廓上聖尊崇一念纔興隨機赴感

宜多奏錢馬而獲福佑邪古人設法惟以表
信效心懺愆贖過使人有信向之誠又不可
不奏獻也惟明哲之士詳而行之傳去念切
侍從也

奉

九皇進狀式

道具位臣姓某

信錢

從馬

龍車

右臣謹謹上

進以

聞謹進

年月

日奉道具位臣姓某狀

圓封式

聖號 金閣下

奉道具位臣姓某狀謹封

方函式

不使
臣字

高功半御姓某 謹封

衆真獻狀式

奉

道具位姓某

信錢從馬若干分

右謹奏上

聖號伏望

真慈俯賜

鑒納謹狀

年月

日奉道具位姓某狀

圓封式

東真狀同式
止云狀謹封

聖號

羅天等醮聖號

奉道具位姓某狀奏謹封

黃籙羅天一千二百分聖位

第一狀

玉虛上帝衆真

玉虛上帝

出玉清
祕錄

無上玉帝

出三洞
珠真

太微玉帝

出金闕
景朝會圖

太微天帝

出無上
祕要

少微太帝

出無上
祕要已上
並稱真應後同

第二狀

三寶帝君門下

清微天寶君

禹餘糧寶君

太赤神寶君

右出三
神錄

第三狀

九天上帝門下

鬱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梵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右出玉清祕錄大有金書
 第四狀 分五 太陽朱明上帝衆真
 太陽炎極朱明上帝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
 混沌太无玄生高上虛皇帝君
 蒼靈太光扶搖帝君
 青真金闕梵行後聖帝君 右出金闕八景經會圖
 第五狀 分八 東方八天帝門下
 太皇黃曾天帝 大明玉完天帝
 清明何童天帝 玄胎平育天帝
 元明文舉天帝 上明七曜摩夷天帝
 虛无越衡天帝 太極濛翳天帝
 第六狀 分八 南方八天帝門下
 赤明和陽天帝 元明恭華天帝
 耀明宗飄天帝 西三 竺落皇笏天帝
 虛明堂曜天帝 觀明端靖天帝
 玄明恭慶天帝 太煥極瑤天帝
 第七狀 分八 西方八天帝門下
 元載孔昇天帝 太安皇崖天帝

顯定極風天帝 始皇孝芒天帝
 太皇翁重浮容天帝 無思江由天帝
 上揲阮樂天帝 無極曇誓天帝
 第八狀 分八 北方八天帝門下
 皓庭霄度天帝 淵通元洞天帝
 太文翰寵妙成天帝 太素秀樂禁上天帝
 太虛無上常融天帝 太釋王隆騰勝天帝
 龍變梵度天帝 太極平育賈奕天帝
 度人經 右出無量
 第九狀 分十六 先天聖母元君衆真
 先天太后太一元君 見青羊宮碑及寶錄又列仙故冠位首乃玄妙玉女混元帝寄胎降生昇天爲太一元君唐明皇尊封先天太后本稱先天聖母元君常見稱爲先天元后者未知所據故併書之
 九靈太妙白玉龜臺夜光金真萬炁聖母元君
 無上雌一帝真九光聖母
 高上虛无玄元混化初真聖母 西三
 三天陽魂太極聖母
 朱光洞陰二景聖母
 三素洞陰太微聖母
 大有空洞混沌化素靈妙生神聖母

九華空洞元陽飛生聖母
 太陰神光玄極青帝聖母
 無上極真太虛天皇聖母
 元陽九元鬱靈皓真聖母
 北極交靈瑤光太皇聖母
 虛元元皇九天絕空聖母
 萬炁絕冥紫光列紀聖母
 三天真母上元夫人右出金闕八景朝會圖
 第十狀分五 太一三昧元君衆真
 九天無量太一三昧元君
 上元九華安妃兩號出大羅九天圖
 九炁素生元妃 東華靈妃
 大洞迴元羽真右出金闕八景朝會圖
 第十一狀分四 上清青童君衆真
 上相方諸宮青童君即東華木公上相青童君
 上宰西城總真王君
 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
 上傳白山宮太素元君右出太極經
 第十二狀分四 四極真王門下
 東極真王扶桑大帝 南極真王丹陵大帝

西極真王素靈大帝 北極真王洞陰大帝
東極南極即東靈扶桑丹陵太帝舊本乃兩位今而為一混於四極真王內重奏
 第十三狀分五 天真皇人衆真
 自然大仙天真皇人 九老仙都君
 九炁丈人 天帝君
 天帝丈人右出金闕八景朝會圖
 第十四狀分五 靈寶五師門下
 玉京山應供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道按
藏玄中主教昔老君亦從此職當位列三師之上三師乃經法授受之師耳
 第十五狀分三 三元帝君門下
 上元真都元陽七寶紫微宮總主上真自然
 太聖賜福天官
 中元太陰洞耀元君赦罪地官元虛洞靈皇
 帝君
 下元金靈洞陰太帝解厄水官洞真太皇元
 光皇帝君右出金闕八景朝會圖
 第十六狀分八 二皇五老帝君門下
 甲子天皇君 甲申地皇君

甲寅人皇君 右出洞神乾
監河國無法

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青帝九炁天君

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赤帝三炁天君

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白帝七炁天君

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黑帝五炁天君

中央玉寶元靈元老黃帝一炁天君 五靈五
炁即五

方五帝舊本重奏今按中盟赤書自然
錄靈威仰即青帝字青帝注莽餘皆同

第十七狀 分十一 十一大曜真君門下

日宮太丹炎光鬱明太陽帝君

月宮黃華素曜元精聖后太陰元君 日月二
宮出金

開八景
朝會圖

東方木德始陽青皇上真道君歲星真君

南方火德丹靈赤皇上真道君熒惑星真君

西方金德太素少陰白皇上真道君太白星
真君

真君

北方水德太冥陰元黑皇上道道君辰星真
君

君

中央土德祖炁中皇上真道君鎮星真君

交初羅喉神首建星真君

交中計都神尾墜星真君

天一紫炁道星真君

太一月孛曜星真君 右出五斗懸并上
清二景七曜儀

第十八狀 分十 十神太一真君門下

五福太一真君 天一太一真君

地一太一真君 四神太一真君

大遊太一真君 小遊太一真君

君恭太一真君 臣恭太一真君

民恭太一真君 直符太一真君 右出太
一懸儀

第十九狀 分十一 北斗中星君衆真

北斗中高上玉皇尊星君

北斗中玄卿大帝

北斗陽明太尉府天蓬貪狼星君 舊作天
今正之英

北斗陰精上宰府天內巨門星君 舊作天
今正之任

北斗真人司空府天衡祿存星君 舊作天
今正之柱

北斗玄冥將擊府天輔文曲星君 舊作天
今正之心

北斗丹元斗君府天禽廉貞星君 舊本
不誤

北斗北極太常府天心武曲星君 舊作天
今正之輔

北斗天關上帝府天柱破軍星君 舊作天
今正之衛

北斗洞明外輔星君

北斗隱光內弼星君 右出河圖內
篇九元懸儀

第二十狀分

乾元聖母九皇夫人門下

北陰乾元大聖母

北斗元斗宮中魁精玄上真皇夫人太星玄
樞君

北斗玄魁宮中靈精上玄真皇夫人元星北

台君

北斗上精宮中靈妃元皇九極夫人貞星上
真君

北斗網極宮中上靈神妃華皇夫人紐星璇
根君

北斗靈開宮中北上金蓋中皇夫人綱星天
平君

北斗紫極宮中安上晨華元皇夫人紀星命
機君

北斗運天宮中玉華靈皇夫人關星元陽君

北斗帝席宮中左皇夫人

北斗上尊宮中右皇夫人右出河國內元經
并五星空常執

第二十一狀分

南斗太帝來真

南斗大帝長生大君 好生韓君丈人

注生大司馬

南斗天府司命上相鎮國真君

南斗天相司錄上將鎮獄真君

南斗天梁延壽保命真君

南斗天同益算保生真君

南斗天樞度厄文昌鍊魂真君

南斗天機上生監簿大理真君

南斗火鈴大將軍右六星出南斗
經餘依舊例

第二十二狀分

東斗六陽星君門下

東斗陽度星君

東斗陽昌星君

東斗陽巨星君

東斗陽惠星君

東斗陽廣星君

東斗陽輝星君

第二十三狀分

西斗六陰星君門下

西斗陰素星君

西斗陰受星君

西斗陰領星君

西斗陰算星君

西斗陰召星君

西斗陰考星君

第二十四狀分

中斗七太星君門下

中斗大魁星君

中斗大理星君

中斗大籍星君

中斗大訓星君

中斗大申星君

中斗大固星君

中斗大濟星君

已上並出金闕
景明會圖

第二十五狀分

三界五大魔王門下

無色界大魔王

色界大魔王

欲界大魔王

青天下魔王

赤天下魔王

白天下魔王

黑天下魔王

黃天下魔王右依舊儀

第二十六狀分

北帝四聖真君衆真

北極天蓬大元帥

北極天猷副元帥

北極翊聖黑殺諸慶應感保德真君

北極真武佑聖太一福神靈應真君右出神霄列衆圖

北宮擎羊使者

北宮陀羅使者右出七元圖

第二十七狀分

玉清上元真宰衆真

玉清上元真宰

玉清真宰上相

洞真左玄上宰

洞真右玄上宰

洞真左玄上相

洞真右玄上相

洞真左玄上卿

洞真右玄上卿

洞真九天金闕丈人

洞真太虛上真僊統

洞真金闕上僊侍郎

洞真金闕僕射

洞真玉虛僕射

洞真九天僊伯

洞真紫府侍郎

洞真紫府大夫

洞真玉清大監

洞真玉虛真令

洞真玉清大丞

洞真三天都尉

玉清宮總真都司君

第二十八狀分

洞玄左真上宰衆真

洞玄左真上宰

洞玄右真上宰

洞玄左真上相

洞玄右真上相

洞玄紫府道統

洞玄玄都大卿

洞玄紫府上相

洞玄玄都上相

洞玄左真上卿

洞玄右真上卿

洞玄玉虛侍郎

洞玄紫微大夫

洞玄紫微大監

洞玄紫微真令

洞玄極僊正都護

洞玄玉宸大丞

洞玄玄都大丞

洞微宮總僊都司君

洞玄玄都大丞

洞神太極上相衆真

洞神太極上相

洞神太極真伯

洞神太玄上僊統

洞神三天護法都帥

洞神九天大兵統

洞神太微僕射

洞神太極僕射

洞神木部尚書

洞神火部尚書

洞神金部尚書

洞神水部尚書

洞神土部尚書

洞神太微護兵大卿

洞神極真益弄大卿

洞神紫府上僊大卿	洞神大僊僊威監
洞神太極上僊大夫	洞神三天斬妖護尉
洞神碧虛上僊卿	洞神九天保命上僊監
洞神紫微七政大監	洞神金闕盟威大監
洞神扶桑暘谷大監	洞神太極上僊監
洞神玄都僊令大監	洞神太極僊府兵錄
洞神九天護府司直	洞神九天雲霧大監
洞神紫府校尉	洞神六虛明真監
洞神八極僊都護尉	洞神北極大監
太極宮總神都司君	<small>已上並出大羅九天圖</small>

第三十狀三十分 紫微垣東星君門下

紫微垣 <small>帝座</small> 二星	即天皇大帝	北極大帝
太子星君	庶子星君	後宮星君
四輔星君	勾陳星君	五帝內座星君
天柱星君	六甲星君	華蓋星君
御女星君	柱史星君	文史星君
尚書星君	大理星君	陰德星君
陽德星君	天牀星君	天一星君
太一星君		
東蕃上宰星君	東蕃左樞星君	東蕃少宰星君

東蕃上輔星君	東蕃少輔星君
東蕃上衛星君	東蕃少衛星君
東蕃少丞星君	西蕃右樞星君
西蕃少尉星君	西蕃上輔星君
西蕃少輔星君	西蕃上衛星君
西蕃少衛星君	

第三十一狀三十分 太微垣東星君門下

太微垣	五天帝座星君	太子星君
從官星君	三公內座星君	
九卿內座星君	內五諸侯星君	
幸臣星君	謁者星君	
虎賁星君	郎位星君	
內屏星君	常陳星君	
東蕃左執法星君	東蕃上相星君	
東蕃次相星君	東蕃上將星君	
東蕃次將星君	西蕃右執法星君	
西蕃上相星君	西蕃次相星君	
西蕃上將星君	西蕃次將星君	

第三十二狀三十分 天市垣東星君門下

天市垣

帝座星君

候星星君

官者星君

宗正星君

宗人星君

宗星星君

斗星星君

斛星星君

列肆星君

車肆星君

市樓星君

屠肆星君

帛度星君

南海星君

燕星星君

東海星君

徐星星君

吳越星君

齊星星君

中山星君

九河星君

趙星星君

魏星星君

河中星君

河門星君

晉星星君

鄭星星君

周星星君

秦星星君

蜀星星君

巴星星君

梁星星君

楚星星君

韓星星君

宋星星君

楚星星君

第三十三狀

東方七宿星君門下

角宿天門星君

亢宿天庭星君

氏宿天府星君

房宿天駟星君

心宿天王星君

尾宿天雞星君

箕宿天津星君

心宿即大火帝
坐故曰天王

第三十四狀

南方七宿星君門下

井宿天井星君

鬼宿天饋星君

柳宿天廚星君

星宿天庫星君

張宿天稱星君

翼宿天都星君

轸宿天街星君

第三十五狀

西方七宿星君門下

奎宿天將星君

婁宿天獄星君

胃宿天倉星君

昂宿天目星君

畢宿天耳星君

觜宿天屏星君

參宿天水星君

第三十六狀

北方七宿星君門下

斗宿天廟星君

牛宿天機星君

女宿天女星君

虛宿天卿星君

危宿天錢星君

室宿天廩星君

壁宿天市星君

第三十七狀

紫微外座眾星君門下

紫微外座

上台虛精星君

中台六淳星君

下台曲生星君

文昌上將星君

文昌次將星君

文昌貴相星君

文昌司錄星君

文昌司命星君

文昌司寇星君

三師星君

三公星君	郎將星君	相星星君
太陽守星君	太尊星君	執星星君
天牢星君	天理星君	傳舍星君
閻道星君	附路星君	鉤星星君
天廚星君	內廚星君	內階星君
八穀星君	扶箱星君	天格星君
天槍星君	天戈星君	

第三十八狀_{分四} 北極四相星君門下

北極左丞天相星君	北極右丞天僊星君
北極正法丞相星君	北極天心丞相星君

第三十九狀_{分二十} 鄭分二十座星君門下

角亢壽星之次鄭分

大角帝座星君	左攝提星君
右攝提星君	招搖星君
帝席星君	周鼎星君
天田星君	進賢星君
天門星君	平星星君
陽門星君	頓頑星君
五柱星君	四衡星君
	南門星君

第四十狀_{分十六} 宋分十六座星君門下

氏房心大火之次宋分	日星星君	七公星君	貫索星君
	天乳星君	西咸星君	東咸星君
	罰星星君	鍵閉星君	鉤鈴星君
	天幅星君	從官星君	積卒星君
	陣車星君	騎官星君	
	騎陣將軍星君	車騎星君	

第四十一狀_{分十五} 燕分十五座星君門下

尾箕析木之次燕分

女牀星君	天紀星君	織女星君
漸臺星君	天江星君	天弁星君
建星星君	天輪星君	傳說星君
糠星星君	農丈人星君	杵星星君
魚星星君	鼈星星君	龜星星君

第四十二狀_{分二十} 吳分二十九座星君門下

斗牛女星紀之次吳分

輦道星君	奚仲星君	天津星君
河鼓星君	左旗星君	右旗星君
敗瓜星君	匏瓜星君	天桴星君
離珠星君	羅堰星君	天田星君

狗國星君	天雞星君	狗星星君
天淵星君	九坎星君	越星君
趙星君	周星君	秦星君
代星君	魏星君	韓星君
楚星君	鄭星君	燕星君
晉星君	齊星君	
第四十三狀 ^{二十} 齊分二十座星君門下		
虛危玄枵之次齊分		
車府星君	杵星星君	曰星星君
人星星君	司非星君	司危星君
司錄星君	司命星君	蓋星星君
墳墓星君	虛梁星君	泣星星君
哭星星君	壘壁陣星君	天錢星君
天網星君	天壘城星君	瑞瑜星君
敗曰星君	北落師門星君	
第四十四狀 ^{十五} 衛分十五座星君門下		
室壁轸箕之次衛分		
造父星君	王良星君	策星星君
騰蛇星君	天廡星君	離宮星君
上公吏星君	土公星君	雷電星君

霹靂星君	雲雨星君	羽林軍星君
斧鉞星君	八魁星君	土司空星君
第四十五狀 ^九 魯分九座星君門下		
奎婁降婁之次魯分		
天將軍星君	左更星君	右更星君
外屏星君	天溷星君	天倉星君
天庾星君	天囷星君	鐵鎖星君
第四十六狀 ^{二十} 趙分二十一座星君門下		
胃昂畢大梁之次趙分		
月星星君	大陵星君	積屍星君
天船星君	積水星君	卷舌星君
天諛星君	礪石星君	天街星君
附耳星君	天高星君	諸王星君
天節星君	九刺珠口星君	九旂星君
天阿星君	太陰星君	天廩星君
天苑星君	芻藁星君	天園星君
第四十七狀 ^{二十} 晉分二十二座星君門下		
觜參實沈之次晉分		
五車帝座星君	三柱星君	天漢星君
咸池星君	生旗星君	司怪星君

水府星君	四瀆星君	天關星君
關丘星君	參旗星君	五井星君
軍井星君	屏星星君	天廁星君
天星星君	軍市星君	野雞星君
伐星星君	丈人星君	子星星君
孫星星君	內三	二十
井鬼鶉首之次秦分	第四十八狀分十五	秦分十五座星君門下
鉞星星君	積水星君	積薪星君
南河星君	北河星君	五諸侯星君
天樽星君	水位星君	外廚星君
天記星君	天狗星君	狼星星君
弧矢星君	天社星君	老人星君
柳星張鶉火之次周分	第四十九狀分十	周分十座星君門下
軒轅星君	御女星君	少微星君
內平星君	酒旗星君	長垣星君
天相星君	天廟星君	東甌星君
天授星君	第五十狀分九	楚分九座星君門下

翼軫鶉尾之次楚分	靈臺星君	明堂星君	左轄星君
右轄星君	長沙星君	軍門星君	
土司空星君	青丘星君	器府星君	
歲星所變	第五十一狀分六	歲星所變六星君門下	內三
天槍星君	天猾星君	天衡星君	三十一
天棓星君	國皇星君	及登星君	
熒惑星所變	第五十二狀分五	熒惑星所變五星君門下	
析旦星君	螢尤星君	昭明星君	
司危星君	天欖星君		
鎮星所變	第五十三狀分九	鎮星所變九星君門下	
五殘星君	六賊星君	獄漢星君	
大賁星君	炤星星君	絀流星君	八
第星星君	旬始星君	擊咎星君	
太白星所變	第五十四狀分八	太白星所變八星君門下	
天杵星君	天柎星君	伏靈星君	

大敗星君 司姦星君 天狗星君

天殘星君 卒起星君

第五十五狀分七 辰星所變七星君門下

辰星所變

柱矢星君 破女星君 拂樞星君

滅寶星君 繞廷星君 驚理星君

大奮祀星君 如五帝座舊本在五老帝君下
重不知即星垣中帝座况紫微垣帝座乃天
皇北極大帝位列九皇前後重奏者明矣

第五十六狀分十二 十二宮尊神門下

天稱宮尊神 天蠅宮尊神 人馬宮尊神

磨蝎宮尊神 雙魚宮尊神 寶瓶宮尊神

白羊宮尊神 金牛宮尊神 陰陽宮尊神

巨蟹宮尊神 獅子宮尊神 雙女宮尊神

巨蟹宮尊神 獅子宮尊神 雙女宮尊神

右依

第五十七狀分三 三山真君門下

青城山五嶽上司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真君

潛山九天司命上卿保生真君

廬山九天採訪使者應元保運真君 右準元
豐四年

三月二十七
日詣進洗

第五十八狀分六 三天大法師衆聖

三天扶教大法師正一輔玄靜應真君

女師君 嗣師君 系師君

左玄王真人 右玄趙真人

第五十九狀分十四 九天司馬真君衆聖

九天司馬真君 九天玉輔上宰

九天四協侍宸 九天延壽益算真君

九天度人不死真君 九天回骸起死真君

九天建生運炁真君 九天定貴續命真君

九天定祿萬福真君 九天執錄把籍真君

九天韓司主錄君 九天監生大神

九天度厄尊神 九天主女育律官 右依
舊儀

第六十狀分十五

天曹太皇萬福真君 天曹定名玉曆真君

天曹扶衰度厄真君 天曹消災散禍真君

天曹注生勾死真君 天曹延生保命真君

天曹司命真君 天曹司錄真君

天曹司非真君 天曹司危真君

天曹司刑真君 天曹司罰真君

天曹門下引進真官 天曹門下直日典者

天曹門下掠刺大夫 右依
舊儀

第六十一狀分五 五嶽真君門下

東嶽太靈蒼光青帝真君

南嶽慶華紫光赤帝真君

西嶽素光耀魄太明白帝真君

北嶽鬱微洞淵無極黑帝真君

中嶽黃玄太光含真黃帝真君

第六十二狀分五 五嶽聖帝門下

東嶽天齊仁聖帝 南嶽司天昭聖帝

西嶽金天順聖帝 北嶽安天元聖帝

中嶽中天崇聖帝 右出名山 嶽清圖

第六十三狀分十 十山真君門下

東嶽佐命括倉山真君

東嶽佐命羅浮山真君

南嶽儲副霍山真君

南嶽儲副潛山真君

西嶽佐命女几山真君

西嶽佐命地肺山真君

北嶽佐命河蓬山真君

北嶽佐命抱犢山真君

中嶽佐命少室山真君

中嶽佐命武當山真君 右出太真 道典錄

第六十四狀分十八 太極上真眾聖

海上廣桑山主宰太極上真 出真語及 轉混事跡

五嶽司命右弼桐柏真人王君

太玄真人東嶽上卿司命大茅真君 二十四

定錄右禁郎司命中茅真君 三

三官保命小茅真君

九州都僊太史兼高明大使神功妙濟太一

定命真君

玄都御史吳真君 校錄水府黃真君

西山陳真君 西山周真君 西山彭真君

西山施真君 西山鍾真君 西山盱真君

西山時真君 西山曾真君 西山甘真君

上清真人許長史 右出僊傳及 茅山西山記

第六十五狀分十 下洞天僊官門下

王屋山小有清虛洞天僊官

委羽山大有空明洞天僊官

西玄山太元總真洞天僊官

西城山三元極真洞天僊官

青城山寶僊九室洞天僊官

赤城山上王清平洞天僊官

羅浮山朱明耀真洞天僊官

勾曲山金壇華陽洞天僊官

林屋山佐神幽墟洞天僊官

括蒼山成德隱真洞天僊官右出洞天
福地記

第六十六狀二十四化僊官門下

陽平化僊官 鹿堂化僊官 鶴鳴化僊官

漓沅化僊官 葛嶺化僊官 庚除化僊官

秦中化僊官 真多化僊官 昌利化僊官

隸上化僊官 湧泉化僊官 稠稷化僊官

北平化僊官 本竹化僊官 濛秦化僊官

平蓋化僊官 雲臺化僊官 濫口化僊官

後城化僊官 公慕化僊官 平岡化僊官

主簿化僊官 玉局化僊官 北邙化僊官

右出都
功錄

第六十七狀長生妙感真人

碧落侍中長生妙感真人

大慈普濟永元顯靈真君

元陽趙真人 景通陳真人 觀妙李真人

李隆真人 青城山薛真人

北宮真人安期先生 青城真人洪崖張先生

石鍾山天長劉真人 學射山通怡張真人

妙通嚴真人 保和王真人

歸元爾朱真人 玉珍山妙通朱真人

正陽鍾離真人 純陽呂真人

簡寂陸先生 興世館孫真人

白鶴山虛應張真人 昇真王先生

王屋山真伯夫人孫僊姑

抱樸小仙公 王屋山真一司馬先生

茅山玄靜李先生 廣成先生杜天師

傳教譚先生 傳教饒先生右出魏仙列
仙拾遺等傳

第六十八狀三元真君門下

上元道化真君 中元護正真君

下元定志真君右依
因朝封號

第六十九狀上元官府僊官門下

上元左都司僊官 上元右都司僊官

上元紫微宮左府主生太陽火官

上元紫微宮右府主生太陰水官

上元紫微宮中府主生死罪錄官

上元太極左宮左府主生太陽火官

上元太極左宮右府主死太陰水官

上元太極左宮中府主生死罪錄官

上元太極右宮左府主生太陽火官

上元太極右宮右府主死太陰水官

上元太極右宮中府主生死罪錄官

上元考官 上元考士 上元考兵

上元考吏

第七十狀_{分十二} 紫微宮十二曹僊官門下

上元紫微官

明真曹僊官 監正曹僊官 梵行曹僊官

靈關曹僊官 禁神曹僊官 正神曹僊官

通明曹僊官 開明曹僊官 玉都曹僊官

南上曹僊官 元功曹僊官 三靈曹僊官

第七十一狀_{分十二} 太極左宮十二曹僊官門下

上元太極左宮

明梵曹僊官 威靈曹僊官 太常曹僊官

太清曹僊官 宣威曹僊官 明都曹僊官

都靈曹僊官 太儀曹僊官 明法曹僊官

考正曹僊官 明威曹僊官 九都曹僊官

第七十二狀_{分十二} 太極右宮十二曹僊官門下

上元太極右宮

司正曹僊官 四明曹僊官 監天曹僊官

司殺曹僊官 盟天曹僊官 幽都曹僊官

威儀曹僊官 太陰曹僊官 下元曹僊官

監司曹僊官 監靈曹僊官 太明曹僊官

第七十三狀_{分十五} 中元官府僊官門下

中元左都司僊官 中元右都司僊官

中元洞空青靈宮左耐犯明晨府主生太陽火官

中元洞空青靈宮右紂絕陰天府主死太陰水官

中元洞空青靈宮中七非恬照府主生死罪錄官

中元南洞陽左宗天宮左諒事府主生太陽火官

中元南洞陽左宗天宮右宗靈府主死太陰水官

中元南洞陽左宗天宮中靈神府主生死罪錄官

中元北鄴都右陰天宮左連宛泉曲府主生錄官

中元北鄴都右陰天宮左連宛泉曲府主生錄官

中元北鄴都右陰天宮左連宛泉曲府主生錄官

中元北鄴都右陰天宮左連宛泉曲府主生錄官

中元北鄴都右陰天宮左連宛泉曲府主生錄官

中元北鄴都右陰天宮左連宛泉曲府主生錄官

中元北鄴都右陰天宮左連宛泉曲府主生錄官

中元北鄴都右陰天宮左連宛泉曲府主生錄官

太陽火官

中元北酆都右陰天官右秦殺九幽府主死

太陰水官

中元北酆都右陰天官中罪氣咸池府主生

死罪錄官

中元考官

中元考士

中元考兵

中元考吏

第七十四狀^{十四}

青靈官十四曹僊官門下

中元洞空青靈官

靈都曹僊官

維正曹僊官

靈威曹僊官

黃神曹僊官

洞玄曹僊官

威仰曹僊官

靈紐曹僊官

嶽正曹僊官

洞天曹僊官

元都曹僊官

通真曹僊官

通明曹僊官

儀範曹僊官

九考曹僊官

第七十五狀^{十四}

南洞陽左官十四曹僊官門下

中元南洞陽左官

南昌曹僊官

考算曹僊官

太陽曹僊官

機明曹僊官

都律曹僊官

九令曹僊官

格靈曹僊官

明都曹僊官

監天曹僊官

宣野曹僊官

監令曹僊官

丘丞曹僊官

九炁曹僊官 中神曹僊官

第七十六狀^{十四}

北酆都右官十四曹僊官門下

中元北酆都右官

司非曹僊官

九殺曹僊官

韓司曹僊官

執正曹僊官

督察曹僊官

役考曹僊官

攝氣曹僊官

司殺曹僊官

斗加曹僊官

主繫曹僊官

司微曹僊官

九幽曹僊官

開度曹僊官

寒夜曹僊官

第七十七狀^{十五}

下元官府僊官門下

下元左都司僊官

下元右都司僊官

下元賜谷洞源青華方諸宮左青元靈泉府

主生太陽火官

下元賜谷洞源青華方諸宮右九泉寒夜府

主死太陰水官

下元賜谷洞源青華方諸宮中朔單青靈府

主生死罪錄官

下元清冷左南水宮左靈劫府主生太陽火

官

下元清冷左南水宮右長夜寒庭府主死太

陰水官

明劫曹僊官	機齡曹僊官	水梵曹僊官
下元左清冷宮	第七十九狀 ^{十四分}	左清冷宮十四曹僊官門下
龍旣曹僊官	機會曹僊官	
劫諒曹僊官	從水曹僊官	洞陽曹僊官
明範曹僊官	洞源曹僊官	檢會曹僊官
三明曹僊官	簡對曹僊官	水令曹僊官
水明曹僊官	清水曹僊官	烈火曹僊官
下元賜谷洞源宮	第七十八狀 ^{十四分}	洞源宮十四曹僊官門下
死罪錄官	下元考吏	下元考士
下元考官	下元考兵	
太陰水官		
下元北酆都右羅酆宮右泉曲鬼神府主		
太陽火官		
下元北酆都右羅酆宮左開度劫量府主		
罪錄官		
下元清冷左南水宮中靈寶劫刃府主		

天翁神君	天母神君	天男神君
第八十二狀 ^{九分}	天翁天母衆神	
神位皆稱聖慈		
本命小運真官	本命行年運氣神將	
本命運氣五福真官	本命大運真官	
本命生月真官	本命生時真官	
本命元辰真官	本命驛馬真官	
本命太一司命君	本命建生星斗君	
第八十一狀 ^{十分}	太一司命君衆聖	
冥波曹僊官	無極曹僊官	
萬諒曹僊官	毒刃曹僊官	
芒神曹僊官	三難曹僊官	
北元曹僊官	幽夜曹僊官	
四極曹僊官	長劫曹僊官	
下元右羅酆宮	五法曹僊官	
北元曹僊官	九科曹僊官	
考正曹僊官	長夜曹僊官	
檢精曹僊官	清正曹僊官	
列女曹僊官	開明曹僊官	
攝靈曹僊官	召龍曹僊官	
罪福曹僊官	從氣曹僊官	
第八十狀 ^{十四分}	右羅酆宮十四曹僊官門下	

天女神君 雨師霽霽神 雲師屏翳神
風師飛廉神 雷師電霆神 電師烈缺神
右修舊儀自此狀以後錄靈意

第八十三狀_{二十}

水府扶桑大帝 水府暘谷神王

東海淵聖廣德王 南海洪聖廣利王

西海通聖廣潤王 北海沖聖廣澤王

漢江水帝龍王 楚江水帝龍王

浙江水帝龍王 湘江水帝龍王

吳江水帝龍王 五川江水帝龍王

楊子江水帝龍王 松江水帝龍王

荆江水帝龍王

江濱昭靈亭應威烈廣源王

河濱顯聖靈源王 淮濱長源王

濟濱清源王

馬當山上水府福善安江王

采石山中水府順聖平江王

金山下水府昭信太江王

第八十四狀_{十二}

五雲谿真 武陵谿真 苕羅谿真

桐柏谿真 崑崙谿真 岷山谿真

嶓冢谿真 沔池谿真 清遠谿真

中條谿真 浣沙谿真 巫峽谿真

第八十五狀_{十七}

太湖神 洞庭湖神 丹陽湖神

鄱陽湖神 彭蠡湖神 九江北玄君

泗洲九谷君 河侯神 河伯神

河欸神 石源水母 蓬萊都水使者

水府馮夷君 水府波神君 湖中玉女

冥冷大神 大阜江龍神

第八十六狀_九

第一壘色潤地土皇君

第二壘剛色地土皇君

第三壘石脂色地土皇君

第四壘潤澤地土皇君

第五壘金粟澤地土皇君

第六壘金剛鐵澤地土皇君

第七壘水制澤地土皇君

第八壘大風澤地土皇君

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土皇君

第八十七狀^{十五}

分 鄧都大帝衆聖

北陰鄧都大帝

鄧都佐理太上靈君

鄧都助理玄滋天君

鄧都上相君

鄧都太傅君

鄧都東明君

鄧都南明君

鄧都西明君

鄧都北明君

鄧都鬼官北斗君

鄧都三官都禁郎

鄧都水官司命君

鄧都右禁司君

鄧都主非使者

鄧都執蓋郎

第八十八狀^六

分 六洞僊官門下

鄧都山紂絕陰天宮僊官

鄧都山泰殺諒事宗天宮僊官

鄧都山明晨耐犯武城天宮僊官

鄧都山恬照罪氣天宮僊官

鄧都山宗靈七非天宮僊官

鄧都山敢司連宛屢天宮僊官

第八十九狀^{十三}

分 鄧都諸大魔王門下

鄧都山紂絕陰天大魔王

鄧都山泰殺諒事宗天大魔王

鄧都山明晨耐犯武城天大魔王

鄧都山恬照罪氣天大魔王

鄧都山宗靈七非天大魔王

鄧都山敢司連宛屢天大魔王

鄧都玄司重正宗虛大魔王

鄧都統僊昇靈希微大魔王

鄧都正真邵靈宛司大魔王

鄧都雲棲玉紀明朗大魔王

鄧都悲歌大魔王

鄧都崇虛赤映靈由大魔王

鄧都皇天九平大魔王

第九十狀^計

十五真君門下

地府大素妙廣真君

地府陰德定休真君

地府洞明普靜真君

地府玄德五靈真君

地府最勝耀靈真君

地府寶肅昭成真君

地府等觀明理真君

地府無上正度真君

地府飛魔演慶真君

地府五華威德真君

右出太一天尊

第九十一狀^{十七}

地府司錄神君衆聖

地府司錄神君

地府司命神君

地府司功神君

地府司殺神君

地府察命童子

地府夜光玉女

九都使者

巨天力士

期劫考官

治天憲官

地府五帝考官

地府太玄童子

北豐寒池考獄靈官

九龍符命使者

三天執罰大神

治罪淪劫官

九泉治罪典者

第九十二狀分九

乾宮六白神

坎宮一白神

艮宮八白神

震宮三碧神

巽宮四綠神

離宮九紫神

坤宮二黑神

兌宮七赤神

中宮五黃神

第九十三狀分五

東方甲乙寅卯木神

南方丙丁巳午火神

西方庚辛申酉金神

北方壬癸亥子水神

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神

第九十四狀分十二

太社神

太稷神

土翁神

土母神

穀父神

蠶母神

播種五穀神

樹木花果神

春句芒神

夏祝融神

秋蓐收神

冬玄冥神

狀並偏司天
監會到神位

第九十五狀分十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侍香金童

散花玉女

香官使者

騰奏火官

當處城隍主者

住宅歲德尊神

第九十六狀分九

冀州社令神

荊州社令神

青州社令神

徐州社令神

豫州社令神

雍州社令神

梁州社令神

兗州社令神

揚州社令神

右出太真
道典

第九十七狀分十四

甲子左靈飛太玄玉女

甲戌左靈飛黃素玉女

甲申左靈飛太素玉女

甲辰右靈飛拜精玉女

甲午右靈飛絳宮玉女

甲寅右靈飛青腰玉女

錄章從事

通章從事

校章從事

齋章從事

禦章從事

刺章從事

呈章從事

定章從事

右從事出都功錄

第九十八狀

分十四驛亭令衆神

驛亭令

驛亭丞

建節監功大將軍

素車白馬大將軍

直使功曹

正一功曹

左官使者

右官使者

陽神決吏

陰神決吏

科車亦符吏

剛風騎置吏

驛馬上章吏

飛龍騎吏

第九十九狀

分十一虎賁狼吏衆神

虎賁狼吏

察姦鈎吏

都官僕射

天丁力士

天驕甲卒

收炁食炁吏

收神食神吏

收邪食邪吏

收毒食毒吏

收凶食凶吏

追符破廟吏

第一百狀

分九土地真官衆神

土地真官

里域真官

上界直符使者

中界直符使者

下界直符使者

年直使者

月直使者

日直使者

時直使者

已上並依舊儀

右羅天一千二百分聖真位號或以朝廷

降本三千六百分纂成或所在各以傳錄

者互有得失中間乃有兩分三分以至數

十分合爲一分者復有前後重奏者以其

聖號稍異而不加詳審故也如東華木公

上相青童君即上相方諸官青童君東霞

扶桑丹陵大帝即東極南極真王五靈五

老即五方五帝之類未可舉故取頒降

本并哀集諸所傳遞相參考分序刪定終

以星躔分度莫能詳究嘗有請於二江

宗丞李中大乃蒙分指星躔分度示下因

成全集其間聖位高下班次以降本及古

儀參詳序列所謂前後重奏并聖位名號

所自並隨號箋註

洞府投龍奏狀

二十分

上元賜福天官

玄中大法師

監齋大法師

青城山五嶽上司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真君

東嶽飛僊真人

南嶽飛僊真人

西嶽飛僊真人

北嶽飛僊真人

中嶽飛僊真人

王屋山小有清虛洞天僊官

委羽山大有空明天僊官

西玄山太元總真洞天僊官
 西城山三元極真洞天僊官
 青城山寶僊九室洞天僊官
 赤城山上玉清平洞天僊官
 羅浮山朱明耀真洞天僊官
 句曲山金壇華陽洞天僊官
 林屋山佐神幽墟洞天僊官
 括蒼山成德隱真洞天僊官
 九僊寶室洞府龍神隨所在更改
 山神主者 當直功曹 土地真官
 驛龍騎吏

土府投龍奏狀二十分
 中元赦罪地官 玄中大法師
 監齋大法師 土府太皇上帝
 東方土府大帝 南方土府大帝
 西方土府大帝 北方土府大帝
 中央土府大帝
 第一壘色潤地土皇君
 第二壘剛色地土皇君
 第三壘石脂色地土皇君

第四壘潤澤地土皇君
 第五壘金粟澤地土皇君
 第六壘金剛鐵澤地土皇君
 第七壘水制澤地土皇君
 第八壘大風澤地土皇君
 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土皇君
 戊巳黃神 歲德尊神 太陽竈君
 太陰井神 土地真官 驛龍騎吏
 水府投龍奏狀二十分
 下元解厄水官 玄中大法師
 水府扶桑大帝 水府暘谷神王
 東海淵聖廣德王 南海洪聖廣利王
 西海通聖廣潤王 北海沖聖廣澤王
 漢江水帝龍王 楚江水帝龍王
 浙江水帝龍王 湘江水帝龍王
 吳江水帝龍王 五川江水帝龍王
 楊子江水帝龍王 松江水帝龍王
 荆江水帝龍王 江濱廣源王
 河濱靈源王 淮濱長源王
 濟濱清源王 溟泠大神

太守潭龍神

此位隨所
在更改

土地真官

凡稱揚天尊及橋上所題不可私意隨宜
為一時新奇須是出諸經懺法中方可又
如真人神君聖號亦須僊傳所載及朝廷
封號為正若降筆所傳皆未可信恐遭神

天咎責也撰庵書

消災一百二十分聖位

第一狀

分九

九天上帝門下

鬱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梵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第二狀

分六

五師天師君門下

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三天扶教大法師正一輔玄靜應真君

第三狀

分八

三元五老帝君門下

上元賜福天官

中元赦罪地官

下元解厄水官

丹靈真老三炁天君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

第四狀

分十一

日宮太陽真君

月宮太陰真君

木星重華真君

火星執法真君

金星天皓真君

水星同辰真君

土星地侯真君

交初羅睺真君

交中計都真君

天一紫炁真君

太一月字真君

第五狀

分十五

北斗高上玉皇尊星君

北斗眾真門下

天蓬貪狼星君

北斗玄卿大帝

天街祿存星君

天內巨門星君

天禽廉貞星君

天輔文曲星君

天柱破軍星君

天心武曲星君

隱元內弼星君

洞明外輔星君

天猷副元帥

北極天蓬大元帥

真武佑聖靈應真君

翊聖應感保德真君

第六狀

分九

南斗眾真門下

南斗長生大帝
 注生大司馬
 天相司錄真君
 天同益算真君
 天機上生真君

第七狀分十四

角宿天門星君
 氐宿天府星君
 心宿天王星君
 箕宿天津星君
 鬼宿天鎖星君
 星宿天庫星君
 翼宿天都星君

東方南方列宿星君門下
 亢宿天庭星君
 房宿天駟星君
 尾宿天雞星君
 井宿天井星君
 柳宿天廚星君
 張宿天稱星君
 軫宿天階星君

西方北方列宿星君門下
 奎宿天將星君
 胃宿天倉星君
 畢宿天耳星君
 參宿天水星君
 牛宿天機星君
 虛宿天卿星君

室宿天廩星君

第九狀分八

壁宿天市星君

九天丈人真君衆真

青城山五嶽上司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真君
 潛山九天司命真君
 九天大司馬真君
 九天建生運炁真君

天曹太皇萬福真君
 天曹門下引進真官
 天曹定名玉曆真君

第十狀分十二

東嶽青帝真君衆聖

東嶽泰山青帝真君
 南嶽衡山赤帝真君
 西嶽華山白帝真君
 北嶽恒山黑帝真君

中嶽嵩山黃帝真君
 本命生年真官

本命生月真官
 本命生日真官

本命生時真官
 水府扶桑大帝

地府酆都大帝

第十一狀分七

三元四靈神君

上元道化真君
 中元護正真君

下元定志真君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第十二狀分八

土地真官三界四直使者

土地真官
 上界直符使者

中界直符使者		下界直符使者	
年直使者	月直使者	日直使者	時直使者
遷拔一百二十分聖位			
第一狀分九		九天上帝門下	
懋尊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梵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第二狀分六		五師天師君門下	
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三天扶教大法師正一輔玄靜應真君		第三狀分八	
上元賜福天官	中元赦罪地官	三元五老帝君門下	
下元解厄水官	青靈始老九炁天君		
丹靈真老三炁天君	皓靈皇老七炁天君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	元靈元老一炁天君		

第四狀分十一		十一大曜真君門下	
日宮太陽真君	月宮太陰真君	木星重華真君	火星執法真君
金星天皓真君	水星伺辰真君	土星地侯真君	交初羅睺真君
交中計都真君	天一紫炁真君	太一月字真君	
第五狀分十一		北斗衆真門下	
北斗高上玉皇尊星君	天蓬貪狼星君	北斗玄卿大帝	天衝綠存星君
天內巨門星君	天禽廉貞星君	天輔文曲星君	天柱破軍星君
天心武曲星君	隱元內弼星君	洞明外輔星君	
第六狀分九		南斗衆真門下	
南斗長生大帝	可韓君丈人	注生大司馬	天府司命真君
天相司錄真君	天梁延壽真君	天同益算真君	天樞度厄真君
天機上生真君			

第七狀分

九天丈人真君門下

青城山五嶽上司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真君

潛山九天司命真君 廬山應元保運真君

九天大司馬真君 九天迴骸起死真君

九天主女青律官 天曹太皇萬福真君

天曹直日引進真官

第八狀分

天齊仁聖帝衆聖

東嶽天齊仁聖帝 南嶽司天昭聖帝

西嶽金天順聖帝 北嶽安天元聖帝

中嶽中天崇聖帝 水府扶桑大帝

江漬廣源王 河漬靈源王

淮漬長源王 濟漬清源王

第九狀分

北陰酆都大帝威靈

北陰酆都大帝 佐理太上靈君

助理玄滋天君 酆都上相君

酆都太傅君 酆都東明公

酆都南明公 酆都西明公

酆都北明公 酆都鬼官北斗君

酆都無缺大力魔王 陰境飛雷電吏

地府察命童子

第十狀分

紂絕陰天宮仙官威靈

酆都山紂絕陰天宮僊官

酆都山秦殺諒事宗天宮僊官

酆都山明晨耐犯武城天宮僊官

酆都山怡照罪氣天宮僊官

酆都山宗靈七非天宮僊官

酆都山敢司連冤屢天宮僊官

地府五帝考官 地府巨天力士

三天執罰大神 地府司命神君

地府司錄神君 地府司功神君

地府司殺神君 地府牛頭獄卒吏

第十一狀分

上元道化真君衆神

上元道化真君 中元護正真君

下元定志真君 建節監功大將軍

素車白馬大將軍 當句通章玉女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第十二狀分

土地真官衆神

土地真官 騰奏火官

當境城隍主者 里域主者

中界直符使者
年直使者
日直使者

丙四

雲篆符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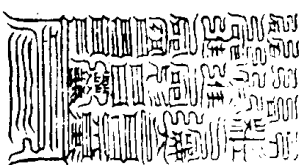
三皇內秘隱文

武藝龍。美教羣引翠環強志道中。
得樹入云迢越漸虞麗勝畫簾
別欲之引引引引非古一箇蟲
離三癩豐極益蠶附鸞厨匠正風
巾繡乃熒風片弓盧柳尾難疑虐
一一黑芒窠卅瀟水^水_也溜記氣集肅
爲縹屬邪所歸此憶踴躍局祀瓦
竇空凸人加葵總屨蟻羅斷州砂

[illegible]

達 簾 嚮 蕭 渺 青
 櫛 欣 建 曠 渺 腹
 醫 翹 屢 詔 齋 廟
 為 栲 枹 沍 紫 一
 觀 觀 𡵓 之 地 眞
 燦 呈 眺 麗 臆 並
 井 贊 簾 爾 茫 生
 正 白 嶺 蠡 碧

調平水土 屏斧不辟



地皇内秘 玉宇丹書

地皇內秘隱文上君
山川靈祇歟江河海天府靈官
九壘九幽地司僚屬依之同
地皇帝君降臨道場將翼敬撫
豐豐攘兵戈偃戢無山崩河決之
害有地平成之功次乞社今
城隍所司廢廟不生禍災不作先
靈歟夜府陰執於地司一如
地皇帝君偉令

五禮內皇

[illegible]

人皇內文
王于丹青
攸名萬靈
安鎮百神



天監元年
五月
廿四日
刻

齊武帝
御書

臣所
願也

保寧國界
佑護羣生

昇降城志
掃蕩災氣

人皇的秘傳文上乃
歷代人皇而王宮境諸廟神祇特造
神像聖衆伏乞同
人皇帝降臨道邊將軍政有敕
造派無垠頌興然之時勿捨統和
之治專書混一
禮樂其飭次乞營
青蘇穴齋者所居之乃長安子
張老衍家傳者佛世習詩書亦無
末軍之象與無後歎之一如

天皇第一百二十五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三千
三千一
三千二
三千三
三千四
三千五
三千六
三千七
三千八
三千九
四千
四千一
四千二
四千三
四千四
四千五
四千六
四千七
四千八
四千九
五千
五千一
五千二
五千三
五千四
五千五
五千六
五千七
五千八
五千九
六千
六千一
六千二
六千三
六千四
六千五
六千六
六千七
六千八
六千九
七千
七千一
七千二
七千三
七千四
七千五
七千六
七千七
七千八
七千九
八千
八千一
八千二
八千三
八千四
八千五
八千六
八千七
八千八
八千九
九千
九千一
九千二
九千三
九千四
九千五
九千六
九千七
九千八
九千九
一萬
一萬一
一萬二
一萬三
一萬四
一萬五
一萬六
一萬七
一萬八
一萬九
二萬
二萬一
二萬二
二萬三
二萬四
二萬五
二萬六
二萬七
二萬八
二萬九
三萬
三萬一
三萬二
三萬三
三萬四
三萬五
三萬六
三萬七
三萬八
三萬九
四萬
四萬一
四萬二
四萬三
四萬四
四萬五
四萬六
四萬七
四萬八
四萬九
五萬
五萬一
五萬二
五萬三
五萬四
五萬五
五萬六
五萬七
五萬八
五萬九
六萬
六萬一
六萬二
六萬三
六萬四
六萬五
六萬六
六萬七
六萬八
六萬九
七萬
七萬一
七萬二
七萬三
七萬四
七萬五
七萬六
七萬七
七萬八
七萬九
八萬
八萬一
八萬二
八萬三
八萬四
八萬五
八萬六
八萬七
八萬八
八萬九
九萬
九萬一
九萬二
九萬三
九萬四
九萬五
九萬六
九萬七
九萬八
九萬九
十萬

東方青帝鎮天真文

肩袂盈盈

通 龍 負 河 護 世 却 非 真 王 下 降 萬 惡 俱 摧
 世 土 永 延 億 劫 無 衰
 右 雲 篆 上 告

青靈始老九炁天君伏願寅寅出日光被萬

方 與 物 爲 春 功 均 庶 品 萃 茲 衆 妙 叢 祐 一 人
 守 寶 曆 以 至 仁 體 乾 元 而 不 息 謹 奏

年 月

日 高 功 衛

宣 行

南方赤帝鎮天真文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赤 帝 命 靈 萬 法 開 通 魔 鬼 滅 種 世 無 災 凶
 神 符 玉 文 皇 道 永 豐

右雲篆上告

丹 靈 真 老 三 炁 天 君 伏 願 聖 人 嚮 明 萬 邦 作
 式 火 王 盛 德 日 月 等 乎 照 臨 壽 祝 南 山 天 地
 齊 其 長 久 謹 奏

年 月

日 高 功 衛

宣 行

西方白帝鎮天真文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玄 女 素 褐 把 符 紫 清 受 命 玉 階 斬 伐 百 精
 世 土 蕩 蕩 君 主 晏 平

東方青帝消災真文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肅

右雲篆上告

木德歲星重華真君乞為奉

道某家主攝星官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剋
之災願於東華之宮降神布炁保肝護魂謹奏

年月

日高功街

宣奏

南方赤帝消災真文

宣奏

右雲篆上告

火德熒惑星執法真君乞為奉

道某家主攝星官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剋
之災願於洞陽之宮降神解患養炁守心謹奏

年月

日高功街

宣行

西方白帝消災真文

宣奏

宣奏

市 東 豐 里 馬 乘
 雪 胤 發 飛 解 穎
 張 翼 肺 背 扇

右雲篆上告

金德太白星天皓真君乞為奉

道某家主攝星官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剋

之災願於素靈宮布炁降神靜魄安神謹奏

年 月 日 高功街 宣行

北方黑帝消災真文

荒 妄 棘 脉 歌 圭
 悲 巡 芒 蘆 尾 堂
 瓶 菰 履 齋 禱 愜
 架 鵬 執 荷 紕 苦
 所 承 慈 果 昌 血

七 卩 卩 卩 卩 卩
 顯 揮

右雲篆上告

水德辰星伺辰真君乞為奉

十二

道某家主攝星官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剋

之災願於玄元之宮布炁降神通血守腎謹奏

年 月 日 高功街 宣行

中央黃帝消災真文

聖 魁 肺 肺 渠 渠
 廣 鷗 蘇 臨 魁 驪
 聖 驪 所 驪 除 昌
 顯 臨 聚 聚 聚 聚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右雲篆上告

土德鎮星地侯真君乞為奉

道某家主攝星官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剋
之災願於太玄之官布流道炁保固黃庭謹奏

年月 日高功街

宣行

錄度真文 出諸天內
音玉字經

東方八天錄度真文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右雲篆上告

東方九炁天君代乞承

元始符命告下東方無極世界開長夜九幽

之府為奉道某家拔度亡人某等魂識無使

死魂受鍊僊化成人謹奏

年月 日高功街

宣行

已下四方古無並同止拱
各方某炁某方無極世界
南方八天錄度真文南方無極世界

聖 靈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西方八天鍊度真文 西方七炁天君
西方無極世界

羽	翚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翚

北方八天鍊度真文
北方無極世界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翬

中央梵天鍊度真文
中央無極世界

太玄都省行壇
據鄭貫奉

道基家以今月某日備列法信文儀就某處修設某道場薦拔亡過某於某年某月

某日某時以疾身亡享年幾歲欲乞早蒙
開度當壇依
紫陽玉匱科格請
遷神生天玉篆寶誥給付亡過某執憑受
生者

太上赦罪生天遷神玉文



告下北陰酆都大帝十大地獄宮王主者

僚吏拔度亡人某消滅大罪塞遏邪源形

神昇度謁

帝天闕福智自生勝侍

龍軒真炁長存一如

玉文告行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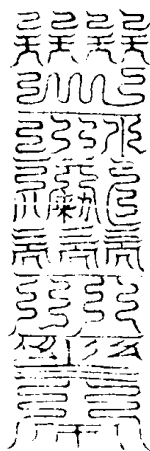
太上遷神生天寶誥玉文



告聞三官九府百二十曹五帝考官天牢

地牢主者拔度亡人某準依
符命部衛形魂上朝
帝庭寬仇和釋與道合併神昇
南闕受錄更生一如
玉文告行律令

太上遷神登真度命出離生死玉文



上通高清下及太寧

天慈赦宥三界空冥九幽罪魂五道冥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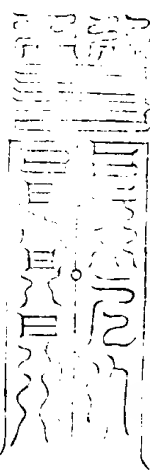
億魯萬祖苦典遷精削除罪錄落滅惡根

速證生方氣識充盈超度亡人某上登

天堂鍊質澄神真心洞明本性通靈一如

玉文告行律令

太上鍊神登真玉清寶誥玉文



九天保命延生真符上開八門變化

上清下通九地三十七獄悉停考掠執罰

法官朝謁

帝軒宿冤赦宥逆爵受生超度亡人某隨

品命秩與神齊并一如

玉清寶誥奉行律令

太上德化成人神寶誥玉文



超度亡人某逆爵加秩隨品命遷捧誥朝

真計功酬賞超凌

三界道遙

上清一如

生神寶誥奉行律令

右誥付亡人某執憑超度

符到奉行

年月 日出給

高功位

三天扶教輔元體道大法天師

三府龍簡

洞府

今謹有鄉貫奉

道某家以今月某日值某之辰某等幾人修

建無量下元黃籙大齋自某日歲事至某日

滿散今則行道事竟投簡靈山靈潭中

宮

願神願仙 長生度世 飛行上清 五穀真人

至聖至靈 乞削罪錄 上格九天 請詣靈山

金龍驛傳

太歲某年月 日於某山洞天告聞

具位 姓某



土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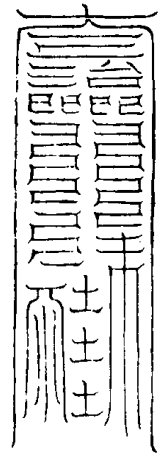
願神願仙 中皇九土 戊巳黃神 土府五帝

乞削罪名 請詣中宮 勒簡太玄 金紐白信

金龍驛傳

太歲某年月 日於某家住宅中宮告聞

具位 姓某



水府

願神願仙 三元同存 九府水帝 十二河源

江河淮濟 冥冷大神 乞削罪錄 上格九天

請詣水府 金龍驛傳

大歲某年 月 日於某江某潭告聞

具位 姓 某



簡皮

某處洞天

具位 姓 某 謹封

一云某處龍潭

一云住宅中宮土府

金錄白簡 篆文係藏經中本及諸處善本校正

元始符命金錄白簡救苦真符告下十方無

極世界三官九府百二十曹五帝考官九幽

地獄巨天力士執罰神兵司命司錄司功司

殺牛頭獄卒三界大魔拔度亡人某出離地獄永辟長夜覩見光明萬罪蕩除冤仇和釋承此

太上九真妙戒拔度功德上生

天堂一如告命

大歲某年 月 日於某大齋中告下

救苦符散形

元始天尊太上

道君太上老君

帝君混合鍊

神泥胞九壘

土皇空 左右奉命 司馬洞詔 五岳神府神霄

洞九朝 司馬洞詔 五岳神府神霄

開度長夜 三靈總御 六炁成

陰貫陽胞 合慶幽寥 通明梵

司命司錄 總統三靈

司功司殺 明示都符

中理五炁 臺誦演越 九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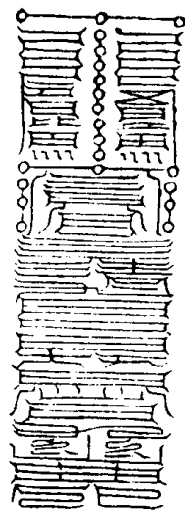
混合百神 承命三清 九思化

覆靈 大明 得天 輔翼

有靈 合日 之精 玉帝

九幽 急急如 叩齒

齊并 律令 三
救苦符聚形



長生簡文

元始符命金錄白簡長生靈符告下南方丹
天世界朱陵火府南昌上宮長生大君韓君
司馬司命司錄延壽益算度厄尊神回骸起
死監生大神超度亡過某上登
朱宮流火之庭玉眸鍊質黃華蕩形名書紫
策受化更生乘此金錄度命功德時刻昇遷
一如告命風火驛傳

太歲某年 月 日於某大齋中告下

長生符散形

王宸上帝 合明天司
玄照超品 玄中澄輪
太一右府 三元 真六 奉命
左那仙府 混合 九真 齊主

胎靈八君 日月合并
胎門八神 南極長生

玉宸上帝下南昌急急如
律令度生急急如勒 三叩齒 注生帝君

丹老帝君會 三叩齒 取燕呵 地水火陰

精帝君三叩齒 吹入八散 我我朱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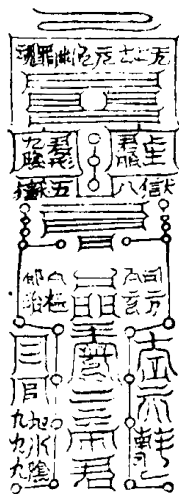
三官北鄭九壘重陰 我我朱陵 低嶽土司

九地九水皆觀光明 飛龍驛傳

南斗上生

飛龍驛傳

長生符聚形



二簡封皮

白簡乃是告下十方南方
不可上寫 運授亡人即非給與亡者
字并不可 便傳度師字

長生符告下 高功街 某 謹封
救苦無極世界 高功街 某 謹封
十方靈符告下 高功街 某 謹封
南方丹天世界 戒牒式

右舊本戒牒謹按經云以下義理未甚貫穿今取九真妙戒經別從校定一式庶見生者為先靈求請傳授

謹按

太上金籙度命九真妙戒壇牒

丙四

二十四

元始天尊九幽拔罪經云世人命過應入九幽黑簿書名無由解脫若有夫妻男女門人同學奉為亡者建立道場請授九真妙戒真告金籙靈符告下地司燒除黑簿俾諸亡者應時解脫魂升南宮因緣輪轉得為九宮真人今謹有奉

道某家修建

某道場請為所薦亡者傳授九真妙戒真告金籙白簡救苦長生靈符汝宜諦聽靜念在心當來託生人中持為身寶爾時

元始天尊告宣戒言今具于後

一者敬讓孝養父母

二者克勤忠於君主

三者不殺慈救衆生

四者不淫正身處物

五者不盜推義損己
六者不嗔兇怒凌人
七者不詐諂賊害善
八者不驕傲忽至真
九者不二奉戒專一

丙四

二十五

牒具如前

妙戒靈符威禁至重今依

科出給戒牒付亡過某佩受之後如法修行自有察命童子護戒威神隨念覆護受戒之者宜堅正念永斷惡根積善累功以期超證

謹牒

年月

日

出給

傳度師高功銜

戒牒皮面

傳度師

姓名

謹封

戒牒皮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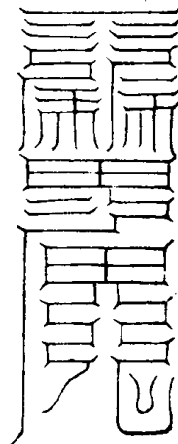
太上金籙度命九真妙戒壇牒給付亡人某佩受古儀尚簡而實今也好奇而煩呂氏所校定制集考之大藏按諸經科稍有窒礙未可輕取如運拔傳度古者止是九真戒牒

金錄白簡而已出九幽拔罪經中所載分明後因行之法亡造作寶誥做效朝廷誥命出給其徒以謂法官存時曾受職品救濟有功故云進爵加秩隨品命遷捧誥朝真計功酬賞是也模庵於是姑亦從之刪定一式補於集中觀其前篇講議亦詳近來更有生天妙錄符命公據由憑之類多端撰造漸失本真趨利爭名豈顧因果且如九龍符命多本異同莫知所據與破地獄符仍給亡者已承追抽詣壇懺罪參真受戒之後於義未通又見戒牒中列具第一初真戒敬讓孝養父母第二念真戒云云尤為可議按經云一者敬讓孝養父母二者克勤云云具載備矣不知初真念真戒乃是廣成先生所著科儀發明經旨啓悟幽明却豈容混壓

天尊金口所宣相素教法當為講明以告知者恐無識之徒飾非以自惑亦何足怪哉

沐浴符 此符朱書火化投於浴盆中道衆齊誦八天大梵文法師

太上沐浴度魂真符
默念三光咒插訣取炁吹入浴室中然後行儀出上清濟度秘法



右奉

太上符命普為亡過者等澡身浴德浣濁流清蕩除累世業愆洗滌多生罪垢使神魂之清淨宜冠帶以趨朝佩戒持經登

真悟道一如

符命準此奉行

年月日

下

高功半銜

道門定制卷之四

道門定制卷之五

丙五

西蜀道士樸庵呂元素集成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黃籙都疏按金籙儀中都疏式作兩

齋已豈能知許多功德
今作高功對齋為事儀

具高功金銜臣姓某奏為鄉貢奉

道齋主姓某入意主所伸凡悃干冒

天威臣高功名謹率同法都講道士姓某等

幾人恭按

僊科奉行法事今者仰蒙

聖恩垂佑大願圓諧謹具三日四夜

功德品目如後

一某日申時開壇逐項各占一行寫

高功庭參祝香 道眾臨壇受職

申發三府表牒 跪受修真十戒

宣諭彈罰科條

一宿啓建齋

投詞關白請師 都講敕水淨壇

高功關奏上真 宣啓壇建齋儀

監齋懺悔罪愆 宣露三皇隱文

宣啓壇請聖詞

一某日清旦行道

宣為國清旦儀

宣布鎮天真文

宣為國五段懺

一臨午行道

宣為國臨午詞

宣二十方懺儀

一靜夜行道

宣為國靜夜儀

宣為國都懺儀

一某日清旦行道

宣遷拔清旦儀

宣薦拔亡人詞

一臨午行道

宣遷拔臨午儀

宣二十方懺儀

一靜夜行道

宣遷拔靜夜儀

宣遷拔都懺儀

出官關閱吏兵

宣為國祝聖詞

宣為國禳災詞

宣祝祀典神祇詞

宣布鍊度真文

宣遷拔五段懺

宣祝地水二府詞

宣遷拔六道詞

拜奏遷拔朱章

一恭日清旦行道	宣布消災真文
宣消災清旦儀	宣消災五敗懺
宣消災懺罪詞	宣報父母恩詞
一臨午行道	
宣消災臨午儀	
宣二十方懺儀	
一靜夜行道	
宣消災靜夜儀	宣祝申奏等神詞
宣消災都懺儀	拜上消災朱章
一某日子時設醮	
高功闕奏上真	出官闕閱吏兵
拜上言功朱章	宣羅天大醮儀
延降三府眾真	三獻散花旋繞
宣奏修齋心詞	宣奏散壇詞誠
宣祝三府龍簡	道眾復職納簡
辭師奉送上真	
一外壇法事	
開闢五方道路	召請諸廟神祇
召請所薦亡人	召請六道有情
建設香湯沐浴	升度無礙法橋

奉為亡人懺罪	傳授九真妙戒
真告救苦真符	真告長生靈符
出給遷神寶誥	呪施甘露法食
懺懺破獄神燈	教誡九泉六道
開祝七元星燈	
第一時為國祈祥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無疆道眾各持念	
淨天地神呪	淨心口神呪
安土地神呪	
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
太清降生天尊	昊天玉皇上帝
聖祖天尊上帝	上宮天皇帝
中天北極大帝	后土皇地祇
元天大聖后	玉清虛无天尊
玉清大慈天尊	玉清大悲天尊
玉清太帝虛皇天尊	
玉清後聖金闕天尊	
玉清後聖瓊闕天尊	
玉清後聖太平天尊	
太平護國天尊	昌國化人天尊

成就國土天尊

興國太平天尊

玄都萬壽天尊

難思聖德天尊

保制劫運天尊

海空智藏真人

普德妙行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經一卷

第二時正天分度消穰國界陽九百六之

災兵戈疾疫水火旱蝗饑饉之厄各持念

上元日宮皇極天尊

中元月宮正一天尊

下元星宮衆妙天尊

運明廣照天尊

開輝保生天尊

日月光明天尊

清淨流光天尊

凝彩光華天尊

收魔滅惱天尊

護國永安天尊

日光真人

月光真人

星光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十一曜大消災神呪經一卷

太上穰災度厄真經一卷

第三時奉爲普天之下有功於國諸廟福

德正神增助威光保寧國界各持念

玄元闡教天尊

興大福力天尊

慈濟永劫天尊

廣度衆厄天尊

大通靈應天尊

變現無邊天尊

妙行真人

廣信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一卷

黃帝陰符經一卷

第四時奉爲齋官某家所薦亡過某等遷

拔神魂超生淨界各持念

淨天地神呪

淨心口神呪

安土地神呪

玉清虛元天尊

玉宸妙道天尊

金闕至真天尊

太一救苦天尊

法橋大度天尊

廣開方便天尊

常濟苦海天尊

護魂無滯天尊

香林說法天尊

分配受生天尊

隨願往生天尊

逍遙快樂天尊

大慈救苦真人 大悲拔罪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一遍

第五時奉為地府水府靈司曹局陞陟優

階削落存亡罪咎各持念

法藏瓊文天尊 慈周三界天尊

廣化六道天尊 龍王變度天尊

轉輪聖王天尊 法界應慈天尊

度人衆妙天尊 妙行真人

妙相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生天得道真經一卷

太上老君常清靜經一卷

第六時奉為三界輪迴九泉六道五姓孤

魄薦度幽爽起升淨方各持念

化三途天尊 救八苦天尊

除煩惱天尊 超生死天尊

色無盡天尊 空無相天尊

無邊際天尊 功德海天尊

法解真人 救脫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十方救苦妙經一卷

太上九幽拔罪心印經一卷

第七時奉為齊官某一家等消災度厄保命延年各持念

淨天地神呪 淨心口神呪

安土地神呪

玉清降福天尊 上清常湛天尊

太清靈變天尊 長生保命天尊

消災度厄天尊 延壽益算天尊

九宮捍厄天尊 八卦護身天尊

金闕延祥天尊 玉書注祿天尊

紫清介福天尊 寶策定壽天尊

自然智惠法身真人

玄妙虛无上德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一卷

太上南斗六司延壽度人經一卷
第八時奉爲齋官赤家報答父母劬勞深
重之恩各持念

無量化身天尊 度世聖王天尊
圓滿正智天尊 隨緣赴感天尊

遐宣道德天尊 隨功度人天尊
法解真人 太極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真一報父母恩重經一卷

真武靈應真君報父母恩德經一卷
第九時奉爲法錄吏兵三界雲程申奏土
地功曹使者里域龍神增益威光各持念

真靈感應天尊 靈應無窮天尊
常增上善天尊 光顯神功天尊

和神利物天尊 功德圓滿天尊
寶相真人 轉輪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念一十遍各轉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一卷

洞玄靈寶智慧觀身經一卷
一三四夜吟詠法事

啓堂頌 奉戒頌 三啓頌

請師頌 焚章頌 焚詞頌

焚簡頌 焚牒頌 三途五苦頌

山簡頌 水簡頌 往生頌

出堂頌 還戒頌 解壇頌

回向頌 步虛詞 白鶴詞

玉京步虛詞 金闕步虛詞 玉清樂

上清樂 太清樂 散花樂

僊家樂 唱道讚 華夏讚

智慧讚 歸依讚 定坐讚

啓經讚 聞經讚 七真讚

送經讚 解坐讚 普供養讚

辭師讚 奉送讚 持衛靈呪

持上香呪 持發爐呪 持五星呪

誦展寶章 持九曜呪 持命魔密呪

持入戶呪 持出戶呪 發十二大念

發十二大願 禮師存念 禮十方天尊

禮無極大道 禮三洞真經

禮靈寶真師

歎三洞經蘊

祝三皇內文

祝鎮天真文

祝鍊度真文

祝消災真文

祝金籙白簡

一寶壇鎮信

本命紋繒紫羅三十九尺

黃道綃三十六尺 十方鎮絲

十方筆墨案紙硯筭

十方龍壁

十方淨巾

十方弓旗鑑劍 命錢三貫六百文

祿米一十二升 油一十二斤

柴一百二十斤 造獻寶播若干對

一寶壇進貢

九皇至尊凡信錢馬龍車九分

羅天列真信錢從馬一千二百分

三皇凡信三分

諸廟神祇錢馬六十分

一壇場散後詣 青城山寶像九室洞天

投真金龍玉壁素簡一面設醮一座素

納二十四分 在聖速去廣改寫

一詣 某州某江某潭 水府投真金龍玉壁素簡一

面設醮一座素納二十四分

一於齋主某家住宅中宮 土府投真金

龍玉壁素簡一面設醮一座素納二十

四分

一寶壇奉為所薦亡者

出給九真妙戒牒若干道

真告救苦真符若干面

真告長生靈符若干面

出給生天寶誥若干道

奉上亡人等經文陰財各一分

右臣謹冒罪具疏奏聞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

帝王陛下

奉

道弟子某伏以入文託仰惟

大道俯賜

證明謹疏

年月 日高功全銜 臣姓某 疏

黃籙羅天醮行遷拔日為亡者作一疏作

齊官常名全入意具薦拔日所作功德及
第四時所轉經課後如常式於薦拔迎亡
宣讀庶夜齋疏一本略入意具第六時所
有分付轉經課薦拔

盟真大齋功德疏或二日夜據所
行法事或刑寓

某鄉貫奉

道某入意謹具一日兩夜功德品目于後

命三洞道士某等幾人依

紫陽玉匱科格奉行法事

幾日申時開壇

高功庭參祝香

申發三府表牒

敷演智慧十戒

都講教水淨壇

宿啓建齋

高功開奏上真

宣盟真啓壇儀

都講懺悔罪愆

宣布鍊度真文

宣啓壇請聖詞

幾日清旦行道

宣出官朝奏儀

宣盟真清旦儀

初奏修齋詞誠

宣五段懺方儀

臨午行道

宣薦拔臨午儀

重奏修齋心詞

宣十方懺罪儀

靜夜行道

宣解考行道儀

三奏修齋心詞

宣遷拔都懺儀

某日子時設醮

宣冥陽大醮儀

延降三府上真

出官關閱吏兵

拜上遷拔朱章或家

宣設醮散壇詞

辭師奉送上真

外壇法事

開闢五方道路

召請所薦亡魂

建設香湯沐浴

升度無礙法橋

解釋三業罪愆

傳授九真妙戒

真告金籙白簡

宣付生天玉篆

呪施甘露法食

點懺破獄神燈

教誡九泉六道

第一時奉爲所薦亡人某等遷拔神魂超

生淨界道衆各持念

淨心口神呪

淨天地神呪

安土地神呪

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
太清降生天尊 昊天玉皇上帝
聖祖保生天尊 上宮天皇帝
中天北極大帝 后土皇地祇
元天大聖后 太一救苦天尊
九幽拔罪天尊 朱陵度命天尊
火鍊丹界天尊 隨願往生天尊
逍遙快樂天尊 大慈救苦真人
大悲拔罪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念一十遍各轉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第二時奉為三界輪迴六道有情等衆濟
度幽爽早超淨方各持念

化三途天尊 拔八苦天尊
除煩惱天尊 超生死天尊
色無盡天尊 空無相天尊
無邊際天尊 功德海天尊
大隱真人 救脫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靈寶自然至真九天生神章經一過

第三時奉為三界四直功曹法錄吏兵申
奏官屬增益威光騰達章奏各持念

靈應無窮天尊 常增上善天尊
光顯神功天尊 和神利物天尊
寶相真人 轉輪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一過

一進貢

九皇上真金錢雲馭寶馬九分
三府列真凡信錢馬一百二十分
一奉上亡者
金籙白簡九真戒牒生天玉篆各一副
經呪陰財各一分

右方功德並已周圓端用資薦亡過未或於
此下伏以云云克承

道力頓悟本心隨金簡而出幽冥遷善遠罪
入

朱陵而蒙鍊度受化更生仰惟

大道證明俯賜
開度謹疏

年月 日奉道姓某 疏

某鄉貫奉

道人意謹具功德品目于後

一命道士某等幾人依

科奉行法事

某日申時開壇

高功庭參祝香 申發表狀文牒

跪受智慧十戒 都講救水淨壇

啓壇建齋

高功關奏上真 宣消災啓壇儀

都講懺悔罪愆 宣布消災雲篆

宣奏啓壇詞誠

某日清旦行道

高功關奏上真 宣消災清旦儀

出官關閱吏兵 初奏清旦詞誠

宣五段方懺儀

臨午行道

宣消災臨午儀 重奏修齋詞誠

宣懺謝十方儀

靜夜行道

宣消災靜夜儀 三奏修齋詞誠

宣二十方都懺儀

某日子時設醮

高功關奏上真 出官關閱吏兵

拜上黃素朱章 宣三獻設醮儀

延降三府上真 宣設醮散壇詞

辭師奉送上真

第一時奉爲某家消災度厄保命延生道

衆各持念

淨天地神呪 淨心口神呪

安土地神呪

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

太清降生天尊 昊天玉皇上帝

上宮天皇大帝 中天北極大帝

后土皇地祇 長生保命天尊

延壽益算天尊 消災度厄天尊

紫清介福天尊 寶策定壽天尊

金闕延福天尊

玉書注祿天尊

福生無量天尊

青羅真人

妙行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第二時奉為某家解穰星運刑剋照臨之災各持念

玉清降福天尊

玉宸妙道天尊

金闕至尊天尊

運明廣照天尊

清淨流光天尊

開輝保生天尊

八卦護身天尊

九宮捍厄天尊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十一曜大消災神呪經一卷

第三時奉為三界雲程申奏土地等神增助威光騰達章奏各持念

真靈感應天尊

和神利物天尊

常增上善天尊

靈應無窮天尊

神力無礙天尊

常來擁護天尊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一卷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一卷

進貢

九皇至尊凡信錢馬龍車九分

三府上真凡信錢馬一百二十分

右方功德並已周圍恭以崇奉

聖號隨道場各回向者上真列寫不必具三

大字於某伏以云云伏請

大道證明謹疏

年月

日奉道姓某

疏

道門定制卷之五

道門定制卷之六

丙六

西蜀道士樸庵呂元素集成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自序

定制集備於大緣而遺於衆醮奉道深信之士以無善本考校爲不滿囑以後集補其遺庶幾師門之意義不可辭爰加參考與前集爲全書尚有當別白疏于下其如未至有俟賢達

齋品

廣成先生曰齋有二十七等備在三洞經中各有品題標明所主世所修奉今著左方

太一齋 十神太一主之

帝王修奉展禮配天

九天齋 九天生神帝主之

臣護國家保制劫運

金籙齋 上天官主之

保佑帝王安人鎮國

玉籙齋 中元地官主之

保佑六官輔寧妃后上以爲

帝王之齋或大臣藩鎮爲國祈禳亦許修奉

黃籙齋 下元水官主之事 普資家國徧濟

存亡開度七祖救拔三塗

盟真齋

宗廟遷拔及臣下拔亡皆可兼奉

洞淵齋 以北帝爲主

祛除疫癘掃蕩邪氣

九幽齋

然燈破暗解救亡魂

五鍊齋 道士修行之

滅度還神安靈拔罪

正一齋 傳度經籙

傳神傳籙崇正除邪

右十品齋法皆有科儀其餘一十七品詳在

廣成黃籙存事儀中或雖有名題科儀不備

復有河圖衆醮五十壇廣成先生皆有儀範

因事制法世亦罕知常所修崇僅有數品其

他規範備載藏書大槩多解禳之法

河圖內篇三官辰曜解禳星運醮十一曜

解穰災運致福延年

河圖元紀南北二司延生同醮事南
北斗

延生削死治病消災

玄靈北斗七元延生醮

專奉七元凡禱必應

祈雨九龍醮祈求雨雪醮

為國為民降致雨澤

五帝安宅醮

鎮宅解犯安神辟邪

紫庭北陰醮專奉
北斗

深災重患所向不通人有妖邪宅多虛

耗仕進不利沈寃不伸嚴潔功行三醮

之後必獲異應

河頭代命斷除復連水醮

連年災患後嗣天亡鬼崇憑凌先亡復

連先修章醮保存拔亡醮內六
三罷行此以十

四人代形十物為誓具舟舫於河邊道

送斷除故云河頭

消災益算醮

上章乞恩祈禳請禱

正一傳度醮

傳受符籙保佑女男已上並係廣成先

生修儀制法

儲福定命醮九天丈人為
主生日修之

丈人真君說開天經言人生日當念人

身之貴報父母之恩修此亦知衛生愛

身之理

更籍換按續命延生醮

奉事東嶽及七十二司主病患危急深

災重厄請受五戒改往從新力求感應

東嶽延生醮

專奉嶽皇延生懺罪

北極真武醮

專奉真武降福祛邪已上並係尉儀果

公觀制儀

文昌祈祿醮

祈禱功名延致爵祿

祈祥保嗣醮度人經第四十
四卷有所謂經

祈保嗣續疏迪慶源

六甲保胎醮度人經第三十
六卷有保胎經

醮告六甲六十神將保毓胎元克獲圓

滿

正一安墳醮

保寧家墓解犯安神

誓火穰災醮

西六

告謝火屋消穰回祿

九幽拔罪醮

九幽醮
法爲主

救度亡人拔苦懺罪

隨願往生醮

十方天尊
真人爲主

接引亡者隨願往生已上衆醮大則連

宵累日吹則日夜終宵皆可隨事上章

祈恩請命或力有未充事當修奉單朝

行道亦可爲之

靈寶洞玄自然拔亡醮

有儀

明太上自然之旨救拔亡靈

道士昇化遷度醮

有儀

道士滅度薦福遷神

上清修真謝罪醮

道士修真消災懺罪

廣成先生曰醮者祭之別名也香花燈燭果

酒茶湯降天地致萬神穰災禱福兼利天下

其法出於河圖龍文元化帝瑞神經率以消

潔爲先精神爲本丹心苦志以希感通隨所

祈禳修詞拜表精措典實務在嚴恭其或鹵

莽滅裂欺誕眞聖自貽罪譴何福善之能致

西六

乎勉之勉之

五

議壇方位

廣成先生三錄序事皆以五方眞文於啓壇

夜宣布施於五方之案各以金龍鎮之所以

辯方正位俟大醮言功方收眞文度祝隨章

焚奏揚煙於青空此實壇場之綱領蓋行道

之時存想爲要東西南北各有思存不容牽

就間有好爲異論者以上帝所臨皆當正北

不問堂宇向背皆以帝座爲北方一念之蔽

乃使天地四方易位殊非通論不可遵行

議書章

竊見書章多拘當日或官觀家居屋宇寬敞

有幽閑之地可令當日清心爲之不然則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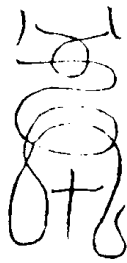
爲鐘鼓音聲內外來往潰亂于前心境不清

何由無錯誤漏忘之失往往至于大謬事既

逼迫不容更易雖主大有不滿之意殊為大害若章文非有他隱密事可預日事靜時今修寫點檢密封留太清細字當日書實庶無錯誤亦為允當雖稍戾科文事當從權遠勝膠柱而大繆也

封章符

高功封章之時函上書符所傳謂之開天門符歷考之非也符出六甲錄中謂之陰陽符如甲子屬陽符則卓劍乙丑屬陰符下三畫又出真武三陣法書所載亦分陰陽又有散形呪今所書三畫乃是陰符章函既達天當用陽符不可不辯今著于篇與眾共曉




陽符聚形




陰符聚形

陽符散形

中天、飛天、收提陽玉玉界五

大聖ノ捷疾  方无道之鬼付天

一北獄依律治罪  真武將軍

唐葛周三將軍  卓劍相待

陰符散形

中天、飛天  收提陰玉玉界五

大聖ノ捷疾  方无道之鬼付天

一北獄依律治罪  天地水

唐葛周三將軍  三官教

青詞

唐天寶四載敕太清宮行事官皆具冕服停祝版改為清詞書於紙上見杜佑通典唐奉清宮真謁祠事甚嚴故有此敕逮及宋朝真宗皇帝更以青紙謂之青詞清青之義各有攸始

寶誥

寶誥出於法書謂行法之人生有職品解化之後令給寶誥陞陟階秩所以最後兩符云隨品命秩與神齊并又云進爵加秩隨品命遷之語今則一例施用頗多致疑若亡者非是受法錄有階品功勤之人合除去最後兩符為宜

詞文式 歐陽文忠公撰

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維某號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朔某日某甲子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於某州某宮觀開啓本命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啓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帝陛下伏以寶祚無疆蒼穹垂佑吉日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舊章薦誠懇以惟精延

聖真而並集仰希靈貺敷錫眇冲四時叶序以和平品彙均休而康泰無任懇切之至謹詞

皇帝爲晉國夫人杜氏建薦拔九幽齋詞

生而有盡是謂物常道本無形實資冥助虔依僊宇戴肅淨場追懿德之已邁冀明靈之垂祐

河南府平陽洞及北海水府投送龍簡詞

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真僊

之總治載稽道祕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清文宛若金鱗之瑞質茲爲鎮信輔以精誠伏願冲鑒昭臨純祺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詞文止欲簡要前集已詳言矣今取歐陽

公三詞載于此庶可矜式又黃籙詞文三

奏九奏皆不能該及冢園幽明鬼神六趣

頃者二江范公禮部設大供始取九時誦

經所爲事作九詞逐時分奏雅合儀軌今

取啟散等全文刊行并注其所取於道經

者以備有取法云出儒書者士夫自知也

黃籙詞文

啟壇

芝壇肅啟藥笈飛華天風泛八會之音八會書

雲籙寶雲森五明之座九幽經寶雲玉座

帝鄉而望幸啓齋範以輸誠羽葆瑤旌續紛

而來下金書玉字開度於無窮肆回道德之

光少答人天之望

祝聖

受丕顯命申上帝之真符寶最上乘致封人

之精惻益厚至仁之眷肆超錫夢之齡對揚
天休永作神主地方千里者九坐收四海之
功山呼萬歲者三莫紀兩宮之算時高孝體
道不息與天長存運使人經保制劫

為國界穰災

龍文保運雲護八威之章八威人經赤書玉宇
鳳曆紀圖天開千歲之統九廟隕祉
三靈薦休社六極於未形濟羣生而咸遂惟
一其德治還太古之風於萬斯年人躋皇極
之世天秩盡弭化日長春

為國界祀典神

升壇演教式揚祈穀之科期至真君云黃錄
為國儲祥第切傾葵之志際天所覆靡神不
宗既哀對於明靈宜導迎於顧享誕膺帝祉
增耀德威助元化以密庸保萬邦而嘉靖

遷拔

天高地厚共傾報本之誠雷動風馳莫急度
人之施果時賓儀龍漢出書於大有赤明開
為急又云度人功大風火倬種親之永隔度人
不傳道路山川急急傳命倬種親之永隔度人
經歷劫莫冲鑒之旁昭矜彼沈寃消其注訟

北斗經家訟拔出泉曲之府度人經北進入
道官之中之遷拔章進入道官捨妄歸真永斷
羣迷之網北斗經出還元反本畢升衆妙之
門老子玄之又

陸擢地水二司僊班乞除存亡罪籍

蕩蕩神鄉茫茫淵府總治沉冥之域未登勝
妙之庭尚賴洪慈曲加普濟幽械化飛於甘
露陰靡朗煥於太霞救苦經火醫成清署劍
太把籍帝前洗四生之多罪度人經執籤把
歸班天上詠八極之清遊八極永息苦輪咸
躋道岸

六道有情

迷津未返濁海無涯俟列聖之流光憫重昏
而洞照自知宿命九幽經天尊以六通慧令
一自明了頻悟本心睇以陽翹之華
竟沈九夜乘內六濯其幽夜之爽咀玉音而鍊魄
沃金液以生神度人經玉音攝氣出離九幽
指丹天而投化飛凌三界廓玄路以登真方南
丹天鍊度之所超凌色界欲界無色界之上
消災

同室相依半生多難夫婦同誠陳往愆而自省託
妙供以祈哀釋冤而萬罪除扶衰而九厄解
導以延生之炁誘其為善之衷宿業潛消不
隨六塵之網六根身色香味觸法世緣早辦終依大有
之庭及人經大妙庭偕與含情永歸元化

報父母劬勞時偏侍太夫人

劬勞萬劫恩重以難酬喜懼一心憂深而未
解願鑒由中之請荐開無上之慈特拯亡而

固存俾遠惡而從善青宮錫命生神章東華寶命使教九幽玉皇宮出九龍

碧簡增年果儀丹臺紀善碧簡增年永斷塵勞之障更新

介福敷錫有情

為申奏等神言功

載嚴法會普告於天真翁受殊簪徧周於一
切萬範克舉度人經萬範快張羣靈駿奔茂集無疆

之休實緊顯相之助宜頒大賚首及靈司暨

茲昭事之流寧免犯科之瀆共伸懺謝仰俟

赦原

散壇古儀無散壇止是心詞而已

幸之意尚或不通散壇則未伸番獻
先酬上聖無如仍宜心詞為佳天師

驚輿肅駕振萬騎以遄歸度人經億乘萬龍驛言功遄歸度人經億乘萬龍驛言功

元之內俱蒙一洗之恩沐道化之玄虛味瓊

章而飛躍宿心允契感涕自零返僊仗於雲

中神進已邀望鈞天於帝所夢想空深

洞府投龍簡

齊功克展天鑒孔昭尚宣五老之符祝龍簡

不停叩寶室之巖扉煙霞未隔肅陳嘉薦終

罄菲誠庶幾時萬之休周洽大千之界

土府

祈恩上帝錫命中官申金鈕白信之盟龍簡

扶玉書赤文之祕萬神咸聽度人經萬神咸聽九地

潛孚盡原幽翳之魂削除罪錄更列華清之

奏投簡有記名上升化僊庭

水府

精嚴玉簡祇詣珠宮鑒黃籙之殊勲觀九霄

之清聽並走羣望肆通萬靈合庶彙以昭蘇

偕七玄而獲濟愛河自竭法海常清

歐陽文忠公詞內所上啓

玉帝御號即本朝事實內元上尊號後準

徽宗皇帝專委丞相張無盡再加校正金

錄科儀注定

玉帝聖號云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

上帝即與泰壇郊祀

昊天上帝為一定之號又準

聖旨於天下州府天慶觀內起建

昊天玉皇上帝之殿以專嚴奉今諸天慶

觀中太師魯國公所寫殿額自可遵承況

道藏中無盡金錄儀并巢先生刊行黃錄

儀內皆同此號惟知教法者自能通貫嘉

泰辛酉春元素謹識

道門定制卷之六

道門定制卷之七

丙七

西蜀道士樓庵呂元素校定

朱陵真隱性齋明湘龍編校

安宅章

即日列詞具言但弟子某家夙奉

大道精勤香火以自防保長少無他伏用忻

悅而以胎生凡類崇奉多違慮延考烝復自

忖思以某年月日興動土木營建此宅安立

門戶增置屋廬恐非吉日良時多有觸犯土

王之氣太歲太陰太陽大將軍當時司命

是此時謂立屋之時也今改為當時庶分曉十二月建

大耗小耗十二刑殺大時小時十二時神或

犯天禁地忌天空開修他本改為空開若非

便利之宜又慮此屋或是古人刑牲盟誓之

地丘陵古墓之墟或下有潛屍埋骨伏匿之

魂或舊為寺觀壇場祠廟之所綿歷年代主

宰非一恐因觸犯慮致災凶某入宅以來居

止不利夢寐醜惡光怪四起錢財耗散災患

紛紜若無災可據此合門尊卑憂惶在念詣

臣求拜章書分解禁忌安宅利居具如所列

臣以才薄不勝所見謹為伏地拜上朱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巧

大道神炁五嶽將軍六甲神明及某家守宅

三將軍二十四吏兵三萬六千神將主為弟

子某家安隱宅舍消却四方惡逆水火盜

賊口舌災耗一切伏匿使公私通泰門戶興

隆所願果合謹為上請五方安宅大將軍

各千二百人守宅大將軍千二百人護宅大

將軍千二百人保宅大將軍千二百人鎮宅

大將軍千二百人一合來下同心併力主為

弟子某家安隱宅舍保宜人口子孫昌盛光

怪伏匿惡口赤舌一切消滅不祥鬼賊祛逐

遇荒乞為弟子某宅中東安青龍西安白虎

南安朱雀北安玄武八卦利居五方鎮宅弟

子某家所有誤犯千禁萬忌之炁應章破散

被受

重恩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上請天官君將吏兵拜奏收

除起土造宅作舍移徙凶耗禁忌觸犯傷害

之炁一切消滅安隱宅居保宜人口乞恩朱章

安墳墓章

即日稽首列詞具言某幸以宿緣奉屬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因三寶香火以自保護

從昔受恩實用慶幸但天師科典拯救存亡

濟國利人自幽及顯凡在生死咸使安全今

弟子某切慮亡過某冢墓之所尚有刑剋未

獲安寧既歿者非宜即殃貽後世冢墓注訟

為子孫之殃求乞章書以為救拔臣不勝所

見謹為拜章上達

天府伏望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文通行

上御降以

道炁覆衣弟子某家存亡眷屬之身所有亡

人某冢墓之所安葬之日或犯陰陽四時天

地禁忌一切刑殺或山崩石殞風雨淹漬

樵牧踐踏火燭焚燒或此項或興工動土

穿鑿岡原致令魂魄不安龍神不守或水

泉漂蕩骸骨遺亡或冢墓崩摧土石填塞魂
 爽驚越流泛無依此等事可以隨宜去取或葬日時辰
 所向方位動有犯觸千忤幽明非五姓之宜
 非四時之便犯天羅地網刑殺鬼置四殺不
 藏六神不沒或犯凶神暴鬼月殺日遊魂被
 拘執無所告訴或子孫男女命位之上有所
 不具或八殺六對八時八卦六對十二時辰有所不同或
 逼近古廟神祠鬼神所擾或近古陵巨冢為
 威勢所侵冥路幽陰無由自顯如上所列並
 乞
 天道慈佑告下所主神明為解救原除和諭
 安定或山脉斷絕連而續之魂神驚散存而
 撫之使亡者安泰子孫興昌冢墓注訟一切
 斷絕封樹繁滋鬼邪奔散臣謹為上請都官
 從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又請通達五經
 博士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為冢家遷拔
 亡人冢等三魂七魄女人三魂十四魄免謫
 役罪罰遠離愁苦上昇福堂斷絕注連永享
 貞吉又請安穩冢墓從事吏十二人上為亡
 人冢等佑護冢墓之所四方清靜瑩域安寧

千載萬年永無驚擾若有摧折樹木沙土瓦
 石在墳墓之內堆壓屍骨者或狐狸鼯鼠蟲
 蛇木根侵傷形骸者或水脉泉源流漿滯泥
 浸漬骸骨者或冢墓穿穴骸骨分張風吹雨
 濕不得安寧者悉為宣理斬削洗除破決滯
 水祛逐蛇鼠撲滅野火收斂骸骨丙七趁斥狐狸
 割剔草木根蔓立使安穩無有侵害致為恚
 恨驚怖所請天官君將吏兵應章來下遷拔
 亡人安鎮墳墓使生者康泰死者安寧災橫
 不興凶惡不起夢寐真正疾厄不侵壽祿延
 長人口清吉被受
 重恩以為效信思惟
 太上分別云云操臣謹為冢家上請天官君
 將吏拜上遷拔亡人安穩冢墓朱章
 祈嗣章
 即日稽首列詞但弟子某素以胎生千載有
 幸得奉
 大道伏受
 玄恩伏惟
 太上垂慈好坐清物宿愆許懺積咎可原

切慮弟子某前生今世行違神明心無惻隱
仁慈不著忠孝有虧因公行私兼貪擅富焚
山竭澤落子墮胎毀卵覆巢驚擾樓臺善輕
毫末過積丘陵致令嗣續孔艱日深危懼承
傳所繫依仗無門特罄丹衷向臣求乞拜上
謝過禳災祈祥保嗣朱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乞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乞以之全音氣上所賜與之謂乞以所請求

東青西素南丹北玄中央二十五正真自然

生炁謂天一地二天三下覆弟子某身中保

命延生扶衰度厄呵斥千二百絕滅種嗣故

炁之鬼令使慶源不墮殃注斷除乃子乃孫

以嗣以續臣謹為上請東戎南蠻西夷北狄

中央三秦君各領兵士百二十人一合來下

主為弟子某家解除億曾萬祖九世七先眷

屬親姻前亡後天八十一注訟悉使蕩除庶

令生孽繁榮子孫不絕又請南昌注生司命

主司僊官九天定命注生僊官注生大司馬

北斗注生僊官各領吏屬一合來下主為弟
子某解冤釋結消除前世今生毀卵覆巢等
一千六百二十過咎並令解散落滅惡根三
界並注生名天人結為眷屬若弟子某所犯
過咎至深注當絕嗣亦乞上奏

高上至尊此指玉帝謂今天帝上特為原赦

以廣

太上好生之德又請十方保嗣他本云保胎

君十方保嗣保胎神王長生大聖六甲六丁

神將玉女十二從官各九億萬騎一合來下

主為弟子某室某養育胎根庶令金樓玉室

得保無虞辟斥萬魔破胎為殃之鬼務令止

絕夢寤真正俾先亡後天並不得變形易影

入夢為害萬殃之鬼勿令伺候蒙隙殘胎絕

孕又請扶衰度厄君官將百二十人又請九

宮八卦大神兵士百二十人一合來下主為

弟子某家開生門益壽命塞死尸養胎根使

四季平安災衰不起死亡斷絕嗣息蕃昌水

火刀兵不相凌犯克保宜吉永衛

道恩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 云云

誅邪章

但弟子某宿有積幸奉屬

大道常蒙

覆陰伏用欣榮而修奉多違動招考責某自

頃以來爲外殍鬼賊妄相刑剋數爲崇害

或有事意從此添入若願性命危迫披告無門

向臣求乞章書以自分別臣不勝所見謹爲

冒罪拜章上聞

天曹伏願

太上老君諸君丈人天師文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垂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文即得上

達賜以

道炁覆衣弟子某一門之身臣伏尋外殍邪

鬼與弟子某家非有相關

先聖垂言非鬼不祭不合妄爲崇患復連平

民

正一科文女青鬼律合伸誅翦以安萬姓臣

謹爲上請誅殍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倉明

官又請都星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青蓋

官又請誅符破廟吏又請天皇敕健吏各領

兵三十萬人一合來下主爲弟子某家除蕩

害死外殍異姓非所祭祀之鬼妄爲復連者

收而斬之誅而滅之斷而絕之悉令分別立

使清淨又請收除男女凡殍病死腥死牢獄

死刀兵虎狼死燒死之鬼吏兵各五十人主

爲收除外鬼他神非祭祀及妄來復連平人

者向炁常不同祭祀各分殊門異戶不復相

關立須斷絕不得妄相侵犯如欲輒違

天條復來侵害弟子某家者當須河水逆流

白石上浮糠繩千丈馬角六尺可更相求不

能如此天別地絕千年萬歲無相侵擾又請

東西南北中央五方斷訟神君各一人官將

各十二人五方所領兵士等主爲弟子某家

閉絕復連歲復月連日連日復時連皆

令閉絕使某家有災獲解有病獲痊性命安

全魂神澄正邪精摧伏正炁宣行萬苦千殃

豁然除散被受

大道固極之恩伏惟

太上分別 云云 上請天官君將吏兵拜上斷

除外邪鬼神彊辟客死之鬼妄為剋害斷絕誅滅寶章一通

右章文欲奏之者先於他所除淨室焚香法師結界閉戶修寫訖密行點檢封入章函印護及時取於壇中行事不復宣讀依法伏章密奏焚之文字章詞中亦不得指言上此章宣儀關告亦然恐為鬼祟所知過截不得上達謹之謹之

六甲救病章

請六甲神官狀黃紙朱書隨章焚之

法師具位

今為弟子某解救危疾制伏羣邪上請

六甲神官從事兵將各依章中所請施行謹具神官列位于左

甲子王文卿從官十八人

乙丑龍季卿從官十六人

丙寅張仲卿從官十四人

丁卯司馬木卿從官十二人

戊辰李楚卿從官十人

己巳何文昌從官十三人

庚午馮仲卿從官十七人
辛未王文章從官十五人
壬申侯博卿從官十三人
癸酉孫仲房從官十一人

已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

甲戌展子江從官十四人

乙亥龐明心從官十三人

丙子邢孫卿從官十六人

丁丑趙子玉從官十四人

戊寅虞子卿從官十三人

己卯石文陽從官十五人

庚辰尹佳卿從官十三人

辛巳楊仲公從官十一人

壬午馬子明從官十五人

癸未呂威明從官十三人

已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

甲申扈文長從官十六人

乙酉孔利公從官十四人

○

丙戌車元昇從官十二人
丁亥張文通從官十人
戊子樂石陽從官十四人
己丑范仲陽從官十四人
庚寅褚進卿從官十五人
辛卯郭子良從官十三人
壬辰武雅卿從官十一人
癸巳史公來從官九人
已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
甲午衛上卿從官十八人
乙未杜仲陽從官十六人
丙申朱伯衆從官十四人
丁酉臧文公從官十二人
戊戌范少卿從官十人
已亥鄧都卿從官十三人
庚子楊仲升從官十七人
辛丑林衛公從官十五人
壬寅丘孟卿從官十三人
癸卯蘇他家從官十一人

○

已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
甲辰孟非卿從官十四人
乙巳唐文卿從官十一人
丙午魏文公從官十六人
丁未石叔通從官十四人
戊申范伯陽從官十二人
己酉成文長從官十五人
庚戌史子仁從官十二人
辛亥左子行從官十一人
壬子宿上卿從官十五人
癸丑江漢卿從官十三人
已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萬人
甲寅明文章從官十六人
乙卯戴公陽從官十四人
丙辰霍叔英從官十二人
丁巳崔巨卿從官十人
戊午使元光從官十四人
己未時通卿從官十七人

庚申華文陽從官十五人
辛酉邴元玉從官十三人
壬戌樂進卿從官十五人
癸亥左古松從官九人

萬人

已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

右謹錄狀隨章上奏

太上老君諸君丈人伏乞

道慈允臣所請告下六甲神官為弟子某隨

章奉行謹狀

年月

日具位臣姓某狀

章信並須精潔以明通感

白素四十尺

祿米一石二斗

命錢一千二百文 代形衣兩件

奏納司命六甲六丁等錢馬七十分

章文

此章教戒疾病制羣邪教身神
善如水命人已丑乙未未命人庚
辛酉大命人壬子癸丑土命人甲寅
乙卯金命人丙午丁巳若未可
遇急欲上章救病卜吉日為之

即日列詞具言但弟子某幸以宿緣遭逢

道化稟神皇極命係

玄曹得奉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真化所被

道炁所覆獲自防保負荷

重恩而修積無聞不明

科典動靜違食愆咎日深自頃以來或自身

身嬰疾厄綿遠旬日未獲痊平伏恐其七祖

九玄及先身人世積行所犯違忤神明罪目

貫盈未會懺拔或先亡遠逝幽執九泉考對

未原缺蒙重疊不勝甚苦延及生人或已

身受生以來陰罪陽過負越禁忌聚結罪尤

或故殺誤傷前冤往債未伸悔謝咎責日深

拘閉生魂致致疾苦或是五行刑厄三命衰

微宿曜所臨神殺所犯行年之上太歲之中

或有刑妨致致危厄旦夕憂迫性命是虞詣

臣自訴乞求章文救解災疾臣不勝所見謹

為冒罪伏地拜上朱章上聞

天曹伏叩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謹依

五帝靈飛左右六甲明科具典上請甲子王

文卿及一旬十神暨從官各領官將百二十

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主爲弟子某收坎宮姦邪之鬼治丹田三宮下元所病之炁中外彊殫立令消滅重請長生君一人吏十二人陳充仁君一人吏十二人主於某身中內鎮肝臟令肝炁流行病根釋去絕滅無藉斬伐凶惡歲月日時傳相啓付又請甲戌辰子江及一旬十神暨從官各領官將百二十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主爲某和諭家親竈神住宅禁忌助道興化收捕衆邪立令消滅重請趙公子一人吏十二人呂威明一人吏十二人主爲某安靜中田鎮心守神衛護心臟使真正通靈上應三元下安絳宮赤子之府外制萬邪歲月日時傳相啓付又請甲申車元昇及一旬十神洎從官各領官將百二十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主爲某辟斥外殫之鬼先代刑禱呪詛之鬼冢墓注訟考逮之鬼悉令除滅所苦和平重請杜虎主一人吏十三人又請祇念君一人吏十二人主爲某調平脉炁安守肺臟使靈液通流華蓋清潔歲月日時傳相啓付又請

甲午衛上卿及一旬十神洎從官各領官將百二十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主爲某行太陰官符命收捕內外精邪伏屍蠱道諸有違犯流俗禁忌之炁立令消滅重請陳子平一人吏十二人又請通身君一人吏十二人主爲某調和命源安靜炁海鎮守腎臟制伏外邪使血液宣行凶惡消殄上通膽腑真炁堅強所疾痊平靈真密佑歲月日時傳相啓付又請甲辰孟非卿及一旬十神洎從官各領官將百二十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主爲某收除三十六代以來先亡往逝留殃死次盟禱呪詛注訟考逮復連生人連染疾病之鬼一切消解疾瘵瘥復災厄和平重請何文章一人吏十二人又請趙子玉一人吏十二人主爲某鎮守太倉脾官調理脾炁五臟和暢百關宣通真炁流行邪惡消殄歲月日時傳相啓付又請甲寅明文章及一旬十神洎從官各領官將百二十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主爲某收除五瘟百毒時行疫癘內外彊殫八方五方行病鬼炁

及所居之內伏屍鬼賊金銀銅鐵木石器用
 怪魅衆精爲疾害者一切除斬立令消滅重
 請馬起主一人吏十二人又請姜威明一人
 吏十二人已上六次所重請主爲某安守身
 中三萬六千神千二百形影萬二千精光左
 三魂右七魄五臟六腑三百六十骨節一切
 神炁常令澄正永保安寧疾厄瘥平延年益
 祿又請六丁玉女六甲玉女六甲陰陽正神
 天蓬天內天衝天禽天輔天心天英天任天
 柱神將即時來下保衛某之身所疾瘥除百
 神依護榮衛血脉流通真炁年壽延益永保
 利貞謹請中宮從事十二人承接章文爲某
 清蕩內外澄正身心調和血炁祛除邪惡誅
 斬鬼賊制魄拘魂保護三宮鎮安赤子使六
 甲將吏各守所部青龍保肝白虎護肺玄武
 守腎朱雀鎮心黃庭真人和脾清胃血液流
 注榮衛宣通靈藥潛資神符密降禳除疾惱
 增祿加年司命真神再定錄籍書名生品青
 簿之中死尸削名殃咎消弭天醫將吏六甲
 衆神有功勞者三會之日都章言功克保全

生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老君太上道德衆尊諸君丈人天師女
 師三師君門下五炁君省理分別垂再生之
 澤開罔極之恩臣愚質穢氣濁云云操臣所
 爲弟子某久嬰疾苦上請六甲官將其神從
 官自然兵士天醫衆神收除凶惡療治疾苦
 拜上乞恩救疾朱章一通

南嶽魏夫人易名更籍生算度厄救
 急章

廣成先生曰凡人年災月厄算盡相臨本

命祿絕行年妨害宜奏此救急大章災難

消除福祿立降先須章信以表延益

銀環一雙 算子一百二十枚

青絲命縷二丈二尺 祿米一十二斗

信錢一千二百文 命繒紫羅二丈四尺

奏章操伏書向東夜向北

章文

即日稽首具詞但弟子某濁質凡胎千載有
 幸得奉大道受命

皇極以自保全而以下愚施行多違招延不

利此年坎珂疾病相尋恐九厄頻凌三災頻
集天羅所繞地網所纏壽命短促年算窮盡
妖邪神鬼所見侵侮

泰山岱宗所可橫召無功自拔旦夕恐怖雖
復罪穢從道而生唯一心歸命

大道求乞救拔置信請命詣^{十六}自訴^{十七}臣不勝
所請謹為露出中庭於

太虛之下北斗之前伏地拜奏大章一通上
聞

天曹伏巧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慈父聖
母降罔極之恩原赦弟子某萬死之罪俾厄
中得濟危中得安^臣謹為上請弟子某本命
生年生月生時星官各領官將功曹使
者齋持弟子某年命簿錄上達

玉帝陛下隨事奏對司命門下分別章書除
刑止殺削落罪簿易短為長若弟子某履行
背違壽限短促玉曆無籍左契無名^{主生文三}
元削錄司命較書南宮不取天帝不原者並
為迴停申借更籍易名三歲一期展轉延益

又請調星度算君轉名易形君脫死上生君
各五人官將千二百人一合來下又請太陰
之下考召君吏與^臣身中功曹使者上請北
斗御女宮中主為弟子某抽贖死簿更籍易
名又於

東華宮請九龍符命告下東嶽泰山府二十
四獄掾吏七十二司官僚為弟子某更定生名
削除死籍和釋考責還遣三魂七魄歸附身
中無令放逸又請太上三天玉女千二百人
三環結角衣五色玄黃之衣看獅子之履口
含雄黃之藥手捧玉漿吐哺真炁共相濟療
弟子某之身自頂至踵緣肌纏骨調和六腑
安鎮五臟精血充滿百病除瘡夢寤真正得
度九厄之中又請天中敢健吏兵千二百人
一合來下於弟子某居宅之中收捕精崇萬
邪為害令內外清潔神明防衛使弟子某身
康體健真炁降流補潤四肢安寧五臟調理
百關厄中得度短中得長微滅短籍著名長
生玉曆之中千罪萬過一切赦除蒙
恩之日^臣謹為仰宣

太上五戒勸諭弟子後惡修善伏從科戒不使復犯以今為新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操臣所為弟子未齋銀環命

縷錢米紋繒質信效誠上請天官君將吏兵

拜上易名更籍生算度厄救急大章

祈雨章

即日列詞具言但某幸以塵微得值

道化

玄功濟物

真教宣行幸屬

太上帝諸君丈人道炁覆育叨膺綠秩土民

設改為生值仰荷

玄恩然修奉多違延致災沴封境之內驕陽

踰時坐虧農功深虞凶歉伏念

邦國所大食為民天歲或不登何所依怙竊

慮星文之內分野躔災曆數之中地境鍾運

遠近焦灼民吏震驚又恐撫治乖宜刑賞

不當賦歛過重民庶冤愁士民設難可制此項又恐四

民愚而不究本原輕厭稻糧致貽

責罰內自循省冰炭在懷雖山川禱祠杳無

通感前不待罪必求於天他本云山川禱祠

天亦復慢神茲惟求乞章奏臣不勝所

見謹為伏地拜章上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垂大慈之澤哀憫生民

勅下上官典者分別五行區定律曆羅列八

卦標明節候使陰陽叶序風雨以時臣謹為

上請九海北溟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河

天官主天下水炁風雷合符興雲下雨又請

天公正炁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中天官

又請海中玉女千二百人衣赤衣興雲致雨

又請河上真人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北方大

海官主為天下萬民合符致雨又請四洲九

谷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治泰山官又請九

江海玄君官將百二十人治九河官並主水

炁泉源降致風雨又請河伯呂公子三十六

人主興雨水又請河伯使水帝子三十六人

合符降雨又請靈臺官漢明君一人官將百

二十人攝召天雷地雷之炁又請小玄冥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攝河伯水帝十二谿玉女九江河平侯將佐掾吏部水鬼神又請九江平玄君泰山官中九谷君四水九谷君陽成宮九侯君湖中玉女千二百人一合來下與太社城隍正直聰明一切靈響同心協力上奉天命召攝雷電水炁風雲合符下雨收制旱魃之鬼應章消滅使穀稼滋榮百卉繁茂風雨調順歲獲豐登國有蓄儲民用粒食所諸官將吏兵與風師雨師零星先農等有功勤者上詣

三天乞行遷賞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省理云云上請天官君將吏兵拜上弭

旱祈雨朱章

祈晴章

即日具詞但某獲以凡庸奉屬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命票

上玄籍係

天府叨領民社郡縣可通用之民宿荷

聖恩而修奉多違遭值災運自某時日以來

封境之內苦雨為災霖霖未已黎民惶懼昏墊音站是虞況望歲之期嘉穀為本農功既廢饑饉必臻竊慮九地之區分野災咎三辰之度躔次差移律曆推遷值茲災否又恐某理務乖舛賞罰不明下民愁歎致成霖潦自祈民此項又恐下民瞽暗罔恤農功棄賤稻糧天降責罰捫心省己若蹈淵冰惟一心歸命求乞章表上奏

九天以自分解臣謹為拜章上聞

天曹伏乞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垂

好生之澤賜

育物之仁拯救淪胥以安生齒臣謹為上請

九海北玄君官將百二十人治中內宮主止

霖霖之炁以致晴爽又請天公正炁君一人

官將百二十人治中天官主消雲靜雨收斂

陰霾又請河上玉女千二百人衣白衣上詣

天曹請止霖雨移風雷雲雨眾神各還所署

使風雨調順水沴蠲消三景揚光四時叶序

農功無失稼穡有秋無漂溺之憂洽生成之願克保元吉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拜上消災止雨祈晴朱章

消災度厄章

但弟子某生居人世宿有善緣得奉

真麻恭聞

道化但以凡夫迷謬冒觸憲綱或則違

聖背

真或乃與工動土俯纏五蘊上昧

三光賦形

天地而不知

天地之回旋生麗陰陽而莫曉陰陽之逆順

動乖至理居即成愆未盡懺穰將來禍患又

恐流年運限值衝破之災本命元辰逢刑剋

之厄天羅地網誰知逃避之門祿算壽齡孰

致延益之數用是歸投

大道虔奉

至真謹備法信之儀恭修蘋藻之獻詣臣求

乞表章臣雖不明氣候輒承所請謹為弟子

某上請壽算君五人保命君五人消災君五

人散禍君五人扶衰君五人度厄君五人解羅網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來下逮詣天曹地府古廟靈壇社稷將吏司命曹屬尋弟子某家自無始以來生於心行於事一切罪惡記名惡簿之中者盡為

赦除自有形以來命於

天麗於數一生壽祿定分黃籙之內者咸為

延益有災有厄速為消穰有病有殃悉為解

散易禍敗而增福祉變疾苦而致康寧一切

逆運悉令渙散臣瞻其精意上詣

天曹伏乞

大道垂慈

至真密鑒

察臣所奏特與弟子某削除罪籍紀錄善功

增延壽算之期厚益福祿之數祛除疫癘解

釋災殃祈動止以安寧保公私而吉慶運為

稱意出入利宜次乞子孫均蒙

福利門有吉祥之慶家無疾病之侵人人悉

賴於

洪麻世世永依於

道蔭恩惟

太上云云

太上消除蟲蝗災食苗稼章

即日稽首列詞自以宿福獲承

道化早塵官列深荷

天恩任重才輕常虞顛沛匪躬勵節敢不勤

渠但慮執法不明紀綱弛壞違

天地好生之旨爽

帝王慈育之仁民未小康物或失所況

國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人以食為天食豐

則人泰所以禁游惰斥繁奢惜人力也勸農

桑務耕織惜人時也力不廢時不違順天時

享地利則四國交樂萬方叶和

君無為於上人悅豫於下

國之大本政之大經有古之所貴也今以羸

民瘠土併力倍功晝夜忘疲從事稼穡苗既

繁碩將及有秋而延致災凶螟蝗為害敷敷

悲怨聲聞于

天實某等政繆化源德寡才匱叩心責已悔

過祈

恩緬念穡夫為增憂懼惟齋沐稽顙一心歸

命乞求表章上奏

三天伏丐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三師君上官典者

垂恩省察臣披按詞情不勝所見臣謹為依

正一天師科典千二百官佐國救人之法上

請天田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北門宮主保育

稼穡辟却蝗蟲之暴又請三炁陽元君官將

百二十人治黃雲宮主收蟲蝗螟螣之傷又

請四野五野七野九野都平君城隍山川注

氣社稷神君護其禾黍並使美熟無令傷害

辟斥蟲蝗又請五穀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天

水宮主令百穀秀實有收辟却蟲蝗不使侵

害水旱和釋年歲豐登又請南山白虎將軍

吏兵一合來下收攝境內蟲蝗蠹螫並令消

匿乞

敕勒所在土地山林孟長社令城隍同共收

絕章

御之後凡上下共業併蒙

原赦螟蝗災異咸得解除使稼穡有成公私

共濟人民安泰

國土清平恩惟

太上云云

上清道士修真謝罪章

即日奉詞但某等自以冥頑下士輪轉因緣

丙七

二十四

宿慶所鍾遭逢

道運

上帝領籍名係

皇篇師寶孰收身參

治錄不揆短閣葵藿傾陽棲跡靈壇結志

○

上道玄理幽邈披盼無窮伏聞

太上宣慈

老君垂教發揮道妙啓迪人天養性鍊神在

極虛而篤靜利人應世務持儉以守柔先所

見聞後當開導儻不能自反則何以敷暢於

真風不植善因則何以傳誠於

上界伏蒙

太上帝諸君丈人垂慈拯護不賜罪罰使

臣等超絕塵累得處

法門助

道化人同歸

玄路而臣等居塵接物混俗同塵功業未聞

罪惡彰積恐延殃上世貽過三師身謝三官

風刀考謫朝夕在念不敢自寧悔過清齋投

詞露請歸誠稽首懺謝

丙七

二十五

道前臣見其元元之情理在可申臣謹為拜

章上聞

九天伏丐

太上大道衆尊曲聆所奏

垂憫丹心如蒙

上御願為宣告三官五帝五嶽衆靈伏乞披

度某等三師九祖升上南宮冠帶枯骨反體

生華轉其幽識受化

僊門已遷之靈進品丹庭勒某等之名列書

於

九天金格寶藏神僊錄籍之中臣謹為上請

九炁青天青帝天君青腰玉女從甲乙官將

青龍兵馬九億萬人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

中安鎮肝腑之官又請三炁丹天赤炁天君

太丹玉女從丙丁官將赤龍兵馬三億萬人

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中安鎮心腑絳宮又請元陽大帝之山一炁之天黃帝天君太帝真人子丹黃庭天蒼玉女從戊己官將黃龍兵馬十二億萬人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中安鎮脾腑之官又請七炁素天白帝天君太素玉女從庚辛官將白龍兵馬七億萬人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中安鎮肺腑之官又請五炁玄天黑帝天君夜光玉女從壬癸官將黑龍兵馬五億萬人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中安鎮腎腑之官又請三元九府五嶽四瀆九宮真人神僊玉女兵馬騎乘各九億萬人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中分布官腑安鎮身形五臟六腑三元九宮一身之內隨逐營衛和魂檢魄保神養精攝炁鍊僊骨髓凝僊血脉成真朝服元精五芽芝英漱滿玉池津液自生身得飛行過度三災八難衆惡之中千凶萬毒莫不消亡慧性踈明洞悟幽理神僊降接與道合真使上不累三師九祖下可度六道四生咸得光明俱無結縛某等未入道之前既參真之後千愆萬罪並乞除蕩修真

行教以今爲新所奏
上達表御
帝前特垂
照省普闡萬靈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
道士減度拔出塗苦鍊屍受度朱章
上言謹按文書臣以凡愚獲參
經法日念自新結縛未解敢冒
禁律干忤
天眞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竊見
經旨明戒可憑
經言自非先身累德立功名書
瓊簡不得妄見
經法預以見者皆應昇度或功德未足運應
減度身經太陰寄形地官因緣期訖得還故
宅屍形受度魂神上昇
靈首昭垂誠宜修奉敢緣
慈訓冒瀆
宸聰臣謹奏爲某府某州某縣某觀某人以
某月某日伏值某人某齋辰就某處建壇乞

為依

科修奉

上清昇化僊度遷神道場幾晝夜自某日某時啓事至某日某時設醮滿散所伸意者干冒

天威但弟子某即日奉詞代為亡師姓名年

某歲元命某甲子某帝領籍謂年命納音如未命人屬青帝如

某月某日某時生受命某天如五帝之屬未命人即青天

在世之時早慕

大道登壇佩錄供養修持但身履下土穢濁

所牽功德未滿運數終窮於某年某月某日

某時以某疾去世神託太陰寄形土官如未命人屬黃帝如

今得經續宮以須功德未備尚阻超生恐為

土府所見驅逼不相容安魂魄飛揚屍形靡

寧搖動考對注逮見存死者不安生人多難

但弟子某等忝為法嗣踰天屬之親懷追遠

之痛敢緣

大道慈悲之化

經法度人之恩向臣求乞章書拔度存亡臣

謹為冒罪伏地拜章上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等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乞以

道悉下流覆衣弟子某所薦亡師某及先亡

近逝一切魂識臣謹為上請素車白馬大將

軍一人兵士十萬人又請大言君一人官將

百二十人主知亡過道士某魂魄閉繫所在

若輪三途五若神趣鬼趣艱山六天九幽諸

獄者盡為度脫解救之若弟子某高玄七祖

道俗先亡新死者屬前生今世宿對罪囚記

於三官結於九府者請十方飛天僊官盡為

解除悉皆和釋乞以臣章告下三官九府所

在冥司神趣鬼趣一切幽獄錄亡人生時建

善之功開拔魂神反胎更生願

九天上帝五帝尊神還其肌膚復其魂神三

元養育九炁結形通其榮衛布以精華應轉

者轉應度者度應生者生願亡者所屬某獄

某山如未命人屬東嶽泰山真靈正神為符下九土地

官各依部界營衛屍形一如

盟真科旨當使形安神守魄不散揚章

御之後咸得

赦原早獲受生轉超福境家墓安靜災害不

生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

右前後集所刊章文並依藏本校勘所請

天官悉以太上所授天師千二百官章經

一一對定刊行竊見近來所刊章本如文

昌懷水懷火等不惟文辭礙理而所請官

皆以私意臆度撰造遍考千二百官章經

並不具載如言功章自當於願意內除去

備龍壁繪綵及建壇所在某日清旦至某

日亥時行道事訖之類而乃反爲重復不

當於天師所立定章文內削去沉降筆爲

教門之魔而鬻字道童不曉科教妄執管

見不知於醮官高功利害非輕且有言詞

倒錯文字脫漏上官典者有所遺却淪沒

三官不能上御之譴然於教法不容不辨

識者必能察之嘉泰辛酉仲夏退庵呂元

素謹識

道門定制卷之七

道門定制卷之八

西蜀道士樓庵呂元素校定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八威真文

此名出元始五老經篆文亦然石龍真文全出

東方青帝八威真文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正音別以小紙書附於真文上宜讀

東山神呪攝召九天赤書符命制會鄧山東魔送鬼所誅無蠲悉詣木官敢有稽延

右謹告聞

東方鎮宅大將軍乞為奉

道某家保護住宅東方木王之炁甲乙之方

寅卯之位惟冀百邪不入萬惡祛除犯觸消

平居止安泰一如

東方青帝君符命

年月 日高功半銜姓某告行

以下四方並同後語止換方位支干若

於安墳及祛邪等醮於用可隨宜改正

後文祈禱庶幾脗合

南方赤帝八威真文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晨 為 天 三 子 子

正音

北攝鄧山東送魔宗符教所討明列罪原

南山神呪威伏八方羣妖滅爽萬試摧亡

南方大王之炁丙丁之方巳午之位

西方白帝八威真文

所 疾 所 憂 所 憂

耳 已 參 耳 所 迎

唐 鬱 焚 香

正音

赤書玉字九天真文攝召萬炁普歸帝君

西方金王之炁庚辛之方申酉之位

北方黑帝八威真文

黃 帝 聖 帝 聖 帝

虎 虞 涉 戲 雙 龍
後 巧 龍 赫 步 樓
巧 巧 巧 巧 巧 巧

正音

北山神呪激陽起雷流鈴煥落鑠天振威

北豐所部萬妖滅摧

北方水王之炁壬癸之方亥子之位

中央黃帝八威真文

高 德 蒼 聖 易 聖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候 所 當 高

正音

勅攝北帝遏塞鬼門翦除不祥莫有當前

中央土王之炁戊己之方辰戌丑未之位

召龍真文

東方青帝召龍真文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正音

下制東河溟海水神大劫洪災蛟龍負身
水府開道通徑百千上帝赤文風火無間

右雲篆上召

東海廣德龍王水府官屬伏乞

降臨道場保安境土興雲致雨救濟生靈珍

滅山荒祛除旱魃一如

青帝天君符命

年月 日具位姓 某 宣行

已下四方語並同止換龍王號

南方赤帝召龍真文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三ノ上ニ

正音

南方赤帝太伯龍王神呪流行普掃不祥
洪水飛災上召蛟龍開除水逕千道萬通
敢有干試攝送火宮赤書所告莫有不從

南海廣利龍王 右語同前

西方白帝召龍真文

[illegible]

精	清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正音

西山神呪八威七傳符水上龍召山送雲
在所校錄同到帝門輔衛上真斬滅邪源
若有不祥截以金關赤書符命風火驛傳

西海廣潤龍王
同右語前

北方黑帝召龍真文

住		立	起
康	丙八	飛	三
熱		馬	勝
炒		楊	秀
望	七	更	學
勢		趨	并

正音

九河傾訖鳥毋羣飛蛟龍通道水陌洞開
赤文玉書驛龍風馳

北海廣澤龍王右攝同前

中央黃帝召龍真文

出主野陽煥芝
 延至肅祿真司
 司司司司司司
 當當當當當當
 君君君君君君
 雲雲雲雲雲雲
 雲雲雲雲雲雲
 巡巡巡巡巡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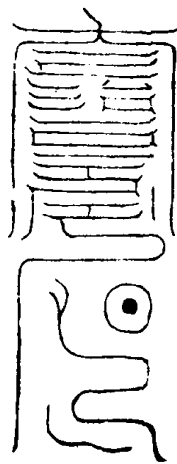
正音

中山神呪召龍上雲制會黃河九水河源

不得怠縱善惡悉分千妖萬姦上對帝君
 莫有干試太陽激憤亦書玉宇宣告普聞
 中央九江水帝水府一切龍神
 解穰星運點十一曜祝文

右十一曜真形符篆出太上玉匣正法
 用黃羅絹或紙朱書以穰本命照臨之
 厄焚奏佩帶消災治病出入往來所向
 皆吉

太陽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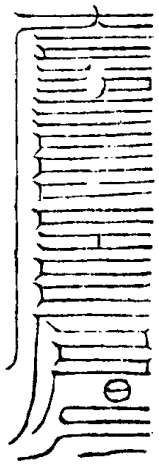


東望扶桑宮 稽首朝靈儀 太陽洞明景
 寥寥何所思 令我拜金色 候天望英姿
 皇華將玉女 臨軒降此時

右乞為奉

道其解穰災運增益年齡謹奏 以下並同

太陰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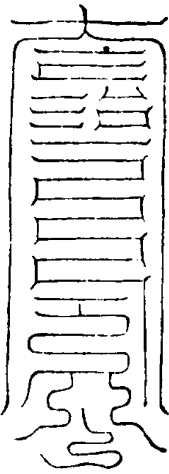
仰望顧八表 惟月孕陰精 中有太素皇
夫人駕綠輶 耀華光二極 混明照三清
慇懃求至道 五色下來迎

木星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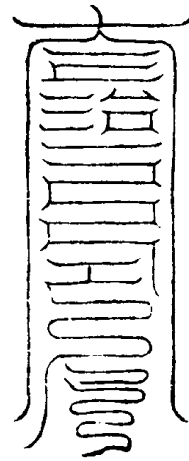
歲星乘木德 展轉耀東鄉 臨天滋潤澤
正色晃明皇 尋花歌浩漾 擲水詠芝房
經時頻禱祀 獲福自然長

火星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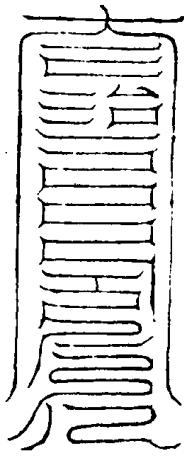
芒角森龍鳳 威光叱十方 丹剛耀五夜
朱火焰三邊 晶明符正炁 劍戟煥兵權
撓捨應滅跡 宇彗敢當前

金星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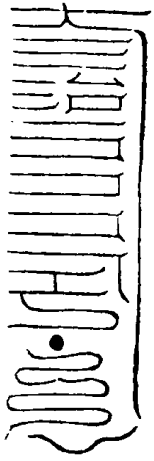
太白凌清漢 騰霜耀素英 亭亭浮瑞彩
皎皎盛長庚 鋒高能禦寇 色潤每降兵
推窮符曆數 合道與長生

金星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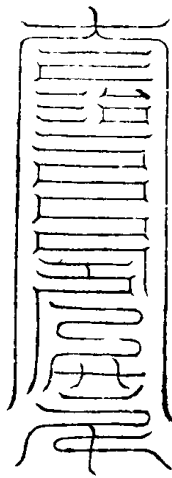
妙哉符五炁 髣髴見辰門 差我當丑位
壬癸洞靈君 分輝凝皎潔 肘蟹赴思存
仙歌將舞蹈 良久下金天

土星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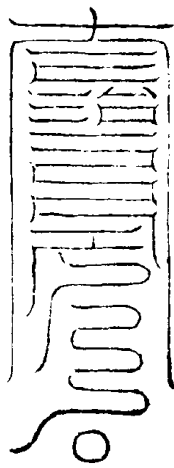
高穹符戊巳 藏陸起重霄 五行專暗曜
九土見光昭 甘石推留伏 陶巫算次寥
上仙垂雨露 伏地禮空誼

羅睺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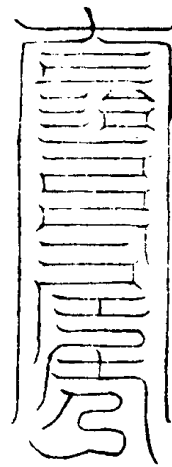
神首循黑道 冥冥超至靈 暗明期朔望
陽德晦陰精 高鎮黃樞闕 矛戟耀霜鈴
至心俟多福 稽首諷真經

計都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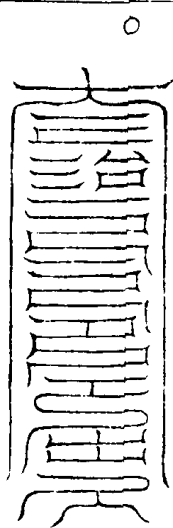


處暗表陰德 豹尾鎮星宮 怒指摧山嶽
權雄睨太空 龍蛇生怪狀 變異忽昏蒙
主人長壽福 穰應在恪恭

紫炁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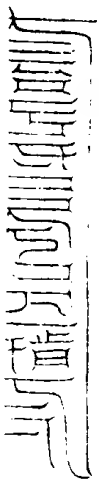
受制宗元帝 含精耀紫微 陰陽乘運極
幽顯闕靈機 玉輿登廣漢 金鈴步斗飛
四宿循周度 九土尊天威
月字真君真形符呪



太陰光五緯 精魄育羣生 青桂黃華輔
鬱羅保素靈 旋頭分怪狀 彗尾或潛經
舍次流災福 齋修洞杳冥

南斗祝文 符出南斗經 祝出南斗儀

南斗第一天府司命上相鎮國真君靈符





稽首南辰第一之星號曰司命實掌命根
今有弟子立壇告星上奏天司仰投化鈞
惟天上相鎮國主兵願賜分先俯鑒丹誠

續以命元永保安寧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右謹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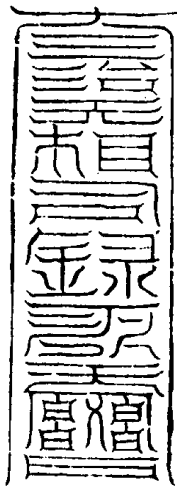
天府司命真君乞為奉

道某增延命祿消解災殃謹奏

年月 日具位姓 某 宣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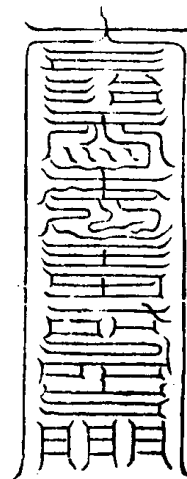
已下右語同止換六星聖號

南斗第二天相司錄上將鎮獄真君靈符



稽首南辰第二之星號曰司錄實紀生人
今有弟子然燈告真注想丹天長生之庭
惟天上將鎮獄主兵迂景分先鑒映翹勤
注名丹錄永錫年齡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南斗第三天梁延壽保命真君靈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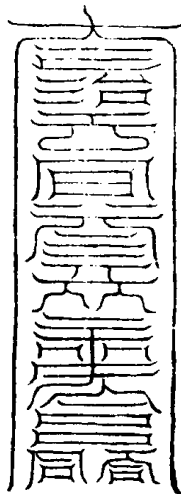
稽首南辰第三之星號曰延壽主制年齡

今有弟子象斗延真冥星南極河漢之津

惟斗天梁濟度羣倫願賜降接得免災也

續以延壽介福如春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南斗第四天同益算保生真君靈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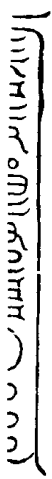
稽首南辰第四之星號曰益算御炁生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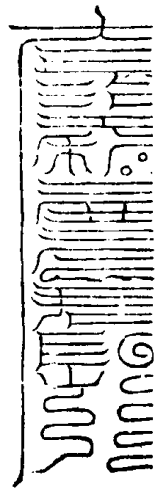
今有弟子醮告仙真結志南昌太微之庭

惟斗天同壽命所經願垂矜允丹錄書名

介以者年永保無傾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南斗第五天樞度厄文昌鍊魂真君靈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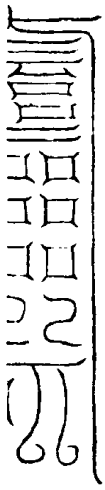


稽首南辰第五之星號曰度厄消蕩災延
 今有弟子招真致靈翹想朱陵文昌之辰
 惟斗天樞開闔化鈞願流道炁制魄招魂
 賜以長年善業增新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南斗第六天機上生監簿大理真君靈符



稽首南辰第六之星號曰上生掌握天經
 今有弟子好道希真歸向離宮星紀之庭
 惟斗天機組織乾文願垂光景庇護身形
 監領簿錄注福延齡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北斗金玄羽章出北斗金玄羽章

北斗陽明金玄羽章



貪狼延生回真四靈流輝下映洞達玄冥
 七元紀籍名列紫文保身續壽永亨利貞
 耳目開爽魂魄長寧攝養精氣與神同明
 延生自然上昇玉清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右謹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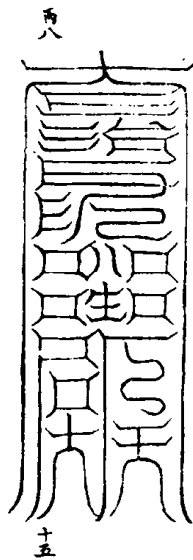
天蓬貪狼太星君乞為奉

道并消災度厄增福延生謹奏

年月 日具位姓 宣奏

已下右語同止換七星聖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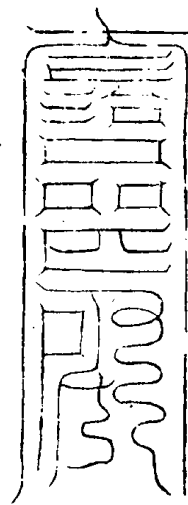
北斗陰精金玄羽章



巨門延命玄靈散陳丹田通暢運合仙真
 七元定籍名列紫文護身注壽福慶惟新
 辟除妖惡善瑞日臻去來無礙與神同倫
 延命自然上生玉宸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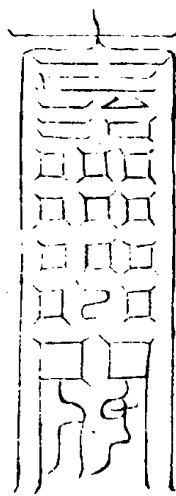
右語同前

北斗真人金玄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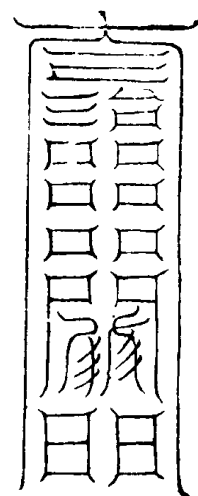
祿存度厄高僊上靈流輝徧照內外肅清
七元錄籍名列紫庭扶身延壽祿位長亨
臟腑開朗動止咸寧光運合景與神同榮
度厄自然上昇玉京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北斗玄冥金玄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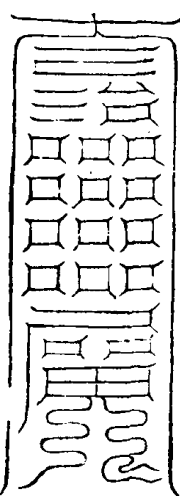
文曲消災玄黃開陽仙靈隱見朗徹十方
七元掌籍名列紫房衛身益壽長啓福祥
盟真降祐滌蕩凶殃華精炁結與神同鄉
消災自然上昇玉堂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北斗丹元金玄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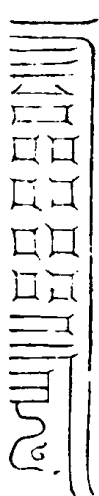
廉貞扶衰真宗降靈流霞散敷仙仗交盈
七元典籍名列紫營固形養壽慶合連并
高玄接引優遊五明駕景飛翔與神同靈
扶衰自然上昇玉庭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北斗北極金玄羽章



武曲散禍玄映御空威靈備守妖邪絕蹤
七元注籍名列紫彤榮身增壽享福無窮
仙官扶衛步躡雲中正真降籍與神同聰
散禍自然上昇玉宮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北斗天關金玄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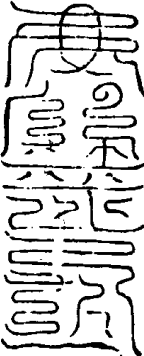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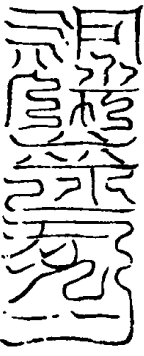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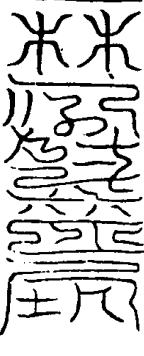

太極妙化混洞赤文

[illegible]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玄師曰太極妙化神靈混沌文章書天真
皇人降玉隆騰勝天授虛皇天尊靈寶大法
謂東華上卿洞神大夫領下元生籍左官及
諸仙官曰九霄總梵八帝治天非混沌赤文
不能攝化九陽而明天度是以
神霄玉清虛皇天泛上靈景華九陽清真虛
梵之炁而成天境丹霄南極王文天泛丹靈

妙宰洞陽景真元炁之炁而成天境碧霄太
 虛真極天泛廣靈太華上陽元真靈一之炁
 而成天境玉霄玉靈素華天泛玉靈素華純
 陽至真元一之炁而成天境太霄太虛真元
 天泛太靈洞華三陽九真太一之炁而成天
 境琅霄素靈皓元天泛素靈皓華六陽洞真
 至一之炁而成天境紫霄玄靈上極天泛元
 靈紫華清陽妙真天一之炁而成天境景霄
 妙靈寶華天泛妙靈寶華景陽精真虛一之
 炁而成天境青霄玉華無極天泛青靈玉華
 元陽天真純一之炁而成天境赤文化混洞
 混洞化彌羅總天元九炁之道下復九因至
 八梵真言亦此文化也是以太丹田內有帝
 宮宛利城棄賢世界梵寶丹靈赤帝君所治
 中有朱陵之府流火之庭火炎之宮赤明之
 館丹丘火池
 元始天尊錄真文之所化梵也天中中下二
 真由不能得此吾以此文混沌梵元圖並付
 之於汝此去六天運亨壬辰合度庚子政化
 自然數靈其諸秘妙符文應皆莫可測矣

<p>西南坤上黃書黑勝云 坤宮梵陽之炁</p>  	<p>正南午位朱書白勝云 離宮洞陽之炁</p>  	<p>東南巽上黃書黑勝云 巽宮梵行之炁</p>  	<p>正東震上青書赤勝云 震宮洞青之炁</p>  
---	---	---	---

正西酉位白書青勝云 允宮少陰之炁



西北乾上黑書黃勝云 乾宮梵通之炁



正北子位黑書赤勝云 坎宮洞陰之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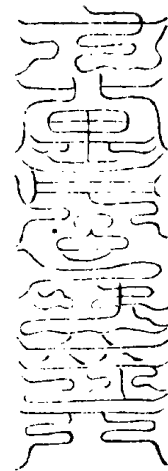


東北艮上黃書黑勝云 艮宮梵元之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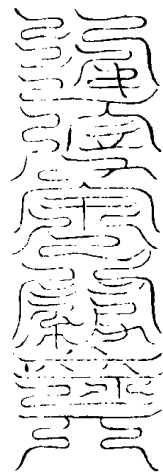


右八勝八纂列于下級之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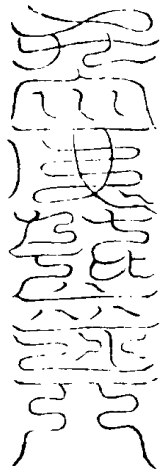
西南申地白書黃勝云 元陽高晨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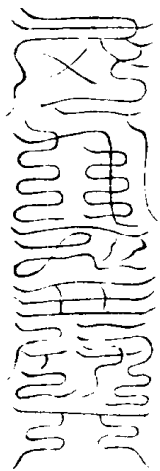
西方酉位黑書白勝云 通陰金闕之門



西北戌位白書黃勝云 九僊梵行之門



上方亥位青書黑勝云 大羅飛梵之門



北方子位青書黑勝云 陰生廣靈之門



亥上為天門青書黑勝天門在亥上謂以六陰所極之地也非取

乾位後人謂乾巽為門戶誤也

巳上為地戶黃書赤勝巳為六陽所極之地

寅上為日門黃書青勝寅為三陽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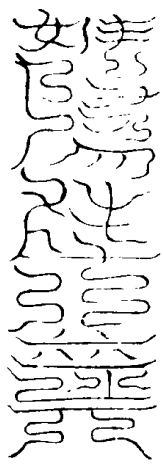
申上為月門黃書白勝申為三陰之地

右四勝列于中壇之四隅用長纂八枚青經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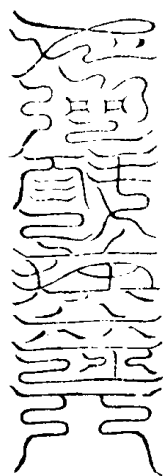
東方卯地朱書青勝云 青華元陽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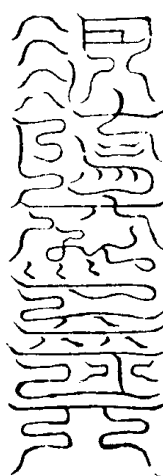
東南辰地白書黃勝云 始陽生元之門



下方巳地黃書赤勝云 九靈皇真之門



南方午地黃書赤勝云 洞陽太光之門



東北寅地白書黃勝云 靈通禁上之門



右十勝二十八纂列於內壇之四邊西八二十三

三級門勝二十四枚刻木板為之上下畫飛僊雲燕之形務取精巧三級之外立花柱高三尺以大青繩五百尺縲之名曰護淨隔凡壇之下級開天門地戶日門月門下級之上

安十方香案三級皆隨廣狹設薦褥

天師張萬福曰昔遊江漢所在宮觀皆築土

構木作壇建立纂勝並皆如法其纂雕木漆

畫安蓮花芝草上置火珠其勝額即雲龍鸞

鳳擎捧或金銅蓮花裝飾凡遇修建布置安

排醮罷撤去仍置大漆函匣盛貯方表法儀

三官帳在壇之東五師位在壇之西各作帳

帷備圓像几案供養如式三官主三元考校

之籍證錄齋功五師為開度之宗師資存念

之首皆宜列位於齋壇左右也

○伏見張杜二先生壇圖止是設三級壇行

事別無堂殿鋪置像設之儀所以上級安

三尊像壇之左右設三官五師帷一如朝

廷園丘之儀此方見古意也

九祖位在東南遷拔九幽洗滌玄祖宜設位

座遙對壇所也土地位在西南關召敷奏傳

感上玄凡建齋壇土地為首亦宜設位遙對

壇所也

太上招真符

此符乃張萬福所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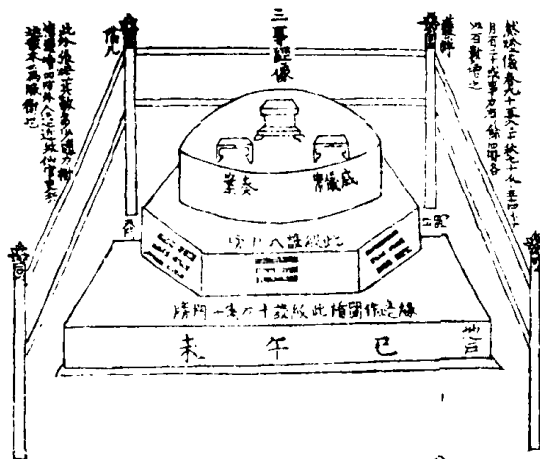
右青紙朱書如三皇文長短上下標軸施

丙八

三十四

之於壇中
玄中監齋三師位符皆非天篆乃世人意

不必施用
壇圖



右並取張杜二先生序事儀契勘編集以
備稽考精修之士當有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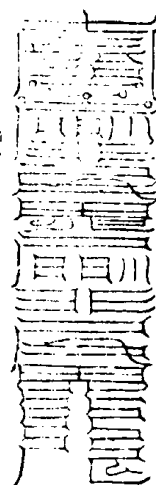
安宅歸神符

東方

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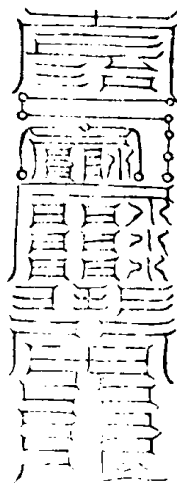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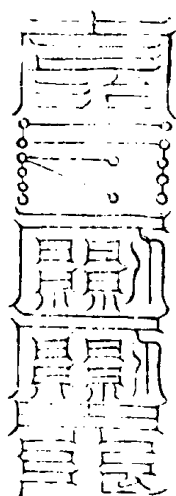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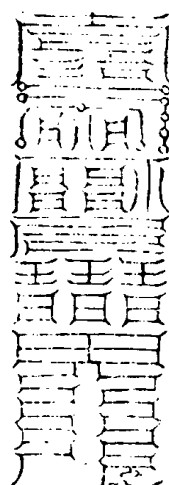
西方

北方



丙八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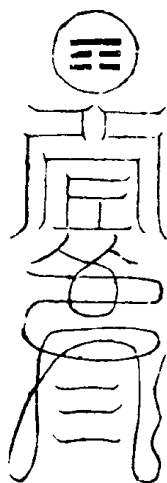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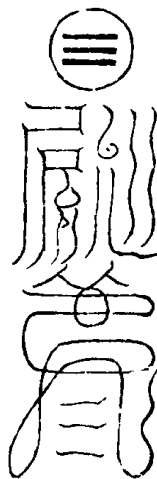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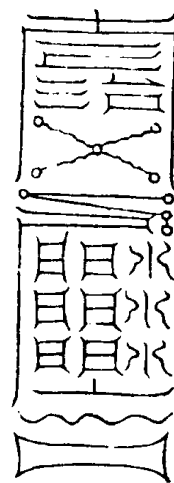
中央

乾宮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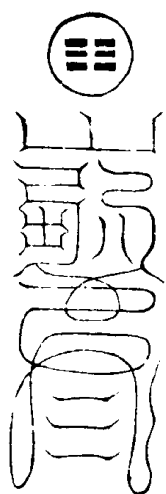
坎宮神

艮宮神

丙八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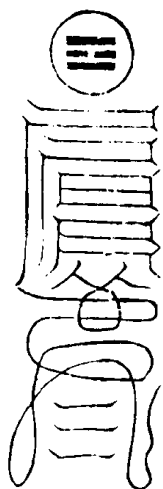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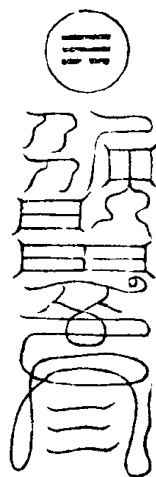


坤宮神

二七



離宮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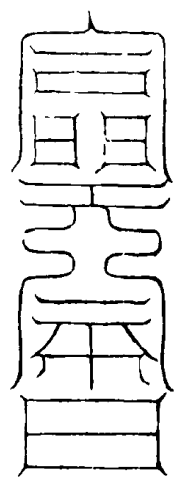
巽宮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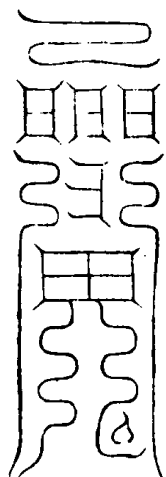
震宮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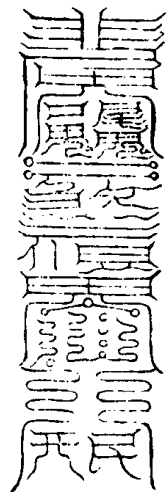
○



門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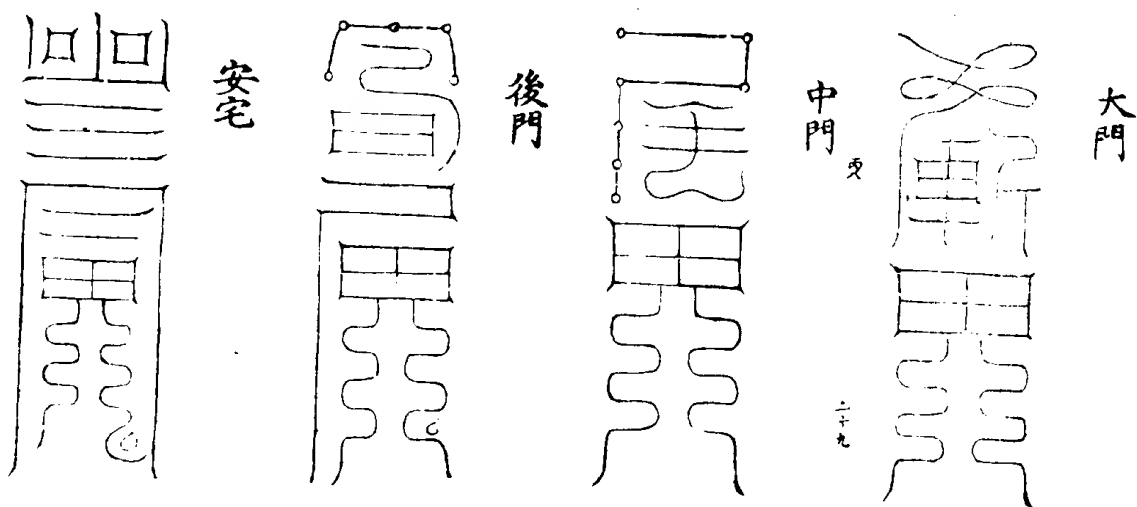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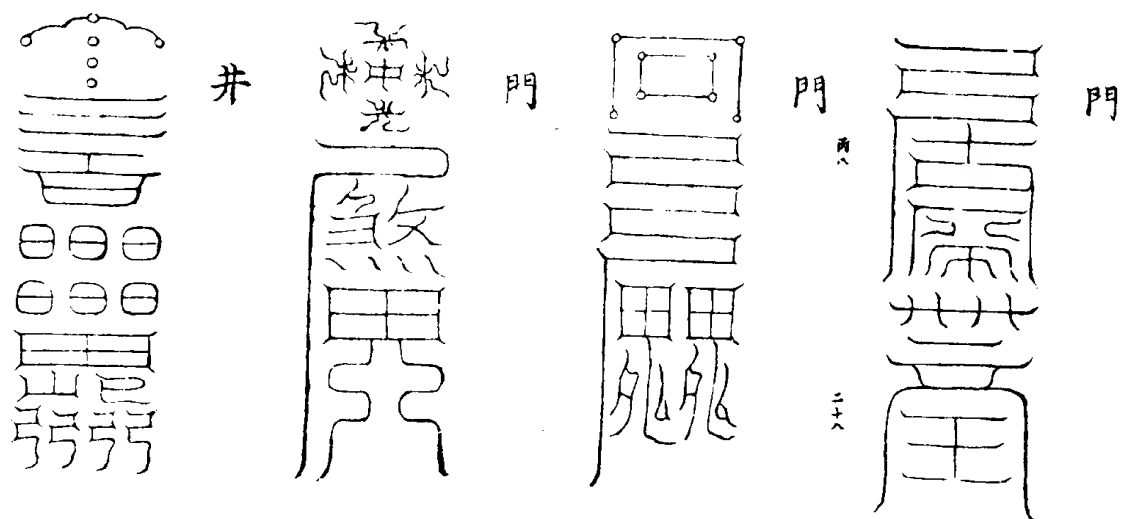


堂



允宮神

○



電

電

電

電

右符二道用青紙朱書隨牒奏之

祈嗣道場真文係胎道場通用

東方青帝祈嗣真文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正音

祈考荒正北台元施梵形結生帝火洞遷

求離柏名希樓都玄天觀浩劫女房幾延

景命神魔綠英回檀威屢碧成華瀾過運

公都阿史雲符月淵仙握流微慶落孤賢

東方九炁保胎真文上奏諸天祈嗣延生

右靈篆上告

三界無極神鄉延生之府東方無極保胎神

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乞為奉

道某同室若衆錄上云等

赦宿愆於累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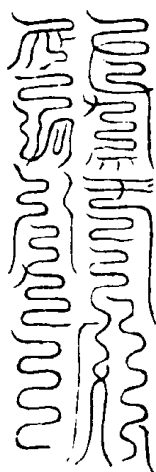





正音

真陽開化梵炁流通金闕在上玉府居東
 鬱結五文煥散九空妙炁自然蘊奧難窮
 三靈共貫萬聖攸宗參稽學行標紀真功
 以神俱契與道合同安鎮生錄億劫無終
 削過玉文舊本注云新嗣保胎通用可謂
重疊永清研之恐候易若用之
於上清修真謝罪
之屬宛合意旨

東方始青削過玉文
青炁



東方始青 陽霞寶真 玉符告命

上召震庭 青帝真君 監生度人
 玉司主錄 制魄拘魂 削兆死過
 度兆生宮 得乘綠輶 飛昇霞宸
 右準

四極明科修崇已後右
語並同

寶齋不解其方有失次第動入罪鄉今奏
 玉司真符乞為奉道某同室某等今欲易之
職名未審入此為然否更在
如何解除罪犯咸與

赦原太微冠帶於七祖南宮返形以上仙使
 後世子孫永保綿綿得奉

虛皇俱契玄元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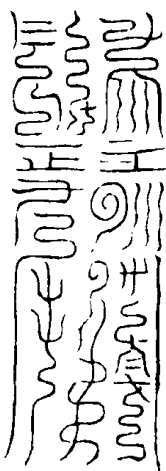
青帝玉司君符命

年 月

日高功半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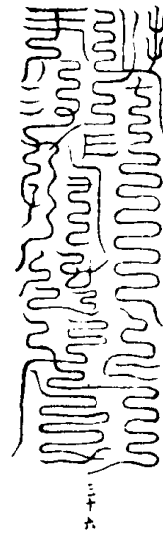
宣告

南方太陽削過玉文
青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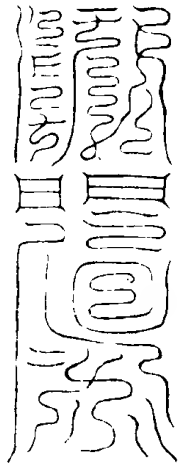
南方太陽 丹靈洞天 玉符告命
 上召左宮 赤帝真君 保生度人

玉司主錄 鍊化精神 削兆死過
度兆生官 得乘絳輶 飛昇丹宸
西方少陰 削過玉文 黃書 白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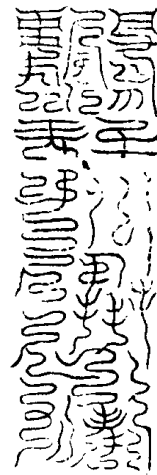
西方少陰 皓靈通真 玉符告命
上召素天 白帝真君 濟生度人
玉司主錄 斷截邪凶 削兆死過
度兆生官 得乘素輶 昇入飛宸

北方太陰 削過玉文 白書 黑紙



北方太陰 玄精通靈 玉符告命
上召玄天 黑帝真君 長生度人
玉司主錄 開度幽源 削兆死過
度兆生官 得乘綠輶 飛昇玄宸

中央大黃 削過玉文 朱書 黃紙



高皇玉真 上聖九玄 玉文固魄 三八
保形鎮神 三鍊九成 我道自然
超度鄧都 永離刀山 三塗五苦
不拘我身 上告玉司 注我名真
青綠紫簡 得道之篇 三元齊景
九帝同軒 得策紫虛 上造帝宸
福流七祖 同獲上仙

道門定制卷之八終

道門定制卷之九

丙九

西蜀道士樓庵呂元素校定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文昌聖位一百二十分

第一狀

鬱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梵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第二狀

玉京山應供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第三狀

上元一品賜福天官

中元二品赦罪地官

下元三品解厄水官

青靈始老九炁天君

丹靈真老三炁天君

皓靈黃老七炁天君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

玄靈元老一炁天君

第四狀

日宮太陽帝君

月府太陰皇君

木星重華真君

火星執法真君

金星天皓真君

水星伺辰真君

土星地侯真君

交初羅睺真君

交中計都真君

天乙紫炁真君

太乙月孛真君

第五狀

南斗長生大帝

好生韓君丈人

注生大司馬

南斗天府司命上相鎮國真君

南斗天相司錄上將鎮獄真君

南斗天梁延壽保命真君

南斗天同益算保生真君

南斗天樞度厄文昌鍊魂真君

南斗天機上生監簿大理真君

第六狀

北斗中高上玉皇尊星君

北斗玄卿大帝

北斗天蓬貪狼星君

北斗天內巨門星君

北斗天衝祿存星君

北斗天輔文曲星君

北斗天禽廉貞星君

北斗天心武曲星君 北斗天柱破軍星君
北斗洞明外輔星君 北斗隱元內弼星君
北極天蓬大元帥 北極天猷副元帥
北極翊聖儲慶保德真君
北極佑聖治世福神靈應真君

第七狀

紫微垣

相星星君

總百司掌邦教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

四輔星君

輔佐

尚書星君

主納言詔誥

陽德星君

陰德星君

二星主周魯鎮撫

文昌上將星君

建威

文昌次將星君

一曰尚書正左右

文昌貴相星君

文昌司祿星君

實功

文昌司命星君

一曰太史主減益

文昌司寇星君

一曰大理佐理實

第八狀

太微垣

三公內坐星君

元卿內坐星君

上台司命上星星君

主天

上台司命下星星君

主文

中台司中上星星君

主諸侯三公

中台司中下星星君 主卿大夫
下台司祿上星星君 主士
下台司祿下星星君 主庶人

少微處士星君

少微議士星君

少微博士星君

少微大夫星君 少微四星黃

進賢星君

東壁右星星君

星明則王者興通衍行國變君子已上並出晉史天文志

第九狀

青城山五嶽上司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真君

潛山九天司命上卿保生真君

廬山採訪使者九天應元保運真君

九天大司馬真君

九天定寶續命真君

九天定祿萬福真君

天曹太黃萬福真君

天曹定名玉曆真君

天曹引進真官

第十狀

先聖周文憲王

第十一狀

至聖大宣王

第十二狀

東嶽天齊仁聖帝 南嶽司天昭聖帝
西嶽金天順聖帝 北嶽安天元聖帝
中嶽中天崇聖帝 地府鄩都大帝
北府生祿保壽侯 水府扶桑大帝
江濱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
河濱顯聖靈源王 淮濱長源王
濟濱清源王
第十三狀
七曲山司祿主者執貢奉真君英顯武烈忠
佐廣濟王
第十四狀
太清九炁文昌宮億官
太清紫蓋宮夫子君謂師也非宣父
太清東井清明君 清明決了吏
太清九奇宮五經孔炁君
太清主印綬天王玉女
太清玉曆素女 當句通章玉女
第十五狀
上元道化真君 中元護正真君
下元定志真君 建節監功大將軍

當處土地正神 當境城隍主者
監護貢闈正神 臨視考校正神
已上聖號內有周公孔子英顯三位各依
班次在前庶便於降真仍別備錢馬奏獻
不在百二十分之數
安宅七十二位神或作四狀或作兩狀
住宅歲德尊神 太陰夫人
上元唐將軍 中元葛將軍 下元周將軍
太陽大將軍 太陰大將軍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東方甲乙寅卯木神 南方丙丁巳午火神
西方庚辛申酉金神 北方壬癸亥子水神
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神 六甲將軍
六丁玉女 九宮貴神 八卦大神
日遊月建神 春勾芒神 夏祝融神
秋蓐收神 冬玄冥神 天神
地神 十二命坐神 四瀝三刑神
八魁九坎神 弦望晦朔神 陰陽滅没神
天德歲德神 日德月德神 天殺地殺神
陰殺陽殺神 天厭地厭神 生炁死炁神

雷公霹靂神	金鎖玉堂神	奏書博士神
黃旛豹尾神	大禁小禁神	伏兵大禍神
歲刑歲破神	招搖咸池神	天羅地網神
蠶官蠶命神	富官畜命神	大墓小墓神
喪門吊客神	天狗地囊神	官符病符神
金神七殺神	陰宅陽宅神	天福宅德神
天倉天府神	天門地戶神	人道鬼路神
五土眷屬神	主簿孝眷神	年刑月害神
日惡時凶神	五鬼旺符神	大耗小耗神
倉庫廚堂神	司命竈神	本宅土地
井泉龍神	飛廉郭忌神	門丞神
戶尉神		
安墳神位七十二分		
土府太皇君	陰陽元君	蒿里老人
第一壘色潤地土皇君		
第二壘剛色地土皇君		
第三壘石脂色地土皇君		
第四壘潤澤地土皇君		
第五壘金粟澤地土皇君		
第六壘金剛鐵澤地土皇君		

第七壘水制澤地土皇君		
第八壘大風澤地土皇君		
第九壘洞淵無色網維地土皇君		
土中司命神	五土眷屬神	元德地元卿
皇德地元庭上皇	帝德地虎口土龍君	
王德地元心土將軍	原德地元福土令	
水德地土下令長	里德地始甲土父母	
福德地始玄土宗正	昌德地土下二千石君	
東方甲乙寅卯木神	南方丙丁巳午火神	
西方庚辛申酉金神	北方壬癸亥子水神	
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神	九宮貴神	
八卦大神	太陰太陽神	日遊月建神
今年太歲神	當處土地神	天柱山神
功曹山神	官國山神	冠帶山神
大墓山神	小墓山神	句陳山神
沐浴山神	天劫山神	刑劫山神
地劫山神	地尸山神	傳送山神
伏屍山神	穀將山神	始生山神
天倉山神	青龍山神	
白虎山神	玄武山神	
朱雀山神		

天牢山神 司命山神 行衰山神
了戾山神 印山山神 笏山山神
綏山山神 大德山神 鉤鎖山神
玉堂山神 金鎖山神 天門山神
華蓋山神 生炁山神 死炁山神
陽炁山神 陰炁山神 已上二十一
將係外從
更籍醮地府七十二司聖位
地府管諸司都僉押案判官
地府管天下人生死案判官
地府管生死句押推勘案判官
地府管天下人齋僧道案判官
地府管人修功德案判官
地府管人自看經案判官
地府管人三夏月齋戒案判官
地府管取天人案判官
地府管注生貴賤案判官
地府管死事案判官
地府管掠剩案判官
地府管增延福壽案判官
地府管官職案判官

地府管曹吏案判官
地府管陳詞狀公私案判官
地府管追罪人照證案判官
地府管瘟疫案判官
地府管宿業疾病案判官
地府管山林鬼神事案判官
地府管水府案判官
地府管飛禽案判官
地府管畜類案判官
地府管盜賊案判官
地府管一十五種善生案判官
地府管一十五種惡死案判官
地府管欺昧案判官
地府管行雨地分案判官
地府管無主孤魂案判官
地府管人平等案判官
地府管風雨案判官
地府管僧道案判官
地府管城隍案判官
地府管刑獄案判官

地府管觸犯宅神案判官
 地府管土地案判官
 地府管精怪案判官
 地府管魍魎案判官
 地府管久疾失魂案判官
 地府管枉死案判官
 地府管索命案判官
 地府管涼汗案判官
 地府管行黃病案判官
 地府管磨勘案判官
 地府管放生案判官
 地府管殺生案判官
 地府管施藥救人案判官
 地府管善簿案判官
 地府管惡簿案判官
 地府管忠孝案判官
 地府管姦逆案判官
 地府管注財案判官
 地府管注禍案判官
 地府管胎生案判官

九

地府管卯生案判官
 地府管濕生案判官
 地府管化生案判官
 地府管水族案判官
 地府管長壽案判官
 地府管催生案判官
 地府管積貯案判官
 地府管還魂案判官
 地府管夭折案判官
 地府管五逆案判官
 地府管劫掠案判官
 地府管墮胎落子案判官
 地府管鰥寡孤獨案判官
 地府管減促福壽案判官
 地府管行善藥案判官
 地府管陰謀行妒案判官
 地府管引路案判官
 地府管罔象案判官
 地府管都察案判官
 黃蘇羅天第一度召請神狀

第一狀

三狀內皆有蜀中君臣神祇
其或他郡國各有山川羣望

隨所奉
事增減

太皞伏羲氏

女媧氏

炎帝神農氏

燧人氏

帝堯

帝舜

夏禹王

殷成湯王

殷高宗

后稷

周之祖

周文王

周武王

漢高祖皇帝

漢孝文皇帝

漢光武皇帝

唐高祖皇帝

唐太宗皇帝

蜀寶王

蜀望帝

蜀魚鳧王

蜀昭烈皇帝

第二狀

義仲

和仲

義叔

和叔

卑陶禹之臣

殷阿衡伊尹

殷相傳說

齊太公

魯周公魯文憲王

燕召公

鄧文絳侯蕭相國

平陽懿侯曹相國

文成留侯

淮陰侯韓王信

舞陽樊侯豐

西漢文翁廬江伯自比以下皆功德於蜀

蜀相藍靈

東漢高公陳留伯

蜀相藍靈

諸葛武侯王

壽亭侯關將軍

西鄉侯張將軍

龐靖侯

唐相李衛公

忠定張公

第三狀

傳祀神祇

廣佑英惠王

昭靈廣惠王

英烈昭惠顯威濟王

英顯武烈忠佑廣濟王

廣利大王

東嶽字應炳靈君

翊順英濟威武侯

金馬靈光侯

靈格惠應豐澤王

佑德助順靈濟昭烈王

字佑王

威濟侯

南康郡王

生祿保壽侯

慈姥善應夫人

或有封境內合供養神祇亦可
其如淫祀不該祀典不可錄

隨願往生道場奏狀

第一狀

洞真大道金闕自然高真元始天尊

洞玄大道玉宸元皇道君靈寶天尊

洞神大道金闕玄元老君道德天尊

洞神大道金闕玄元老君道德天尊

第二狀

東極宮中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大聖隨願往生天尊

東方多喜國土王寶皇上慈悲救苦天尊

南方大堂國土玄真萬福好生救苦天尊

西方西那國土太妙至極平等救苦天尊
北方浮黎國土玄上玉宸大慈救苦天尊
東北方妙樂國土度仙上聖溥濟救苦天尊
東南方難勝國土好生度命無量救苦天尊
西南方宛黎國土太靈虛皇溥度救苦天尊
西北方鬱單國土無量太華惠化救苦天尊
上方鈞天國土玉虛明皇徧慈救苦天尊
下方鬱察國土真皇洞神廣濟救苦天尊
玉京化主靈寶玄中大法師
靈寶上古經師 靈寶上古籍師
靈寶上古度師 靈寶監齋大法師
第三狀
東方華林境界惠靜莊嚴靜境真人
南方梵天境界端化莊嚴真老真人
西方金光境界利益莊嚴法寶真人
北方真定境界救度莊嚴救苦真人
東北方長樂境界周市莊嚴妙音真人
東南方碧霞境界妙寂莊嚴真定真人
西南方耀真境界善救莊嚴瓊光真人
西北方妙道境界真僊莊嚴濟苦真人

上方玄都境界紫霄莊嚴妙行真人
下方水運境界淨土莊嚴太極真人
大慈溥濟真人
第四狀
東嶽天齊仁聖帝 地府酆都大帝
水府扶桑大帝 當處土地真官
太上慈悲道場九幽大齋奏狀
第一狀
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
第二狀
太乙救苦天尊 上元賜福天官
中元赦罪地官 下元解厄水官
青帝護魂真君 赤帝養炁真君
白帝侍魄真君 黑帝通血真君
黃帝中主真君
第三狀
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監齋大法師 飛天神王

大慈大悲妙行真人	大慈大悲溥濟真人	察命童子	護戒威神	五帝考官	九府考官	第四狀	地府酆都大帝	水府扶桑大帝	東嶽天齊仁聖帝	九壘土皇君	四明真公	紂絕陰天宮大魔王	泰殺諒事宗天宮大魔王	明晨耐犯武城天宮大魔王	恬照罪氣天宮大魔王	宗靈七非天宮大魔王	敢司連宛屢天宮大魔王	第五狀	地府太素妙廣真君	陰德定休真君	洞明溥淨真君	玄德五靈真君	最勝耀靈真君	寶肅昭成真君	太山正道真君	無上正度真君	飛魔演慶真君	五化威靈真君	第六狀	六曹判官	五嶽掾吏	巨天力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罰神兵	九億鬼王	牛頭獄卒吏	諸獄靈官	土地真官	四直申奏使者	火星道場於消災百二十分內去五嶽本	地水府三元四神兩幅填火星官屬兩班	一狀	熒惑星君其精所變	析旦星君	蚩尤旗星君	昭明星君	司詭星君	天攬星君	赤瞻星君	熒惑星其氣所變	天陰星君	晉若星君	官張星君	天惑星君	天崔星君	赤若星君	蚩尤星君	一狀	南方主夏祝融神	南方丙丁巳午火神	南方朱雀將軍	火精神君	保胎祈嗣道場通用奏狀	第一狀	清微天寶君	禹餘糧寶君	太赤神寶君	鬱單無量天帝	太上釋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寂然堯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勝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第二狀

先天太后太乙元君

九靈太妙白玉龜臺夜光金真萬炁祖母元君

無上雌一帝真九光聖母

高上虛元玄元混化初真聖母

三天陽魂太極聖母

朱光洞陰二景聖母

三素洞陰太微聖母

大有空洞混沌化素靈妙生神聖母

九華空洞元陽飛生聖母

太陰神光玄極青帝聖母

無上極真太虛天皇聖母

元陽九元鬱靈皓真聖母

北極交靈瑤光太皇聖母

虛元元皇九天絕空聖母

萬炁絕冥紫光列紀聖母

三天真母上元夫人

九天無量太一三昧元君

第三狀

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第四狀

上元賜福天官

中元赦罪地官

下元解厄水官

青靈始老九炁天君

丹靈真老三炁天君

皓靈皇老七炁天君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

玄靈元老一炁天君

第五狀

日宮太陽真君

月宮太陰真君

木星重華真君

火星執法真君

金星天皓真君

水星伺晨真君

土星地侯真君

交初羅喉真君

交中計都真君

天乙紫炁真君

太乙月孛真君

第六狀

北斗中尊星君

北斗玄卿大帝

天蓬貪狼星君

天內巨門星君

天衡祿存星君	天輔文曲星君
天禽廉貞星君	天心武曲星君
天柱破軍星君	洞明外輔星君
隱元內弼星君	
第七狀	
北極天蓬大元帥	北極天猷副元帥
北極翊聖保德真君	北極佑聖靈應真君
第八狀	
南斗長生大帝	好生韓君丈人
注生司馬	天府司命真君
天相司錄真君	天梁延壽真君
天同益算真君	天樞度厄真君
天機上生真君	
第九狀	
青城山九天丈人真君	
潛山九天司命真君	廬山應元保運真君
九天大司馬真君	九天玉輔上宰
九天四協侍宸	九天建生運炁真君
九天定貴續命真君	九天定祿萬福真君
九天衛房聖母	九天監生大神

九天度厄尊神	
第十狀	
天曹太皇萬福真君	天曹定名玉曆真君
天曹引進僊官	本命生年星官
本命生月星官	本命生日星官
本命生時星官	
第十一狀	
東嶽天齊仁聖帝	南嶽司天昭聖帝
西嶽金天順聖帝	北嶽安天元聖帝
中嶽中天崇聖帝	地府酆都大帝
生祿保壽侯	水府攄桑大帝
江瀆廣源王	河瀆靈源王
淮瀆長源王	濟瀆清源王
第十二狀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土地真官	上界直符使者
中界直符使者	下界直符使者
年直功曹使者	月直功曹使者
日直功曹使者	時直功曹使者

昇化遷度道場奏狀

第一狀

東極宮中大慈仁者太乙救苦天尊

九幽拔罪天尊 鬱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堯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第二狀

九靈太妙白玉龜臺夜光金真萬炁祖母元君

上相方諸宮青童君 上宰西城總真王君

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

上傳白山宮太素元君

上元賜福天官 中元赦罪地官

下元解厄水官 青靈始老炁天君

丹靈真老三炁天君 皓靈黃老炁天君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 玄靈元老一炁天君

第三狀

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嗣師君

左玄王真人

太極徐真人

第四狀

北斗中尊星君

天蓬貪狼星君

天衝祿存星君

天禽廉貞星君

天柱破軍星君

隱元內弼星君

第五狀

南斗長生大帝

注生大司馬

天相司錄真君

天同益算真君

天機上生真君

第六狀

大洞祖師司命太玄真人

中洞祖師闍皂山真人 鄭真人

女師君

系師君

右玄趙真人

北斗玄卿大帝

天內巨門星君

天輔文曲星君

天心武曲星君

洞明外輔星君

好生韓君丈人

天府司命真君

天梁延壽真君

天樞度厄真君

抱樸小仙翁左卿仙侯真君

簡寂陸先生

昇真王先生

興世館孫真人

王屋山真一司馬先生

茅山玄靜李先生

第七狀

青城山九天丈人真君

二十

潛山九天司命真君

廬山應元保運真君

天曹太皇萬福真君

天曹門下引進仙官

九天司馬真君

九天玉輔上宰

九天四協侍宸

九天主女青律官

第八狀

東方無極飛天神王

南方無極飛天神王

西方無極飛天神王

北方無極飛天神王

東北方無極飛天神王

東南方無極飛天神王

西南方無極飛天神王

西北方無極飛天神王

上方無極飛天神王

下方無極飛天神王

第九狀

地府酆都大帝

佐理太上靈君

助理玄滋天君

上相君

太傅君

第十狀

驛亭令

驛亭丞

建節監功大將軍

素車白馬大將軍

當旬通章玉女

當境城隍主者

騰秦火官

第十一狀

上元道化真君

中元護正真君

下元定志真君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第十二狀

土地真官

里域主者

上界直符使者

中界直符使者

下界直符使者

年直使者

月直使者

日直使者

時直使者

冢訟燈牌

行各七盞中安三宮
三燈計八十七盞

燈七盞奉為三界萬天十方八極乞解冢訟

斷除復連燈七盞奉為天曹六司掌籍官屬

紀功錄善削死注生燈七盞奉為三官五帝

四司曹屬和釋冤仇消平注訟燈七盞奉為

鄧都大帝一切官屬原赦祖禍一切冤囚燈
 七盞奉為水府大帝一切官屬消殃考誓
 絕盟言燈七盞奉為五嶽十山佐命官屬消
 除訟逮止息牽連燈七盞奉為城隍主者祀
 典神祇放釋幽牢解除呪詛燈七盞奉為九
 陰長夜諸獄幽徒念道歸真轉昇淨境燈七
 盞奉為上代家親先亡眷屬開明心地超達
 人天燈七盞奉為前生今世債主冤家永斷
 冤讎並皆解脫燈七盞奉為外道行病鬼王
 等衆各回正念無復憑凌燈七盞奉為一切
 不具足受苦衆生懺悔前非生具足相

道門定制卷之九

道門定制卷之十

丙十

西蜀道士樓唐呂元素校定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更籍換案道場五戒牒

太上更籍換案續命延年道場五戒壇牒

據某入事意畢當壇看詳願悃備見至誠

意者改往自新歸投

大道欲求啓迪得以進修謹按

明科為傳

太上五戒俾勤行勿怠降福消災謹按

太上言天地有司過司善之神錄人善惡

以延促壽命又有三台北斗君分身散景

常居人頭上記人功過又有三尸神在人

身每到庚申日報詣天曹言人過惡月晦

之日竈君亦是日三官五帝太一司命

北斗司察鬼太一八神使者下詣青靈洞

陰北酆三官考校世人生死罪福功過業

報因緣經云天帝常召注算童子操青黑

二簿遊行人間檢量罪福隨注善惡上奏

天司司命隨其罪之輕重大則奪紀小則

奪算罪有餘責殃及子孫校定善惡不輟
須臾善則司命司錄即與延年惡則六天
魔鬼收繫魂魄又言凡世人壽限皆為地
司所轄

諸天諸帝按簿檢察籍定生死毫分無違

若能自知善力微渺罪目繁多恐為三界
官屬察命童子收攝神魂絕其生炁或疾
病纏綿或災厄重困或運臨凶惡或命在
顛危急致修禳割財為信披露丹誠建置
道場咨白陰司更籍換案首謝所犯生身

罪咎發無上勝心受

太上五戒即保魂神澄正壽考康寧功德
巍巍不可思議恭對

道前傳受戒品

第一戒者當止息慳心常修宮觀廣建福

田濟貧拔苦造像寫經使壽考康寧後

昆繁盛

第二戒者當止息貪心常懷慈愍修齋設

醮行道誦經燒香讚歎使福田無量利

益衆生

第三戒者當止息嗔心常懷歡喜遠離人
我慈忍一切恬淡安閑使身心和暢病
苦不侵

第四戒者當止息妬心常懷退省後己先
人柔順清潤巧說方便使一切見聞悉
開智慧

第五戒者當止息妄心常懷正靜觀想皆
空內外清虛以合真道使幻身得度九
祖生天

牒具如前今給付

請如法遵奉今地司保奏諸天記名十極神
王三界四司告下陰府特為易短促之年為
延長之算災苦病患悉得蠲除奉持不退當
獲善神擁護福慧莊嚴重立玄功證虛无道
牒到奉行勿令懈怠故牒

年月日

給持戒弟子

傳度師高功銜

大聖持齋護世天尊

大聖持戒濟物天尊

更籍道場申東嶽狀

高功具位姓名

右某據

大明國鄉貫奉

道某入事意畢當壇恭按

僊科奉行醮事為弟子某對

太上御前傳授五戒俾令佩服改往修來

尚慮弟子某善力么微罪目盈貫校定功

過實關

低宗恐冥官所勅減算除年招延災患投

詞有誚合具敷陳謹錄狀申聞

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 聖前伏乞

聖慈俯憐懺悔告下所屬靈官特與弟子某

改更簿籍許以自新重注生年解除災患庶

令枯朽重拜

生成某干冒

聖慈不勝戰慄之至謹狀

年月 日具位姓名 狀申

更籍道場地府牒 兼儀奏納東嶽玉

一副皆今精好案故一百幅七十二枝現子

司錢馬七十二分筆七十二枝現子

泰玄都省行壇牒 地府更籍七十二司判官

據鄉貫入意畢當壇看詳願意灼見至誠

恭按

玄科合行拯護伏聞

元始符命度人之法有絕而得生之言

五嶽丈人龍躋之書有命盡更延之說謹

為延降

高真恭對

道前傳授

太上五戒俾勤行不怠却死延生尚慮弟

子某地司記過陰籍書名罪咎未除難致

安吉謹令備筆墨硯筆案紙七十二分上

獻

靈司乞為弟子某改更簿籍別與為新須

至移文者

牒具如前請詳察事意遵奉

教科特與弟子某別注生名落除罪簿蠲消

病否過度災危錄其持戒之功更賜將來之

福牒到奉行謹牒

本為弟子墨案
紙各七十二件

年月 日勝

高功銜姓某押

三天扶教正輔玄靜應真君判泰玄都省張

黃錄等齋職榜

黃錄大齋壇

據某等入事意至滿散恭以

上聖尊崇

真儀嚴重必資衆職同寅協恭對越清无

敷揚

妙典庶使圓成勝事副彼欽崇具職品于

後

班首法師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班首職在高功之上以道德事高
若方當此運苟無其人列使之可也

高功法師請

某州縣宮觀具位職銜法師姓名充

六職高功須受大洞籙方居師任如宋
及大洞則靈寶中盟亦宜行蓋齋法出
於靈寶故爾出社天師儀又云齋講以
下並不用法師字惟高功一人稱之謂
故也

都講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監齋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侍經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侍香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侍燈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知磬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此外更有知章表一員合諸後生精明音
韻清暢者一員為
之蓋章表縣中緊要法事若衆職中年高
目昏連對疎簡者或當宣章表往往乖誤
非難冒瀆不
滿地主之意

知供養執手鑪直壇佐壇等職隨事具之

于末

右伏請各揚乃職守講

僊科交通

天人以格殊貺共成勝事毋致怠荒

年月 日

榜 齋壇 都講監齋不列街蓋並在此科之限

高功法師 姓 押

班首法師 姓 押

夜齋榜 夜齋利濟正統廣傳經教科儀皆以衆齊四生六道為事凡大醮勝緣幽明鬼神一切有情皆俟望利蓋所及也則施主法師皆當推此心普利六趣不可循舊習拘於五姓孤魂此實為天大功德舊無夜齋榜後人增加言辭多無鄰里無導訓教之言今則修定無幾太工教度之意又見大醮名請第三度多當時坐席又去壇場疎遠食辛呼來累具盤碗喧譁片時餽送進去若非使之聞經聽法之意當同亡若一夜召諸醮壇投成次夜設斛津濟為勸誠然後遣送方表大緣濟度之義

黃錄大齋壇

據略入意至滿散兼為

三界輪迴九泉六道等衆當境五姓孤魂

奏吉

金錄白簡給付九真戒牒開建

太上慈悲津濟夜齋以伸濟度本壇今竊

慮所薦

天人道等衆修羅道等衆五音姓人道等

衆地獄鬼官冥吏獄卒幽徒等衆

受此以官吏卒為地獄道皆在利益之限重

蓋上有天人餓鬼道等衆旁生道等衆旁生謂禽獸則旁生而生人則上首而生卑深木則下首而生出莊子成法師疏注

隨輪迴之途久沉生死之海去年既遠生分別心天人則矜恃福勝我慢自驕修羅則嗔忿強梁妄作威福人衆則以富貴賤為天命所惑而不加修進地獄官吏則持心慘刻不起慈悲仁旁生則既墮異趣難自超離餓鬼由饕餮無厭飢火焚灼率由一性不悟致令六趣沈淪今當奉為建立善功開明本性各宜依憑

太上道力諦受

九真戒言懺悔多生所作不善堅持正念不起邪思改往自新速相勸勉於今日道場中各得悔悟內有已先得度者願推方便開曉未聞自天人眷屬地獄官曹堅固善心更超勝地人道等衆識固有之善性捨妄歸真旁生餓鬼之徒惡業固深許容懺悔凡在此席各體訓言庶使早出輪迴同歸善域尚慮內有強梁驕鬼外道妖邪惡念不悛強生分別不相誘諭務起爭心

恐怖亡魂擾攘善事深屬障礙須至開諭者

右具如前各請遵依上件告誡以生死輪迴為鑑速回正念永遂超升如內有諸強魂惡爽妄肆猖狂仰當處土地里域主者押赴

天乙北獄天乙北獄事考依律定罪施行以

明 天憲各宜知悉

年 月 日

榜 夜齋壇所

高功法師

姓 押

傳度法錄請法詞券出道儀

法辭弟子具手詞於師誓盟欽奉不
度後人改為四六語詞寫於蘇首非
投詞請法之意合先具此辭於未行
度師投之

具鄉貫奉

道弟子某年甲月日生稽首投詞某宿命因

緣得奉

大道隨事入惠若童子受符則父母代言若
某錄道士請信進受則隨先所授錄令進受
詳言之 謹齋寶縉進黃金之信奉詞上聞

思惟

度師先生垂鑒有心副此飢渴之望俾得佩受永為身寶若參佩之後輕泄

至真傳非其人某當身謝三官不敢怨道各師如違手詞依

科受罪謹詞

年 月 日奉詞詣

度師某錄先生門下

錄券

國號太歲某朔日甲子某錄法師姓名普告天地水府名山大川應化真靈風雷雲雨當所主司同垂鑒證今有某州縣里男女弟子姓名年甲好道樂法志願長生墨詞自誓請受

某錄依法奉行不敢輕師慢道背違盟誓今

與弟子某分環破券對

三官眾聖申約弟子若違今誓身沒鬼官若

遇三災八難眾惱逼身驗試僣道不敢怨

道各師甘心自責一如

太上老君律令



左畔如前逆寫來合符文左右文各占五

寸中等書符右券文用半幅黃素一尺二

寸從兩頭書各十二行朱書真正不得行

草脫漏令均調行所中間滿書符文用金

環一隻或代以青絲貫之鋪於券上書刀一

口以刻金環師弟子立約畫一割券師收

左弟子收右終身藏之不敢違墮

童子保帶式帶長五尺青紫為之其

之訓書銘于紳以致不忘之意



安宅醮竈君牒

北極驅邪院牒 司命竈君二十四神

據入事意竊慮建造竈位執泥不潔位置

非宜及於平時有所觸犯今因醮修併伸

穰謝須至奉牒者

牒具如前請詳察誠意速為祛斥住宅之內

妖異故氣不得停留及諸魔魅精怪並行屏

逐務令宅宇肅淨仍請各安位署保護居人

火盜公私永臻安吉所有觸犯亦當遵奉

正法咸與原除此牒到奉行毋致違戾故牒

年月

法師銜

道門定制卷之十



21101000457171

道門定制十一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前五卷爲西蜀道士呂元素撰所載皆齋醮中表
狀文牒之式兼及符籙有淳熙戊申自序後六卷
爲元素門人呂太煥所補兼錄政和玉音長吟法
事短吟法事及道君自製道詞有嘉泰辛酉自序
皆道流以意爲之自神其教者也元素書作於孝
宗時太煥書作於寧宗時而第五卷中有大元國
鄉貫字樣殆元代刊刻又有所附益非復二呂之
舊然本書既純構虛詞則增竄亦不足詰同歸於
誕而已矣